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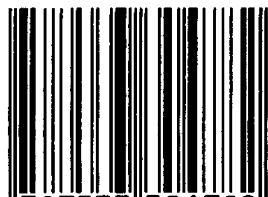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9.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五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卷

〔明〕王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雲南刻本

.....一

大學衍義輯要六卷

〔清〕陳宏謀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桂林陳氏刻本

.....三三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

〔清〕陳宏謀輯
私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寶恕堂刻本

.....四七三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卷

〔明〕王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雲

南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衍義

通略三十一卷》提要

重刻大學衍義通略前序

夫剽聖學之緒而謂握奇珍者衆矣然售於用者鮮有宋西山真氏以忠君愛國為心以興起斯文為任其所稱說著之廊廟其大曰大學衍義且曰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創在焉嗟夫西山深識治體而志在天下國家哉我邱瓊山以西山之心為心者仰

衍義通略

前序

明主知眷欲效其愚又擴治平之旨為補以獻法以鏡古事則準今庶幾大雅之陳抑亦忠愛之積豈曰虞卿之窮愁乎邇

侍御竹巖王公省方之三月出所嘗著衍義通略讀之乃輟輟兩家間附以楊月湖之論參以獨見之精者意是豈可與拘學曲聞語哉大

公又以二公之心為心而雅意古道
古文者故於是書獨加好而樂輯之
按討編摩不遺餘力往之典謨子史
異同盈縮之辨

今之制度典則損益因革之中與夫匡
主庇民之範砥心礪性之端靡不仍其條
貫而崇其簡要所期帝王清本致治
之道焯明於世以孔氏之言為必可

行義通事

前序

二

師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焉所期二
公獻納之義不托空言大道之要瞭
在心目如局之不無鍵網之不無綱
焉斯

公輯通略之志也噫亦約矣國華學
寡師承未聞道未知約也然嘗觀于
鑑矣鑑體無厚而蔽不測之形約也
欲鑑者握以照之云爾非反而索之

云也請以是質於說約君子人有食
芹美且不自私况美有鉅於此者乎
二公往矣書在也書所後言非異路
矣道之一也力而行之以致用合而
傳之以廣忠無他食美不敢私也請
以是播於好古君子

嘉靖四十三年春正月望

雲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奉新宋國

行義通事

前序

三

華撰

貞德秀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本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

衍義通略卷

序

一

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它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曾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

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

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

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李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

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

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

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

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

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

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

衍義通略卷

序

二

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者入侍邇

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

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中笥以俟時

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太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

目所以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謹序

直德秀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準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厯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恐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脩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追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行義通略卷

表

三

論思之列適當彛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難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賦畝不忘君每倦倦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元兀以窮年首剴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殫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

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摘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列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三帙用黃羅夾襯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德秀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行義通略卷

表

四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石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道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

行表通略卷

座

五

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劉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行表通略卷

座

木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則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效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十曰正百官其目十曰固邦本其目十曰制國用其目十曰明禮樂其目十曰秩祭祀其目十曰崇教化其目十曰備規制其目十曰慎刑憲其目十曰嚴武備其目十曰馭夷狄其目十曰成功化其目十先其本而後不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

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足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

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閭而得以知夫

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

行義通略卷

序五

七

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親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大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太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倦倦一念之忠僥爲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

行義通略卷

序四

八

初政之萬一臣濟謹序

南京禮部尚書臣楊廉謹

奏為

進呈書籍事。臣自入仕以來，輒謂程頤有言：君德成就，在經筵當。

孝宗皇帝時，待罪官前後肆本，皆以

經筵為言。於內貳本，皆乞講讀真德秀大學衍義。蓋帝王之學，不出乎大學，而衍義所以填實乎大學者也。此書諸經子史，具在，非德秀之書，寔有聖賢之書。講讀大學衍義，即與講讀諸經子史，初無以異。但取其為類簡要，易見端緒耳。當時又謂此書全在提撥卷

行義通略卷

奏

九

中大意，其餘祇用念過，以德秀所言，即是做定講章。昔蘇軾進陸贄奏議，謂人臣之納忠，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凡此之類，皆冒昧陳之，邇來臣又思得原本篇帙尚多。

萬幾之繁，恐難周徧，於是過不自料，減參之貳，名曰大學衍義節略。庶幾用功不為甚勞，而得效當更甚速。

陛下春秋方富，有二帝三王之

聖性，當傳二帝三王之道統。若此書者，道統所寓，所謂聞而知之，與大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正在於此。臣老

病侵尋，恭遇

陛下龍飛嗣位之初，既叨乞骸之

留，復濫遷官之

寵，顧茲朽腐，兩被

殊恩，言思夜惟，無所報稱，敢辭筆墨之勤，願効涓埃之補。

竊以大學條目有捌，而致知誠意者，為當務之急。朱熹平生精力盡在太學，重此貳者，名為兩關。臣知

陛下用功有素，伏望

聖不自聖，

天筵講席，

留神聽覽，于焉益致其知。

遂殿深宮，注意存省，于焉益誠其意，則心之正者愈正，身

之脩者愈脩。而帝王之道統，於是乎復傳由

是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帝王之治化，於是乎復觀。若

然，則書雖輯成於前代，而是有徵於

今日。臣雖假手於德秀，而獲納忠於

聖明，固愚臣之幸亦

世道之幸也。臣干瀆

宸嚴，無任戰慄，願望之至，謹以大學衍義節略并表壹通

隨書投

進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閔金匱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右謹奏

嘉靖元年五月 貳拾 日南京禮部尚書臣楊廉

衍義通略卷

奏

十二

大學衍義通略序

昔者孔子素王締構六籍以宣洩性靈彌綸彝憲垂之萬世日用而不匱者也其徒沕泳津涯陶鑄爐冶詰言得諸聲氣記臆原于父師各成篇簡以昭懿範則有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七篇焉文以載道傳以翼經固非別為品題殊其途徑者矣議者以孟子七篇擬春秋中庸擬易論語擬詩而於大學則擬其為書大書也者三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以大學擬之豈非以其根極於典謨軌則乎疇敘虞夏渾噩顯其菁華殷周盤誥握其樞要學括於帝堯峻德之一斑兼總於四代政事之全體歟宋儒崇經正緯程朱則有章句集註真西山則有衍義由是大學一書正言斷辭庶幾無遺矣昭代右文聿興經術太祖高皇帝嘗命侍臣揭書於殿廷西宮嘉靖初經筵以之進講

皇上親灑御翰輔臣迭為賡和

明良喜起治教雍熙自可想見若夫先朝儒臣丘瓊山之衍義補楊月湖之衍義節略其於西山之書或益其不足而循本以沿流或損其有餘而芟繁以舉要夫固各有當也顧瓊山之補慄帙浩瀚披閱定艱且與月湖節

略各爲一書學者不無遺憾侍御同年竹巖王公蘊藉
淵源夙抱經濟家食時訂證月湖瓊山二書合而刻之
題曰大學衍義通略於是其書完如合璧精若兼金宣
朗則皎日之懸率履則周行之示非獨有裨於月湖瓊
山而於孔門授受經世之旨追琢組練其功不在宋儒
下也竊謂竹巖公舊爲溧陽節愛有頌去思有碑尸祝
有祠其治效足徵少試矣今合刻是書且將入行其所
學用踴

聖治於唐虞三代之盛則是書也其殆竹巖公獻言以迪
德訏謀以樹業爲生平建白之左契也歟是爲序

衍義通略卷

序

十三

嘉靖叁拾玖年庚申烏程石樓宋鑒之明書

大學衍義通略義例

一西山衍義及瓊山衍義補二書意在於啓沃

君上引之當道故不厭諄復若韋布之學則主於考求故
實細繹理義而已似無俟於竟說也此通略之所
以成也

一二書之目仍存其舊而卷數從省西山衍義舊四十
卷今爲十卷瓊山衍義補舊一百六十四卷今爲
二十卷合而刻之庶幾爲全書

一近時爲衍義補輯略者或止錄瓊山之斷按方略而
古今事變一切不載或截取書中粹言而其發言

衍義通略卷

六。義例

十四

之由及事之類末忽焉使讀者無所考據而莫覓
其味今所略者無詞耳其事變之類末與言詞之
有關係者量錄之不敢避卷帙之煩而漫爾爲太
簡也

一詞理隱微者隨字逐句爲之音釋其有疑義則間注
數字或引經傳或附臆說以俟正庶後學者易於
檢閱而無事旁求也若淹貫該洽之士固將囊括
羣籍而奄有之則焉用此

嘉靖十八年仲秋之吉竹巖王諱書于避喧臺下

大學衍義通略總目

直西山衍義之目

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以上第一卷

格物致知之要第二卷至第五卷

明道術 辨人材 審治體 察民情

正心誠意之要第六卷至第七卷

崇敬畏 戒逸欲 審幾微

脩身之要第八卷

謹言行 正威儀

衍義通略卷

。 目 錄

十五

齊家之要第九卷至第十卷

重妃配 嚴內治 定國本 教威屬

丘瓊山衍義補之目

治國平天下之要第十一卷至三十卷

正朝廷 正百官 制國用

明禮樂 秩祭祀 備規制

崇教化 嚴武備 慎刑憲

馭夷狄 成功化

終

大學衍義通略第一帙目錄

第一卷

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魏陳隋數世之學

第二卷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其目

天性人心之善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者大倫

通言人子之孝

帝王事親之孝

長幼之序 夫婦之別

君臣之道 君臣交際之禮

君使臣之禮 臣事君之忠

朋友之交 格物致知之要二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異端學術之差

王道霸術之異

第四卷 辨人材其目

聖賢觀人之法

帝王知人之事

堯舜稽古之術

檢邪罔上之情

姦臣 讒臣

考之先儒程顥兄弟於大學謂見古人為學之次第先儒朱
熹於大學亦謂若次第節目之詳

本朝侍郎薛瑄於大學亦謂孔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使差近
年布衣陳真晟亦謂初讀中庸做存養工夫未覺無統緒
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蓋存養工夫以上
復有格物致知工夫頭一件不可闕者此學者當以大學為
據也然此言不惟真德秀之意拳拳於悟主前此其在講筵
亦惟日講大學而已德秀此書至齊家而止豈非所謂齊家
而下則舉此而措之者乎熹之日講自經文至誠意而止
豈非致知誠意實為兩關過此則工夫之變易者乎或謂德
秀缺治平審如是則意非缺而齊非缺也理固足以該之也
中庸亦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貳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
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
身也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
也特使事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罔棄羣臣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荀彧通略卷

為治之序

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之本在身

真德秀曰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脩身之事
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董仲舒曰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
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嗚呼可不謹
歟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宋無字元豐間以即曰治天下
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
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睦家人離

荀彧通略卷

為治之序

四

必起於婦人故娶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也娶則先下離上先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可禪乎吾茲試矣禮理也降下也婦水也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
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是動而已矣復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一卦復亦

真德秀曰敦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
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
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檢我
故也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
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
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墮擣羣

盜而閨門斯德。顯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虞書篇名。此篇命禹所陳之謀也。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真德秀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然人心之發。如錘鋒。如得馬。有未。欲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窮者。故曰微。惟平居性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知其為仁義禮

行義通略卷一

帝王之學

五

智而發明。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醇醪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益稷亦虞書篇名。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康安也。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後志也。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央。命用休。休美也。

真德秀曰。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甚怒。暴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謹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

外交養無時。而不與。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輔也。帝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此以成湯之德也。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真德秀曰。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也。

行義通略卷二 帝王之學 六

謂也。天下之理。凡出於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紛交。憂喜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授於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明此篇在周書。文王惟克此言文王克己。厥宅心。乃克立。茲言事司牧。人以此克復有德。

真德秀曰。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為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為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文

鯨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三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潰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尹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肅相國不繫獄黜布陳弼盧縮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

行義略卷二

帝王之學

十一

侯薄垣異朝根深蒂固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之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窮道當者由連阡陌僭公侯而貧民充矣職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賤賤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真德秀曰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愛其坐宣室宣室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竊竊謂文帝鬼神之間此大學格物致知之事也唐人李商隱有詩商隱有詩正坐不知大學之道耳當時韓愈號為知道者其援引大學猶且語焉不詳而於格物致知曾未之及於商隱又何怪乎然德秀亦惜誼無造理之學而意其言文帝者猶有未盡也漢之儒者惟一董仲舒使其得遇文帝而當此問則其所對必有非誼所能及者使文帝得仲舒而居論道之任以資啓沃則周之成康不足侔矣此君臣相遇所以為難也噫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主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大功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

行義略卷一

帝王之學

十二

不在乎作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徵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真德秀曰武帝悅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否也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術后以誦者進李夫人以媚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義義之義則非義也思古明王自奉養重賦橫徵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譏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禍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宣帝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易春秋禮樂學樂學乎大道明也是

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

宣究其意者二人宣通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法

名實名實也也循吏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

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

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

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真德秀曰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關於

大道後世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

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

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

行義進卷一帝之學十三

似者出為帝用夷狄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

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相擊將有甚焉者然則正

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綮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

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

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

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

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宮矣孔子定書紀文武

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

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幸之是

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勵精為政

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其後來之禍

惜哉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誼東觀記云受尚書於檀江許召桓榮入說

其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旦視朝曰是乃罷

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

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秋子顯

真德秀曰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復

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佐輔如伏

行義進卷二帝王之學十四

湛侯雷華皆高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

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姚刑家之義

以直諫殺大臣晚韓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羞蓋其所學未至

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豈

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

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既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

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警蹕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

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

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三雍禮學拜榮為五更謂下語而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

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貞德秀曰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十年鮮有其儔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東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故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遠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帝性褊好察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之稱亮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徽柔懿恭是皆以恭為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又以寬為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

行義通略卷一

帝事學

主

無容人之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未諳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為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臣康考桓榮為太子少傅光武賜以車馬印綬驛於諸生曰今日所蒙積古之力也其後顯宗即位親自執業至賜爵關內侯可謂尊禮之至矣然榮乃章句之儒所謂傳之德義保其身體未之聞焉重恩疊寵顧乃得之儼然而不辭何邪榮之族人謂榮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然則榮豈非為利之學乎昔程頤乃一代之真儒其為說書奉拳乎格心之告既不隨眾以請俸亦不為妻而求封其視榮為何如噫此顯之所以為顯而榮之所以為榮也歟

唐太宗身屬寒賤風塵霖霖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

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敕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曰晝夜又未嘗少怠

貞德秀曰後世人士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故陸贄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貞德秀曰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

行義通略卷一

帝事學

主

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明澤於衆益之所以以戒僻也無皇恥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弄閨門之內既多新德而武才人孤媚之或卒是異時移鼎作新顯宗之禍焉蓋由大資之高有以知夫衆攻之原而學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賢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近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脩書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於國徒為糜

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下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貞德秀曰明皇初政好學方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衛諸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譏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潰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

行義通略卷一

帝志學

十七

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玄宗撰開元訓誠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政儆曰錄勳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跡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貞德秀曰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過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譏諂用皇甫鐸程

昇以美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是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勵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垫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臣康嘗考

本朝徵士吳與弼曰昨讀真西山大學衍義觀其敘堯舜三代之

行義通略卷一

帝志學

十八

盛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爲臣皆本於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功漢唐之治君之慕學雖或真駕臣之輔導雖或甚切然於大學不明是以卒于漢唐而已然則人之爲學而不本於大學皆非也臣謂學本乎大學即朱子所謂記誦詞章虛無寂滅與夫權謀術數之類豈修己治人之道哉

漢魏陳隋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音切切斷節度窮極切妙音更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紹薛廣常名臣匡謬送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貞德秀曰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

致意而所好者筆札章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替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留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魏武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裴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無該若如之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真德秀曰文帝之爲太子也與一時文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

行義通略卷一

帝志學

十九

號建安七子帝及樂等所爲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靡則誠有之探諸風雅典誥則罪人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哀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修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銜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爲史氏所譏宜哉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惠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君臣酣歌日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

時事乎何不以此作詩功大思

隋煬帝楊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齋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太子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真德秀曰陳隋君號爲士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

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豈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杓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金鏡之任賢去不肖猶皆有爲而作授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主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行義通略卷一

帝志學

二十

臣唐嘗閱大學士楊士奇聖諭錄曰積善主汝玉每於之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東宮殿下顧臣曰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高矣後來如漢高太風歌唐太宗雪恥酌百王之作則所尚者伯力漢武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如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殺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極圖說學 入者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

穀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姑可緩臣謂士奇之言

如此則詩賦信非帝王之所宜學矣雖然所謂兩漢絕今亦

何必觀雅留心於玩經則文詞治道皆無之矣至謂

穀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而亦未竟其說焉宜曰所當致
力者虞書精一執中之傳戴記格致誠正之學若然則初天
之歌南風之詩不待摹倣其格調而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自
無不合矣敢以是足士奇之意

大學衍義通略卷一

衍義通略卷一

玉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永嘉王靜考註

天性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若有恒性

貞德秀曰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

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

以衷為善臣謂來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

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

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

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成湯有天下之初即

衍義通略卷二

以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秦漢授受一言相繼而發

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是湯始鳴

呼聖哉

春秋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貞德秀曰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

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貞德秀曰人之五常本於天地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

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

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

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

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惇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

行之外健順亦在五常之外乎

滕文公為世子謂滕文公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也必稱堯舜世自楚反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大道一而已矣成脫謂齊景公曰成脫齊景公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瘳疾故昏而後愈也疾故昏而後愈也

真德秀曰性善之說程朱蓋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求言萬世性之標準也

臣廉嘗考薛瑄曰為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

行義連珠卷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臣廉竊謂此德齊於此引孟子擴充四端之說與知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近年胡居仁謂孟子程子不曾狂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皆在心上做雖然曾子之用心於內子思之戒慎恐懼皆此學也以至堯舜禹之精一執中人心道心之傳授抑豈有外於心地而為學哉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真德秀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足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

行義連珠卷三

亦不可以言止自台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

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遷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所敢知也

漢白虎通義謂帝制五經同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真德秀曰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

下之事猥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網者提其綱紀而眾目畢張也絲占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正於下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通人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大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行義通略卷三

四、

真德秀曰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父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吾之事夫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監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掩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哀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然自宗廟

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早經無妻之名在下謂父瞽瞍心不
 厥母謂舜母也臨不道忠信之言為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克諧以孝
 也承承文不格效也丞丞建也又治

真德秀曰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蕕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丞之浮浮爲譬其意以謂醜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積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中庸子曰熾其大孝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衍義通略卷二

明通術

五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阮嗣宗伯以周王季者孫保之代孫保之代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憲憲令德實民宜受祿于天保侯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武王子曰武王武王緒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命賦注有天下賦注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右公劉之公劉之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長幼之序

長幼之序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名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元謂泰伯以
因避王季者

也則篤其慶也也錫之光也也受祿無幾也也有四方也大

直德秀曰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

後友之也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

足而已置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隲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

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

宗以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

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

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

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謂子

行義通卷二

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真德秀曰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

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泯者使能

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

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智皆擴而充之太宗

睠睠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

者與建成為隱太子元吉為巢

者與建成為隱太子元吉為巢

夫婦之別

序義禮記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有夫

也謂丈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帥與

家語孔氏曰女子教順男子之教而異其理者是故無專制之

義而有三從之道

真德秀曰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

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為婦而剛強則婦不婦矣

為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

孟子謂無違太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

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君臣之道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後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敦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也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真德秀曰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

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

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

藥石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

敢矯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亡者嗚

呼可不戒與

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齔言皋陶拜手稽首齔言

人言而求曰人言而求曰曰念哉率作興事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慎乃憲欽哉欽哉

聖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聖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戰又歌曰元首肅肅哉肅肅股肱肅肅哉肅肅萬事肅肅哉肅肅

貞德秀曰此率繫於命樂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於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惟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作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於臣故謂股肱肅肅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庶焉肅肅然於有為起謂有所作興也皇陶之意則歸重於君謂事雖作於百官然揔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墜范祖禹賞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行矣

行義通略卷二

明道術

人

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肅肅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肅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君臣交際之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貞德秀曰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之謂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賜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尊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不審又極之於其所往使其窮無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貞德秀曰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祿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友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友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友服之有孟子之

行義通略卷二

明道術

九

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按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每為成之首謝不其又何望其又服

君使臣之禮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則尊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則卑也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訓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熱劑之藥不及大夫以其難主上不遠也禮不敢處君之路馬建其躬者有見君之几材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黜削則皆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陸平廉耻不行大臣無所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馬彼將大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項頓無耻集攢語無節無耻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趨見便則爭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
街義通略卷二 〇明道術 十

貞德秀曰卑卑庸庸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會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帝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卑卑於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日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曰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補過謂臣救其惡也故上下能相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顏之謂也
貞德秀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略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貞德秀曰或謂不合則去母乃非愛君之意乎曰此所以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徇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是乃所以為愛君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也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謂君不政不足與間也非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也格至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廉竊謂程顥為御史嘗言使人道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其意亦皆出此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上曰吾欲云云言欲其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其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羣臣或數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今從諛承意阿主於不諱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為請告黯助亦上曰汲黯何知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喻人喻與喻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貴富能奉也貴與富同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

行義通略卷二

明道術

十三

真德秀曰人臣之義以忠直為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為尊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為欺君為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為近於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為適已而不知其益已之疾也以忠直為拂已而不知其成已之德也臣故著此為來者之戒

朋友之交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然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學記禮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謂主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比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此面臣禮為

真德秀曰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章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於僕隸之臣

行義通略卷二

明道術

十三

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

格物致知之要二

明道術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入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貞德秀曰堯舜禹湯數聖相傳惟一中道中者何其命出於天

地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物物之問莫不有當然一

定之則不可過不可不及是所謂中也聖人迭興以此為制治

之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則

極天理之正是名大中之其用則酌時措之宜是名時中聖賢傳

衍義通略卷三

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於危微精一用其功然後有以

為執中之本

洪範五皇極洪範九疇五皇極居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五福謂壽考

命也考終用敷錫厥庶民也敷也錫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汝保極民使汝長為凡厥庶民無有淫朋朋也人無有比德

此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有則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協也不隆于咎也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害窮獨而畏高明

既富方穀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也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無偏無陂不中也不遵王之

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

蕩蕩蕩蕩廣大無黨無偏王道平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也無交無黨無交無黨

道正直正道不偏不倚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歸其有極皇極之教言

是舜是訓是舜是訓帝其訓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

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

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

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為中之準的

則可而訓極為中則不可今以意說推之則人君以一身復至

尊之位四方幅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西者不過此而西也

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既居天下之至中

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

衍義通略卷三

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

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

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語其孝

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是則所謂皇極者也

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

人如繫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維始於一

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而究於

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

者謂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謂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

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謂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

準而從其化則其後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言民之所以能為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言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謂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謂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

者也上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王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養逢時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雖是訓于常其訓云者則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令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謂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謂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而復天下之極節矣是書也原於天之錫禹雖其茫昧幽幻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其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則已備矣

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

臣廉嘗考薛瑄謂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臣謂程顥兄弟表章中庸之後其門人往往倍其師說淫於老佛表章大學之後其門人論格物致知多失其真非朱熹作二書章句及或問以羽翼之其表章之功不幾於泯乎然則三大儒之功大矣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真德秀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已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

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而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一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興焉此理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行義通卷主

五

真德秀曰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佩服以自警也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其禍至於如此可不畏哉

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真德秀曰此大雅文王之詩也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殷之孫子而奔走周朝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商之孫子其數以千萬計而紂衆矣而不能存商者以周之仁雖衆無所用也孟子舉此以明國君好仁則天下無能敵者歟當時之不然也

前後三章而三取喻曰惡濕而居下也惡醉而強酒也執熱而不以濯也其警世主也深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魚者獺也爲叢棘雀者鵲也爲湯武敗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殿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真德秀曰此章之要在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當戰國時禽獸其民往往施之以所惡故孟子激切而言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之歸已哉水就下獸走曠理之自然非有爲而爲之也

行義通卷主

六

故張栻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者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殿者也隋爲唐殿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鑒乎茲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真德秀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此言必有爲而發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前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通備此而言以明天下道統統于大一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真德秀曰：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實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為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為縱橫之學者也。軼之相秦，發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錯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其慘戮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微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劇通、朱建、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七

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闕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手？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為不在孟子之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盡諸邪病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賈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坐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為之。其人蓋兼刁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又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山。

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到沙邱。

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見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僊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於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八

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事亦奇。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樂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後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擊。樂大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下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使不敢入海，而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備也。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

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遇可致於是郡國
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珍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齊人之上誦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適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泰山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
更言蓬萊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
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公孫卿言仙人可見上往常蓬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依其制度置脯棗神人宜可
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
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
來神仙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三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
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
不絕幾遇其真錢氏太始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祀
行義略卷三
明道術
九

臣廉嘗考
本朝學士宋濂對
太祖高皇帝大學衍義中所載黃老之問因及漢武嗜神佛之學
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人君能以義理養
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
非所先也
高皇帝開而悅之濂可謂隨事神補而
高皇帝察納雅言一至此哉
初明帝顯宗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太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旨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
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鍊精神以
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
行義略卷三
明道術
十
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直德秀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
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
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
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寔盛而五胡之君若
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
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講自是至
千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殺輕身之術又
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
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佳治
獨師事之崔暕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

書皆寄言於鳥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按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焉大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可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在易魏主不從崔浩以事坐誅

真德秀曰魏主不從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為

研精經術不意老佛而乃怵於一道上之言以說妄為可信是

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又謂書之類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

有寄言者也又謂神人按對手書繁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為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說作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十二

宮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繫乎地也著明森列躡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二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入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惑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之所以事天曰翼其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渾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睹儀觀受符契而游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也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乃還內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部生常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倘侯宗亂而止明年侯景亂而止

真德秀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甚者也夫以

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其可謂卑倨之極矣碑國府藏股民膏血以營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疏茹麴食而

易宗廟之牲牛恐其有累其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之恐其裁翦有乖仁恕也臣下雖謀反逆赦而不誅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十二

則盜肆行亦弗忍禁先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危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弊屣棄而去之庶乎為聖學佛者求迦維國王之嫡嗣而帝也既以參祇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微淨屠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滅之彼迷迷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

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鱉之會不
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典常帝
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
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武帝太子統時義陽王
侯景反正德爲內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進王統
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綽或擁雄帥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
聞有灑血投袂之意綽江陵不特遣使致書勸帝東王
方且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統與綽相攻綽
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十年之間風俗淪
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以
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初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十三

臣廉竊謂佛如有靈則同泰寺浮圖必不災既災矣不以爲
佛之不靈而歸之魔盛魔盛之說荒幻不可曉大抵爲佛解
嘲耳昔程頤門人守官泗州州城火使人昇僧伽像以避之
願謂何不置之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靈豈可解天下
之惑若火即滅使天下人尊敬可也然則同泰浮圖之災正
足以解天下之惑則魔盛以惑天下梁武其甘於佞佛而
得罪於名教哉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
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
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
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鄭絪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
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爲侯景所
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
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
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豈宜以入宮禁之付有司投諸水火求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
刑宰相裴度崔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
陽刺史

真德秀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
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
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者明者矣而憲宗弗之
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暮
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之以爲人主溺意仙佛
者之戒

初義通略卷三

明道術

十四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
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
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職今之爲民者六四民之外農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又有一民之耕農之家一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
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大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衍

十五

傳者亦言其樂耳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條覆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辨其可不明也哉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桓文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鈞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養蠶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般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釐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般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

行義通略卷三

明道衍

十六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處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時不為也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廉嘗考先儒胡宏謂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一有見焉操而存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人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此說與孟軻

衍義通略卷四

辦人村

三

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皋陶謨曰：「堯帝亦以爲難也。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信哉！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者色也。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其行也。采事也。言人之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德教必觀其行事何如。禹曰：「何？」問如何。謂皋

衍義明略卷四

辨人村

1

陶曰寬而衆寬洪而衆而柔而立有德而有立有德而柔德者下之所歸也而恭恭者敬之貌而亂而敬亂者治之貌
能執持也擾而毅擾者亂也而直而溫正直而溫和而簡而廉簡者約也而塞實也
而剛強也而義義者宜也彰厥有常吉哉彰顯其文而不變日宣三
德言達也夙夜浚明有家浚深也日嚴祗敬日嚴一日恭敬德亮德明也有邦有國也
百僚師師百官皆效法也百工惟時百工皆效法也九德咸事九德皆用也俊乂在官俊賢也
于五辰水時於四時上寄旺於四季木火金土庶績其疑
真德秀曰韋陶陳謨子禹以知人安民爲要禹謂二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惠合智與仁二者無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畏矣皋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徒曰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爲虛言矣自寬而衆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先儒謂自寬至謙皆所更少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以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任用爾有三德者曰宣達之無使沉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曰尊嚴而祇敬之無或慢忽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天子者一世人主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三皆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立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

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真德秀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

莫不然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皆目之曰鈞黨裴

行表遺略卷四

辨人村

四

行表遺略卷四

辨人村

五

臣廉竊謂真德秀言此豈無所感而然歟當此時吏之齊名者魏了翁也矣成大目德秀以真小人目了翁以偽君子不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直德秀曰易之大傳曰將畔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古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訛此因

言觀人之法也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寡辭陳無隱者亦近

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

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理當非緘默不

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數陳無隱而察相近之中察其

有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也夫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

故并論焉

真德秀曰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

行之戒然堯舜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

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

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

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堯竊推易

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踴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

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之為祥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
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
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
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誅諸
呂立文帝

呂立文帝勃侯周

貞德秀曰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又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事之多苟能躬覽萬幾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村

六

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宜有裁決之勤淵嘿寡言於人未宜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靈鑒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武帝末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爲昭帝又以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也宿習也郎郎官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謂金日磾也光專權自疑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候通也沐

林莽 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面詰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
 也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
 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的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廣明都郎名都郎即
 前都郎名都郎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
 爲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
 驚而上書者果亡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晚上不聽後桀當省諸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愆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村

三

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貞德秀曰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桀宗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嫌於高帝也桀等皆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爲忠臣而保持之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漢王卬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人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爲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爲詭惑不爲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諍按大將軍忠矣而威福之際亦或大處耶不然何校尉之調得以自尊也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

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觀政，問及房琯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帝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帝默不應。

真德秀曰：「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閹邪，則其評房琯、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為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臣廉竊謂明皇之於臣下，其評論則係乎知見，而有當有不當，衡諸通略卷四。

辨人材

當者格物之功未至也，其用舍則係乎好惡，而有當有不當者，誠意之功未至也。大學之教，莫急於格物，誠意漢唐以來為君者，舉皆不知大學之道，其知人用人之謬，屢登獨一明皇而已哉！有不盡然者，亦天資之暗合耳。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真德秀曰：「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

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栢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

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而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辨人材

九

臣廉竊謂宋歐陽脩作朋黨論，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相賊。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仕國則同心，而共濟。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與裴度同德同惡之說相合。

秦王

昭襄王三子安國君，昭襄王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

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其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在太賈呂不韋，賈卿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諸姬，色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月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十

為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諡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時年十歲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使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自。

真德秀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也，姬以飲子楚，而以姬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飲，而非強也，其怒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

薨，莊襄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亦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人，始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迷二君之死，而越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柏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實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姬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羊羊，黃歇之姓也。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羣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興馬聲色，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十二

佚游相高，華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驃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敬，爵位益尊，節儉恭謙，散與馬及裘振施貧客，收贈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同馬而兼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皆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事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五年而殺帝。真德秀曰：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成，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者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

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謂諸侯之妻也事下有司上表父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女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爲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辟位上公

真德秀曰莽既顯國柄又求爲后父則其尊莫與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受焉自是身爲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官有之權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廢漢漢亦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抵類此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主一

莽先所曰遺風俗使有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京陵侯劉棻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當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帝崩莽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下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驛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臣廉鵠謂以居攝踐阼爲周公之事乃漢高祖之誤先儒蔡沈書傳言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又言周公以冢宰總百官而已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爲儒者有以啓之

嗚呼必此論明而後無王莽之禍莽分京師置前將軍後將軍二卿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爲郎中令高宦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告世間猶騁六驥過隙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快快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龍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主一

殺大臣蒙殺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今誅亂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呼者衆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爲侯王叛秦

真德秀曰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淫于色淫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昏明本不難服蓋高之心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受災然猶然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爲釣吻鳥喙必殺人之物然使邪之臣以此盡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爲釣吻鳥喙必殺人之物而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望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是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貞德考曰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以得失一無所睹然後已得以肆其姦惠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

行義退略卷四

疥人相

上

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臣廉竊考蔡邕言曰朕者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至秦始皇專
爲天子自稱漢因之不改然始皇雖稱朕未嘗不與羣臣相
見也稱朕則不與羣臣相見其義何居趙高愚弄二世如嬰
兒然其取族誅也宜哉

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真德秀曰此高將爲篡奪之事故以此其試羣臣而下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爲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爲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事邯
等數却邯亦秦將燕趙齊秦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許秦吏
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已屠武關武關秦時以公起兵高怒二
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婿咸陽令閻案等引兵入望
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卽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
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真德秀曰趙高之工爲諛說二世必以爲愛已也孰知其睥睨
重轂欲取而代已哉高之事具著遷史臣今剽取其略欲人主
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應爲求鑑乎高
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
烈酷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屬敘此

新義疏略卷四

辨人權

牛車水

漢中書令弘恭、侯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僅在漢宮官之職。自宣帝時，又典
樞機。以喻政事之機也。明習文法，元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
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辨，以中
傷人，忤恨睚眦。忤，逆也。睚眦，怒目也。輒被以危法。謂加罪也。
真德秀曰：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規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
性好惡不同，吾恐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爲容悅。
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
珥，耳聲珠在耳也。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爲夫人，王從之申
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
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
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壽

用此術

望之疾恭顯權建白其罷中書官官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詆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傳驗謂考驗也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真德秀曰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機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疵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

行義略卷四

辨人材

十六

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事權是人主之所忌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則曰朋黨二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心謀國守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茲邪小人曾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潛然曾不之察其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吁可嘆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巳然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詳氏史氏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

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

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茲詐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案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諂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屯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衛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太官方上晝食太官主上御食涕泣召顯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行義略卷四

辨人材

十七

真德秀曰恭顯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爲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牢牢獄爲辭而實則迫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既耶故曰小人挾材以爲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擅殺師傳罪之大者也免冠懼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廷郎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

石顯威權最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牛綰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信以爲驗顯遣使至諸官有所徵徵召而取也信奏使往諸官司顯先自面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其生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資一萬萬

真德秀曰顯之姦虐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知之爾恐一朝敗

辨人村

大

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爲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於州郡而爭覓舉者甲有過輒白居之一日甲墨其臂若掌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石顯之巧詐，後復有似之者。曹操自少無度，叔父數言之於其父嵩。嵩操患之，一日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啗口。叔父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操始肆意，奸人之伎倆大率如此。

許按嘗顯之泣訴也帝宜謂之曰朕許詔吏開門人初未知

其書告矯詔固當未可便謂嫉妬陷害也帝能爲此言庶不塞言者之路而中姦邪之計也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昭儀姓楊大臣切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由會子賄獲十斛參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廢宗妃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敬宗請立爲太子帝得所欲故詔敬宗侍詔武德殿西闥俄拜侍中進中書令侍中中書皆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爲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魏濟遠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真德秀曰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之命以爲相其後武

辨人樹

花

氏得志改唐爲周太宗子孫屠戮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唐高宗李義府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望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言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卽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忌篡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而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忌著于心皆直略反謂其奸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時號義府笊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鑒于給事之欲惟貽足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貞德秀曰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害唐室之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本猶可想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於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字子壽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妬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言可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術義通卷四

何不可者帝問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九齡俄累裝耀卿俱罷政事

貞德秀曰沒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指導人主以自專而勿恤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邪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欺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食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璉音冉上書言政事斥為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飯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貞德秀曰姦臣頤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立於上而盲然無觀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為大而篡國小而頤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趙高肆王章慘而王鳳熾杜璉斥而林甫橫為人主者可不監哉正先秦博士姓名趙高胡亥之亂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

兵十五萬衆以討國忠為名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

貞德秀曰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為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為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為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關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鬼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邪祗足為姦臣之戒而已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曾有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佗物稱是貞德秀曰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

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徽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諱孫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寵愛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家無類矣尋杞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詆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從其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諸姦罷政事

貞德秀曰姦臣將盜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為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主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蕩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貞德秀曰姦臣欲盜國柄必視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刺惑之以疑似而導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開矣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德宗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李泌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貞德秀曰盧杞之姦邪蓋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

知矣忠賢如張猛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瞶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鉤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鉤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其黨迭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作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五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其使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

貞德秀曰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儻漢業壞而張趙誅趙主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醜卒貽於身後焉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為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

臣廉竊謂仇士良語其黨以固寵之術可謂吐露肝膽矣然以德秀之言觀之凡蠱惑其君者國亡而身亦不保豈非爲人謀而不忠者乎至於爲國謀而不忠又不足言矣

讒臣

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龜劓從事不敢
告勞無非無辜說曰器篇衆多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孽噂沓噂沓
沓沓噂沓也音重使也音多
憎職競人言之也職主也競爭也

與德秀曰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楨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譏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譏口是非顧

衍義通略卷四

辨人樹

毒

倒邪正還清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眚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譏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爲譏曰前章所謂幾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擣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主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嗚呼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巷伯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奇人內臣
蒼伯寺人

也長羨兮斐兮成是貝錦斐文章也
兮侈兮成是南其侈後漢書彼諸人者
欲諧人魏晉口舌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幡謀欲諧言捷
猶解解也豈不爾受既其安遷驕人奸好奸好草草草草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誰適廋謀取彼諧人投
異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天也楊園
之道猗于畝猗園名猗加也畝園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寺人字孟子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

衍義通略卷四

辨八才

五

疾之而猶戚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及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憂嗟天而想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極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劓其罪焉蓋譖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近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未章又言揚園下地而其道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爲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爲來者之鑒

臣廉竊謂巷伯之詩云成是南箕箕乃二十八宿之一東方

七宿常見于南故謂之南箕非定位在南也步天歌曰四星形狀似箕詩之取喻如說人之張口爾韓愈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謹蘇軾謂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今在牛斗間而身宮亦在箕故諺言者或云死或云僊退之言良不虛矣詩人以箕比讒愈軾以祿命在箕而招讒意同而事異雖然彼說人者無如之何矣人君聖讒諛殄行如大舜則在位之君子庶未終焉哉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繼立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使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上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為

衍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王六

人能辛苦能音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眾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為言於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曰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譏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執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語為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首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頸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鸛夷華夷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真德秀曰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難故其諫大忠也欲專意

於越而後齊樂石之忠善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諺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語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怨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齊天以自慰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鄙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衍義通略卷四

辨人材

王六

魯平公將出雙入城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我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真德秀曰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現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德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厚厚

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禮也所謂義也烏得謂之踰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也哉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調音則入則與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至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筆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謔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真德秀曰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

衡義通略卷四

辨八材

宋

之謔遽怒而疏之何邪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美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譏之於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嫉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覷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幾免於讒賊之害乎

臣廉竊謂屈原所作離騷後人名之為經以其為詞賦之祖朱熹亦嘗為之集註而序之曰使放臣屏子收淚誰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亦足以文有所發而增太三綱五典之重其在當時取忤韓休曹亦猶原之見忌於上官大夫其所感者深矣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為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者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曰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真德秀曰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便也故設為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輩之胷中不為辨白則疑情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且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為謬者不

衡義通略卷四

辨八材

宋

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一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奏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使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真德秀曰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紀綱抑佞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詎謂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特考之楊思勳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美政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策貴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

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元二年間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規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洪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得幸者損以此取相是不薦之薦也開元羣小將傾宋璟而為優人之戲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算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

臣廉嘗讀宋史當寧宗時朱熹在經筵韓侂胄欲傾之使優人戴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寧宗倚任侂胄乃出宰批除熹宮觀熹遂行熹立朝四十六日自是一斥不復然則早晚之戲其作俑者乎臣又考之宋之經筵講官前有程頤後有朱熹皆道學大儒使得久於勸講

行義通略卷四

辨人本

手

則君德之成就有可必者奈何一齊聚楚黨間伐無不以為奸則以為偽不攻之而去決不已焉此雖一時忌刻之私量不足以容之抑亦後世學術之陋智不足以知之毀程頤者謂非聖賢之書必禁而不知願之學聖賢之學也劫宋書謂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而不知熹之學孔孟之學也臣故曰雖其忌刻之私量不足以容之定其學術之陋智不足以知之世道之變可勝慨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相繼出黎文晉卿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謂贄特宰相肅宗本稱諸子皆與皇帝正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家宰其子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諸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防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云臣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

理意實矯誣傷善售惑莫斯為甚

真德秀曰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耳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嗚呼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佗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亮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聚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大學衍義通略卷四

大學衍義通略第二帙目錄

第五卷

格物致知之要四

辨人材其目三

儉邪罔上之情

倭幸之臣

聚斂之臣

審治體其目二

德刑先後之分

義利重輕之別

察民情其目二

生靈嚮背之由

田里戚休之實

第六卷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畏敬其目七

脩己之敬

事天之敬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衍義通略卷

○目錄

操存省察之功

規箴戒誡之助

第七卷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其目五

總論逸欲之戒

沉湎之戒

荒淫之戒

盤游之戒

奢侈之戒

審幾微其目四

謹理欲之初分

審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光

第八卷

脩身之要一

謹言行

正威儀

第九卷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其目四

謹選立之道

類規箴言之益

明嫡媵之辨

懲廢奪之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其目四

宮闈內外之分

宮闈預政之戒

內臣忠謹之福

內廷預政之禍

第十卷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其目四

建立之計宜早

論教之法宜豫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攸戚屬其目二

外室謹謹之福

外室驕恣之禍

外室謹謹之福

外室驕恣之禍

衍義通略卷

○目錄

外室謹謹之福

外室驕恣之禍

大學衍義通略卷五

格物致知之要四

永嘉王謬老註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倖幸之臣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則外強中乾如人之有蠱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寵優愛謂王之寵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故曰月曜於外其賊在內古謂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優音無理音

真德秀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蠱則破蠱之形見於外

行義通略卷五

辨人材

一

猶人受病於中而難發於外也便辟倖幸之徒近左右營惑君心君心蠱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掩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王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占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

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為中郎即始幸出則乘車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金董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聽詔將作為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童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遮其副也又封賢為高安侯後又以為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即日自殺家產從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真德秀曰漢世倖倖之臣雖眾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王嘉以為寵賢之應曰虹好日連陰不雨

行義通略卷五

辨人材

二

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驍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余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遺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樑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懲戒之哉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鉅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二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斂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

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悉數十人分詣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京弘羊天乃雨

直德秀曰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

衍義通略卷五

辨人材

三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蔡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歸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臣廉竊謂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不外乎用人理財然所謂理財不過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而已使別有巧法聖人豈不言之聖人豈不知之外此而理財不以弘羊之平準則安石之青苗豈非言利之大戒也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

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損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臣簿書乃於其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美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材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悉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改親厚之宰相陸贄上書極諫其姦詐其略曰延齡以聚歛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亢歛怨爲匪躬以盡諸服讒爲節節迹其姦妬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謀結取此適彼遂號美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

衍義通略卷五

辨人材

四

延齡益厚未幾罷陸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真德秀曰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開架陷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述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美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安集于囊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況是時以職守相關而證其姦者有人韓少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雖帝皆不知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惑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真小

臣廉竊前程頤言陸贄乃主佐之次王佐之次則伊呂之亞矣朱熹言賈學純粹學至於純粹則儒者之學矣然則賈之左唐豈非第一人乎德宗信任裴延齡而反疏斥之昔人有云幹葉周鼎寶康孰令其德宗之謂歟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典象以典刑典當也刑即墨刺流宥五刑有寬鞭作官刑以鞭
 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曼楚也不勸金作贖刑誤而出青災肆赦
 怙終賊刑青過也災害也肆縱也過而有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流共工于幽州比放驩堯于崇山鯀竄三苗于三危鯀殛鯀于
 羽山蘇四罪而天下咸服

行義通略卷五

審清釐

五

真德秀曰此帝舜攝位時事也彙以典刑謂揭常刑之法以示人如天之垂象使易避而難犯也五刑刑之重者也罪雖重而情可矜則宥之以流放竄而鞭撻扑刑之輕者也過本輕而情又可原則許之以贖過誤致災凡民之不幸者也故赦之此所謂聖人之仁負荷罔悛姦民之無良者也故刑之此所謂聖人之義春生秋殺一出無心而欽哉欽哉未嘗不惟刑之恤也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逕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無不服者非舜刑之天下實刑之也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而不於四裔矣太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皇帝因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

者歟

帝曰棄紂黎民阻饑阻厄也汝后稷稷官播時百穀帝曰契臣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倫也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敬敷五教在寬寬者謂從容不迫之意也帝曰皋陶蠻夷猾夏也猾亂寇賊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賊汝

作士官士理五刑有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此其輕耳於五流

有宅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流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用刑之道必致其明察然後能使人信服

真德秀曰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盖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尤者聖人用刑之法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族罔或干予正也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弼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丁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
乃之休。

真德秀曰帝舜以民協于中爲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不犯爲
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沉涵
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
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
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旣誦帝之德帝復稱臯陶之美蓋其德
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爲舜之君臣也

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

真德秀曰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愧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規耻而至於善。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懲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言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行義通略卷五

七

行義通略卷五

審治體

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斷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

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殺周秦事以觀之也

真德秀曰商之刑制不見於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慝飢膚以懲暴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於周禮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義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為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賤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宥幼弱者赦老耆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驟加之罪也成康之世

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始皇既并城六國又用李斯之言敢傳語詩書案市以古非今者族九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而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九殺人多者為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言哉漢文本寬仁之君而又施行寬誼之策吏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監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謂而下以正其所謂。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王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真德秀曰。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行義通略卷五

○春治體

九

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貞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於冬。而後能發育於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於虛。不用之地。殆未必然也。然方武帝卽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臣廉竊謂臯陶言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賈誼言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東子孫數十世。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子孫誅絕。董仲舒言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虞廷之論治道出於臯陶。漢室之論治道出於董賈。合數說而觀之。則德教所當先。而刑罰不可尚也。審矣。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畏。起早宿天下。懷懷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也。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真德秀曰。隋文制刑以嚴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

真德秀曰。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筆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行義通略卷五

十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執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遷斬蘊古。旣而大悔。因詔死刑。雖經卽決。皆二覆奏。父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疏食。務令禮敬。樂減。醉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資仁恕。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來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

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真德秀曰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今以隋唐併論庶足為方來之鑑乎

臣廉嘗考薛瑄有曰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樸教養備犯者至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法殆有後賤誦貴之議矣臣竊謂漢文帝因絀祭之請遂除肉刑唐太宗悔殺張蘊古遂令死刑必覆奏所以自秦以來享國之長莫過於漢唐我

朝決囚亦令三覆奏

行義通略卷五

審治體

十一

十二

太祖高皇帝為萬世

聖子

神孫計防臣下奏復肉刑其禁甚嚴則我

大明享國將過於三代而漢唐又不足言矣或謂肉刑所以使

民易避而難犯故人人自愛而重罹法殊為未然大辟尚有

犯者而況於其他乎殘人之體絕人之類斯亦慘矣因時制

宜除之為當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東來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家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公曰利

真德秀曰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自足其欲非盡據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為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淵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為國者其審國之

行義通略卷五

審治體

十三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滂決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要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方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當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

鄰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者係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全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食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乘季公棄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十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瞻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賒非守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饑民既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王德而相國家也丞相陳平曰先王之道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行表通略卷五

審治體

十三

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真德秀曰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所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權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自可爲後世法者故劉其略者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統二州銀大發米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善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一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相覆待我耶是日出萬紀使還家

真德秀曰太宗可謂賒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中

秦誓周書篇名武王封康叔作此以警衆古人有言曰無我則后虐我則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真德秀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離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周書篇名武王封康叔作此書告成之曰天畏棗忱棗猶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父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患不患怨不恤也

行表通略卷五

審治體

十四

真德秀曰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武王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爲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康叔往治其國惟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又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再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譌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詩云猗嗟富人哀此窮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詩云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下家上囊言戰用之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聿來得配謂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真德秀曰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義糧爾而當時之民告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饉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言中無怨女氏則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

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餽饗而民多鰥寡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王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幾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惡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真德秀曰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

言先民之遺言也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安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煩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平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章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時德宗在奉天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
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憂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常違欲以行其所難
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聖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華百
辟又患於君臣通兩鄙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乖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
行義通略卷五

否隔眞爲雜揉聚怨意書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叅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卽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誓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竊謂大學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田里戚休之實

行義通略卷五

察民情

十

二月月攀同我婦子足而耕。饁彼南畝饁饋。田唆至喜田唆田大夫。七月流火田唆。九月授衣授衣。春日載陽載則也。有鳴倉庚鳴也。鳴鵲女執懿筐源篋。遵彼微行微行小徑。爰及柔桑爰及柔桑也。春日遲遲遲遲遲遲。采芣苢芣苢所以生蟲。女心傷悲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殆及公子同歸也。七月流火七月流火也。八月萑葦萑葦多也。鸛鳴鸛鳴也。在桑。心傷悲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殆及公子同歸也。七月流火七月流火也。八月萑葦萑葦多也。鸛鳴鸛鳴也。在桑。月條桑月條桑也。取彼斧斨取彼斧斨也。以伐遠揚遠揚遠枝也。猗彼女桑猗彼女桑也。長條糾糾女。七月鳴鵲七月鳴鵲也。伯勞八月載績八月載績也。載玄載黃載玄載黃也。我朱孔陽我朱孔陽也。為公子裳為公子裳也。以十月秀萸十月秀萸也。五月鳴鵲五月鳴鵲也。八月其穫八月其穫也。不不。早種十月隕穫早種十月隕穫也。一之日于貉一之日于貉也。取彼狐狸取彼狐狸也。為公子裘為公子裘也。二之日其同二之日其同也。載櫜載載櫜載也。言私其猷言私其猷也。獻新于公獻新于公也。大。小。五月斯蠶動股五月斯蠶動股也。六月莎雞振羽六月莎雞振羽也。七月在野七月在野也。八月在宇八月在宇也。蟋蟀蟋蟀也。九月在戶九月在戶也。蟋蟀蟋蟀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也。自七月以下皆言蟋蟀。嗟我婦子嗟我婦子也。曰為改歲曰為改歲也。蟋蟀蟋蟀也。嗟我婦子嗟我婦子也。曰為改歲曰為改歲也。

疆
在祝
也其

衍義通略卷五

○ 察民情

十八

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大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其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纖薄於秋求余於春躬鋤耨之勞以爲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糞及糞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

而崇獎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決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為農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勵之意哉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粒餉與牛之芻粟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饑挾犁凍皸皸皸也不可忍則斲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煥氣將炎炎興也以出佃使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燂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租務是除爬沙而指為之矣僂僂而腰為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

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植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貞德秀曰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臣廉竊考舊說謂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其意以井田不行豪強兼并有田之家有租獲免無田之家無租可免耳殊不知後世征歛無藝民鮮聊生有田無田彼此俱困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但不知始自何時凡有赦免止及已往通負豈知良民依期先輸其通負者皆頑民耳先輸而獲免則利歸頑里通負而獲免則利及頑民若井田未能推行則文帝尚司法也何者以其所赦惟在今年則民渾沾實惠耳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可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新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道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母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昏未知之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能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

橫增賦歛盜匪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新其政拜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爲誠信於困窮伸冤濫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賦乎

直德秀曰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使轉輸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而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歛苛征色色如蠅有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而糴糴會無伸眉之樂况艱險乎食官黠胥交爲豪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駸削長此不已將有瓦解上隕之憂

行義通略卷五

卷五

十一

十一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不道曰農家歲凶則元於流殍歲豐則傷於殺賊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利却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錄其詩常誦焉

直德秀曰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歛之人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三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商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也迨爾洽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伸至解絲草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矢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無倍昔之數

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原訟一投迫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吝情者矣且人情所望者歲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虛乏入不容錙銖餉會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賦爲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耳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行義通略卷五

卷五

十一

十一

所以爲明宗謀使知稼穡之艱難則善矣固不可因人而廢言也直德秀於七月之詩之下言農家始耕以至守禾之苦則終歲之勞瘁也引聶夷中之詩言豫指收歛之人以爲稱貸之資則半歲之窘迫也二者實田家裏爲人君者欲知小人之依重宜書之殿壁而常誦焉可也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矣蠶婦寘於殿庭

直德秀曰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臣康竊謂宋文同時與言織婦之苦尤爲可念其詩云柳枝兩肘倦踏繭雙足跡三月不住機一疋纔可織織處畏風日窮時審刀尺皆言遠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

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澤父母抱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翦髮膏露里胥路門限叫罵填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聶夷中田家詩末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遙徧照逃亡屋真此末句語意亦相類

大學衍義通略卷五

大學衍義通略卷六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畏敬

脩己之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允信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也

禹貢夏書曰祗台德先祗敬也

詩商頌詩篇曰湯降不遯不距朕行也

大雅詩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真德秀曰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叙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

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

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

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

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績績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也

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臣廉嘗考朱熹謂聖人言敬未嘗闕聚如說出門使民等類

皆敬之目到程子始闢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又謂自秦漢

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臣謂朱熹

得程顥兄弟之學既謂敬可以補小學之缺又謂敬乃聖學

成始成終之要真德秀此篇論敬以虞夏之書雅頌之詩經

集言之亦程顥兄弟闢聚說出及朱熹補小學成聖學之意

大哉敬乎其聖學相傳之密旨乎

子路問曰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曰如斯而已

真德秀曰孔子答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吾迷不恭侮慢自賢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三正武王之數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夫堯舜禹湯文王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為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弗敬而已君子之為君子其能外是乎

真德秀曰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

行義通略卷六

崇善教

二

必重乎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堪堪出門如賓奉事如祭戰兢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為竅罔敢或易不東以西南以北常事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不厭以三不塞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歸一之謂一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誠之歸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大而然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瀾亦數孰能挽九鳴呼小子念哉誠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臣廉嘗竊誦朱熹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猶歎嘆曰隱穆穆敬止戒聲先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十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剛述存聖軌先儒何基謂此詩明列聖相傳心學之規惟在一敬仲

尼剛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其要只此一字臣聞言主敬之工夫詩言敬學之傳授聖明王之所以為聖明王大聖大賢之所以為大聖大賢端不出乎一敬之外也

事天之敬

太甲篇緒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德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真德秀曰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興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邪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行義通略卷六

崇善教

三

大明篇詩大雅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斯不易惟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其其三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柔懷多福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之無貳爾心真德秀曰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上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此天之所以為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

天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
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遠
於大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其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
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可以強弱貳其
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上帝實臨其上
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
小補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命不易
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貞德秀曰成王卽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
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

行義通略卷六

崇敬教

四

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
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
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
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遇災之敬

大禹謨帝曰來禹治水微子

洪亦作時

貞德秀曰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
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懲我也聖帝明王之災天有
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說出不節與民
失職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不與女謁盛德何以不雨至
此極也苞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
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

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
也若湯之旱則祭之餘烈也大舜以水自儆而洪歸之於堯湯
以旱自責而烈歸之於桀茲設之情所以感誤其君使倣忽天
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書序伊陟相太戊伊陟中環也毫有祥禋祠也桑殺二其
生於朝伊陟贊于成咸又四篇成史記叙之曰帝入成立伊陟爲相

桑殺生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遇災

而聽忠言脩闕政遂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壽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謂

知中宗之心矣。

行義通略卷六

崇敬教

五

書高宗彤日高宗越有雉雉爲祖已。祖已。惟先格王。禘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與祀無豐于
祀。

先儒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
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

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
已先格而正之又言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

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乎祀其可乎。

貞德秀曰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
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趙
告人主甚微而者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
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民可近不可下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真德秀曰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如焉敢以己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

行義通略卷六

崇善教

易於於己者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懍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周書王公鳴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敬後用顧畏于民民誠誠切切也五

真德秀曰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其微而至為可畏王其母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品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和氏掌天欽若昊天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若昊天

真德秀曰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審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嶽以治水曰往咨嶽稽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刑於教於典於禮於治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墮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脩身為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據二典所記以為後王之法云

行義通略卷六

崇善教

九

臣康嘗考程頤有言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萬事無不本於此臣謂曆者氣朔之書象者觀衡之類曆法自漢以來失傳言天者鮮驗至元郭守敬造授時曆本朝因之自至元辛巳至今二百餘年交食無差可謂善矣然究其所以亦皆截法此有一定之理而後世未之講焉近年欽人鮑泰著天心復要自謂有得於孟子曆元之說今其書雖存惜無人以傳其學耳若郭守敬所遺簡儀用線以測天度此則冠絕古今者也至元六年庚辰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真德秀曰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在宗廟則肅

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嘗斯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前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懈怠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變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不已與抑之詩大雅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不遐有愆何相在爾室也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干云觀藏見也神之格思格至也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矧音亦

真德秀曰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蜩蟬蟻渡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母

衍義通略卷六

樂毅

十

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所不可得而度者况可有厭敬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真德秀曰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真德秀曰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燠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燠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為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願之言而後可

衍義通略卷六

樂毅

十一

臣竊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實涵養之要法成化間狀元羅倫

廷對策中亦嘗引此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憲宗皇帝親擢第一劉黃以此下第羅倫以此登科我

朝

君上能納直言而讀卷大臣能將順其美有如此哉

規警嚴誠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曰有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歲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

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 荷師之長士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
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
言必誦念記而納之也在典有旅賁之規旅賁虎 位宗有官師之典 有官師之典人
倚凡有誦訓之諫訓訓主誦 居寢有替御之箴 替御之箴替御近 臨事有警
史之道釋史 史道敬 安居有師工之誦 師工之誦樂官 史不失書史掌書 矇不失
誦矇以訓誨 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即今 及其沒也
謂之敝聖武公

真德秀曰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往歲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歲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

臣廉竊謂宋璟手寫無逸爲圖以獻玄宗可謂盡爲規之道者矣考之玄宗初政姚崇宋璟爲相其後韓休張九齡爲相又其後不幸李林甫楊國忠輩出焉故唐人之微連昌宮辭云姚崇宋璟作相相勸諫上皇言語切切字略變理陰陽禾忝登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貧一作太守好橡選一作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發作兒競國門前開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國興李林甫又宋人題玄宗擊毬圖云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

諫疏來君德之脩否國家之治否係乎宰相之賢否蓋如此

大學衍義通略卷六

行義通略卷六

崇畏敬

十一、

大學衍義通略卷七

永嘉王諱者註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大禹謨益曰吁咎哉戒無虞虞度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自志惟熙熙明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長來王

貞德秀曰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違欲之事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欲

自不肯為又必常憂動常兢畏而不以怠荒聞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辨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憂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為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顧顧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廢世時創若時時娶于塗山國辛壬癸甲時嬖嬖嬖啓呱呱而泣時啓時子弗子惟

荒度土功荒大

貞德秀曰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惡之源也夫舜以大聖之姿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畢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

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五子之歌太康失邦夏比第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外作禽荒外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木或不亡

貞德秀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察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樂石也

伊尹作伊訓商書曰嗚呼先王肇脩人紀紀從諫弗諫弗先民時若時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忠與人不求備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欲

檢身若不及檢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艱敷求哲人敷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制儆于有位儆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侮逆忠直逐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亂惟茲三風十愆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墨具訓于家家士士嗚呼嗚王祗厥身念哉念聖謨洋洋洋洋嘉言孔彰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殃爾惟德罔小小萬邦惟慶慶爾惟不德罔大大墜厥宗

貞德秀曰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脩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

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
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
窮也坐歌舞以樂神者也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為巫覡之
風列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政獵不
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慢聖人之言逆拂忠直之士疎遠著
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其目
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
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
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况天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
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德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
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弇十愆之藥石也
荀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大甲之心
行義通略卷七

與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周公作無逸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先也稼穡
之艱難稼穡成曰稼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小人所相小人厥父母
勸勞稼穡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諂諂諂諂既誕
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即成王嚴恭寅畏四者皆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荒寧肆中宗之子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
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父作其即位也乃或亮陰三年
不言不言其惟不言乃雍雍和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
小人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惠也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王生

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
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而後受
懿恭懿恭陳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莫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盤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文
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
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以萬民惟正之供仁山謂文王
謂正已而物正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否則有愆愆無自寬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殷王受之迷亂迷亂配于酒德配于酒德
貞德秀曰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
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配于酒其最
行義通略卷七

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

于酒心志悖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酌
酒酌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巨廉嘗考薛瑄謂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者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
不外乎此臣謂論語脩己以敬以安百姓中庸為恭而天下
平豈非敬為治天下之本哉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太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
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璫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真德秀曰大寶之歲亦丹及之良規也故剋取其略以備覽觀焉

沉酒之戒

泰誓武王伐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酒冒色也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也官室臺廟陂也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醜肆虐臣下化之

真德秀曰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酒為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惟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悟者志一悟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官室臺廟陂也侈服無不具焉武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適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酒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悟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人主豈有表道略卷七

可不鑑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噉時乘輿惟坐昇風畫綉醉踞如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入疾起上舉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神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國何戒對曰沉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微子以紂沉酒于酒而告之武王號式誨紂大推所以流連也詩人誨紂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真德秀曰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此哉言乎感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沉酒妨政推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主司公為帝命引膳進食於此是也真德秀曰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以為者也其覆杯之樂則於聽言改過而略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恣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弑

真德秀曰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臣廉嘗讀宋嘉小學載范質曉從子詩曰戒汝勿嗜酒往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其以酒為狂樂最為名言至謂謹厚者飲之亦化為凶險況

行素道略卷七

六

非謹厚者乎又謂古今傾敗多由於酒亦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之意也吁酒禍誠可畏哉

荒淫之戒

牧誓周書古人有言曰北難無長蛇也北難也有北難之畏惟家之憂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是用婦言是用答婦言是用婦言是用婦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斂元于商邑

真德秀曰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姐已所舉者其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人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晉獻公下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曰：「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有。』」夫驪戎之役，次曰勝而不吉，故實以爵罰汝，以無有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死有之。」臣不敢蔽賢，蔽兆之紀也。紀法失臣之官，有二孽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有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中飲酒出史蘇古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妹喜有寵於是有伊尹比而亡夏。此猶殷辛伐有蘇，有蘇以比而亡商。妹喜有寵於是，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比而亡商，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比而亡商，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比而亡商。」

行義通略卷二

○戒逸欲

七

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公喜寡德而安俘父，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可予，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申生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夷吾也。真德秀曰：「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連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比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豈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樓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言也。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申庭形朱而殿上，聚漆切皆銅，皆黃金塗，切門限也。千輪白王階，階壁帶，欄柱往往為黃金，紅瑱，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來，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體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后詔維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鐵也。」鐵也。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欲

八

臣廉頗者，漢書行志，成帝微行，與富平侯俱，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誕誕美好貌也。張公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言將尊貴也。後漢書高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幸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真德秀曰：「昭儀之始人也，姿質醜粹，見者皆笑，獨富平時拔有博士淳方成，淳方成，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其見司馬光通鑑云：『廢妙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藜之異，壓其服之祥。』雖語雖近，然豈豈妻妾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附焉。臣廉頗謂漢運火德，故宮嬪淳方成有禍水滅火之說，歷代德運不徒邪術割向言之，而程頤亦嘗謂唐土德少河患，宋火德多水災，淳方成蓋女博士而知書者也。故其言如此。然德秀於此既箋註漢火德矣，而又引梁竦箕服為言，何邪？要

知方成之意，謂絕色能傾國耳，非有他怪異之論也。

盤游之戒

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叛，乃盤游無度，敗于有洛之表。洛水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國名也。有窮，其名也。因民弗忍，距于河。

真德秀曰：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

九

放于琅瑯，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侯曰：巡行。巡行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諸侯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者獲，民乃作厲。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而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用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真德秀曰：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迎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

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上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是子之於景公是也。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逐獸，相如上書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有捷言慶忌。捷，古之捷，勇也。慶忌，古之勇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驚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射者也。枯木朽株，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衝蹙之變。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

十

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大利，獸之樂而內無存亡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里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樂，臣竊為陛下不取。諺曰：家索千金，婦猶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真德秀曰：相如諫獵之辭，慘惻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轍下而羗夷接軫者，猶足以驚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臣竊竊謂相如之文，恐此為最。說得利害甚明。雖然，行則鳴珮，王在車則聞鑼，此之類，則未之及焉。其於禮義固已踈矣。使有手格猛獸，如商紂善馭八駿，如周穆者，聞之未必信其言也。要之相如之言，固不可忽。而禮記之論，何可以不知哉。

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或有期門之號常稱平陽
侯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騁采椽猶杭之地民皆號呼為
鄴社令欲執之廼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夫時夜出夕還後廣五
日糧會朝長信宮太上大驩樂之

真德秀曰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
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
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
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
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
下幸萬里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
字案聚僚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飲醉吏民之
行義通時卷七

戒逸教

十一

家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
所在觀水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
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奢侈之戒

真德秀曰此大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

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大甲方
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伊尹之新日月未知斯言
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
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
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真德秀曰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敬天地極生民則
致其厚此大禹所以稱為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
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
王所當法與

春秋左氏傳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曠大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焉不然民驕謫也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怨謫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怨謫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乃築虎祈之宮
地新叔向大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我子我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貳心者貳其心也
真德秀曰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
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行義通時卷七

戒逸教

十一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
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閭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閼
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
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數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十
步從車羅騎四馬騶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秦之離宮臺榭池苑之麗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秦以能離之力虎狼之心饕餮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為禮義故天殃加焉

真德秀曰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蒙受開妝鏡也綠雲擾梳脫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鞭撻聲聞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鑄玉石金塊珠璣棄擲進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也詞人之賦不無浮誇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閨掖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欲

十三

亦可謂能言秦人之窮極奢侈者矣賦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秦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二世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數言者尤足為千古覆轍之戒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金重一斤百金重一百斤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以羞之何以臺為身衣衣錦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不敦朴為天下先也由樂反厚繡也蓋今之純之相繡繡不同者也

真德秀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以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

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之費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聚之餘功故也唐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議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如舊緒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

行義通略卷七

○戒逸欲

十四

之人習上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真德秀曰太宗鑒秦之侈故一殿之營為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

以諫也惟其言聞忠言不恤己過雖比之於隋煬帝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法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真德秀曰人主以質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

可憐者故曾未三年已遭御史訪珍彙於南方矣有胡人上言
詩經可往魯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紀臣奏曰前年曾求
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
言而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
誠懇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
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
德

誠意正心之要三

審幾微在西山大學所講於誠意正心之要分二目曰審
幾微曰誠意正心之要分二目曰審幾微曰誠意正心之要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行義也

○戒幾微

十五

講義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按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
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審幾一言示學者以慎獨
之要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按大易此言

萬世訓幾字之始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
能通微不慮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這毫子故周子每說幾字欲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性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朱子曰深就心上又曰知幾其神乎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天之望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朱子曰作事謀始訟端
絕矣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
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禍亂之端夫豈在
大曹劉共飯地分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笑談之頃謀始之
誨豈不深切乎○按或曰與訟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
直驅之而已彼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
上不取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口民之訟於天也甚於
官仁知之君果畏天誠畏民怒作事可不謀始乎謝中書謝靈運

行義也

○審幾微

宜點審行尤無狀者

以集無怨以谷天誅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帝舜作歌曰初天之命惟時惟

幾○蔡沈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言無時無事而不戒勅也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朱子曰言誠之不可掩

也

禮記經解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

里此之謂也引易今經○按先王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

止其淫辟之行於情實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

以止其爭鬪之獄於祭願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

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觀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

患於王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消遠

化之妖縱有過差不遠而復何有千里之繆哉

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略曰木然之言常見集勿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受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自歲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作慎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角之牯特施撫也六五豶豕之牙

行義通略卷七

安豫

十八

吉政其特而去其端曰積大其○姤初六繫于金柅柅止車之物○貞吉則占有攸往見則見凶羸豕孚蹢躅蹢躅羸豕之象○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定於其手而德裕遂矣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始自裂土而南而焉周雖不命豈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而躒出會三臣內叛陰疑水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在圖

閭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勿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按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弟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奔至咸陽望賢宮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覓

皇孫輩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夜半至金城縣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兵救之兵至京師一無所賜衆怒遂反帝與太子諸王公主出幸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

旬賊間夜絕人於城外宋燕青根而進之○宋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也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

行義通略卷七

符教

十八

逼欽宗易服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片法駕園簿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技藝工匠府庫蓄積為之一空是三君皆皆恃其富

盛而不能思患豫防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救藥之地謹刻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至於既濟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

大學衍義通略卷七

修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迺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真德秀曰孔子因中字鳴鶴之文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威格之效擬於影響其不可

行義通略卷八

謹言行

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懷毒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昌黎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乎按陳主涉嘗疑驪姬夜泣事博士孔叢子對曰古者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以無諱示後世故承第類之言人無不知焉可不懼哉

王靜

王靜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真德秀曰古者建官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真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失則雖不盡古而善則猶古也必擇其人

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正威儀

顧命訓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以訓百貢于非幾

真德秀曰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主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邇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

行義通略卷八

謹言行

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臣廉竊謂朱熹云通書極力說幾字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間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竟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云周子只宜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然則聖學自敬字之外又有幾字豫字之為緊要也是幾也禹得之舜則曰惟幾惟康成王得之周公則曰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自古帝王相傳拳拳



幾之二字，周禮之旨，厥有旨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也。隅，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三章曰：無不恭，無不敬，無不忠，無不義，無不廉，無不恥。此六者，德之六行也。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二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三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四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五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六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七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八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一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二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三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四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五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六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七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八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九十九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一百章曰：不愆于儀，不愆于儀。

貞德秀曰：此篇武公自敘多詩也。十有三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掩也哉。武公視儀而動，瞻儀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夫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夫溫者，和勿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行義通略卷八

○正威儀

三

不

春秋左氏傳：衛侯在楚，北宮文子大見令尹圖之威儀。公問：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乎？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問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貞德秀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今尹圖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圖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偏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王情，總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不行則上下各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公曰：成子情，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行義通略卷八

○正威儀

四

諍按：徐幹法象論略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願命之辭。李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禍敗之所由也。則有縹緲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墓，荀陳靈被矢於戲，言閔辟造逆於相，諂于公生絀於嘗，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觀幹此言，則威儀所係夫豈小哉。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違是三者，則有司存。

貞德秀曰：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



色斯近信者，任職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深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遠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容重，欲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行容直。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大學衍義通略卷八

正威儀

五

大學衍義通略卷九

永嘉王靜考註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關雎，詩三百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詩之義，蓋以雎鳩之有別，喻婦人有別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流之，言無方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求之，言寤寐不忘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寤寐不忘，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也。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左右采之，言不偏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言樂之也。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於後世。

行義通略卷九

重臣

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之於民，猶天之於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此詩之義，蓋以摯仲氏之自殷而來，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此詩之義，蓋以文王受命，既集，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五章曰：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此詩之義，蓋以文王受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

長子維行長子也爲生武王保右命爾受伐大商

貞德秀曰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子以賢聖

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

脩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脩德

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

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

倪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爲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而親迎以成之

舟梁之制於是始故其光顯也有命曰天生此文王于周于

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

天實命之非人能爲也爲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者厚周

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爲也原周

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

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脩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

媚周姜大姒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

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

任美德之首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

所以助之者深也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宫奉承陰

后雖幼也傍接同列禮則備備上下安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

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此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

生肅宗老性淳篤始終無纖芥問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

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帝未

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

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花園離宮

后輒以風邪露露爲戒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

濫乘間言之帝則然感悟夜起彷徨多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

卿較議難平難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樂事馬防后之兄也帝請曰黃

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憂無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

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

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

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

等今有司亦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繡

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

默愧其心而猶懈急無愛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

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

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及獲而

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晉賈太后諱曰武欲封王皇后諱曰之凡丞相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後等耶世部一帝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輿猶再寶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乃置織室在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真德秀曰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肅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妬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瑟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由此五者故為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

行義通略卷九

重德

四

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驤關已構后內憂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終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視如所生屢侍疾病撤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凡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榮貴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事見後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勸令半讓帝不復已乃聽后喜見顧問太子承乾

行義通略卷九

嘉祥

五

劉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諍按明德馬皇后裁抑馬氏封爵非不能檢抑外家者文德后之言亦過矣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謂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

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聞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貞德秀曰又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採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哉可仰哉可仰哉

賴類錄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是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行義通略卷九

重紀

六

不德寔自生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真德秀曰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姜后蓋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鷄鳴太師奏鷄鳴于陛下太師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皆關然則古之風興莫不以鷄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鷄鳴詩齊風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盥矣言婦人君子皆當慎也雞鳴則鳴者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盥矣則東方明月出之光也雞鳴蠅聲聲其與子同夢會既歸矣無庶子之惜

貞德秀曰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晏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蠅飛蠅飛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卧而同夢乎顧群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惜于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己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

列女傳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邪衛之聲漢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

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好賢

行義通略卷九

重紀

七

唐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戎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饋漂沒捐有盡之費功填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報喪已成之我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又言羣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賦曠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介介珠玉為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則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貞德秀曰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有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

是之人曰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臣康竊謂自樊姬而下皆主於規益其君然樊姬不食禽獸
之內備姬不聽鄭衛之音此以身為諫也班婕妤之稽古善
諷徐賢妃之書辭藻麗此以言為諫也班徐煩工文詞所作
多流落人間昔晉卿述其每上各御君之言謂見世之婦女
以文章書制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則文詞固為婦人末事也
若敬姜之引古制孟母之記逸禮此則讀書博學足為女範
彼四人者固皆賢矣然於樊姬尤有取焉

明嫡庶之辨

詩綠衣衛風蒹葭傷已也妻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
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行義通略卷九

重刊

九

貞德秀曰蒹葭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
故蒹葭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
正色間色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乃以為裏猶夫人
見疎而微也至於綠衣為衣而在上黃反為裳而處下則其尊
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為宗國而非為己也蓋嫡妾之亂
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為
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不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乎茲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衣
絳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
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
人境乎人境或謂上說語夫人賜金五十斤

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
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母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適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資資
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懲廢奪之失

正月刑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褒姒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
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
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貞德秀曰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號石父
之子褒姒之人也而立以為卿褒姒之人也與刺同也褒姒之人也棄聘后
而立肉褒姒褒姒之人也同也褒姒之人也保寵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服

行義通略卷九

重刊

九

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
曰歷茲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焉是器者王使執而
戮之婦言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
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去廢之使至於后后之生
此又失其為毒也大矣將侯汧德而加之焉毒之酒膳者王
味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
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
被殺而褒姒廢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番采番采
宣帝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番采
宣帝許武帝會孫也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後有詔獲掖
庭號會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父與會孫生元帝數月會孫立

為帝時霍將軍老有少女與皇后有親公卿譏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也帝時霍將軍老有少女與皇后有親公卿譏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也霍將軍女也帝時霍將軍老有少女與皇后有親公卿譏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也時故劍大臣知指立許皇后霍將軍女也許皇后為皇后霍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文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霍將軍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文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難治當先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父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拜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皇后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遂加煩懣顯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可更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

霍將軍女也

霍將軍女也

霍將軍女也

皇后初許後從微服尋獲從軍服甚微後霍將軍為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時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許后男為太子顯怒甚不食自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嬖謀反覺伏誅后廢處昭臺宮後從霍將軍自殺

直德秀曰顯之敗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陰謀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不問既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誑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文為皇后則當其罪失然光之為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亦族之禍乃自是始其不可戒也夫

臣廉竊謂真德秀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此援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例也夫趙穿弑君而曰盾顯弑后而曰光程頤有云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臣亦曰顯之弑后誰不知若光之罪非援趙盾例以書之亦無人知然書趙盾弑君實晉董狐之筆孔子作春秋因其法而不之革光雖幸免於漢代之史官而終莫逃乎春秋之書法

諍按顯以投毒誣光之時光當發陰謀之謀正侍醫之罪面縛加劍請死闕下幸不即誅則廢處空園以保首領庶幾得少還其責而光不能焉其丹族也宜哉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護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號武媚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及帝晏駕為比丘尼去皇后久無子蕭淑妃行誅追略元

行誅追略元

行誅追略元

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言數變帝故進為昭儀一日顯幸在蕭右後與后不協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顯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衣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嬖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回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為皇后於是遂無忌遂良踵死徙于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嘗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曠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乙署此為回

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反接投醢
維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
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其德孝曰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愆巧既奪其位置
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宋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
逐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徇方
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從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
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為意由是政移房
閹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
豈不昭灼也哉

臣廉竊謂武嬰弑主母殺良婦自後頻見二人為厲蓋衝冤
枉死之人其氣未散不與尋常氣散而死者類也程順嘗言

行義通略卷九

重紀

十三

伯有為厲別是一理正以伯有為鄭人所殺非氣散而死者
二人死于賊后之手其氣未能即散其為厲也固理之所必
有者哉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宮闈內外之分

昏義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而家理天子立六宮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
下之男教故外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
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通典日為之食婦順
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

六宮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舉后借日之
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合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
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貞德秀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故言其神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禮記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與德秀曰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
室乎

宮闈預政之戒

漢高祖呂皇后為人剛暴恣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皇太后惠帝
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
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十三

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
始與高帝建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
阿意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為太傅實奪之
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
王兄漢書為悍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八年太后病甚乃令趙主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主產居南軍太
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
據兵衛宮慎毋違喪為人所制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也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絳

王欲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呂產等聞之乃遣顏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樂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豈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樂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并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然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陽侯酈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主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獨太尉請樂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十四

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太尉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為少帝也乃呂后取他人子名予卒十餘人入未央宮門遂擊產殺之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皆殺呂顏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真德秀曰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日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及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家擅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懦勿約背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

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社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豈三國分王之龍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禍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臣廉鵠謂呂后殺韓信極其冤殺戚姬極其慘其赤族也宜哉

唐武后城隅深痛秦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已故排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又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官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遂從帝自詣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志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謂許敬宗構儀殺之政歸房帷天子拱手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十五

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其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之廢帝為帝實因之而諸武擅命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嫌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鉄血丹塗尸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僞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奏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人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即武宗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帷薄嚴奧，裏謁不奸于朝，外言不納諸柵，關雎之化，行形史之化，脩政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發之興，常在中主，第稠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執，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系，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紐而為妍，左右附之，檢壬蒸之狡，謀鉅其倍，先哀鑒於龍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常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韓氏中說

真德秀曰：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徵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父之遂為真矣，后放而作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危物，以斷唐有唐之家國，會高宗庸庸，此是行表通鑑卷九

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戮殆無噍類，向之蓄其室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焉若為任為奴，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文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帝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冒不旋踵身隸族夷，不足錄云。

臣廉考之：武氏在襁褓，系天綱，相而驚焉，在宮中，李淳風推而知焉，豈非盜唐神器，殺唐子孫之妖孽乎？當太宗時，為才人，則禁不得肆，當高宗中，宗時，稱帝后，則無所不為，在太宗則妖不勝德，在高宗中，宗則德不勝妖，若武氏者，汚唐二代之宮掖，為唐萬世之仇讎，至今言之，尚有遺恨，豈宜修唐史者，謂其不及於大戮，所謂幸而免者焉。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卻畏僖，呂甥也

公之臣畏為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也公使謀之，且辭焉，辭不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宿女婦也即至，君謂晉公也使微公以驪車，驪車車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田田也渭濱安為惠，惠惠也來求殺余，余余也命文三伯，文三伯也文中宿至，宿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祛祛也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視視也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蒲人狄人也

而使管仲相，管仲相也桓公之役，君命一宿女，宿女婦也即至，君謂晉公也使微公以驪車，驪車車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田田也渭濱安為惠，惠惠也來求殺余，余余也命文三伯，文三伯也文中宿至，宿宿也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祛祛也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視視也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蒲人狄人也

告公曰：公欲三月，晉侯會秦伯于王城，王城晉城也已丑晦，公宮火，公宮火也取甥甥，甥甥也邵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真德秀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行表通鑑卷九

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襄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者所當法也。

漢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金蠶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宦官祿重，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禍閭不由茲，又後宮彩女數千，衣食多費，日數百金，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幸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墨，雕刻之費，不可殫言，殺

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葉
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即蔡邕對
問於金馬門邕不敢悞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
露群邪皆展其舌競欲咀嚙陛下曲受誹謗致邑刑罪豈不負忠
臣哉今群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劊害之害臣知朝廷
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為司隸校尉楊
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豈微臣更授任
反類家屬則忠正路開眾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
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部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負黃中
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
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目徵還
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與黨人共議朝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十九

廷數讀霍光傳王莽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
亂起矣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直德秀曰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
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
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庸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
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懼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
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讒諛不已母乃侵官乎是不然古
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况內侍乎巷伯刺讒之
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強雖坐直
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豈非福威
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慘者鳳凰鳴焉相去遠矣

臣廉嘗考宋孝學者言其甘其有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

為職以此得寵人臣尚之官官以承順為事犯顏取忤誰復
見稱昔何允之諫東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又考程顥謂
昨春邊事權寵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程頤門人
馬伸亦為權寵成章舜舉成章俱官官舜舉秦罷罷原用
兵成章常就黃澤善注伯彥誤國金人脅之仕不從曰忠臣
也吾不忍殺之遂之金帛而去孰謂宦官之賢者而卒無人
以稱道之也哉

唐劉貞亮性忠強誠我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
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
然後下中書貞亮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盈珍等同勸
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
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十九

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終身無所寵假

真德秀曰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謂立英
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
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徵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
貞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勳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
秋毫侵奪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
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
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嚴德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此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
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樞舍城書而已今堂裏帖黃案事此楊復
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唐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
止後彼為兩軍中尉德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

隱青城十年八十餘年

真德秀曰嚴遵美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其志投簪綬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孺郭也傳言郭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真德秀曰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閭闔中曾莫察政事人作易以勿用取文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術素諳悉矣

秦趙高者

千

胡亥決獄二世即位趙高調以嚴法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盡刻深

漢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

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周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聲名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

忍宦官反誣者武奏曰太后廢帝為太逆乃夜召所親哺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真德秀曰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非乃已甚乎太后以為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

許之曰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穢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

行義連舉矣

秦趙高者

千

及八廚之目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出黨人之禁大長秋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詔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拜而辭顯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開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曉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真德秀曰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黨帝所與者不過千數姦佞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懷亦宜乎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許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無賴而誤死者張讓等因迫將帝步出殿門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虞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負傷聲質責讓等曰今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子三

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真德秀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閤婉孌恪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爲害愈深爲害深則禍愈酷至於陳蕃黨圖之而不勝漢益以亂哀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主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咎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唐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九四方奏請皆先自後進小事即

專決帝幸獨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坐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竊奇王帝以肅宗長子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隨從遂定大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蓋不與同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敗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糾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效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之

行義通略卷九

嚴內治

子三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閤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謹其細哉

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勳討安南蠻始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詳按力士勸立肅宗則曰推長而立孰敢爭諫李林甫則曰大柄不可假人諫任安祿山則曰禍成不可禁伸張說之冤則言其納忠有功其言皆近於理傳謂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然則使力士而遇明君豈不至於僨事也

李輔國以閹奴爲開府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太子至靈武會親近勸帝位係天下心擢家今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

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觀
謹密取人主誠信而內廷賊未敢肆不啻重時時為浮屠詭行人
以為乘其不意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群臣欲不時見天子
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帝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覓數十吏
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
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
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
張皇后疾其顛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
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亮王嗣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
囚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
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雖欲殺而憚其握兵因尊為
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

司空兼中書令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
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涸
中除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
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愛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
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
戒哉唐有飛龍慨

真德秀曰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
而不顯其慘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丑之流而寵之以宰相
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夫
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
之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願示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

投首則潤之慘其亦何利邪臣故輩之以為人君過者之戒
又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遷
驍騎大將軍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以決又過之裴冕與元
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陽有功元振誣瑒屬不應誅殺瑒素惡李
光弼數謀弒以疑之瑒等上將免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是攜
解廣德初吐蕃克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掠便橋
帝倉黃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
戎犯關度靡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
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
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

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
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
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
諫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自天下其
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主大器
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
不與乃下詔蓋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
師復現任用御史劾按長流秦州行至江陵死
真德秀曰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摠二帝之憤遂程
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砥肅宗之姑息蓋少焉焉方二
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六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
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為以此觀之效夫懷人苟非人主借以

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譏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自元初之末官宦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擢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黃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纂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親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闕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劉克明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王符通并繫仰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

曰陛下誠能擢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享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下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濫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動階軍容令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變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補社稷之危存生靈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亡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翫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胡寅曰黃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三公秉朝舊德因

黃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拜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客訝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是

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
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評按我

朝內臣其忠謹不移始終保全者僅一懷恩耳其餘若王振若汪直若劉瑾錢寧江彬輩把執樞紐簸弄威福甚至京營兵

行義追略卷九

嚴內治

七

柄臣工生殺皆在其手一時社稷幾至傾危厥後雖各不得其死而國家之所損多矣嘉靖初年我

皇上卽位深燭其弊革鎮守於各省歸絲綸於內閣其所以防範

之者不少假借故寺尹保呂徐之悃闡掖絕構預之端自開

國以來未有今日左右之謫者也。何其前僞後忠，易變若此。

天子秉威告正有以服其心而然耳然中外過別則體統不一

教道不正則忠謹不聞巽采嚴則淺奎以希佳賓衆動

威不昭則效忠以從者寡且非所以方來而耳遠也妾告一

成周之制蓋舉而爲之乎豈足以行乎元必非所以堪死而弭遠也莫若一

錄乙曰上重事系乙芳上力罪故公爭不效忍董之文

子公祥卒于王二女共持其志力立宗功人愛之公安之

壯矣魚信之來無悞後之誦莫不覆於交也

笑
以上嚴內治
大內
我通略卷九

失

戰國

通略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

永嘉王諱考註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真德秀曰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

衍義通略卷十

○定國本

所以繫衆望也。定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嘽音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
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何
用用又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矣王於朕
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
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用
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
侯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為帝之志也太子立是又議不為享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

真德秀曰文章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兩得矣

論學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
脩外也禮樂文選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懌恭敬而溫文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
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是以教諭而德成
也以輔四人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謂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衍義通略卷十

定園本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
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爲人
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
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踐君位也以爲世子則無爲也
言既爲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
則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
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
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齒於學之
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

君我而與我商讓何也曰長友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父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家正則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

真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然禮樂者教之具而師傳者教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關說其義以曉之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周公抗世子法

行義通略卷十

三

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効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徂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臣廉贊閱近年布政周瑛修章州府志載陳真晟天順間上

書論輔

皇儲曰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儲君之司命也臣仰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

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之學制請日遊太學尊賢堂觀

羣英之所習習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輔小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之學也必有大成就於聖功異於宋元資

善堂端本堂之俗教矣周瑛謂書上得

旨看了來說時禮部侍郎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臣竊

謂真晟之言三代教世子之法也我

英宗皇帝蓋有意焉而臣下不能將順其美耳

保傅篇大戴禮篇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

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

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

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誕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過闕則下法之禮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太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

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傅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保其身體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
嗜必先受業適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也其所嗜
好而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妃色妃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習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
誦詩書無工誦箴諫下樂人也瞽官長誦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誦詩書無工誦箴諫下樂人也瞽官長誦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中道若性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堂老執轡而親饋所以明
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中來齊鸞和車步中來齊鸞和車步中來齊
謝名也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行義通略卷十

卷十

五

其肉故遠庖廚之類非身也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
胡亥而教之獄趙高者秦中車府令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音艾謂曰則常豈惟胡亥之性惡
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
也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悉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
也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
右與德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專之人生而同
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
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故曰選左右
早諭教最急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真德秀曰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欲知教
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之無餘蘊矣

臣廉竊謂文王世子及保傅篇皆三代教諭遺言遺法宋熹
大學章句序謂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
己治人之道所言尤為明白臣在弘治間嘗進言輔導

卷十

六

元良乞

孝宗皇帝宣諭儒臣令其條具用功節目以進又乞於翰林官坊
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潔者三三人與

皇太子遊處如此不惟於講讀之書得以從容發問而於動靜
食息無不知之所謂傳德義之道保身體之法皆在於此此
臣區區芹曝之

獻而不自知其妄也

漢晃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遺錯受商書伏生所因上書
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人臣之議
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居
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
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

分苦而不為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真德秀曰。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為言。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為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行義通略卷十

卷十

七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明帝是真德秀曰。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唐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德王任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賤賤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真德秀曰。元稹欲為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為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廢元和之業。吁。可惜哉。臣竊竊謂元稹亦詩人。與白居易齊名。當時號為元白。其所謂傳之德義者。亦徒能言之而已。在唐之世。惟陸贄韓愈可以當此。至如愈者。人猶以文人稱之。豈不甚難其人乎。要之此等差遣。必前之伊傅周召之流。後之周程張朱之輩。而後可為人君者所宜廣詢博訪。慎擇其人。可輕乎哉。昔宋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詢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對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踪古先哲王。須求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正以此耳。韓也

嫡庶之分宜辨

行義通略卷十

卷十

八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桓王太子。王子克。王桓王太子。王子克。王桓王太子。王子克。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辛伯。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驕。匹嫡亂。兩政命。持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也。

真德秀曰。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漢元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昭愛幸寵於皇后。太子。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承相臣。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承相臣。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用醴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承相臣。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

也非虛如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無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技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議

真德秀曰臣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言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臼是爲平王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王太子鄭也

傳會于首止謀寧周也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是爲襄王

晉獻公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也生齊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小戎子生夷吾小戎狐姬之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其君姬嬀也歸生奚齊其嫡生申生驪姬欲立其子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蒲與

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

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

告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屈晉公子晉郤缺之弟二姬之子在絳驪姬譏群公子而立奚齊奚齊謂太子曰君憂齊姜必速廢之太子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餘公田姬實諸呂六日公至妻而獻

之毒酒經宿斃而公祭之地地墳與人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不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死曰子其行乎辭姬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經于新城

真德秀曰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而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豈可輕搖哉

諍按使太子辭而獻公辨焉姬之獲罪固其所也太子之自縊是欲成其父之私而貽以殺子之名矣非孝子之正也

漢高祖子盈之即惠帝爲太子後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

行義通略卷十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聞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燕趙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摧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各建侯所，及宴置酒。太子待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酒驚曰：「吾求之避地，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悉而亡。臣聞太子仁孝，恭敬愛主，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大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反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陳平、公卿之言之

行義通鑑卷十

定國本

十一

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為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正天下之美也。

臣廉嘗考朱熹曰：子常怪留侯明炳幾先，弄無遺策，而其為此則不惟不暇為高祖愛子計，亦不復為漢家社稷計矣。高祖之言曰：「呂氏與趙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為是舉哉？」一念之差，其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禮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為是其不得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向使高帝之心本不出於私愛，

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為憂，而蚤與張陳陳勃諸公謀之，惟懼以定其論，可則以恒易盈。盈，文帝時，呂氏固為兩得，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太臣輔之以誼庶幾呂氏悍戾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是其烈。今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者，真可為寒心也哉。薛瑄謂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朱子綱目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下，必有深意。夫程頤之論以張良得悟君之術，胡寅之論以張良有翼儲之功，朱熹薛瑄之論謂張良於漢高亦未有為之深謀遠慮者，要之所論雖有不同，而實各有攸當，熟究而精思焉，則有以處天下之大事矣。

行義通鑑卷十

定國本

十二

十二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髮衣赭衣，令舂。召趙王至長安，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鴆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臣廉竊謂漢呂氏人彘之慘，與唐武氏骨醉之慘同一轍也。古今謂惡必曰桀紂，何嘗有是哉？大抵男子陽也，剛也，女子陰也，柔也，柔之惡甚於剛之惡，何者？天地間陽主生，陰主殺，肆其陰毒，何所不至哉？

隋文帝受周禪，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勇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錦，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因下詔停歡，自是恩寵頓衰。漸生猜阻，獨孤后意甚苦，望勇嬖人伺察，求勇過惡，告于廣知之，彌自矯飾，因與安州總管宇文述以寶玩結宰相楊素，弟約以禍福怵素，使圖之後。

妻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主尊用此掃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素因言太子不才后遂使素贊上廢立晉王廣又令東宮幸臣姬威上書告之素言勇烈望恐有他變宜深防察上遂蹙息勇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公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而廢勇為庶人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公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敢親任者良由委臣在側故也行表通鑑卷下

定國本

十三

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蹙華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綱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堂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呼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廣立是為煬帝遂以正隋

貞德秀曰文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矣者成於諸人組織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其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閹闔之口也其實安在哉迨其垂歿乃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君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以上定國本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實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實后持之而立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嫺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而乃且縣相其後權權則將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貞德秀曰實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日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傳於是二人卒為退讓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

行表通鑑卷下

教戚屬

十四

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公私戚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樊宏世祖之舅也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多災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勅驛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白書為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懸有諸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十七年卒遺令薄葬以為棺槨一藏不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大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

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謚爲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

陰驥先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與母從出入常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其見親信雖好施接賓客門無使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襄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爲憂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元龍有海大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時嘆見晚公主愚心行素事奉十

卷十

十五

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今者先爲觀聽所惑負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疾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諸卿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願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高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否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議者陰高正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擢廣爲光祿勳高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與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恭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閼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重其以汝南之銅陽封興

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強陰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推爲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浦道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戒戒貴戚放厲左右焉真德秀曰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易逝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爲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卷十

十六

唐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唐宗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臨朝稱制后唐宗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外家驕恣之禍

真德秀曰以房閹而干大政以戚里而預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

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奔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縢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新都侯遷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賂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虛與隆洽傾其諸父矣

真德秀曰此新莽師詐盜名之始也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意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上豆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衍義通略卷十

教嚴篇

七

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後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真德秀曰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豈非所謂樂其所

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孱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又變之意深遠

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今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害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尚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欄檻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者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教嚴篇

八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輔之以旌直臣
真德秀曰張禹為帝師傅而附下罔上如此其可謂不忠也矣
宜朱雲之廷斥也

章帝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大盛言善切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上近日王氏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民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是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真德秀曰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和帝永元三年以耿种為尚書為爪牙鄧疊郭舉為心腹班固傳

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
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
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
所回避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
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
上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
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
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必見及與
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喟嗟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特顧之
直德秀曰竇氏之勢至此亦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德秀朝廷
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苞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
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行義通略卷十

○教威

十九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
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
豪黨遂與定謀誅憲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
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舉郭舉鄧疊鄧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
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篤景環皆就國選嚴能相督
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瀆繩治竇京
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
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
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環每存忠善檢
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
今議者欲為環選嚴能相督察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有
以宗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

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

真德秀曰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
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
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
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闕寺憲雖就僕而闕寺之權遂由
此起竇氏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
罪也

順帝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
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
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
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
以塞補怨以答天譴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

行義通略卷十

○教威

二十

儒術自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廩第無先師之節夫君者舟也民者
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
元所謂福也如其忌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
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
拜即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
餘年

真德秀曰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全家為
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
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願乃念其忠言
欲真之死所謂安危利菑而樂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
哉

質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冀州樂惡之閏六月黃使左右置餅於黃餅以進之帝苦煩勞使
從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黃餅令腹
中悶得水尚可沾時黃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請米飯而固固
伏尸號哭推舉侍醫醫之帝世大惡之將議立嗣固曰司徒明
廣司空趙戒先與黃書曰遠尋先世廢苦積儀近見國家路昨前
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令衆望黃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勸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初梁
太后欲以女弟妻蒜蒜侯志微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害衆
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夜往說
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從橫多有過差清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蒜吾侯貴可長保
行義通略卷十 教戒篇 三

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曰明廣趙戒
以下莫不憐憫皆曰惟大將軍今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
說太后先策免固以司徒明廣為大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
軍冀參錄尚書事迎蒜蒜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是為桓帝
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貞德秀曰梁冀利管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而絀之
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矣雖有一
牢固其如之何哉

冀秉政幾三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
之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
對單超左悺與梁不疑有隙徐璜且璜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議誅徐璜召璜璜等五人共定其議帝

超臂出血為盟八月丁丑帝御前殺召諸尚書又發其事使具
璜將左右脫虎賁羽林都候綏戰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
彪共圍冀第冀欲自殺帝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子孫無長少皆
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陳蕃司空陳蕃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悉歸官庫賣合三千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饒貧民封單超徐璜具璜左悺唐衡
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

貞德秀曰桓帝皆帝之正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
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
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梁而亡吁可歎哉
臣廉竊謂貞德秀言梁冀雖誅五侯復橫卒以趣梁而亡似
我考之當時士大夫以保身之難故苟或為唐衡一壇陳寔

行義通略卷十一 教戒篇 三
選張讓父吏曹欲調停之乎朱熹於寔謂之詭過於或謂
之計在免禍不有儒者之論安知不以陳荀之所處為當乎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為周立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餘為郡王
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為宰相又求為太子賴伏仁傑言而
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
迎太子討復位徙太后上陽宮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
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后去草不去
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執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
曰吾不知死所矣朝臣射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公
輩終無非地若不早圖禍將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
為婉兒用事於中三思思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帝后引入
禁中上遂與三思同議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

后與三思變陸情而自居芳為之罪壽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救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無林欽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主時機勇烈今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危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敏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夫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為前中書門下三品宰相是年十一月則天崩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命皇太子乃合謀於斛波進壽六月壬午中宗崩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武延秀等及諸常共勸韋后廢武后故事南北衙軍各置要官皆以常氏子弟領之廣聚徒眾中外連結深忌相王_{武三思}謀去相王_{武三思}子臨淄王隆基_{武三思}先罷將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王_{武三思}謀臣復社稷於是勸兵入斬_{武三思}等以復_{武三思}新帝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兒等捕索諸書在宮中及守宮門行諸事_{武三思}及_{武三思}后所親信者皆誅之_{武三思}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屍殆盡_{武三思}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為太子追削武三思崇訓爵諡斷絕_{武三思}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_{武三思}復位號睿帝_{武三思}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等恕已等罪復其官爵追復_{武三思}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_{武三思}真德秀田武望_{武三思}及易天常僧孺_{武三思}極方其時諸武疏王_{武三思}相印布列中外肆驕凶恃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為太子規取神器_{武三思}顯_{武三思}友復開_{武三思}中宗得復_{武三思}位未幾五王_{武三思}以_{武三思}害_{武三思}入誅二孺_{武三思}帝遂正當時也列武嬰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發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為英主留三思_{武三思}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

賊后因復用事屠戮忠勳濁亂宮掖以成帝庶人弒逆之禍蓋自武嬰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睿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氏二氏殄殄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也之千古永為后當之戒臣是以刺著于篇云

以上教感獨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

行義各卷

大學衍義通略第三帙目錄

第十一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一

正朝廷 其目六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第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正百官 其目十一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宗人府 六部 通政司 欽天監 光祿寺

領爵祿之制 侍從 翰林 學士 中書 史官 館閣

簡侍從之臣 侍從 翰林 學士 中書 史官 館閣

衍義通略卷

目錄

重臺諫之任 臺官 諫官 清入仕之路 科舉 學校 庶貢 史官出身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第十三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固邦本 其目十一

總論固本之道 審民之生

制民之產 田產 水利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卹民之患 除民之害 黃河

擇民之長 監司 中今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第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制國用 其目五

約法理財之道

經制之義 銅楮之幣 錢 鈔

貢賦之常 貢賦 賦稅

市糴之令 市 糴

衍義通略卷

目錄

二

大學行義通略卷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書舜典詢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關四岳諸侯之事門明四目達四聰○按

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小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

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為言楊國忠為相南詔喪師

更以捷聞此後世用非其人不能明曰達聰之明效也天寶之

亂唐遂不振以至下亡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起也熙帝也載也使宅也百揆也

行義通略卷十一

亮明也承也惠也嘒也伯禹作司也空也帝曰俞也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也帝曰棄也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也百姓不親五品也不遜汝作也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也

帝曰皋陶也蠻夷猾夏也寇也人賊也汝作士也

帝曰疇也若予工也兪也曰垂也哉帝曰俞也咨也禹也益也哉帝曰俞也咨也益也汝作朕也

帝曰疇也若予上下也山林也草木鳥獸也兪也曰伯夷也帝曰俞也咨也

伯汝作秩宗也伯汝作秩宗也伯汝作秩宗也

帝曰夔也命汝典樂教胥子也

帝曰夔也命汝典樂教胥子也

帝曰夔也命汝典樂教胥子也

帝曰夔也命汝典樂教胥子也

帝曰夔也命汝典樂教胥子也

帝曰龍命汝作納言也朕命惟允也

帝曰咨汝二十二也人也欽哉惟時亮天功○按帝舜

初咨四岳以求也百揆也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舜之載蓋以

今日所治之事也我之事楚之事也總咨十二人以各敬其

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蓋以今日所治之功非我

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

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

矣

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也帝曰舜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也舜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皆養民之政也

洪範也告也武也王也所以次三曰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也社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

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

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

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乃立大司馬

○鄭玄曰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眾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其

祭祀鬼神風神非可以言言也○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

也唐虞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為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太宰

建邦之六典也治典與教典與禮典與政典與刑典與事典與我

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得即以

分掌朝廷之政得周公之心於千載之下可謂卓冠百王而

垂法萬世矣

禮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今之賢否然而監司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源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必使內外大小之職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按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伯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

行義通略卷十一

正朝廷

三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者車而趨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誥之諫諫於几也居寢有贊御之規贊御者侍側臨事有瞽史之道安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以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舊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救正之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謂此也熹之此言論人君為治之道盡矣

正綱紀之帝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書五子之歌太康遊逸失其國其第五其三日惟彼陶唐堯也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紀綱二字並言始見於此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

行義通略卷十一

正朝廷

四

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宋儒朱熹告孝宗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各循其理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士

入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益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屬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實發諫諍之臣或又出入其門將承望其風旨使陛下之號令勢涉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手名曰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之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乃並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上所謂此者蓋也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禮記大傳曰名者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無儀乎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左傳桓公十年號叔綱桓王綱桓王請其大夫唐父於主唐父有辭有自

行義通略卷十一

五

子王以上師伐號○呂相繆曰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

持名分者也號叔謂其大夫唐父於桓王唐父有辭主為之伐

號而出號公數傳而至襄王晉文公以元咷咷達執衛侯而請

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咷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蓋非

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為萬世訓至若元咷雖

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咷之理雖

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也有所謂理有所謂分是理

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矣

則俱失臣之訴君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辭也君臣

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為治者非合理與分為一安能洗犯上

之習哉

是故君父有失諫之可也訟之不可也

莊公十八年號公晉侯諫朝王王饗命之省皆賜玉五穀

叔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成公二年衛新築施人仲叔于奚殺孫桓子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以邑辭請曲縣請縣辭曰君之命也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辭之

不可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光曰天子之職

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

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今謂大夫奉為若天子既不能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

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王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

行義通略卷十一

○正朝拜

六

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光曰

古者治軍必卒於禮今唐喪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

陵將師則將師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皋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服五章也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

事懲哉懲也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監下民有嚴可畏不僭不濫不敢

違命于下國封也建厥福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柄詔詔王詔群臣一曰爵以其貴二曰祿

以其富三曰子以其幸也四曰置也以其行五曰生

以其福也六曰奪以其貧七曰廢以其罪八曰誅

以其過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

加以鴆毒惟恐外聞豈公理哉

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得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僭人則國從之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餓是子厚辦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莫敢飾詐齊國強於天下

行義通略卷十一

○正朝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項來布急難公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籍將遂害帝彭城西經其接帝怒曰兩賢豈相見哉丁公乃還至來謂帝以徇軍中曰吾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人無效丁公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按膠東相王成以僞增戶口賜爵關內侯與趙廣蓋韓延壽楊得之不得其死私恭石顯之委任非

人史之云云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按太宗所封德義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刑賞當矣然以讎言而殺李君義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貽而賜長孫順德又不能盡出於公也

謹號令之頒

易始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哭之豕曰重巽○上下皆以申命象曰隨風相隨巽君子以申命行

事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朱子曰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

渙而無咎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

詩大雅抑之篇曰計大謨定命遠猶○辰告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應瘡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

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以見文帝之詔出於帝之

行義通略卷十一

○正朝廷

實意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

故事而行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而上之

言不信於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有缺於文帝歟

光武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制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引過以感人

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卒以

平賊

宋劉安世言於哲宗曰今朝廷政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

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令蠲除者更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

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害庶幾政令

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石沉汗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呂祖謙曰舜非有獻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不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爲面是皆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故其言如此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邦有常刑○按三代盛時人君總總焉以求諫於其下不特有職之官有道之師使得以諫凡百工之人亦欲

聞其言也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隱財罷民匠師變鍊魯莊之冊權刻猶是矣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論臣言不若跌弗視地

行義通卷十一
九
正朝廷

厥足用傷論已之行無所見也○說復于主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大雅板之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

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以從其浮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下怒得衛巫衛之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

漢文帝二年詔曰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

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與同音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此後世因襲之始○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諫人忠諫諫計者謂○十五年詔曰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

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

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故登大夫于朝親喻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缺

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按此后世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後世行表策策士求言之始

臨軒策士蓋本諸此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冀聞諫

言然惟李剛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絲雖堯不能蔽也秦

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隍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

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達也帝曰善

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驕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頌望畏懼又諂諛與驕慢同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上恥過則下益諂諛矣上騁辨給上術聰明則下益頌望矣上厲威嚴上恣驕慢則下益畏懼矣夫以區域之大生靈之衆宮闕之深高卑之限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又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按帝王莫如堯以言為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為知人之本是以自古帝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為輪對之制或設

行義通卷十一

十一

登聞之鼓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也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噫是豈可以不知哉

大學衍義通卷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二

永嘉王評註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沈曰人謂代天工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

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庶官治亂之原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謂凡民之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

行義通卷十二

一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縉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大臣不肯治事由通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以上總

論任官之道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按我朝內設

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設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地雖異而分牧之意則同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石王也君公諸侯承以大大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云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明王立政也

不惟其官惟其人○以上總論設官

定職官之品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高祖正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族也之別以辨其親疎○按自成周以三族

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非帝

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堂

之可謂得其道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敘九族○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

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以上言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備

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

行義通卷十二

○陳傳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

之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蓋成周以公孤特非常

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按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

甲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

此意也○以上言公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冢大也

治官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也兆民○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

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夫後世風氣日

漓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敘事所以世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

設亦可以觀世變矣周之財賦美掌掌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治神人

地祇人鬼之事各於四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馬名官政○按

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專征則歸之五軍都

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

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主國空土以居七農工○按司空今

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

則專主營造工作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按周禮每卿六十屬

六卿三百六十屬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

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其屬領其隸府州禮部四

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馬武庫刑部十

三司如戶部之制工部四司營繕虞衡水屯田也司設郎中

員外郎主事而統於尚書侍郎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僅見

行於今日者也伏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

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頗頌不敢相壓事皆朝

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

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處死○此

我

保也。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也。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苦甘辛五穀稷麥黍五藥草石蟲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五聲五聲所發五色五臟所發之眡其死生

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

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以學為名蓋欲其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以一官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為國醫其始意天下臣民也至矣○以上言太醫院

以上定職官之品○按

國朝設官不止於此而不及五軍都督府見武備都

察院見重大理寺見典獄太常寺見秩祭翰林院中書

舍人見簡侍從六科見重國子監見設學太僕寺見牧

修禁衛見宮衛京尹監司府州縣見因邦本者各從其類

也

頒爵祿之制

行我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六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與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告王以能詔事以久莫定食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二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子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

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

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不言中下士○朱子曰此班

祿之制也○按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與周禮王制不同周

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

百里而孟子則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此與王制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

別通天子而言而以子男同一位為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通以為六等

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

自言其詳不可得聞矣此蓋其畧爾以上詳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也之方穀也○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之其君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

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安身為廉其勢不能求夏竦亦曰為國

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

之本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

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

於身雖樂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

其庶幾洪範之意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按

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

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本一石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

秩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

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

俸外增給五十

微大臣之禮

周易晉坤上康侯安國之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虞書帝曰吁臣哉隣哉隣也君臣道

帝興也庸也作歌曰勅也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也哉百工熙也哉臯陶拜手稽首颺疾也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也欽哉也臯陶乃成欽哉乃康也載也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也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詩大雅卷阿其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也詩不多維以遂歌言車馬之多者謂足以待天○按此詩先

儒謂召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而作則是自古聖帝明王

敬禮其臣相與游歌者自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脩成大誥三編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編之首即以君

臣同遊爲第一

行義通卷十二

聖祖之心所以感發其臣而爲聖子神孫慮者何深遠哉召

公作詩以臣而告君也故勸其求賢用善以爲法祖致治之基

聖祖作詩以君而告臣也故教以盡忠福民以爲成全其君之地

後之踐

聖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皆以聖祖之心爲心居召公之位以從

君遊歌者當以召公之心爲心

周書召誥今冲也子嗣則無遺壽者自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蔡沈曰召公言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考古人之德況又能稽謀自天是誠不可遺也

畢命惟公畢也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文成正色率下罔不祗敬

師也言嘉績多子先王予小子垂拱垂衣仰成○按史漸曰忠

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

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

於雍容御廟而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康碩立懦敦薄厲偷如

太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也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是莫

聽大命以傾○謙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

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

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舊成人宅心

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耄耄桑格人罔敢知言紂所以亡

也在位罔有耆舊也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也三王有也乞言

中庸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行義通卷十二

以黜削之也皇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也其爲者有罰以

爲主上豫遂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履雖鮮不

加于枕冠雖敝不以直履也中大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

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小吏也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按賈生此言蓋爲

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

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簡侍從之臣

書周命王也若曰昔在文武聰明濟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令罔有不戒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

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糾緣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詞文○按

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作此誥命之

國語近臣進規

宋司馬光言於英宗曰竊見祖宗時常召侍從近臣舉之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入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陛下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又曰臣前所言已蒙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所為而陛下之福耶范純仁言於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臣是宜朝夕論思同其休戚今乃優游緘默養望待遷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未必人行表通略卷十二

○上言官

十

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關失並須論列奏陳○以上總言近侍之臣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典柄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蓋以其策命諸侯孤卿大夫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書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藉侍書侍詔外此又設脩撰編脩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大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藉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侍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

今則併屬於翰林則是今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

仁宗皇帝又東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

云七人謂解縉胡廣金幼孜楊士奇楊榮黃淮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後是時已有瀟湘學士之名乾封以後始有北門學士之名

玄宗初制翰林侍詔既而又設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號為內相行表通略卷十二

○上言官

十二

天子私人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按此設立翰林院始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詒徵子之命之類其體制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焉

宋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按宋歐陽脩管輅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難以他才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无量更日侍讀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竦等為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按此

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讀宋真宗咸平二年以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按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稱其名焉○以上言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按脩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官又有所謂北門脩撰集賢脩撰右文殿脩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同脩國史脩撰同脩撰編脩

衍義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十三

官檢討官○按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見於此則此固有所謂編脩官者蓋專以脩經武要略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有起居注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筆之而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為之監脩學士為之總裁其法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重孤之筆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昭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幾何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旨文足以顯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

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以上言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按此五經博士之始○以上言博士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貯於外府及麒麟天祿藏於內禁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始置秘書監一人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官有秘書郎校書郎

宋有秘書監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郎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太學士

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撰直館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按

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掌書之官非獨一職今代圖籍皆

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掌其書非獨一職今代圖籍皆

將以資儒臣之考閱以開發其聰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夫人才非儲養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

漁為之師永樂甲申

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榮等二十

八人又增周忱為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命司禮監給

筆劄光祿寺給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為居止

列聖相承授為故事是宜著為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每科不

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行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矣○以上言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為中書舍人○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故隸於中書有故以中書舍人為名我朝罷中書有尚仍其舊名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為兩制蓋屬文之官也今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為職耳夫書一藝也設官以司之所以慎重王言也○以上言中書舍人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按御史之名始見於此

通典唐杜佑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檢法令非今任也在戰國為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大夫

行表通略卷十二

十四

正百官

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門比闢主陰殺也○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

古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

今左右副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昭制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言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啻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此有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則人不知白誰也○按今六部官屬皆隸其部如曰某部某司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天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按後世臺諫聞風言事始此宋人因以為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為委任之專嗟乎此豈治朝公議之義哉

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事跡不許虛文泛言搜求細事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讎中傷善類也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行表通略卷十二

十五

正百官

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

肅宗在靈武時大將管崇嗣甘闕坐笑語誼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節度使李佐遠詔進馬侍御史溫造劾之佐曰今日膳落於溫御史矣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侯陳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嗾諫發患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革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御史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

之有敗法亂紀服讒免謫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以上言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秦始置諫議大夫漢因之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駁○按我朝始分為六科科設給事中凡章奏出入咸必

經由有所遺失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得失百官賢否皆

許聯署以聞蓋垂明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我

祖宗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諫諍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

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

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宋歐陽修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

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

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幸於一官使之

其為任亦重矣○光嘗謂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次第不愛富

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以上言諫官

秦襄嘗言于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陛下

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群邪疾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

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

察

蘇軾言於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

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宰相待罪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

而救內重之弊也今法全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

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當何以防盜不以無盜

而蓄不吠之狗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

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

節○以上總言臺諫

清入仕之路

察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親九族外任信睦恤寡三曰六藝禮

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

帥其吏以辨其象寡以禮酒鄉飲禮也賓敬之厭明

明曰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內史貳之書其副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子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惟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

造士人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由選士

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由

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馬此三代鄉舉里選之法也而所謂進士者蓋將進於朝而用之也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實則不同

漢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輪行狀有而弗言覺免經覽

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按賢良極諫科始此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後遂令州郡舉茂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按仲舒所謂歲貢貢其吏民之賢者爾今所貢則學校之士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按孝廉科始此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十八

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時也○按今世科舉初場試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廩給即此續食計偕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傳受業如弟子○按漢制郡國舉士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如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者試實不同而取士大略則相類也

孝宣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按此遣使舉士之始

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按前此舉士

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於此

魏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按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

隋始置進士科○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始專以文辭試士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按唐科目雖曰多端惟進士明經行之最久然進士以聲韻爲學明經以帖誦爲能不復問德行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十九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入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材專取辭義所以叩諸外而占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卒能自遷

嘉祐二年歐陽脩知貢舉時進士習爲奇僻漸失渾厚脩痛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按此成周二年一大比之制至今行之

王安石言于神宗曰今人才乏少員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
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耳今以少壯時自當
講明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
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
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樞密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
采入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按此後世經義
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義帖經取其記誦而已不攷
其義理及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明
已說欲以一天下士之思已固無是理然其所制經義之
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固不可以人廢言也然
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漢唐之言但多不本之義理發以
文采徒綴輯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
行義錄卷十三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者限以千字○按發廷試士始
於唐武后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本
用之是時蘇軾爲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
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以爲法
所棄者天下以爲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
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
國隨之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
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風愚謂今日亦然

理宗御筆付知貢舉杜範曰朕愛簡儒者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
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
合理策必濟時恭摺立考優劣自分無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是
治功之意

朱熹作貢舉私議大略曰合學者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諸史
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各義者必通
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經史無
不通皆可用於世矣○按朱子之議雖大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
未有過焉者也我

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
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其
行義錄卷十三

高下而任之以官使內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不得
與官是時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
元制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
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肆我

太宗皇帝脩五經四書大全分三場試士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
減其二道自是取人無額宣德改元始鑄定額各隨地產以差
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
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
科額以復洪武水樂之舊尋復鑄定北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賒
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
子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
之說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而以論策試之雖不盡如

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明而切行之千萬世而無弊矣○以上言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一歲皆試能過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太學生入仕之始自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奉於奉天門下試中選國子監肄業補資俟吏部選用 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為重亦多付人○以上言學校感只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主蓄藏以善六曰史主書計以善七曰胥主書以善八曰徒主以善○按此即今之吏員行義通略卷十二○正百官

也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漢備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若路溫舒為縣獄吏因吉為獄吏更勝為郡吏趙主為佐史之類 本朝入仕之途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滿限至部分發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叙用○以上言吏員出身○按本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歷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諸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與發不常惟任子

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 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故今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而二途次之也

公餘選之法

虞書言曰敷納以言其明庶以功其車服以庸○其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二曰官職謂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辨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保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謂姓名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嘗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之選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之選而選舉之制遂始於此東漢選舉之制郡國勳曹公府屬

西曹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按兩漢選法大要如此猶未

有資格也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收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愚義為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召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按四者之中惟判猶為切用若以身言取人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節文之口吃皆在所棄矣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幸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中人乎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暉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一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兩言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闕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又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

陸贄言於德宗曰陛下宜委任長官謹東僚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開縉之責況公之宰輔則往目臺實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

宋制文臣則中書及審官院主之武臣則樞密院及三班院主之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官

正官

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以後銓注之法悉屬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惟我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國以來至於今日無易也

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三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銓舊撰式考試第為三等○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然熙寧間守選者始試斷案即今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今試招擬之比試經義即今試策論之比然歲試止於二八月今制則歲凡六選至臨選時試焉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

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然必兼夫二者而並試之三者俱通為上通二為中通一為次中俱不通為下預為校量其人品才識必與所缺之員相稱然後銓註則用人不枉其才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近歲以來吏多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按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洪武永樂以來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有餘不足之數蓋以

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在學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官

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謂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員數愈多殆將及萬人國家養材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聩不能事事之人事不理民不安亂亡之兆也必豫有以消息調停之使入仕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嘆斯可矣○以下專言資格○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茲一旦欲革之誠難矣蓋以繼世之君未必皆賢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能鑒別之明以顯吾智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為一定之法而隨時補弊不出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選法言之兵部之選武臣其始用功次其後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弟繼之有定格

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又不專於資格也文臣入仕非一途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不過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充庫之官非有保薦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吏員雖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於資格也此我祖宗立法用人之深意也然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而新立功次之人又日增月益無有限極不知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有老死不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必須有善處之術以復祖宗之舊可也

嚴考課之法

行義通考卷十二

正百官

子五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按此萬世考課之祖後世多不能用或以一年為一考或以三月為一考或以六期為斷或以三年為斷未有若今日本帝世考績之法以為一代之法而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

采衛也

朝又六年

十二

王乃時巡考制變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

朝觀即此六年一朝制也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

冊以獻於朝是考制度之遺意也政績舉者有賞擢否則廢

黜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

官周至於今日幾三千年矣僅再見焉漢唐宋皆無之此所

以卓冠百王也

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也大計聽其政事

狀之功而詔王廢置計其當廢當置者本行誅賞也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按周禮句終有日成月終有月要歲終有歲會是日歲皆有考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會要而致事於王○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會計之狀乃致事○按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侯考諸侯而後上之天子西漢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九卿得雜考郡國之計畫至天子則受丞相之要漢去古未遠猶有此意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屬然後達於吏部吏部定其殿最以聞於朝而行黜陟亦此意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漢郡守辟除今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畫行義通考卷十二

正百官

子七

子則受丞相之要○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嚴光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見於兩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為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尚第入為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為長安令散見於各人之傳由是以觀其一代考課之典必有成法矣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

宣帝始親政事考試功能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按宣帝綜核名實之主也王成猶以偽增戶口受賞况漫不加意者乎 本朝在京官考滿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人命御史察非實之意也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各於歲盡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按此東漢考課事所謂太尉司徒司空者漢世之三公也歲盡奏殿最而行賞罰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更平決於百石之吏群下苛刻自以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愛憎故有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二十九

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貶後主也○按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雖當職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材如此近歲為選調稽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蹟為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目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矣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以四善德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開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

謂非循古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私罪始得遷秩其後考第之法周一歲為一考○按唐宋考課之法皆非有虞三載三考之制然宋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考課則失之重復又非成周六典之制

司馬光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當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其法寬而責成遠故鯨之治水九載而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按本朝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官滿者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官且最目轉送御史考核焉亦書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百官

二十九

占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其別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其立法之簡要詳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其志同征吉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也舉能其官惟爾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春秋時祁奚為大夫請老晉君問孰可使嗣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離乎對曰君問可非問離也又問孰可以為國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乎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

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可謂至公矣此出劉向新序詳見左傳襄公三年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忠臣事君以信上臣事君以人

漢武帝詔曰朕深詔執事舉廉舉孝人或至閭閻不薦一人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賞蔽賢受戮

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者罪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遠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

下桃李恣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信畏德宗嘗謂之曰今日卿所用

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

識何以詰其才行而用之○司馬光曰天下之賢非一人之所能

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官官
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

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宋太宗端拱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黜謫者舉者自首

原其罪○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自首原罪

之比蓋以所舉之人有不如所舉許於事情未發之前其責發

覺之則原其舉之罰如此則舉人者有所恃而敢於薦揚愛

舉者有所畏而不敢改節矣

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於官及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并七品

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

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按此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

行其於進用人才不為無益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欲乞以十科取士自尚書以下達官每歲於

十科中舉三人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

英宗時詔中外臣僚各舉所知司馬光言臣始聞之不勝慶忭既

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有此詔所舉甚眾未聞陞擢今茲蓋亦

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乞將

今來臣僚所舉隨其資敘各置一簿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所司

遇官有闕並乞於所舉簿內親加點定○按親加點定之說似乎

未善必須待所司各擬以聞然後據此簿考其當否可也

蘇軾曰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

之以私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夫人之難知自

亮疑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

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

乎○按宜如端拱四年舉主自首原其罪可也

行義通略卷十二
○正官官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負各亦謂為得正

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報汙凶言不勝其任也本義以為刑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兮何揭戈與役也彼其之子三百亦市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謂大夫從吏代對尉甚

悉詔拜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利口捷給哉陛

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

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弊拜公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亦方間穿兒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除水之見鄧通其衣後穿名問其名姓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太師登也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冠亦方間穿兒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除水之見鄧通其衣後穿名問其名姓於是賞賜通官至上太師登也

武帝時方士鑾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是安期羨門之屬巨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既而入海求其師上使人隨騷無所見而太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無驗坐訕閭腰斬

順帝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按古者以聽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也今既官之而又使養子襲爵又何若不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

聖祖於內臣別立官稱與外諸司不同其慮一何遠哉

行義通略卷三 女正身官

三

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桓帝之墓孝子者數十人詔旨除之

子舍人樂松等多引無行之徒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愜之待以
次之位

靈帝初開邸賣官二千石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今長隨縣賣官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按秦漢以來有納粟補官之令然多為邊計及荒歲耳治體者猶非之況因之以爲已利耶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

齒雖賢如子野師雖賢如子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

王曳組超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中宗時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樂長靈公主官婕妤皆依勢

生詳謹受其降。勅財寶。并付中書。禁人前之。余主。午

宗神龍元年賊人葉龍龍等十人

推排一作推排侍御文一作侍御文盜脫校書刻一作盜脫校書刻桃箇箇相似一作桃箇箇相似

代宗天曆元年恭宣監國子監

肅宗時府庫無儲積朝廷以爲常功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輕而告策大稀登告身一通縱易一辭名器之濫至
極焉

宋太祖時教坊使有求外有言乞故事求領上巨用

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大政豈可變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州

佐乃士人所處資皆甚厚又曰華振節軍位富於鮮荷選轉工

止以樂令校之

仁宗天聖三年歲次壬午元月

曹伎作官無得游魚所之則主類

高宗甲子繼先帝有疾銜地創員帝以授其中用爵其勞終

中王啓正卦選上目目感之家用國有效亦豈謂之召秀乃正業

目下然盛之家待此輩如朝朝暮暮之賓客至則請之宿去則

與不然則失之在任以任則失之在法

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削置缺誠爲未善臣不願輒起此門上語

曰卿言是也

以上正百官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一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三

永茹王靜輯註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君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益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說無疆

大禹謨曰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固與守邦

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五子之歌其一日皇祖堯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固邦

寧又曰子白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一怨也

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深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

行義通略卷十三

固邦本

何不敬

左傳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

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晁錯言於漢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厲儲蓄實倉庫備水

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

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三

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臣觀自古百姓怨怒國未有

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

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蕃民之生

周禮人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

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狹輪南北之數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水平原隰下之名物辨其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視民宅而知其利

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謂地所生辨十有二

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敘稼穡樹藝謂土宜○吳澂謂掌建邦之土地以下

乃大司空之職錯互在太司徒耳三禮考注已訂正

大司徒以保息安民使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

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按所謂安富者蓋以富家巨室

小民之所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君者

行義通略卷十三

固邦本

利不利乎小人無知或以之爲怨府而偏隘者往往以抑富爲

事豈知周官之深意哉

小司徒及大比三年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

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吳澂謂此條非刑官之職登民數當屬

司空制國用當屬冢宰○按人生齒而體備男子月生齒八

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皆書於版其正本登於天府

其內史司會冢宰所掌者乃其副貳耳

司民註以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

都鄙及其郊野具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祠司民之日祠司民獻其數于王王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吳澂謂司寇掌作

司空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也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假者為令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厚給之

孝景元年詔曰郡國或饑饉無所養棄嬰或地饑廣薦莠菜

米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者聽之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州饑饉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

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稅其勞○按今日荆湖田多人少

江右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

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請立通融

之法凡江右之民僑寓者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

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庶兩得其用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按此西漢

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二年干

戈不用乃至八百九十萬○杜佑曰高祖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

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氓

奉公上蒙輕賦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秦庶懷惠效無所容

隋民資儲逾於天下煩之力焉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

三千○按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

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蕃息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

盡感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昇皇甫鎔之聚斂為人君之

欲番民生者其尚云纔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也哉

制民之產

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田中第五賦兗

州田中下第六賦青州田上下第三賦徐州田上下第三賦豫州田中上第四賦

楊州田下下第九賦荊州田下中第六賦豫州田中上第四賦

梁州田下上第七賦雍州田上下第三賦雍州田上下第三賦九州之地定墾

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按此九州無上上中二等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主耕播時百穀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林川澤生九穀黍稷稻粱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二曰園樊園種菓三曰虞衡掌山澤之材用之四

曰數無水牧之養番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勤力以化八者

木金六曰商賈貨阜通貨金賄布七曰嬪有婦有化治絲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新

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按可耕之地為井可畜

之地為牧

遂人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地地以領田里上地夫一廛以授二

宅田百畷為世萊五十畷不耕者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

畷萊百畷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畷萊二百畷餘夫亦如

之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畷

之

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按此與周禮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

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金縢祥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尺計之則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二畝半宅當今一畝十步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朱子曰開者破阡陌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因秦制創之意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世來所以正疆界時舊淺也○按世之儒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之未行耳為此說者可謂正矣其於古今事宜亦有未盡者焉竊考井田之制始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間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適亦謂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數歲一代

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數十歲之內天下將不服耕乎是井田決無可復之理苟悅雖謂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為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亦終歸於墮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政不必拘拘於古之遺制也然則載之言非歟曰載固言處之有術所謂術者必有一種要妙之法其言隱而未發惜哉茲不敢臆為之說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過制

漢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下其議孔光何武請更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北魏孝文帝時因李安世言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裁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

按井田既廢之後於是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請以一年為斷如自今年正月以前民間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少田多者惟許鬻賣不許增買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丁田相當者如此其田多丁少者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出則田少丁多者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

視田一項當一夫差役是應力役之征出食者此外又因為仕宦優免之法因其虛單以為多寡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無田者準田免丁立為一定之限以為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堪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

漢孝宣地節三年詔以池陂音陂陂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年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勿租賦

宋太宗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稻稻並免其租

直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旱稻三行行義通卷十三園邦本

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高仰者時之兩出種法揭榜示民之按太宗詔江南種諸穀江北種稻稻真宗取占城稻種散民間是亦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之一事今世江南雜種諸穀江北兼種稅稻昔之稅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早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遠矣

林勳上政本書曰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按勳此書宋嘉祐中樞密皆稱許之者其書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用者○以上言田產

虞書曰予決九川九州之距至四海漣漣漣漣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一夫百畝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澮澮所以受澮澮澮人掌稼下地以澮澮水以防止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以列舍

水也止以澮澮水

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謂之溝古文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三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溝其所出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按周官所謂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古今言水利者此二言盡之矣夫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今京畿之地率多平下一有數日之雨即有害稼之苦北方地經霜雪不其懼旱所懼者水潦耳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各隨地勢為大溝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以達於大溝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霖亦不能為害矣

新義通卷十三 園邦本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國兮生稻梁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郿口為渠於是關中為沃野名曰鄭國渠

李冰為蜀守壅河水作壩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鉅鹿陂用廣灌溉及後漢杜詩為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以上言水利

重民之事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文王早服即康功安民之功之養民之功○按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

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也爾成也來咨來茹○按此戒

農官之詩周家命他官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詩者重其事也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如水潦旱

遂大夫正歲簡稼穡器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也其能者

明其有功者也其地治者

縣正趣其稼穡而賞罰之也鄭長趣其耕稼穡其女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先種後種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

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按周公之輔成王也既作無逸及七

月之詩以獻忠於上而惓惓以稼穡爲言又建遂師及司稼之

蜀以分治於下而諄諄以農事爲急其知本乎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乘盛王后也於北郊以其純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八非莫蠶也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也文公諫之其略曰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黍盛於是年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于

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

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先時九日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

王王乃使司徒威戒公卿百吏庶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百官御

事各三日及期王裸鬯乃行百官庶人畢從及藉大史贊王王敬

從之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

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按籍田之義漢韋昭輩皆以借民力

爲言臣瓚謂帝躬耕爲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爲藉藉爲藉也

顏師古是瓚說以今觀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蓋以千畝之田

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蹈籍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

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迄唐宋此禮不廢然耕藉

田者必祀先農我

列聖躬祀先農行藉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奉盛實所以

重農事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間藉田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以爲天下先又詔曰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工者

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亡爲

非者寡矣朕親耕後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

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蠶錯言于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行義通略卷十三

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

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用

政之本務

寬民之力

易允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道民勸矣哉

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

人以上之農夫中地家六人以上之農夫下地家五人以上之農夫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爲羨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搨作田獵捕

其餘爲羨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搨作田獵捕

其餘爲羨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搨作田獵捕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仕者國中自七尺
七尺年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六尺年皆征之其食
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師凡新新從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均人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凶札也則無力政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胡安國曰譏用民力於所不當
為也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行也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直即所謂作飲
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丘之常法亦足矣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即周禮均人之制然師旅之事則
新義通卷十三

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多事食壯者之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謂給公家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
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
從政將從從去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
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

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
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
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

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
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漢高祖七年民生子復勿事二歲○宣帝地節四年諸有大父母
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愍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希時不致自任而希時不致自任○此帝
堯克艱之道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文王無逸之實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
寡孤獨困窮之令或貼於危亡而莫知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
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寡孤獨
新義通卷十三

高年帛

章帝詔曰其鰥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意觀文帝宣帝章帝三

詔皆無上事而特下之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
款之中者有間也我

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略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
數朕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

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或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
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惠居存養使不失所噫

聖祖特下此詔蓋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

宋徽宗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高宗紹興二年詔臨安府
置養濟院理宗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

者官為情實無就局親○按置為坊院以事惠無告者始見于此

太祖建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

自生者許入院官為養養每人月米三斗新三十斤冬夏布一

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尋又改為養濟院其初者之於今既又著

之於律既又申之於憲綱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詔興十三年詔下錢糧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

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

半之○宋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

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乞馬之徒日支錢米以收

行義通卷十三

養之我朝既立養濟院於京府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

官給新米糧既以養貧馬之人每寺日支米二石恩至渥也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則水旱不能為之害

詩雲漢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仍

叔述王仰詁於天之詞如此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

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

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

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今按吳徵謂周書周官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

以考地官之文自大司徒而下多冬官之事冬官之文自大司

空而下盡在地官蓋冬官之文互相交錯而地官與冬官錯互

為甚學者皆謂冬官亡而補之以考工記不知冬官未嘗亡而

地官之文實亡也吳氏之說如此讀周禮之文者不可以不知

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矣

○聖訓中施仁必先於斯凡頒詔條必中飭焉可謂仁之至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饑○胡氏曰是年秋有降參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也○侵之禮道不除也○百官布也而不制不更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色病然後天子食自舉以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垣也窳窳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等賦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

故明王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行義通卷十一

○國邦本

十五

魏李悝平糶法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

漢書昌黎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

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皆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

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舍之粟哉

唐貞觀二年遣使賑卹饑民饑民出金帛贖粟之○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准以北山之東尤甚唐太宗為之贖之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賣而後贖之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

莫若遇饑歉之年民有賣子者官為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

緡以上為率傳送邊郡編為隊伍配之軍士給以糧賞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實乎邊城或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

出惟今江南之人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民戶

有隸戍伍者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其尺籍尺籍也也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

得四十軍所以所得於數還官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自增而南方之無不樂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

濟饑民募兵為計史可考也

代宗時劉晏為計以爲云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本始見不斂之端即勸助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

困弊流亡然後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至年乃千餘萬緡

五代周顯德六年准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豈其必償也○

按本朝設立義倉本以備荒使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耗爛

不暇待其荒歉所與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何足謂之義倉乎

宋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絕服損膳徹樂恐懼備有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

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通有休力役罷科率

海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
為瘞埋○按仁宗○恤民所謂以仁心行仁政視彼為虛文應政
事者異矣萬歲後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京東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權公私廩者散處其人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
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三日一廩之明年麥大熟
民各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為兵者萬計○按古人言救荒
無善政非謂蓄積之不具勸借之無方也蓋以地有遠近數有
多寡人有老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疫疾散之各所則難為
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置之則動經旬月不依次序則無
以備及敘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登之煩措置二
差皆足致弊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青州之守而活河朔

行義錄卷十三

十七

五十萬之人又因之以得兵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

神宗熙寧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
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贏瘠老弱不任農事者
始以粟給之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使
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按曾鞏有言黃沙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
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
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

曾鞏救舊議其略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賑之粟壯者人日二升
幼者人日一升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為百姓長計也以
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幼者四人率一月戶當受粟五石
自今至於秋熟九月十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計十萬

戶何以辦此為今之策一戶貸以粟五石賜以錢五千則農商各
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升合之廩於上而不
暇他為者豈不遠哉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
以償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按朱熹社倉之
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
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間全提右掾上
說下教為鄉間之此無窮之計然則亦不易矣

熹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夢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
行義錄卷十三

十八

弊實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按
朱熹謂棄疾倣兩榜使亂道蓋荒歉開糴固是不仁然當時
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際也而必閉之者蓋亦自量家占之
衆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舉此
盜賊之端禍亂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之食
計出無聊謂餓死與殺死等死耳況又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群
赴求貸苟有不從即肆劫奪彼知負罪於官因之為賊鼠竊
弄鋤挺以扞游徼之吏不幸傷人勢不容已遂至變亂故旱災
之歲當嚴禁其劫奪非但救饑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然則高
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彼僅僅自足者不可強也其有贏餘則召
而開諭之使其隨時收直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計其取息咸

熟之後官為追償先有積不肯發者嚴為之禁非至豐稔不許出糶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不能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備李惲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為設糜粥最下也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蓋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史記禹抑鴻水與洪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舊與海行溢室中

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在蘭州歷龍門在蒲州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今陝州及孟津在孟州維在維州納在納州至于大伾在衛州迎在迎州分

二渠以引其河至于大陸在魏州播為九河九川既疏九澤既陂

行表通略卷十三 ○固邦本 二十九

諸夏又安功施於三代

漢哀帝初即位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滎陽遮害亭放河使

北入海河定民安十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穿漕渠於冀州地

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誠富國安民之策百歲故謂中策若

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古今言

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並河郡邑皆罹水患都漕運使賈魯

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驪河之流謂之疏去河之淤謂之濬抑河之暴謂

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

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

物之效草雖至柔而能狎水水清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硨

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按天下之為民害者非一端而

水為甚水之在天下非一處而河為大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

河渠書述之詳矣蓋嘗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域說者咸謂河

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土著朵思

之南曰星宿海胡名也其地在中國西南東北流分為九渡行

二十日至大雪山胡名也即崑崙也繞崑崙而東北行約二十

餘日始入中國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

距海口二三百里恒被其害○禹之治水自大伾而下釀為二

渠自大陸而下播為九河東北流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

禹故道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繼決軹

子又決館陶然其流猶未分也元帝元光中河始分流於博州

然猶未入淮也宋神宗熙寧十年河始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猶未全入

於淮也金之亡也河決渦河以合於淮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始全入于淮而故道遂

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自是汴城在

河之北又東北而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之河勢自西而

東而北漢以後之河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金則自西

而東而又之南矣 我朝建都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

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

運不繼其害非獨在生民且移之國計矣故今日河勢與前代

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害今則兼濟

其用矣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大棄少以

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
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酌量讓上中下之三策用
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則害自除而利日興
河南淮右之民其有湯乎矧今鳳陽 帝鄉國陵所在其所關
係尤大也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於邦國外都鄙內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
民五家為比比有使之相保五比為閭閭有使之相受四閭為族
族有使之相葬五族為黨黨有使之相救五黨為州州有使之相
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使之相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鄭玄
曰百里內為六鄉其外為遂鄉猶今畿內之地遂猶今外郡
也王畿之內為六鄉而統之大司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
衙表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部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隣
五隣為里里有宰有長四里為鄕有長五鄕為鄙有長
五鄙為縣有正有卿五縣為遂有大夫有卿皆有地
域溝樹之○按此成周六遂之法也夫鄉之所置有比長閭胥族
師黨正遂之所置有隣長里宰鄕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
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我朝稽古定制
於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甲每甲有長在城謂
之坊長或謂之廂長在外謂之里長或謂之社長保長十年一
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凡
民間有戶婚田土閭閻爭競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為木鐸
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在赤縣也月朔京尹引赴御前

聽宣諭其制視古為詳而我

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二編之中良法美意與周官所
載比長閭胥所治之職始相符合蓋以里胥與民最親者也民
間爭訟無不起於細微於其萌芽而遏絕之於其旁近而禁止
之則易為力而不至於損傷耳且耳聞不若目見之真文移不
如口論之易此古人識治體者所以必重親民之任也○以上
言里胥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按此郡置守之始
漢武帝時置守尉曰郡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也數變
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父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
行義通略卷十三 國邦本

主

治理效輒以重責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關則選諸
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北齊制郡自上上郡凡九等而縣之制亦如之
唐制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等十望十緊又上中下之差縣
有赤縣畿縣望縣畿縣上中下縣七等之差
宋朝應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戶為望縣三千戶以上為
緊縣二千戶以上為上縣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千戶為中下五
百戶以下為下○按北齊制郡為九等唐宋制縣為七等所以別
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均科差之輕重也我朝得國之初
郡縣多循勝國之舊一時干戈甫定流離未復人民無定數今
則版籍既定生齒日繁而郡縣猶因其舊固有一府統數十州
縣者其最小者乃至僅有二縣焉固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

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焉設官雖有全減之殊品級則無大小之異斟酌得宋之制以定郡縣之等今日似若可行或謂祖宗成憲行之幾二百年一旦改之孰任其咎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皆德間則析為七矣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哉矧今遠方縣道有方四五百里者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推埋遇有勾攝公行強拒官府恐致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今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史大守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

玄宗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中有

行義通略卷十三

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又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士人為諸州刺史命宰相自官錢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為詩親書卷之

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

宣宗時子延陵為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以上言守令

周書王啓監厥亂為民武王以先王開國監國之意曰先王神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戕也至于敬憲至于屬婦屬婦也合保合以容容也王其效效也邦君越御事厥命員以引引也著其德著其德也自

古王若先王命也監罔攸僻以成實人可也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又遣丞相史出

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始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為州牧未幾復為刺史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置提點刑獄凡四司每司各有長官緣佐○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國初循勝國之舊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

政司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察時並立謂之三司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

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以上言監司

行義通略卷十三

分民之牧

舜典肇十有二州○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堯乃肇為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分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為九州商因之○十二州者分冀州為并州幽州分青州為營

州

咨十有二牧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曰食哉惟時言足食之道在桑遠能通厚厚德有允允也元元也而難難也任人任人也繼繼也率

服

周官曰內有百揆無所不四岳總其方外有州牧各執其侯伯州者

王制十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伯八

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陳

澹曰左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

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者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

下之伯也○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夏之所言兗冀青徐揚

荊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所言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

職方之所言楊荆豫青兗雍冀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

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

漢武帝開地并境分天下爲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成帝改爲州

牧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分天下爲十道宋太宗分天

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皆因山

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本朝內有兩京畿

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內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直隸惟應天順

行義通略卷十三

天兩京府在

天子輦轂下與內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曰浙

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河南陝西山東

山西貴州○國初止有十二布政司後華恩州○彭司以其地併

入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者華草木于彼原隰馳驅

征夫其怨也每懷也靡及○朱子曰此遣使臣

之詩也○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又特遣使

臣循行四方以求民隱此下所以無隱情而上所以無缺政也

周禮○掌誦王治道也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

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使民心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方慤曰方

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止使大夫爲之監以見天子之尊雖

使其大夫固足以制方伯也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按御史周官而加以監察

之名則始於秦而漢因之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

朝乃復遣監察御史巡按云

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

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侵漁百

姓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

千石選舉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勢

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行義通略卷十三

○按今制御史出巡一方九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

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蓋天下之事幾

無窮固不可限條而問而人之相與久則玩狎故歲一易也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職不以卑臨尊刺史

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奏可乃

更刺史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立部刺史督察郡國故事居部九

歲舉爲守相秩卑而賞厚威勸功樂進今增秩爲牧其中材則尚

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執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

以爲刺史○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郡國二

千石守相其秩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致慢忽以此

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何武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爲

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勢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其機要非有微權不可也今制布政司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司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僅與知縣同繡衣一出山岳推動輻輳車一行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稟命蓋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唐德宗時遣黜陟使何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僞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

宋仁宗慶曆中歐陽脩言天下之事緒習已多如治亂絲末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力少為利博乃民速於事切莫若精選朝臣表略卷十三

固邦本

二十七

臣強幹者十許人為諸路按察使分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文官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當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病譬農夫治田久荒之地必先及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及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一時而耘耨者爾○按今制歲遣御史一人巡按三年五年遣廷臣一員巡撫其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窮是亦固邦本之入助也

以上固邦本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三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四

永嘉王誨輯註

制國用上

總論理財之道

書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布穀奏庶艱食也鮮食也也遷有無化居也其民有於無交易也丞民乃粒萬邦作又治也○按遷有無化居六言萬世理財之法皆出於此禹貢六府孔脩六府五事與穀也無土交正以高下交底慎財賦咸則之也三壤三等成賦中邦賦則止於中國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地大小則年耗可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其入積為四分用度其三而儲量入以為出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一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按成周盛時每歲必獻民數俾人君知登耗也獻穀數俾其知多寡也為人君者誠能料其民數計其穀數以此較彼其果相當否耶三年而有一年之積十年而有三年之積三十年而有十年之積否耶彼此通融有無相濟多而有餘也則蠲民之逋免除民之租賦不盡利以匱民少而不足也則省上之常費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傷財如是則民穀兩足矣

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者善字上納之小人之使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質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來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則毛無所傳

秦舍地而稅人收太半之賦二世承之海內潰叛漢興高祖約法省禁什五而稅一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是蓋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難者惟我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多始所費比於承平矣趨千萬向有餘蓄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下焉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等十六郡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四

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至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西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華夷十有三年倉廩實府庫充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秋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此我

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也

列聖仰成百度脩舉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重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培植國本者端在於是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

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絁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按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而布縷之征止於絲桑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漢唐之時遠夷亦以木綿入貢然中國未有其種民木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孟棣竹譜桑種要云木綿種於陝右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云亦云開禧多種木綿紡織為布松江民因謝樹藝種於彼關陝閩廣首得其利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始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始以為征賦其利視絲桑蓋百倍焉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五

以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為定○陸贄曰兩稅法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馬端臨曰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而後之為國者莫不遵之則以古今異宜故也○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二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意蓋不欲為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且地萬世而不變人丁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我朝稽古定

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耳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更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

憲宗時李勃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閭閻凋敝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驅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臣氏春秋曰竭澤而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臣言賦稅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言無異物也西

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二曰嬪貢絲織三曰

器貢石玉四曰幣貢玉馬五曰材貢楮楮六曰貨貢金玉七曰服貢布帛八曰斄貢羽毛九曰物貢○楊時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財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彊其不來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立明曰求車非禮也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却之光武下詔曰郡國獻異味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詔敕大官勿復受獻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桂陽太守文磐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遂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

同一心也文磐見之宜愧死矣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否豐則起遷薄則停解由是郡縣競務剝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異物滋味名馬雜貨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謂朝集使曰比聞都督刺史邊射聲名本土所賦或嫌其薄踰境外求送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左右後有獻母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五代周太祖下詔悉罷四方貢賦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百姓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按白居易詩云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七

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此詩可與周祖此詔並傳

宋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蓋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疆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押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耳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按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大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鱗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關之用則折租以市凡唐宋以來所謂

方之美餘郡國之進獻倭幸之珍異皆無有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按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海內所產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瑟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猶可製以爲器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皆塊石碎砂之屬圓瑩不如珠溫潤不如玉他無可用但以麗金銀以爲服飾耳乃至費億萬資之元胡人也而惑於賈胡無足恠者而華夏之人亦爲所惑何居○以上言貢獻

經制之義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用財均節財用○楊時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後以九賦斂

行義通略卷二四

制國用

八

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節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王安石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按以九式均節財用而掌於太宰者蓋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太宰以道佐君爲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不敢違法而擅供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使不敢違式而過用非徒以惜民財裕國用正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於無過之地也

大府治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即九之貳其制藏以受其貨金賄布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府內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內府掌主藏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外府主藏掌邦布錢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汚者無法不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按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不至於隔絕也或者深宮之中欲有所妄費恐外人知而中止者亦有之此古人之深意也

司會會大掌邦之六典即太宰所掌治八灋即官屬以八則即先之掌六典八灋八則者何使之知其本而後可以行其法也太宰總其法於上司會察其法於下則用之各得其宜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九

按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紀交相參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按財之出入既各有官以主其數至於既用之餘又有官以振舉之蓋掌事者之餘財既不復用則乾沒矣故振舉之以爲他用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分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按通考周禮一書誠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其間理財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太宰之屬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月成月有月要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廩人倉人焉蓋古聖

君賢輔固胥胥焉為是不憚煩哉蓋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繫焉是固經國之要務也原其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繁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凡以生其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以取之及其用之也又制九式以節之夫然後有以服天下而諸侯莫不來享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誠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祚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有志於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詩云俶也彼甫也田歲取十千之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星謝枋得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從古以來豈無旱霜蝗而吾民常有年者之

人斂散得其宜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餘用其三而父子離○按唐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戶口食鹽鈔蓋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有司失於奉行近日徵鈔如故而民得鹽食者鮮矣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於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六獵之虞天下弗能

供也

賈誼言于文帝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無財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終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者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玩珍膳之屬水衡都尉主上林苑○按在大司農者田賦之當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山澤之餘利人主之私蓄也有國家者誠循漢此制以財用之司分為內外二府外府貯常賦所入以待軍國之用內府貯凡天下坑冶賦罰之

屬以待宮室車服賜予燕好之費庶不至於混用而乏費也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二曰度支三曰金四曰倉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相位亞執政恩數與參樞同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按自吉甫為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蘇軾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而後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於斯焉為今之計合收掌財計之臣通將洪武永樂以來至於今日每朝以一年歲計出入最多者為準要見彼時一

年之內所出之數比所入之數或有餘或不足或適均稱依唐人之國計宋之會計每朝各為一卷累朝通為一書以備參考

萬幾餘暇時經

御覽庶有以知其盈縮而不妄費矣
蘇轍曰宗室官吏之眾可以禮法節也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實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按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

臣額外文職是也誠用轍之言則失今不治之痼疾可免矣
陳傳良曰唐韓愈有言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按自唐宋以來咸仰東南以為國計其存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三

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諸司職掌洪武中天下夏稅

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三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賦天下為重其體顧此天下為多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之粟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母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國計所資故也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矣諺有之蘇松熟天下足伏惟

明主一視同仁於此五郡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咸賴之矣洪武中天下夏稅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

市糴之令

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欲蓋取

諸噓嗑物有噓嗑者謂而合之也

周禮司市司市之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

以陳肆陳肆陳物也變物而平市大市交易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害者

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使微使少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

使不物揭而告之謂物也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音帝

凡賄者祭祀燕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借用與其有

司辯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民貸下取其息併其出也○馬端臨

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初非專為謀利取息設也王安石不原

其立官之本意而勸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誤天下可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

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云云木不中伐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不中殺云云

漢武帝時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實則賣

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名曰平

準○按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意商賈

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資而牟商賈之利可乎詳按桑弘羊

曰均輸運而便遠方之貢賦口輸蓋并取其產運之直也

丁養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巨○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

價耳王莽借其說令民各占所為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為官

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

唐德宗以官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名曰宮市其實奪之○按人主有四海之

富乃曰奪貧人之物以為食用方其未知而為左右所蒙蔽其

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歐宦者得以上聞諫官

御史人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疏又以此言是可以罷之矣夫

以衆人所言皆不信而區區信一蘇弁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

仰宮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

手何預焉乃賴此以給乎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按宮中有所用度

不能不求於市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惟遣廉謹之人齎

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四

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按此桑弘羊之故智大抵官與民

為市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其無弊難矣故不若使民自為

市之為愈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中書省言預買錢多入戶願請○按上之取

下有常賦有定制此外凡有所建請必是欲趨時好以希爵祿

者耳其始也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又曰行之

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行之也不

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脉者多矣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創立市交易市舶海以通貨物舊法抽

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為

焉

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兼以市舶

為名則始于宋馬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

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實仍禁金銀銅

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

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以懷柔

遠人實無利之也嘗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賈貨之條則

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

互市之法庶置司之名與事相稱而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

其助其視前代弄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

乎哉○以上言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

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五

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三下熟糴一

使人適足價平則止○按農無遠慮二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曾

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鬻子女草莽木皮

無不食者天下皆然而淮北山東為甚誠於此二處舉李悝平

糴之法各立一常平司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為本每歲視收熟

之分數隨時與價而收糴在官每歲視荒歉之分數量時取直

而分散於民必使人農不傷豐歉俱足固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穀足供京師

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時增其價而糴貴

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抄耿壽昌常平法今日遼東宣府大同

極邊之處可以行之非獨可以為豐荒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

邊郡食寬內郡之民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
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集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
溢美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萬斛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
後收納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
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
場增價而糴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
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按馬端臨謂唐以前所謂糴者聚
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為民者今日宜行之
內郡為兵者今日宜行之外郡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六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
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其自由法以
錢貸民春散秋歛取二分息○以上言糴○按昔人謂市者商賈
之事古之帝王其貨物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嘗有國家而市
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來粟取之十一所賦而有
餘未嘗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
李惲平糴然其立法之意蓋以便民未嘗有一毫自利之意也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
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水旱以救民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

非有補於饑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天府內府外府國府均府而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圓方外幣而內幣輕重以銖金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吏
於帛東漢王昭曰古者交易惟具而已自太公立九府國法
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

按后世錢形外國內方始此但未有文耳

司市以商賈貨物而布泉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金幣
之小用皆受焉

按天下百貨皆資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七

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
周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肉好為內郭為外以
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按錢有文其制始此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
之屬不為幣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音天
下後卒叛逆○賈山曰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音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武帝鑄五銖錢○按秦氏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

帝罷三銖鑄五銖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棹賜
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

以尺寸分裂。按貢禹此策決不可用。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皆患之。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頴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皆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勞。惟所用而皆得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九府圖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九

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或為當千。或為為眼。或為為葉。又不知其幾變。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惜乎世道降而巧偽滋。銷古以為今。廢真而售偽。作者無忌。用之者不疑。律非無明禁也。卒莫如之何矣。為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頴此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華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欲倣漢文不禁私鑄。錄事參軍劉秩議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貴。故善為國者視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大小。則錢輕錢賤。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之人。

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祖私鑄者抵死。鄭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為人為己義利之間而已。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渾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惠鰥寡。而上下皆利矣。

憲宗元和中和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十貫。按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已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行義通略卷十四

制國用

十九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鑄錢。以年號為文。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我

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建極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其年之間。僅此四種錢。鑄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莊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以上言錢。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稱貨之貴賤。以傳別。謂券也。按此后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然以空文質實。其原蓋兆于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請更鑄造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寸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薦然

後得行○按後世楮幣始於此猶未以爲用也
唐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宋太宗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尋置便錢務

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謂之交子置益州交子務○按用楮爲幣始於此且楮之造始於漢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冊以書字唐王與乃用爲假錢後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爲行使之幣哉遂使後論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可嘆也已

神宗時改交子務爲錢引務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

行義通略卷十四

被旨造會子○按唐足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

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子謂之關會其

一也而始直以紙爲錢矣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約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錢百萬緡

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獎矣○按稱提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

權貨之低昂稱提以錢權楮之通塞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

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

元世祖造交鈔以絲爲本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厥後造至元寶鈔名曰中

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準至

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

年又鑄至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十倍既

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按自宋人爲交會

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

人千錢之物不可乎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龜

勉從之既而天定人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

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亡

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曰何不可行

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其中斯可行矣 本朝制銅錢

寶鈔相兼行使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

在於多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錢之

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制之舊非嚴刑不可也然

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

可施於悠久也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

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折中

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貫字者一文通詔天

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價有貴賤而銀與錢

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既定此制之後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銀非十兩以上禁不許用寶鈔銅錢通行

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以上言楮

以上制國用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四

大學衍義通略第四帙目錄

第十五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制國用

目六

山澤之利

治茶蠶

征權之課

征商權醋 勸醋 什木 魚課

傳算之籍

幣幣之失

告婦 告婦 稅開樂除 陌錢 承買 經總 制月 格錢

漕挽之宜

屯營之田

第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明禮樂

目三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衍義通略

目錄

第十七卷

明禮樂

目三

王朝之禮

朝儀 朝賀 諸侯來朝 燕饗 巡狩 大射 田獵 禮節 禮數 禮器 禮食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郡國之禮

禮節 禮數 禮器 禮食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家鄉之禮

禮節 禮數 禮器 禮食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小事長

禮節 禮數 禮器 禮食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接見近

禮節 禮數 禮器 禮食 鄉射 出使迎詔 迎春

第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秩祭

目四

總論祭祀之禮

郊祀天地之禮

通議 祭祀 王幣 牲 禮香 樂 樂章 唐朱郊祀之制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社稷 日月星辰 風雲雷雨 山川 廟 壇

第十九卷

秩祭

目三

內外群祀之禮

歷代帝王 忠臣烈士

祭告祈禱之禮

告即 仙 廟 祠 行 寧 釋奠 先師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衍義通略

目錄

二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五

永嘉王許註考

制國用下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是時未以爲利也。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呂祖謙曰此鹽之根

原種類頗多世所共知者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

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木石者

周禮鹽人掌其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朝聘

得者其散鹽。其水而後及世子亦如之。

膳羞共其醢鹽。其水而後及世子亦如之。

行表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時鹽英於是

說桓公伐道新煮海水爲鹽。北海之泉無得聚腐而煮鹽。

按此萬世禁鹽利國之始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鹽官于牢盆

之鹽敢私鬻者欲足於左趾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

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

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佐

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按鹽鐵雖始於齊置鹽官始

於此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卽位罷其禁與百姓

共之。按甄琛欲盡捐之民元魏協欲盡屬之官宋儒胡寅折

衷之以爲官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

法輕重之宜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之饋餉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

荆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

給江淮鹽。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

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凡遇開中鹽糧定立則例召商中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鹽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文各有次

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

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鈔支者日多而

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爲日久

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時有餘萬一有警未必

衛表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全得其濟且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唐之黃巢王仙芝

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必欲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

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策任民自煮而官爲厲

禁每引量取舉火之錢一引二及商賈赴場買鹽之時任其自

賣而官與執照每引量取工墨之費所得鹽錢貯之運司分派

各邊收糧粟米如此則不必追徵於竈戶不必中納於商賈不

必官自煮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今日得自然之利而亦

可以銷他日未熟之害矣若夫累年聽支之客商請借運糧回

舡轉般倉鹽至揚州價之既足之後然後行此法無不可者

林駟曰宋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在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

真州真州因舡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

船得鹽爲利。按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

鹽在北山東之西... 船量給與... 乃令通算... 價官買私... 既多遇有... 詣場支給... 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

陝西河東... 始為鈔法... 下省數部... 唐德宗時... 時王播為... 行義通書卷十五

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僊約而盛著於陸羽茶經茶有稅始於趙贊而增於王播而又置使以權茶其害長矣宋太祖乾德二年詔置權貨務五年始禁私賣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脩曰君謨饒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聞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讀之令人深省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馬至邊所寄惟茶○按後世以茶易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虜人多嗜乳酪而茶性通利故也宋人始制茶馬司本朝捐茶利于民而不利其入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

置稅批駁 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耳侍御史劉執言蜀地植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稅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比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按產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無權法獨於川陝禁法頗嚴蓋為市馬故也其地素貧而易變代惟司國計者宜有以調停之也○以上言茶

周禮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其土色圖而授之○巡其令○防其私○按升之言礦也金錫未成器曰礦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鉏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者必有一斤一鎔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按我朝於出鐵之處請徒治冶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鐵

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褭蹄蹄元龜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三石得銀七兩又恒山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三州銀大發採之歲得數百萬帝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寄言利欲以恒靈待我邪太祖詔曰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于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宋朝金銀銅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按我朝曩者於浙之溫處閩之福建開場置官然所得不償所費今則多罷之而不并其課於民賦矣然不逞之徒猶橐案其間以競利起亂宜有以防之使無貽害可也

○以上言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磨利宋太祖命晉州置磨務○按

本朝於前代取民之利如蠶之類一切革之而併其二於

行義通略卷十五

五

歲課仁民也深矣。○以上言鑒

征權之課

周禮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入沒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內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察也○按關市

有征稅始此我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爲局設官以征商稅凡爲商於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即周人節傳之

遺制也

王制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漢高祖時市井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不
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賁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按漢初行抑商之政固有古意

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筭始此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增損及創收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按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

賦之理我朝制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札其事雖微其所關繫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言征商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臨有崇無彝也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按先儒有言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也

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於冠昏賓客然曰賓客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詰曰群飲汝勿佚也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行義通略卷五

六

未定殺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時飲非謹酒用酒

武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酒于市者不可禁則博所

烈之

濟惠王解諸侯於范臺酒酣請晉君舉觴晉君與近席擇言曰昔

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興有酒酤音宿也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文帝節

位賜民醕醑五日後元年詔戒爲酒醪以靡穀景帝中元三年夏

旱禁酤酒武帝天漢三年初酤酒酤○按縣官既取穀爲租稅及

造爲酒而又稅之是一物而兩稅也可乎且古有酒禁恐民沉
酗以喪德漢興酒禁悉民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武帝

時桑弘羊始為榷酤之法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也是則古之禁酒恐民之飲後世禁酒惟恐民之不飲矣武帝其作酒者歟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廣食乃禁京城酤酒音與酒同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按酒之為物前代賴之以資國用不禁尚有可議者我朝無所利之何苦而不為之禁哉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額課官民之家並許私釀然所釀者不許過五斗相饋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嗜不許至甚醉開店以賣者有重刑載酒以出者有嚴禁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無從以得酒不畏法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

行乘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七

所據依以節制之矣○以上言榷酤

唐楊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酤務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榷酤諸州有醋坊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按本朝不立酒醋務而惟難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其取民可謂寬矣惟今天下造麵之處獨淮安一府廢麥為多每年以石計者無慮百萬前代取利為國計縱之可矣今日無所利之不可不嚴為之禁也○以上言榷酤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以也芻草凡疏材材也木材材也凡蓄聚之物

唐德宗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我朝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旬抽分客商與販竹木柴炭等物近年於太平之蕪湖荊州

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進工部獨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元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酒量為定額應商賈不折閱也○以上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蒲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漁乃出○按後世魚課始此我朝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河泊之所遍天下惟湖廣最多共百四十餘處沔陽一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以上言魚課

傳算之籍

孟子曰有方役之征

周禮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開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張載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二人或一家五人謂之家○馬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八

賈未作者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夫家當如積渠之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大酷乎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給郡縣一已復為正給中縣二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賦錢人百二○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初制二十二始傳給繇役亦五十六歲而除是稅之止於也

齊高祖詔朝臣各獻嘉謀以革前弊○按黃籍之弊古今一律國初洪武五年戶部發下戶由以定民籍十四年始大造自是每十年一抽造民年十五為成丁未及十五為未成丁官府

按籍以定科差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籍籍者有刑數役者不得差貧富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其制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非止一端宜有以禁革之也

唐今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設正一人任邑居者為坊置坊正在田野者為村置村正○按周禮六鄉所置有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屬六遂所置有鄰長里宰鄰長鄙師之名唐之里正坊正村正蓋本於此

唐租庸調法皆論丁一年之間納租之外丁出銀十四兩出銀非錢出力二十日○按今制賦稅一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為定分人戶為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宦匠等籍排年甲依次輪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遇事而用事即休無定制也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九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督賦稅以耆長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給使令下至虞候揀指等人名以鄉戶等第定差○按此宋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丁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名色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又率其數增取二分謂之身役寬剩錢○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而成於王安石○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蓋有身則有役皆職分當為之事差役宜無憾也其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民出役錢而安坐為生之計雇役亦無憾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按今差役之法有里長甲首老人即宋里

正戶耆長也有子兵民壯即宋耆手壯丁也有卑隸禁子即宋承符人力手力也有稱子鋪戶即宋揀指也有庫子斗級納戶解戶即宋衙前也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斗級為難必須家富丁衆有行檢者充之然後上不虧官下不破家也若夫卑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跟隨者皆可行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為切要

籌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秋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

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

漢孝文時鼂錯說上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按鼂錯建議之後京武成安雖皆賣官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

然多以歲有荒旱邊有倣急不得已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書之吏而貽譏千古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納餽錢百千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千○按自秦漢以來率賣官至肅宗乃賣科第焉我

祖宗以來甚重名器內外官年未七十致仕者不與冠帶犯贓私者除名為民當時民以官爵為貴冠帶為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計者取具目前而建為納粟賜冠帶之令後有加以散官又有建請納粟輸馬以補國子生者嗚呼嚮及學校士子作俑者名教罪人也○以上言鬻官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揚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宋神宗熙寧元年因錢公輔言始賣度牒○按前此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賣度牒者高宗曰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以上言鬻僧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緡錢少使出算也○按此漢以來征推居貨之始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及船○按緡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告緡者以其半度之民何以為生哉○以上言告緡

唐肅宗即位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時蓄十收其二謂之率貸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投督其峻民有自經死者○以上言借貸

行我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二

德宗稅間架間架屋兩架為一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符官除五十錢○按

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以上言稅間架除陌錢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搜買坊務者收抵當錢搜買坊務者通計坊務錢與官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按搜買之名從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以上言承買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為名紹興初孟庾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為經總制錢○按當是時也強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意旨之所其所謂經總制錢蓋不得已而為之也所惜者和好之後遂因之而不除以為民害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細

民之害○按自古取民之多者無如宋朝南渡以後又有經總制

錢月椿之類事以世殊矣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今所訟不勝則有罰錢之月椿則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為攫取之計朝廷雖有明禁視之以為虛文○以上言經總制月椿錢

漕輓之宜

程頤曰禹貢所載蓋為帝都東西南三面皆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按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宋明言其為漕耳

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士有饑色○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過五百里

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汎舟之役公九年吳城邠邠音溝通江淮○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已見於春秋之世

行我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三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四斗當五二十鍾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腰黃腰東漢縣名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河方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秦地鐵道數千不輕易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餘使遠者不在五

十里而至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

所苦甚多也武帝時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按武帝捐有用之財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瑾瑜之

珠而彈咽喉之雀也豈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同農鄭當時請開渠引渭入河以漕運大便利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山東漕谷歲六百萬石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轉輸不絕○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漢唐宋之漕轉皆是轉相遞

迭而長運之法始見於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按河即黃河汴即汴渠也

諸葛亮在蜀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輸息民休士三十年而使用之

後魏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三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庫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募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開東汾晉之粟以給京師○按募丁置倉亦良便

四年又詔宇文愷鑿廣通渠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四年開永濟渠○按三渠皆世賴之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隋積粟多至二十六百餘萬石然不得民心反為盜賊資耳

唐都關中咸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按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二十萬繼世之

君往往百倍其數何也用物無節故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靈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萬

於倉以待不滯遠舡不憂欠耗比之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按耀卿此奏法亦良便特玄宗不省耳

三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按自漢至今漕運無踰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即鹽利崔嵬分吏督之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河河舡不入渭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斗米千錢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乏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況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

耗一斗○按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四

故也既名為耗官又取之甚者計其價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淮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閿河入汴京東之粟入五大渠至

京師○按漢唐建都關中漢仰漕於山東唐仰漕於江淮其運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故有四路

宋朝置三轉般倉於真揚楚泗州三州江南之舡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舡詣轉般倉漕米至

京師往來招運無復留滯○按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且有番休今朝則以兵運而歲歲不易矣唐宋之舡江不入汴汴不入河

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舡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矣宋

人都汴其漕運有轉般之倉江舡不入汴汴舡不入江誠為便易而其四舡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勞苦百倍將何以恤之

其惟行宋人載鹽之法可也

雍熙中轉運使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即今淮安府

板舖至新莊一帶是也宋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所淮險惡乃尋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至今利之作年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與陽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

水牓比多損壞詔檢計脩復○按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

間最險者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人猶可以用其

力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

甫始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宋時有斗

門水牓我

行義通略卷五

制國用

十五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釐以輓永樂十九年加以磚之大者

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輓土以備風浪然遇西風驟起波

濤洶湧頃刻之間人物淪亡建計者欲於舊隄之外別爲長隄

一帶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其爲利益實亦非小然紀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

之糧分爲夏秋二運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

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

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于

元馬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所費所得蓋多故

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七十萬石給遼

東軍餉末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

始罷海運今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然善謀國者恒於末事

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

皆出東南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

死亡之禍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

與河漕並行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塞滯此不來而彼

來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

鮮安南邊海之表此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

清凡二百五十里直屬漳御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見

于此然當時岸狹水淺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

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

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我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末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

衛表通略卷五

制國用

十六

武內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正

叔因州夫遠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疏鑿

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溢漕河十

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浚淮安沙

河自是漕法通便將百年於茲矣今平江伯陳瑄又浚淮安沙

之而未至於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歲運僅數十萬

聖朝拓大之而歲運極盛之數今日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是

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朝之用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長一百六

十四里賜名通惠○按通州陸運至大都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

開之河長一百六十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所費蓋亦不貲況

今廢墜已久河流淤淺必欲復舊河道但恐勞民勦衆不若依

舊陸戰之為便

至正十六年董博霄建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千六百人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胡粹中曰此法可施之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大敵在前擁兵數千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未易行也○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所資者江淮河渭而已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本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有其運河由江而入邦溝由邦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二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兩京之間自此而南至於河淮順流也亂淮而渡由邦溝渡江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七

而達於南京自此而北至於漳御順流也汴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於北京通諸諸天井潞在居其中臨清總其會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牌於此乎盡眾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易泄而密邇邊關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牌於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慮豫防之一事也事詳年譜已於臨清詳河為城屯兵以守矣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

昭帝時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屯田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曹操從祗襄言募民屯田許下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按充國孔明所見略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舍田蓄穀為滅賊資從鄧艾計北臨淮水自鍾離盡此脂水四百餘里且田且守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每東南有若大軍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按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准淮南潁潁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八

而蓋田之後果賴以成功矧今盡天下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菑備之用誠能推魏人之法以行於今日召江南無田之民就淮南而開其湖蕩為水田就潁壽而懇其荒蕪為陸田盡數以為屯田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國用不為無助

晉羊祐鎮襄陽募田八百餘頃至年有十年之積杜預脩召信臣遺跡激用渰渰音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眾庶賴之○按羊杜所募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水陸股肱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皆決於尚書省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

之利非若唐人專設義寺以領之也其年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每軍受田十二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又降殺馬糶以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收租則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地之腴瘠功之煩省以為所收之多少庶公私兩便也

元和中振武軍饑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按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今東起遼東西盡甘肅於凡邊塞無不闢而宜栽種之地皆可以分軍耕種也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恕密奏戊卒皆情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九

變生不測乃止○按有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與堰六百里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蓋蕭蕭廢蛤之饑民賴其利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僕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多為親倖陳乞以為私莊伏乞 英斷一切勒歸設官司稼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而已

孝宗隆興元年張聞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

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二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按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軍則

軍伍有限專用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聞所云者不抵闢土之功固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難其初量度或未必當其終弊病或不能無自覺矣宜許其陳首餘非邀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捨熟耕生之弊矣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舊葦之場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漸征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十

之五年有蓄積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按虞集此策時不能用及其末世海運不至於是思集之言而有海口萬戶之設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資國用吁亦已晚矣今日誠能用集之言則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宣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按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富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已耕而推廣及其所未耕其於國計不無少助○按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飲其優裕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恆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尋求無稅之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善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

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備於常用之餘誠治平之要道也

以上制國用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五

行義通略卷十五

制國用

三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明禮樂上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朱子曰律謂十二律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衡而十合爲一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匱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兩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六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用之也脩五禮所以同天下之風俗

行義通略卷十六

明禮樂

一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慢而教之和。大司馬大司馬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馬大司馬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禮主於樂也者樂其所自成。功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向玄酒而俎腥魚太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樂由

中出
易大
謂也

行義通略卷十六

明禮樂

二

什尼燕居子

樂也

論語子

漢書禮

陽修

卷之五

明禮樂

三

於二而

周敦頤

兄弟集

朱子

胡寅

樂之本

先言

和食

反體

耳

見末

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俊蓋已私賴之爲儀禮經傳通解全
南雍有刻本已行於世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
元定律呂新書也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
雖不見用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聖世竊聞太祖皇帝開國
之初首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
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時諸儒或有未足以當上意者雖得成
大明集禮一書亦無所折衷然則未見有全書焉

禮儀之節

幼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按此經言禮之始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程子曰雷震於天大而壯也
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禮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祭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僉曰伯夷帝曰俞
行義通略卷十六

谷伯汝作秩宗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潔清也○按秩宗

乃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

皐陶曰天叙有典也敕我五典也五惇也哉天秩有禮也自我五禮有
庸哉也同寅協恭和衷哉○按天之倫序有不易之典五典而正

之在我者必使其惇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而出
之自我者必使其有常而不變焉而又君臣同寅協恭則典禮
無過不及而罔有乖戾是則所謂和衷也以軍實爲

周官宗伯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
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桃之昭穆吉凶之五服服五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族父之別以別親疎其死室皆謂之
門子掌其政令門子也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

夫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曰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
不行禱祀祭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
讓以明禮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
非禮也又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又曰

行義通略卷十六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惰○戴溪曰

有禮之人其氣粹然以和其容肅然以正望其顏色而知其人
之可親也其容很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其易慢之心者必其
無禮之人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
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餘也○禮運夫禮之初始於飲食其燔黍以黍加燒捭醢捭音
餉餉音豚汙尊捭音而捭音飲捭音以捭音養捭音拊捭音土捭音爲捭音而捭音土捭音鼓捭音爲捭音土捭音猶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鄭玄曰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又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罔人肌膚之

口為五味酸醎發為五色發見於目章為五聲章微於耳為五聲

淫則昏亂淫味聲色雖以養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

甚哉禮之大也五年二十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

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事也六年二十

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荀子曰人生有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

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

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論性則以禮

為聖人之偽豈不綽哉

行義通略卷十六 八 禮樂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又曰禮之

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

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朱熹曰禮時為大古禮如此

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

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禮許多瑣細

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又曰只就今人所行禮中

剛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咸足矣○按聖人緣人情而制為禮其同

而不易者程子所謂意張子所謂理朱子所謂大本大原也若

夫衣服器用之類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

按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

之一事古今治効有隆汙者以此

太祖皇帝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

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章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

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

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頒

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求遵守亦俾後世

作史者有所據云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按此六經言樂之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胥長也自天子至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禹曰九功合六府與惟叙其理九叙惟歌九者各由其理民皆戒

行義通略卷十六 九 禮樂

之用休其勤者或論董之用威其急者或論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成詩者有

商或據於角徵羽也在外者汝聽言汝當審察而察○蔡沈曰聲

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

也

蔡氏曰長擊鳴球王聲搏拊琴瑟以詠歌詠之聲也合相考來格處

實位初群后德讓下堂下管鼓合止祝敔敔以合樂笙鏞以

間上言以詠下言以間鳥獸踴躍蕭古文作箭韶蕭蕭者舜樂九

成鳳凰來儀○蔡氏曰以詠以上堂上之樂也以間以上堂下之

樂也

周禮大司樂樂官掌成均之灋成均五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子第馬公解大人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
和祇敬也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與物道直言諷動之誦
師之言口誦心誦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黃大咸大
磬與師同大夏大濩大武武王以六律六同呂五聲角徵
羽八音金石六舞六代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
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而享之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
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按太師主於和聲典同卿主於制器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
寓其聲者器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陳澧曰五聲宮商角徵
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
行義通略卷六
○明禮樂
十

也陰聲謂之六呂丑夾鍾卯仲呂巳林鍾未南呂酉應鍾
亥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有君主之義十
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
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
倣此林鍾第二宮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
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按一律之中各具
五聲五聲之外又有二變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
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
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
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相為宮次第無窮矣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樂之及于

戚羽旋謂之樂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之音
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
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
曠曰此師延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
於濮水之上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
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行義通略卷六
○明禮樂
十一
好鄭衛之音者王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
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匱至
德之光應發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
色五聲五音成文而不亂八風八音從律而不惑百度得數
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鄭玄曰八風八方之
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其明庶清明
景涼間闕不周廣莫各四十五日而至○按自古聖人以樂為
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
終也因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二體體有三類風雅頌四物用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呂七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入周流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列以候氣道之本也。○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之大根本也。朱子曰律歷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差向下都差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數也。○按朱子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黃鍾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二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呼蔡氏新書一出而千古之論定矣

衍義通考卷六

○樂律

西

淮南子曰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律。○司馬貞史記索隱註曰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按此即朱子所謂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公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

杜佑通典曰鬼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字作聲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純一義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為子聲之鍾此二其為變正律一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凡寸子聲則四寸半此釋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三分益一以為黃鍾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

半之以為子聲之律。○蔡元定曰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二律有

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此釋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

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按朱嘉所

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有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

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

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

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所謂黃鍾不復與他律

為役者蓋以其至尊無與為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

則黃鍾之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

為之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

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衍義通考卷六

○樂律

圭

按此亦朱嘉所謂五聲三變之數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

言曰五聲宮與商與角與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至角

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

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

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

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此說生應鍾此

應鍾生蕤賓不於正

孔穎達禮疏曰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云云禮疏謂南呂為

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太呂

為角。○此說生應鍾此應鍾生蕤賓不於正

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

聲十二律旋相為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為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政教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浮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泰用三等節子節之取中等者特行奏通略卷六

未定也

明禮樂

六

張載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按宋三儒周氏以復古禮為先陳氏以考聲音為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蓋宮之一聲在五行為上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恩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

又曰建陽蔡元定者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也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

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三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入則尤所謂卓然者

蔡元定曰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為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即以其長權為九寸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律呂太金石固難盡信而律亦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節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生度也權衡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按蔡元定作律呂行義通略卷六

明禮樂

十七

新書既簡約而周盡其後朱子又與其門人攷定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編皆聚古樂之根原簡約可觀後有作者合二書而考之思過半矣○按禮樂之亡久矣而樂為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制度失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記其舊樂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後其情義之有於古者猶因文考見而所謂鏗鏘鼓舞者則知者鮮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嘗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而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故耳昔房庶言古樂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為上古世質器疏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

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也
橫之以斗壘土也變而為阮祝故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
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古
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盤簾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便聖
人復生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簾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
哉誠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音去其怙慝靡曼歸之中和
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庶之此言雖非窮本
之論而不謂之知變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伏請
明詔天下求知音律者聚於一處俾其按元定之律呂新書
考文公之通解鍾律用今世所奏之樂尋古人所調之聲必使
八音之作不徒協之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之耳如此則雖
不能盡美盡善如古人之純全然通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

衍義通略卷十六

明禮樂

六

人之彷彿矣

以上明禮樂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六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王朝之禮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二曰中門卿中三曰內朝亦
謂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按不曰朝而曰門意者堂宇深
邃難於聽對故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敷今制

天子大朝賀朔望行禮御正殿常朝御奉天門與此合

詳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朝士掌建邦外

朝之法疑外朝以詢事之朝一也但或朝會或詢事而異其職

掌之人耳故此下止言周有三朝中門即中朝亦曰治朝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外門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

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察其不如儀即叙大群吏之治即今百司各

衍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一

以待賓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諸侯之復已行者報萬民之

夏官司士吳疏以掌朝儀之位辯其貴賤之等王南

鄉三公北面東上答王孤東面北上孤佐王卿大夫西面北上王佐

也王族故士王之同族故為虎士之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

僕侍御大右大僕從者小臣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從王

上所向司損大僕從者小臣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從王

旁三揖旁即其處而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衛者始行拜禮王

而揖其所大僕前前奏王入內朝皆退○按此即治朝通典所謂

中門者也若今奉天門日朝是也於此可見隆古以禮為治

位有尊卑禮無不答奉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于大

祖宗以勤爲治每旦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是時幾務叢集事事

按前代朝儀無一定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

之者亦惟按行故事耳無復三代和合親比氣象

夢蕭詩之首章曰既見君子我心爲之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

也今○朱子曰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禮畢置酒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詔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

儀者○按此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

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室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是日

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禮

成行慶成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

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

國有大慶皆大宴群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上元

觀燈及觀稼較獵賞花釣魚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衍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按宋朝賜宴之制如此聞之國朝洪武永樂宣德中時有賜

宴近年以來雖三大朝賀蓋久不舉而所謂曲宴者蓋稀濶矣

真宗咸平三年學士梁穎請以春秋太宴小宴當花行幸爲四國

頒下閣門遵守從之○以上燕饗

虞書五載一巡守○按先儒謂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

以爲郡縣故不必屈九重之尊以勞民而傷財也苟慮事久

而弊生遣一介之臣付方尺之詔以考察而振作之孰敢懈怠

哉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呂祖謙曰舜五載巡守周十二

年巡守此是成王知時變議會通處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按虞周巡守

所以省方觀民非爲遊樂也然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

出行遊蕩如始皇至沙丘崩而後已者也其後漢武隋煬亦

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亦多煬帝南遊竟死

於江都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非遊蕩無度則河決

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

少而徵求寡也○以上巡守

儀禮傳大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

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

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故古者以射

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如鄉射禮

也○是樂如以勸農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

射故聖王務焉○方慈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

衍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天子所自射也能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

射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

射宮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吟詩爲節卿大夫以采芣

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

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儀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

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

敵也又曰鄉射以習禮樂燕射以致安樂賓射以通好大射以

選士○以上言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表以繫貉駒騶也之祝號○迹人○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禁麋鹿郊者與毒矢射者○田僕掌駉田路馬掌

佐車○田車之政設驅馳進之車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諸侯晉

之政設驅馳進之車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諸侯晉

大夫馳之進○按王馬提之防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

能家司馬相如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才之獸犯屬軍之塵與

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枝

盡為難矣言實切道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宋子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小擇取三等自左腰而射之達于右膊為上

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存耳本者次之為中殺以為賓客射左

髀達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等得十其餘

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禮音經魯後也○禮音愚魯前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

狩所以謹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

行我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八

四

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蓬遂以獮中冬教以大閱遂以待然不

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

王制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也

諸侯不掩群掩群也

獮祭魚孟然後虞久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

不殺胎不斃殺天禽獸之不覆巢也

漢賈誼新書鳥獸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

天地陰陽盛衰之時猛獸不擾驚鳥不搏螻蟻不蟄鳥獸蠢訖

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田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

之聖人作名號而事我可知也○按王制謂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所謂三田指乾豆以

下三事也公羊氏以為夏不田非是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以上言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吉朔于邦國閏

月詔王居門終月十二月各有居室閏月○鄭玄曰中數曰歲朔

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月序事者次序授民時之事

左傳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

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按基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非四時之正也而

四時不得則不正蓋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

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

月當置閏朔氣則有公前月法中氣則無公前月法朔氣則

為年所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則為歲所謂中數曰歲是也

蓋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曆頒布天下使順時以作事也

王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於天受之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於之○按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也虞書

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辯地域又以太

史正歲年以序事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

每月各為一書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以來告朔之禮

雖不復行而先期頒曆之令則未嘗廢也本朝每年春二月

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

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曆禮然後頒布民間以上進曆

舊例九月朔進曆頒曆洪武十三年用十月朔三十五年改用

十一月朔著為令今十月朔朔曆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義和廢厥職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流于酒畔官離次傲也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朔弗集于房謂大警蹇鼓鼙更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穎達曰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按校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亂征所以責義和者則其禮之行其來遠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曆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關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蓋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胡安國曰日食之禮諸侯用幣于社

行表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十

伐鼓于朝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按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推算其時刻忽奏聞行下禮部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官員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其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 以上言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季冬之月命有司小正牛以送寒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說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下為之色復以草為句芒神 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賜百官春宴 以上言進春

部國之禮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眾庶既比則讀法 按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朝廷國都而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又以歲時屬其民而讀邦法州長則以正月建

行表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十一

之及正歲建寅之月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以每月之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而閭胥聚眾庶既比則讀法其不時而舉行之者又不一矣是以當時之民耳聞目見莫非禮法懲惡勸善莫非美俗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

御製太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間共祭品族共夜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按成周盛時以禮樂為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器且非朝廷之上為然而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器以為行禮之具此所以比屋可封也 以上言讀法供器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屏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達於闕辯矣不闕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按鄉飲有四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

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他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與賢能其宴謂為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來亦間有之然無定制我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每歲正月望日十月朔旦兩次舉行永為定制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上言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指事詢衆庶人也其一曰和二曰容動皆三曰主皮正也四曰和容容比五曰興舞樂比

按此鄉大夫賓興賢能既退而行鄉射之禮也我

聖祖於洪武三年初詔天下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二曰射以觀其中數多寡即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按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父

行義通略卷七

○明禮樂

七

矣惟晉唐亮會依周制以行我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

州縣學子後設一射圃每日生員講讀經書能於射圃教射朔望

要試過有司官開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頒圖式儀注

於天下朔望有司躬謁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

即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意也

射義曰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

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按儀禮射有

射燕射

以上言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存問三歲徧眺眺五歲徧省徧省

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百

官各以物至賓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二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長也池事上卿監之○按此定

王使單襄公聘楚宋而道陳道蕭而可行歸告於主而引秩官

之語如此周禮一書其於朝覲聘問之禮雖詳而於王朝遣使

之禮節送供奉之制獨闕焉歷代禮制亦未之聞本朝開國之

初創為之制定為出使禮儀總三十條開讀遣使一奉使至國

二奉使諸司十四蕃國三頒降行人司永為定制又詔頒迎

詔儀注於天下所以嚴九重之威命重皇華之使節以從動

乎奉承之人而使之知所重也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饗與卿大夫陳設饗饗以送寒氣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

翹之舞

行義通略卷七

○明禮樂

七

宋志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大犂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為

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農之意

按今制每歲立春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

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眾官各執綵鞭擊牛者三眾共碎之

以上迎春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吳澂曰冠喪祭家之禮也

鄉相見鄉之禮也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

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以上總論人家當行之禮

明禮樂

齒

製衣袋不見裏

禮及沙而夏肅實定而農省夫爲人子者

明禮樂

五

耆老不徒食 以上少事長之禮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閑之於志未變

禮記曰男女不雜坐不同禮記曰男女不雜坐不同

受○外言不入於受○外言不入於

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異長絡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異長絡

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

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

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

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

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為室辯外內子由右女子由左○禮始於謹夫婦為室辯外內

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左傳君子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按禮始於謹夫

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三代之盛率循是道

漢唐以來治維夷伯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

名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人家所謂養娘者又

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數盡而男女一倫尤

甚我 朝痛加禁革立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

不齒宋朝視我有魏多矣然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

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理義廉恥所自出也

而今閭閻貧下之家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

叔嫂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為昏配諸如此類者

或有之是宜痛加禁約一洗戎夷之餘穢以昭德化之文明

行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六

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內則子生男子設孤內則子生男子設孤

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

事不往○大夫之子有食母事不往○大夫之子有食母

擇日剪髮為髻擇日剪髮為髻

為別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為別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

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同名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家禮曰主人

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

行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七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百千兩方名百千兩方名

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

宿於外學書計宿於外學書計

諒信實○女子十年諒信實○女子十年

執麻泉治絲綢織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

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曲禮曰幼子常視曲禮曰幼子常視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殺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盆殺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盆

就師傅父之罪也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未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人子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接而長 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詳按冠禮詳見儀禮士冠禮朱子嘗即之以為家禮文莊又繫括以為儀節茲不載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

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再加緇布三加緇布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

曰古者冠禮眾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冠禮所以

行義通略卷十七

○冠禮樂

六

為國本也○見於母母拜之同馬氏謂此禮今見於兄弟兄弟拜

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

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

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故古者

重冠重冠於行之於廟司馬氏謂今人少室廟但家語孟懿子

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按程氏言今

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也必須用今時

之服未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

是偽哉○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近世人情輕薄過十

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哉今自十五以上

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髻首既笄之後尋去其而分髮為髻則燕則髻首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陳傳良曰男女及時之說聖人之

應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實既開矣顧禮義故昏欲

及時者所以全節行於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於

未分之時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

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

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

二十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女家計乃納問名

行義通略卷十七

○明禮樂

九

納女名將納吉納吉得吉乃納徵納徵以請期請期親迎皆主

人筮凡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

正昏禮也○按古語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謂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之幣無過

五兩五兩一兩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

不出闕門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

姑之言諸母般也盛飾之用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之道大綱太壽之謂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

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按醫經女子二

七而天癸至任脉通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宋朝令文男

女十三以上并聽昏嫁此亦太早宜定制男女須十歲以上方

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妾而又為之聘帛之限過

則有刑可也。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有終身不識女色者，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娶，倍長女，此皆風俗之不雅者，宜痛禁革。以上婚娶之禮。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瘳，廢牀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婦人死於室，則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上大夫棺八寸，屬之棺，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四寸。○按死者，人所不免，故王制六十歲制謂制棺也。

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亡子，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手足，形還，與旋葬，縣棺而封。謂作也。人豈有非之哉？○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按家禮立喪主，凡主人長子無則，長孫承主，饋食賓客，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

行義通略卷二

○明禮樂

三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成周設官以相卿大夫之喪也。○檀弓曰：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也。○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遽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至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陳澔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今主制總言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固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當從左氏說為正。

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基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塔廟，云為死者滅罪，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剝燒磨磨受無邊波吒勝切之苦。○按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市井小人為其誑惑，無足言矣。士大夫家

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欲為者，然中無定見，既不欲違眾而行，駭俗之事，又恐人之議其吝財，以薄親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為，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既未講究，於平時則亦無以措手於臨事，苟徇情而直行，反不如二教之有依據，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然行古禮比用浮屠者，費數倍。今日誠復古禮，非獨可以正民俗，亦可以省民財也。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為說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累世不葬，棄捐不葬者，政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恐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按古人舉事必決之卜筮，其法不傳其

行義通略卷二

○明禮樂

三

於時月望兆，趨吉避凶，幸世有選擇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代卜筮也，宜為之禁，非有故不許踰三月之限，及為利病之說，以惑眾者，不許行術。以上死葬父母之禮。

檀弓曰：暴其肌，不當物也。寧無哀。○吳澂曰：喪禮制為斬衰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食肉，御內者，其實也有文無實，則與不服等耳。○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澣者，我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也。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鄭玄曰：此論服之降殺。○按人道之大者在彝倫，是以方其生也，既親之長之，別之，及其不幸死亡，聖人又制為服制，以寓其親親長長別別之義，於冠經衰裳之間，蓋人道當如是也。彼昧於

禮者或加隆於私親或借吉於凶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以自同於禽獸知有怨而不知有理以自同於夷狄者何哉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表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按弟子於師之喪固服心喪矣若夫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禮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如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居則經出則否張載解云群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律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 以上服制之儀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呂大鈞曰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

衍義通略卷七

○明禮樂

主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貝玉曰含○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以上弔慰之禮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凡家造先造祭器為先○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王制曰庶人祭於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仲月此不同前時孟月也冬至於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禮當厚於奉生者○按程子謂冬至於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門人楊復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僭不敢祭然冬至

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祀為不可然先正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特祭今人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相先生存之日豈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又遷豆盞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以常饌代粗肉楮錢代幣帛者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明帝時有上陵禮自是遂為俗儀禮曰士納禭五祀王制曰大夫祭五祀月令春月其祀五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行通季夏冬月其祀中霤中土也 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衍義通略卷七

○明禮樂

主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程頤曰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百世不遷是為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繼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為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不相合今人家亦宜準之以正宗法程頤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法若立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益陳淳曰源頭處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稱陳淳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

之子續之此亦至正大公之道而聖人所不諱也春秋郈子娶公子爲後聖人書曰魯人滅郈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王曰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人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按潤王之說及

宋陳淳古人繼嗣之說止及太宗而不及小宗則是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後蓋古禮也親滿

且然況庶人乎然則今庶人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歟謹按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其後天下既定又定律有

立嫡子違法條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死後追立之文若夫其人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非是欲繼其宗利其財產耳以

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劉敞曰儀禮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於

行義通略卷十七

勢以言其道可親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執事主人三辭執所

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

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

禮記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

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坐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也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則捧手侍飲於長者酒盡則起拜受於尊所之酌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有舉未酌飲盡少者不敢飲

祭儀曰壹命如命於鄉里再命如命於族三命如命於國

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有善則書于籍有過則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以上鄉里相交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娣姒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

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張統曰周禮本

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後其

共慶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爲之制耳以上累世同宗

之禮

以上明禮樂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七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秩祭祀上

永嘉王諱輯註

總論祭祀之道

易萃王假有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
以合其渙者也

虞書肆類于上帝○禮記○享于六宗○時也○寒暑日月也○望于山川
徧于群神○按舜帝攝位之初既已受終於文祖而又類于上
帝以及上下神祇獨于后土之祭闕焉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
聚之類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
而祭之以上帝爲主而類聚群祀以爲一禮也

衍義通略卷十八

秩祭祀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按自古言誠始
此

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祖已
曰嗚呼王司敬民○王主敬民而巳周非天胤也典祀無豐於昵

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故傳說祖已以此戒之
周書周公曰王肇禋殷禮祀于新邑成秩也無文不載○蔡氏

曰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祭者亦序而祭之也○按非義則非惟
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呂刑上曰乃命重黎○黎即和○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絕在地之民
妖不得假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群后之逮在下○群臣及明明
隸常輔助道○無益無益○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
亡聽於神是以神性之與皆於衰亂之世如漢末之五斗米賊

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請凡天

神祇非祀典所載者一切革去與凡世之所謂扶鸞降聖
追覓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崇奉是亦息邪術弭禍亂之
一端也

周禮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左陽也地通所尊北
五帝於四郊○爲壇以祭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小宗伯太宗伯掌祀神之禮

小宗伯掌禮神之位
肆師陳列祭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

衍義通略卷十八
秩祭祀

牲立大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司中三曰司命四曰司祝五曰司巫六曰司參七曰司环八曰司环九曰司环十曰司环
五曰瑞祝○天不愛寶形六曰英○反○祝○達○於○人○掌六所以同

鬼神示一曰類○合○類○二曰造○造○其所○三曰省○省○其所○四曰祭○祭○其所
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祝者其辭所祈者其事也

辯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
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

按魯立武宮豈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審武子之不祀相皆緣各勿背俗而趨之正於禮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其養餼之弊以爲犂器之弊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而無主後者○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猶躡弗輟輟車也而行事

鄭玄曰不以卑廢尊也孔穎達曰未葬屬紼于轎備火災祭天地

社稷湏越躡此縛而往祭所故云越縛陸佃曰不祭謂室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

行義通略卷十八

秩祭祀

三

如常獨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竊謂後世人君往往于祔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日易月之制事事皆從吉矣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若果能終三年之制則郊廟之禮遣官攝行如周禮太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郊尊君之禮
效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效列祖廟所以本仁也
效利
 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祈不福也不麾快也不蚤不以快為快不樂葆大不以大為大不羞嘉事牲不及肥太薦不美多品○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

非其至者也。○郊特牲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讀爲馬以消

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祈焉而周禮六祈又有祈

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孝行歲事也若夫爲民而有所禱祠爲事而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丘即祭天也瘞埋於泰折丘即方祭地也用騂犧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

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及夫日月星辰衆所瞻仰也山

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吾義惟聖人爲能養而君子亦能養親養者鄉也鄉之於後能養焉

行義通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四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故記曰：「齊者不樂，皇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
苟動，必依於禮。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民各有心而神之主君雖獨豐其阿囑之有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命祀相竈武子不可
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可事祀鄩宋廢相之不享於此

父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命祀祭不越望江淮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史瞿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是德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按使人攝祭非其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有感格之理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處社稷山川等壇原定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臣不與祭禮部臣言古之刑官尚不與祭況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臣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者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今而請後遇有攝祭以禮官行事庶合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文

朱熹曰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

衍義通略卷六

○祭祀

五

以聽其虛涼矣然傳之詠有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胡宏曰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皆在其中也○按祀典之載於禮者莫先於舜典也竊意其所謂類者蓋類合于上帝不言后上者言天則地在其中而經省文耳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然天與地共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渎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渎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舉上天之祭至建午之月始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在周前千餘年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

哉烏可以合祭之禮出於王莽而遂以為不經也我聖祖得天下即築壇於南北郊以分祭天地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之禮每正歲多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百年以來神祇鄉異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萬世所當遵守○嘉靖間復分祀

詩序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自古論合祭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喜潔辯其非然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燔燎三者祭天

衍義通略卷六

○祭祀

六

神也血祭鯢醢醢醢音醢聖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饌食祠禴嘗丞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有昊天上帝而地祇無后土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胡宏曰此豈君子知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怪之辭也○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此他經典所不載也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養饗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言地與時始於大司樂也然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三之中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

則有兩也況於司服堂主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在地極服是則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神之兩故兩其祭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陳澧曰冬至日也○按祭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至廣大不可得見所可見者日與月耳故主日而配以月

郊○按禮云大饗不問卜周人郊用冬至有定日矣而此云卜郊何歟考古註疏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鄭氏又謂迎長日之至為迎春分之日漢人云古未遠其言亦或有所據不然則此所謂卜郊果何卜歟

萬物本乎大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行義通略卷六
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本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 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醢如醢也○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犧用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陳皓曰郊祀后稷以配上帝牛稷牛皆在滌中神也若至期帝牛不吉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稷牛但得具用足矣 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鬯酒也○酒正凡祭祀以醴共五齊醴酒也三酒清酒也以實八尊共八尊也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禮器大和不和儀尊疏布以布也鼎俎白木之有杓沃盥之禮器大

表記天子親耕耒耜盛秬鬯以事上帝 以上祀天醴齊粢盛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接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竊謂周人之頌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有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以為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詩而正祭者獨無哉輒取昊天有成命及此詩為成周祀天之樂 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楊復曰天帝一也其隨時隨方而立名有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馬端臨曰自古無祀五帝之文其說始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鄭玄曰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王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按先儒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其實一也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神之天者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名其神各主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謂無附會而為六天之說始上帝及五天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 本朝惟於天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未有也 以上論六天五帝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歲首一陽之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季秋孟

聖祖合祭天地共為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為蓋合泰壇明堂為一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以同行蓋以義起者數以上言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郊壇見五時時後常三歲一郊程頤曰

古者一年之間天子親耕夏則大雩秋則明堂冬則

圜丘皆人各為之三年一親郊之理按三代郊

天祀祖一尊至漢武帝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

除遂重青帝亦祀之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

文帝始享黑帝見時又增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

之然未有定時武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始於周而其

行義通略卷六

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無復郊天配祖之制也成

帝雖定帝比郊然亦不能盡復三代以來之禮而長平之間怵

於禍福之說南比郊武帝時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祀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

是祀雍五時及甘泉人分一郊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

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

成帝以祈嗣古人祀入配祖之意蓋漢如也光武立郊立於維

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元始故事合祭

天地與周禮六廟樂不同然禮之章凡六宗山川羣神編在

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制周人上之於天也以上漢朝郊祀

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秋分所行郊祀禮其壇祇宜就南

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

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按郊祀之禮必先詣祖

廟告以配享之意至期然後行事故禮魚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廟宮闕蓋行祭告之禮非太享也其與道家者流

本無干涉唐宋之世乃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

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元年一郊元祐詔議比

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舊舊因郊而肆故優崇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

官皆得陪祀親屬而外資賜故人主常以為難行而止於三

歲一郊或過期不行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脩歲事也至

於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而作輟

行義通略卷六

馬祀天之誠安在哉

聖祖斷自宸衷郊祀無威不行凡宋人肆放陰補賜資一切革去

顯顯焉惟用心於牲幣之潔虔肅戒之嚴肅行之餘百年如一

日也以上唐宋郊祀之制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按先儒謂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

精神萃於廟

虞書正月上日一歲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始祖之廟受終者

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德則觀於廟必有所觀安伊尹此言見

七廟之制不獨周始有之商以來固有之矣

周書王在新也祭歲文王時牛一武王駟牛

升歌之辭也

意

行義通略卷八

秩祭記

十

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

宗伯辯廟

詔之也告神

其從與享

朝廟祀以

太宗自中山

配享文武

太祖又於

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功

克殷即壇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

王明見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

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亦

方三聘之且謂之武世室又以諸

甲二稱以山南廟皆南白太祖之

廿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新主祔于

之中皆東向又其合於太廟則在

立群召之入於北者皆川於北肅下

竹君甲子方此耆耄死方壯壯丁

召洋參之人
冬七省青川人
召參

甲啓稱之入於止者皆列於南牖下

同左 宗廟之制俱以左右爲昭穆

爲一廟則召下見寥寥下見召而召

上朝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三

王受命三朝不設與四兇期而二

數可常數者宗下正此數中有力德

歆之說也。朱熹以歆之說爲然。告徒

四親廟與太祖爲五其庶者矣五廟

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祈吳澂曰夏曰

子植同與特約合帝合嘗合○吳數

合祀於祖廟○陳皓曰：禮有三時。

一、

毀廟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燕安之體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廟為九獻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嘗鮮當作燕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薦乃登麥乃以蘋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雞嘗黍蓋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陳祥道曰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神道藏衣冠而薦以新物以人道

○解若分爲二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行義通略卷六
○禮記
主

禮器廟堂之上壘尊夏后氏在阼犧尊周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手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又曰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爵觴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養之也納牲詔諸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也求而未之得也○按此諸侯禮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禘作秋嘗秋嘗秋嘗以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悌愴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也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

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按或有問於宋儒張載曰忌日有薦可乎載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道官於各陵行禮至日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

祭統夫祭有饌饌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饌其是已○按儀禮無天子宗廟之禮雖諸侯之禮亦亡所有然儀禮雖無其禮而散見於載記之禮運禮器祭義祭統諸篇其儀文名物之義猶有存者昔朱熹嘗欲酌取周禮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諸儒註疏有及於禮者折衷以爲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屬其門人黃幹楊復復自致齋獻裸以至登饌饌祭之儀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可考也雖時異勢殊事難卒復然能參考編類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

行義通略卷六
○禮記
十四

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庶得有所考據而三代儀文度數之詳猶可不至於墜地也
大傳禮不王不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按禘者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經傳既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可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悌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悌愴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視

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
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廟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則彌
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祭春則禘祭夏秋冬
則合享植祭各祭於其廟合享同祭於太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
都宮以序昭穆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
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
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
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
一廟之主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
有所不安矣○詳按本朝嘉靖十五年創 昭穆群廟復作太
行義通略卷八

宗廟於群廟之外如親疏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

太廟以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如大傳及每歲春特享

祖宗於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 太廟循時禘之禮如王制李冬

仍脩大禘禮于 太廟之禮有加焉別立獻皇帝廟止脩四時

之祀以禮也是禮也誠有以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矣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明帝此舉亦不為過但感時追慕率

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

焉猶也夫禮經雖無墓祭之文詳按周禮宗伯家人有九然自漢

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本朝上陵之禮

歲凡三舉清明中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

或附馬都尉主祀事 天子於清明日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

遣駙馬而百官不與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
拜謁否則有罪夫人子於其親之生也既事之以禮矣追其死
也其體魄之歸於地者為宅兆以藏之其氣氣之在乎天者為
廟初謂之廟生以棲之其洋洋在廟祐者固事之以生矣其繫
繫在丘壠者安忍以死視之哉但為之制視歲享而殺兼用吉
凶之禮庶得古人起禮之義云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馬融曰言社則稷

在其中○按六經言社始此

詩曰乃立冢主戎醜攸行○詩序載麥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

秋報社稷也○按社稷並言始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增與而樹之田主而樹之田主田神也后

行義通略卷八

所依后上配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或問朱

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為主熹曰以木為社主使神依焉○賈

公彥曰天子有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勝國之社稷諸侯亦有三

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黃幹曰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

序祭有社無宗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非

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地尊父親母之義也○按

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詳按諸侯社稷皆少牢○月令仲春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陳澧曰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曰此言擇元

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著歟○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立里

社始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召誥用戊日戊者上之氣也用

戊日爲是○詳按正統時詔釋奠用上丁社稷用上戊至今遵之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

北牆使陰明也物死則

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在東門內之右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社在藉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陳祥道曰有天下之社

有一國之社謂國有衆人之社謂社或指置社有一人之社謂社

所以爲成也○按聖人言郊必以社對謂郊以明天之道社以

神地之道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上帝以血祭祭社稷禋天則

以氣以天陽也祭地則以血以地陰也禋祀祀天則兼地血祭

祭社則兼稷胡宏謂社即北郊朱熹有取焉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

祀以爲稷配共工氏之廟九州也其子曰后土故祀以爲社配土

以祀土神而配以句龍以其有平水土之功也稷以祀穀神而

配以稷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本朝內設大社列於大社

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配

白虎通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以偏敬也五穀衆

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

而祭之也○按社所以祭五土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馬賁五

色馬賁五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直以茅

爲社

社

社

社

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壇則北而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

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其主古用木

唐以來用石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

上戊以上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實牛祭日月星辰禮日月星辰○典瑞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大宗日月星

春秋元公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按前代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遺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 以上言日

月星辰之祭

太宗伯以禋稷燎祀司中司命文昌第五觀古風師星雨

行表迎時卷八○秋祭祀

師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輔司祿文昌第六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按 本朝郊祀既已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雲風雷雨之壇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按 本朝

於春秋二時祭大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其亦祭時與寒

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已後每祀雨師宜與雷師同壇○按此後世祀雷

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因之唐人加以雷本朝又加以雲合

爲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卿典望於山川山川五嶽四瀆○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

狸沈祭山林川澤○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大司樂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製賓歌函鍾舞大夏以
祭山川四嶽五嶽四鎮四瀆○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
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蒞於其壇焉是所謂四
望之祭也又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
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
祭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便有司
躬蒞其所在祀焉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川之大者曰河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名泰山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按觀此則祭海之禮三代
已有之三代時四海惟東北濱中國南海西海越在荒服之外
行表通略卷大

祭海

九

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望
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
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鄭汴梁而懷慶在其北出國
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今 國家都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
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
就海而祭於勢為順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稍南則滇也
滇之極西間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
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公羊傳曰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每山川有能潤
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朝而徧雨乎
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禘

之劉向曰五嶽者何東泰山南霍西華北常中嵩高也四瀆者何江
河淮濟也○按自古所以祀嶽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大布雲雨焉
大歛雲雨焉使不至於旱潦而生五穀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吳山南會稽山北齊無間山冀州鎮霍
山○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瀆四鎮後世止祀嶽瀆而無
四鎮至是始祀之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凡五鎮

唐封五嶽為王四瀆為公四海為王五鎮為公則天封其神皆為金
○宋真宗加五嶽以帝號○張栻曰古者祭山川為之壇墠立
之史祝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祠之實也後世人其形字其地則
其失也久矣陳淳曰帝一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又立后殿

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泰山惟魯
可祀今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詔略曰朕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嶽鎮四
瀆皆高山廣水英靈多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
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命依古定制並去其前
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按聖祖此詔一掃千古
之謬 以上山川之祀

祭海

十

太祖皇帝敕封監察司民城隍制詞略曰神司淑慝為天降祥
茲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祈其命○按城隍之
名不經見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在唐已有矣
按周禮有司民之祭全國初封其神為監察司民意或有取
於此洪武元年承前代之舊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

二年革去封號止稱某處城隍之神既又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解設公案等視如其守令造為木主毀其塑像昇殿置水中取其泥塗室繪以雲山其在兩廡亦如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同受付以鑒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 以上城隍

高天祖皇矣高天祖之神是也 是為高天祖之神也而祭之也甲按戊戌年山神之神是也 是為山神之神也而祭之也戊戌年秋電旗手衛帝祭祭冬天下軍衛帝之神是也 是為冬天下軍之神也而祭之也周禮太宰伯以血祭祭五祀 言報其五祀則布免 按周禮

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戶井灶行氣之祀中需時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以來皆祭井不祭行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之本朝於四孟月享太廟各祭行義通略卷八 三 秩祭記

其有井無行季夏全旺日祭中雷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則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 古帝王諸侯為國立五祀五曰公厲 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古大夫左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

王國州縣於城郭各立厲壇祈祭厲及常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其祭文畧曰無祀之神昔為生民求地何故而致致致天下有司依時祭至其京都府有奉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府州有郡厲之祭在縣縣有縣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於神依人而為食人而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此祭茲茲我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 古天子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饗農之功也及郵表畷四時之祭禽獸也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猶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以上反其宅水婦其怒昆蟲每作

草木歸其澤之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鄭玄以昆蟲為八昆蟲最是為害者不當祭

八蜡以記四方 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不得與諸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行義通略卷八 三 秩祭記

雜記子貢親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尋吏

曰嘉平漢復曰臘魏晉以來皆有其禮蓋此祭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大東作方輿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而以帥先農民及

大百穀告成又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而以勞來農民是固先王莫大之禮以廣莫大之恩者也今日誠舉行之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以上蜡祭

以上秩祭記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八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九

秩祭祀下

內外群祀之禮

舜典徧於群神神謂五帝之神○詩周頌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祭法大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若神農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按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

其原蓋出于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

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

者止及一統之世創聖之君又配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

以風后力牧皋陶及木華黎傅爾勿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

行義通略卷十九

秩祭祀

七人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也或謂元世祖無功於

華皆為中國

漢高祖二年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按后稷祠而

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

隋制祀先代王公竟舜禹湯文武漢高各祭於所都之地

唐天寶六載敕三皇伏羲神五帝少昊神創物垂範宜有欽崇

其擇日置廟以春秋致享○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于

所都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鑄近廟佃戶充掃除從道州刺史

元結請也

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太昊及唐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半陵五尺長

更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及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奉始

皇漢景及晉高祖十六帝各給三戶三年一祭周桓王梁少帝後

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按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

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

善者焉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魏太祖曹

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於成康漢文之間第三

等宋溫太太纂統其君無復人理而亦與於景武宣惠之列則

似無別矣我朝於帝王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

次出祝文告品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任命有司致祭其所

祀者伏羲至元世祖凡三十六帝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

是我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六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

高者所在宜置祠宇歲時致祭○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

女始于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至諸葛亮是也義士

八人殷伯夷叔齊至漢紀信是也孝婦七人周太姜至曹世叔

妻大家是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至淳于緹縈是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封周公旦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奏

本州長吏致祭○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

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為建廟於魯地歲祀一視

孔子而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

賜額者加封爵號之○按 本朝始詔華天下神封其詔略曰凡

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

華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 以

上忠臣烈士之祭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三千

十八區○按徽宗毀壞神祠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

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泰伯

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丁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由人心之向背也○按有天

下者祭百神我國家初都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

烈士有所謂蔣忠烈漢將文廟在雞鳴山下忠貞許人曹武惠

彬曹劉忠肅肅廟國忠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肅

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

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大馬

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李成胡大海趙德勝

行義通略卷十九○祭禮

華高前通海是食曹良臣吳復孫興祖二十一人者皆開國元

載而符合也

月正月元日○按日 舜格也于文祖 舜服充三年喪畢將即

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自堯舜禹湯周武皆行

祭告之禮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

於草創繼體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為

則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徧祀群神矣及夫堯喪既

畢之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

告于郊廟群神迨夫喪畢之後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可也 以

上告即位儀

洛誥王在新邑恭祭歲文王駿牛一赤武王駿牛一王命作冊

史佚祝冊也 惟告周公其後 尊周公立其 王入大室 清廟裸

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諸伯禽 ○按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

行義通略卷十九○祭禮

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

子 5-200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闕為齊王旦為燕王
為廣陵王閔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燕王曰去社廣朕正
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晉曰北土世世為漢藩輔以
上廟封之儀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軍將出征祭于社以社造
于祖社主用命實于祖也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廟也受成於
學學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附廟時所遷者也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曰古
者師行無遷主有客廟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
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食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
行表禮略卷十九祭義

出蓋貴命也 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按魯僖公亦以巫氏舞雩
則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也雩祭也諸侯
左傳曰龍見之而雩則書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者縣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按雩之為祭蓋天子于郊天之外別為壇
以祈雨者也周禮孟夏後世此禮不傳往往用方士符呪指斥
怒罵以貪天功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
乎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為雩壇每歲孟夏以後遇有水旱舉
行其禮可也

神按嘉靖十二年六月為崇寧寺壇 以上大雩之禮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
往后妃帥九嬪御乃入于所御帶以弓韣韣也授以弓矢于高
禘之前○按自古聖王制為郊禘之祀以為祈嗣之禮然郊者祀
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請擇中潔靜
之地立為祿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 以上
高禘之祀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公為三壇同禱祭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禮璧以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
惟爾元孫某武王遘厲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不祀于之責
于天三王當任以旦周公代某之身○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
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
符義通略卷九 祭義

此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
只為情切猶於此倖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
格上天之本乎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男巫春招招吉禱去禍以除疾病○按商書有疢風之說則
巫在商已有之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有男巫有
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禱
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禱祭禱祠之事則未
嘗廢佛老之徒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法世之儒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巫並行也苟知周
人設官而禁其淫誣妖誕之事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以上
疾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
以索室毆疫○按灘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相
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仲秋行於宮禁惟
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
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咒每
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蓋傘徧遊都城此何理也今世此
法不傳然宮中逐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假外道以
驅除之亦古禮也請依古制行之 以上大儺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禮也其秦漢之侈心乎○馬端臨曰太史公作
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
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許綬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
衍義通略卷九
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者續燔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緒
書之曲說七十二君仲舒齊桓公以爲古封禪七十二君之燔人之前世
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矣亦甚矣秦始
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
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按封禪之說詩書典禮略不經見所謂
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
國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
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
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
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
過其脣直誠有此理亦真誠有此事嗚呼世主所以其心於不
惜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

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以上言封禪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學師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大胥
春入學始以學上舍諸生爲合舞諸生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問其首○文王世子凡
學春官禮樂詩書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
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釋奠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與器用
幣如立學未有禮樂之謂及制器用幣○然後釋菜器用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服○祭菜示敬道也○能采白釋奠有六始
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及師還釋奠通前六也釋菜有三春入
學釋菜合舞一也樂器釋菜二也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
行義通略卷九
樂器用幣是也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
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于衆講聖人
在大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況夫子之聖豈一言一行之善而
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何以稱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之
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其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嘉靖十年定制稱孔子四配曰復聖顏子云
漢平帝謚曰宣尼公唐高宗贈爲太師玄宗謚爲文宣王至聖二
字始於宋真宗太成二字始於元武宗也○漢高祖過魯以太牢
祀孔子後安帝亦祀於闕里魏正始令太常釋奠於辟雍至是始
行於大學四時特祀及太子釋奠之禮始於晉武帝宣尼立廟

鄭正始以顏子配享唐貞觀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按此後
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馬端臨曰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
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
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至王輔嗣之宗

秩記

人

旨老莊辨字賈景伯字通之附會識緯戴聖馬融之食鄙固當見損於洙泗今乃俱在餽食之列而尚弟予除類淵之外反不得與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天之傳也

玄宗始以曾參從祀坐于十哲之次玄宗以李元珪曾參爲坐像悉令從祀金會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

國始有也。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本元璣言。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大學。洪武初建於今應天府。始徙今地。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主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獨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宇。楮無以此上聞者。嘉靖十年修。奏行天下。議像立主不得。兩京爲然也。

宋神宗既以孟子配食又以荀楊韓創從祀。理宗以周程張朱

及張栻呂祖謙從祀○度宗定制以顏魯公孟並配益以邵雍司馬君實從祀○元仁宗以許衡從祀元文宗以董仲舒從祀又加孔子
世宗○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
 坐祀於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以補其闕然
 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
 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此也姚燧曰江
 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
 曾子又師也而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其其之中不能一
 日安其身於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繫點雖於庭其失在於崇子
 而抑父夫爲是學古所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置於數筵之間
 如此奚以爲訓○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如此則可示有尊而

の
秩
聖
記

11

教民孝矣
嘉靖十年設
聖祠如禾議

1

44

4

本朝正統中以宋胡安國傳蔡沈註真德秀行元吳澄著纂言從祀○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在宋言者屢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議臣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議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皆有功於經也夫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食先師也自後神宗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皇朝又加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四人者是皆有功於聖廟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助於聖廟

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報
意矣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有莊老之王弼附會載傳
賈逵並祀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子之前非開與
歟 愚意必經明行脩者方可從祀

唐高宗時張子贈太子少師魯象贈太子少保○玄宗時顏子贈
充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魯象等為伯○宋徽宗封閔損以下為
公曾參以下為侯左丘明以下為伯○元文宗加封顏回為充國
復聖公會參為充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祭酒 聖祖御
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詰略曰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祭
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
斯說未然今特授為國子祭酒爾尚端乃終而臨祭靜乃神以
行我道略卷十九

○秋祭

上

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請如舊制以國子祭酒主祭庶合

聖祖詰詞之盛意

初孔子之祀傳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洪
武三年定擬名為高案其且遠簋豆悉代以簠器○按蘇軾謂古
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
上而列器置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饗之則是俯伏
匍匐而就食也觀此則孔廟自唐設像以來已如此至是

聖祖始正之云○按古者凡筵在西神皆東向而配位者南向自
尊孔子為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宋人以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面今則四子配享皆左右列蓋始
於宋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後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

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
所享以為夫子祭謂有德之報雖亮舜莫若何其終論者歟
按今制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
春秋二祭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
登歌舞用八佾

熊本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若孔明之在
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鄆三代而
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闕之常袞首開一方文
治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列群祀咸秩無文○按今郡
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
禾議行之

行我道略卷十九

○秋祭

上

唐玄宗置太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月八月
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光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
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孫吳以下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使太
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
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
於一時者各祀於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秋祭祀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十九

大學衍義通略第五帙目錄

第二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六

崇教化 上其目四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爲教 易書詩

春秋 儀禮 周禮 禮記 六經
論語 大學 中庸 孟子 四書

第二十一卷

崇教化 下其目七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弟以敦化

崇節儒以重道

孝弟 節儒 崇節 崇儒 崇先 崇聖 崇祀 崇儒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謚以勸忠

行義通略卷

第二十二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備規制 上其目八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園蔕之設

冕服之章

重印之制

符節 鈐券 印信

輿衛之儀

曆象之法

第二十三卷

備規制 下其目八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工作之用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徒隸

郵傳之置

道涂之通

第二十四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慎刑憲 上其目七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第二十五卷

慎刑憲 下其目七

謹詳讞之議

伸冤抑之情

慎青卷之赦

明復讎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恤之心

戒監縱之失

行義通略卷

目錄

一

二

大學衍義通考卷三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八

崇教化上

永嘉王詳輯註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六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窮民無疆○觀之彖曰觀盥饋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按劉彞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者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而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書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行義通考卷三十

○崇教化

民則爾才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正月之吉始和始調教布教于邦國都鄙布文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觀門使萬民觀教象象一而欲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禮相見以節民性明七教○五倫及兄弟以興民德齊八政○飲食衣服事制以防水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及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綏惡廣谷大川異制民主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法

書食貨志曰里有序鄉有序春令民畏出在禁冬則畢入於邑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糶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則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順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按順之道養正則吉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禧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

行義通考卷三十

○崇教化

二

詩大雅棫樸詩曰淖彼雲漢暎為章于天周王詩考選與何不作人○思齊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也髦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文王有聲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張載曰靈臺辟雍

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

詩序子衿訓學校廢也善善者我樂育材也○按此二詩朱子集傳皆以序說為非及觀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

魯頌泂水頌僖公能修泂宮也○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泂宮亦以名也○按泂宮之作不見於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

朱熹以為飲泂宮而頌禱之詞也蓋春秋常事不書故耳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子弟凡國之貴冑皆守其教○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云云乃教之六儀○吳澂曰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豐豐顙顙軍旅之容暨暨詔詔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大司樂堂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南大卷黃帝大成樂大卷大夏樂大武樂王行表通略卷三十一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宮中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按大學之名始見於大司樂之成均韋諸侯之學始見於魯頌之泮宮

樂正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群后謂諸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幼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黜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棘東方曰棗棗終身不齒明堂位曰米粟有虞氏之序也魯之序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贊宗嚴學也頤宮周學也此言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按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大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之前五年立郡縣學於登極之後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庠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矣

比年入學每歲有中年考校年也一年視離經辨志辨其三年視取友無所樂群無所五年視博習博習七年視論學與取友謂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類通達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行表通略卷三十一

四

大學始教始教入皮弁祭菜祭菜示敬道也示敬道也入學入學鼓篋鼓篋孫其業也其業也夏楚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收其威也未未掃掃其志也其志也不語不語存其心也存其心也切切者聽而弗問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教時教必有正業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不學操不能安不能安不學不學博依博依不能安詩不能安詩不學維不學維不能安禮不能安禮不學不學其藝其藝不能樂學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藏焉不能安不能安焉游焉游焉夫然故夫然故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傳而不反也○按喜悅生於時習自得由於深造

今之教者呻吟其佔也畢其訊也言及于數進所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與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大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若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此其此之由乎○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夏命有司以提調之至正統中始於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至使凡所爲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不能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順也則壞亂而行義略卷三

崇教化

五

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之誼逆其師燕辟之誼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耐或失則寡耐或失則易快或失則止鈍此四者心之不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八大學或謂八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竊意八歲至十三皆可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入大學大

約言之耳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先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養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按漢興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元朔元年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按史言

武帝興太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

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按今世由郡縣學生歲貢而進學于大學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

唐太宗增創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大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

崇教化

六

并各置博士其也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唐制天下京都都督府州縣學校有生徒各因其州縣之等第而定其數每歲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按我朝於府州縣各立

學府學廩膳生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其增廣生則不拘額數然今承平日久人才日多人才所當養者又不可拘拘於故常也且如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異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之多寡而定爲養士之額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三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負令我朝學

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者在令申一日不容過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為詔州縣皆立學建大學於京師時胡瑗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蒞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大學法著為令○按宋至是始有學我朝國初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祭酒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經義之中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行義疏略卷十

崇教化

七

授濫設故也○按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所謂教法者蕩然矣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優足其祿仍勅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生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而教法行矣元豐二年頒學令外舍生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上舍分三等上舍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按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唐業堂三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三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其

後此制不行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按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選吏部附選揆次取用書則趣事於各司又則歸宿於齋舍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敘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事起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例稍變祖宗之舊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按我朝養賢之制視前代為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為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學饌以司飲食其所以庠養多士者甚周密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又曰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程頤有詳略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行義疏略卷十

崇教化

八

教養之道諸政試為課有所未至則舉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錙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按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作課以為常程逐月合試以為激勸恐不為過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為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何如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為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也

蒙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乃作聖之功○按商之三風十愆先

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

告于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又曰惟教學半教人半念終始典也于學厥德脩罔覺終始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學則德終之教人亦學也如是而後聖學可全也一念終始常在於

之學也入乎耳者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

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十耳○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基言至者循

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

揚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

矣一開眺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

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

非乎於誠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眾星之微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司馬光曰南方

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不足學

矣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而己矣中也者何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

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

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名又曰聖人之

道入乎其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

矣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

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按詞章以達意訓詁以解經固儒學

之事也但肆意於枝葉言語之末而不根乎義理則不可耳

朱熹白鹿學規有五教之目父子有親云是也有為學之序博

學之云行之是也有脩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怒遷善改過是也有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也有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又求諸己是也

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各而人物生賦於人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蒐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之用而爲事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

宗教化

十一

之命舜曰允執厥中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又禹之得統於舜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武周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旨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約克復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

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待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學者所當遵承而固守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按朱子高弟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黃氏一人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詳明如此篇末所謂居敬窮理克己存誠者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有太極理是生兩儀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兩儀生四象次為二畫以分老少四

衍義通略卷二十

○崇教化

十二

象生八卦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按先儒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頤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是故天生神物善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朱子謂此四者聖人作
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圖洛書四也
說者乃顛顛謂聖人則河圖以作易非矣蓋聖人畢具衆理於
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占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地上當有大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

作易天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朱子曰邵子謂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後天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

帝主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朱子曰邵子謂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乾之文言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下為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為文王後天易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矣○按史謂夫子晚而行義通略卷下

崇教化

十三

好易讀之常編三絕蓋尤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子謂此章大指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又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按易之為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子作本義登象始兼二家說然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今邵學不傳不若以理言易也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

玩辭玩意○朱熹曰易之為書文章之祖義理之宗又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按程子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動則觀其象而玩其辭邵子之論則有數意而無變占朱子之論則有理數而無變占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者未有遺者也程子之說即孔子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朱子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高宗舊學于其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書有古文今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行義通略卷下

崇教化

十四

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為五霸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又曰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諷歌后變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臧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以上論書

書曰詩言志○按此萬世言詩之始○詩大序曰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為言為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

上主文而諱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足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謂四始詩之至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詩有三經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按觀此則詩之爲用可以達政事備顧問資言談可見也今

行義通略卷下

崇教化

十五

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言談者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剽取而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蓋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必也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風誦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說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法法天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幾乎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

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以上言詩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先王盛時諸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天子因之而施黜陟焉至於周衰諸侯不復朝觀天子不復巡守大師不復采詩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則天子之賞罰不復施於列國矣

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行義通略卷下

崇教化

十六

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諱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天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

謂其則其例變矣故正例非聖人不能立變例非聖人不能
又曰春秋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又曰
亂臣賊子接連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任不以
爲已任而誰可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任已而由人乎哉故曰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
王法撥亂世文之正文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
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實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
恕則道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
繩皆在此書○朱熹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以盡其
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以是求之○以上言春秋

衍義通略卷十

崇教化

十七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漢志曰周有經禮三百
威儀三千周衰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
傳士禮十七篇○韓愈曰嘗告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朱子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
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
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按古禮之傳於世者有三儀禮禮記周禮
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
以喪祭二禮爲其門人黃幹楊復因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
世有欲復古禮者向有攷於前書○以上言儀禮

文中子曰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又曰如有用
我則執此以往○按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
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

之者則未見其人焉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也
程頤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熹曰
須自闡門杜席之微積累到董聚澤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
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王莽矣○按若程朱一
言則周官極大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也

張載曰周禮定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誼之類
必非周公之意○按朱子言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
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未嘗經行僅述大略俟其
臨事而損益之

朱子曰周禮一書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公運用天理爛
熟之書又言于其子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
王用意最深切處○按朱子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

衍義通略卷十

崇教化

十八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富圖之事殊不知冢宰中宜
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關白於外朝之大臣則人
君固有所憚而不肯爲非禮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
敢以非禮道其上也正心誠意之學莫切於此

呂祖謙曰嘗讀晉國語每嘆絳之富商常藩不隸過朝之事以
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軍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易車服
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
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
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爲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是說或謂末世潰亂不經之書或作
七論七難以排之朱子曰後人有以周禮非聖書其間碎細

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升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
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矣
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有省文有互見有兼官有豫設有
不常置有舉其人綱者有副相副貳者有常行者有非常行者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大地和洽神人而盟誼
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
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
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即主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
說官名為戰國時事豈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誠有以維持
千萬世者矣若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
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其末也地不大於邾魯一
介弁髦莫不執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之皆莫敢萌
行義通略卷下 〇崇教化 一九

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彼新莽糾舒
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錄而廢食也章疏章疏前後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
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禮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始更文
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哀帝時劉歆校理
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然五官亦復錯雜今本尚書周官一
篇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入焉可坐而判也〇按自周禮出於漢
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是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俞
庭椿始者復古編謂司公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
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
丘葵又參三家之說以經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
謂冬官未嘗亡地官之亡實亡也然則冬官實未嘗亡所亡者

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六官司
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耳其後皆自
隋唐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
良便後世有志復古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〇以
上言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
朱熹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
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二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
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
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〇按禮記書雜出
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太學曾子作中庸
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常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
行義通略卷下 〇崇教化 二十

經作
朱熹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〇按禮記
一書讀者當以禮為主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四科禮也儀
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
退坐立趣行節目之大者歸之儀聲律歌舞宴饗節歸之樂
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思過
半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
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
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
先王之道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〇按禮記四十九篇宋
儒衣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為四書今所存者四十七篇〇

上言禮記

經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傷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
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
詩矣云

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禮則其法使人自詩書故而不切但述其
得失使人視以春秋約而不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朱子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按荀之言則重乎禮

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禮而已矣

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
行義者莫辯乎崇教化

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朱喜曰上古之書豈尊乎
易由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

篇篇次不與齊論同○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今之
論語信為魯論矣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三子以子稱

朱子曰程子因楊氏之說

朱喜曰孔子答問曾子問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的話子貢

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后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

不去用心○以上言論語

朱喜曰今且就讀大學作開架却以他書填補去○按真德秀作

大學衍義本諸此○按朱子謂某一生看得文字透見得

大學衍義本諸此○按朱子謂某一生看得文字透見得
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其於大學
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又謂不用某許多功夫亦做甚的不
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有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有功於聖門最
大者也○以上言大學

朱子曰中庸一篇其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

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待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以上言中庸

如於處事所謂允執厥中是也庸之為言

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德作孟子七篇○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

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

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

衍義通略卷下○崇教化

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任而言侏儒矣故愈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以上言孟子

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明也又曰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潛養成其氣質

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

一場話說○又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質事

按程頤又言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璧衡相似以此去量
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上其性一而火炎君子以類族辨物所以養異而致同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按風俗之所不同者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之所不一者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道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同而道德一非絕異端之教不可也然在孟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也昔晏子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愚於異端亦云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豈有學校以教士非學校不得以聚徒豈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

以送終非得為則不許用如是則彼之教吾之人非獨不敢為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哉漢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誼也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宣帝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國子祭酒孔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按此亦一道德之一端也蓋欲一道德而不質正於聖賢之言則何以考其是非之實哉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

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說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

或問於朱熹曰學者之於論語其用功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

讀而精思可也○按朱熹又言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若出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

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攷堅木先其易者然後及其節目如解

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理之此朱子讀書法也程子亦曰讀

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所以至

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盡誦而

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此程子讀書法也學者讀書可不法此二大儒乎

又曰不先之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語之精微不參之論

孟則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云極於中庸則又

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按孔

孟之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則始於宋焉學者必先讀

四書而後及於六經而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易也書也詩

也春秋與禮也論語之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乎大學一書全

日在學校則讀之以為格物致知之資他日有官守則用之以

為齊治均平之具此我

祖宗以學校育材以經術造士之意也今日所以施教而承學者

可不加之意乎○以上言四書

以上崇教化上

書性理人全書使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

理章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以爲貶之大過焉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將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翫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衆之罪大也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才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歐陽脩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所以爲吾患者秉吾闕廢之時行表通略卷三

崇教化

二

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至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按此推本之論

程顥言于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其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父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如是則得上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如孟子論養氣而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

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按此及本之論

躬孝弟以教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謂之立者蓋其道於此使天下視以爲法也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按孝經者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也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行表通略卷三

崇教化

三

而兼用之○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知三德五事者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尸

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也餼賜糜粥飲食○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祀乎明堂祀帝以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養老此處人○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按天子養老有有國老有爵

之老貴謂之國老 有庶老 人及死事者之父也

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

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至東漢明帝始帥羣臣養三老 五更

相子辟雍三公設凡九卿正復天子袒而割牲致饋而饋也進食執

爵而酌飲畢以 以上三句 祝饌在而祝饌在後明日皆詣闕謝

恩○按養老之禮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始備天子視學合

樂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

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大司徒以本

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行義記卷三二 崇教化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刀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

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朱喜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

莫不銘焉 詳見大戴禮 凡十有四 ○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諱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此后世追謚孔子之始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按後世封孔

子子孫俾奉其後始此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祀孔子及七十二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

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奉福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

僖郎中賜褒成侯爵及孔氏男女錢帛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

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

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

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馨名言之妙○按孔子爲儒

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

道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夷狄之酋如元

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

者初不問於賢不肖與華夷也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執若違

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虛譽濫倫聖道

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書聖道何如故曰

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執若尊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 明初鼓徵召學士 所以警衆也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典秩節 禮也 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唐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宋太祖建

隆中三幸國子監○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易

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

國子監行釋奠禮命祭酒晁稷講尚書無逸○按哲宗視學或謂

呂大防曰 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

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賜，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情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哉！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大學，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燕賜衣幣，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至，用錫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

惟民生厚，民賴因物有遷，上所命從厥攸好，其所令反其所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也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罔中，惟爾之中。○此穆衍義通略卷三十一

崇教化

六

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尊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焉。又曰：鵲巢鵲巢之應也。○朱子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鵲巢，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緇衣子夏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上易事則○子曰：好賢如緇衣，鄭注：風惡惡如巷伯，詩人刺則爵不濫，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傳臧武仲曰：天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漢章帝時，馬援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延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頌德，聲震天地，神明可通，允行令乎？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行義。通略卷三十一

崇教化

七

以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業，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念，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繼，成力量不同也。○按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周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之辭也。

又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鄭子產為政於鄭，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義，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楫，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文翁興學于成都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傳韓延壽教禮于

穎川穎川為郡守仁愛教化傳韓延壽教禮于

而教而教為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人有言善者其肉遺者

以律以律治女不令其手足之歸念之入納其無怨惡魯恭為中

年令專以德化不任刑年令專以德化不任刑

荆桂陽太守也而化荆桂陽太守也而化

受各受各仇覽遂亭長也而化陳元之孝

何元何元為陳人倫孝行譽以稱之

也政也政惟仁簡民有推手以稱之

聖無聖無難之民齊魯瓊守清河善化

心何心何易求者田而得地失兄弟

衍義通略卷三

俗安俗安則俗父子齊同

之各之各為州刺史章險被妄起之

人而人而為相州刺史章險被妄起之

趣文趣文學常聚眾學校於閭閻

襄為襄為仙居今作文宣諭程顯為

漳州漳州以禮教化俗而喪葬嫁娶

子文子文而歲月得活者以千數

行之行之也易教以道義行之也

以為以為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

而踈而踈遠者未易以遠及是以

而又而又擇守令以大布吾之政

之基自此而積累矣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周書畢命曰

也惡也惡樹之風聲

禮記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

者以者以告老皆朝于庠元日

俊士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

鄉簡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

如初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

示民示民俗善而知吾所好

則民則民不惑矣

漢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漢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

衍義通略卷三

去瞻去瞻惟以章有德

沛劉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遽

其耳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

前代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

德雖德雖主於柔順然義必存

隋文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

疾哀疾哀毀過禮而廬墓所負

汝通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

抑割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緡

衣孝衣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

唐張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凡齊

宋江州民陳競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
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信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
立義門宋初免其從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粟之粟真
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按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
餘尤疾燕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侵屠獨於浦江鄭氏
家加以 恩數或有誣讎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又擢其
子弟為顯官每指以風切當世 登極之初即制令云凡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
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凡下 詔天
下輒載其事以申飭有司又於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巡
是亦先王旌淑別惡之良法深意也

舉贈謚以勸忠

行義通略卷三十一 崇教化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生有德死有謚則諱節以壹

一惠其大善也行雖多但節取行雖多而節之以耻名之浮於行也惠則名不浮於行

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是謚三代以來已有之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者生有爵死有謚

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父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大夫三月而葬

也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天子為將與國

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天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天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

亦文乎故謂貞惠文子此以三字為謚推稱○按自古謚皆請於

君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按文子得謚為文以能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

辱也初不以薦臣同升而得此謚也夫子因其有知人忘已事

君之美而稱之謂其得謚為文不但如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

一事亦合謚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無愧於文之謚矣○按謚法

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

是也文子慈惠愛民者慈惠者錫民爵位者是也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幽厲

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慈

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按二君者

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加之豈春秋為尊

行義通略卷三十一 崇教化

者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

賜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如君法何秦人以為臣議

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以

惡乎失古意矣

程頤曰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

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

風也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曰太公望制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

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天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

於人○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

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

書有宋史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質樸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

冕之書有尼蒙之書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證法釋以已說而各為一法也

晉賈充老病自憂謹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卒以外孫為嗣博士秦秀請謚充帝不從更謚曰武○按充惡回紇逆謚以荒固幸矣武帝加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為善人賈謨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信哉斯言

北魏鄭義為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為嬪及卒尚書謚曰宣詔加謚文靈不勤成名曰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貊請謚為穆與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增謚以為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絕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思意第當問謚文當否賈高宗立後殺害忠良謚之曰穆因為幸矣○按當感亨中晉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行義通略卷二十一

○崇教化

十二

執法持論如此後世則惟顧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謚不足以為勸沮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謚名之道取其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也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野駁益加以忠肅諲以一字為始有二字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義父請謚太常謚曰風而不不以謚大義

宋仁宗朝夏竦卒特賜謚文正司馬光曰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

邪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

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人謚諡蓋謚之至美者也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此謚光以為言改謚文莊諡文莊其後光慶卒得斯謚其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議曰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迷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文太常李清臣為謚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真可謂文矣公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詔立皇子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博曰文庶方公正曰忠不改於行義通略卷二十二

○崇教化

十三

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按唐宋謚謚掌於太常博士我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謚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六曰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崇教化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九

備規制上

都邑之建

書禹貢曰冀州都之也○按宋嘉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大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為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大行自西來演迤而北東而極於晉無間驚風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重也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此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土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乃蘇秦所謂天府百

衍義通略卷二十二

備規制

一

千

二之國往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是蓋天造地設藏之以待我

太宗文皇帝始而建藩既而建都者也前乎元而為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為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都洛皆非其州境也雖然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入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為鑒戒者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積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與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太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

父

洛誥惟三月哉也姓生鬼也姓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陳大猷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治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按此古人都洛之始而並建兩京者亦始於此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跨江南北各為一大都會蓋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其樞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衍義通略卷二十二

備規制

二

千

于豐即崇文王也泰也哉其七章曰考也維也王宅是鎬在豐維龜正也之武王成也武王也之武王也○按周家自后稷居邠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邑至王也傳也崇文作豐邑居之武王又制為鎬京成王又宅洛皆於方盛之時為之至平王而東遷則淪于衰微矣蓋衰微不可以遷都也東遷遷殷武之五章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聲聲濯濯厥靈○按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宮為周天之極也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鄭玄曰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是為雒邑大司徒以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玄曰夏至景尺五寸冬至景尺三寸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土地猶而制其

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畿燕者切近於北狄則又恐其交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備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10

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壽宮遂定都焉按後世建都洛陽始此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大戎始遷焉

宅○按自古帝王之都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勝之地莫若金陵
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
隅惟我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蓋自開闢以來未有也

三

四

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按宋與契丹以白溝爲界相去二千里仲淹猶請速修京城以伐外寇之謀矧今京師與北虜爲隣疾馳之騎不數日可抵其境當國者可不懷仲淹之憂哉○按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唐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也燕然皆偏安不久也固無足論與夫鄴臺金陵瑋瑋諸處古亦有都之者然皆非此四都比也今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去此僅餘百里堯舜都冀

州之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是我朝之建都卒復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十年之後矣

城池之守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本天之理立調陳紀夢人不地險山川丘陵也險之不可升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於平地設險則人險之時用大矣哉

詩豳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韓參卒章曰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柵之固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按掌固所掌盡人力以固王畿於內者也易所

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所掌因地勢以為險阻於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國者又不專在是也遠有

衛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五

關塞則守在四夷近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固之所以不可攻者又在乎德禮仁義焉否則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天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父傳子及兄弟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官長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軍事也凡書城

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九年夏城即○胡安國曰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

無百雉之城制也凡上功龍見而戒事大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裁音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即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餘五木稱量

春器築器程主物取上用物議速通均其略基址

宣公十一年楚令楚為首外獵城沂之事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按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于外所以

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胡氏謂不倚城郭

外寇之操奪者固在所急而絨勝為善掌切鑄音火鑄有古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

毀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於是可卜矣

衛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六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前此未城至是始作之三年而作

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

十日而罷地近則費送布勞人眾則大

宋仁宗慶曆三年契丹渝盟范仲淹上言城洛陽既弗及備此

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在大○按仲淹

欲修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虜之鎮遏也二

議皆是也當時獨用夷簡之策而仲淹言不見用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鎮城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棟也下宇也

傳記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天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

春秋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者有故也○胡安國曰書

新作者議脩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

庫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

五門也雉門非天子不得立○劉敞曰魯用王禮是以其

庫門大乎庫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脩若甚矣○按天子

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諸侯立雉門兩觀脩天子也既為

天火所焚復因其舊而新之不畏天也

史記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丈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後章時美

古木遠故其居室簡樸如此然其德則蕩蕩乎不可得而名也

商紂為傾宮世目為獨太秦皇為阿房宮世稱為下道主宜哉

行義通略卷之三 備規制 七

秦始皇以咸陽人勿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

前殿阿房○杜牧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

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錫銖用之如泥沙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斗函谷舉焚人一如可憐焦

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

而復哀後人也

漢高祖治長樂宮于長安咸陽也○按漢建長樂宮始此

七年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

歲成敗未可知心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

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後世有以

加也○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填

鎮服天下也○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

何欲以此聖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為正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近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言臺為

武帝元朔二年起柏梁臺武帝嘗作承露盤後柏梁臺復作臺書

明帝永平三年夏大起其宮鍾離竟免冠諫後德陽殿成帝謂

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靈帝中平二年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畝錢以修宮室鑄

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檻車徵詣廷尉免歸田里又太守

茂材孝廉蔣隆皆責修宮錢鉅鹿太守司馬直憤然曰為民父母

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上書言帝怒自殺

魏明帝好上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等觀

觀陳羣高楊楊阜皆上疏諫明帝為之少有減省手筆詔答

行義通略卷之三 備規制 八

晉孝武太元二年謝安欲增修宮室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

王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輯熙政事乃以修宮室

為能耶○本年作清暑殿

劉宋孝武大修宮室上木被錦繡壞高祖謂所居陰室於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墮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衣

頭咸稱高祖儉素之德帝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北朝魏太武性儉率羣臣請增峻京城世祖曰屈巧謂巧也恭王集

威而朕減之豈在城也

文成帝還平城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永安前殿足以朝

會西堂溫室足以安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

倉猝文成納之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之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

於道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碑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惶恐封德彝曰公勿憂侯皇后至必有恩詔明白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賜錢百萬絹三千段

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而貞觀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民棄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素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即為罷役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貞觀十一年太宗作飛仙宮魏徵上疏諫

穆宗長慶四年波斯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

行義通略卷十二 備規制

堂瑤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園游之設

詩大雅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來○按人主欲為臺園以為游觀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憂而又得周人之樂然後可

周禮園人以用諸字園游之獸禁牧百獸言象祭祀表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按周官園游即今之海子也蓋設官以牧百獸以為祭祀表紀賓客之用因從獸之游而寓省牲之禮先王

因人情而制禮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廢乎禮節此類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厲民以自樂也○按

莊公一歲三築臺所以喻年雖死而有崩墻之禍也

左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諺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子罕實黔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實與我役邑中之黔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諺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詔有祝禍之本也○昭公九年冬築即園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也民也無園猶可無民其可乎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對曰臣聞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則用不煩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行義通略卷十二 備規制

年穀收為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

漢武帝使李廣立壽王園地為上林苑東方朔諫曰不可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襄王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拜朔為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按武帝聽其言而方朔受其金爵可也不用其言而甘受其金爵遂不復言譬則狗馬鳴於主

人之側投以一腐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光和三年作畢通鑑作主靈見苑司徒楊賜諫之侍中任芝松曰昔文王之園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說遂為之○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亦可謂正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讒謂聖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

詆此儒術者是以爲笑曰五經誦習始亦最劣之囊橐耳彼

正之人君誠能格物致知使羣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

天萬象畢昭然。利口安得亂吾政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堂殿樓觀窮極華嚴宮樹秋

冬凋落則剪綴爲花葉綴於枝條席內以綵爲高菱菱葉楊帝好

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按場

帝始卽位卽爲西苑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於江都一時

恣情游樂之地。今則蕩爲荒烟野草。莫知所在矣。而畫史開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士

者穢汚遺臭恒如在然鳴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爲此不道

之事以貽後世之笑哉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帝曰予欲觀夏之象
也舜曰
 日月星辰
取其所
 山龍

取其雄也雄也作會會也宗鹿雄音墨藻取其青也火草中粉草中米草中蘆草中水

散取兩已辨相矣命洪肅鐵而鑄之也

謂十以五采青黃赤黑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當明其○今按朱

鮮衣玉食九苦龍華燄火示空終僧於衣藻粉米脯蔬

肅於歲書天子十二音則繪於衣者加日月星辰而宗彝火皆

降而肅矣哉天子者公下司制也丁安古者自天子至於

士皆同意服以次而降。臣下下得替土。今世昆陽。

惟天子及親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無也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衾冕毳冕絺冕布冕○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吉祭服凶祭服

辨其名物以命之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求而免祀王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癸癸享先公與諸侯射侯

鶯冕祀四望山川則蠶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凡兵事章華弁也冠服冠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出師冠服凡

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大紮大荒大裁素服○吳澄曰用事謂祭

祀視朝甸凶弔之事

司裘堂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大裘黑也中秋獻良裘王乃服王

乃行羽物牽秋獻功裘人功治之者以待頒賜○按用裘以為祭天之

服蓋反古始也上古未有織紵惟衣鳥獸之皮而已

履人掌王之服履曰屨為赤鳥曰履黑鳥曰祭赤纁曰纁黃纁曰纁

所義通略卷十一
大の補現制
十一

青司當作詢音幼覆眼英皇馬疾乙日寺冬已入夏之

青台歸以爲行成也

杜言天子玉藻王者也以藻字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前修

也延覆也青卷其覆衣以青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乘輿所常服○隋志平冕即修政謂

天是也○唐吳太守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宋志通天冠

十四梁金博山附蟬十二○隋文帝聽製之服以赭黃文綵爲

○南齊與服志衮衣畫為之加飾金銀薄時

○宋服絳紗袍○英宗時李育上言是以周官

爲本凡十二旒袞以虞書爲始凡十一章東漢至唐史官記述歷

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大罍不可以衆味和靈醕咸池不可以

新聲間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按冕服之制雖曰華而不

爲靡費而不及奢然必有中制若魏明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

羣宋人之綽龍錦七是素雲百鶴皆非禮之禮也非禮之禮且不可以見師長况用以祀天地祖宗哉

璽印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按璽之名始見於此然專以出入貨賄蓋上下通用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公起而追而與之璽於善謂之璽璽蓋告衆令以取也。按璽

書二字始見於此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臣下不得用也

漢高祖元年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以爲符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降。按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命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孫壽刻之于璽以降漢漢

行義通略卷十三 備規制 十三

以傳魏魏以神晉晉亂爲劉石二虜所得以璽不在其目晉爲白板天子後復歸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于隋唐亡歸唐唐

傳宋梁末梁亡歸後唐唐帝與璽俱焚自是璽不知所存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得是璽也遂以爲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三代有道之長未聞

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莫聞于沙丘肉袒負平輶道烏在其爲壽且昌哉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何足爲國輕

重哉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如龍虎紐文曰皇帝行璽

帝之璽皆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按此漢六璽之制後世率遵而用之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

神璽皇帝行璽以稱王皇帝之璽以稱王皇帝信璽以稱王天子行璽以稱王天子之璽以稱王天子信璽以稱王○此唐璽之制

宋高宗中興御府藏玉璽有一曰鎮國神璽二曰受命璽三曰天子之璽四曰天子信璽五曰天子行璽六曰皇帝之璽七曰

皇帝信璽八曰皇帝行璽所謂八璽也九曰大宋受命之璽十曰定命璽十一曰大宋受命之璽

璽之制○按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北魏時得之鄴城哲宗時得之咸陽其文雖與秦同其質非秦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

而不知秦璽之亡久矣元人復得於拾得妻楊桓以爲秦璽考璽在漢爲太后所擲螭角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

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明甚○以上實璽

行義通略卷十三 備規制 十四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按秦以前民皆以金石爲印自秦以來獨天子用玉羣臣莫敢用也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以上印章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爲信稱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司關凡四方之賓客節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

之○按后世設人以傳遞公文始此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一曰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按小行人之所達者即掌節之所掌也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傳在外不俟車為之玉

漢文帝二年初御史守為銅虎符即虎節竹使符之屬○張晏曰符以代占之主璋從簡易也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按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牝節三重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

唐初高祖起軍移易守大為銅魚符宮殿門給交魚符城門給巡魚符○以上符節

周禮司約小約劑書於丹圖禮器有圖象者今俗語謂券也

漢高祖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又剖符作誓丹書鈇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行義通略卷三三○備規制

紀其功我聖祖欲使前代作券而不得其制有言錢鏐精之後居浙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有存者乃遣使求之按

製造之用金填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以上鐵券

輿備之儀書額命大輅在賓階也面南向綴輅金轡在阼階也面先輅在左塾門側也之前先輅也大輅輅也在右塾之前○按此五

輅也其行之序貴者近賤者遠也

周禮巾車車也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路其木玉路以祀祭天地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

路以朝朝朝異姓以封車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按周人尚輿既設輿官而設巾車之官焉

考工記曰輅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幅三十以

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王昭禹曰蓋象天而覆土

上輅象地而載于下聖人位乎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按車之為制不止於輪輿輶也而必以此三物名官者蓋察車自輪始作車自輿始而造車以輶為難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為旗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鄭玄曰凡九

旗皆用絳○陳祥道曰旗期也與衆期於下

明堂位曰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此明四代之車之制

左傳威風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大路昭其儉也旂旂旗之旗有九纓非為旂則九就十有二就七就昭其數也錫音揚在為德和衛金旂昭其聲

行義通略卷三三○備規制

也三辰日月旂旗昭其明也

秦金根車用金又以輦為人君之乘○按後世謂人君所乘為輦始於此蓋古以人牽為輦秦始皇去其輪而昇之漢代遂為人

君之乘

三輔黃圖太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鹵簿也甲楯之別凡兵衛

漢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天子之車有五路又有駕車十二乘曰

指南車記里鼓車曰路車車也辟惡車皮軒車羊車耕根車四

望車安車黃鉞車鈞車○此唐一代車輅之制

宋志國傳之等有四大駕法駕小駕黃傘仗○按此宋朝儀仗之制皆人謂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張拱而危物而動文

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
書載弁冕制虎賁車輅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
儀之制固已燦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陳戰國簿金根大駕千
乘萬騎之盛歷代雖有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雖然豈特為
尊大而已哉亦所以為懷柔矣

曆象之法

易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能滅火有君子以治曆明時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觀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帝曰咨汝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日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

故曰與天會而後五日氣盈月而少五日為朔虛合

氣盈朔虛而相生為故三閏五歲閏十九歲七閏則氣

行我道略卷三備規制

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五運按以璿璣機而用以轉

運以玉為管而橫置以測度天文則齊不齊可知矣是

故日月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常大則吾德政之脩於此可見矣

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吾德政之關於此可見

矣因在器之天而然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循在人之天則

天人合一七政不常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曆月日星辰○書仲夏曰協用五紀

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歲月日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

能違也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

得而用矣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

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歲五紀道盡矣

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三舜典之璣衡察變多
事也周官之保章憲雲漢之辨乾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
會實憲多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
柄以日星為紀五紀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會謂晦

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

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

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二歲凡十

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

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

行我道略卷三備規制

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九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

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

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

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

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

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按曆數多作所

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間差忒無由知之惟於

日月之食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

曆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於曆者如此及驗象於天乃不如此

則可以知其失職矣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為一代之器以待 聖人之生承
天而膺曆變夷以為華夫豈偶然之故哉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
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
明德故神降之嘉生羣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荐至莫救其氣

按觀太史公之言蓋黃帝時始作曆也

漢志云漢興張敖自律曆事孝武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
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共領條奏之○按律者作樂之
法曆者則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而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
何也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則候也亦必協律以定
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

行義通略卷三十一

○備規則

二十一

又云漢以張敖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覩其言至武帝元封
七年公孫卿壹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
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與博士共議造漢歷射姓私等奏不
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
歷鄧平等凡二十餘人落下閎與馬詔用鄧平等所造八十一分律
歷復使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朧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遂用鄧平等○按司馬氏世為太史故其於曆法也蓋
有所授受也自漢以下一人而已說者謂司馬氏律曆書即太
初曆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
律司馬氏分律歷為二書割散合而為一而班固因之以為志
豈無意哉

後漢志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

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欽北
去極彌近其景彌短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間道齊景正春
秋分焉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
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雖有變化萬殊贏蝕無方莫不結系於
此而稟正焉○按自古造歷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
頊用乙卯度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甲子
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歷用庚辰立元雖
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

然為太史公志曰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而勿違失惟渾天近得其精○王
蕃曰渾天之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居地上見者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行義通略卷三十一

○備規則

二十一

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平五度
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
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
三十一度而已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
轉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舜三代以來未嘗間也唐自太初至麟德
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行之策作
大衍曆其倚數立法雖密矣而一二年後便差

宋志宋興自餘年同天數改曆其說曰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
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
造也○按程子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皆
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二日何承天立歲差法

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子元夫立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邵子元夫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井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國家承用勝國之曆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也今歷年踰二百矣不能以不差請於曆官人傳世業相之外別加訪求必有能明曆理之楊子雲善立法之邵子元夫者出焉以此一大事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以來莫不重之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皆更元改法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雖漢太初唐太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自春秋獻公以來以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較之推算冬至授時為密然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法又則不能無差而不可不更元立法以合於天也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曆元至元六年庚辰至正元年辛巳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隨時脩改以合天道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甲子三其年愈遠其數愈差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請聚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以敬天道以授人時端任於是矣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二十三

聖明留神聽察若天推
以上備規制上

大衍行義通略卷三十二
行義通略卷三十二
備規制

二十四

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吞六國燬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燬籍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晉惠景破梁宋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至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屢膺隋代文帝從之使人搜討於民間異書往往間出○按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歐陽脩曰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三

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援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未嘗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木碧物外奇寶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焉者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隋初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之數歷年所在內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恐其益損耗矣伏望宏此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為咎歸焉可也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以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職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胡寅曰顧之可也鬻之非也○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為貴精於雋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為道始奏請官錢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因亦滅裂然校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誠莫大之利然書肆刻本訛舛相承今十三經註疏板本唐以前存於福州府學儀禮通傳經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皆宜時為其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四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遺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從三館之書以實之別為書庫名曰秘閣真宗為置龍圖閣及太清樓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院秘閣書燬煨燼其僅存者遷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仁宗新作崇文院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省徽宗改崇文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苴至是為盛矣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亂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國祚蹙蹙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集日益富矣至寧宗時書目得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九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崇文總目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按此宋一代藏書之始末夫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以用心慮其有非常之變

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嘉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各曰典籍文淵閣秘藏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太學所有經籍校本職掌之官惟此二者請勅內閣儒臣將兩京文淵所藏書籍凡有副本分貯兩京內閣及兩監各一本其無副本者命人抄錄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他帝王不同其貽謀也至矣

權量之謹

行義通略卷五

備規制

五

舜典同律度量衡○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章有則也貽厥子孫關通石百二十和平均鈞三十斤王府則有○按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置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按三代盛時制為度量衡天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

典瑞璧琬以起度○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琬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

泉氏為量改前也金錫則不耗也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鄭仲曰量之為物民所取中而從者

也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大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狩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重四方之政行焉○按先儒謂量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故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所以觀四國而法萬世使無敢測也外國而內方以象天地也後世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夫先王以此為防未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賁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大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謹權量誠王其為慮一何遠哉

行義通略卷五

備規制

六

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微此推之○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止有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步弓不知果古法否然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晝夜各則同度量衡鈞衡石角斗角正權衡概以平○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衡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所以平之也而五度審矣○量者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而五量嘉善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

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五權謹矣。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
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
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
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秦昭王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按呂祖謙解題云自商君為政
平斗量權衡又及意所謂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
始此歟。秦至無道而猶知一之况其不為秦者乎。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又詔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
私造者。太宗淳化二年詔定稱法者為通規。按宋太祖太宗
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以謹權量為首務。

寶玉之器
書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朱熹曰公執
符義通略卷三三。備規制 七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
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春官太宰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據見
禹貢揚州厥貢瑶琨石梁州厥貢璆璠雍州厥貢球琳瑤琅玕珣玞。按圭之為物自古中國所在有之觀諸山海經可見矣
在堯舜已用為圭璧禹貢已定以為貢戰國下和符之荊州漢

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於中國也
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闐國來其玉有
白玄綠三種皆出於河亦與古人所謂玉璽石而山輝者異登

古今土地生物有不同歟抑玉乃土石之精粹其生也有限而
取之也有盡耶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大圭佩玉之類珠

王珠玉為珠王齊則共食玉以養至大喪共含玉死者若合諸侯
血以割牛耳取則共珠槃所以玉敦盛耳凡王之獻金玉受而藏之
按先王必用玉為服佩者以其色有黃白黑紫之辯其聲有角
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禮樂道德忠信之備

春官太宰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凡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與藏焉。按天
府之所藏即顧命之所陳有玉鎮即中庸所謂宗器大寶器即
書所謂越王五重也五重者先世所藏之重寶曰弘璧曰琬琰
曰大玉曰夷玉曰天球是謂五玉子孫所當世守不可失墜者
也

典瑞掌玉瑞瑞以玉器禮神以之藏辨其各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王執鎮圭瑞四鎮之山纁纁纁纁藉藉五采五就一就為以
朝日春分朝日公執桓圭執信圭執躬圭執穀璧執蒲璧三采三就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纁纁纁藉藉五采五就一就為以
相見亦如之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祿圭有瓚以祀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

山川以造贈賔客圭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瑞珍
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瑞珍
員凡九寸以其旁之凶荒牙璋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瑞珍
寸以十寸之尺為尋倍尋為常使度或有不存後
世因璧美而可考則王若之五皮信矣

禮記玉藻天子搢音持珪音持無咎音持方正於天下也以方正之道
諸侯音持綬音持無咎音持方正於天下也以方正之道

諸侯音持綬音持無咎音持方正於天下也以方正之道
諸侯音持綬音持無咎音持方正於天下也以方正之道

國才不格地
自自格之
利萬民以濟
蓋取諸

之州則進川止交者而已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

車為多○此言三代所尚不同

禮記天子之六工曰土工考工記金工考工記石工考工記木工考工記之六考工記草工考工記之六考工記制六材

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器按度程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考工記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實考工記行其罪以窮其情○按此古人防未然之欲而謹之於微也

漢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續志少府有尚方令掌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此漢興工作之官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書人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翫后妃服飾○此唐掌工作之官

宋太祖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並和溺器裝以七釘續通志卷三十一○備規制

寶邊命碎之

太宗命毀左藏庫金銀器皿之屬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貴卒皆毀之○有司言油衣布幕櫨最萬段欲毀棄之上命袁亮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非臣等智慮所及○按

太宗愛情微物如此其頑裂帛以為樂剪絲以為花而鋪於水者其國作久近分於此

章服之辯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皇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賈公彥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周禮司服公之服公九命自鷩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侯七命自鷩冕而下侯九命如公之服子男之服子男五命自鷩冕而下子男七命如公之服

自鷩冕而下宗族之族如侯伯之服孤之服公侯之族

命其服自鷩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公侯之族

其服一章而命則自鷩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公侯之族

後漢志許光武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以下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此漢朝印綬之制

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卓紗全幅向後幞髮幞髮仍裁為四角此後世幞頭之始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胡寅曰上下無辨儉不中禮也

唐高宗初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太宗時定以服色四品五品服緋唐制六品七品服綠銀帶八品九品服青唐制十品服白唐制

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二年五品以上服魚袋以防冒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袋刀子礪石一具○此唐一代章服之制○金紫○漢金印紫綬唐金飾魚袋紫服色也名同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三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品四品五品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四品五品六品以下服之○按此宋初朝服之制唐宋侍祠之祭服皆略準

周禮服冕有旒今制皆與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領耳若宋朝服之冠雖曰有三然皆進賢冠也加以貂蟬多角因異其名耳其製作始於漢公侯三采中二千石博

貂蟬多角因異其名耳其製作始於漢公侯三采中二千石博

士至小史皆一梁晉加為五梁唐因漢制宋初有五梁三梁二梁而無一梁其後又加以六梁七梁凡七等我朝則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四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品五品四品五品三品六品七品二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別貴賤之等級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後二十四梁以應前後冕旒之數人臣之數則自八而下以至於一而不及于九者陽數之極也宋因唐制為公服用紫朱綠青。按自隋以來以綠紫為大臣之服後世遂以為朝服我朝始復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去紫不用一洗唐宋以來之夷習

太宗雍熙元年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黃復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衍義通卷三十三。備規制

以議其無德焉常觀唐初之所許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徵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為棄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竈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賜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此宋人勸懲之微權也。按魚袋之制始制於唐蓋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以進內右一以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焉宋曰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以明貴賤無復如唐之符契矣我

朝革去魚袋凡常朝參官制牙為牌上刻官銜凡勳親文武四字號俾帶以出入禁門無者不得闖入焉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所以為出入之防則一也

太祖建隆三年給中書門下及諸軍將校錦袍凡七等。按宋朝給賜錦袍之制錦凡數樣皆為鳥獸之形我朝定制品官皆有花樣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物之神不在文武之數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毅也定為常制俾其隨品從以自適非若宋朝出自上賜也百年以來率循舊制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往往服公侯及一品之服而熊羆以下至海馬服之者鮮矣伏請申明舊制以嚴章服之辨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按元朝雖禁服龍鳳文然所謂龍者五爪一角者耳其四爪者上下通用衍義通卷三十三。備規制

不禁此夷俗無足怪也。聖朝定制凡品官常服用雜色紵絲綾羅綵繡庶民止用紬絹紗布凡官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繡龍鳳文違者罪及染造之人此辨上下定民志之禮也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召。令下所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今以徵令。按宰夫八職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庫吏史若入吏典胥若令都吏徒若令隸卒。以上言吏胥周禮司隸掌五隸之法。罪隸有罪而役之也。今犯徒者給役則作屬而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廢事

按先王之世百官煩辱之事既帥常民而役之而罪隸及四夷之隸皆用之焉今制凡大小衙門各設直廳皂隸及供使令者此役常民而用之者也若夫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俾給役於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郵傳之置

周禮卿大夫之職國有事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後世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

遣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委積待賓客即後世驛傳虛示給之意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十五

委人掌斂野之賦以稍聚三百里稍待賓客以甸聚三百里甸待羈旅○按遣人所掌者廩庫之資而委人所斂者凡新舊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鄙比校國郊及野之道路宿衛宿衛所

息所止井飲食極以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媼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後世乘傳騎驛始此

聚同有任器任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逆送及疆○按先

王之於賓客非徒有廩庫以給之而又有兵仗以衛之如此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文公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卑

無觀臺觀臺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

以

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音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代客巾車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視其事百官之屬各展也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事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音患音盜而亦不患燥濕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也郵也而傳命○按置即漢

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鋪舍也騎置以

飛報機務郵亭以遞送文書

漢高祖五年田橫棄傳諸維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

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音傳急者乘

一乘○按即今制驛設三等馬匹有上中下之別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面錄五字曰勅走馬銀牌宋初令樞密院給

行義通略卷三

備規制

十六

秀謂之頭子仁宗嘉祐中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

嘉祐驛令○按今制凡天下水馬驛遞運所遞送使客飛報軍情

轉送軍需之類沿途設馬驢船車人夫必因地里要衝偏僻量

宜設置其馬多至八十匹少至五匹其人夫亦量宜點然承

平日久事務日勿民力或因之以罷弊乞如宋張方平編驛券

則例以頒天下非此例也上不許擅起下不許應付可也

道涂之備

易剗木為舟剗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渙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野廬氏凡道路之舟車輦音互者音叙而行之

匠人營國經涂音九軌八環涂七軌音野涂五軌○各因

所由之衆寡而爲廣狹也

史記禹開九州通九道之道路九澤度九山○春秋昭公九年

秦公子鍼齊晉造舟于河今蒲津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邑原

野脩利便防道謂之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

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

之達

天子造舟其如諸侯維舟維連大夫方舟併兩士特舟單庶人乘

舟以木○按造維方即今浮橋特即今渡船附即今渾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大朝覲矣

見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

衍義通略卷三十三

十七

備規制

曰夫辰角大辰名也見而雨畢天根九辰名也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

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周十一月也

漢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未修宣心知其無能

陳國之道弗不可行單子知其必亡薛宣之子橋梁不修宣心

知其無能是橋梁固所當盡心者也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橋成武帝

從百官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

亦不得施其微巧無河橋必不可立

唐開元九年新作蒲津橋鎔鐵爲半○按鎔鐵爲伏牛立於兩岸

必用鐵者非徒以其堅亦以其能厭水物也

以上備規制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三

衍義通略卷三十三

備規制

十七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

慎刑憲上

總論制刑之義

易象曰雷電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勑法明其刑罰勑其法令

噬嗑一卦六爻俱以刑獄言

子曰小人不仁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

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

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易曰何校滅耳凶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朱子曰

衍義通略卷二十四 慎刑憲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也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未具而決

不決是謂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雷君子以折獄致刑○程頤曰折獄者必照

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於慈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

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楊萬里曰好生

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

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元他不殺之心乎於鳥耳使無誠

懇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

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

法少正卯無緩理

書典象以典刑典示人以罪罰則官大辟之常流宥宥寬

刑刑入於五刑而流之也鞭作官刑木索革官朴作教刑更

二物物學以金為作賈刑者則以金而流之也青青說災不肆赦

也有金而青者又不怙終再賈刑者則有青而青者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以典刑五言法正也

之也必教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以典刑五言法正也

告災肆赦二句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

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

不行其間也

帝曰皋陶蠻貊猾亂蠻貊人賊殺姦在汝作士五刑有服其

罪五服三就大罪於郊野大五流五刑之有宅五室三居也三居大罪

外四罰大則九州之惟明克允而信服之也

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政汝作士明于五刑

衍義通略卷二十四 慎刑憲

以弼五教期于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

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康誥王曰嗚呼封敕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用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責責適

爾爾既道極厥辜既自稱道論時乃不可殺○按康誥所謂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此後世律文自首免罪之條所

自出也

非汝封疆叔刑人人人無或刑人殺人不汝封疆則

則仍也人無或刑人人無或刑人殺人不汝封疆則

呂刑伯夷降典民惟刑○失禮則入刑伯夷教民以禮折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
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誨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臯陶
刑官也所制百刑而以教祗德可見有虞為治專以禮教為主
舜命伯夷為糾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耳
宗命臯陶為主

而刑辟特以輔其不及耳

王曰吁來有邦有阿告阿備阿祥阿刑阿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阿
何敬非刑何度休非及及也欲猶○按參錯訊鞠極天下之至

勞者莫若獄劓斷^極天下之至慘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

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待而安其身其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則主毒天祥之所任也

店禮戶立秘官司寇便則其蠹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得然後

儀禮通略卷十四
人。慎刑憲

三

刑刑之故不曰掌邦而曰掌邦禁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詔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宜以柔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宜以正

巨刑亂國用重典宜以義所此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及

後所謂大亂之世也。惟以所國等之苟下口之重典。可以統條。

其睦睦而復我中國之綱常倫理哉雖然隆慶之後必有湯

春是以我

聖祖作為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

惡直僞無不涉歷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特令法外加

刑此特權時處置姪姪頑悖守成之君所當用以後子孫做

皇帝甲子年行獄矣。諸王不言刑。黑棘非暴虐害之。开敢有言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是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

用重刑非得已也

以五刑紂也萬民紂也一曰野刑上功紂也二曰軍刑上命紂也

守三曰維刑上德謂能斗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謂能斗職

萬民者建典治教以爲民極也野刊各官所資軍刑更官

所資鄉刑糾孝地官教典所資也官刑糾職天官治典所資也

國刑糾暴春官禮典所食也是刑雖秋官之事五官不得則不

治也

禮記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

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情也

可變故君子蓋心焉

行義直略卷二十四 不真則憲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言曰無上非孝莫若

孝者無親比太亂之道也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屬罪

赭衣而不純衣不加綠以耻之也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耶

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

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

黑故象刑非生於古並起於亂今也。洪邁曰虞書象刑懼

參者沙世濟文帝言女云屢受明責才完異嘗用以然參子且
弗犯武帝詔云唐雲金豐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舊象者其衣服

象五刑也。○按畫衣冠之說疑好事者見後世之刑慘刻矯其

枉而為此也

漢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

則獄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
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莫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隨時制宜
也丘按或曰鄭魯二國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
于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于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
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考
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旬而敘
所以使民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也豈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哉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
法六具法○按刑法之著為書始此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本蕭何摭摭舊
秦法定律令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廢戶二篇合為九篇
行義通略卷十四
七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按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
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末以律為名也而律
之名始見於此

文帝元年詔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十三年下令除肉刑○按
後世以笞筆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吳
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剕趾而已文帝感緣繁之言始下
詔除之遂以髡代黥答三百代劓答五百代剕趾由是人得
以全其身不絕其類矣

景帝中六年詔定筆令上書○孝武用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
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以例相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按自漢祖入關約法三章至武帝時僅五十六年爾其法

網之密一至於此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則當時
之民舉手動足即蹈刑辟其不聊生也甚矣我朝自
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律條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未嘗
敢有擅增一條者氏生斯世何幸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
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更無
所弄矣○按有虞之刑必得臯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
敬獄蓋為政在人入必與法而燕用也鄭昌謂不必置廷平而
惟欲定律令一偏之見也

元帝初下詔曰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
元之不逮意謂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讀者卷或有所不達必有以解釋之
行義通略卷十四
八

使人入易曉則愚民知所守而污吏不得以容情實法矣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昭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百
今大辟之刑十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請它省以益滋
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今較然易知條奏

按成帝此詔可謂知先務矣我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
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百餘年于茲未有增也特所
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議權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刑官猶得以意為去取朝廷必公有折衷庶乎民知所守吏
不能為姦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攜登閣
乞恩求自沒為家官奴奴也以贖父罪議者欲特聽之而不為永
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既許宗等有廣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承

贖父者豈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今聽宗等而不為永制人之
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訪者何獨匪人此為施一恩於今
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惠帝元康中裴頠表言昆因風落朝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萬時
事輕責重有違常典大刑書之文有限而外違之故無方故有臨
時議處之制至於此等皆為過當劉頌上疏言君臣之分各有司
司法欲必奉故今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
故請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
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
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以律令從事○二臣之言可為議獄之
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謀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
行我道略卷三十四 慎刑憲 九

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
者雖會赦猶除名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
踰百至隋始定為笞杖徒流死五刑除鞭刑及梟首梟裂之酷
按此後世五刑之始至今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律之為書有十二篇其刑有五曰
笞杖徒流死也○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三篇為九章

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劉劭衍漢律為魏賈充參魏律為晉唐
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自名例至
斷獄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
協厥中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為裁
定明年書成篇目一半於唐其後以此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

釐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為十三卷約為四百六十條
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自有法律以來
所未有也然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
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
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罪無定科民心疑惑乞勅內外法司
自時厥後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
有所規避輒為比附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二而
民志不惑矣

高宗時趙冬曦言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
其文義簡其科條哉科條省則下人難知而暗陷機穽文義深則
法吏得便而比附以用之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
以準加減比附量情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
術義通略卷三十四 慎刑憲 十

率而遠之矣○按冬曦言切中後世律文之弊今之律文效法於
隋唐其失猶是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神宗以律不足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
斷以勅乃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
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按我

聖祖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 制曰惟
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天下果
能遵令而不陷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
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
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唐宋
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

徽宗時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宋之臣僚所請在今日亦宜然

易蒙初六發蒙上蒙利用刑人所畏用說反活活桎梏以往吝○按

以上六繫用微索三股縷兩股貫于叢棘如棘寺三歲不得不得出凶○噬

言之非徒言其理而且言其具蒙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縛其身者也噬嗑以校言械其頸與足者也

慎刑錄

止

舜典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益稷曰撻以記之○學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職事焉。也。必之。以明刑耻之。書其罪惡於大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夫古之置獄所以聚教之使悔過而生善念也後世之獄恐其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非盜賊而以
他罪拘者上罪桎在拳共一木而桎

罪○拳桎梏所謂三木也

漢高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按詔獄之名始于此
夫人君奉天討以誅有罪與衆棄之也後世往往於法獄之外

別為詔獄加罪人以非法之刑非天討之公矣

章帝詔臣自往者大獄以來掠也考勿酷鉗音排也鑽之厲慘者

帝居安富之地而念及陞狂音之苦仁人之心也

獻帝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吏端刑清政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其自取末世陵遲風俗壞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寺僧息者耳且彼州之僧還宗令三人

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

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

○慎刑憲

十二

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大甲之思庸穢全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朝廷善其言

按肉刑有五宮為尤慘四刑止毒其辜宮刑乃絕其世此聖王所當痛革者也

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釐常行

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
答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
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皆須繫以待斷

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常行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

文帝始廢肉刑用笞景帝始定筆令隋文帝始定為今之五刑

唐宋因之制為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為構圖以紀獄具凡笞杖枷杻鐵索鐐皆有定制

其答杖視唐略等比宋初近年以來乃有酷虐之吏恣為刑具如夾棍腦樞烙鐵之類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宜悉禁革去

宋之詔獄率以糾大姦惡獄已乃罷南渡後秦檜輩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元制五刑之目答杖徒流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所謂○按凌遲處死之法前代雖於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書者刑書始於元焉

明流贖之意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文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附於法入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役之重

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久九日坐九月役其久七日坐七月役其

行義通鑑卷十四

慎刑憲

十三

三

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得則宥而舍之○此後世役罪人及里正保任之始

司園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

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加明其罰人也不虧財財○按後世犯罪者去冠衣及

徒罪有限始此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當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見者使守積於刑人而以此使之則得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諸髡者完為城旦四起行治城春婦人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取薪以白粲粲米使正滿

一歲為隸臣妾滿一歲免為庶人○按虞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

漢除肉刑完為城旦春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所謂隸臣妾後世罰囚徒為卑隸唐天亦此意

明帝永平八年詔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答屯朔方五原之邊縣

後世論囚徒戍邊始此

隋定新律曰流刑三百里至二千里居作有差徒刑五百一年

至三年○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

半者悉為一歲○按舜典有流無徒隋唐流刑有居作則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自三千里至二千里脊

杖有差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自三年至一年脊杖有差○按宋

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

比宋為輕矣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為戢姦重典宋

行義通鑑卷十四

慎刑憲

十四

四

因其法○按自漢除肉刑將數百年而黥刑復用於五代之晉彼

庸君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適因之而不革其後迨至以

刺無罪之亡卒其為仁政之累大矣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監亭役使○按後世發囚徒

前監本此

孝宗淳熙中臣僚言刺配刺面之法犯者日眾黥刺之人所至充

斥面目一壞誰復顧籍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洪邁曰秦之

末造赭衣半道而姦不怠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卒配徒者

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處之

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謗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髮則髮

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髮而一人冠則冠者勝九人髮是

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謂至言○按宋人於

期外不聽之旨也

羊夢凡殺人者路諸市肆之三日并盜于市凡罪屬于法者亦

之唯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按刑人必於市惟同族

與有爵者惡不可揚故就隱處以施刑焉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不制大夫之刑備也陳澧曰大夫有罪

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磔磔殺也于甸人其刑罪則織織刺也

剕剕割也亦告告謂為于甸人不於市朝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獻

也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

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殺牲為之變常禮示如其倫之

喪無服如其親疏之倫而不為親哭之為位於其姓之廟

大戴禮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淫穢者則曰蓋

行義過者卷二十四慎刑憲十九

不飾姪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

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

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

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履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

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

使人梓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

刑不上大夫

左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

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歟○按此即周禮八辟之議

能也

漢孝惠卽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

知其有罪蓋盛饗械者皆須蓋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

有罪當刑者皆免之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按是時丞相勃下

獄故誼以此議上文帝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害成始

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蒙死而存之自

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按律文親屬得相

為容隱始此深得先王以刑弼教之意

又詔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按周禮八議獨

無議老此詔可以補周官之缺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按後

世人臣有罪先請然後逮治始此

行義過者卷二十四慎刑憲二十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憲望有司案驗因暴其與姑姦事永

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弁不欲見外也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

言案驗既無實事而發蘭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宜及

王不服詔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不治

哀帝時丞相王嘉下獄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之於大臣在與

為下御坐為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吊臨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

禮退之以義誅之以刑按嘉等罪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詆

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按王嘉本無罪猛等所謂罪惡蓋欲

救之而姑為是過辭耳

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或賜死於家疾病三品以上婦

女子孫八侍○唐此制猶有古意

唐太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乃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候進止○胡寅曰太宗不使三品以上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設有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由自進其美又歟矣隋史萬歲實任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議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三品以上既不可與諸囚同引別引可也

玄宗開元中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或請決杖張說進言曰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旻先亦不可輕不宜決杖上然其言○洪邁曰唐太宗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更魏徵諫上亟釋之明皇時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賤陸州刺史盧懷慎表言上深納之

按武臣至大將軍文臣至御史大夫皆大臣也而使之任督隸之役蓋虧國體輕名爵也

順天時之令

周禮大司寇於正月既建既縣法於象魏以示其民小司寇於正歲復正建復申令以木鐸以警其屬○此古之刑所以難犯也

布憲表也也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音靈也去桎音也桎梏音也肆

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結治也囹圄具桎梏禁止也姦音也慎罪邪

唐制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暑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閱獄囚租校餉治不如法者○按此唐人恤獄之仁

漢章帝時旱霽宗上疏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旱災陳寵奏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冬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鳴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為正夏以為春若以此時行刑則刑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故大刑畢在立冬也○按斷決死囚必以十月以其純陰之月也後世因寵此言遂以為定制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胡寅曰六月生成萬物時雖有雷霆而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違天勿矣

按隋文帝以陰謀得天下而性尤猜忌往往殺人以立威卒不得其死而其子若孫自相魚肉至於頹宗絕祀孰謂天道無知耶

唐制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暑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閱獄囚租校餉治不如法者○按此唐人恤獄之仁

室獄據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者醫
些輕繫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為常

按宋朝以仁厚立國此其仁政之一端

太宗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百數以聞刑部
意糾察按太宗申嚴淹獄之戒如此當時之民豈有無罪
而就死地者哉

以上慎刑憲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四

衍義通略卷三十四

慎刑憲

二二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五

慎刑憲下

謹詳獄之議

刑上刑適輕下服刑上刑適輕下服刑適重上服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曰訊

三宥再刺曰訊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如欲報甲見乙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以其失從射機而一

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

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按三刺皆曰可殺而猶原之

以三宥三宥皆無之然猶審之以三赦

梁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孔季彥過梁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

衍義通略卷三十五慎刑憲

姜氏傳曰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

情知情猶不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

非司寇而擅殺當罪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為逆也梁相從其言按

此事與漢武帝為太子時所論訪年殺繼母之獄同武帝謂繼

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時母名絕矣後世宜以為準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時上方向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湯

雖文深意忌然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置廷平李秋後請讞當辛宣室齋居而決事

成帝時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終竟時棄

去或更嫁及長事終丞相程方進等議欲坐之廷尉孔光駁議以

是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有詔光議是

哀帝時丞相薛宣不持後母服申咸毀之不得封侯宣子光楊

出傷咸御史中丞等議曰兄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

為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

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報也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

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對曰法令有故

誤章傳令之終於是為誤當罰金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

曰君了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魏夷母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係廷尉司隸主簿程咸

議曰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

行奏通略卷十五慎刑憲

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家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則從

夫家之義朝廷從之著於律令

唐制天下疑獄識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錄可為法者送

秘書奏報

太宗嘗錄囚見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謂侍臣曰反逆有

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謂之反連坐皆死

豈定法耶按後世斷反逆獄者宜以此言為準

太宗欲止姦遣人以財物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疋上怒

將殺之裴矩諫之上納其言

玄宗時武強令裴景儼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上怒令集衆殺之大

埋卿李朝隱奏曰景儼乞贓罪不至死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

役詔不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若

令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加何辟。按今律有枉

法賊求索賊亦此意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入右臂經十二日

身死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凡人論宗元上狀桂管觀

察府請寬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鮮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

急難之義中實非必死之辜不幸致阻抑非本意按文圖當恭守

無罪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更以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推

輕之願

楊宗長慶中羽林官騎車男官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

人張泣所拉服將絕持木鉦擊其首兄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勅

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

命之得思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行義通略卷十五慎刑憲

敬宗時京兆府有姑鞭婦至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

綽議置毆罪非固也其子在以妾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按刑以弼教論罪者必當以教為主

五代晉天福中刑部員外郎李象奏陳刑法盜賊未見本職推勘

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殺論而故殺減一等又據斷獄律云若依

法使杖休數拷決而避致死者勿論今後推勘致死者若實

無故請依避勿論之義

宋太宗時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逸所離今馮奪

父背產欲與已子判大理寺張佖定崇緒公母罪死太宗疑之下

崇自議徐鉉謂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右僕射李昉等議

曰古從法寺斷死則知逸無辜而絕嗣觀此則所謂已子阿蒲

無地以托身臣等參詳田業合歸安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

供養不得有闕焉亦不得擅自貨易莊田詔從妨議等各罰一月俸○按律註謂但當定其母自離與不離斷此獄者當以此言為主若為已離異則與安氏義絕不當得其田業況其所生之子乎崇緒訟之宜也若本不曾離異則是崇緒以庶子而訟嫡母當以死罪又何可疑又若茲則必與昉所議皆未為得也

神宗熙寧初登州有婦阿云母服中嫁韋氏惡其夫阿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勅其死殺傷而自首得免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按宋朝制刑有律有勅阿云之獄當時名臣如司馬光呂公弼文彥博唐介法官如劉述呂誨議知審刑大理王安石呂公著陳升之韓絳等議行義通略卷五十五 慎刑憲

是遵迄無定說皆是律勅之文謀與殺為一事為二事有所因無所因而已司馬氏固云分爭辯訟非禮不決今請決之以禮阿云徒以其夫貌之陋而欲謀殺之其得罪於天而悖於禮也甚矣且妻之於夫存其將之之心固不可況又有傷之之迹乎諸人之論未及此者

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其事上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法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害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莆田民楊訟其子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父為人毆死楊亦與焉坐獄未竟遇赦免婦仍往其家判官姚珪欲併科罪攝下陳

振孫謂初問楊罪時合勒其婦休淫當離不離則是違法且律文違律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此婦合附此條不合收坐○按父子夫婦皆人倫之大綱然生身之恩終重於伉儷之義蓋女子受命於父而後有夫也

伸冤抑之情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肅石右平罷民焉平罷急之民使右肅石疎達窮民焉達窮民之申其情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按成周盛時民之窮困者俾之立肺石則無窮而不達民冤抑者俾之擊路鼓則無冤而不伸此治道所以泰也

漢明帝時窮治禁王英謀逆獄其人勿引列侯皆所未嘗相見者侍御史寒朗上言言其誣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對曰其人自知行義通略卷五十五 慎刑憲

慎刑憲

五

所犯不道故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何不早奏恐挫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臣考囚在事者感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及公卿相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冤無敢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誠死無悔帝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唐高宗時唐臨為大理卿帝常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冤確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之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嘆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武后時竇德妃公羊謹妻麗有奴妾為妖異恐之請夜伺禱解奴因發其事求功賞監察御史薛季昶上誣奏以竊德妃同祝詛龍

氏當斬侍御史徐有功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奉親奏有功同黨惡逆法司處有功當絞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公皆不死耶既食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勿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自是龐氏得減死

慎青災之赦

易解太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赦太青也○胡安國曰太青皆

肆則發天討國典縱有罪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諸葛孔明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斯得春秋之旨矣肆言而曰太青譏失刑也○按後世大赦天

下始此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又而不勝其禍法

術義通卷五

慎刑憲

六

七

者先難而後易又而不勝其禍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

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奔馬之委轡也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按赦之為言始見於虞書然所赦者

皆災而已未嘗及有罪也大赦天下始見於史後世遇有變

革喜慶輒舉行之不復問情之故誤罪之當否矣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諫之○按西漢赦令最煩

高帝九赦蓋承暴秦之後與民更始也文帝四赦蓋承呂后之

後有不得已也若大皇帝五赦武帝十八赦昭帝七赦宣帝十

赦成帝九赦哀帝四赦大約未有過三年不赦者何其為良民

地也恒不足為救民地也恒有餘哉

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

皇帝元初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而文不及亡命者蓋郭

躬奏之即下詔赦焉○按自古起禍亂者多死罪亡命徒朝廷

一持以法而無所貸彼固無辭而其心焉有施贖湯之恩死罪

並赦而亡命獨不與焉能無歎乎郭躬之慮遠矣

唐肅宗大赦論曰賊臣之罪著莫大於赦赦贖令惡人高會而

室老盜服賊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觀物而不可取

痛莫甚焉初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按承平之世赦

不可有危疑之時赦不可無

漢帝禪延熹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責賈詡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二歲再赦

善人暗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術義通卷五

慎刑憲

七

四

宣宗以旱故命盧商等疎理京城係囚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大

理卿馬植奏曰昔周鯀克殷而年豐衛呈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

錄赦或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五代時溫韜發唐諸陵唐莊宗時入朝賜各季紹冲旬日遣還

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宋溫相埒耳何得復居名鎮

天下義士謂我何莊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赦於古無

有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矜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

復為惡不能無怨悔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慢吾長惡政教之大

患也○按赦因非國家之美事然或權時為之須如雨露之施不

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人為之常例而有定時則人可

揣摩以需其期而不足以致人感矣

仁宗時學士張方平言中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乃下詔曰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重命令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元西僧咸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效尤便善長者嗜啜而飲恨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賦父師長之讎賦兄弟主友之讎賦從父兄弟凡殺人有及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今勿讎讎之則死○是激曰果如是將使天下以力相陵交行義通略卷五 慎刑憲 八

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非聖王之令典○按調人之和難蓋謂過而殺傷人者也如律文所謂誤殺殺過失殺之類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故先王立調人之官以和其難姑避之於他少舒報者之情也哉

聖祖作為教民榜文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強盜殺人外其犯盜盜詐偽人命本鄉本里內自能含忍省事不願告官止於老人處決斷者聽亦周禮調人和難之意也

朝士凡報仇讎者其於亡殺之無罪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呂大鈞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故今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雖見於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

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于有司也○馬融孟曰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報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一往之道也

唐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誦所殺元慶年殺之自因詣官武后欲赦之右拾遺陳子昂謂宜正國之典寔之以刑然後旌問墓可也○柳宗元曰旌與誅莫得而並若夫不受誅則元慶之復讎禮也又何誅焉若夫受誅而元慶復讎是讎法也誅之以正國典而又何旌焉

行義通略卷五 慎刑憲 九

憲宗時富平人宋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及諸子史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丁寧其義於經而深發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以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明殺人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然孤稚羸弱犯微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孝宗開元十九年嵩州都督張審素人有誣告其謀反者詔監
察御史楊汪按之至當審素實反斬之及其家時審素子瑋琇俱

幼坐流鶻表壽歸歸十役止於都城係表於斧言父冤狀為有司所得張九齡等請宜貸死業羅卿李林甫陳不可帝謂九齡曰孝上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曹家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胡寅曰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瑤瑒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按復讎之義本於五刑如金生水金為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不水為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

衍義通略卷五

慎刑憲

4

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天下自然之理也故先王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懲無罪者固不許人之枉殺而有罪者亦不許人之擅殺使人知讎之必報則不敢擅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則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矣

宋仁宗時盜發王公哀母家公哀獲而歸之官有司釋之公哀手殺盜事聞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哀之罪楊椿等謂公哀殺發家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罪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哀降一官照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按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豈所以爲

訓乎

簡冊獄之官

帝曰陶臯臯臯臯夏夏賊賊茲茲宥宥汝汝作作士士周周官官司司寇寇奉奉邦邦禁禁
比比效效懲懲刑刑恭恭聞聞

其周公若曰太史曰恭懿公名懿國式敬爾由獄所由之以長
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蔡沈曰此魯以蘇
公敬獄之事告太史使書以為後世司獄之法也

楚陳王曰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蓋于威權勢惟訖于富賄賂也非指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
諸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置器乃葬器也何謂
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倭折獄也

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傷廷尉釋之奏犯譴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

行義通略卷十五

十一

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上，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宣帝選于定國爲廷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刑獄號爲平矣。○按漢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獄。其原蓋出于此。

魏明帝時衛覬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胡寅曰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

用法徒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
太業儒而侮法者常多有之況習法而不知信我之道其侮法
將十人而二五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
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卿自守法而今我失信
耶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
陛下欲殺之而置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法有所
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初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
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孫伏伽以為言仁師曰凡治獄當
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為伸邪萬一閹短誤有所中以
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

行義通略卷十五

○漢刑憲

十二

武后時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實即行斬
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臣望絕此
處分依法覆奏

武后時起徐有功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
林而命縣危則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
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是時法官競為深酷惟
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_使侯_恩必死遇徐杜
必生

宋太宗始用儒士為司理判官○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
士縣士之比然謂之士者以其知義理能於法外推情而不忍
致人無罪而就死地非若吏胥深於法比而已也

淳化元年今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_{案牘}諸刑

有大獄則乘傳就鞠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_故憂無_留滯或
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所推事狀者為定令

二年置諸州提點刑獄司○按後世於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
為提點刑獄司在元為肅政廉訪司 本朝於藩方各置提刑
按察司凡有十二

是年始制審刑院於禁中無置詳議官六員○宋制既有刑部大
理寺又立審刑院不無重複

神宗置律學設教授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司
馬光曰律令格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
習之為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_{恤憂}

行義通略卷十五

○漢刑憲

十三

漢文帝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罪太省
有刑錯_錯之風焉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槨于京城七里外家人得取
以葬○此唐人仁恕之政

唐太宗覽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代憲
網之密○按此二君可為帝王讀書之法然宋以仁厚立國唐既
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我朝定_今凡笞杖人
於臂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為酷刑仁恩之及於人也博矣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
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二等失出減五等
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更各自免競就_就深文畏罪故耳
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止矣太宗悅從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殺死太子瑛鄂王瑋光王琚以失寵被譴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爲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鵲巢巢爲刑措之祥何耶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與刑本舉中外有憐心絳曰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乃專在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宋太祖嘗讀虞書數云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匭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戒濫縱之失

左傳晉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突子毛及偃從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三

秦始皇專任刑罰斯極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漢高祖除秦苛法高后除三族族父母兄弟及宗族罪妖言令秦人忠諫者謂之妖言

武帝時張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誅取容矣○按張湯之非殺顏異明年卽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

武帝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署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孝武之後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觀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一作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歲者咸冤傷之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惟陛下除誹謗以詔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法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天下幸甚

行義過略卷五

○慎刑賞

十五

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部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實武霍譴以爲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

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上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遠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魏孝文帝制有罪徙邊者二人連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檀

雅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初魏元王與陸敬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敬既誅賜冲烈詔曰

敵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

梁武帝疎簡刑法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見亦泣而有之由是主侯益懼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擄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

隋文帝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死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停其法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為將擊將軍今按制獄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羅織成反伏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

新義通略卷五

十六

實及鳳凰晒翅驢駒拔極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武后時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一問即承反仁傑令其子上冤狀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繡奏之樂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拷掠矣武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不有冤耶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

近臣亦不自保何敢搖動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悅賜崇錢千緡

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泥耳籠頭摺脅義有獄持宿囚之號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除死議者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及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

玄宗時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範為御史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上以其善用鑿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實至肅宗見奏等議謂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新義通略卷五

慎刑憲

十七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劉瞻諫之上不悅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伏望迅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宜以重法○按今世無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宮以為嗣之例 祖宗以來凡入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繁累之幼擇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尤多伏願嚴為禁制莫大之仁政也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有棹柴足手夾幫股兩腦箍於超棍交脚兩股今獄之具痛深骨髓幾於殞命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往往致死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

死實則殺之至遲宗時雖累詔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以上慎刑憲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五

行義通略卷三十五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五

第二十六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嚴武備 上其目九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第二十七卷

嚴武備 上其目七

將帥之任 出師之律 戰陳之法

察軍之情 遏盜之機 賞功之格

經武之要

第二十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行義通略卷三十五

馭夷狄 上其目五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賓待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脩攘制禦之策

第二十九卷

馭夷狄 下其目四

守邊固圉之略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落之情 總論四夷 西南夷 北夷 東夷

劫誘竊賊之失

第三十卷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三

成功治 其目一

聖神功化之極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一

嚴武備上

總論威武之道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蓄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卒之象曰澤上於地卒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丘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除戎器待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其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天

虞書益曰帝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受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曲禮曰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掠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仇弔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三

家各有其二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師之爲善師者善戰者不死死之爲善戰者善死者不亡亡之爲善死者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桓公十一年閔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莊

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音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師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天

虞書益曰帝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受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曲禮曰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掠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仇弔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三

武軍軍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尸封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禁暴戢

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

焉何以示子孫十二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

以為外懼手十六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遠楚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

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

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歸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

行義略卷十六嚴武備

吳矣昔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死知不曠

吾先大夫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大有臺榭陂池焉宿

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

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明德不觀示兵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有不祀則修言言有不享則修

文典有不貢則修名名有不王則修德德序成謂上五者而有

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

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

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

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來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

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善為士

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

不爭德是謂用人之力

陳器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

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

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按荀卿此言可以見帝王仁義之師

三略曰務瘡也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食人之有者殘

又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激燭火臨不測而擒欲擊其克必

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按三略或謂為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謀及英雄侵盜縣官

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言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

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陳師道曰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為七書而司馬法比諸家為優

史記昔皇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

漢高祖時陸賈時前說詩言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去豫附天下雖有難權不分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

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宋歐陽修言於仁宗曰朝廷有三太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賞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韓琦又

言曰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衍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丑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之功勳以比追逐有同倫以令賞賦無事則作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

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按成周之制兵籍掌於大司徒徒行則屬之大司馬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不而為比閭族黨州

鄉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師軍有事則驅之以行陳事

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自耕而自食無慮之費兵無戍之勞將無戍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固戰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人為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人為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則兵

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水不可復

班固漢志曰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

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

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有稅田以足食有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邑四為丘丘十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有

衍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六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是謂采馬法○按先王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更勞均逸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內教既成勿使遷徙人與人相曉也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告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也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年六十五乃得免為庶人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史正身供有踐更代行者也有過更給代者也

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此漢軍制人

略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彊郭神張說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此唐軍制大略

武德初始制軍府太宗貞觀十年總制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按府兵之置無事則力耕以積穀有事則命將以出征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擯手步射

按歐陽脩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及其甚衍義通略卷十六嚴武備

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以唐之予孫驕弱不能謹守其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制馴致於方鎮強而唐遂以亡以為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之使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曰禁軍諸州之鎮兵曰廂軍邊於戶籍以為所在防守曰鄉兵又有蕃兵○此宋軍制大略○按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

卒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兵制獨無所因

聖祖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軍使司衛指揮宿衛無設置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都尉五軍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為行都司者五內外衛凡若干處大率每衛五所每所千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我 聖祖又歷戎征洞

燭利病制為畫一之法以為經久之規開國至今百有餘年其間固有軍伍空虛變一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可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漢之踐更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府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其利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按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惟今聖朝建國幽燕承平日久武備不無少弛請於 國家當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萬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

衍義通略卷十六嚴武備

天直定保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輦轂之下若見丁盡以為兵可得四五萬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矣

宮禁之衛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墻庶子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為勳衛蓋亦此意竊謂今日宜廣此意

閤人往來之掌王宮之中門雖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之類賊器何不入奇器惟民不入宮按我 朝禁僧道非朝見由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真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起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

而趨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按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按漢初宿衛皆以士人為之其後用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為一代之禍說者歸咎於光武之不任三公誠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又有十六衛自左右衛至左右千牛是也○按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二衛之遺制諸衛正卒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不以世而以能蓋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天子御輦則扶掖以行出警入蹕承旨

行義通略卷五十六

嚴武備

九

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詔獄所寄人之死生所係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右衛大將軍李太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葉諸侯千夫百益以大制小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有皇城司殿前司總之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按宋人禁軍而使之屯泊於外失其所以名之義矣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必以入宮正言王詢言周禮闕人掌宮門

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拒關不納尤武以賞其臣上東門開門同馬盡出魏武以怒其子孫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直徹禁中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勦効○按我朝每夜將軍上宿過有一瓦石之墜一重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開門以出入哉

至和元年有僕隸破入直內藏劍者御史馬遵言律於御用舟船飲食之類有不如法皆不稱誤所以許世子止躬不嘗藥春秋加以大惡之名唐長孫無忌入朝不解刀按尉被誅死之議今麥昭吉僕破入直中有劍器歷諸門抵便殿曾無檢察若姦盜包藏而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雖已具獄而諸門監官守卒乞於常法之外重行川謹大防庶得來惠

行義通略卷五十六

嚴武備

十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言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結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力懷刃為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中外聞之頓足寒心皆謂陛下誤以此為小事一切赦之積日累月事體陵遲忽有不測之虞誰復知所職守○按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孟享太廟夜間出鑰於門隙早朝亦於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迫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况取有僕披藏劍盜出珍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漸者其嚴如此繼體守成者所當遵而勿失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蓋方千里也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

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卿北周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

漢百官表中尉奉官掌徵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校曰南

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

輔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三輔

距京師為甚近民情有問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

故也○按衛京取之近輔最是若大衛官而取郡國之兵恐未

為得我 朝宿衛用世將其慮深矣

唐置府軍凡天下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上府十二

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

後也變為長七又變而為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為府衛至其後也變為長從又變為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

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宋徽宗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穎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

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并轄京師各以二萬人

為額○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漢以京兆左焉

右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鳳翔同州為輔宋至徽宗亦立四

輔焉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敵請以宣府為北輔

俾守國之北門以永平為東輔俾守松亭一帶關隘西以易州

為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南以臨清為輔以坐鎮滹河而總鎮

河南山東之衝又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龍兩直隸河

南山東上京標備軍因近屯守如此則軍士遂室家之願

國家省轉輸之煩邊方足備禦之具而 宗社奠安矣

宗社奠安矣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

川洮斥水田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

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

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

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按

本朝府州縣之衛所皆統於都指揮使司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

牧之遺意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易校曰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

泉用樓船不特材官也

唐制府兵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而河南等九道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凡置府三百有二數與前軍伍同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為方

鎮○按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

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以至亡滅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按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

伍數少而宋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先多而後少何也

前代之制率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今古立為定制使百世遵守者也方其初制為軍伍

也內地多是抽丁聚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

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遂至薄糈難消挨充無進乞勅兵

部通行清理設法填補庶不至於噬臍無及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

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輒復用廂籍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約按廂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放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以為之法也

本兵之柄

帝典曰皇陶鑄夷猾夏寇姦允汝作士○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故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而禮樂分為二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故成周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按兵乃刑之大者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雖兵於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輕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觀此則有虞九官之命雖不言兵而兵在刑之中矣

胤征曰惟仲康之釁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按此命官專司兵政之始

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率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者則責之○其賊賢害民則

代之○其暴內則陵外則墮之○其野荒民散則削之○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之職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令貢賦則為之立甸縣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卒伍則為之伍兩軍師之名而以五起其數其調軍徒則立通成終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數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夫軍旅一事也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恐成其垂爭之習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團營之設何居詩六月之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謝枋得曰漢唐而下緡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紳介胃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法則者也

春秋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胡安國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矣

魏置五兵尚書○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按唐人始分六部宋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六部始得專達于上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我朝革去樞密府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矣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者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元人禁漢人持弓

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

與步兵宜以步為主今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力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矛與弩者豈僅見用於廣右之徭徠湖南苗人所用之勾刀即古人之矛遺制也宜於

今制兵器之外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為兵用若夫父之為用以擊廣馬之足宜備此一器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下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又曰弓矢禦父子守戈戟助九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收長迭戰則文皆戰則強

按古今制隊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數言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三連弩一射而連飛鳧電景矢自

副

漢高祖四年初為笑賊民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篋為治庫兵車馬○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十七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百官表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主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兵器

令丞○按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有庫兵以笑賊

為之在京師則有武庫令以大司農錢為之而天子又有若盧

考工室○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乃兵農為一之時漢之兵器

在官乃兵農已分之後

晁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遠及速匈奴之弓弗能革也堅甲

利刃長短相雜遊刃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

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按自昔談兵者

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今世隊伍之間不復用之意者有神機

火鎗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三者皆不可廢也虜惟用弓矢今

我兼用弓矢火鎗而又用弩以三制一必勝之技也

武帝時李廣發大黃以射匈奴李陵發連弩以射單于○虞明守

武都羌拜兵急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陳球守零

陵弦大木為弓初子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明帝永平中北

匈奴攻金蒲城耿恭為戎已校尉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神

箭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遂解去○按今唐

部上皆有毒藥清矢以射獸應絃而倒謂之毛胡盧又聞廣

右僊僅所用弩矢皆傳以藥以中血滿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

今之邊城宜用之是亦禦虜之一技也

唐初置軍器監後併入少府監○此唐人造軍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于庫有所征

行則給之○按此府兵所執之器械也今制每二百戶籍百軍分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十八

為二隊每隊銳手五名○每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鎗手二十

名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

短兼用也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為義方上火箭法○真宗咸平元年石歸

宋進本羽箭箭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毬火箭○按古所謂火攻者

因風縱火也而無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始有火箭之法真

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

自古中國所謂機巧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非若

今世以火藥為之者也近又有神機火鎗者捷妙如神而聞而

矢即至矣第不知火藥始於何時意者有隋唐以後始自西域

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今日用之可以代矢石之施可

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且焉嗚呼神矣

歐陽修言於神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七怯之兵孰能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按修此言切中後世官府造作之弊

可及乎。按修此言切中後世官府造作之弊。

別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按
弓弩之類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
也克敵乃韓世忠所獻即弩也

也克敵乃韓世忠所敵即登也

神宗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按設官以造軍器誠嚴武備之要務我朝以其事屬之工部有軍器局針工局鞍轡局如法造完進納內帑遇有闕文奏開支給若各處

行我時卷十六

十九

有司歲造者起解到部辨驗其中選庫交收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從世祖攻襄陽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逆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自此礮用以攻城無不破用以擊舟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者宜行天下俾令授獻給賞

給賞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四丘爲甸有戎馬四匹一同百里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戎馬四千匹天

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然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如周禮天子十有二閑是養於官者衛之駟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曰騂牝三千美衛文公也○按有文公誠實淵深之

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爲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

馬之用而斯民先受養馬之害以無塞滯之心也

魯頌駉頌倍公也其詩曰駉駉張腍腍牡馬在坵之野○按先儒

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驟而壯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僂公之馬則言其駟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

以見國之殷富也

行義通略卷之六

辛

周禮馬質平也土買馬其價直掌質馬量三物量其材質之高下而平其價一曰戎

馬事二曰田馬供田三曰駑馬下材而供皆有物價綱惡馬以

雞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蚕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兩次養蚕○鄭玄曰天文辰

爲馬蚤是奔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蚤者爲傷馬歟

校人之馬館掌王馬之政辦六馬之屬種馬者駕王馬路一物指

戎馬一物路并齊馬齊一物整齊之車也道馬一物馳驅

道德之車也。行田馬一物。駮曰。駮馬一物之役。駮馬三良馬之

數物三倍良馬之數（按六馬之用以秣馬爲先）

不駢駢用牝以駢天子之輅乎夫用以乘惟取其質之良色之

屯而力足以至者耳又可北壯之恟哉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家四閑馬二種細

九馬特也居四之一三統一世飲○按成周馬之牧於官者牝牡

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牡者又

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馬之不蕃碩者坐此故也

春祭馬祖天驕也房執駒馬二歲血氣未定夏祭先牧始養頌

馬政特用故驛之俗謂之駒秋祭馬社始乘減其善者僕馬

冬祭馬步神爲馬獻見成馬講簡馭夫取車○按周人於馬不惟

養於人而又禱於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蓋以戎之大政

在馬也今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

馬神廟亦周人意也

本馬下士二人醫四人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知其疾之所由而可

治相助醫以助醫之神而藥攻馬疾○賈公彥曰巫知馬疾醫知馬

疾故連類在此○按 本朝設馬神廟及獸醫蓋得周人意也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近世有安驥集等書專主馬病講而用之則馬無不得其死者

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按古人養馬有牧田即今之草

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則留以養馬昔人謂農事弗擾

則馬政自修哉 祖宗於畿甸之間舊有草場近日盡爲權貴

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以行周人牧師之政

使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

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愚按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若馬質之

質其價校人之辨其屬至馬之治其疾趣馬之簡其節牧師之

掌其地使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馬政略

備矣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羣牛騰馬騰雞遊牝于牧使牝者就牝者

之

之

之

之善也犧牲之剛性○仲夏之月遊牝別群

也至春無牝牝於牧則繁騰駒班馬政○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

也及七驥○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盤設於屏外彈門司

徒指即也北面誓之○按此蓋排習天子之六種馬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

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厩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

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日暮

道遠必數上下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按古

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知也

秦之先有非子善養馬爲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

王邑之秦使續嬴世

漢制太僕掌典馬屬官有大厩未央家馬三令○按太僕周官掌

行義通略卷十六 嚴武備

正服位出入大命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焉 本朝於山

西陲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京畿設太僕寺

以總司天下之馬政○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

匹者復卒三人此內郡之制也漢初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

官不禁武備烏氏居塞馬數千群挑橋居塞致馬千匹於是內

郡之盛則辟成辟武備邊郡之盛有三十六苑武帝征

伐四夷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

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今民得畜邊

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匪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

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

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王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今此漢牧於

而用於官之制也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馬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等官○按牧監之制始於此

尚乘掌天下之御左右六閑其後開禁中又增置飛龍廐○按飛龍廐即今御馬監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方其時天下以一織易一馬萬歲掌馬父恩信行於隴右○按唐人牧馬之地即今陝西鳳翔府及邠州涇州寧州也○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百年餘矣馬之蕃盛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初有司循唐人之故迹以求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

行義通略卷三十一○嚴武備

三

唐人監牧之政其於馬政不為無助○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資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初命張萬歲置其政有馬七十萬餘匹其以役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辟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驥驥院以天駟監隸焉○林駟曰宋朝馬政育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脂戍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

直賜畜駒之將卒是則貨不出國門而馬有滋也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蘇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乙度永草豐茂去處牧放數年之後馬必蕃盛○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允宜馬之地皆在焉然馬不蕃盛者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保馬之弊政故也

本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開然聚忽然散雲奔騶駟後掠前此馬之良也疆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連人呼薄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嚴武備

三

馬多無所用之○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水草草最宜牧養地勢高寒必宜馬性請遣官審度興置監牧○按今日馬政兩京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乞於南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佚散必循名責實必有益無損可也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議令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具○戶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脩舉甚至近時議者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平復不知戶配一

馬繁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按彥博所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
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並賦以牧地今日令
民自買馬而自養之也其害乃有甚於宋者

保甲養馬自熙寧五年始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養馬者聽於是
保甲養馬行丁諸路矣○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
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
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按此宋人保馬之法大
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
願者聽以官馬給之而免其體糧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論
丁養馬不問願否而戶役征輸如故且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
必責償生者日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
為生乎伏惟聖明見千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寬此數郡民
行義錄卷之六
嚴武備

力不勝大幸况此數郡根本重地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
為之拯恤可乎

啓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罷保馬復廢監○按昔
王安石為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
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嘆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然不能
改至哲宗乃罷之百姓如釋重負

神宗時郭茂恂承詔議專以茶易馬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
至是蕃馬至者愈眾○林嗣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
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按唐宋以茶易馬多市於外夷 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
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與蕃戎交
易也○按古今馬政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漢人牧於民而用於

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不朝始則收之在官後則畜之
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兼用前代之制存內地
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
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司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
者乎今日國馬之政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
以供乘輿之用其放牧之地則有鄆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
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都金臺
設太僕寺於 京師南北馬政分掌焉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
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內地民牧以給 京師之
用外地官牧以給邊方之用而茶馬司之所易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雖不至於大乏
絕然求其如周代雲錦成群則未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

行義錄卷之六
嚴武備

本朝唐宋及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則馬政舉矣雖然
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
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請自今制兵以步為正
以騎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
以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
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蓋騎戰虜人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步戰中國之所長而虜人之所短今捨
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馬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
然屈服於我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敘
振旅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養卒○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桓公四年春王正月狩于郎○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

所謂安不忘危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鄭具圖

秦之類每歲仲冬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按大閱天子之禮也魯以諸侯行之故

書之以見其稽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御車不失其馳然後

射者能中過防弗遂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雖不獻禽

不獻○雖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

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不致者夏苗爲苗除○秋獮獮也

冬狩○冬狩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二年而治兵○三年講

武○四年講文○五年講射○六年講大閱○七年講大閱○八年講大閱

九年講大閱○十年講大閱○十一年講大閱○十二年講大閱○十三年講大閱

十四年講大閱○十五年講大閱○十六年講大閱○十七年講大閱○十八年講大閱

十九年講大閱○二十年講大閱○二十一年講大閱○二十二年講大閱○二十三年講大閱

二十四年講大閱○二十五年講大閱○二十六年講大閱○二十七年講大閱○二十八年講大閱

二十九年講大閱○三十年講大閱○三十一年講大閱○三十二年講大閱○三十三年講大閱

三十三年講大閱○三十四年講大閱○三十五年講大閱○三十六年講大閱○三十七年講大閱

三十八年講大閱○三十九年講大閱○四十年講大閱○四十一年講大閱○四十二年講大閱

四十二年講大閱○四十三年講大閱○四十四年講大閱○四十五年講大閱○四十六年講大閱

四十六年講大閱○四十七年講大閱○四十八年講大閱○四十九年講大閱○五十年講大閱

五十年講大閱○五十一年講大閱○五十二年講大閱○五十三年講大閱○五十四年講大閱

五十四年講大閱○五十五年講大閱○五十六年講大閱○五十七年講大閱○五十八年講大閱

五十八年講大閱○五十九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

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六十年講大閱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

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問族黨州鄉伍兩卒

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五戎○五兵也○五兵○五法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

威武斬牲于郊東門以薦陵廟斬牲之禮名曰驅馳○劉劭曰

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六十四陳○六十四陳○六十四陳○六十四陳

評按漢講武於秋郊之畢其地則東郊也唐講武於仲冬之月

其地則都外也宋講武于仲冬之時其地則近郊也夫教閱之

法備於周禮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

四時之教天子再臨焉此今日缺典也

宋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躍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

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

霜鋒雪鏑躍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躍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

神聲○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

後世角觝之戲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有同兒戲

何也今誠使軍士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

出以示之亦不戰而屈人之志之一計

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

觀然臨敵難用詔教士不杜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

子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按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操甲而輕

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旦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兵必

至顛躄矣

神世衛知環州謀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其事請於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于射自是敵不敢近環境仁宗時賊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此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置矣軍師從卒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行義通略卷三十六

嚴武備

二十九

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按宋太祖起自我行熟知軍情故所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及無故群飲可也禁及衣皂及葱韭則甚矣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黠兵不絕然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既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蘇軾進策於哲宗其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昔者先王於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不至於驚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不振是以區區之祿山

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危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專尚武勇講習兵法度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議者或以爲無故而動民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

止倡敢勇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敢勇有術敢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雖然者衆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視其勇者而陰厚之則凡有緩急而肯爲倡○按蘇軾此策真得激勸用

行之道但所謂陰厚者非王道光明正大者也

嚴武備

三十

胡寅言於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擢其壯健號勇今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密也無所別擇一切姑息教習擊刺有如聚斂者爲治軍者之虛文也

孝宗謂樞密同知趙雄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以上嚴武備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六

大學衍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下

將帥之任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師貞以正而又得丈人○程頤曰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陰登壇拜將則一軍皆驚蓋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有以使人尊畏則是也六三象曰師或輿尸師或輿尸者師敗輿尸大無功也揚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今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今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其宜其使不當也詩大明之八章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其亮佐彼武王肆伐大商○按六經言將帥之勇始此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江漢之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沈沈武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此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王命卿士

曰王謂尹士命程伯休父大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

命太師及司馬之詩也○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

則將歸卿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宣王命召虎以平淮夷命皇父

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三臣者皆世臣也世臣之於國詩書禮

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闕閤之乎於內外見聞有素技藝看傳一

旦用之必閑雅特重不至令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文

公崇高克使將兵禦戎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故曰鄭棄其師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威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終朝而

不戮一人子文復治兵於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收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王

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衆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孫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

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謀元帥趙衰曰卻

穀可臣取聞其言父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中軍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厲兵簡練無後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

荀子孝成王臨武君楚請問爲將孫卿抑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

不期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言收城欲周以

同從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言觀敵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遇敵決戰必道言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

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處

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

而不可使處不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大是之謂一至九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急則吉急勝敬則減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
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更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
大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
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
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
徵至不肖人得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
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為太公之言其言與
周蓋相出入雖非孔子太公之言亦選將者之法也

尉繚子曰大將提鼓揮袍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
行義通略卷十七

嚴武備

三

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抱端奈何無
重將也又曰大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
野忘其親懷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
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漢高祖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
場且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皆驚

文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

之步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按求將之道不以遠
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離而踈不以罪而廢故管仲射釣齊桓
任之以伯益明三敗秦穆救之以勝穰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
羈旅樂毅之踈賤孫武之瓦合陶者為瓦必員而分剖之始合
與衆人為小合也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
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
附夫何計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
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為之至要
也光武勅馮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
念自脩勅無為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
行義通略卷十七

嚴武備

四

可但恃勇也
諸葛武侯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勝也○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武
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戴
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習焉能知哉雖使
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也

元魏明帝時路思令上疏以為比年將帥多貴龍子孫野杯躍馬
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雉銳氣
一朝頓盡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
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遺辯主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

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南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唐太宗曰隋煬帝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壘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其或疑於委任以斷制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失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效之志自昔帝王所以長亂行義通略卷三十七

嚴武備

五

繁刑喪師盛國者由此道也陛下宜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將自效忠其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紮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知陳平無行而不棄愈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之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惟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持人此桓文也桓文所以弘伯功也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宋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倖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比目過也夫既以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設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

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以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王治兵於為鞭七人貢三人耳為實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軾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餽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每存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

嚴武備

六

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眾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楊干亂行陳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人命寡人之過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

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中令舍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吾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天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吾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於授任也以至容祭遵之守法恤賈復之妻子解賈復寇之忿怒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或上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行義通卷三七

嚴武備

七

疑而有懼意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宋太祖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太祖時內臣有違事後者上問曰進宗以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對曰威令不行資養無節也上撫髯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嘗有軍校詣闕訴郭進不法事太祖知其誣命執以與進令自誅

之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投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醴惟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曰不能備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太祖嘗謂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彬曰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如此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為崇義留後聞齊王召全斌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萬貫帛行義通卷三七

嚴武備

八

富弼曰太祖之於全斌真得馭馭英雄之術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按御將固有當然之理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于軍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帥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帥雖嚴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

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屬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明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亦以鄉飲酒禮選兵部。○馬端臨曰：唐選

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言。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自

武舉異等中出，豈可禁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

宋有武舉，武選仁宗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古語云：將相無種，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

位，有智略之人，不須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資賤。惟陛

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符義通略卷三十七 ○嚴武備

九

富弼言於仁宗曰：宜於太公廟建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

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亦令雜讀史傳，以輔佐兵

術。然後三年大比，才者出試之。

蘇洵言於仁宗曰：今之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臣愚以為

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踐美

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才，而以策試中者，亦皆

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

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不過取其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

以守邊之任，斯亦足以濟矣。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生員以百人為額。在學三年，且藝

業考試等第，推恩。○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

立之。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

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嘆

側席而為憂，在趙則臨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

豈皆戰之功，其間望神有以服人者也。

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

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

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

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置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懷輸錢已若

晚唐之頃，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

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

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

符義通略卷三十七 ○嚴武備

十

勢，豈不誤哉？○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

六韜曰：凡國有難，若避正殿召將而詔之。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

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稱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

制之。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內御。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

辭而行。○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太

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

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久矣。夫遣將大事也，略無禮儀可

乎。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賢戰於鉅鹿，下令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

韓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吝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不賞賜於外不從中覆也故得盡其智能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享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甚重不行而法必用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定曰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授以所委之事今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而去取之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十一

嚴武備

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贄又曰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籌謀而侯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據獲則張百而為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選制矣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

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車趙衰說者謂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堅毅以敗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夫謀及近謀且不可況親用為制將乎

唐宋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選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太宗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或潛上誘書言其短上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十一

嚴武備

皆不問封其書付業○按魏君之於樂羊雖謗書三篋而不疑宋太祖之於郭進雖軍校讒愬而不聽太祖之於楊業雖誘書言短而不問誠得用將之道矣然或任非其人豈不益長其惡哉不可不知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微勞蓋驥下情必達○按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

何遜言于真宗曰謹按史記漢高拜將擇日築壇北齊命將告廟授鉞今遠將赴鎮但授尺一之詔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聖駕幸龍江橋祭而親諭能等其儀註之詳且載於有司可考也可為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田况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寡稿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按古之人固有以一象啖之而致其報而亦有以一燔不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感激其速非徒區區哺啜之故也將帥於士卒出戰之時徒以法令驅之可乎

神宗時執政王珪謂內臣李舜舉曰朝廷以邊事任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西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常國而以邊事屬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按舜舉之言蓋有所激非其本心然其言則名言也

行義通略卷十七

十三

行義通略卷十七

十四

王若吏言於哲宗曰朝廷進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也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六四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虞奎鼎曰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泰誓有苗皆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泰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按此人君征伐最要之始其言雖簡而意不勝枚舉○大戰于耳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居汝有愆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敵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虺華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洩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憊天紀懲棄厥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蚺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之隅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

湯誓呈曰桀虐爾衆無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誓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
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自衛然亦遠斥堠未嘗過害不

識正部伍行陳擊力斗宣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過害不識曰李廣雖簡易然處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微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李廣不得鮮不覆亡哉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聞智不聞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猶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于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

戰陳之法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豈无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按行義通略卷十七

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詩序六月宣王伐北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秦風小戎曰小戎

伐虢收車五輛繫梁輶軸○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

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兵車也

周禮巾車之長革路車也○龍勒以龍文飾轡五就其轡

為之而建太白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卒○按巾車所掌者

關車之革革車之卒輕車之卒○按巾車所掌者

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

三人左持弓右持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

四人共七十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轡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

為一隊通前共所謂吹家子守衣裝解養機汲者也行則以車

為衛居則以車為營有卒車以備不測焉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

軼我我也公子突曰使當而無剛者嘗蝦冠而速去之君為三覆

以行之以乃可以逞從之戎師大奔

宣公十二年鄭之戰欒武子大曰楚子為乘廣三千乘分為左

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內官序常其

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杜預曰十五乘為廣司馬注百人

偏又九乘為小偏又

成公七年楚平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為教吳

來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昭公九年晉中行穆敗無終及辟狄于太原崇峻卒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又阮以什便其車必克困諸阮又

行義通略卷十七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轡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

徇為五陳卿兩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后專為右角參為左角

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禾陳而海之大敗之○馬端臨曰古

之車戰整暇有法未嘗竭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

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驥

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使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谷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難容不

足以當其徒之慍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

捨我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與敵也故必設後以誘之未陳

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秦漢以後戰勝攻取者皆如鄭之御戎

晉之敗狄耳何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為前鋒陵擊匈奴以大車為後然木

用以戰也。晉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唐馬燧節度河東，造戰車，因其地之險阨也。宋吳淑請復車戰之法，但可用之於平原李綱上車制之圖，未必可施于險阻。魏勝創為如意戰車，行戰輻重，止則為營，又有弩車，當陳門砲車在陳中，進退俱利，伺便出擊，今日進城之利也。車社

通典黃帝制陳法。○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而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按八陣雖未必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朱熹曰：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大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四五分力人，識相打法對副雄壯。

衍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十七

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眾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上車以爲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于旌首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左傳曰：前矛慮無是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四宿名也。招搖擺在上，其急繕也。結其怒，軍中之怒也。○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桓公五年，王瑁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為魚麗之陳。先偏二十五後伍伍，以承彌縫。承彌縫之隙而彌也。○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民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暇也。龜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犄，設右以為犄，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千百步。吾擊敵弱，常突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其家固亦不可無，故智者輕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宣公十有二年，為教為室，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尊。左追尊在左者，追尊前茅慮無為也。思慮在前者，中權也。權後勁也。軍政不戒而備。

衍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十八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翻願為鶴，其御願為鵠。○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鵠，即物以為名，殆戒類之歟。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擢奇。○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正四奇而八陳生焉。○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以奇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聞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圜圜而不可散也。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

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為方陣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才至今魚復平沙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道晉桓玄見之謂為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焉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藩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說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七五者安可臨敵乎

嚴武備

十九

朱子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未必用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膠論也按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者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神宗曰黃帝始制八陣法諸葛亮進八陣圖即九軍陳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季靖靖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上曰營行曰陳營為正陳為奇也○按陳之法

用之雖在乎應機習之則在乎有素然非熟之於目得之於手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

宋吳璘立疊陳法○朱子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通上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營守南劍退范汝為於來寇之時劉信叔歸守順昌勝虜騎於甲熱之日皆是用吳璘更代之法也按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東伍令束伍令今見兵法尉繚子考之不合不知何據云然

史記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扶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鉞鉞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蓋以濟河也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也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

嚴武備

二十

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舟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平津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借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塘管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塞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哀公十年吳徐承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按此戰用海舟之始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今閩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與韓說俱擊破東越○按秦

運舟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關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若閩之至廣尤易易然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舡有下瀨有橫海以擊南粵滅朝鮮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凡軍中素練諸營仍廢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矣矣請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兩得之矣

劉備擊魏船則與周瑜取關羽因風發火大敗於赤壁○晉武伐吳則命王濬作人舡順風鼓棹運造乎三山○晉有指南舟宋太祖用樊若水量江為梁之策而築石磯之江面遂不可守金行義略卷三十七

元木用或人以火箭破海舟之策而韓世忠之餘軍棄舟奔還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于洞庭則雖其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亦無所施也船註

祭軍之情

詩即風擊鼓之首章曰上國城漕無功于國我獨南行○王風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舟木妻妻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宣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言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何也不知是非所以體群臣也今君子於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怨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七之人而為遠城之戍者哉唐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尚監之哉

小雅采芣苢賦也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朱子曰卒章又設為役人自道其歸期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光武從薊還范陽而收葬吏士○按高光皆起自兵間故於死者眷眷如此古人於人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居者有饑饉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棺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行義略卷三十七

鮑洸離破產鬻男女童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劉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參之徒必曰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宋高宗巡三軍附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語出左傳此意也少不得

遏盜之機

周禮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四畿比諸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饑乏備賓客所并及樹驛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同之有相翔者

司寤堂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記夜士註行夜夜禁嚴禁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脩閭閻事比國中宿謂宿互以斷夜據以備者與其國窮義地謂而比其追謂追資者而謂禁僇者與以謂幸趨行者與馳聘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唯執節者不幾

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幾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雖有不逞之徒無由以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矣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曰臣始讀康子患盜之意蓋嘗疑之

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

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所

行義通卷十七嚴武備三

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者省費輕徭漢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馬觀太宗之政如此乃知聖人之言

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伏見熙寧臣寮有請別立盜賊重法

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

開衣食之原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

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也大澤鄉陳勝吳廣為屯長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乃今徒屬曰公等苦失期當

斬假令母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稱大楚攻大澤鄉援之北至陳

卒數萬人入據遂自立為王郡縣若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

後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阻山群盜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

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有二十石以下至小吏主者

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愈多

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拜張渤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

盜賊對曰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

也遂曰臣聞治亂之政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數屬縣

羅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逐車

車至府盜聞遂散令即時解散遂乃開倉廩使貧民為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分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其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解弛抱鼓數起而異州部

行義通卷十七嚴武備三

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異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死符水以療病

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楊賜劉陶以為

言帝殊不為意詔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諸門

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角弟子唐周

告之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旬月之

間天下響應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中

常侍呂彊曰若不赦有與角合謀為變滋大願以嚴詰帝

懼而從之先是中常侍封諱徐奉等謀為黃巾內應事發上詰

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

用汝曹反與角通

朱儁陳俊攻黃巾賊帥韓忠忠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

因而執異者若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逆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萌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賦稅過重百姓空軍京師遠遠告冤無所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宗為交趾刺史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淳化中李順發於蜀郡近者儼智高亂於廣南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元魏孝文帝時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益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街義通略錄三十七人嚴武備

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隋煬帝謀討高麗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群益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人作無向遠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攻陷城邑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等因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今更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處候許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上劫掠北還州縣莫能禦招集亡命賊眾日滋殺崔彥曾自稱天開將軍明年始為官軍所平○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來牛于易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唐末時初黃巢與王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粗涉書傳

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聚至數萬○按當黃巢之世使巢一舉而第進主則必不取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必終身業之不為盜矣使當時民有恒產官無厚斂則巢雖為盜不過為推埋劫掠耳豈能旬月之間聚至數萬逐天子而犯宮闈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張承範徐克讓軍皆絕糧莫有鬪志巢至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帝改元金統○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為國哉

周世宗時嘗嚴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鄉團為義營各立將佐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按昔崔安潛出庫錢

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今既為所先復何所辭又命給捕者錢萬益于市并滅其家於是賊黨互相疑貳無地容足散逃外境然用官錢不可

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也

宋太宗時青城民王小波作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之至小波死其黨推李順為帥偕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順師不進詠至以言激正等劾其親行舉爵屬學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

地還爲兩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玘興劉玘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值于僭偽之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玘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又賴宗枚守其可非其人乎○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定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絕之以絕盜賊之法重足并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若以脅脅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貝與俗尚妖幻相與習五行妖術卷三十一嚴武備

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藏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妖人爭信事之謀作亂事聞以文方博爲河北宣慰使平之

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幻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一應左道亂正之術伴僧道事屬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御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蘇軾言於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軾願特爲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軾又代李琮言于神宗曰楊維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

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使韓彭不過漢高祖盜賊何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常而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權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

秦觀曰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按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明經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今日誠復舊制諸科則天下之有材者皆有利用而無出位之思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蓋果必不取私鹽禁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徐伯祥必不引父入

衍義通略卷三十一嚴武備

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從矣急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小大協從矣若諸處觀望無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臣夙夜思慮當爲策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督責多狀州郡亦不過備遊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奸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於此昔群盜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使人郊勞且厚遺步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夫欲誅者法也欲宥者情也請約以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風俗之所尚然後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之所係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言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失全忠弼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魏大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按今彰城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天下九藩皆由
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帝鄉興王之地祖宗陵寢所在
關係非但漢唐宋比也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壬九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瑋言賊艦往來集慶花山賊
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
貽笑遠近宜選智勇以圖後功○按自古盜賊爲民害者莫如鹽
徒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
大於張士誠彼皆鹽徒也國家之於鹽課尚慎之哉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溫州十六年招降之以爲
江浙行營參政○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國
珍首亂爲天下先宜痛誅勅以懲不逞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
不徒不罪且授以官由是不逞之徒以爲事成可得侯王不
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
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
元末盜賊蜂起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其黨劉福通等

同起兵以紅巾爲號舉至十萬○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成
守恒患士卒消耗稍欲編民爲兵恐其嗟怨或生他變不敢建
議夫何盜賊一起倏成千萬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乃易易
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按宋
秦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
與窮治是矣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招降是誘民以
爲亂也窮治是驅民以爲亂也夏書曰殲厥桀寇脅從罔治舊
染汙俗咸與維新蓋桀寇罔放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不治
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可生之途而
投必死之地哉自古建平盜之策莫有過於秦觀此論者國家
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
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即速與剪除緩之則孰縱矣

行義通略卷十七
嚴武備

1117

賞功格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大君以嚴命賞有功開國封爲諸侯事也家以爲大夫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止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人臣奉君命以出有義有義獲匪其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昭乎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
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殲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
明爲祭于太蒸終司勳詔之○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也乃
以屬之司馬何也蓋軍常具不踰時屬他官則有雍蔽之害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九年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也謂飲策動

後飲置節則馬禮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陳城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任其不能清者與有幾

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謀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颯一笑今袴是特顯笑哉

行義通略卷十七

嚴武備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按賞有兩端功之

大者賞以官功之小者賞以財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片賜爵一級○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此

漢高帝六年剖符封功臣為徹通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免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

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數下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為安平侯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擊匈奴鄧支單于於康居傳首至京懸于棠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不可封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辯其功於是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頌焉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胡寅曰甘延壽陳

行義通略卷十七

嚴武備

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荀悅曰矯大之功小者罪之可如耳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辭胡氏以為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定封鄧禹為高密侯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餘各有差鄧禹賈復和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耿种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誅者○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執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

將將之道 讀光武得之

晉武帝平吳王濟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濟乃濟江以濟不待已將攻潘濬吳主與潘濬是事得解潘濬達詔不受節度潘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孫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日中至孫陵潘乃被潘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若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此小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潘濬爭功不已乃詔潘進爵為公潘為南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潘功重報輕為之憤慨帝乃遣鎮國大將軍○按潘濬爭功朝廷當下廷尉一

行義通略卷三十七 ○嚴武備 三十三 以詔書日月為斷 北魏孝文帝時定州刺史陸擊等謀反有司奏新與公不應從坐孝文以至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初不及嚴與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嚴既誅賜冲烈詔曰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故如白曰○司馬光曰大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以是洛陽嘆曰伯衡相助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准安王神通曰臣奉扶關西首應義旗全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父實建德吞並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在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按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為首是矣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而為唐功臣之首豈非以除建成為大功歟非太公之道矣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旦夜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行義通略卷三十七 ○嚴武備 三十四 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為公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上曰善

玄宗時突厥默啞世為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武官無嫌隙陸贄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

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

五代時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為刺史郭崇韜諫之莊宗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任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宋廉頗於直宗曰愛惜爵祿無令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高宗嘗謂諸軍使臣很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亦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遠矣諸將所及○按高宗所謂大將奏功之弊匪但宋人有之唐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弊亦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慮及此遇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三五

可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

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

有正千戶以上有指揮

檢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

此則擇其有才能者為之而不世其官者也其制可謂善矣

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

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

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之孫亦享無窮

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常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義之盡所以勵其節且又著之於律有軍官犯罪降等敘用降充總旗及發各衛充軍之文嗚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書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書戒之意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國法以通降之罰之以漸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平昔之去者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軍少官多之患哉其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夫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四世之後子孫尚廢其祀況彼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者錫以官爵俸祿終其身已為多矣况及其子若孫乎况無子若孫而又及其旁支別派乎請將前項軍官分為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三五

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次啓運征討之功

已經五世之後其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

者革去職任而世世優免其雜差其係的派者五世三世之後

犯罪依律通降無犯者照舊其例該筆任而其間有以王事死

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

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輒異

議以取張仲瑞之禍念此乃國家大事失今不為之調停必

將馴致於不救伏望 明主閱其忠而察其心毋使若高歡者

興嘆也

經武之要

仲尼之語曰佑賢輔德諸侯之賢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其乃昌○按所謂弱者亡者意為不善所致

而非為善而不幸也故必惠之侮之

秦楚周力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

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

牧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又曰武車不式武人介者不拜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此言雖主於聘亦可推於用師

殺梁傳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君不為匹夫與師

左傳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無謂邾少邾常有

毒十二師直為壯曲為老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嚴武備

三七

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

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牽牛以蹊人之

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

之長不及馬腹史佚之者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摘之與晉踣也

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保於德

語頗多往往切於用兵之實

前代名將若關羽呂蒙等皆觀

左傳有由然也

國語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

基必復亂為人臣者君憂勞苦辱臣死

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故無功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但

許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但許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山動

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怪道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

之獨至按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止此以後採兵書

司馬法曰古者遂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

知終知始知始知終以成列而鼓此以爭義不爭利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賞不踰時欲民得為善之利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嚴武備

三七

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視為不善之害也

惟維九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果力欲氣欲閑心欲一

甲兵行謹行列按宋人集兵書為七以教習武者司馬法其一

也七書之中惟此得古盛時之遺意以其不專尚權謀也此書

乃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說於其

中然公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足爵嚴位用衆五

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法則亡焉矣今其存者

特其附說耳

三略曰柔能制強剛能弱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

其國彌彰純柔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

同滋味而共安危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

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敵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故夜戰多火鼓書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無敵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追○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善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按武經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為最精故也然武書十三篇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雖非湯武之仁義桓文之節制而其中可為師律之助者固本兵柄者所當知也○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

行義通卷十七

嚴武備

軍

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一人投命足懼千夫○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其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於正武之書一於奇然考其行事則皆猜忌暴刻之人耳譬則二妓然辭有雅鄭其為妓則一也○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九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按尉繚子蓋戰國時魏人其書卒章曰蓋用兵者能殺賊之半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九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闢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多謂其為宋人阮逸假托馬氏通考以為非逸之作皆未可知也○蓋考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書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古兵法之存僅有此耳說者謂其類多假托真偽相半以今觀之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終勝於無也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音拳今之謂袖手圖自衛者救聞者不搏敵批亢○音則擊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舊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晁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行義通卷十七

嚴武備

軍

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趙克國曰窮寇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光武曰常勝之家難慮敵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陸抗曰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

杜甫出塞詩有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陸贄曰兵貴地速不尚刁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將欲安邊先宜積穀○宋祁曰馬少則騎

以上嚴武備下

大學衍義通畧卷二十七

行義通略卷二十七 嚴武備

聖

大學衍義通要卷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十二

馭夷狄上

內及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按外四百里又各五百里○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

服曰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一服爲華夏之地

外而要荒一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

也。內三百里以揆文教。外二百里以奮武衛。先儒謂文以治內

正以治夕聖人所以嚴華夏之勅者如此

五百里。夏月。約之義。要服去王歲已遠。特羈縻之而已。三百里夷

地一百里者罪人於此

往義遠略卷三十八 馬義訓

五百聖羔朋王二月益速以其素野故謂之萊服

里泚水名○按先儒謂禹貢五服每服經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

聖人之作詩內畧外顯五服名義可見於中國則注變宜詩治

以必治也。治美則治。唐虞治以不治也。聖人不務廣而

東所于海西岐于流少月有季及也自北而南聲聲文乞于四海

工言五服之訓七言聲文所及

周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方五百里曰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云云曰

采服云曰衞服云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後六日又

○鄧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詳考制度無桀

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

自其兩面而數之也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胡安國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讀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此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按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最爲切要而其禍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夫于潛一會春秋猶識之况

行義通略卷二十八 ○馭夷狄

延之入吾疆域之中其或付以戈兵之柄使之列宿衛而專邊關哉何不思之甚也蓋方其內附也未必真有慕華之心雖有盟誓也未必真有可信之實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困窮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爲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然則何以處之曰彼之來也爲仇讎也在東者則處之於西陲使其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於右地使其衛吾邊境可也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入內地皆在漢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尙國厚貞非不知感染華雅俗既已久變及其一旦紛起猶藉上世以號召其徒此其前

代明鑑也今日詭夷生長中華世有黷祿婚姻聯比皆爲華夏一旦無故分辦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遠也不使之使其國也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父居中國者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夾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骨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胡安國曰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

行義通略卷三十八 ○馭夷狄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胡安國曰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直韃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伐商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非歟曰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於越入吳○胡安國曰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心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欺予哉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蜀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幸有一見伊川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幸有可謂知幾矣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論語曰管仲桓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行義通略卷十八○駁燕狄

其功蓋以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

四

行義通略卷十八○駁燕狄

五

其餘秦隋之亂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嘗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聖祖有功於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過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國之君也我中國自五代之世石晉以燕燕十六州之地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國之地而鞭撻又混華真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為胡有者幾百年我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闢中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驍騎助漢○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伐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畜而臣也故改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德而御去則備而守之其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靡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得之為益失之不為損強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鑒古今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如走馬抑何以尚茲

范曄曰先零侵境趙克國邊之內地當則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畧夫豈識微者之為乎○按漢自宣帝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

行義通略卷十八○駁燕狄

五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平陽弘農上黨諸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上不納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畧曰四夷之中戎狄為大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轡而邊城不弛固守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馬援徙諸羌於關中魏武徙諸氐於秦川其初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戎族類其心必異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英威方盛此等皆可申論遣還其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

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居劉淵
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弋弋也而居扶風符
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自繁食俸不效
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來時四超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
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為國家遠慮者高鑒之哉
惠帝時匈奴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
位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
役奄過百年左賢王劉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生此
人也今以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
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二旬之間有眾五萬尋稱漢主又四年稱皇
帝○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濫觴于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
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下所覆者不至於盡為夷
行義通略卷三十八 ○取夷狄

六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
上顏師古溫彥博李百藥齊議各不同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
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
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
悔也晉初諸胡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
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覆轍之域此前事之明
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
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授以生業教之禮義
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後患之有
太宗卒用彥博策○按群臣之議惟魏徵之策得帝王內憂外夷
之道思患預防之心 太宗從彥博議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

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
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
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實之畿甸之間時有征討起以從行
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劫掠
甚至有為虜而道者此其可為明鑑者也當是時議者咸謂事
平之後即與處置迄今不聞何也

武后時四夷貢子多在京師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並為邊害薛
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竊計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
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陝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
積國謂空虛於城郭縹緲美於章綬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
心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
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掠遠人縉紳黷亂陰山
行義通略卷三十八 ○取夷狄

七

而已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唐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
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按玄宗
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可不戒乎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為基
用寒族胡人上悅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卒使
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權固位之謀也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二十二入代漢將高見素謂楊
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
曰卿等疑祿山邪朕惟赤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侍之卿等勿憂
也○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
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不可以

其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華師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以封爵膺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以蕃將為上將之意

慎德懷遠之道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也

旅獒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也西旅也西裔也底意歆也大保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也重譯也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舉其寶政不施焉則君子

行義通略卷二十八

八

取義秋

九

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父矣天之无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漢光武建武中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議北伐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堂來遠方之民致方直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卿躬給治其養積館舍飲食

象符通夷狄言其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

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按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即周象胥也禮記中國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

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獯北方曰譯○方慙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未有字書之譯也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各因其國俗而自為一種字書

其來朝貢及有陳說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後可曉唐宋雖有潤文譯經使之銜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也

我文皇帝始設為八館曰西天韃靼回回女直高昌西番緬甸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

行義通略卷二十八

取義秋

九

稍進者得職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而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帝更其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詔有司議其儀屬屬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前悅曰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太常非禮也

四夷歸化朝貢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視品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其儀有典客司掌掌

外夷不無厚薄使彼此不相知則無忿忿不平之心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貸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以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禁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按蠻夷慕義而朝固行義通商之義也

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得輕重之宜既不為所欺給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蘇軾言高麗人入貢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謹按漢書東本玉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惟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乎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且數以聞下翰林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征討綏和之義

周易既濟九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孔熾我是用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元老克壯其猷

江漢并古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漢宣帝時先零薁鞬楊王叛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將軍度老虜何如克國曰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

國至金城夜渡河渡輒營陳會明畢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克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

於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克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

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擊罕

及秋其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將軍士寒手足輒

克國上書曰先零為寇罕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誠非陛下

下之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

於人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宣帝詔武賢等與克國合擊先零

虜所

虜所

虜所

虜所

時義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遂上田奏報上曰即如將軍計慮當何時伐兵當何時得決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薦軍人有畔志而明主罷兵屯田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此坐支解羣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來擇○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

張拭曰漢將誠當以趙克國為最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如魏相軍當在其下風耳○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素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克國

衛青傳卷三十一 駁夷狄

十二

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凡上書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殘兵以逞倖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耶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克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與守成用兵有二道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已有驅鳥合之衆齋旬日之糧故利於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上承祖宗之基內撫人民之衆其於夷狄寇賊除去其害耳無所利之也百勝未必得福一敗或以致禍蓋在我者所繫既重故發之也不可以輕非萬全之勝不可為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為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為常不運

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之夏歸而科而已縉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按和親征伐兩科皆視匈奴強弱以為為仲非帝王慎德懷遠之道也必也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

合內外而一之斯為帝王馭遠之術歟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對晉悼公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猘猘不寧貴貨易土易輕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按此後世和戎之始然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後世則和戎及化外之戎矣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敝發於兵末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未可以仁義說也陸

衛青傳卷三十一 駁夷狄

十三

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斬臣也帝曰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書曰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為變無虛偽

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

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與文帝不約而同寧不感動人心乎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類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謂可與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豐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是來降者上召幸

千金之以陳其心此五餌也。○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曰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分明是遭餽仰恐金帛盡則復來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較之韓安國以爲不如和親於是許之。○按夷狄非我族類與之和親固不可然無故而興兵擊行我通略卷二十八 匈奴夷狄

之亦不可方彼之有求也宜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當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瘡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使奉獻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各承欽以爲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今既事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遁逃之官是食其大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其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卑于使之詐降以下言凶逆更或者改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而責直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便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孝惠皇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匈奴數背約來

境屢被其害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願增其約以爲義勸君子利勸貪夫如匈奴者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察仲舒之論者諸行事

廼知其不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累相當匈奴人民每來降漢軍于亦輒拘留使以相報復其驚驚焉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戰動發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遂行貨賂信耳言守空約而

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誼不圖萬世之利而媿一時之安未可以經遠也。○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世尚鑒之哉

魏母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行我通略卷二十八 匈奴夷狄

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則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

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脩好約罷成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之於上乞追獎忠勇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司馬光曰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人猶耻之况天子乎。○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維州本唐地取我故地乃

義所當爲司馬公斥德裕爲利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兼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歸附之心僧孺以小

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百年之耻追獲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太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辯也○按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宜密請之朝廷且致書宰相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叔邊疆矣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有德我則以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和吐言

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大可以戰可以守可以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蓋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要令制敵在我而

行義通略卷十八

駁夷狄

十六

其方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廢兵為戰以盡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宋梁之守而和乃石晉之和矣然就三者而言之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轍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也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強也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

脩攘制御之策

宋

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豫漢文帝時太子家金龜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黑甲利錯又言曰匈奴地形技藝盡中

國異險道傾仄姑側且馳且射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中國之長技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長技與匈奴同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今單于歸義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按內憂外夷天地之常經而楊雄以單于歸義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過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存遠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倖之然皆未行義通略卷三十八

駁秦策

十七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中國罷耗匈奴亦創支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帝長城之固起負海之粟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劉賈曰推其至當周人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得上策秦人築長城設險守國得中策漢以宗室女嫁匈奴紆歲月之禍為無策○按嚴尤謂後世征伐未有得上策者意者必如虞之無忘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周策上矣秦之長城足以禦戎馬之衝突劉賈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窮兵黷武兵連禍結嚴尤謂之下策宜也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紀遠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未犯邊而擾攘之者豈

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下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鄭元璽使北頡利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羸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為六府七州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恭天可罕道遠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范祖禹曰太宗好大無窮無畜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

德宗時陸贄曰措置華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愛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造制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自戰自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

田錫言于太宗曰今北鄙繹騷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捕斬小勝為功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索獲蕃口撫而還之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辯邊上奏報之虛實發左右蒙蔽之有無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大有侵掠哀平之時單于委職稱臣此豈繫乎曆數而不由於道德耶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惠者申乎德也哀

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仁宗時范仲淹上和中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請遣有材識近臣親視邊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畧曰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有以伐其深入之謀○按宋都汴梁去幽燕千餘里而仲淹猶以脩京城為言當時不用其言卒有靖康之禍今國家都燕去邊地尤近已已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嘗為之驚疑請及無事之時築為外城庶不至於遇敵而驚潰也謹按嘉靖二十九年秋虜犯近郊居民被殺者甚衆至三十二年於南方築為外

行義通略卷二十八 取夷狄

十九

城如文莊之議今謂為新城云

七定討伐之謀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偽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按宋國者用中國之人也請立為條格凡近邊有才藝者皆許自陳試之而授以官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為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詐誘之機今但明烽燧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策也○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名將以燕稿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

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克國禦羣戎亦日饗

軍七太祖用姚全斌等抗西戎何繼筠等當北虜人各得環慶

棧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蘇武

代膝南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

施行惟陛下裁幸臣近思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

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

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

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

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就終非臣子深憂君

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

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

觀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

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馭夷狄

也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

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也半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

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趣其所藥

師導之也○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有芻

豆以為飼餵之具固為近便然宋人半駝岡之變不可不慮也

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

啗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憤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

惟今都城北鄭村欄二十四馬房倉場所儲積如坻如島請於

無事之時而早為之備也

以上馭夷狄上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九

馭夷狄下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瑊命南仲往城于方朔出車彭彭旌旆

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徯徯于襄○按朔方自三代

為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圉隄城郭戒門閭脩鍵鑰開闔慎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鑰

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既沈尹成告之以此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引襄城郭之事以沮之殊不知近者未備何以服遠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按長城之築豈獨秦政始也秦之前若燕趙魏秦始皇之前若昭王固嘗築之矣亦不獨秦止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之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但不可速成而廣發爾○人懲秦人起間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發其已成之勢不加脩葺之勿豈不可惜哉

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輒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按今日邊關其取大而要者皆庸案荆松亭鴈門是也蓋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為華夷之限而

衍義通略卷二十九

二

又遣巨靈穿開南山以通出入之道於此設為重城守以士卒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雖然前事不可不監也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櫛密備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掩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冒而睡○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鼂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關石礮屯布渠谷蠶蠶復為一城為中周虎落一作虎落新陳一作陳以禦其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泉上勒兵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

樂布為將軍擊逐出塞而還○按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奮發則有之矣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有要在於平日而不在於臨時禦邊有道在於用人而不在於自用使皇帝王之尊為大戎之敵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也然則寇準動真宗幸澶淵非欺曰聖人處事于其常不干其幸大以漢高之英雄一時良將多在尚且幾危于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遣將軍今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以上備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以備○按古人守邊既於臨塞之地命將以守之遇有寇虜又於要害之處遣將以備之所以為邊將之聲援也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取夷狄

三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曰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自蠻之長策也

按斥堠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今日如官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墩臺之數久之太多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其危甚矣幾何不為廣持首去如狄山也哉大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當以火光可見墩聲可聞為限故舊日墩臺自而併之可也若夫烽燧之制古人畫則燔燧夜則舉烽燧偶遇風動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為長竿過夜則懸紅燈以示

遠可也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清所中國滅胡之本也上其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害○按漢上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蓋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即今寧夏或河套中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寧夏守鎮肇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其於西北二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之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防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守鎮固在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衝義通略卷十九○駁其秋

四

中何以處之往者固嘗深入矣百計驅除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一人慮其再來而預為之區畫者思患預防並其時乎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為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按我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雲代一帶設為墩臺有太邊有小邊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邊牆以相連綴實守邊長久之計

唐高祖時突厥歲益邊于筠請于五原寧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

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逼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航工大發卒治戰艦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仁愿請取漠南地於河北策二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自是突厥不敢寇朔方歲省費億萬減鎮戍數萬○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嘗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蓋古人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効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州等十六州與契丹○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州等七州在山前新鵞等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衝義通略卷十九○駁其秋

五

自取營并二州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益援之於泥余之中也太宗又於此建都則隣之天日之上矣山前七州今為鐵連崗疊嶂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重關列成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永無外患也宋仁宗時范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按仲淹二言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張元吉子仁宗曰邊機軍政有五弊兵無節制一也無奇正二也無應援三也主將不一四也兵分勢弱五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

分爲州爲軍者十有四而軍州分爲軍爲城者又幾二百
皆須列兵以守之而賊之出也常舉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
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致之多擊之寡不得不
敗也○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越遼東西極隴蜀非若宋人之邊地
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人聚而力
全有以待虜而制勝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而軍卒之數日
寡其弊誠有如歐陽脩所言者誠能革其寨堡之稍緩者而併
歸於要害之地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列屯遣戍之制

高序來徵遣戍役也宣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
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
勞還杖杜以勸歸也○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
心矣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取夷狄

六

下

秦始皇既拜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
足用而後謫發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鼂錯曰秦時北攻
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其八能耐寒
楊粵之地其八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
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又問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
倍於古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乃正朔以正役一月一更爲更卒也有踐更以錢雇直所直者
有代更有過更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過其役三日○按漢
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
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發巴蜀材官軍霸上○景帝發車騎材官也鴈門
宣帝發三河潁川等材官詣金陵

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面也如此數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又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又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也矣欲立威
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因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取夷狄

七

武帝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
罪謫其二曰亡命其三曰贅婿其四曰賈人五曰故有市
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其四者皆身先儒謂其因秦
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以謫
之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
五原之邊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
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
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然名爲士流繫官籍者率
多選軟脆弱之人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禦強虜其如漢國事
何且歲費糧餉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
使彼知獄官無他策而必用此乎

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中
而兵旅無復鎮衛一職矣○按內地有寇可用京師兵以平之若
夫邊圉之寇非邊兵之備於戰聞不可用也况京畿之兵受命
而總兵者皆天子勳望報效而從征者皆權貴之子弟非實有
材以敵愾惟欲希功以得恩遇故則役邊兵之善聞者以自衛
虜退則奪邊兵之虜獲者均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
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將守御未得已而出京
軍止用以為邊將之聲援其方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食功
冒進如此則邊兵畏京軍○按邊兵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其軍
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
行義通略卷三九○取夷狄

陸贄言于德宗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順之兵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者其服役則繁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
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
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給踰數等繼以
茶鹽之餽益以蔬醬之資豐盈相形隔絕斯甚苟末忘懷孰能不
愠不為戎首則已可茹而欲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
吳之術臣知其必不能為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宋制凡上軍遺戍皆本司整比卑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
亦入見犒以飲食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
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又有新水錢凡出入率有口糧○按宋太
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邊兵之勞苦故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
地之軍為加優也

四方夷落之情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
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椎頭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
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矣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也○以上總
論四夷

舜典貳苗于三危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湘之間○分北三苗北猶背也其言背而北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貳發政
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按夷

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帝舜授禪之初既即其極惡者而寬
從之又於所留者而分背之使知所勸懲此聖人馭夷狄之微

行義通略卷三九○取夷狄

九

權也今自己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菁之
中有曰伶曰伶曰獠曰獠曰獠曰獠曰獠曰獠曰獠曰獠曰獠
輕捷者曰獠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
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
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
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
至無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為武陵郡○
地歲令輸布是謂蠻布始皇三十三年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
南海南海○按自秦漢以來所以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
越東曰瓠越閩越之類皆已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
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之境山深地險錯居

郡邑時或竊發難於備禦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受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蒸鬱熱暴露水居蠅蚋蠹生瘴氣疾厲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已兵入其地必難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則士卒罷倦民苦兵事盜賊必起一方有急四面皆警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徵倖以逆執事之類行則在越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稱爲大漢羞之○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暑濕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今日湖南行我通略卷二十九

○駁夷狄

十一

廣石雷萬其山峯之瘴癘備慘之情狀實與漢時無異也今日過有遠夷梗化宜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矣非獨遠夷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僭號耳耶友連年不定上欲大發軍特詔置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縣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爲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以無以爲顧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丞相子定國以捐之議是詔珠崖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疆○蘇軾曰楊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我則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離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裳禮樂蓋

班班定其可復言棄乎

永和初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百官會議遣大將安期楊武揚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九真日南去南千里其吏卒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前中郎將石就討益州反寇益州諸曰虜來猶可升來殺我後就徵還以立句刺史張喬旬月之間殄滅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上從固議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誘降散諸外復平○按李固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故雖暫服而復畔也今廣西左右兩江方二三千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設爲府州正官以上人爲之佐貳幕職茶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其爲州縣害者皆不屬行我通略卷二十九

○駁夷狄

十二

土官管束之人耳今日制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徵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偏之一姓誠能衆建官而分其權則勢力敵不能爲亂所謂徵寓設立軍衛之意者此也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屢服屢叛屢徵屢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言近者征討本起於裝行立揚旻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前奏數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肯非虛賊已革盡至今賊猶休舊之明欺罔請選有材用威信請鎮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按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伺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其地多瘴癘華人不入不可迷戰又不可持久此自古未有大有得志於南蠻者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南
 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郡無爲交趾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
 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併其地其
 後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宋封其子璉爲交趾郡王玠以
 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傳至龍延爲其下李公
 蘊所奪即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昇吳玠玠城閩人陳日叟
 遂有其國○按交趾本秦漢公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始爲劉
 隱所併宋初始封爲王未始以國稱也孝宗時始稱國而天下
 因以高麗直臘視之矣陳公傳至日煚當太祖開國之初首
 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許後人伐其國傳至日焜爲黎平
 釐所篡盡殺陳氏并及祖便太宗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
 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兵官生禽李釐獻俘京師詔求陳
 衍義通略卷三十九之馭衆狀

遺裔立之國人咸稱李蒼毅之盡食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
布按三司府縣衛所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
爲辭表請立之宣宗皇帝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而不逆
其詐也群臣屢請討之宣宗皇帝念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
所不伐者陳氏耳群臣所請討遂使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
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處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
愛州王姜公輔已仕中朝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上相領頑矣
世無五代爲土象所據術士不能討之使該地處於夷狄而不
得與桂林南海等六郡第一門不衣冠禮
新以辭辨名文物之類一門不衣冠禮
○以上言南夷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居
于北邊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與
諸夏爲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待而記曰單于姓孛羅氏其國稱之
曰子犁匈奴謂人爲子今匈奴猶孤塗匈奴謂子單于言其衆

然也

漢高祖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復使劉敬往覈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奪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勝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帝怒械繫敬廣武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妙計使使厚遺關氏乃解圍之一角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至廣武赦劉敬封二千戶爲關內侯○按自高祖解圍至我朝一千四百餘年北狄興亡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謂北狄之盛也因莫盛於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也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徒以其生長沙漠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是以往往取勝中國至于胡元空其部落入居內地棄

行旅略卷二十九

○馭夷狄

十三

彼夷有効我華風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驢况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其肢體筋骨無復如昔日之耐飢寒其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遁歸者益亦無幾而其信然見骨必爭者大戍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害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彼皆雉窟犀伏無有一虜敢張幟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王千降附而還百年之間虜狄懾伏自秦以來所未有者已已也先之變非彼之能也乃五謀臣之誤也雖然蓬蒿蠱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真之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尚鑒

之哉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臣二十蠕蠕至吐明遂疆大更號
可汗猶單于也○按漢之匈奴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且百
萬宋之契丹拓拔未必如漢唐之盛然漢唐雖受其害而終不
若宋朝之甚者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拔盡有興夏之境據
中國地用中國人而為中國害此宋之邊患所以比漢唐為甚
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突厥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
強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鶻猶
鶻然○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勝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然皆居其
境內故其為害止於邊地非若宋人失其險阻而內地為邊也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獯
行義通略卷十九○馭夷狄

十四

統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歷鮮卑
蠕蠕以至突厥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既而蒙古并有之遂
入中國傳十四世通于沙漠洪武中遣將討之自是不敢近邊永
樂中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按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
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
與宋為敵國文宣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其禍若石
敬瑭也自秦漢以來邊圉皆付之將臣我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為守也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彼之所以來
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患預防者比漢唐宜加意百倍也萬
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掩其無能之迹為必
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惟

聖明省察

以元良哈之地置秦寧秦額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
表為指揮各領其部○按今三衛在古東胡地竊聞景泰初三衛
為虜所驅鼠竄中隨之入貢我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
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
具間勢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
朝比諸夷優加禮待則彼感恩慕義永為扞蔽矣○以上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天
子既聞諸國多奇物發使四出求身毒國較夏漢使終莫能通騫
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焉孫王號是莫誠以此時厚賂焉
孫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焉孫自其西
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行義通略卷十九○馭夷狄

十五

按此秦漢以來西域通中國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九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久留敦煌皆思
亡歸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
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南西北自在也○按自漢遣張騫
通西域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漢唐宋皆
然在 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
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
改易不可一一別識也然聖人詳於治內畧於治外隨其俗而
處之斯為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
姻求珍貨也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罕定阿端曲先其
地處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使為虜用洪武水
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亦漢人斷匈奴臂使不通羌之

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有五十種散處河湟陝西西寧江岷

川松茂等處間姓勃罕野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唐貞觀中始通中國至唐末衰弱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神哲以來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徽外置宣慰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本朝洪武六年建官賜印俾因俗爲治有都指揮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頂灌國師及法王者比歲以間歲赴京朝貢○按土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隴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建官賜印歲通朝貢而臣自有西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取夷狄

十六

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四川之龍州諸處吐蕃種落久已內屬悉聽束約不復生梗惟所謂生蕃者地險人獷屢爲邊患區處逼絕未得其宜然俗頗尚僧請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之有道行者俾守其地退前時將卒於威茂等州守禦如此則可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社

漢武帝元符元年始通滇國尋置益州郡明帝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宋政和元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道將招降其酋長遂分爲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本朝洪武中立爲麓川車里或作二宣慰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

洪武伍年我

太祖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遣翰林待制王棹行參政吳雲持詔往諭之棹見梁王君臣諭以禍福使亟奉版圖歸職方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欲降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微糧雲南因以危言迫梁王棹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

詳按王子充文名才器獨冠當時未及大行而齎志以沒君子惜之然忠魂正氣千載不磨余按滇中嘗展拜於二忠祠云

洪武十四年九月朔上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師三十萬往討梁王上授以方略出餞龍江十二月傅友德等進取曲靖俘其衆二萬悉縱使歸農而軍聲益震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投水死英入城收其金印并衛義通略卷二十九

○取夷狄

十六

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雲南悉平友德等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十五年正月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海海次第皆下二月攻大理克之十七年友德等凱還至京論功封爵二十二年冬英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資甚厚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英之鎮雲南也簡官修修惠政剔蠹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三千畝而軍食充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卒封黔寧王諡昭靖配享太廟

詳按雲南本蠻夷異域至我朝始克底定彬彬然與中土相頡頏此固我太祖神謀所致而傅穎公沐黔寧二臣之勳勞亦不可誣若黔寧之簡官剔蠹治水墾田與斯人同其樂利使諸夷心服而無貳則又世守南土者所當取法也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至阿骨打始大建國曰金咸遼金亡歸元迨入 本朝忠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按古人謂文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觀之都司衛所及其所謂地面者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哉我 文皇帝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自以自立勢足以相抗不相統屬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主高麗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及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高麗悲嶺爲界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曰從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按朝鮮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九十有五而日本與焉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禮義而心實狡詐往往爲海邊州郡害故痛絕之且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近年又設爲備倭官軍操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

有備不敢犯邊時或朝貢 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

聖人何容心哉○嘉靖三十一年倭奴入寇閩浙蘇松沿海州郡節節慘劫今且十年矣未息也○以上東夷○按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訓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

功誘窮黷之失

易帥六五田有禽利執言也○程頤曰禽八于田侵害稼穡穡公義宜擯取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行義通略卷三十九○駁燕狄

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復上六迷復○復而凶有災眚○天用行師終大敗○用以其國○君山○之○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行也○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按迷復之凶九事皆然而於行師尤甚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魏武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伐南越朝鮮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刊此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未能銷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按馬氏載文帝此言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以後屢遣衛青或霍去病或李廣利擊匈奴○胡寅曰武帝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富庶之俗至於蕭然累自禍延孫子接刃關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如本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彘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王恢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國主帝宜圖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及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利臣切以為勿擊便上終從恢議以韓安國王恢為將軍將軍材官三十餘萬馬邑旁合中陰使彘一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術義遠勝彘手九

能斬馬邑今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大驚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曰不誅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按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益亦有道焉耳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况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有知識者尚不為也况帝王乎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九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胡寅曰魏

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風俗漸惡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

靈帝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乃拜田晏為破鮮卑中郎將蔡邕議曰育暴虐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標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北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遣有出高柳晏山雲中大敗奔還死者什七八據音

隋煬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

初裴矩略卷三九

取夷狄

課天下買馬造船造車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天下騷動盜賊蜂起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等無不如意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褚遂良諫曰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厚之所甚憂也不聽○范祖禹曰使太宗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房玄齡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二覆五奏素膳止樂省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上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問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浚波之船罷應募之衆日然卑卑慶賴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壯其譏口乎忠嗣曰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野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密擊南詔金眾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討南詔殺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交蠻所殺又十餘萬通略卷三

○駁張氏

三十一

四

萬為公養民者天子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又失其能免乎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厚禮因馬燧以求和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從之尚結贊請以渾城主盟城發長安晟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曰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詔城推誠待虜勿為猜疑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不可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日明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虜情所以論矣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韓遊瓌屯兵為城援瓌所三餘里將盟賊入幕易禮服虜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追擊之賊至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自是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大驚謂柳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初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城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以賣燧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城而止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與人同其生且安而上下兩全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

○駁張氏

三十二

五

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司馬光言于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承平日久將驕士情教閱稍頻則愠懟怨矣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陛下視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真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之計莫如舉百職脩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者皆備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可也彼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塞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是

古語或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
邊境有事則將帥選官士卒受命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微傳此
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不可不察也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
欲功利也以為義與信雖一決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昔晉文公圖原不肯失信以待降晉荀吳圖鼓必待
力盡而後取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
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知信義之敦見於父
遠如此○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有福無邊事朝廷之福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徵富貴誘王江西楊晟
免等使納土詔以為懷遠軍厚以官爵金帛挑誘諸夷實無尺地
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鋪張賀表至謂混中原風氣之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馭夷狄
二十

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宣和二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遠不
可攻金不可降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
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
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
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此
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操尾乞憐非
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棄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
亡齒寒邊境有可棄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
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
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宦者
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自兵權歸貴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

氣萎靡經營之久而乃困之苟能速其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
曹洞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加之連年凶荒
饑民並起為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按秦皇長城之築漢武出塞之師蓋以驅除北狄使異日不為
吾子孫生靈害耳若元世祖之擊緬甸瓜哇占城日本殆無虛
歲則徒以諸國有珠貝寶石之類故窮兵於炎天漲海之外也
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至再至三豈復有君人之道哉
彼夷狄之主無足恠耳後世復帝王之位為華夏之主者慎勿
效尤

以上馭夷狄下

大學衍義通略卷之二十九
行義通略卷二十九
○馭夷狄
三十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上三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按乾之三書傳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

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流行于

天地間則為元會運世

彖曰○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元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終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言天之始也○乾元○統萬物○始乃統天○

況於鬼神乎○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其章道

也合乎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父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顯諸仁藏諸用○通行之達生有之功○顯諸仁也○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人○有也○聖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

盛德○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金縢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

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大禹謨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

迪○

洪範初一日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

八政○

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念用庶徵○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無偏中無陂不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也 既正膚革 厚皮內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木曰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神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衍豈多乎哉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按大學之道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我

太祖既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太宗又命儒臣表章之以為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古先聖王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真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為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材經進用之以進講則足以輔一人之成治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國祚所謂衍義也

衍義書卷三十 成功化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皆不能出乎大學之書好治之

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人之事即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臯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即此而在唐虞夏商有闡盛治居然可致矣

以上成功化

大學衍義通略卷三十終

刻大學衍義通畧後序

華嘗以謂道術之裂也則豈獨末世功能之臣以法讎經支離之學以辨破義已哉蓋自夫子斷斷於二水之上身通六藝之士其博古穎慧憤辨環珉之才皆佚乎曾子者也然顧有用志於外離逖本真者矣故或以辭令或以文學或以政事各以其資之所近學聖人而聖人麗全純粹寬通無際之道或局於一而不該不徧然則其

衍義通畧

後序

一

所以該而徧之者非有以約而一之未能也曾子能約而一之故其為書意若謂聖人之求於天下者非求之天下也其責之家國者非獨責之家國爾也著大學之理發心法之極或不傳以隱約其意或為傳以互呈其義詞旨犁然若此其懿也其後三子之徒各以所近之學轉相師受源遠而未益分遂使微言湮於意見大義殺於習聞混一析於雜紛洙泗之業所繇以墜

真儒之化鬱滯莫施者矣有宋晦庵西山二公迭為章句衍義以紬繹之

明興丘瓊山以治平之旨未備楊月湖以當今之跡未載又作二補節要以為獻焉蓋比誼會意采經摭傳馳騁今古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然離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莫能原察斯又其所蔽也噫斯

侍御竹巖公衍義通畧所為緝也夫聖人大學之道其軌轍雖殊而義域則一華嘗

衍義通畧

後序

二

潛心六傳大較不越乎研純粹之幾公好惡之極而止爾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物也意也知也一也故一格物而吾之良知致矣本之乎好色惡臭之真而推之乎上下左右前後之極故聖人之學以知信其意以意信其心以心信其身以身信其家國天下曾子之不傳格致非遺始也西山之不衍治平非缺終也夫是之謂其軌轍殊而義域一也

竹巖公自為諸生時即據情洙泗之業尋

登進士令溧陽

天子察其賢召為侍御史巡按河東及今雲南
大較一以此學試之所好惡皎然明白而
其究一歸於誠厚至為通略則更與繁亂
翦截浮詞舉宏綱闡機要視三公全書已
約其十之六七矣夫公所緝豈與夫僻經
破義與夫轉相陵高者云哉華適視學于
茲公謬以見示華請出梓之公力謂不可

衍義通略

後序

三

而藩臬諸大夫咸以是書令大學之旨有
所繫括海內之士不病於離而不合斯其
為賜甚大也或曰聖人之旨既甚約而一
矣即通略無緝可也華曰夫學太博則業
厭徑約則智薄聖人非不欲獨示天下以
意顧天下未能盡以意為學則業厭非也
智薄亦非也如是則通略誠不可毋緝哉
謹序

嘉靖四十二年仲冬之吉

賜進士第奉

勅提督學校雲南按察司副使晉汪薛天華謹撰

衍義通略

後序

四

歷事監生陳可則

書吏陳珍對讀

通吏李安然

典史李堯相 董希賢 謄錄

雲南布政使司經歷司經歷張允

原任富民縣知縣陳環

雲南府學教授余學

昆明縣學教諭楊珍校正

衍義通略後序終

大學衍義通略跋

嘗觀真西山先生作大學衍義瓊山丘公作衍義補暨月湖楊公輯西山衍義爲節略適衍義補則詳說矣而未及約也且各爲一書艱於披閱字無音釋隱莫考究我

竹巖王公構思鉤撫合而輯之凡深詞則隨字句以釋之於疑義則引經傳以質之事之顛末言之原委殆無所於遺矣題其名曰通略舉讀而思曰大學者百聖相傳之要典也今公所輯通略博而有

行義通略

後序

要約而意盡學大學者果能由詳以歸略因略以會詳則凡致君之道出治之原一展卷而自得譬之珠玉媚于川輝于山取而萃諸一櫝有志採探者啓視的鑠不假之山海而具見矣若通略者得非後學珠玉之櫝乎舉敢請而梓之

公曰此爲家塾間指掌計耳博雅君子將病其略又奚足梓也且如勞費何舉曰

公按河東節愛真切諸凡常費痛革已盡是以所司憚于會斂斯民賴以振業威德惠流三省百僚所

共知見者也若通略有傳則嘉惠後學之意更無窮矣顧可以斯費已耶舉得請遂梓之以傳更不揣而爲之跋

嘉靖壬戌春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劉昉舉頓首拜書

行義通略

後序

大學衍義通畧三十一卷

丙府
藏本

明王諍編諍號竹巖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其書取楊廉大學衍義節
畧邱濬大學衍義補合爲一編凡節畧十卷補畧
二十一卷間亦釋字証義取便檢閱無所闕明

大學衍義輯要六卷

〔清〕陳宏謀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桂林陳氏

刻本

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

〔清〕陳宏謀輯

私藏清道光二十二年寶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衍義

輯要六卷大學衍義補輯要十

二卷》提要

序



來學問之道不有以極
模之大盡節目之詳則
卑隘淺陋而不可為功

總序

也我

國家立教明倫同文極盛而
著書行世啟迪尤宏固臻
理道之羨備矣今

皇上以開天明道之才盡覺世



牖民之實明新至善純粹
以精所謂格致誠正脩齊
治平數大端已一、身軀
而力行之誠哉合聖切王
道為一原也乃猶

總序

二

憲人或未明其義於是又

廣諭四方務崇聖學豈非欲天
下士子共入於高明正大
之域哉夫大學一書統天
人性命之全為學術事功

之本至理微妙未易探求
得紫陽朱子傳註始燦然
昭著其後又有真邱兩先
生衍義衍義補二書以史
證經廣引曲暢更為詳明

總序

三

其有益於帝王建極綏猷
之略學士明軀達用之詣
者良非淺鮮願余思大學
之義知與行並重心与力
兼深不可偏廢也如但取

三綱領八條目合以真邱
而先生所述二帝三王及
漢唐宋明古人之嘉言懿
行觀之即所知愈廣心思
日充而力行未逮踐履弗

總序

四

真其何以有裨於人倫日
用而可造聖賢之堂與乎
必也體之於身驗之於事
以子臣弟友之人為孝悌
忠信之道本末先後循序

漸進凡窮理盡性之功內
聖外王之學舉而措之四
達不悖夫而後乃為有得
於經傳所遺之精意而無
負此書之垂訓耳然非行

總序

五

固無以驗其知而不知亦
何以進於行欲入大學者
當不能舍此書而別求貫
通也獨是二書稱引既多
援据務博學者每苦于卷

帙之繁未遑誦習桂林陳
公榕門屏藩滇服目於公
務暇時重取而加刪輯爲
名曰輯要授梓公世亦可
謂留心聖道而育功于後

總序

六

學者矣書成商叙於余々
雖不敏敢弗仰軀

聖朝崇尚大學之意勉贅數言

以為士林勸乎是為序

乾隆丁巳季秋撫滇使者

襄平張允隨時齋題



總序

七

大方伯榕門先生合纂大學衍義及衍義
補二書定為輯要付梓行世而屬序於余
余考宋自標偽學以錮善類而大儒遺書
禁絕殆盡自真文忠公西山先生講習服行
獨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而正學復明立朝後
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要務且聲震於
廷四方士大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
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端平元年理宗採諸

總序

物望召為翰林學士公入對時進大學衍義
殊荷嘉納奉詔進講明成化朝邱文莊公
璦山先生以其書深資治道第未詳及於
治平爰採拾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者
分類彙集附以己意適孝宗初即位書成
進之優詔荅曰覽所纂孝據精詳論述
諒博克補政治乃賜金幣進尚書仍命禮
部頒行頌余獨慨夫西山當南渡偏安之

日輒見忌於權臣雖聲聞彌隆而十年去
國迨歸朝將大用則年六已衰矣璦山於弘
治時甫典機務即上書言時政凡萬餘言
但先是每隱畏宦官之禍故所著衍義補
中曾無一言敢及奄寺迄今談孝皇十八
年之政績不獲醞釀至治比古昔盛時君子
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念夫君與師既難
合為一人主與臣未易稱為同德斯學與

總序

二

治即不能不為殊途雖兩先生寔欲得君
行道化民成俗而時與願違卒不獲大伸
其志於當世今

君明臣良遭逢極盛 方伯公宣

上德而達下情莫不本諸理學發為經
濟酌古斟今盡善無弊更復究心於二
書之旨趣公餘展閱手自纂定且廣行
散布俾遐邇學者口誦心維咸知大學之

義必體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是此編之表章先儒嘉惠來學即先生修己治人之一大端而所為稽古人官以仰酬

恩遇者抑何其盛也人龍故詞館後進同官萬里奉教周旋裨益不少竊願朝夕服習此編以知所效法而尤願兩公所有志未逮者先生皆於吾身親見之此余所總序

三

重為天下慶幸者也若夫擇厥精要積久成編先生自序暨凡例詳言之盡之讀是編者尚其身體力行勿負先生垂垂行遠之深心也

乾隆丁巳中秋茗上孫人龍書於雲南使院



士人自束髮受書即讀大學其於三綱領八條目六句解而字釋之以講求其意而坐言者未必起而行或者以為此理學之書而非經濟之要也夫理學虛而無用則經濟之豫而無本不矣乎視大學一書僅供口耳咕嗶之資而無裨於經世服物之大總序

一

也哉宋儒真西山著大學衍義明儒邱瓊山著衍義補皆因其言而以其事實之遍考經史百家參以近代時事凡心術之邪正人材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始於甚微終於甚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悉舉而納之於八條目中誠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

之盡其大而無餘者然後知上自后
王君公下及士庶推而極於前古後
今之際無一人一時不在八條目中
載籍所傳無一非八條目中事也朱
子不云乎大學是為學綱領他書皆
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去看他徑方
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

息序

二

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
天下事又云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
先畫一個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個
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噯
呼此真邱兩先生衍義之所由作而
所以羽翼經傳津梁後學者厥切鉅
矣真氏之書四十三卷邱氏百六十

恩命

卷一帙浩繁學勢未免有望洋之嘆
而遠方學者不但難讀且亦難購余
自為諸生時手握一卷今者忝任藩
宣自惟才識奔淺凡所措施時懼其
不合於古有悖於今無以仰答

益復寃心此書考鏡得失以裨萬一
公餘展閱幸自抄錄擇其精要積久

總序

三

成編以是呈之

兩臺得所海定並全刊費以惠此邦
也因顧之曰輯要以付梓人俾炎儒
有用之書廣行散布於遐邇之間讀
大學者可因是而切己體察援古証
今以求所謂真理學真經濟不僅以
誦讀畢乃事也抑余尤有說焉真氏

之書止及齊家以上而不及治平世
 儒遂謂真氏專主言體邱氏專主言
 用故自朱於邱本有英華卷要之刻
 真氏之書則無及焉明儒陳明卿之
 云數年以來誦衍義補者有之未有
 誦衍義而好之者夫聖人之學體用
 本屬同原道法不可偏舉真氏之書

總序

四

雖未及治平而所載帝王為治之序
 及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何一非治
 平之要邱氏採古今大經大法以實
 治平之道而未嘗不根極於審幾推
 本於君德補之云者所以推而廣之
 而非兩書之各有所缺也觀曾子釋
 治平之義不外於公好惡別賢奸明

義利豈於格致誠正之外別有所謂
 治平之要哉余故取兩書而合纂之
 而著其論如此

乾隆元年丙辰歲孟冬既望桂林陳
 弘謀謹序



總序

五

凡例

一 大學衍義原書四十三卷今纂成六卷大學衍義補原書一百六十卷今纂成十二卷以原書之大綱領分卷其條件悉如原目所引經史子傳疏議則于各門類中分次前後

一 真邱兩先生原書所載經傳子史皆有注釋六經古奧其注尤詳茲編所纂俱仍其舊注多者雙行另錄注少者卽注于本文本句之下惟字句稍從節省其易解者則全省之有爲兩先生所解釋者亦併注于本文之下

凡例

一 先儒成書非末學所敢輕于去取而意在輯要不得不爲割愛茲編所採六經詔誥俱照原本全錄其史傳之言以限于卷帙故一篇一段之中間或刪繁就簡兩先生之論斷亦稍節之文理務取明順血脉必期貫通未嘗裂割混淆以失廬山面目

一 歷代先賢原不敢稱名因兩番原刻以進御稱名仍其舊也兩先生論斷仍用臣按二字經傳之總注子史之論斷俱低一字用雙行寫所以別于正文也兩先生之按亦低一字仍用單行以別之

一 衍義一書義取填實大學真氏論史上下古今與聖

經相爲表裏邱氏又詳引典故事實以明之使學者

考驗源流叅稽得失無非聖人吃緊爲人之意茲編所纂凡與聖經相印證及有益身心經濟者卽爲採入不能拘于條件多寡各條件中所列繁簡亦有不

一

一 是編經始于雍正乙卯之春卒業于乾隆丙辰之冬公餘挑燈手自採錄凡三脫稿而成所共相參訂者有崑山葛君正笏丹陽姜君奎斗元和馮君元惇崑山徐君德豐馮徐二君不吝手書壽之梨棗備識之不敢忘良友之相助云

凡例

二

大學衍義原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大學衍義原序

一

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剏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

大學衍義原序

二

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下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於中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虛。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慙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進大學衍義表

三

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堯雜進於堯朝。豈魍魎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譴。徒結九重之戀。旣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倦倦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剏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神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輯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遂志克邁於

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厘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

進大學衍義表

四

大學衍義輯要目錄

卷一

帝王爲治之序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卷二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天理人倫之正

大學衍義輯要目錄

目錄

吾道源流之正

異端學術之差

王道霸術之異

卷三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帝王知人之事

姦雄竊國之術

儉邪罔上之情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義利重輕之別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向背之由

田里戚休之實

卷四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脩己之敬

事天之敬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操存省察之功

規警箴戒之助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沉湎之戒

荒淫之戒

盤游之戒

奢侈之戒

大學衍義輯要目錄

目錄

卷五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正威儀

卷六

齊家之要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賴規警之益

明嫡媵之辨

懲廢奪之失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官闈內外之分

官闈預政之戒

內臣忠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諭教之法宜豫
嫡庶之分宜辨	廢奪之失宜監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外家驕恣之禍

大學衍義輯要 目錄

目錄

三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



帝王爲治之序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敬明文其華思意慮安

允安恭安克安讓安光安被安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臣按此紀堯之功德與其爲治之次序也洪荒以來羲

農黃帝皆有功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欽明

文思衆德之目俊德其總名也明俊德修身之事親九

族齊家之事所謂修身修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帝王爲治之序

一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於變時雍所

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然則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皐陶謨皐陶所曰慎厥身修思永常思致慎悠惇敘九族

庶明衆賢勵翼輔翼也邇可遠可推及遠在茲

臣按皐陶陳謨首重修身蓋君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

慎又修身之本也九族身之屏翰衆賢身之羽翼篤敘

勸勵則國與天下由此可推中庸九經之序其祖此歟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欲繼成湯之德立

受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臣按此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成湯躬行之故伊尹

舉以訓太甲。親長者愛敬之本。家國天下由此而推耳。詩思齊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當時后妃有節儉之德。而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材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與堯典若出一揆。帝王無異道也。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威如。威如。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反身者。欲人君嚴于自治。言動不苟。非以猛暴為威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大學大學之道 全章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修其身。則自大學始。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三節

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任之。或不能勝。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任以事。是乃所以親愛保全之也。若親而賢。自當置之。大臣以事。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周公不免於有土。無官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為夾輔。而五叔有土。無官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設有越官。未異虞也。基李林甫之徒。則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安得不慮耶。曰不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賢否不知。九經之義耳。使知以修身

大臣中必不難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誤。則亦求其人以易之。豈有知其奸惡。姑使奉行職事。而又待小臣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而盡其道以共成同愈巧。不幸而臣之。發其禍。固不可勝言。幸而主之威勝。則所謂偏聽。獨在御下。最上之。發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荀子。名請問為國。曰。聞修身矣。而未聞修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漢董仲舒對武帝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罔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楊子。名雄。字子雲。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一理可以貫萬事。故治大在小。一心可以宰萬物。故治遠在近。

宋周惇頤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為。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

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也。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世固有勉於治外而其處家則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漢唐方右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帝王治身之序

四

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爲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書。大禹謨。大禹所陳之謨。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學此而已矣。

益稷禹曰。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臣按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

若異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舍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成湯以告。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凶。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臣按仲虺勉湯。欲其于身心用其功也。德修于身。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存驕盈。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大學所謂引湯之盤銘。卽其事也。懋昭大德者修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五

伊尹作咸有一德。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臣按太甲悔過遷善。伊尹慮其擇善不精。執德不定。故作一德之善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

周公作立政。作此以告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安宅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也。成王卽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故作此書。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

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武王勝殷殺紂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王乃言

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

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陴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與洪範也九疇也類彛倫攸敘也敗也則殛

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初一日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曰貌曰言曰思曰行曰食次三曰農厚也用八政曰食

次四曰協用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歷數次

五曰建用皇極也至也次六曰又治也用二德曰正曰直曰剛克曰柔克

次七曰明用稽疑疑也次八曰念用庶

三道也次九曰用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攸好義

次十曰用六極曰眚曰風曰時曰旱曰疫曰眚曰眚曰眚曰眚曰眚曰眚

臣按武王克商未遑他事首以彛倫之敘訪於亾國之

臣蓋以彛倫者天之所設治天下之常理也天默陟斯

民於善而合居之我爲君師未知常理之次敘故訪問

焉箕子言水者五行之首繇治水不能因性順導而隄

塞之一行失性則五行皆亂亂則逆天故上天震怒而

不與以大法九疇也禹續鯀業水安其性天使神龜負

文出於洛水禹因數通理次爲九疇此彛倫所以敘也

運於天則爲五行賦於人則爲五常此天道之大故首

重之人身五事皆性之本然也敬用之則能保其性而

不喪此人事之要故卽次之身心既治政事宜施八政

之用皆以厚民生也民政既舉則必敬天授人推驗五

紀所以求合乎天也皇成位乎中當以極至之義立之

標準使人法則焉至於正直剛柔因時順俗君不可威

福下移臣不可顯恣僭上此爲治之要事有不能決者

則又卜筮以決於天然後天人相參事無過舉矣極之

建否驗於五事徵爲休咎其應如響尤當念念毋忽也

皇極建則五福應之堯舜之民所以仁壽人君所當嚮

慕也不建則六極隨之桀紂之民所以苦夭人君所當

畏懼也凡此洪範九疇纔六十五字而天道人事無所

不該要皆以君身爲本此萬世之著龜也

禮踐昨篇武王踐昨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帝之

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

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問之惕

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

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始克商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昨又訪丹書

天學衍義輯要

卷一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八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

所傳
作說

王曰來汝說。

台也。

小子舊學於甘盤。

賢商之旣

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往也。亳暨厥終。罔顯不如爾所終。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行也。乃也。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

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也視于先王成湯成憲其

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學字始見於此

臣按高宗爲太子。學于甘盤。學未大成。甘盤遽歸荒野。

高宗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甘盤

敬之羣臣進戒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同時輔弼之始仔肩當此重任示我顯德行願我以此

臣按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非

後世務外者比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九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稱說詩書。帝曰。乃

公稱白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慙。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

徵。凡著十一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荀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蓋陛下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

亡南原。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

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執國。用蕭何爲相。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遠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高武宣帝之學

十

舉軍鎬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不
觀自用多太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庶幾
者更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堯舜禹湯文武不
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
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結及如
者其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之典以幸天下
世使陸賈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官有制
有辨教養子弟有法而夫人嬪妃各得其官又安
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敖皆不得
死哉又安有審食其賣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于
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
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
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
蕭相國不繫獄懸布陳稀盧縮韓信不皆叛矣則必
襲秦制尊君抑臣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
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大臣可以託天下委
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雖于
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相和而
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至後世三十稅一近于

臣按賈雖云修仁義法先聖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
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所以惜也

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福坐
宣室殿名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政至夜半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鬼神者陰陽造化之謂帝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
學乎誼道其故帝爲前席必深有感於心者惜史氏不
載也然鬼神之事難言孔門惟季路罕我問之其他問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高武宣帝之學

十一

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理本一原知仁義則知
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
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
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終媿於古惜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
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轉而知益明強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
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

仲舒箴之使能用其言而有履道之實所至詎可涯哉

又曰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
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仲舒之學純乎孔孟其告君必以堯
舜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日陳二帝三王

之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
夷狄之禍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關

庭流血哉武帝志學而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
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皆人主軌範帝既知可觀又止從問一篇猶弗好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果能服膺此篇則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考帝行事未與書合則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王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詩首關雎重風化之原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高武宣帝之學

三

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武帝許之矣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又詔曰朕不明六藝六藝六經鬱鬱不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也究其意者二人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以陰陽風雨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闕於大道

可謂卓然有見然欲舉正身明道者乃寂無聞焉夷狄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枘鑿將有甚焉雖有正身明道之士其肯輕爲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若白黑異色清濁異流不可雜也帝乃以霸王雜用爲漢家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正欲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於學官矣書紀文武成康之政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正欲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高武宣帝之學

三

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不達時宜固不可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高才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基後來之禍也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帝受尚書大義於江許子威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明帝見帝勤勞不息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臣按光武早爲儒生及卽位孜孜經術宜其光復舊物身致昇平視少康周宣益庶幾焉惜其時儒臣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憾焉明帝十歲通春秋旣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旣罷恐以太官供具賜之後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成拜榮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光武明帝唐太宗之學

古

爲五更更者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十說下語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臣按先儒胡寅謂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儔可謂人主高致惜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章帝少寬容好儒術爲太子受學於張酺及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

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人稱爲長者雖由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師臣如張禹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所學不過章句又以嚴見問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唐太宗身屬疊襲風纒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置宏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光武明帝唐太宗之學

古

問疾苦則議息征徭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邇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者無異貞觀夫晝訪足矣又必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晝坐朝堂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其保守也易深官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紛華眩目淫巧蕩心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尤深於晝訪與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公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得失於三聖傳授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所親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奸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詔訣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按後世賢主修身寡過則有之其知從事於心懼奸佞之乘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人而嗜欲又其最焉故朋淫於家蓋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光武皇帝唐太宗之學

去

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奸佞之防未信嗜欲之弊閭門之內寔多慙德武才人狐媚之惑卒異時移鼎祚窮宗支之禍焉蓋天姿雖高學力尚淺無以勝最甚之害所謂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凝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以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得以師傅禮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史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官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

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使得真儒輔導日陳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必格物以致知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用舍創置矣必誠意以正心而患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修身以正家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祿山竄亂宮闈之亂哉惜張說僅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所謂明啟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帝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尋致禍亂然則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人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光武皇帝唐太宗之學

去

憲宗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元寶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篇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日君臣適合日辨邪正日戒權倖日戒微行日任賢日納忠諫日慎征伐日重刑罰日去奢泰日崇節儉日獎忠直日修德政日兼收衆日錄勳賢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陷居皇甫鏞程昇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忠諫未嘗納勳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

行則垂於德政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憲宗知
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
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幃雖在志慮已移
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
均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故爲
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吹簫度曲被歌聲分判音節度窮
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薛韋康迭
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六

魏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脩歷五經史

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姿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
若加之曠大之度屬以公平之議邁志存道克廣德心
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帝爲太子與文士王粲阮瑀輩游號建安七子其
藻麗則誠有之然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
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
幾諫官是於人君所當勉者不知勉書論詩賦特末技
爾乃侈然自街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宜爲史氏所譏也
後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
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
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論孟而已人
君一日萬幾無暇徧讀博通苟尚精其一二兼致力於
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命儒臣敷陳歷代得失則其開聰
明而發智識者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智不及此徒使
魏王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滿聲色
卒以無道殞其身雖圖書山積果何益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五

留意

臣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知此
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威福必正賢
奸別白何至習成柔懦聽用匪人權歸閹寺至以戲戲
自比哉其於書史無毫分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爲五十章引諸生能文賦者
待制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至數十
人樂松等引無行趨勢之徒置其間陳閭里小事帝悅之
臣詞此賦小技壯夫且恥爲之況人主乎人主所好必
有伺其意指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利之階況其

他乎。惟游心經術。恬淡寡營。則奸邪無得而窺矣。

陳後主叔寶。以官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文帝飲酒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作此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今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工於詞藝。一則君臣相狎。一則君臣爭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宋高宗皇帝聖訓

子

勝。卒底亂亡。然則詞章非所當作乎。曰。虞帝救天之謫。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炳炳琅琅。垂耀千古。人君所當法也。大風之安。不念危。猶見英主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況淫蕩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汝咨纂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書湯誥。作此以告萬方。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順也。有恒性。克緩安也。厥猷惟后。

臣按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卽中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人受於天。清濁不同。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因其性而教焉。是之謂順。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天理人心之善

一

觀若之一言。則人性本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卽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凡父慈子孝。皆自然而不可易。當然而不容已。是之謂安。蓋成湯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

詩。烝民。

尹吉甫作。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理與氣未嘗相離。繼

之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乾文言孔子曰元始也者善之長也亨通也者嘉美之會也利也者義之和也貞固也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以此觀之天人未嘗不一第天無心而人有欲天無心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利貞是發出故曰通人有欲故惻隱發而殘忍奪之辭讓發而貪冒雜之羞惡發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心之善 二

而苟且問之是非發而昏妄賊之遂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私欲養正性則吾身之仁義禮智即天地之春夏秋冬况人君以天德居天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然非剛健則不能行惟自強不息人欲不得以問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義理之源莫大於此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所謂降衷言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即湯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後更相發明而朱

熹之論性道與教皆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安是非不辨而明矣○以上論天理人心之善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為宗知性善則知人皆可為堯舜孟子以此告滕世子曹交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未幾荀卿為性惡之說李斯荀卿弟本之以相秦剗滅先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有誠克已復禮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心之善 三

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亦復若夫以己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倫

晏子曰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事也君臣而下皆二德相濟惟姑一于慈而從婦一于聽而和均無取于剛勁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

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
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紀綱者
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
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
天下之事本於人倫故三綱正則六紀正而萬事無不
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欲
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考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四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
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此天子之考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致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天子之考

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
事其先君諸侯之考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

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大夫之考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
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水旱飢不生禍亂成之焉不作

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也長

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
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蠱字從蟲從皿蠱食器也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有子考
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易雖通言人子之道而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
尤大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
其後志驕以怠凌弗克終則反吉爲凶矣其可忽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 全章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五

臣按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脩矣然後
能事親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遵斯言
其可以立于地之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臣按自士庶以上皆所當知而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
所託其責尤重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深敬矣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
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
入室儼然微見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
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
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
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
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忌日之名始見于此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六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
於人乎
臣按父母所愛而薄之是薄吾父母也父母所敬而慢
之是慢吾父母也若晉武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
之語而疎齊王脩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願託
之命而殺長孫無忌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伐木殺獸不
以其時是無仁心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物猶如此

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耶秦
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與師暴
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
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天理人倫之正帝王事親之孝

書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和以孝
烝進也烝又不格也至言感其孝德故進而又進也

臣按舜處頑父嚚母嚚弟之罔而能諧和感化非至誠
之積何以有此先儒曾引詩烝之浮浮爲贊其意謂
烝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七

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二節

臣按昔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確
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弑
弑父弑母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親者
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掌內外通命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暮又至亦如之其有
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雖然移亦復初食上必在也視寒暖之中食下問所膳

命膳宰曰末也勿有原也進者應曰諾然後退武王

而行之不敢有加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也

臣按文武事親萬世帝王之法也後世惟漢文帝爲代

王時太后病不解衣交時藥非口嘗不進庶幾於此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歸于

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

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假兵息

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

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

唐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

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

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

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上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

千秋節布令于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

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等以

人主生日爲節非能以義正君也臣謂太宗思親發于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八

真誠至今讀者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詭大陳燕

享創立節名致後世沿爲故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

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可乎哉近代以來并士大

夫生日餽遺歌頌擬于人君又何義也

肅宗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

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欲立功固寵乃

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

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

下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按肅宗平長安上皇自蜀還曰朕爲五十年太平

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

廟再安二聖重歡也豈不盛哉從以內侍握兵妄爲譏

間而迫遷之謀出焉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張后輔

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不能庇其父使抑鬱成疾肅

宗之罪上通於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倘能勵

乾純之德絕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時奮發威嚴斥其

離間之罪執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驩然和

氣充塞彼爪牙之士誰無父子之情告戒明切必將幡

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

一無所違俯首垂涕將士疑其心許不復有言此輔國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九

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奸臣離間骨肉。率以利害使之。疑懼保身之念。勝則哀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伯則篤

也。其光受祿無喪也。奄也有四方。季生文王。

有聖德。知天命。必在王季。故適與。

臣按王季友泰伯。蓋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已而後友之也。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疆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心則異。此天理人欲之分。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奉行天討。使他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綢繆反復。此諸棠棣華鄂之相依。存令首尾之相應。雖閔於門牆。仍禦其外侮。惓然閔惻之情。溢于言外。故有周世賴宗強。安于磐石。歷遭變故。根本不搖。至襄王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深味此詩也。

行葦。言兄弟具邇。忠厚之意也。

臣按人主深體此旨。雖一草一木。不敢輕於摧折。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

角弓。小雅。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讎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

臣按弓之爲物。張則內嚮。弛則反背。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此。懲角弓之刺。可不加恩兄弟乎。

葛藟。王風。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而作此詩。

杜。晉風。刺時也。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臣按角弓。葛藟。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幽王不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十一

親九族。民皆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生遠兄弟。而以他人爲兄弟。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而依助乎。以此三詩。與棠棣行葦。參玩。則成周所以興。幽平所以壞。晉昭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

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胡安國曰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焉爲釋叔段移于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皆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氏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已爲後患也故授討之大邑而不爲之所歸使失道以致于亂然後以殺逆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于仁而不偷況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亂之初生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慎天理不可參以私欲也

漢文帝卽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名長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及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同輩常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十二

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後謀反事覺不食而死上悲哭葬以列侯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憐其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不從丞相御史列侯所議之罪而但廢王遷蜀欲其思過自改豈有意于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俟其諸子賜謚置園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之待淮南不得爲無過易曰童牛之牯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入朝殺辟陽侯審固已桀驁難制矣帝于此時當以吏治其國留

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以先王之訓典示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以自復帝既弗誅又不訓勅使之歸國于是益驕且橫是陷長于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帝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漢之列侯但食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子王則地大民衆此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啟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于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于象仁義兩至者爲何如耶

臣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當以大舜爲法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十三

唐太宗貞觀中諸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衆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臣按太宗此言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孟子謂四端者我擴而充之太宗惓惓于諸王之別是有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亦可憾也

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

見先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
范祖禹曰。文王孝于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太姒。故慈
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
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後
世帝王。或能于此。而不能于彼。非才不足為聖賢。不能
舉斯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為于兄弟。成器居嫡長。而
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無白入焉。
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于為人父。則以慈殺
其子。而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瑁。皆為
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嬖孽。戮其妻。而變武惠妃。廢王
皇后。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而
殺御史周子諫。是則不能充其類也。

天理人倫之正夫婦別

禮記。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對曰。古
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丙

敬之至矣。大昏昏國君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
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是遺親。弗愛不
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
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
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
春秋之元書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
終云爾。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
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之。妻佐之。君臣亦然。妻與臣雖
有善美。舍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猶地道代天
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則為妻其可擅家之柄。為臣
其可擅國之柄乎。書稱化鷄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
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可不戒哉。

天理人倫之正君臣之道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左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攸德。
益稷虞書。帝庸作歌曰。敕戒天之命。惟時惟幾微。乃歌曰。股
肱謂喜哉。元首君起哉。百工庶熙哉。臯陶拜手稽首。言
疾大言而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法。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叢聳哉。股肱情情哉。萬事隳頽哉。

臣按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
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此庶
事所以康也。若君行臣職。則叢聳矣。臣不任君事。則情
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此歌。本為勅天命。

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有位用側頗辟正之意民用僭忒。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事君臣之大法也或謂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則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卽所謂害卽所謂凶矣况吳楚之篡殺相尋季孟之家臣繼叛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于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八理人倫之正 六

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鐘今鄭國刺忽昭公也君弱臣強仲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臣按鐘今之刺言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歸祭仲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篡國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逐君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不遇于君而不忍自絕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于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

能用斯人必將有以處此而竟不用也故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遂忽如棄梗置突厲如易棋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之辭辭雖不遜心則惓惓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全章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忠君之意故孟子以此警之昔魯穆公問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進人若將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八理人倫之正 七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服之有孟子告齊王卽子思之告穆公也然其詞益切矣揆諸孔子告定公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

孟子謂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否不遇于齊三賢

出畫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易嘗以寇讐視其君哉

詩鹿鳴小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

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各盡其心也

臣按朝則曰君臣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待臣如此

禮記曰君子人式君黃髮下卿位上車之朝位君出過之而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漢世待宰相

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或其遺意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衛有太史柳莊。社稷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爲譏。春秋時。愛敬

猶若此。三代之盛。可知矣。古道旣淪。斯禮掃地。惟唐太

宗於房杜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杜如晦。房玄齡。魏徵。皆唐名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

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知造賜其家。語及必流涕。後夢如晦。若平生。勅所司。勿得送。其家語及

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遂發瘞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而於張公謹之殯

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殯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六

雖辰日不爲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階。衆庶

如地。故陸九級上廉也。遠地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

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

之辜。不如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承遠不敬

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

所政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

同黥劓。則答僞音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

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

上有敗。則因而從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

又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而忘身。國而忘家。公而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九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臣按臯陶虞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

卜。而成王拜之。帝王以禮遇其臣。若此。自秦以後。尊君

抑臣。君之於臣。恃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

君亢然自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如

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隔。亂亡之禍。生。易所謂上

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一章。

臣按程頤曰。天下治亂繫乎君心。心之非。卽害於政。故孟子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感通之。使自消靡。所謂格也。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

漢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

變色。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惡也。思也。群臣或數責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三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亦時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貴。吾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尊君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欺君。幾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社稷臣。卒不能用。公孫引輩。乃寵任始終。蓋以佞邪爲適。已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不知其成己之德也。

天理人倫之正 朋友之交

詩。伐木。雅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嘉賓。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求友生。以臣爲友也。爲賓爲友。敬之至矣。蓋先王樂道忘

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相陵之分也。

禮學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祭主則弗臣也。

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臣按湯于伊尹。文武于太公望。成王于周公。皆師之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天理人倫之正 三

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後世惟漢高帝之于子房。光武之于嚴子陵。昭烈之于孔明。庶幾能友其臣。若漢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湯建中於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中者。天之所命。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物之間。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操事。

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極天理之正則名大中其用酌時措之宜則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審于危微致其精一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

言中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保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戮獨民之微而畏高明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吾道源流之正

三

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其極之敷言是義是訓於帝也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自漢孔氏訓皇極爲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極爲中則取可若北辰之爲天極杓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爲尤近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作大

中又見其詞多爲含容寬大之言因復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識之極不謹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樂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陷于漢元帝之優游唐太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賢亂而禍敗隨之尚何餘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而箕子之本指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乃知人主凡修身立政必極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箕子復生不易斯言矣以上言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全章

臣按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于寇賊故必勇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吾道源流之正

三

而克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但欲抑遏不行夫子所以不許其仁若克己者奮然決去如去惡木不但剪其枝條而必掘其根本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于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雖有仁之實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所言皆仁之用惟此章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己可克然舜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湯之不迺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無異於顏子也有顏子爲仁之體乃有帝王行

仁之用成已成物相為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為仁之難反甚于學者以物欲之害者眾耳詞人作賦乃許漢光武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夫光武雖賢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要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自克而自克之功少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為太宗之仁而不能為二帝三王之仁明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為的而不以漢唐自安當于孔門克復實用其力必至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言仁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吾道源流之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二節
程子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屬則屬之中為中一家則屬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屬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時初寒時則薄衣為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知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則釋因權立中庸不言權其曰君子時中蓋所以為權也
臣按時中之義以乾卦六爻言之飛躍見潛各當其可中也當潛而見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以洪範三德言之剛柔正直各適其宜中也宜剛而柔宜柔而剛宜正直

而或剛或柔則非中矣人君撫世應物必以致知為本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一節

臣按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矯飾則知出于數術仁流于姑息勇過于疆暴而德非其德矣漢高帝溺愛寵而兆人疑之禍以私欲破其知也晉武帝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于廢帝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子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于誠哉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吾道源流之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一節
臣按自昔亂世非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謬公危亡之道為可樂也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于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于亡此不仁而可與言猶以存其國也然亦僅免

於亡耳。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一節

臣按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梁惠王貪於土地。以子弟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有以信讒殺其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皆由私欲之橫。而喪其本心也。言仁以上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于此。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指末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孔子同時。特以沐浴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全章

臣按孔子沒而異端作。戰國時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挾術著書。以干世主。至申不害。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距。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正人心。以承三聖。所以功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武帝卽位。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中。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以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刑名之學。秦與儀則縱橫之學。軼之相秦。廢井田。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襲破其師。刀鋸斧錢。刑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戮少恩。可知矣。申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韓之術。大抵類是。儀秦以辯舌縱橫。傾亂人國。此皆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漢初若蒯通朱建輩。皆踵儀秦故轍。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而溺于異學。不有仲舒昌言排斥。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惜武帝不能實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

司馬遷武帝時人作史記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子所該者衆。今據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周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于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晉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魏何晏^晉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甚。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

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其成功當不止是。若武帝於儒術。特崇其名。其所以斃耗生民。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武帝卽位。敬鬼神。之祀。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作通天臺。置祠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大始中。幸泰山。修封禪。乃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

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王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自歎。禱時爲方士所欺。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其皇帝復求之。漢武帝又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愚惑。豈不異哉。噫。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而年幾七十。海內虛耗。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于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疏曰。臣聞明于

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光武信讖議郎桓譚疏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讖緯符命之類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不悅。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臣按新莽居攝假稱符命以惑眾聽行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乃以赤符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徒起亂賊之心。果何益于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先朝歐陽修乞取九經之疏刪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明帝顯宗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象此佛法入中國之始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臣按是時所得佛經緘之蘭臺石室所得佛像則繪之

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雖好不過潔齋修祀而已。及其以罪諫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于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明帝始。

魏正始魏主曹芳年號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彧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不可復制。是時可馬謖專國吳懿曹爽之宜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尚虛無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謂之放達。祖老莊也。不發魏晉武帝時王戎爲司徒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弟澄及阮咸謝鯉畢卓等悉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自何晏等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而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收。元帝渡江初王導爲政陳頤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軼朝庭希聖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原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敗亡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于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

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簡文弒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臣按清談起于曹魏終于蕭梁其始蓋宗老莊其末則欲為老莊氏役而不可得老氏蓋謂物生于有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宴王弼設為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為芻狗是非成壞毫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乃為知道不但背於先王并老氏本旨亦莫之究焉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當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而理則已具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為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修

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

孔相傳之正法也何晏戎衍殷浩輩雖高談空妙而於

名寵權利未嘗忘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管三窟浩

達空函卑猥貪污更甚庸俗何不并此而無之邪豈一

切皆無而此獨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

物之表莊生于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免焉者果何如

邪此所謂欲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也其始以之自利

其身其終以之貽害于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沉百年

邱墟王夷甫字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陶弘景之詩有曰

平叔字曼卿任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亂亡相繼

學老莊而失之罪推原其本亦老莊之罪也有天下

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極高不問為大

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未幾浩以事失

臣按魏肅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崔浩名為

研精經術不喜老佛乃怵于道士之言以譏妄為可信

是又出老佛下矣然則人主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

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事天曰顧諟明命文

王之事天曰翼翼小心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上
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慆然自持常若對越不待觀儀
觀受符契而游行出玉無非與神明周旋矣

梁武帝大通中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
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
薩僧衆默許乃還內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
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
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
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
三慧經是夜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乃下詔曰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殍

臣按武帝以萬乘之尊自捨其身爲佛廝役卑倭極矣
殫府藏朘民膏以資塔廟尊奉極矣以蔬蕘易宗廟之
犧牲于文錦戒人禽之形象反逆不誅剽盜弗禁凡以
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漢武貪仙終致虛耗梁武佞佛
卒召亂亡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
維以嫡嗣而敝屣王位寒裳去之釋迦者迦維羅王之子
帝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疆及其老也
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至死貪戀如此豈真

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微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
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實以誑佛也且織文形似猶
不忍戕民之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
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
卹是名雖小仁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
帝于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臬鏡
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祏武帝未生太
川王宏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陽侯意快
快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
德以內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之若綸若釋或
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問有灑血投袂之意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王紀與釋相攻釋殺紀又
其夜啓引釋兵殺釋于江陵此無他帝所學者釋氏也
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
十年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

唐代宗始未重佛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宰相元載王
綽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
雖有小災終不爲害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
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上信之常
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

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自談佛事。政刑紊矣。臣按代宗問報應。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告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使知天道不可誣。而惟自強修德。載等無一語及此。而以宿植福業爲言。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而所以多難者。以不純乎仁義綱常。而有慚德繼世之君。又多恣情悖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政之道。不在修德而在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宗蠱于內。楊李賊于外。所以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其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天道所以類應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功。載等皆曰。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不其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察。冠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髣髴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亦幸耳。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生李昱亦祖是轍。梵唄未終。城堞不守。可不戒與。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又詔求方士。合長生藥。裴潁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非五臟所能勝。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潁爲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弑逆。臣按李藩之對。裴潁之諫。皆忠言至論。憲宗不察。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而亦爲之覆轍。相尋全不知鑒。毋乃惑甚。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異端學術之差

三

元和中。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宥。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人主事佛。犬抵求福利。益耳。韓愈歷陳自古帝王無佛而壽。事佛而夭。可謂深切著明矣。憲宗弗悟。獨金丹。又迎佛骨。曾未期年。而暴崩。福報安在。臣故諫之以爲溺意仙佛者之戒。

王道術之異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于齊 全章

臣按宣王既慕桓文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故也先儒楊時曰子路之治賦非勝于九合一匡也曾西必尊子路而羞管仲者譬之射御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管仲則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或謂晏子固無功烈若管仲則孔子稱其仁矣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議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且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况世變日下非孟子明王道而紂霸功則人爭趨于霸滔滔不返矣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有

六學行義輯要 卷二 王道霸術之異 吳

以詐力強國而甘處于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 全章

臣按自古論王霸者衆矣獨此章深切著明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所以異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于取賂齊桓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也二十八年齊侯伐衛其省難于魯若邠鄰也而心則在于覬覦國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議其使計謀之士覩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元二年城莒丘首止蔡丘之盟以定世子之位九年諸侯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

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于小國則滅譚紀附庸也遷陽而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

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皮氏須遂氏饗齊成而殺之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

于大國則于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于召陵魯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許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

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共從楚人盟徐子嬰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使一與會盟蓋嘗取號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

蔡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九年蓋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

緣陵而散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城鄆而不果十六年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鄆十四年侵鄆而

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又其甚

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十七年齊侯小

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

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若晉文之譏其視齊

大 大學行義輯要 卷二 王道霸術之異 吳

恒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若侯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步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曰。示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如勤王。遂殺大叔。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定襄王。請隨弗許。名爲勤王。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又。君尊呼曰。此誰非王之甥。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于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于桓文。然皆以力假仁。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王道霸術之異 罕

其心視昔成湯之東征西怨。文王之大畏小懷。爲何如哉。臣故畧敘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純乎而王駁也。霸仁而雜以不仁。義而而雜以不義。故曰霸。

臣按荀卿論王霸此爲當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口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漢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程顥謂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

入堯舜之道。斯言與孟子什舒相表裏。故錄之。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王道霸術之異 罕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桂林陳弘謀

汝各集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用也。放齊。臣名。曰。胤子朱啟明。帝

曰吁嘆其不聞口不道忠信之言訟辯可乎帝曰曠咨若予采事也

驩曰都其工官名
 方鳩聚也
 儻見也
 功言共工方鳩聚而見其功
 帝曰吁靜

言庸違言則違象恭滔天貌恭而心惡帝曰咨四岳四方諸侯湯湯

水盛貌 洪水方割也 害蕩蕩懷也 山襄也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嗟有能俾父僉曰於解哉帝曰吁咈然哉方也命已也

大學初義輯要 卷三

日容曰善美王立仁哉安圭膺分吳孫吳立晉曰谷惠
 旂岳曰昇也哉諺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

日咨四岳朋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也朋位岳曰否彼

有無帝伯曰明明謂已在顯位者也揚俱也隨臨也也鎡也也帝曰

不魚妻在下且屢窺帝目角一聞女何岳曰瞽子多形母

至于帝曰我其試女嫁於時觀厥刊法于二女肇降二

姦惡二水名曰其言婦于虞也帝曰欽哉

臣按放齊舉母妹。雍兜舉共工。四岳舉鯀。此不當舉而

舉者也。問巽位之人。而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

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棄之而知其所以不可用於其當

[illegible]

舉者則俞而然之而問其爲人試以二女蓋堯之明德

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此其所以爲

聖也。然朱與其工則不用而鯨則姑用之者蓋輔相之

任所貴者德。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治水。

或優。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見聖人智周萬物而不

自用其智也至于舜在側微潛德何由上達而岳言

發堯已先聞之必問其詳試其實又可見聖人雖足以

知之猶考之衆言之公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爲天

下得人之功然則人主欲以堯爲法亦曰明其德而已

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

學行義輯要 卷三

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降日。都不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后。老。時也。惟帝其難之。

力人貝哲能官人安且貝悲季且懶之俞哲而惠何與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九德所當曰載行采采事馬曰

韋陶曰。竟而栗。末而立。惡而恭。亂治而放。憂也而戔。

而溫簡而廉剛而寒而義彰強而有常

善哉日宣達三德夙夜發治明有家口嚴祗放六德

采事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有治才在官百寮。

師更相百工惟時無于五辰五秩績其疑

自餘迄一六四一也三人行月堂之發室

臣按九德之名。自皋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速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必貴於有德。後世以才能取人。而不能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皆得自售。以致敗事。皋陶此言。真萬世知人之法。

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臣按人君於臣下之過。必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皆出於仁。則取其仁而畧其過可也。若奸邪之臣。巧於掩覆。未必有過。可指。然其心何如哉。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全節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聖賢觀人之法 三

臣按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官。夫孔子于門人朝夕與處。其邪正賢否。難逃聖鑒。然觀其行而後得其真。況君尊臣卑。接見之時甚少。而後於應對之頃。察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雖以言。而明試必以功。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而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畫夫之對。拜爲上林令。而張釋之爭之曰。絳侯周勃陽侯如素稱長者。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畫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口辯而超遷。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存忠厚。故風

俗以醇。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于鄭注。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而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爲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全章

臣按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亦作是觀可也。故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官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詭譎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全章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聖賢觀人之法 四

臣按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曰。曰鈞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勳。而小人曰。曰裴度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言必入。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善之言難入。故曰。易位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而孟子原之。仲子之廉。人所共稱。而孟子責之。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常人所易惑也。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卽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未有不以毀譽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臣按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惟木訥之周勃。令色諛言如董賢。卒以禍漢。勃未得爲仁人。而惟一無二。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若賢則不仁之尤者。吁。樸忠難合。巧佞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人主其亦謹所擇哉。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雖然。辭無不言。有似乎寡。數陳無隱。亦近乎多。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聖賢觀人之法 五

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教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不同之實。斯真知言矣。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朱熹有言。知人雖難。亦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

闇闇則難測。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推此以爲觀人之法。凡其正大光明。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譎諂。同互隱伏。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詭譎。閃條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言談舉止。亦時露之。而況事業文章。尤粲然可見。小人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同類也。陳平可以助之。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王知人之事 六

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非乃所知也。惠帝時。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權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事此難獨任之。陸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

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此安劉必勃之驗

臣按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無一或差。蓋帝性明達。又更事久於羣臣材行。皆常斟酌而劑量之。故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更歷未多。苟能躬覽萬幾。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臣下。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王知人之事 七

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

漢武末。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俱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初。桀妬光權。與燕王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也。郎羽林。宿衛之士道上稱趣。天子出稱又擅調益增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地都郎即前都試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燕王京遠十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將軍大權在手若欲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上書者果亡。也。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不窮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臣按武帝托孤於霍光。而參以上官桀桑弘羊。是知人有愧於高帝也。桀等姦邪嗜利。外交藩王。內結貴主。非昭帝知光為忠。而優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王知人之事 八

是昭帝知人。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王。廣陵王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獨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

唐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問。及房琯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

是猶有餘怒若林甫之妬賢嫉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

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之廢之裴延齡之欺固韋渠牟之躁劣則信之任之獨能于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王知人之事 九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昇皇甫縛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相似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辦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昇縛所構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群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正邪易位由昇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夫裴度之忠節昇縛輩之姦諛誰不能辨天資如憲

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李德裕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先帝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乘間而入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于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也德裕可謂善喻近世張浚亦云不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王知人之事 十

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甚密而百姓之利害絕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凌凌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有善必攻其所未至人有過則欣喜而開陳之此小人也吁人主惟以德裕張浚之言參考邪正自無難辨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亦有同類乎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斯爲得之此德裕所以不及度也

茲維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曰夏民以代夏政號曰有窮待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原隸棄武羅伯因熊髡尤圍賢臣而用寒泥寒泥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
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略于外愚弄其民而冀羿于田
樂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信內外咸服之詐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就其

臣按自古姦臣竊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
能成寒泥相羿行媚施略內外盤結乃得愚弄上下恣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茲維竊國之術 士

所欲爲然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憤猶有覺也故
又虞羿於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
慮于是乎詐慝之謀遂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
矣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游無航樂以此爲
防後世猶有湛音于酒色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以小斗收稅以大斗與民陰
行德于民由此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強遂專齊政乞卒陰
子常立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稅其君
簡公而弑之後田和遷其君康公于海上而立爲齊侯
臣按左傳景子對景公畧曰陳氏田出于陳雖無大德

而有施于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
也厚民心歸之陳氏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可
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
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
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
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于上而
下不得私利權歸于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
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
則厚歛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
沒主少國疑田乞擅廢立之權及田乞死田常代立于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茲維竊國之術 士

是作福作威弑君而人莫敢討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
也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顯國久則其權不可
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
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
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恭侯
魏文懿師昭炎之於魏昭司馬懿專政其子師懿之師弟
帝皆以其漸取之然則人主豈可一日失其操柄哉
秦安國君之子子楚夏姬所出質於趙困不得志大賈呂
不韋見請以千金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爲

適嗣夫人有寵而無子許之不韋取邯鄲諸姬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期生子政始皇名為玉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請姬不韋怒不獲已而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飲子楚而以姬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姦雄竊國之術 三

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王之立三年而薨必有其故矣以不韋之智能使子楚入內駕公子二十餘人之上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故先儒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也秦自孝公至昭王國勢益強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祖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至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娘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其

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

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折節為恭儉成帝封為新都侯節操益謙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聘諸賢良為掾吏擢大司馬繼四父而輔政哀帝崩平帝年纔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尊事大司徒孔光漸立威勢色厲而言方以惑太后令蠻夷獻白雉群臣奏莽功德致瑞封安漢公假為惶恐辭讓再三公卿以下各上書請選莽女為后莽固辭不允加號宰衡位諸侯王上受九錫平帝崩莽立子嬰年二歲群公白太后令莽居攝殘虐如周公後乃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漢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姦雄竊國之術 四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執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惡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乃始恣肆其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蓋嘗論之莽之奸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元后不私外家以權莽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古今篡臣多矣獨載寒浞田常呂不韋王莽四人者以其奸謀詭計最巧且密也若曹操篡漢則因討賊而顛兵柄司馬懿篡魏則因受

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易知彼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其情狀難察今著其難察者欲人君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竊國之奸不得而逞矣。

檢邪罔上之情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宦者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謂高曰人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恣耳目所好心志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五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所置也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于是陳勝吳廣等起山東作亂李斯數諫二世屢請讓斯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者

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睢睢睚眦也是以天下爲桎梏也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加重罰況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二世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殺人衆者爲忠臣且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問李斯卽前所以問趙高也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督責之法行人無容足之地矣趙高殘殺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六

所以責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有以接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不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于高李斯不得見乃上書言高有危反之行不圖將有變二世以語高高奏斯父子謀反二世屬高按治榜掠千餘不勝痛竟誣服腰斬咸陽市拜高爲中丞相高欲爲亂先試羣臣以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其誣以問左右左右皆言馬以阿趙高有言鹿者陰中之故群臣皆畏高又項羽勝鉅鹿

沛公屠武關高使其婿閭樂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群盜兵大至劫二世自殺引璽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立子嬰嬰即位以計殺高夷三族秦亦亡。

臣按斯之姦詐不下于高且墮高術中况二世庸闇何怪其玩弄於股掌間如嬰兒乎今劉取其畧欲人主知奸邪情狀若此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爲不鑑。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

卽位多疾以石顯中人無外黨可信任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七

臣按自昔小人竊權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薛公事

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

視美珥所在請立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

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使同列二人先陳其

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

者以其能覘上意也石顯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太傅蕭望之少傳周堪皆受先帝遺詔輔政望之奏選宗

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爲給事中同心翼贊導上以古誼多所匡正顯奏三人朋黨專權請召至廷尉上不省至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聞之大驚以責恭顯乃謝罪上曰令出

視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益器重更生外親上變言地動殆爲恭顯乞退二人恭顯疑更生所爲遂逮繫獄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言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宜暫屈牢獄以塞其怏怏上曰蕭太傅素剛焉肯就吏顯等曰薄罪耳必無此憂乃可其奏顯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封詔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上驚曰曩固疑之果然殺吾賢傅爲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謹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歐陽修有言小人欲害良善則指朋黨欲動搖大

臣則誣以專權蓋朋黨則可一時盡逐專權又人主所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七

惡故恭顯以此中傷望之等而元帝曾不之察由君德

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也夫擯殺師傅不過免冠叩

謝以塞之而帝亦不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是

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時石顯專權

死顯爲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中書令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易爲卒任不肖以

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曰。春秋紀貳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秋秋榮。隕霜不繼。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人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上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名充宗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廷言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論邪同上之請 充

臣按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蓋顯能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所以不能去也。

也。故聖人替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于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于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譴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友已過而掩衆言。後王鳳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姦邪巧於緣飾。大抵如此。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于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論邪同上之請 三

顯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統。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匡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重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任。公卿饒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謂而留。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去。吾輩憂勢矣。太子婚尚未

定何不勸帝納賈公女子。統然之。初帝將納衛嬪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賈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輔成篡弑之事。在晉雖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失其所恃。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荀勗畫結婚之謀。而充遂留充女之婚。帝嘗謂其五不可矣。楊后受賂於中。勗等更相慝。恐於外。帝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力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非賢君。然非庸闇者比。愷又爲帝寵任。傾之則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此計不行。又薦爲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昔趙襄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

高帝爲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於外。則言於武帝。使爲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于二帝。使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陽借薦舉之名。而陰施排擠之術。故二帝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異。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善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廣納貨賂。欺罔視聽。東魏侯景與高澄高澄之子。世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群臣廷議。皆謂非宜。朱異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三

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上乃定議納景。高澄數遣書求復通好。許還正陽侯淵明宗室子。以朱異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計中。昇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昇言。景以金三百兩餉昇。昇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反於壽陽。以誅昇等爲名。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共尤朱異。昇慚憤發疾卒。上惜之。贈尚書右僕射。未幾城陷。武帝親簡文士。爲景所集。臣按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昇揣帝意。在於

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
并川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甲於
時端端焉惟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不暇爲國忠
謀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昇而帝猶不知之方且憐於
既死之餘賄以非常之典亂君各賢其臣殆謂此耶
隋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廣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上意
所欲罪者則曲法煅成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蘊甚機辯
言若河成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卽位道
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帝初上之情 五

漢之義也魚藻大雅篇名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決道衡
曰向使高顯楊帝賢相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
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
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
本心遂令白盡天下冤之
光祿大夫郭衍以諂諛有寵官勸帝五日視朝口無効
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爲忠曰唯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
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
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

乎此見奏賊多不以實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雁
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問伐高麗事威欲帝
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可得數
十萬遣之東征彼喜免罪立功高麗可滅帝不釋裴蘊曰
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猶多氣以賊
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遣人誣奏威罪除名爲民處
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告敗求救者皆抑不以聞但云鼠
竊狗偷陛下勿以介意帝或杖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
陷州縣而帝莫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世基忌之
奏義臣擁兵日久非宜帝遽追還義臣賊復熾帝幸江都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圖上之情 五

以其子越王侗爲東都留守李密帥衆逼東都隋兵
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問
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
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獻秋鳴咽帝爲之收容度
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
帝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善達經賊中向東陽催
運爲群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既迎合帝意而
內史舍人封德彝又託附世基峻文苛法抑削功勳隋政
日壞後子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表蘊亦被殺
臣接煬帝無道罪浮於紂蘊矩世基諸臣乃飛廉惡來

也。觀籍等眩惑其君，初無他技，唯逢迎上意而已。知帝耽嗜音樂，則括天下散樂百戲于京師，知帝好大喜功，則謂西域諸國富于珍寶，使入朝覲，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知帝忌于政事，則勸五日一視朝，其後盜賊四起，知帝尤所惡聞，則抑而不達，于是發怒于蘇威，致疑于楊義臣，切齒于元善達，不一而足。隋遂以亡，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深武偏聽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

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昭儀名也大臣切諫，許敬宗揣帝私意，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高宗妃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武氏所生帝得所欲，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閤，俄拜侍中，進中書令，皆宰相官敬宗知后鉅反，能回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遂譖環來濟諸遂良，殺梁

王即太子忠也，廢長孫無忌，上官儀時賢相，高宗立武后，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車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帝悅之，命以爲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爲周，太子子孫屠剪幾盡，禍亂

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爲悅，而敬宗逢迎之也。

高宗爲太子，李義府爲太子舍人，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爲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奏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賜珠一斛，復留侍。武后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欲征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偏忌著於心，姦惡根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號曰人貓，未幾拜中書侍郎，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陰邪同上之情 美

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名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毋妄諸子，實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益剛則果於爲善，佞則忍於爲惡也。人君能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方，庶不爲義府輩所惑矣。

元宗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吏部侍郎李林甫因中人白姓，願護壽王，惠妃子爲萬歲計，如德之陰助林甫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皇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瑒，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裏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大臣天子之家老。中外事無不當與者。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効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二子。而自結於惠妃。自是人臣有議宮掖事者。人主皆弗然曰。此吾家事。外臣何與焉。佞臣宮妾得以擅權。而外廷無敢爭執。其端自勣與林甫始。萬世之罪人歟。

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勣。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要與同爭。林甫許之。及進見。九齡極論不可。而林甫默然。退又漏其言於仙客。且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三

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由是疏九齡。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林甫之背九齡亦猶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重任。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言也。九齡罷相。林甫兼中書令。帝用其言殺三子。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帝不聽。令忠王即肅爲太子。林甫恨計不行。且畏禍。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開。故飛語不得入。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與

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又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於此也。

林甫善刺。探上意。養君欲。時帝春秋高。厭繩檢。深居燕適。沈疊衽席間。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至養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石顯能探主微指。趙高勸肆淫樂。寒浞行媚施賂。王莽事旁側長御。自古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兼之。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於亡。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就選。林甫恐對詔斥已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三

奏云。草茅狂言。徒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云無一中得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自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得爲上將。皆以大臣總制之故。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林甫嫉儒臣。積有邊勞。且大任。恐撓其權。說帝曰。以陛下雄才。而夷狄未滅。皆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饒養。馬上長行。陳陛下用之。必感激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

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而遭禍數百載者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自祿山反唐室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一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固上之情 三

楊國忠爲相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能探帝所好惡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更任之帝欲討南詔國忠薦鮮於仲通將兵六萬戰瀘川全軍俱沒仲通僅以身免又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必被擒全軍亦沒前後死者幾二十萬國忠隱其敗更以提聞人無敢言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大抵皆徇帝之欲而已

上愛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何所不可慢天欺君罪不在國忠下矣

肅宗朝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乃請百官凡論事先自長官宰相仍以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讒何不察其言之虛者誅之實者賞之而使臣下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固上之情 三

專權以塞諫諍之路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自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下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今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擅權奏事不諮宰相者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自宰相也陛下倘不早悟漸成孤立載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司馬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真卿之論可謂盡

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習爲蒙蔽。言官論事必先令呈稿。候去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

元載弄權舞智。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乃收載使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貌醜。色如藍。有口瘡。德宗悅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學。楊炎與

同相。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殿

學士。親任之。未幾。諧炎罷政事。炎建家廟。杞言廟基有王氣。誣炎蓄異志。貶峴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

大學行義輯要 卷三 檢邪同上之傳 三

上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政聲霽然。有貞觀風。及杞

相。揣上性多忌。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杞忌張鑑。憚忠直

欲出之於外。奏曰。朱泚在幽州。名位崇重。必得宰相信任。臣

以鎮撫之。臣請自行。上未應。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

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命鑑出鎮。未幾。爲泚將所殺。

臣按。隴右用兵。杞欲遣張鑑而先自請行。蓋自知貌陋

不足威服諸將。帝必不使行。惟鑑並相。非杞卽鑑矣。德

宗蓋墮其術中而不知也。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已權。因薦吏部侍郎闕播。儒厚

可鎮風俗。使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皆決于杞。播但歛衽無

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薦柔懦易制者爲貳。然後權出於已。莫敢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

其人品素下。一旦爲權臣引拔。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安

敢有所同異。杞之用播。意蓋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

冑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不察。

李希烈反。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若令奉宣聖

澤。爲陳逆順禍福。不勞軍旅。寇必革心。上命真卿至許州

宣慰。真卿至。忠義不撓。竟爲希烈所殺。李揆有才畧。杞忌

之。薦爲八蕃會盟使。揆卒於路。

臣按。杞陷顏李二人於死。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德宗

不察。由其無愛惜忠賢之心。故杞得售其術耳。

涇師亂。擁朱泚爲帝。李懷光數破賊有功。杞忌之。且懼懷

光斥已。諂帝曰。懷光勲多。賊憚之。若許來朝。賊復聚。自

之實難。帝詔懷光無朝。懷光以平亂大功。爲奸臣沮。門內

怏怏。無所發。遂謀反。以誅杞爲名。帝始悟。貶新州司馬。帝

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

朕殊不覺。泌曰。人言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

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

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廬杞奸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鑑。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善乎李泌之對也。

穆宗時。李逢吉爲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宦官之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乘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大學衍義要略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三

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薦李紳。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爲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術甚巧也。穆宗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爲益如此。近世言官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位。則遷而權則貶。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爲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

李訓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于帝。訓持詭譎。激昂可聽。善釣揣人主意。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天下險怪士。微富貴者。皆憑以爲資。訓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感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善探人隱私。以守澄薦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賈積鉅萬。險人躁夫。皆望門干請。于是訓注兩人。權重天下。謀剪中官。撓執朝法。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賂皆族誅。史臣贊曰。李大學衍義要略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三

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卒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以翻覆之辭。文宗目爲奇才。倚以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宜以奢靡娛其耳。

日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范祖禹曰小人養君之欲以濟己私豈獨奢靡之娛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君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則未盡然

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雖昆蟲草木無以自完

何況左右故秦室危而斯高僂漢業壞而張趙誅

士良但知以竊國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權寵何

由自保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

於身後也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所未道人主宜寫一

通置之坐側必近儒臣必親經史則不為姦佞所蔽矣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險邪罔上之情 三

崔胤喜陰計附權強外若簡重中實險譎昭宗用為平章

事素厚朱全忠即朱溫本黃巢之將後降為節度使陰為全忠畫說計俾擅

兵四討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

胤與相結得竊朝權終亡天下胤亦身屠家滅焉時有崔

昭緯者密結中外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

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古

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疏仇者三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冤之後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史

臣贊曰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謂李勣高宗立武后肅凶北奪長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

興元蹙謂唐柳倒持李宗覆謂崔胤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皆有所挾以肆其惡若許敬宗李義府

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胤柳璨則

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可畏哉

險邪罔上之情

詩小弁齊大夫刺幽王也太子宜之傳作焉

臣按父子天性之親太子天下之本幽王聽褒姒之說

如受獻酬之爵曾不少拒遽加放逐卒使申侯卿念以

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曰雖立而周東遷矣可不監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險邪罔上之情 三

臣按小人之讒以漸而入初進而容之則亂生再進而

信之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則亂

止矣故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巷伯寺人刺幽王也寺人內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臣按幽王時讒說盛行自天子大臣以及閭閻無不皮

讒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

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則讒者獲售其責在王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污穢之中而貪嗜飲食常譁然

林案間以敗人之酒醪蒙蔽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

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俾其狀又象其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情狀無餘蘊矣。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譖羣公子而立奚齊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爲難何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經宿輒敗經六日明公之或公祭之地地墳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臣按歸胙之詐最爲易解而公不辨則驪姬之譖而二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三

姦梁五嬖五助之也

宋寺人惠牆也伊戾也爲太子公子內師而無寵楚客勝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從公曰夫子不惡女女音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臣請往也至則敢用牲加書徵許作盟處爲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作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平公夫人與左師左師向戌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臣按伊戾請從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太

子乃信之不疑夫敵性加書誰不能爲折其姦而戮之上也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何邊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乎後雖烹之亦無益矣甚矣平公之闇也楚平王生太子建使伍奢伍奢父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譖諸王曰建可室也妻矣爲之聘於秦勸王取之勸王自娶秦女又勸王大城城父名置太子以通北方明年無極謂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臣按無極勸王爲建納室又勸王自納之父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城城父置太子以通北方父子之情勢又隔且居北方則近齊魯於是以致叛譖之其搖之有漸其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三

發之有機卒至奢死建奔伍員亡異時吳師入郢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爲之讒人之害如此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御宛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耳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

之遂攻卻氏且獲之子惡自殺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胖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宛與中廐尹賜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奢昇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侯通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子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精 堯

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臣按無極鑿空造端致三族無罪而誅究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人君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使不聞不覩塊然孤立豈獨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此言足以蔽之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古求酒于太叔信子太叔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古夢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臣按衛侯以大臣重任而傾于卜夢賤工不明甚矣其後漢武時邱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破滅者不可勝數近世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卿相蓋

其託卜筮也若出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開齊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無功不進戰而不死曲直前而誅漢法鄒忌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謂反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倘田忌出而與辨鄒忌必屈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立見矣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精 罕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懷王知屈平之賢而任之一聞讒謗又遽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王使平草憲令意必

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爲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
讒之於王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

漢武帝時頗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張湯造白鹿皮幣以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
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
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言令下有不使者異不應微反辱
湯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時政論死自是
有腹非之法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
敷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呈

信者尙不得知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指孝子曰
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悖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
義士曰爾欲爲盜賊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耶夫管
蔡將叛周公不知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
情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于宰子曰聽其
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
之法後之人臣有遭腹誅之讒者明王其尙之

武帝時趙人江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詣
閭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
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

侈者充舉劾無所遺上以爲忠而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
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
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振京
師初上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
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邪臣
多毀太子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蕭文告上曰太
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官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
門常融益譖太子上察其實乃誅融時方士神巫左道惑
衆父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多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
相告訐上怒所殺官人及大臣死者數百上嘗夢木人數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呈

手持杖欲擊上驚寤後上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言上
疾由巫蠱作祟上命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掘地求蠱充
言太子官所得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太子懼計無
所出遂從少傅石德諫斬充使舍人白皇后出武庫兵以
衛蕭文告太子反上曰太子心懼耳使使召太子使者不
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怒賜璽書捕反者太子亡匿
泉鳩里主人家吏圍之太子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
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無它
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感悟召見千秋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

以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
幸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冤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
者其失有四方太子之生也武帝愛之迨其多嬖幸多
皆生子皇后太子寵衰于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
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
必伺上意為嚮背惟帝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
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蕭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
有則太子譴無則蕭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
不問遽增官人以媿之則譖愬行而小人無復忌憚其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聖

失二也太子無宅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不容一
日不相接方常融之譖猶能察而誅之者父子之情未
隔塞也其後帝幸甘泉太子不從家吏請問帝不之報
欲無譖問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
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自
奏是其仇憾有素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其
致釐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使戕伐
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
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既形儲副不
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昏亂年老

氣億百邪乘之妖言煽于外妖夢惑于內巫蠱之事由
此而起使之以董仲舒正心之言朝夕是戒安有是哉
江充讒賊小人無足論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哀帝時中山王箕子名王有青病祖母馮太后中山王母漢
制王母太后亦數為禱祠解猶言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
有狂易病病風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
由恐回誣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傳太后與馮太后
並事元帝追怨之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
者治之受傳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飲
藥自殺宜鄉侯參馮太后弟等死者十七人張由以先告封侯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聖

臣按張由之譖特以自解其擅去之罪耳使帝遣外朝
知大體者訊之其誣立見乃傳太后以宿怨諭意意獄
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
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故母后以私意縱人索
幾傳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
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
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詔州郡領
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役費無算
震數切諫帝不平豐等皆側目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
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

諫諍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帝遣使者
夜出印綬豐等復請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諸
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
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訖卒

臣按樊豐之譏楊震曰怨對亦猶石顯之譏蕭望之曰
怨望張湯之譏顏異曰腹誅也腹心之隱何由而知遽
加以罪倘詰之曰怨有何迹覩者何人則虛實坐判矣
猶聽訟焉曲直有憑是非所以不亂也雖然聽訟不若
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爲人上者正心誠意公聽並觀
雖有善讒不敢爲矣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罪

質帝卽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
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忌之
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
又希望冀旨共飛章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
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
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
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輔政斥惡黨清濫官而護者乃以爲矯舊政
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以
此爲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母亦

違堯之政耶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
宣仁更王安石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
後紹述之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可不戒哉

晉武帝時尙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中書監荀勗
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
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
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
之馮統侍帝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愛色曰
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
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
大逆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
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
思堅冰之漸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屏左右而言
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
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荀勗則附賈充以沮
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愧乃反加譖疾焉觀
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追理其實則誣善之巧
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所謂貝錦者殆此類耶

晉惠帝愍懷諡也太子適非賈后所生母曰后與賈午等謀

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注皆太子性剛不能假借謐謂
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后也不如早圖之
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
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使見置於別室遣婢陳
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
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
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
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
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聖

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
乃出太子政事十餘紙衆人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
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尋殺之
臣按賈謐與后欲害太子而無其罪故爲不臣之語強
辭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逆君親
而敢露其手書者藉使誠有亦當問所從來因何起見
使太子得以自陳而惠帝昏庸曾莫之辨大且惟裴頠
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以死
豈不哀哉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
竦竦怨之使婢習爲介書偽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

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
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誅之者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
沮之也上頗怒襄歐陽修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
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或以激怒
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英宗釋
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
僞日滋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况工
於說者乎故因惑懷之事併著之以見君子遇說雖有
可驗如手書者猶難迷信要必審而覆之不然將有不
莫自明如惑懷者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同上之情 聖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
必逐焉女侍中陸令萱手穆提婆營求牧田於帝光又爭
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
杜絕饋餉每朝廷會議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不定
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深爲隣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諷言曰自升龍
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也樹木不
扶自臬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于路珽因續之
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舍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春
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

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與齊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是時周主武帝方明。賢能效職。齊君高祖昏暴。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檢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輝。肆爲姦利。斛律光獨以忠勞自奮。故深嫉之。孝寬之謠。傾光以傾齊也。珽等傾之。直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論邪同上之情

四

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門。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時。魏徵爲諫議大夫。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拜尙書右丞。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遽嫌疑。而被飛謔。是宜責也。帝令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所便。故有此飛謔。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爲辨白。則猜疑一萌。謔言入矣。然使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

明。不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亦當時良臣。故能直徵之枉。不以浮言罪賢臣。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

魏徵疾。王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

臣按太宗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疑情一生。讒者乘之而入。使無他日征遼之悔。其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遼無功。甚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論邪同上之情

五

元宗時。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早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宋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不便。近習小人。故因天旱。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其必有使之者。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內侍貴倖。而璟不與交言。故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大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

而環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遇制而環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環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自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倡優以教俗樂。雜進於前。至是遂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見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宏簡得幸者。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官中。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然此不獨近倖為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譴詆中人。無不售者。姦諂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檢邪罔上之情 至

德宗使人諭陸贄贄時為相。苗綽父晉卿肅宗時宰相。往年攝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口。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與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為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臣按贄可謂得譏人之情矣。晉卿雖無可紀。然其諫諍。順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語。諸子命名。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于前代。譏者以此誣之。可謂寬矣。使無

陸贄之辯。庸無免乎。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其諂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俗以腹為肚。天上有一口。被驅逐。吳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與上言。度名應度。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

言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猶薛仁貴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

為譖。蓋度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度歷三朝。勲德愈茂。羣邪媚嫉。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謠。張權與又從而

詆之。奸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其因言以傾大臣。卽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末亂。來者其尚鑒茲。

檢邪罔上之情 倣古

趙孝成王時。客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桑中之室。如王人之生。雍如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

復愛之復愛之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

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故日月雖

於外其賊在于內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于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于王客所謂便僻左右與優

愛孺子益指建信也桑中有蠱則破魂外形君心蠱于

內則事之失彰著于外矣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

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

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食切不由此

言者持以此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

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其引喻也深而切矣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論邪同上之節

漢宣帝將作單于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

意以慰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

王之國百里人以爲上齊宣五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

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移之

臣按楊思直臣引夏禹以諷君聖帝未信任芝樂松倭

臣也引文王以諷君則信之益苦言雖人曰言易售耳

此齊侍中和士間有能於齊王湛義諸有賴嘗謂帝曰自

古帝王蓋爲灰土堊墼築社稷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

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競無

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傳財用等分委大臣二四月

視朝須臾復入唯玩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士開之佞齊主卽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

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嘆不已

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乎今信然

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延爭陛下不得一舉手臣幸在

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

宗知士及之佞而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檢邪同上之情聚於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宏羊以心計爲治粟都尉領大

農計盡籠天下貨物貴卽賣之賤卽買之使富商無所牟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論邪同上之節

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

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

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乃大雨

臣按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

歛怨於民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

本朝熙寧間王安石祖宏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

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

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陰奪民利其害有甚于加賦嗚呼司馬光直

古今至言也後世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尙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辭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百官寢失其職而

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及融既敗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貢之

天寶初韋堅以幹敏稱上使督江淮租運堅引漣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二年而成百姓愁苦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使前船唱得寶歌美婦盛飾和之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白牙盤食上歡宴竟日觀者山積名其潭曰廣運

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時後官賞賜無節不欲數取於藏中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陰邪同上之情 五

鉷迎上意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煩經費上以鉷能富國益厚遇之度支郎中楊釗後更名國忠逢迎上意以聚歛驟遷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儔上率羣臣觀之賜釗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制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王鉷楊釗皆以撝尅取媚於上結怨於下明皇耽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異時邊將騁兵府庫悉爲賊

有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

德宗時裴延齡判度支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置別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至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陸贄上書陳其姦詐畧曰延齡以

聚斂爲長策以詭望爲嘉謀以撝克欽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忠州別駕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開架陌錢之法幾至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迹其欺罔行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

敗況是時以職守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按流放竄殛舊說以爲誅殺非也倘果誅之則于市于朝而不于四裔矣夫率曰流曰放若今之安置居住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德刑先後之分 堯

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從流竄而殛後世刑網之密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倫不遜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

夷滑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罪其五服三就朝市

別之五流有宅也五宅三居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

臣按舜之命官先播教而後及于刑蓋有以養

其身善其心不得已而乃置刑也前章言欽恤者聖人

用刑之心此言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也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治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德刑先後之分 舜

遠罪而不自知也又曰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又曰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怨毒盈于世既幾及身子孫誅絕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身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周之刑制。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澗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賔。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赦。未嘗概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上配有虞。故成康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又用李斯言。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凡誦法孔子者。重法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誅大臣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六公子戮死于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于刑罰也。周享

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所謂明效大驗者也。漢文本寬仁之君。又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又益信矣。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桀。上下相毆。以刻爲名。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乃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無辜。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請獄。時上常幸宣室。殿齋居決事。獄刑號爲平矣。隋文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其。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

犯至輕之形。而或致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用刑。或先截舌。太宗至不忍答其背。此煬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好德病狂。舊法不當坐。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遣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二覆奏。其口亦蔬食。移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而天姿仁厚。初即位。魏徵上言。王道本乎仁恩。太宗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罰尤慎。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德刑先後之分

奎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法之峻如彼。唐法之寬如此。隋再傳而失天下。唐享國幾三百年。天子仁暴之施。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亦以隋唐併論。均爲方來之鑑。憲宗英明果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然于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陛下頻頒赦令。蠲逋負。賑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重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罰。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帝謂

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義利重輕之別

荀子曰。義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勝也。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彜之善。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義利重輕之別

奎

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爲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蠱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不得以不辯。漢昭帝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近者親服遠者悅服惠用利爲又曰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田市非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聞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出地出一取之民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義利重輕之別壹

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于此必耗于彼商君峭法長利人不聊生秦日以危又曰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肥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蔭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紳曰先王之道扶久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臣按漢武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

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賢良文學之士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宏羊扼於千秋正論未伸僅罷酒榷一事而已然分別義利其言可爲後世法故掇其畧以著于篇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錢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所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義利重輕之別壹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中於人心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歛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者舊創白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耶已貢賦盡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道乎失邦矣以餌寇記曰

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其明效與陛下誠能想重圍之殷憂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而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秦誓

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春秋傳

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憊

此亦言民之情

大學行義輯要

卷三

生靈嚮背之由

五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斯亦先民遺言而錯陳之更爲詳盡總其大要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與

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漢文之治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耶

唐德宗在奉天陸贄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

久曰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軍務之餘到卽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臣按德宗專已欲而拂天下之情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益衰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遭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臣按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自懣。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也。出車勞還伏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女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

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恒里成休之實

室

王業之艱難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

稼穡艱難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庶幾知小

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今以此詩

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咸乎耳目

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

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

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

以爲衣食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

有以相之食鬱及羹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

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獲稻爲酒又有以介

之當是時農所耕者自有之田土之人又從而崇獎勸

勵之故斯人以爲生養之樂而勤敏和悅無勞苦愁嘆

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而忘其尊卑

貴賤之迹後世之農則異此矣。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

人之田有司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故

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

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人以爲稱貸之

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學有鹽酪之味乎。晚霜未降

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自溫此始耕之苦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恒里成休之實

室

燠氣將乘晨興以出。僂僂如喙至夕乃休。泥塗破體熱

燥濕蒸百詘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此立苗之苦

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根芽見除。爬沙而指

爲之戾僂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追車而堅

栗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密蔭足

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

子咸喜春榆餼跣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歡曾

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

自此之外惟禾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

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

歲豈不重可哀憐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乎況貴戚近屬乎況六官嬪御乎臣請語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勤勤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戒諭守宰勒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用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租之有司大夏降冬發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民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田里成休之實 完

小民亦惟口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臣按夏商冬寅時令之常而小民惟口怨咨非怨天之由日寒以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十斯時爲尤艱有司當思其艱爲圖其易民乃安矣穆王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惻念細民疾苦孔子所以取于書也漢文帝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

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後知農民之苦無如漢文詔令之下勤勸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于憫農也

唐德宗畋於新店人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始口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宮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田里成休之實 完

司馬光曰唐德宗之難治也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九年敢言而知民疾苦因當按有司奏格詔書極增賦歛盜匪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若田畝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充奇之害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哉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豐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得眼下猶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臣按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千錢之物僅得數百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

仰給否則無以為耕桑之本。迨爾浴於湯，不登於場而
青蓮者狎至，解絲量穀，取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
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息，一歲所貸至累
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
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
稔，而歲稔則督捕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會合留
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言似過激，實農家之實利病也。
唐明宗五季之君，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
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
行，則亦徒言而已。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實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為人
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一念未
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民

修己之敬

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又曰允恭克讓。

舜典曰：溫恭，和粹而恭也允塞，實也

禹貢曰：祗，敬也台，我也德，言德也先，言德也不距，遠也朕行，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應期而生也聖敬日躋，進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而詩書叙其德，必以敬為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修己之敬

首稱學者之所以學，人之所以聖，未有外此者。聖人之

敬，安而行之，成湯之曰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未

嘗不用其力。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

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而益聖也。

曲禮：毋不敬，正其儼若思貌，正其安定辭，正其安民哉，可以

臣按曲禮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又為曲禮之首

蓋敬者，禮之綱領也。

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彊與偷，主心志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

惰，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視天下之善無

不可爲。一或偷焉。則視蔭荷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趙武晉卿耳。一有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全章

臣按。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敬之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朱熹爲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離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意不貳以三。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修己之敬 二

此釋主一之意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心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九亦駁。嗟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政告靈臺。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矣。

事天之敬

昔皋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謂民敬哉有土。有民不敬者。伊尹作太甲曰。先王謂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祗

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於阿衡時。而尹以湯之敬天者告之。湯惟敬天。天亦睠湯。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近而非遠。

伊尹申告於王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卑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典。惟明明后。非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斯言也。豈獨爲太甲謀。後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信命靡常。常厥德。保厥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事天之敬 三

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又曰。惟吉否。不僭。差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命雖靡常。然有吉德者。必降祥。詩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來多福。厥德不回。貞以受方

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敬之。周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惟顯明。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同口監在茲。

臣按。成王卽位。羣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以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難。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不知人君升降事爲之間。天無日不監視也。

豈可忽哉。當時羣臣之學主於格心。故其言純粹如此。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嘏也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後世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多然有矜大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愛大雅。凡伯之臣。刺厲王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逸雷之類。無敢戲豫。敬天之渝。日食星之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出入昊天曰旦。亦明也。及爾游衍也。

臣按古之人主遇有天變。必減膳徹樂。責已求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優游暇逸。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然後當知警也。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以刺厲王。惜厲王不悟也。

遇災之敬

書帝曰。來禹。降水洪微予

臣按降水起于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戒。而畏天省己也。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成湯安得有此。而以此自責湯之心。卽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宏對策。乃曰。堯

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微。而宏歸于堯。湯以旱自責。而宏歸于桀。姦諛之惑。娛君心。使忽天戒者。皆若此。不可不察。伊陟伊尹相太戊。商中宗也。毫有祥也。異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臣按咸又四篇。今亡。而史記言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正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遇災之敬

五

誠而以天命律己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曰。惟天降下民。與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我也謂其罔非天亂。典祀無豐厚於昵。親也。蘇軾曰。高宗形祭之日。惟鳴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之失。當矣。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己謂當先格王心之非。

臣按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飛雉集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

大夫王音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

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聚聚會飛集于庭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告曉具條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為佞諂謹亂聖聽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失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周大美宣王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遇災之敬

六

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此宣王憂旱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誼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如帶狀

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人君應天惟有敬德而已後世神怪之說興謂災

異可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為害大矣

宋景公時熒惑火守心東方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

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

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

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地陽蔽則明者晦日水旱之災隨類而至哀帝時日蝕孔光曰天降災異譴告人君君若不畏懼齒罰加焉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祈禱小數終無益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臨民之敬

七

是年息夫躬言災異數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王嘉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民猶不可欺況於天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是欺天非應天也

臨民之敬

書五子之歌其一日皇祖大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治事之敬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敬以候之也至於咨絲以治水釐降二女皆曰欽哉堯之敬於事也其卹刑敷教典禮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舜之敬於事也萬事本於一心敬則立慢則墮後世人主鮮知敬以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

操存省察之功

大學行義輯要卷四 治事之敬

八

詩思齊三章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和柔爾顏不遐也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君處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和柔顏色防遠過失庸君猶或知勉若宮庭屋漏之中既無法家拂士又有近習逢迎能凜然自持不愧屋漏雖明主猶難之武公以此自警其聖賢之徒與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理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以養其外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其內惰慢出者邪僻入者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即顧子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全章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不用力則旦晝夜皆兢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又推衍朱熹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

大學行義輯要卷四 操存省察之功 九

乎木歸其根蟄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蓋闔者闔之基冬至以後為門夏至以後為闔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俱閑窮乎如未判之鴻濛雖人之身嚮晦寢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

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
嗽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
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未嘗不互相發也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一節

臣按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
草木然燠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也程頤為講官
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
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全章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操存省察之功 十

臣按多欲則戕伐其心為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
為乎存昔漢武帝謂群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
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
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
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則通動直則
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
欲充之以至于無欲而後可

規警箴誠之助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踐昨篇武王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戒懼書于席之四端銘
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

親爾武王所代謂周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
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也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
不可救也

楹銘曰母曰胡殘害也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

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於乎危於忿怒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規警箴戒之助 十一

富貴

臣按易言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
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
顛踣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為銘是或此義

扁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
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對越上帝
於扁為銘朝夕是戒

劍銘曰帶人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同德則崩

臣按劍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實威本威乃德輔惟德

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頌頌獨夫所寶者。劍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予銘曰：造矛造矛，少問也。須臾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啟，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遠斯言。銘凡有十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執政至於師長官師，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

大學義輯要 卷四 規警箴諫之助 三

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倚几間有誦訓之官。誦書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瞽史知天之道，宴居有師工樂之誦，史掌書不失書，矇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即今，以自儆，已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臣按：武公約敕其身，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與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作抑詩，使人不時誦之，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孔子觀於魯廟，有歌器焉，曰：吾聞歌器者，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歌。孔子

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臣按：歌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虛而歌，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爲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曰：陳於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

大學義輯要 卷四 規警箴諫之助 三

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焄焄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卑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惠無口過哉，斯文與武王諸銘相之可憂哉，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元宗

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爲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干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善龜宋璟寫圖以獻可謂有志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在前宋璟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有樂目有禮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有

大學行義輯要

卷四

規警箴戒之助

古

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頤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誡之助可也然學者固未易言若人君則何所不可哉誠能內主乎敬凡古人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幃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水口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爲之設於有坐以致滿盈之誠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而代今之樂府歌辭南也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度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益之戒舜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漢武帝混一天下唐元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數百年聖賢之言其可忽諸此旱陶戒阜陶曰無教逸欲有邦此旱陶戒

臣按所謂教者非必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

大學行義輯要

卷四

逸欲之戒

五

萌於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阜陶所以惓惓也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之溺作此歌也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旅葵西旅葵葵王未受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來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用展也親人不易易也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喪志志以道寧人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夫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

臣按人主于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無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于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樸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言忠公與秦鄭出也或敗見獲於秦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使大戎得白狼服遂不至千里馬之邦漢文所以有道關鳴之求魏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逸欲之戒

六

氏所以不長

魏文帝求服未降遣使於孫權求關鳴

齊不寶徑寸珠而寶

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此其所以為聖賢與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居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以爲生也相視也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語既誕妄否則侮

厥父母曰昔之人指父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

殷王中宗商太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高宗爲太子時父命之令居民問習民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

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

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

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商之生

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

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

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樂於遊

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逸欲之戒

七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大德也亦

若德也君子所共無逸者凡人亦有無逸之時然能勉

而不能居非所共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

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若慕而爲之飽而

行之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然於逸樂之謂蓋

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於安逸時深知小人之所依也民

依之以爲生而不知其艱難則苟圖安逸而力役之興

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始勤終逸是乾健之體有時而

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以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

長慈不復而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誦誨其父母口昔

大學義輯要卷四

逸欲之戒

之人無聞知而反以老成爲愚劉裕奮義而取江左
一得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
矣此所謂青之入無聞知者也其不以王之中材向使管
蔡得志日夜煽惑而無賊之安知其不以後稷公劉爲
田舍翁乎此所以舉無逸之君歟
息而告成王欲成王敬聽之也
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成王之祖復舉文王
問之無逸以告之厥亦云云者言文王無逸之淵源也學
力於無逸者深矣抑亦云云者言文王無逸之淵源也學
奉之無逸者深矣抑亦云云者言文王無逸之淵源也學
飲食之薄意于安養斯民耳早服者舉其一端而宮室
專用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也故力有
皆破其澤而懷保必周凡鰥寡窮民垂首喪氣者惠綏
之而鮮解然有生之意矣當是時紂方毒痛四海文王以
方伯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故望道未見勤
而且勞然豈若後世量書傳登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
言同彼兼于庶言庶幾庶幾則不違暇食者其勤勞必
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
大學義輯要卷四 逸欲之戒

大學義輯要卷四

逸欲之戒

此味則寢
深寢溺矣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
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所爲作也漢武帝唐明
皇雖有欲而壽如彼者特干一而已飲醢
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法又
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戒受惡無所不有酌酒其最也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
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
不寐音衙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
之威婦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
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
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
右閭須音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音臺強臺之
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人所同欲惟聖賢能以道勝欲故晉楚之君
雖未可方大禹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知厚味亡
國而寵任易牙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
唐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

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槽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沉湎之戒

書微子

篇父師子箕

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湎于酒。

臣按。酌酒者受也。而箕子歸之于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爲無所歸咎之辭也。

酒誥

衛爲商受故都受之誥。臣民化之。今成王封康叔于衛。恐遺風漸染。故作酒誥以訓制之。

詩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也。近小人。飲酒

大學行義輯要

卷四

沉湎之戒

三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盡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于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

卒以沉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罷。

臣按。元帝非能剛果必爲者也。然其覆杯之舉。則于聽言改過。畧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于江左與。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率以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弑。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大學行義輯要

卷四

沉湎之戒

三

荒淫之戒

書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詩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繼之。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靜女。同。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彼壽也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

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墮有疾鄭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

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

君子偕老上同刺衛夫人宣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桑中上同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荒淫之戒

鶉之奔奔上同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鴝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上同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蝮蝥上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

齒也

民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耶耶衛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

伋妻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譏

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

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公子頑僖于宣姜而牆茨偕老

鶉奔之詩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人所滅而文公立

焉定之方中與蝮蝥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

事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籛條不鮮

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籛條仰而不俯戚施俯而

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其爲

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宣姜惡疾

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爲宣公

壽死而國俗敗于頑象之上僖君母衛侯之妻行同夷

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故夷狄之稱亦以作原宣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荒淫之戒

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爲若是之烈

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三章淫荒穢褻汙人牙頰去

言猶不可而聖人著之于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

古淫亂之君自謂閭門之中世無由知故自肆而不反

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知閭中之言無隱不爲

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亦

臣今列此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夷

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耳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

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賁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也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而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不敢蔽蔽兆之絕也法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也愈臣之不信中也國之福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

大學義輯要

卷四

荒淫之戒

古

臣按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治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埋膚革之疾易去腹心之災難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至言哉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舊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

國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也止善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叔向問之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也猶毒其體茲心不爽也明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問之內官謂嬪御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室有四姬也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四姬有省也減猶可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貯名未之聞也

臣按醫和之責大臣以大臣于君所以傳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古惟周公以此自任無逸之作告戒丁寧使成

大學義輯要

卷四

荒淫之戒

五

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壁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失大臣之職不能止君心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于淫者哉子產所謂四時者朝與晝所以勞之也夕與夜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感溺無節而一之乎一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特因晉所有以規之爾姐已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故併著之

此門新臺之出也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太真得
元宗無復人聖矣

幸。善歌舞。曉音律。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其

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妹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

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燭震天下。及祿山反。以

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嬖罪。帝西幸。至馬嵬。陳元禮

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

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繯路祠下髮尸以紫茵瘞道側

再羅女嶋。辟祚既絕。復納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

精政事開元之際戎至太平及侈地

大學
中庸
卷四
六

不長其罪而泯其所出安能其所可也
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罪皇上知此可
明官員天子之尊或則曰官有罪亦天子

[illegible]

冬在十月。十一月，天子癸亥，西幸。十二月，

五陽司馬府縣俊於制錦司等又邇外矣可矣賈矩泉

升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鼎宗好俳優知音能度曲又自爲優名曰李天下常與俱

侯繡戲丁庭伶人由此事出入宮掖傷其糾糾群臣

毋莫敢出氣或反和附託以希恩偉四方蒲鎮貨賂公行

前景進最居中用事嘗遣出訪民間事軍機國政皆與悉

洪郭從謙優名世高雖以優進嘗有軍功故以爲從其

以射路左右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

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截於門前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天下蒙傑莫

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亡爲天下

笑臣謂倡優子女皆同類也因附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盤游之戒

書大庫片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敗

不洛名之表也十包非反有窮名后葬因民非忍野丁河

臣按太康老大臣之無功與天地並南面而太康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三

以盤游失國天命靡常前功難恃如此及羿專夏政窮

泓不也矣。又獲龜象。一用而文之。又獲百惠也。其四一

富不祗矣。太康逸豫。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非謀四土。除桀而後復。夫之易而復之。惟可不戒者。

左傳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周武命曰宮後戔王舅。邇今是

人之議曰。豈廣禹迹。豈多九州。經攷九道。九州民均。殷

朝。有殘帛。各有攸遺。德用不憂。帝夷羿。羿篡夏位。不

貪于原獸忘其國恤憂而思其德士哉不可重數用不灰

也。三。力。畢。而。其。四。怖。也。而。點。其。足。牝。立。不。可。重。也。戶。不。帖。

臣按太康逸象而釋纂之。羿又以逸象爲足。所纂所謂

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辛甲承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緩王之關。故虞人之箴如此。以弭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德及飛潛。各安所處。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是時。與靈臺之世。爲何如耶。併著之以爲暴殄不仁者之戒。
公。將如也。棠。也。魚。者。也。信。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謂。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臣。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營游之戒

天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 全章。

臣按景公本爲游觀計。而晏子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君心而引之當道矣。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所以愛君也。大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漢文帝時有騷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騷也。

其令四方毋來獻。

臣按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千里馬。不足以動之。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蓋文帝幾于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武帝至長揚獵時。好擊熊豕。馳逐擊獸。可馬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黃存。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能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轍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諫曰。家禁于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營游之戒

无

金。坐不垂堂。謂近堂邊。恐壓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建元中。帝出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其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每以夜漏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不稼。稻稔之地。民皆號呼罵置。相聚會。自言郭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後齋五日。稍會朝長信宮。謂皇后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漢武帝爲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云跌跌。然

偉之氣。漢武微行。特以快從禽之樂。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諍。乃私置更衣爲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惡矣。其後成帝效之。常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尊貴而樂卑賤。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與羣小相隨。鳥集雜食。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蝶嫚澗殺。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潘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昭好田獵。動作亡節。吉疏諫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盤游之戒

辛

瞻周道。中心慙古相字。今說曰。發發者。非古之風也。揭揭者。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輿縣名。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推也。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撻。身勞乎車輿。朝日霧露。晝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英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所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檠之間哉。

臣按王吉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王賀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惜哉。奢侈之戒。

書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太甲不患於阿衡時伊尹訓之也春秋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于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譖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譖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鹿祈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奢侈之戒

至

臣按平公。伯主也。侈一公室而上。示異。諸侯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哉。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阿房之宮。窮極壯麗。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窮極廣遠。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文帝在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樸爲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既念細民謀生之艱。又念祖宗創業之難。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矣。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東方朔對曰。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事。爲耆老所聞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繒。足履草屨。以爲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繒無文。集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事之計。惟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羣賢之隆。可與比治矣。

臣按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惜武帝不聽。卒以奢靡敝其國也。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豈耆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羣泰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也。用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治。

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臣見隋初營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奢侈之戒

三

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一柱之費數十萬工。餘可

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會末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役瘠瘠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此。卽爲之罷役。賜元素綵二百匹。臣按太宗鑒隋之侈。一敗之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數年。遂有治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如此。此元素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雖比之隋煬桀紂。曾不少作而亟從之。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奢侈之戒

三

元宗以風俗奢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司馬光曰。明皇之始。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靡。哉。奢靡之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乎。臣按明皇焚珠玉錦繡。本非實意。故曾未二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有明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尚寶可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使往求者。何異于所焚者乎。上連引咎。聽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朴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四 終

大學衍義輯要卷五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桂林陳宏謀汝咨纂

修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迺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迺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謂人君

大學衍義輯要卷五 謹言行

雖處宮庭言行不可不謹也或謂居室出言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懷毒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可不戒與

詩抑公作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自主之玷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也輕由言無曰苟矣莫捫也朕舌言不可逝也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為三代以後賢主行勝其言

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燁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行也

禮記玉藻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使無言動之失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耶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救于未形制雖不盡古意則猶古也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

大學衍義輯要卷五 謹言行

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慮終稽敝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正威儀

書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康王冒也貢進于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

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詩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圉楚公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大學衍義要略卷五

王威儀

三

衛詩曰。威儀棣棣。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圉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圉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故形諸威儀。而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決其不敬。無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服。於社不敬。劉康公以爲惰。棄其命。

大學衍義要略

卷五

王威儀

四

而成子采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故君子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有威。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王藻足容重。舉欲手容恭。高且目容端。不睨口容止。不妄聲容靜。不噪頭容直。大傾氣容肅。似不立容德。似有所得八者皆敬也。

漢成帝卽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謂。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

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也。明穆穆之容。以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以此告成帝。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

大學衍義 卷五 正威儀

五

旋中禮。五德之至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宋西山真德秀原本

齊家之要 重妃匹

謹選立之道

桂林陳宏謀



詩關雎。三百篇后妃之德也。

匡衡曰。妃匹之德。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正。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三。代典與求。必不由此者也。

大明之二章曰。華名仲氏。任事自彼殷商。來嫁于周。

大學衍義 六 謹選立之道 一

曰嬪于京。任由華國而來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孕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

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華國所在太五章曰。大邦有子。倪也天之妹。文也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

光。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太姒由華國而來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有文王以興周室篤生武王。保佑

命爾和也燮順也伐大商。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

顯宗卽位。以爲貴人。前后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

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衆后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夜起徬徨爲思所納卒多降宥肅宗卽位尊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防嘗侍顯宗疾參醫藥事帝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中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以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大學衍要卷六謹選立之道

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寶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襖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亡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

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復重請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寶太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顯宗大學衍要卷六謹選立之道

時乃置鄉三蠶於濯龍宮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氏之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如忌也帝每出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冤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有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推本言之又以知問學喜讀書之故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性約素喜觀書雖容櫛不少廢帝與

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帝固要之。訖不對。兄無忌於帝。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上官霍氏。可以爲戒。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后疾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尙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元齡小譴就策。后曰。元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恩澤。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爲樞柄。以外戚奉朝。大學衍要卷六謹選立之道四

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朝服立于庭。上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以上皆德運者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徵也。爲平陽主。詔省平陽公主武帝過平陽主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大學衍要卷六謹選立之道五

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客。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論漢之馬后。不能簡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簡。勿令至尊見及崩。帝以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帝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上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曰。妾亟聞

帝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上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曰。妾亟聞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異

子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書奏，縛輔繫掖，庭秘獄，立僖好爲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廢爲庶人，自殺。臣按二后，一以諷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爲方來之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尙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官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爲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帝卽位，立爲后，嘗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詛，音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祇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梁冀顯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橫著庸，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

追廢爲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爲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卽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以嫌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蔡邱之盟，母以妾爲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蔡邱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爲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爲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爲常，無復議之者。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姜不才，棄之淫心見矣，至使君

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鷄初鳴。大師奏鷄鳴於陛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早卧晏起。姜后所以規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詩齊鷄鳴。忠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類規警之益 八

警戒相成之道焉。

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卽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

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邱。士馬罷耗。清饑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役已成。

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耽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明嫡廢之辨

春秋傳。辛伯諫周公。曰。並后。妻如匹嫡。庶如兩政。臣擅國。都如亂之本也。

詩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姜止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漢文帝所幸嬪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御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明嫡廢之辨

九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僮事乎。上說。語夫人。賜益金。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姜姓。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褒人所入之。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虢石父

讒詔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鞠同也。乘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保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糜狐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王嬖之。使至於爲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也。利也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繪與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懲廢奪之失

十

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破殺而褒如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

漢宣帝養掖庭號會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會孫。生元帝。會孫立爲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值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軌之。皇后既免身。行取附子并合大丸以飲后。后崩。顯恐事急。即詔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行。光驚愕。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皇后。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

立許后男爲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奸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爲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旣立。功益盛。權益尊。志操盡變。妻行逆謀。知而不問。匿侍醫之罪。聽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言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爲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尤之爲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懲廢奪之失

十一

唐高宗皇后武氏。太宗時爲才人。帝晏駕。爲比邱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涕。帝感動。引納後官。才人有權。數降體事。后喜。數譽於帝。進爲昭儀。寵幸旣隆。乃與后不協。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泣。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于是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后乃詆后與母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遂廢之。進昭儀爲皇后。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帝間行至囚所。見門禁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二人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

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別其手足。投醢。華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萬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可謂極天下之儉毒。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弱。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慾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害嫡后。政移房閨。鼎所以移。禍淫之監。豈不昭灼哉。齊家之要。嚴內治。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宮闈內外之分 三

宮闈內外之分

禮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同見於天。口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

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也。士大夫家猶然。況帝室乎。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爲王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宮闈預政之戒 三

擊之。今王呂氏非紗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定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對諸呂爲王。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陸賈說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陳平從其計。交權太尉。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官闈預政之戒 古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令趙主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玉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梁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聞之。遣灌嬰將兵擊齊。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共誅諸呂。是時趙主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曲周侯鄧通子寄。素與祿善。絳侯勃與丞相平謀。劫鄧

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勸歸將印。就藩封。呂祿信之。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呂產不知。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勃已令衛尉守之。弗得入矣。又令朱虛侯以千餘卒入宮衛帝。遇產於宮門。擊殺之。分捕諸呂。男女無長幼皆斬。呂氏滅。乃使告齊王罷兵。

臣按呂侯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旣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令祿產分據兵權。陰圖神器。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官闈預政之戒 五

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強。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鷲易給。肯去兩軍。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亡者。天也。使后以安劉全呂爲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爲。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艷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意已萌。致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還以自禍。豈不哀哉。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爲皇太后。哀帝立。尊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太后之姪爲大司馬。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

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元孫選取少者廣成侯子嬰年二歲立爲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享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太后帝權重於昭玉家富於秦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魏冉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官闈預政之戒 六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閔梁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

唐武后盜威福施施無忌憚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

朝立睿宗爲帝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設洛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況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卽位徙太后上陽宮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爲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官闈預政之戒 七

遂爲真矣后倣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爲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斷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弱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爲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又曷若爲任爲妃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

內臣忠謹之福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納忠裨益可謂賢矣

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晉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官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之對賢矣哉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忠謹之福

六

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宮省而所事之主實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憚懼可謂烈丈夫矣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王叔文等

朋黨熾結貞亮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即憲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王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姦邪之黨立英明之嗣有功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怙權徼寵雖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職居近密又著勲勞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豈不賢哉憲宗亦非少恩也霍氏之誅正由寵過而驕之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君臣之道兩得之矣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忠謹之福

九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疲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入官昏夜爲變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幸左軍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將率騎兵討賊射韶及元明皆死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存亮更事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

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元嚴遵美三人而已。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脩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凡爲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枯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級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左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地名儒貂漏泄軍事爲齊亂張本

臣按內臣預軍政自此始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已伏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爲戒

秦趙高者生而隱官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論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卽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爲法律務益刻深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

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

星位之側故周禮置宦官亦備其數闢者守中門之禁寺人

掌王官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

人以參其選皆銀瑯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官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惠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叔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八改以金瑯右貂兼領卿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闔房閤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官闈茸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劍割萌黎競恣奢欲同儻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棟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震

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興行及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白曹騰說梁冀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實憲兄弟專權帝以中常侍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眾爲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爲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崩閹太后久專朝政迎北鄉侯懿爲嗣齊陰王子安帝子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立爲嗣後以廢黜悲號未幾北鄉侯薨中常侍孫程等聚謀迎齊陰王卽位收閹顯等誅之封程等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齊陰王立是爲順帝

順帝時宣德亭地折八十五丈帝引所舉樸敦之士使對策李固對曰中常侍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爲之徙望風進舉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上以李固對第一諸常侍謝罪朝廷肅然宦官疾之作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

事御史張綱上書曰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帝不省

桓帝時宦官定議誅梁冀事見外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

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侯謂之五侯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

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帝震怒逮雲下獄宏

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有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恣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遇赦殺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于赦後殺之中常侍侯覽譖于帝下瑨瓚獄論棄市陳蕃疏曰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雖陽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武帝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瑨甚瑨瓚竟死獄中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古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既

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信其占。宦官教成子弟。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臺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讞連杜密。陳寔。范滂等。竇武疏救。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知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是非宥黨人。乃有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時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

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竇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于朝廷。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日食。武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五

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啗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母乃已甚。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其能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預政。則官省

亦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廚之目。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宦官疾惡之。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以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行義者。悉指爲黨人。轉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請徐奉等爲內應。皇甫嵩以爲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美

上問計於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

有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及封諸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憚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或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中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中道。收掠死獄中。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勝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毛

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進不從進謀積口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則為害愈深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不勝漢以益亂哀大學衍義輯要卷六內臣預政之禍

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為得邪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

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懷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假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大學衍義輯要卷六內臣預政之禍

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妾也明皇不戒嚴霜之漸輕受太宗之制等寵宦者增多其員自後侵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示無愆可不念哉高力士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鉉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皆厚結力士故能

璽至將相。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樂。帝曰。爾我家老耄。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冀付諸將。宰相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會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勢。雖親昵至。當覆賊。不肯爲救。故生平無顯顯大過。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綱

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勳討安南蠻始。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元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股肱事。輔國能隨事觀覲。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

訟三司制劾。有所捕建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出則令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嘗以子建事之。號五父。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張皇后疾其顯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捕二王。囚之。弑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略

三

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洞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不亦醜哉。明皇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姐謝。乃出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程元振以宦人直內侍省。與李輔國助討。雖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翰林待詔柳伉疏曰。大戎以

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
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
帥叛陛下也白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
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
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
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口無隻論
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
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
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謀諸州
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帝
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
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輔國以摠二帝之憤逐元
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肅宗之姑息蓋少瑜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知內侍省事肅宗命郭子儀李光弼
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
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鳳沙衛殿齊師雖韓郭最曰子殷齊師齊之
辱也夫諸侯之師使閭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師
而使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處
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肅宗

可知矣肅宗初復兩宮年六十
萬之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
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
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
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
遠夷狄爲近臣所折乃止神策都虞侯劉希暹魁健能騎
射爲朝恩昵信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
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貴產人之資皆誣服冤死故市人
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豫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田
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微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忿皇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
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
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以財結
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朝恩稍
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
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旣而圖之布置張
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可以爲法也
肅宗時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爲
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

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和賀。

憲宗末年。吐突承瓘謀立靈王。憚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五

陳宏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是爲穆宗。殺承瓘。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秋書闇殺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其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卽位。遊戲無度。喜擊毬。性復褻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官。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

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爲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太和中。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五

心之寄。閣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睨

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明直曰：「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等，三公累朝舊德，因舊有言置之高第，請問延英召會，公觀給舍建議，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資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繕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與。大計定矣。乃遽違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贊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戶，持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諳，思之不精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六

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在左在。管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以倚事。謀誅宦官。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脩。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於禁中鞫之。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懼。按詐覺。乃請貶宋申錫開州司馬。

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富直學士周鼎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鼎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鼎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僖宗爲晉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自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三、

中和中車駕至成都。專與宦官同處議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幕頤津。聞者氣塞不敢言。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養子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

宗自也昭鑑

菜

人

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儼利語言嫻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

卷六

內臣預政之禍

齊家之要 定國本

四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于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皆於天子然後為世子。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哲明則民定。而後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無虧密

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奔氏之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罕

薦羞於公。雍巫人名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

長衛姬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有之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

人殺無虧。以說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正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

爭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

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強兵為

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魏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并

兵以伐魏。乘其國之內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

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

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

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

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

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為戒云。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建立之計宜蚤 罕

漢文帝時。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享。天下人民未有噍音。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

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忌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

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

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

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

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

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

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

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

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

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

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爲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有司以誼固請。然後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遊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佚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其后范鎮以諫官言之。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以并州通判亦言之。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乞賴韓琦而後定。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建立之計宜蚤 聖

壯。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臣伏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宗年甫二十有三。不以太蚤爲忤也。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其爲宗社計。尤蚤於仁祖也。

論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澤

澤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謹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周公長子魯公也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論教之法宜豫 聖

幼不能泣。阼。阼。階也。人君之位。以爲世子則無爲也。言既爲王。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於成王側。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

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臣按天子之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旣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者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論教之法宜豫

留

保傅篇漢賈誼作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三公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論教之法宜豫

留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有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適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適得爲之其解情故以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上傅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習聞規誨與智俱長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化與心俱成所爲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旦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車上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主饌曰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宦者傳胡亥始皇少子而教之獄所

稽者非斬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觀前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諭教之法宜豫 吳

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故曰。選左右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爲萬世法。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情。非

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是爲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中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異二世。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昔前世而無園綺之實。謂四皓中國輔弼儲官。竊有所難。文士

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子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諭教之法宜豫 吳

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使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未必無補。乃如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卽位。以總等爲狎客。酣醢。音流連。竟以亡國。蓋文士多浮華少實。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時。右拾遺元稹。勸上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噴廢疾。不任事。

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匹士愛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請爲太子諸王簡僚屬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末聞妙選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卒墮元和已成之業惜哉。

嫡庶之分宜辨

左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桓王而立王子克莊王辛伯大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嫡庶之分宜辨

吳

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命耦國都如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及於難也

臣按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公是有私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成桓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宜周公之及難也

漢成帝時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昭儀之寵過於皇后定陶王之寵過於太子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以統

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氣順故曰理陰氣其尊嫡而卑庶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禮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

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議

三國吳大帝立子和爲太子魯王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太子魯王同宮禮秩如一陸遜諫不聽顧譚上疏曰國家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覬之望絕臣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諫之吳王徙交州初潘夫入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見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嫡庶之分宜辨

吳

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天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及矣不聽卒廢和爲庶人徙故鄣賜霸死立子亮爲太子臣按吳主不監匹嫡之戒旣立太子又寵魯王禮秩如一陸遜顧譚力諫不聽卒以基禍至于兩廢可不戒與唐太宗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久不出見官屬右庶子張元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

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官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不聽。

魏王泰上括地志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給廩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王。亦幾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全安。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唯太子諸王宜有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嫡庶之分宜辨

辛

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侍太子。庶絕天下之疑。以徵爲太子太師。徵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亡國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定。我今賴公。卽其義也。徵乃受詔。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夸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足疾。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求聲譽。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險。養刺客謀殺魏王泰。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太子聞齊王祐反于齊州。謂紇于承基曰。我西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行大事。豈比齊王乎。承基上

變告太子謀反。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魏王泰

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力諫。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毋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問之。治以狀告。上撫然。悔立泰之言。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投晉王治。無忌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立者。卿輩明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嫡庶之分宜辨

壬

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遂立晉王治爲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永爲後法。臣按太宗不世出之主也。方褚遂良進太子諸王宜有定分之說。帝固是之矣。使因此正嫡庶。立等差。約敕魏王。峻其交通賓客之禁。則太子之志安而不軌之謀塞矣。不是之思。而使承乾日以疑忌。泰日以窺覷。原其本皆由溺于私愛。不能自克故也。然承乾雖廢。泰亦不立。著爲定法。而兩棄之。於失之中。猶有得焉。雖然。與其有得於終。孰若無失於初。故人君正家之道。不可不謹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廢申后。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申侯怒。與緡西夷大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卽申侯而共立宜臼。幽王是爲平王。

臣按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爲本篇之首云。

春秋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地名。會于首止。諱字周也。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廢奪之失宜監 三

杜預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胡安國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皆得焉。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臣按晉獻公用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蓋將私其子也。及公薨。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姬之子卒不能享有晉國。徒以滋晉之亂。蓋易五君二十餘年而後定。然則國本其可輕搖哉。

漢高祖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御史大夫周昌爭之。

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於東廂聽。既罷。見昌謝曰。微君。太子幾廢。上從破縣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敖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廢奪之失宜監 奎

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詎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自通明之處。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也。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而反之。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太子。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結黨以拒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

隋文帝太子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錦。上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廢奪之失宜監 蓋

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賜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自是恩寵始衰。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大臣凡事者。廣傾心與交。無不稱其仁孝。廣爲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帖。鳩毒遇於杯勺。后忿然。自是決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間。誠未易謀。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乃多資金寶。

資進入關。與約通好。喻以廣意。約因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以揣后意。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本后。遂使素贊上。詔廢勇爲庶人。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洪基。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上不悅。立晉王廣爲皇太子。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廢奪之失宜監 蓋

臣按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爲令德。而廣則大賊也。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爲奪嫡之計。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傾擠者彌巧。觀廣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述之輸貨於楊約。以通於楊素者。其安排布置。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於諸人開闔之口也。帝至是不能自辨。一廢一立。祇

爲楊素等鬻賣之地。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

唐元宗時武惠妃譖太子瑛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

妾母子。惠妃子亦指斥至尊。上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

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

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

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

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

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尤齡既聰。又有譖太子瑛

鄂王瑤。光王琬異謀者。上召宰相問之。李林甫對曰。此陛

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太子死。林甫勸立壽王

瑁。上以忠王璵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乃立璵爲太子。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

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

天性滅於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德宗卽位。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郾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

尉蕭升。公主不謹。詹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

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

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

以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之。廢而立

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

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

臣爲相不力。諫將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

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上泣曰。事已如此。

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

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

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

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

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

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願陛

下從容究其端緒而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

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廢奪之失宜監至

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自代之

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時。武惠妃譖太子

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百代所當戒。豈可法乎。且陛下

昔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

之相。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

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

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

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

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

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

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教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廢奪之夫宜監

策

成謀申生繼楊秦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瑛瑒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爲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

齊家之要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微所出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

以富貴驕人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鮮有不驕且侈者大臣絳灌者乃爲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封廣國等爲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爲後世法哉

元帝卽位史丹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參乘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帝疾不親政事好音樂或置輦殿下天子自臨軒楹上墮銅丸以撞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輦之間是陳惠李微音者高於匡衡元帝相可相國也上嘿然而笑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皇太子希得進見上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爲臨江王立膠東王爲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謙謹之福

策

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一旦遣歸眾庶失望乃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帝以定陶王子入繼成帝後傅太后者定陶王母也尊號故事稱定陶太后不得稱帝太后今傅太后稱之非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謙謹之福 卒

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言不當稱傅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動喜喜終不順太后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固主地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臨入內推至誠孔顏色動寤萬乘輔移大謀卒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贊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不傾亦家以彰之

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所立尤難蓋喜於太后為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白書寫毀削草本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謙謹之福 卒

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慙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傷其言不許及卒遺令薄葬帝善其令以示百官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疋謚為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

陰典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失望誠為盈溢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時未問其故典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為后問其故典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公主愚心實不安

世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帝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帝遂聽之。及卒。顯宗卽位。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封興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讓擢黃門侍郎。唐穆宗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憲宗正后份臨朝。楊王之孫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空

稱制。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客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兒。

外家驕恣之禍

漢宣帝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皇后擇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生子名曰驚。字大孫。元帝立爲皇太子。帝崩。太子卽皇帝位。是爲成帝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今宰相職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建始中。成帝封諸舅爲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寢盛而權未專。故楊興等猶能言之。

上委政王鳳。又同日封諸舅。譚商立根逢時等五人爲侯。世謂之五侯。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空

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之。而終不能剪其權。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至于堅冰。則不可爲矣。

大將軍鳳用事。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甚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杜欽見鳳專政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魏冉之威放武安田盼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遇共王甚厚留之京師鳳心不便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問事章對曰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大將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畜

軍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遣之國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內省責反詰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榮昌侯商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隨鳳委曲爲鳳所罷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官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天子感寤謂章曰徵京兆尹直言吾

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問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爲垂涕不食上乃優詔報鳳疆起之上使尚書劾奏章私薦野王意欲阿附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忠言之士耶。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畜

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號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書奏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不能用其言王鳳疾天子臨問曰將軍病如有

大學行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奎

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勅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臣按劉向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此一機也乃復用其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可收漢業終移於王氏也

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

孤兄子行甚勸脩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飢首垢面不解衣帶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贈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相推薦歷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大學行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奎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錢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誠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策間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

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完

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監上曰。勿易。因葺之以旌直臣。

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山崩。川竭。星孛。又乃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大司馬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莽時年三十八。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且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

僅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

成帝崩。哀帝卽位。莽罷就第。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哀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帝無嗣。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卽位。年九歲。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完

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不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顛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爲假皇帝。又明年而卽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怨人畔。義兵四起。慘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翦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爲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爲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

漢章帝納竇勲女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伏見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早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交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三

臣按是時竇氏之勢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

憲恃官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畏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異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改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光曰竇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竇臣安所懲哉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

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讓弘收弘印綬弘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明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帝崩太子卽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各徇驕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今寵祿初降百

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三

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乘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臣按崔駰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宣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考之田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而丁氏之禍亦見于身後王莽丁姬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廣漢也中成王后父封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者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南單于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請獨奏案之。敞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求擊匈奴以自贖。三公九卿詣朝堂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固爭。前後十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三

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弟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夷。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知道以重其罪也。

竇憲分遣副校尉閭盤等破北單于於嵇落山。以竇憲爲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彊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之。寢不報。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奏令典幹國事。憲謙退固辭。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卒然中改。

兄弟專朝。奢侈僭倖。誅戮無罪。肆心自快。議者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中伯之功。如憲等陷于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令太后損父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于漢室。是亦忠于竇氏也。憲乃祖公孫宏去汲黯之故智。出之以相諸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三

竇憲左校尉耿种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功威名益盛。以耿种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迴避。恢上疏曰。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策之上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

事未嘗不暗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臣按竇氏之勢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魄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鄧磊郭舉郭璜。共相交結。出入禁中。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而內外朝臣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等。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爲景環皆就國。帝

大學行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古

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爲景到。皆迫令自殺。張酺言環每存忠善。未嘗犯法。乃得獨全。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自贖。功成而益驕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既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況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憲雖就僇。而閹寺之權遂由此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爲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皇后梁氏。后父梁商。加位特進。拜執金吾。商子冀爲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

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

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屬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左雄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逶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梁

大學行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古

商薨。以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而市按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顓總權柄。遂致於此。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造其焉。

帝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理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時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冀恨張綱思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

千石不能制。冀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順帝崩。太子卽皇帝位。是爲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
后臨朝。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臣甫規對曰。伏
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絕。
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
亟黜遣。被掃凶黨。以塞痛惡。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若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
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
軍兄弟操轂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
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其

斥。以懲不軌。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
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維新令圖。以
濟國家於險。同舟之人安。操轂之人其有不與者乎。碩
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藪。而樂其所以亡也。
中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清
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
冀曰。今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願將軍詳審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官。戒鄧閔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
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年八歲。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曰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
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召李固曰。食
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
之。將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及大鴻臚杜喬。皆
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朝臣莫
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官由此疾之。
初平原王翼卒。子蠡吾侯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之。徵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不從。曹騰夜往說冀。
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其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懼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
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太后。先策免固。迎蠡吾侯志
入南宮。卽皇帝位。是爲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中帝之幼弱而立之。旣又惡其聰慧而弑
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一出其手。
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恒帝旣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爲潁陽
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陛下自藩臣

卽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官者徵。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喬以災異策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宗社帝怨之。會清河劉安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太后梁氏崩。增封冀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天

妖態。冀其寵憚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橫暴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冀不納。穆又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耶。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冀有如是故吏。苟能聽言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可免於喪元覆族。而迷不自悟。可謂下愚不移也。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勲

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奉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勢成。梁冀之凶悞。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鄧侯高密博陸三功臣之寵。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會不自撓。而猶以爲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天

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何其愚也。

延熹中。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又嘗殺大臣矣。帝亦不怒。迨陳授死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常侍必有爲之言者與。然則帝非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冀暴虐日甚。京兆尹陳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而死。梁皇后恃姊兄勢。恣橫

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官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答布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全

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密遣掩捕得著笞殺之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

元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既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樹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略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畏懼昌言勁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來者復奮于後漢祚雖微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其此之故與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因獨呼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全

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以上皆與梁不合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但恐陛下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救吏收憚帝詔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具瑗將虎賁羽林軍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阡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

尉明廣司徒韓縵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具瑗左館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而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忌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閹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於亡惜哉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原皇后叔父楊駿之女名芷后叔父珧音姚上表曰

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全

尚書補劄音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蓋亦戒懼省以求自免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駿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是為惠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女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爪牙非人臣所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

汝南王亮畏懼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

大學行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全

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令典然以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耶

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兄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

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又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間充有大勲於社稷充公而充魏高貴鄉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耶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恨之及帝卽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大傅楊駿所抑遂謀誅駿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舍

廢太后殺駿於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子於永安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大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至矣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

太宰汝南王亮太傅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誅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

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旦夕說從母

廣城君郭槐之母郭槐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

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

帝爲人慙駭常在華林園問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

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

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

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舍

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

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

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

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

剛知賈謐雖驕貴不能假借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

私財以結小人爲賈氏也若官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

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

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

詐爲有娠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中護軍趙俊

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既至后

不見置于別室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強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於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太子既廢衆情憤怒石衛督司馬稚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可假以濟事使孫秀言于倫倫納焉事起秀言于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讐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謚等早除太子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六

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稱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推殺之

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謚於西鍾下廢賈后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齋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趨國于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

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

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官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郡王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爲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人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柬之尊奉太子誅后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七

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改周爲唐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三思等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武后時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戲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耶願頻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不聽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上自誅之以張天子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諫曰國命初復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武后}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維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兌

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案上益怒不及整中履屐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耶璟曰人言中官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于上請廢太

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姦妃不克爲衛兵所殺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將爲逆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餅餽進毒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徵諸府兵伍萬使韋捷韋雍韋筠韋播等分領之皇后臨朝攝政相王子臨淄王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驕恣之禍 兌

隆基陰聚才勇之士謀復社稷勒兵入斬韋雍等以徇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兒等捕索諸韋在官中并諸韋親黨及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韋后於市武氏宗屬謀死流竄殆盡睿宗卽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元追削三思崇訓爵謚斷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元暉張柬之袁恕已等罪復其官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反易天常僭祿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綰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反復開寤中宗得復儲位未

涉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丹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剪忠勳。濁亂官掖。以成韋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是武韋二氏。殄瘁殆盡。人神之情。乃始蘇快。垂之千古。永爲后黨之戒焉。考西漢戚屬。其以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氏。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唐。則著武韋氏。蓋其尤章章焉者也。人主能監觀于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能戒懼于斯。必思所以自全。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垂永鑑也。

大學衍義輯要 卷六 外家爵恣之謂

大學衍義輯要卷六



大學衍義補原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

大學衍義補原序

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爲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太。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日。然一日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樣。然一樣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爲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歸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全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原。而繼之以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卽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

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官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闌。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鑒同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古文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証。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篇。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乎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卽綴班行之末。親睹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官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

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邱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進大學衍義補表

夫雍熙泰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繕閱之時。輒起編創之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修。豈不知妄僣非倫。竊

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太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攷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鉅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

進大學衍義補表

二

稽聖經訂賢傳剝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覓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阼。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志求助。肇啓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宏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

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畱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

進大學衍義補表

三

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大學衍義補輯要總目

卷首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

謹理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卷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輯要總目

卷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定職官之品

頒爵祿之制

敬大臣之禮

簡侍從之臣

重臺諫之任

清入仕之路

公銓選之法

嚴考課之法

崇推薦之道

戒濫用之失

卷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蕃民之生

制民之產

重民之事

寬民之力

愍民之窮

卹民之患

除民之害

擇民之長

分民之牧

詢民之瘼

卷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貢賦之常

經制之義

市糴之令

大學衍義補輯要總目

銅楮之幣

山澤之利

征權之課

傳算之籍

鬻算之失

漕輓之宜

屯管之田

卷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禮儀之節

樂律之制

王朝之禮

郡國之禮

家鄉之禮

卷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	郊祀天地之禮
宗廟饗祀之禮	國家常祀之禮
內外羣祀之禮	祭告祈禱之禮
釋奠先師之禮	
卷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設學校以立教
明道學以成教	本經術以爲教
一道德以同俗	躬孝悌以敦化
大學衍義補輯要	總目
崇師儒以重道	謹好尚以率民
廣教化以變俗	嚴旌別以示勸
舉贈諡以勸忠	
卷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城池之守
宮闕之居	園游之設
冕服之章	璽節之制
輿衛之儀	厯象之法
圖籍之儲	權量之謹

寶玉之器	工作之用
章服之辨	胥隸之役
郵傳之置	道涂之備
卷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定律令之制
制刑獄之具	明流贖之意
詳聽斷之法	議當原之辟
順天時之令	謹詳讞之議
伸冤抑之情	慎眚災之救
大學衍義補輯要	總目
明復讎之義	簡典獄之官
存欽卹之心	戎濫縱之失
卷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軍伍之制
宮禁之衛	京輔之屯
郡國之守	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	牧馬之政
簡閱之教	
卷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_下

將帥之任

出師之律

戰陳之法

察軍之情

過盜之機

賞功之格

經武之要

卷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慎德懷遠之道

譯言待賓之禮

征討綏和之義

脩攘制禦之策

守邊固圉之略

大學衍義補輯要

總目

五

列屯遣戍之制

四方夷落之情

却誘窮蹙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首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_補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

立爲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

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竊有見

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

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

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

然用功於事爲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一

易爲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

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

得之愚或有可取謹掇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

者於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誠_{謙讀爲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

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此者

指獨而言也獨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

偽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此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爲言。朱子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爲人處也。夫所謂獨者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我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二

動矣。人未知而我已知之。則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臾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吉字下有凶字

臣按此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動而未離乎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

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卽豫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爲善也。斷乎可爲。則爲之必果。知其爲惡也。斷乎不可爲。則去之無疑。則有善無惡。推之天下國家。罔有所失矣。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朱熹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三

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非特爲萬夫之望。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四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項安世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又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由也。君子體此。凡所云爲舉

錯皆合於天理。順於人心。安有紛紛之口語。信信之訟言乎。或曰。與訟。搆獄官府之事也。朝廷於民直驅之而已。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訟於心。甚於訟於口也。民訟於天。甚於訟於官也。人君誠畏天。謹畏民。怒凡有興作。烏可不謀於始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一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可一日而縱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順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汝止。心之惟幾。所以審其惟康。所以省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五

帝庸作歌曰。勅。戒天之命。惟時。無時而惟幾。事之微也。不戒勅。無事而不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臣按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一誠。誠者何。實理

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形。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詩言鶴之鳴在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聲乃聞於郊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有是實事於中卽有是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揜如此也。人主在深宮之中有所施爲亦自知其理之非。乃不勝其私欲之蔽。盲昧爲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左右之漏泄。忌言官之諷諫。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蓋實理之自然。如鶴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事可爲者必可言。可爲而不可言則非可爲者矣。人君於此凡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六

思於心曰。吾爲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爲之。不可與人言則不爲。則所爲者無非可言之事。若然則吾所爲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遠矣。尚何事箝人之口。罪人議已哉。

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臣按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而慎之。慎之如何。亦隆禮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僻之行。於情實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

爭鬪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而自有潛消速化之妙。

宋司馬光曰。書曰。萬幾幾之爲言微也。治之於幾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詞。啟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觀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七

○防姦萌之漸長

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陰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又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剛躁。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大畜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察之於微。知其不可用。制之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八

彼自戢止。又安得有莽鋸之禍。覽節之患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止車。靜正。有攸往。見凶。則往進。羸

豕孚蹢躅。豕方羸時中心之誠在於跳躅。

程頤曰。陰長則陽消。制之當於其微。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

臣按豕羸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

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譏謔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九

臣按三晉欲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斯籍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作事貴於謀始。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炳治亂之幾先

書。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豈待其彰著而後。後世人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
君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

况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圖之道奈何。曰。民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懟。吾則思曰。力窮則懟。民之情也。預於興役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民所急者衣食也。吾徵而取之。民雖未怨。吾則思曰。財窮則怨。民之心也。預於斂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舍焉。凡有興作。莫不皆然。察民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帝王之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

書。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大道之世。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十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思之於後。而豫防之。爲之

唐書。元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

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役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官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首

十一

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開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爲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閒。夜絕人於城外。采蕪青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於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括括

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卽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

臣按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恙皆思患豫防之謂也。若唐元宗德宗宋徽宗皆當既濟之時恃其富盛不能防微謹始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掇於篇以垂世戒。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一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禁其侵奪於財。秦亂於辭。曰義。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於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蘇軾曰。人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此矣。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旣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蓋有在矣。

臣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言。臣謹載此於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爲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于四岳。官名總四方諸侯之事者。闡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朱熹曰。舜旣告廟卽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

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臣按朝廷弊端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也。唐元宗用李林甫爲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攻己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皆用非其人不能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諺云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左右其蒙蔽豈但一指哉。噫舜帝此四言真萬世治天下之藥石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二

大禹謨嘉言罔攸所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德非徒善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善在乎有以養其民

洪範次三洪範九疇之次三疇曰農用八政厚生一日食務農二

曰貨阜通三日祀報本四曰司空度地五曰司徒敬敷

六曰司寇立法七日賓懷柔八曰師除殘

臣按農用八政之目如食貨謂之農可也至祀賓

師及三官所掌皆謂之農何哉蓋天之立君原以

爲民凡朝廷之上建官以洩事行禮以報本懷柔

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無非使民安其居盡其

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也後世官闈之事國都

之事官府之事邊鄙之事俱亦有之而顛顛及於

農民之事則鮮聞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

爲農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於洪範農

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管國家如經野畫郊野身有體體國如織有緯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葉時曰武王訪洪範于箕子以敘彝倫而五以皇極

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以周禮考之土

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而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三

也。朝分內外位列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

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日天官主

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日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

周公總之以爲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

是也。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

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

大於此。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分之有六合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之則歸於治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鄭元曰。官皆云司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統御衆官不
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以祭祀鬼神非人所主
故也。

臣按唐虞有九官至周始分爲六卿。周公作周禮
以此爲建邦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四

昔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
書侍郎蓋得周公遺意。惟於其未用也慎於選擇
不勝任也亟罷之其既任也專於委任能舉職也
久任之則古治不難復矣。

禮記是故先王慎所以威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
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
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宋朱子曰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
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
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人君

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休戚者皆
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
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
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
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
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
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
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議毋篤私恩以犯
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
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
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
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如是則事
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
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五

臣按朱熹又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
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
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
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
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敎有
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與有旅。責勇士掌執

車而趨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

居寢有警御之規。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工師

之誦。史爲書。誓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陳也於市。百工獻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御察也警樂也幾聲也之上下。不幸而

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

蓋所以養之之備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六

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

作聖。然後能以八柄。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子。四曰

誅。五曰親。六曰敬。七曰廢。八曰馭羣臣。以入統一曰親。二曰敬。三曰廢。四曰使。五曰保。六曰尊。七曰達。八曰禮。九曰賓。十曰賔。

至適。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

所謂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箕子所謂皇

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董子所謂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此也。朱子所論人君爲治之

道無餘蘊矣。

○正綱紀之常

禮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

白虎通曰。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

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

上下。整齊人道也。

臣按。綱紀二字。以綱爲爲喻。綱爲網之大繩。紀爲

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謂之綱。理其小者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七

乎能振肅之而已。然所謂綱紀。蓋亦多端。而人倫

尤重。人君爲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

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正。則天下之事。井

然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爲

紀綱之首者。原其本也。

詩。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周人咏歌文王

振作人材之意臣按。商之末世。士氣卑弱。文王以壽考作人之年。

鼓舞振動。使之奮發踊躍。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

濟。咸在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網之綱。衆目

隨之而振動。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爲四方

人才之綱紀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幸

由羣匹。謂盡用衆賢。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安也。及

朋友。合言百辟卿士。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

堅。也。也。

朱子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

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又言人君能綱

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

欲不解於位。以爲民所安息也。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八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之理亂而已。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

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

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傳數十王。而天

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

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

紀綱而已矣。

宋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善

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

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

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

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

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

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

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

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

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

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賞罰多出

私意。天下之俗。遂至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九

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則羣譏衆

排。必使無所容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有以

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

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

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正心術。以立紀綱。故一家有一

家之紀綱。一國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

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

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出政令。則天下之紀綱也。

然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太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諫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嚮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十

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焉。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謂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有自直之辭。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理以信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謂其

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

數傳而至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為萬世訓。至元咺雖直。一語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是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詞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啟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十一

之為治者。非合分與理為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即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醴。

命之有。以幣物。皆賜玉五穀。雙玉。馬三匹。非禮也。王命

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矣。後晉文有請

君曉然自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受一歲功。聽其政

事。而詔王廢置。告於王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

賞之。

禮記。王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臣按。人君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

公也。後世人主。賜人爵位。自內降而出。不欲其公

庭顯謝。人臣有罪。或加以鴆毒。惟恐外聞。皆非天

命。天討之公也。

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十四

則懼及注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

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

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人民貧餓。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

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于是羣臣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臣按。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

右之嘗譽者。於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

左右之嘗毀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權。而不爲左右

所惑者矣。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公

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遂窘帝彭

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棘

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

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

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時。民無定主。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十五

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

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

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

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

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斬丁公。教季布封雍齒。皆有公天下之

意。

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其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舉十六相。去四凶。誠如詔所云。不能外

刑賞以爲治。然是詔乃爲膠東相王成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耳。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卽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屬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耳。

唐太宗謂房元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裴寂貨賄公行。雖故舊亦行斥貶。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六

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賄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聖人之心。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功罪之實。苟已曉然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

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謹號令之頒

易。姤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兩風相隨。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君子體此而申命令。行政事。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申命者。詳審於行事之先。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行事者。踐行於申命之後。既言之矣。不可不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七

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爲條款。故往往机桎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詔令不信於臣民。凡所頒布。幸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漢九五。漢汗其大號。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決於四體。則信服而從。可以濟天下之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傳王命。告四方。猷。告爾四國多方。代傳王言。此始

呂祖謙曰。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在。肺腑開恐。有時而發也。故漢發大號。歷敘

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訓誥之助歟。

書。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敬所主慎之職乃出令。謹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以公理滅私情則民信服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定審定不改易也。遠猷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六

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臣按。人君一言一話。雖若甚微。施之於外。天下仰之如日星。畏之如雷霆。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號令之頒。可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

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後世詔書之下。幸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奏曰。今乘輿播遷。宜痛自引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九

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盡生。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一事之施。一令之委。曲審定以爲久遠之規。况詔令乎。

宋劉安世言於哲宗曰。臣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命令而已。善觀人國者。不視世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政之醇疵。先審其令之繁簡。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子

故一人言之而遽爲紛更也。平安無事而輕慢多變。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盛德之言。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違汝弼。言我違戾。於道爾當匡正其失。僭征曰。每歲孟春。道人宣令以木鐸徇於路。官以職師

以道相規。工百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邦有常刑。

臣按。工執藝事。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匱財罷民。

匠師慶諫魯莊公之丹楹刻桷。是已。

說命。高宗命說之辭。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也。我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開其心。沃朕心。而厭飲。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

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主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

者宜之使言。

漢文帝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於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苟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災興求言。始此。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詆言之令。謂其搖民惑衆。有奸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暴君權臣。假此以塞言路。夫忠臣謀國。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自小人觀之。皆誹謗詬言耳。夫既以忠諫爲誹謗。深計爲詆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饑則曰路無餓殍。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

主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此令始於亡秦。而文帝除之。其享國長久。宜哉。

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祿。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士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臨軒策士始此

臣按。後世策士求言。虛應故事。甚且因其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爲人主

策士求言之法。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太宗謂侍臣曰。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言

臣按太宗此問。可爲百世帝王之法。厥後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奉侍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敷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憲宗亦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貽謀之善。

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言

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詔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亦誅。公等宜用爲戒。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其盡言而無懼。蓋有合於賈山之說。

陸贄言於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諫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詔。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那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美

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人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臣每讀史見亂多治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者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街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土獲。賄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賄

之中得接言議者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又曰。伏願廣接下之道。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

臣按自古人臣善諫者無如贄。此疏論人君聽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三

納諫之道無餘蘊矣

宋太祖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寧以聽。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遂爲一代之法。

司馬光告哲宗曰。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乂安。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

危言正論爲狂間閭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無隱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羣臣如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不可不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完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是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因論之自古帝王之求言也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

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一

完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二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按曠官者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

天子所事皆天之事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官曠

一事闕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

閉邪以為下為民。發政施仁。其難其慎。以防惟和惟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以任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不肖者位事。惟能。不才者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虎賁。即今錦

生皆左右之臣。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然知憂恤

者鮮

臣按牧民之長曰常伯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

之公卿曰常任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其虞廷士師之職乎。綴衣者掌

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者執王之器械行

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綴

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

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知

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奇謂三

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

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

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

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其人。則所聞所見者無非

正理。所施所行者無非仁政矣。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民之有材。者加以官。必先論之。考評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後世資格用

歲月無復

論辨之意。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

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

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

臣不蔽矣。

○定職官之品

書。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四岳九官。欽哉。惟時亮

天工。

臣按唐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舜之咨命於九官則人各爲之詞隨其職而戒勉之於十二牧則共爲一詞其分牧雖不同而命之爲民之意則無不同也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故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二牧然後及於九官百揆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工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本朝內設六部卽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使卽虞世之十二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也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也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卽上文所謂制治保邦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叢數人不如得一人故唐虞之官惟百而治夏商倍之爲二百亦克用治也

以上總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高祖至元孫曰九族周禮少宗伯掌三族父子孫也之別以辨其親疎三族舉其本九族極末

臣按堯典於被格之後卽繼之以明德親族蓋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雖未設官而立言之序輕重可見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太祖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等專以皇親掌之真得帝堯之深意矣

漢高祖初置宗正官以敘九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四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也

以上宗人

書周官立太師道之教訓太傅德義之傳太保保其身體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弼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以宰臣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官以三公行端揆之職也呂祖謙曰三公無職而六卿有職者也三

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昔舜命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成周亦未聞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本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閒以六卿兼之。亦成周意也。以

孤公

冢宰

今吏部尚書之職 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

今戶部尚書之職

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五

臣按司徒掌教化。後世則專理財賦戶口之事焉。唐虞三代。其民淳朴。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猶且設官敷教以馴擾兆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之設。此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

今禮部尚書之職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以

樂言也

司馬

今兵部尚書之職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按國之大事在戎。宋樞密院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則

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法之善者也。

司寇

今刑部尚書之職

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掌刑不曰刑而曰禁禁於未然

司空

今工部尚書之職

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六

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太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莫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上下相統。內外交應。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總百官。則司徒以下皆其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領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五卿並居六職。一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部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禮兵工各部四司。戶部刑部十三司。深得周官六典遺意。臣伏睹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設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多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不許立丞相。太宗卽位。選文學之臣七人。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也。

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疾。聖也。說殄。行傷絕善。震驚。朕眾也。師其言。惟允不。駭衆聽也。命汝作納言。官名卽今通政司也。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臣按昔太祖命會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官。達幽

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毋避忌。當駁正者毋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畱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譏閒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居此職者。服膺此訓。則職任脩舉於國家。實有賴焉。政司

時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時。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馮乘也。相視也。言登臺以視天文也。保章氏。保守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

下之遷。災祥禍福之遷動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野分。以觀妖祥。

臣按唐之義和周之馮相保章。卽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占步之術未詳。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義和爲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有一定之歷。觀天以器。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保章。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其所以命之。亦不復如堯之欽敬也。雖然。堯之所以欽順天道。卽所以敬授民時也。近代歷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爲名。噫。巍巍乎。唯天爲大。

在人君且當敬而順之。豈臣下可司乎。太祖改前

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意。以上欽天監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自

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烹人等官皆以士為

之屬於冢宰。秦為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

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於南北朝。唐宋因之。

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饗之任。曰

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醢。周官酒正是也。曰

掌醢。周官醢人是也。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九

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乎繫焉。晉平公之

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其以此歟。以上光祿寺

醫師。即今太醫院掌醫之政令。聚毒五藥五藥以供醫事。凡邦

之有疾。輕者病者重者疔瘡身者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

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即今內科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五穀

五藥草木蟲石穀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也其死生。

瘍醫。即今外科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

之。

臣按業醫者挾技診療。鮮有從師以講習者也。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蓋欲聚其人

以教學也。臣請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

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孫之技。試而授

之以職。稽其事以制其祿。則人無夭閔之患。亦仁

政之一端也。以上太醫院

○頒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周禮。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

食。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也。方穀。善也。有祿可仰。汝弗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十

使有好干而家。廉祿不繼。不時人斯其辜。是人將陷能。和好于家。于罪戾也。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於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

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

曰。為國者皆患吏之貪。欲吏之清。臣以為其道在

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

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

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

臣之言。庶幾洪範之意歟。

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

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十五。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貴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敬大臣之禮

周易。晉。康侯安國用錫馬蕃庶。多受大賜。晝日三接。顯祿

虞書。帝曰。吁。臣哉近鄰哉。臣哉。禹曰。兪。臣以分言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屢言曰。念哉。幸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士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

臣按。元首股肱。正見君臣一體。一堂之閒。君臣之

際。臣敬君。則拜稽以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兪

其語。君臣一心。上下忘勢。此虞廷所以爲萬世法

也。

周書。召誥。今子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考也。我古人

之德。矧日其有能稽謀自天。

臣按。無遺壽考。君天下者之要務。蓋壽考之人。閱

世久而涉歷深。於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興

衰治亂之迹。當世沿革廢舉之由。莫不有以知其

所當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

成。如此則敗。如此則治。如此則亂。灼然於心胸之

閒。瞭然於見聞之際。燦然於指畫之頃。於事皆有

所證。非徒爲空言也。人君誠不遺斯人。惟其言之

咨用。則其治效之臻。視用彼新進少年。不經事者。

其相去奚翅十百哉。

畢命。惟公畢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康垂拱仰成。

蔡沈曰。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士

采疑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

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

手。以仰其成而已。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

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木。不及大夫。臣聞之。履雖鮮。不加

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直者履中之藉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

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繫

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

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

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

臣按賈誼此言蓋爲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非特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

○簡侍從之臣

書。罔命。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左右近習非人朝夕漸染入於邪僻大臣雖賢君心已蠹故必羣僕皆正人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臣按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作此語命之。非但求助於伯冏。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臣也。

國語。近臣進規。侍從近臣雖各有職司而皆以進規諫爲要

宋司馬光言於英宗曰。陛下雖聖資英睿得於天縱。然與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伏望聖慈少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

政。又曰。臣言已蒙開納。將謂卽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之所爲。而陛下之福耶。

范純仁言於神宗曰。侍從之官。恩禮既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爲己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乃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吳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朝廷闕失。論列奏陳。其盡心論奏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庶職脩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四

臣按侍從之臣。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皆是也。供職之外。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己也。以上總論侍從之臣

周禮。內史。今之內制翰林之職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臣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所出。爵祿生殺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有

所命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太祖初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繼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講讀學士各一員。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又設脩撰編脩檢討以爲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併屬於翰林。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司比也。太宗又簡七人。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五品也。仁宗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任用尤重。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等大學士云。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兼與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制。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明皇時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

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此設立翰林院之始

臣按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但其名制經典無考。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爲天子親信之臣。人主欲有所言。皆出諸其手矣。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勅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則先

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學士職備顧問資獻納非道貫天人學通古今才適世用不足以膺此選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謹重士處之。范質曰。資儀清介謹厚。然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以士翰林學士

唐元宗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又置侍講。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以士講讀學士

唐制史館脩撰掌脩國史。脩撰之名始此。

宋置會要所以脩纂國史。置脩國史同脩國史。脩撰同脩撰編脩官。檢討官。編脩檢討專以脩史始此。

臣按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入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本朝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爲之監脩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七

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杼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會輩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其任也。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以士史官

漢武帝建元中初置五經博士。此五經博士之始。

臣按五經在漢有專門之學故各設博士以掌之。不徒用以訓詁名義。凡朝政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博士皆得與議。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也。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一閣藏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時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六

合同異。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讎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厯數之事。官有少監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脩國史脩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脩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秘閣。真宗景德中圖書浸廣。延天下英俊數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歐陽脩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入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又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九

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付以大政。由是言之。儒學之臣。豈在材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崇儒嚮學。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蓋館閣之職。號爲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材旣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採廣求。而多蓄之。時冀得一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

臣按。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其所儲書。非獨存前代之舊。蓋以資儒臣之考究也。太祖慮人才非儲養作舉。不能有成。命編脩張唯

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才質英敏者。得脩撰會榮等。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按爲故事。前後得人。比諸進士爲多。文皇帝諭榮等曰。汝等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閒。一時諸賢皆有成就。臣請著爲定制。令新進士各錄平日所作文字。封送翰林。考訂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與所投卷相稱。卽取以預選。苟有器識才思者。卽如故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十

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才任使。每科所選不過二十。每選所畱不過三五輩。則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內外咸有可稱矣。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中書舍人設官之始

臣按。前代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朝專以書寫爲職。蓋以王言所繫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以土中書舍人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御史之名始此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與比焉。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今左右中丞二人。今左右副都御史其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主

有三院。今併其二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

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

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今設都御史提督各道。其屬有十三道。分掌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隸府衛則分隸焉。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此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防邪革弊者也。六部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吝

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惟御史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臺諫風聞言事始此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

臣按。自武氏之後。宋遂按為故事。夫泛論事情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主

聞可也。若乃計人陰私。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卽形奏牘。寘於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劾奏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蓋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讎。中傷善類。汙蟻正人。深合聖人至誠治天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肅宗時。武臣蠅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喧

縱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得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御史溫造劾之。祐曰。

吾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爲朝廷。旣授是職。必假是權。

唐人有言。御史爲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

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

有姦臣賊子不滅者也。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

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凶悍不順。恃武

肆虐。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

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

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

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

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

責也。

以上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地官

臣按官以保爲名。以諫惡爲事。欲其陳王過失。以

保佑王躬也。自周有是官。漢因以設諫諍之員名。

雖異而制則同也。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

光武又以爲諫議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

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勅有所

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始有定職。專

主封駁。本朝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

中。凡朝政得失。百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兼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四

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祖宗設官。不以諫諍爲名。

欲人人皆得盡言。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其設官之

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詔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

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

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榮惑上

心。夫人臣晝度夜思。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

則又憚而削其半。上達者纔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

顧身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

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宋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諫官以上

蔡襄言於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陛下深憂政教未孚，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羣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惡也。此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焉。

蘇軾言於神宗曰：宋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五

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狗。陛下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始讀孔子鄙夫事君之書，疑其太過，以爲鄙

夫之患，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

呂祖謙曰：天子處法官之選，百僚邪正，吾躬得失，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爲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明，天下之事無不聞而見之。漢宣帝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也。望之上疏且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臺諫之選不容少緩。以上臺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五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無論多少以禮鄉飲禮賓之。明厥明，日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書其副本。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徭於鄉升於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者。有由國學者。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所謂進士者蓋以其成材將進用於朝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二 毛

亦以進士名其原蓋出於此。
漢高祖詔舉賢者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偽

以私相欺以黨相蔽而賢否不復可辨也。仲舒所謂歲貢貢其吏民之賢者。今所貢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虛應故事而已。誠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中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此孝廉科之始。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即今終場策。以時務習先聖之術者。即今初場試。以四書五經。縣次續食。即今舉人赴禮部給脚力。稟給令與計偕。計謂上計簿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偕來也。

元朔中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二 天

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適謂得其人。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今將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臣按漢去古未遠雖無賓興拜受之禮猶存好賢

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又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舉士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不同。其取士大略相類。

孝武立五經博士。舉弟子員。設科射策。為難問疑義有射者取而釋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壬

臣按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射策甲科為郎。宣帝本始中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此因災異舉士

元康中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遺

使行天下舉士之始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始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此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

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憑之授受。及其弊。惟據閭閻不辨賢愚。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及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隋始置進士科。專以文辭試士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例此進士科之始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辛

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多。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天授中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中進士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上曰。朕親選

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野無遺賢。朝多君子耳。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士惟道義。積中英華。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中。進士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寔失渾厚。歐陽脩知貢舉。痛裁抑之。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盛衰。而科場之文爲甚。昔朱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嘗與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爲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况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爲業者。其所係不誼大哉。苟非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幹旋之柄。則文詞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

英宗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此卽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爲常制。

王安石言於神宗曰。一道德則脩學校。脩學校則貢舉

法不可不變。人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今欲復古制。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但取記誦。未嘗考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爲人。固無足取。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天下士子遵己。固無是理。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以取士。今世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義理。發以文采。徒綴輯敷衍。以應主司之試耳。欲革其弊。必得師儒之官。如胡瑗者。以教國學。必得主司如歐陽脩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熙寧中。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廷試始於唐。迄於宋。然皆以詩賦。至是始試以策。是時蘇軾爲編排官。見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今士之在甲

科者多以詔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觀軾斯言。則知朝廷以言取士。人心風俗實關於此。不可不加之意。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其考校之法。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就其所易。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各一義。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此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

太祖開國之初。詔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不得爲官。洪武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秋鄉試。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太宗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澧集說焉。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四

一主濂洛關閩之說。又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實得朱氏之意。士以舉科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身。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一歲輒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太學生入仕之始

臣按漢試博士弟子。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有學館生徒之設。宋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用。科目之外。惟

此得人。以上學
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日府。蓄文書
器物者六日史。文
理辭述。治文書之
大敘八日徒。趨走以應
呼召者

臣按周官府史胥徒。卽今吏員所謂庶人在官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爲縣獄吏。丙吉爲魯獄吏。龔勝爲郡吏。趙禹爲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三年爲滿。至部分撥諸司。三年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考。依資格敘用。以上
吏員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旌能命德
以厚其報

臯陶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

惟時。德有多寡。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九德之人咸
事其事。在官者無非俊乂。百官更相師法。及時趨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入

日官計。以弊斷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三日廢置。以馭其

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日進賢。

四曰使能。七日達吏。達之
於上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蓋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中。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民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

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

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

付諸年格。是賢能庸繆姦凶之人。相爲升降。以幸會

之。賢能不能什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

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終莫之改。其意以爲任

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丁付之

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辭辨正。書取其楷法道美。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爲也。但其用駢儷語爲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孔子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銓衡者皆中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臣按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吏部銓材授職詔旨。但奏聞以從之。而不

可否者也。

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人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元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不得預。吳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內吉漢之宰相。尚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可下行銓選事乎。

臣按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以一身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有所不給。防一人之姦。適足以長百姦。虞一事之廢。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爲治。有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委任以責成。任之專。則志不紛於他務。責之切。則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於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

不治而功無不成。夫求賢審官爲出治之要務。烏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責成於有司哉。唐元宗以銓法散任於十人。專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吳兢謂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爲君任人之法也。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行銓授。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卒。蕭嵩奏罷之。詔曰。人年三十出身。四十乃從事。更造格以方正爲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三

循資格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言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所謂銓量人物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令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

沈既濟言於德宗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古今

選用之法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冊。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議者以爲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郡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四

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選用非公。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聽聽退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典刑。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大則委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

陸贄言於德宗曰。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應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後世舍僉議而重己權。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焉。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望

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順加獎任者。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卽此義也。是宜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況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輔也。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

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廕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望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今朝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可謂一代定法。

太祖慮銓衡止憑資歷。英才沈於下僚。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得操縱之法

自眞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迺詔曰。國家覈吏治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爲差擬率以爲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爲無益。乃罷熙寧中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日試斷案二。或律

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我朝銓試之法。大略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爲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文。以觀其學問才識也。濬請兼二者並試之。三者俱通爲上。通二者爲中。通一者爲次。中俱不通者爲下。既試矣。其人品才識。未必皆稱。所缺之員。宜於每歲季首。豫集應選之人而試之。不待臨

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倖假代者也。所試之題。或論。或策。或文移。將試卷批號等第附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較之上等。爲京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爲縣正府倅之職。次中善於策論者。爲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爲煩劇之職。下者爲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蘇軾曰。近歲以來。吏多闕少。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

事而食也。且涖官之日淺。閒居之日長。於其涖官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嘗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胡寅曰。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爲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失當焉。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今日選法。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其後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及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考其高下。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

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不專於資格也。然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滅無幾。新立功次之人日增月益。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文臣之弊吏員人多缺少。計其資次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監生尤甚。可不求其故而講究所以澄澈疏通之耶。嘗攷自古用人貴於人法兼用。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聖

者立法一定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材授任。因時制宜。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有缺員。皆具名以聞。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未嘗不分。臣寮在任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

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良法美意有如此者。

○嚴考課之法

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

九黜陟幽明

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

此考課之

祖

周官六年五服侯甸男采衛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按今制二年方面及府州縣官一朝覲卽此六

年五服一朝也。但周巡狩之制諸侯朝以六年今

則朝以三年耳。來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

造冊以獻於朝。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舉者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聖

賞擢之典否則廢黜是亦大明黜陟也。一見於虞書後千載餘復見於周官。至今日僅再見焉。

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聽其

致事功狀而詔王奏白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

賞之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

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臣按漢考課之法史所不載惟歲章丞相課其殿

最奉行賞罰見於丙吉傳尹翁歸為扶風盜賊課

常爲三輔最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斷獄大減爲天下最陳萬年鄭昌皆以守相高第入爲右扶風義縱朱博皆以縣令高第入爲長安令由是以觀一代考課必有成法可知矣

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聖

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在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所謂是者蔑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爲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

臣按積日累久以爲功卽周官司士以久奠食也然司士詔王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以久奠食後世累日取貴積久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爲斷矣今立爲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常才

則循一定之資異才則有不次之擢則人知所興起而政事無不脩舉矣

漢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奏以次用之又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

臣按宣帝綜核名實如此而當時王成猶以僞增戶口受賞人僞之難防如此况漫不加意者乎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哭

制在京官考滿吏部考之都察院又覈其實在外則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於憲司是亦漢代命御史察其非實毋使眞僞相亂之意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此漢考課之制

臣按太尉司徒司空漢世之三公也各於歲盡課殿最以行賞罰失於太驟非復有虞三載一考之制矣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古者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舜

臣按此亦以六年為考滿。非復有虞之制。然明著奏牘以上聞。視後世暗訪而無案牘。風聞而無實蹟者。固為優也。

唐制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眾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

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詔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此唐考課之法

臣按此法每歲考之。亦非有虞之制。然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詳於善而略於最。亦古人黜陟之微意。

宋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五

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此宋考課之法

司馬光言於仁宗曰。唐虞之盛。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羣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又曰。知人。聖人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

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己。使各長官自考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又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臣按本朝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官滿則造冊備書。在任事蹟。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

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狀。書其殿最。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以定升降之等。其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夫兼各代所長。而又本於有虞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良法歟。

○崇推薦之道

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君子以類相從。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書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雜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大臣以人事君。其責

此如

臣按有虞之朝。命禹爲百揆。禹則遜之稷契皋陶。命垂爲共工。垂則遜之及。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於夔龍。噫。君以其人爲賢。能而用之。其人不賢。能而推之。賢讓之能。其相與和穆如此。此百官和於朝而庶績咸熙也。

春秋穀梁傳曰。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解狐與荆伯抑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爲守。

臣按先儒有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仇分明。非有德者之言。况人臣事君。莫大於薦賢爲國。豈得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也。

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

臣按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本寔之此論。非獨可見其人材。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堯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崔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德宗嘗謂之曰。人言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臣爲陛下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文宗時。中書門下奏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爲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如犯賊至一百貫已

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五代周世宗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中人以士不萬一焉。中人亦不易得。然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又未免。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能忍而不敢之心勝。不能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他日淪與不淪也。而况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若曰。吾姑嚴爲之防爾。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此推本反己之論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堯

宋太宗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臣按舉主自首原罪。蓋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卽許首原。旣已彰露。必坐以連坐之罪。此法苟行。則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真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七品以上清望官。授

說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關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司馬光言於哲宗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如韓嵩之薦李邕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如李嶠之薦李邕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如謝安之薦孔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如匡衡之薦孔光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如蕭望之之薦薛廣德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姜

如張說之薦張九齡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如魏元忠之薦吳兢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如袁盎之薦張釋之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如李佑之薦李巽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如丙吉之薦于定自尙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抄錄舉主及所舉官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有事。執政各隨其所舉之科選差。

臣按天下人材不拘拘於此十科。各科之中。所當用者亦有多寡不同。臣愚以爲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

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當道者量才器用。庶乎得人矣。

○戒濫用之失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大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鼎實其形渥。報凶。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震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安身。小人志在於得。微幸萬。鮮不及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姜

者。

書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道路迎送。今何揭戈與祿也。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見服之韞。維鶉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

陳澍曰。鶉鶉常入水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

魚。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其

服也。

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諫曰。陛下以周

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齷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急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齷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召使驂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靈帝時。市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樂松等多引。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二 壬

無行趨執之徒。置其閒。喜陳閭里小事。帝說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

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靈帝初。開西邸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

晉惠帝時。論誅楊駿功。侯者千餘人。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臣按國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當受爵賞者。必須考驗當否。而爲之等第。况無功而可一例陞賞。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二

壬

乎。夫有功而必陞賞。則人幸國家有事而生覬覦之念。無功而得陞賞。則人得以夤緣作弊。而懷僥倖之心。後世有欲按功行賞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終身繼世。不易其業。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鏘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

中宗時。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將千人。又用科

封墨勅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楚好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又除方術人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代宗時。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

臣按國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非有道德有學術者。未可輕授。唐之二帝乃用術士爲祭酒。闈宦判國子監。豈非顛倒錯亂乎。人君敬天法祖。烏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輔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善爲治者。人必稱其官。官必稱其事。凡夫三百六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堯

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師儒之職。所以承帝王之道。統傳孔孟之正學。教國家之賢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罷斜封官。凡數千人。崔涖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爲言。上然之。乃復敘用。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敘。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爲禍不細。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給

空名告身。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劉子元言於其君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盤脫之諺。

宋太祖時。教坊使衛德仁求外官。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

臣按太祖謂伶人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不但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二

卒

人。凡諸色雜流皆然。

仁宗時。待詔王元度。纂勒真宗御書。得紫服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又詔嘗爲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身者。毋得任提刑及知州軍。

臣按宋朝流品之別如此。此人才所以激厲軒昂。而以名節自居。以自別於庸流賤胥也。

高宗時。王繼先醫療有效。欲增創員缺。以授其壻。用酬其勞。給事中王居正封還。上曰。臣庶之家。用醫有效。亦酬謝之否。居正對曰。臣庶之家。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

禮。朝廷則不然。繼先以伎術庸流。享官受祿。應用有效。僅能塞責。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缺。臣不願輒起此門。上曰。卿言是也。

臣按。勞動固不可不酬。而流品亦不可不別。後世人主其毋以公卿大夫之名爵。而加諸異端雜流。伎藝工作之徒。有勞效者。隨本任而加陞賞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總論固本之道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

通也。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

上君人。

以厚下安宅。

朱熹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

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益之彖曰。益。損上益下。

民說无疆。謂無窮極。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一

臣按。損上而乃謂之益。何哉。有若對哀公之問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得

益卦之義。

書。大禹謨。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

朱熹曰。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眾非君則何所奉

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

願欲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

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

所者多矣。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其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廬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漢鼂錯言於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大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二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魯恭言於和帝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曰。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

臣按太宗貞觀極盛之時。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而無悔於既失。况君非太宗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怨愁而不一動心可乎。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死則天下亂矣。

臣按圓顧方趾之民。莫不愛其身體氣力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貨產也。上之人不以興作疲其筋力。不以刑法殘其體膚。不以征役散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耗其田廬貨產。凡民所愛皆爲民有。民不幸而死。猶不忍舍去。况肯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其死哉。

○蕃民之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日廣輪南北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任土事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大司徒以保息。保之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

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略其事任保其正命六曰安富平其保其常產

李觀曰民之能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爲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辨是非不別淑慝區區以擊彊爲事噫富者乃彊耶彼推理而誅者果何人也

臣按富家巨室小民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也小人無知或以之爲怨府故先王於五者皆不言安獨言安富其意可見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數民之衆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漢惠帝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一算令人出五算罪之也

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臣按漢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惠養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此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

得也歟

景帝詔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北齊天保中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荆湖既不供江右

公家之役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是併失之也請立爲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久寓荆湖置成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五

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爲人耕佃者則曰承佃

戶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者勿強則俾其供詞

具其邑里定爲版冊見有某人主戶本貫無人見者不許當某處軍匠遇闕依次勾解明白詳悉然後遣官齎冊親

詣所居供報既同卽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爲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

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荆湖無曠夫而戶口日增矣江右有贏田荆湖無曠野而田野日闢

矣是亦蕃民生實力役之道也

唐杜佑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一。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土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雖之法廢。長立効。而其禍至此也。又曰。唐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又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六

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而所以使民不得蕃阜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_元威_李密_也。而咎獨孤后。唐天寶之耗。不罪安_山祿_思明_也。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歸其獄於程昇。皇甫鎛之聚斂。嗚呼。私意行於宮禁。而災禍延於閭閻。小人用於廟堂。而毒害及於黎庶。人君欲蕃民生。尚其去譏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哉。

○制民之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_{此井田之始}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_{辨其土宜以興地利}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

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

絲枲。八曰臣妾。聚斂_{積蓄}。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_爲作_工執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七

大司徒頒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_{可耕爲井。可畜爲牧。}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

廬。_{人各受二畝。田百畝。各受田百畝。以爲世業。萊五十畝。謂田之休}

餘。夫亦如之。_{正夫之外。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

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臣按民之所以爲生者。稼穡樹藝牧畜三者而已。

三代盛時。皆設官以頒其職事。後世聽民自爲。而

官未一問及焉。有志於三代者。不必泥古以求復

井田。但能留意斯民而爲之制。凡有徵求營造。至妨害於三者。雖不復古制而巳得古人之意矣。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此井田舊制開者破壞割削之也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秦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

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

制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孝哀時師丹請建限田。孔光何武議請吏民名田。無過

三十頃。

北魏孝文帝用李安世議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八

上受露田。不栽樹日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

畝。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田十畝爲口分。二十畝

爲永業。二百四十步爲畝。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

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凡徙鄉及貧無以

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

復授。

臣按自井田難復乃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

世業之法。然不免拂乎人情不宜土俗。莫若因已

然之俗爲未然之限。自今年爲始民田雖多至百

頃官亦不問。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

以丁配田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

數。丁田相當不許再買。丁少田多者如在限前不

復追咎。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買者并削所有。民家

生子將成丁者即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

許豫買以俟其成役。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

視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雇役之錢。出財富者田少

丁多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

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出力貧者若田多人少

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九

之處每丁或餘四五十畝七八十畝隨其多寡盡

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而爲仕宦優免之法。因

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

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

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立爲

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

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不至匿丁不

報。民有常產無甚貧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

有驗丁驗糧之可據。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

井之患日以漸銷矣。

漢宣帝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脩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時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宋太宗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并免其租

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田高仰者時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十

臣按今世江南雜時諸穀江北兼種秔稻昔之秔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旱禾焉二帝之功遠矣宜仿此意通行南北俾民兼種諸穀有司考課其地昔無而今有有成效者加以官賞

林勲上政本書曰宜同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臣按勲此書朱熹呂祖謙皆稱許之今考其書百里之縣歲丰米五萬餘斛錢二千緡絹四千餘疋

綿二千餘斤取民過重恐非後世所宜

虞書曰子決九川距四海決之使通於海濬畎澮距川濬之使通於川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澮澮澮之水

稻人掌稼下地水澤之地以潴畜水陂塘以積為之以防止水增之以防

溝蕩水引水以潴畜水陂塘以積為之以遂均水均布以列舍水勝其町畦以澮

瀉水水有餘則瀉之於澮

匠人為溝洫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

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十一

臣按溝洫之制不必泥古陳迹京畿地勢平衍率多汗下數日之雨即便淹沒十年之中潦者恒什之六七莫若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之滹沱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其直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官府為之小溝則令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官府督其開挑時常巡視不使淤塞朝廷又遣官疏通大河又

於夾河兩岸築長隄高一二丈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畱二丈許空地以容水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田禾無淹沒之苦矣

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曷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填闕之水溉曷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爲蜀守壅河水作壩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漑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漑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脩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宋神宗遣使察農田水利中書又言諸州縣古蹟陂塘近多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

蘇軾曰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物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矣

臣按水性就下利害亦略相等因其勢順其宜使旱得所灌潦得所泄斯之爲利苟利少而害多或兩無所利害甚而委鄰爲壑利己損人決不可鑿空生事以煩擾乎民興訟端以召不靖之怨也

○重民之事

書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小人所依在乎稼穡

文王卑服惡衣卽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詩周頌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成法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農官之副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鎛

奄觀鉉艾

嚴氏曰旣嗟嗟而告臣工又嗟嗟而戒保介皆以重

農之事告之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成王旣昭假爾

率時是農也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耜

臣按成王旣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

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無遺力也。古帝王致力於農事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獲。所命官以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耳。能勿擾之。使得盡力南畝。已為幸矣。况求其戒敕農官勸相農官勤勤懇懇如是耶。

周禮。遂師巡其稼。春種夏種而移用其民。此遂之民移於彼遂以救其時事。水潦暴至合力救之。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舉民之賢者能者明其有功者。明農功屬聚也。其地治者。地事之治。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古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先種後種。後熟種先熟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所宜種之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間。

臣按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或巡稼穡或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相助移用相救行其秩敘懸其法式又以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疇如大比之興賢能焉。誅賞與廢無非以農事為急周公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饋卜

三公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歲既畢也。也

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繹以為

黼黻文章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

純繅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

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

嗟嘆息服習乎艱難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五

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

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其後

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

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紉之

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

敦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

之所以衰

漢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幸羣臣農以勸之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爲天下先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工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供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臣按成周以後最重農者莫如漢而文景二帝尤惓惓焉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至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舟車皆有筭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自是以後皆尚虛文全無實惠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柳子厚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迷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在上者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省繇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矣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景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以雇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此一言者文帝之詔也凡三見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之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重珠玉而輕穀粟何耶

○寬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惟田獵與捕盜
則正羨皆作

旅師凡新阡新徙來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均人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饑札疫則無

力政

左傳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太

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賦邱十六井賦之常法亦足矣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

雖少壯止責雖少壯止責食壯者之食雖老者亦食又曰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給公家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

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期不從政

家語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
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
厯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曰曰鳥窮則啄獸
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
無危者也

漢高祖時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保胎宣帝時諸有大父

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憫死

○愍民之窮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左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皆自克親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日振窮念爲之

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

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

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宋崇寧中詔諸路置安濟坊又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

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畱樁之無主及暴露遺骸

悉瘞其中。各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爲令。

紹興中。詔臨安府置養濟院。又詔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及乞食之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淳祐中。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牧養者。官爲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及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院場始見於此。我太祖詔郡縣立孤老院。收養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又慮貧民多以水火葬。下禮部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民間死葬。不許焚化。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是亦仁政之大者。

○卹民之患

書說命。惟事事。事予農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發已積者二曰薄征。減未輸者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山林積者六曰去幾。闔市不察七曰省禮。減省節文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廢祀十二曰除盜賊。嚴刑

呂祖謙曰。前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

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其關節脈理。皆相應耳。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

遺人掌邦之委。少日積多日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委積賜稍食。廩以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防預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臣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凶荒時救濟之法。遺人所掌。是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是每歲計其凶豐。以爲嗣歲移就之法。慮災防患。先王之意深矣。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旌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

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廢侯。射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增窳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天時和順事業得敘。耕稼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

差等制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魏李悝平糶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臣按常平之法固善。然或連歲皆歉。或此種熟而彼種不熟。散斂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難得其平。惟江北宜仿此法。於要害處立常平司。專官往蒞其事。隨熟而收。不必專其地。因時予價。不必定於

官。視年豐歉以時糶糴。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隋開皇中。長孫平奏令民間每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饑。有司以聞。文移往復。給散艱難。胥吏侵沒。其受惠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者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餉合之廩哉。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

唐貞觀中。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臣按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者之心。然待其賣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多矣。莫若官爲買之。每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爲養贍之計。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許勾丁既得全其性命。又得濟

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充實。是於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若謂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出。惟今江南有謫戍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後江南民戶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除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饑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濟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言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民。惠者紓其目前之急。病者責其他日之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

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中。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廩出粟及賑貸。

神宗熙寧中。富弼言。襄鄧汝地曠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衆。臣遣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羸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

臣按國家連年水旱。量其勢必至於荒。莫若豫計。郡縣有無蓄積。計其遠近多寡。或移民就粟。或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言

粟就民。或高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不幸公私乏絕。計無所出。知不免於流離。則亟達朝廷。豫申會府。多遣官屬。分送流徙。縱其所如。隨處安插。所至之處。請給官廩。不責其償。或借富民餘積。官爲立券。估以時值。此處不足。又聽之他。苟足自存。然後校其老壯強弱。老弱者留於所止之處。壯強者量給口糧。俾歸故鄉。官給牛種。趁時耕作。待歲時可望。然後搬挈以歸。如此則流移者不至於潰散失所。亦不至於劫奪生亂。所以恤民災。亦所以弭國亂也。臣嘗論之。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

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薦饑流民入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流民關係豈不大哉。今天下大勢南北異域大江南北地多山澤所生之物無閒冬夏且多通舟楫縱有荒歉可食者衆易爲販易惟山西陝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時運道今皆湮塞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歉所資者草葉木皮而已爲今之計莫若設常平倉豐收之年以官價雜收諸穀各貯一倉歲出其易爛者以給官軍月糧估以時價折與之。詳見市糴

大學衍義補輯要

之三

之留其儲米之耐久者以爲蓄積又特遣臣僚尋商旅入關之舊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歲運常數有餘分江南漕運之餘以助之偶有荒歉舟漕陸輦以往是皆先事之備有備則無患矣

仁宗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漕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爲瘞埋

慶曆中河朔大水流民就食京東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

臣按古人言救荒無善政非盡蓄積不具勸借無方也蓋以地有遠近人有老幼強弱聚之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此所以無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人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之簡便周盡也所以簡便周盡者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也臣請折衷此法頒布天下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給粥於所部中有致仕閑住及待選依親等項官吏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素爲鄉人信服者官司以名起之待以士大夫之禮喻以朝廷仁

民之意。給以印信文憑。俾其量領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給。官不遙制。事完具數來上。得宜者量爲獎勉。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則吏胥不得乘機侵剋。飢民得沾實惠矣。

熙寧中。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臣按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爲世所稱。觀其爲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天

以訪問於其屬者甚詳且悉。誠能以之爲法。按其條件。先事訪問。務得其實。當其宜。則災沴之來。有備無患矣。

曾鞏救災議曰。有司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勢必不暇他爲。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八。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月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不被

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何以辦此。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旦暮之食。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莫若下詔。賜以錢五十萬貫。貸以粟一百萬石。以十萬戶計。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與專意待二升之廩於上者。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終無損於儲蓄。所實費者錢五十萬貫而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天

臣按曾鞏所議。賜錢貸粟。比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爲利病相去甚遠。所謂爲百姓長計者。誠有之。但一戶貸米十石。難以如數盡償。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併與之。或立爲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時。朱熹於崇安縣開耀鄉建社倉一所。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十有四

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閒。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帝下其法於諸路。臣按朱熹社倉之法固善。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爲之助。熹固自言其數年之閒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間立此無窮之計。然則其成此倉也蓋不易矣。

熹又曰。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辛

臣按救災之遲由官吏以簿書爲急不以生靈爲念。遇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縣土之郡郡土之藩府動經旬月始達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檢勘動拘文法。又慮後患。因一之詐疑衆皆然。惟己之便不人之卹。民多不卽沾惠。臣請定奏災限期則例頒行天下。災及八分以上者馳傳。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期誤事者定其罪名。秩滿降等敘用。庶無遲緩之失乎。

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

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臣按需餉非國家美事。然用之於救荒則是國家爲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請遇歲凶荒民有輸粟賑濟者定爲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并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璽書。有司加禮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時人爭積粟。荒歲民爭輸粟。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祇八字。曰。切禾者斬。閉糴者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圭

臣按朱熹謂棄疾倣兩榜便亂道。蓋荒歉閉糴固是不仁。然當此米價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時。而必閉之者蓋亦自量家口衆多恐嗣歲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切禾之舉此盜賊禍亂之萌。周人荒政除盜賊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計出無聊謂與其飢而死不若殺而死况未必殺耶。聞粟所在羣趨而赴哀告求貸苟有不從卽肆切奪且曰我非盜也。迫於飢寒不得已耳。嗚呼。白晝攫人所。有。謂之非盜可乎。漸不可長。彼知其負罪於官。因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以扞遊徼之吏不幸而傷

一人勢不容已遂至變亂矣臣請明敕有司遇有旱災必先榜示禁其劫奪不從則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乃弭禍亂之先務也至於富民開糴必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福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予之券許其取息熟時官爲追償苟丁口衆多爲之計筭贏餘以濟匱乏僅僅自足亦不可強嚴爲之限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不許出糴彼見得利恐其後時自計有餘亦不能不發矣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脩李惺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禹疏九河以分其勢不與水爭利也

史記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應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通分二渠以引其河北載高地過澤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也迎河入于渤每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孝武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塞之輒復壞自後歲數不登天子既封禪明年發卒數萬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二渠復禹舊迹

孝成時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鴻嘉中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索九河故迹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漢哀帝卽位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雷川澤之分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自以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利一禾麥更爲杭稻。利二轉漕舟船之便。利三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平帝時關並。人言河決幸常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蓄

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閼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臣按西漢治河之策盡見於此。或築堤以塞之。河決

酸東瓠或開渠以疏之。道河北或作竹落而下以石。王延世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李尋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上策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中策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所並或欲尋九河故道。韓牧

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患。既出大

伾平地二千餘里百川所會不免決溢。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甚備而決溢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蓄

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時。河決大名館陶。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後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

熙寧中。河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始此

元至正中。河溢決堤。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都

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

歐陽元曰。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三者。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艸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艸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勝也。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自瓠子再決。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于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入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

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

無異。自南渡至今。元謂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

也。建議首以爲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

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

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

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不以河也。河北

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漕。書所謂

浮于汶。達于河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

河復干。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

臣按中國之水。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三

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也。視諸水爲甚。臣探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元世祖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閒。有泉近百泓。漚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崑崙爲近。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

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百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爲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爲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又東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於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北而東自宋迄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禮曰四瀆視諸侯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瀆今以一淮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爲一也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潁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有存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爲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所以無事也禹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此其準則也後之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三策然歷代所用不出下策往往違水性逆水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强塞之其欲止也强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

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難就之功。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害。甚且以召禍亂。則又不如聽其自然不治之爲愈也。臣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皆根本之地。財賦所出。所謂中國之脊。非比偏方僻邑。可以置之度外者也。宋朱熹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臣因此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爲河南淮右之害者。良以兩瀆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旱

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也。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於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條爲數河。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灌溉。河既分疏。水勢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東墜。而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

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如人怨何。嗚呼。天子天下爲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利哉。臣亦謂開封以南。至於鳳陽。每歲河水渰沒。腴田何止數十萬頃。今於迤東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不過數萬頃。孰多孰少。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勩者。非爲私也。而又何怨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旱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肅政廉訪使尚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幾千百年。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如之。蒲口不塞。便朝廷徙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得。

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漢唐以來。賈讓諸人所言。當時雖或可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誠一時救弊良方。宜令河南郡縣如文所言。相宜行之。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外而邦國。內而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里

使之相朋。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成周六鄉之制也。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

縣爲遂。皆有地域。通水爲限。樹植木爲固。此成周六遂之制也。

鄭元曰。百里內爲六鄉。其外爲六遂。鄉猶今畿內之

地。遂猶今外郡也。王畿之內。立爲六鄉。而統之大司

徒。亦猶今畿內郡縣直隸六部云。

臣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里

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鄣長鄙師。是卽

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

老之任也。本朝稽古定制。在城謂之坊。長廂長。在

外謂之里。長社長保長。十年一役。周而更造其籍。

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爲老人。一切小事付

之聽決。又製爲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

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

安生理。毋作非爲。其制視古爲詳。又製爲教民榜

文。昭示天下。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與周官所載殆

相符合。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

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貴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里

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漢於鄉亭之任。三

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

以事相教。復無繇戍。歲十月。賜以酒肉。或賜爵級

及帛。任之既專。優之又厚。是以當世士夫皆樂爲

之。如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皆嘗爲鄉之亭長

嗇夫者也。臣請明敕有司。慎重其選。申明祖宗榜

示之意。屬民而讀法。必其如周之族師。索冠而祭

祀。必其如周之黨正。如閭胥之辨其施舍。如里宰

之行其秩敘。如鄣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如閭

師之任農耕。事任圖樹事。又如鄰長之相糾。使有所警

而不相受。使有所勸將見禮教興行。恩澤下究。風為惡。相易。比屋可封矣。以土里晉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此郡置守之始

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蜀

又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後以病免。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光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推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旌循良之吏。置諸羣公之首。宜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

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臣按。章帝所謂安靜之吏。即宣帝詔所謂淑人君子者歟。是人非獨不易得。且不易識。世有斯人。安知不以罷軟不勝任目之。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蜀

醇醇。又曰。治國如烹小鮮。擾則亂。章帝有見於此矣。

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吏數變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臣愚所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在位數能習知民事。下不肯服。馴其效賢者。不及有為。不肖者。罪不至著。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

臣按。九載黜陟。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定制。我朝復有虞之典。內外官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後

課其功過以相乘除而黜陟焉。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近自選法淹滯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大非立法任人之初意。况繼任之人。與所退者無大相遠乎。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縣之制亦如之。

隋如北齊之制。楊尚希疏言。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眾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亦得賢良矣。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吳

臣按北齊制郡爲九等。唐宋制縣爲七等。所以別疆域而均科差也。國初郡縣多循勝國之舊。方是時。干戈甫定。流徙未復。今則承平日久。版籍既定。有一府統數十州。縣者其最小者。僅二三縣。有一縣隸七八百里者。其最小者。乃至不滿一里。臣請斟酌唐宋之制。分府爲上中下三等。州縣之等亦如之。上縣以編民百里爲率。中縣五十里以上。下縣四十里以下。過百里者。或陞以爲州。或析以爲一二縣。縣之人民少者。割附近里分益之。州之人

民少者。或降而爲縣。或益之以近民。而府亦然。如

此則官吏之所泄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疆域整齊。太平之基在此矣。或謂祖宗成憲。一旦改革。孰任其咎。曰。浙之嘉興府止三縣。宣德間。則析爲七。景泰初元。浙寇作。而分溫處。閩寇作。而分建劍。廣寇作。而分南海。與其析之於殘破之餘。孰若置之於全盛之日。矧今遠方縣道。有地方四五百里。跨三四縣。人民去縣治既遠。往往負固武斷。遇有勾攝。公行旅拒。官恐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三

吳

生變。因循姑息。前日之閩浙。近日之荆襄。可鑒也已。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唐改太守爲刺史朕嘗

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

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爲詩親書贈之。

元宗制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定式。

宋神宗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

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以守

周書。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蔡沈曰。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也。其命監之詞。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保合其民。幸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吳

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用刑辟以戕虐人也。

漢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其後復置監察御史。

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

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師。曰漕。卽轉運使。曰憲。卽提刑。曰倉。各自建臺。每司各有長官。掾佐。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皆後世監司之任。是時封建猶存。所監者諸侯之國。秦漢以來。立郡縣。置守令。地分官衆。所以監之。

者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無刺舉之實。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旣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謂之三司。德刑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又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亂不作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吳

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德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由此道。彥博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以上監司

○分民之牧

書。舜典。肇始十有二州。

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寬而撫之。能邇擾而安之。惇厚有德。允信元仁厚厚而難拒任人惡之人。蠻夷率服。得宜

禹貢。禹敷土。分別土地。隨山刊木。奠定高山大川。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爲萬世不易之書。

周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春秋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同享利其

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幽州交州并州分部牧民之始

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手

日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爲十五路仁宗析爲十八路神宗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等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府

臣按漢分天下爲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爲州牧唐分爲十五道宋始分爲十五路繼爲十八路又析爲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

天下郡縣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

內郡縣領於六部故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內諸

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夫人君居尊臨卑以理

言可以一人統以勢言不能以一人周必隨地形因民俗衆設郡邑以分理之又建州牧方伯之職以提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此唐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設漢唐宋因之而分部設道也

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至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遣使四方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

臣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諏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闕遺也歟

周禮揮人主揮序王意以語天下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面猶向也使民心曉而正王何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故名

臣按先儒謂方伯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意。今制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蓋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諸郡。謂之監察御史。御史設於周而加以監察則始於秦

漢武帝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三老孝弟。帛縣鄉

卽賜無贅聚。又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循行天下。存問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至

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君子。凡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臣按漢去古未遠。往往畱意於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及失職寃枉者。所云縣鄉卽賜無贅聚。尤中有司之弊。故使者所至如早暎而得時雨。其所遣乃通今博古之士。非理政法之官。猶見以教化仁政爲言。不專於法令徵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惟漢爲獨優歟。

元封中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

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之一郡可當今之布政司。刺史以六條問事。官吏人民犯者。舉問之。猶今御史監察藩臬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至

但今制御史出巡一方。凡事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郡九歲也。較之漢制尤爲得中耳。

宣帝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遣太中大夫疆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勵精嚴察。而所行皆仁厚之政。此漢之家法也。

元帝初元中地震。詔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

側陋因覽風俗之化建昭中因歲饑詔遣諫大夫博士當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

臣按此因災異遣使也其後成帝建始中遣諫大夫林鴻嘉中遣諫大夫理永始中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中遣光祿大夫亦因災異遣使問孤老錄冤獄蠲通貸閔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者租給死者棺錢皆仁政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又遣褚遂良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蓄

官吏

臣按所遣杜淹褚遂良皆一時之選貞觀所以盛也

德宗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諍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

視選舉察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道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閭閻以興稅度產以差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巡撫之條目詳矣然恐非一人所敢專一時所能成蓋聞諸朝俾述於詔令頒之天下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爲刺舉勸懲之實乎

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官而使幽遐異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蓄

風謠習尚寃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巨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爲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罔愚弱而貧者鬬養生送死之具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視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紓含隱爲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其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

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誠不如無。伏願於遣使之際。嚴賜告諭。令其推揚德音。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

襄又曰。請令使者所至。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卽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餼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孤獨者。戒敕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寃結無告者。擇吏而治其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美

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卽令責詢。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使者不糾。異日傾敗。并使者坐之。

慶厯中。歐陽脩言。天下積弊已多。如治亂繇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莫若選強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籍官吏能否。而升

黜之。

脩又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授之。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凡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有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脩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脩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三

美

意按文責實。救民急病。如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之類。蓋人君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

臣按今制。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巡撫。誠舉蔡襄歐陽脩所言者。以行於今。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

書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變化其所居積之貨民乃粒萬邦作

又治也

臣按懋遷有無化居萬世理財之法皆出於此然皆為烝民粒食之故所理者民之財耳豈若斂民之食用者以貯於官而為君用度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禹貢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孔大脩庶土交正底致慎財賦成則

之品節三壤上中下成賦中邦中國

臣按土者財之所自生然必脩金木水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後土順其性而穀生焉然土非一等有所謂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質有肥瘠其形有高下其色又有黃白青赤黑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因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然土雖有五而壤則有三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出上賦壤之中者出中賦壤之下者出下賦咸有一定之準則用是

之法以成賦於九州之內若荒服外則不例之以

此也有夏盛時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

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

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咸

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而國用亦因以恒不

充歟

王制冢宰

周時無宰相宰即宰相

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天時既周來歲之事

始五穀皆入

穀熟有先後皆入則豐歉盡見

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

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

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二

其國也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

而藏之

臣按民有生死穀有豐凶苟非有司歲歲具數以

聞上曷由知之周時獻民數俾知登耗也獻穀數

俾知多寡也料其民數計其穀數就一邑計之倉

廩幾何支發幾何存餘幾何因其一歲之所入通

其累年之所積三年而有一年之積否耶三十年

而有十年之積否耶彼此通融以羨補不足多而

有餘也則蠲逋除賦少而不足也則省常費除冗

食。如是則民穀兩足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如繭抽絲。盡而後止。乎。抑爲保障。指藩籬言。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謂有餘於民所保障。

胡寅曰。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卹爲智氏所攻。托身晉陽而得免焉。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爲迂談。以聚斂積實爲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菴之利。設法著令。無不權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四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明皇德宗則爲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菁根而不能飽。何慮不及趙簡子尹鐸哉。唐陸贄曰。地之生物有數。人之成物有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蓄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築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

臣按節之一言。誠萬世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贊

既以此告其君。復卽衛文公漢文帝唐太宗始由

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之效。秦皇漢武隋

煬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蹙喪。以著其不能節之

效。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得失

相遠。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

宋蘇軾曰。爲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

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

九年無飢。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官可以自辦。而民

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蓄。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

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四

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非求財而益之也。去所

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

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百姓充足。府庫盈

溢矣。

臣按冗吏冗兵猶有常數惟冗費則途轍孔多案日不一凡橫恩濫賜脩飾繕造以及禱祈遊玩其害尤大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則不至於害吾財矣。

曾鞏曰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漢唐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即以宋景德皇祐治平較之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其故其可罷者罷之使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歲可餘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可以爲十五年之蓄又曰前世於彫弊之時猶能易貧爲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臣按子固所謂求所以浮之口而杜之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東坡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誠去冗費足國用之要法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第一等雜兗州厥賦貞正也最薄爲正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非一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夏翟翟雉羽孤桐以爲琴瑟浮磬石露水濱珠以爲土封暨魚厥篚元纁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厥貢惟金三品金銀瑤琨玉篠簜竹可爲矢齒革羽毛及管者惟木可備棟宇島夷卉服今木厥篚織貝木棉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柚小曰橘錫貢待錫命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純幹栝栢三木礪砥石皆磨砮石丹砂惟齒簞竹括木可爲矢匭匣菁茅供縮厥篚元纁珠不組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雜厥貢漆枲絺紵絺紵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七等九等出第八等雜厥貢璆玉鐵柔銀剛砮石磬石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及羆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美琅玕石似珠者蔡沈曰上所取爲賦下所供爲貢不兼言貢賦而獨以貢名篇者貢爲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六

臣按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爲取民常制。後世如進奉和買勸借名目皆非中正經常之道。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葉三百里納秸。半葉服。總結上皆有去皮服。服役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近粗而遠精也。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內之田民爲天子治謂之甸服。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

蔡沈曰。內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七

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議其履畝加稅之始。

孔子告哀公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而不愛人是虐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臣按魏文侯乃一國之君。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爲皮毛之喻。况萬乘之

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資財。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三代以來皆按地取稅。十分取一。秦始舍地而稅人。十分取五。貧民無以爲生。是趨民於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又詔曰。農天下之本。今瘠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八

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已寡。又匈奴和親歲致金繒。數有邊患。河決之費財用宜不充矣。而十二年卽賜民半租。次年遂除之。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官間國都無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然後知導君於荒淫者。取盡錙銖用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昭帝元鳳中。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以菽粟當錢物備凶歉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臣按禹貢島夷卉服。註以爲吉貝。卽木棉也。有虞時。島夷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宋元之閒。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食貨志皆不載。本朝乃徧布其種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卉服之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法。宗前哲之規模。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取一年科率錢穀多者定額。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馬端臨曰。賦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皆然。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至於不授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不

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臣按兩稅之法。實得古意。蓋土地萬世不變。丁目時有盛衰。定稅不以丁而以畝。易檢覈也。兩稅以資產爲宗。本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兵興費廣。始於稅外徵求。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本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田定天下之賦。徵於夏者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田有寬

狹。稅有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多者爲額也。其額數總於戶部。徵期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丁口之稅。毫無取焉。惟編戶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制一定。其額不虧。吏不能爲奸。民不至重困。彼租庸調法。烏可同日語哉。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州縣皆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必常有所養斯常有
所生苟竭其所養後將何繼攤稅之害將竭之至
再至三不至水枯魚絕不止夫中人一家之產僅
足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况
代他人倍出乎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
之是也然民去產存宜酌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
本里民數之逃去若干移來若干其民雖逃其產
安在明白開報除其逃去之籍稅其新收之民若
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則絕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士

逃之弊民生安而國用足矣以上賦稅

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周禮太宰以九貢致致者自至而邦國之用用者適
異物也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錢鐵石磬
之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枯栢篠簜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
之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旂貢羽毛可以爲旌旄者九曰物貢雜物所產
葉時曰九貢致國用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
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強其不
來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車服上之所以賜下非諸侯所

也貢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
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來獻

光武詔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
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
大官勿復受惟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士

唐羌上書陳狀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
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皆不適己之便而有愛民之實
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熟或穿屈
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
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

義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

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遼守厯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遼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臣按人君爲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蒞之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予之耳今因其所貢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爲此拂天甚矣煬帝之爲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代租賦

臣按唐制如此而子孫如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又德宗之臣日進月進因得遷官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况貽謀不善者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者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非天子之物乎有不足誇無不爲歎爲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不甚却復因

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厯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事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詔罷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其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毗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悚然白樂天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可與此詔並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齒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疆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官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外其餘一切並罷

臣按有土則有貢地之所有獻之以爲祭祀宴享之需義固當然然不可耗人衣食之資甚者一人用纔一二而耗費不啻億萬是以愛民之君寧吾

一人之欲有所不稱。不忍使千萬人失其所欲也。我太祖定諸州貢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歷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凡資國用者。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關。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故爲治者。必立經常之法。以足國養民。如禹貢所載是已。若漢之告緡。算舟車。唐之借商稅。開架宋之經總制錢。皆罔民取利之具。不可行也。元世祖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元君中惟世祖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以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貢

○經制之義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帛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出入貨物所在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葉時曰。九賦之目與九貢九職並行。而其貨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則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則掌於道揆之大臣。名色寧至於巧立。

輕重寧至於過差。出入寧至於相悖。費用寧至於無藝乎。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喪禮贈賻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之事。百工之式六曰幣帛。勞者所以贈之式。七曰芻秣。養牛馬者之式。八曰匪。分頒也之式。九曰好用。燕好所用之式。

楊時曰。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踰。世儒謂至尊不可以法制。豈正論哉。

臣按財供於有司。其式掌於太宰。太宰天子大臣。以道佐君。下以制有司。使不敢擅供。上以約王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六

世子使不得過用。非但惜民財。裕國用。正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昔人謂九式均節財用。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

大府治藏。掌九貢九賦九功。九功之貳。貢賦太宰所以受其貨。金賄帛布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內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

貢。九貢之財以待弔用。之禮凡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以充府庫。凡

式。九貢九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當入用之數當出

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太府兼總內外二府凡貨賄入太府

而其物仍分置於內外府歲終則計一歲出入而總會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所賜共

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

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七

外府。掌邦布也。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

者。無灋不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李親曰。王府內府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

貢獻以備賞賜此幣藏之在官中者而亦為冢宰之

屬列大府之下者蓋王者無外物在海內如在橐中。

況貢賦之入。何分彼我哉。漢湯沐邑為私奉養不領

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為私藏。皆衰世之俗。非先

王之灋。惟周公皆入于大府則司書之要貳司會之

鈎考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

聚。若以御府禁錢掌之親倖省闕之中灋制所不行

校比所不及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即大宰所掌治八灋官屬以八則祭

以下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

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

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

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紀契驗令具人民圖畫

地之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

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

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彙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六

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蓋會計進身者不顧

國政民情。惟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

於義。非所以存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

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冢宰施其灋於上。

司會察其灋於下。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皆得以卷

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攷之以防吏之姦欺。不

明乎是而務刻削於民。國利雖贏下增弊疾非所以

建大中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即九貢九事

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

其幣使入于職幣。

臣按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之職。交相稽考。多寡虛實昭然矣。所以防有司之姦欺也。

職內。掌邦之賦。即九賦九貢總名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

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知其色類善惡而奠。定也其錄。以書揭之。

以詔上之小用。小可度賜予。歲終則會其出。餘財易於乾沒故振興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以爲他用也

廩人。掌九穀。黍稷稻粱秬秳麻麥豆也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

食。祿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

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

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六斗四升曰鬴。八日食穀二鬴則令邦移

民就穀。詔王。告于王也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

其糧與其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殺餘灋用。灋式所當者殺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廩主藏倉主敬

臣按周禮一書。理財爲多。有太宰以制其出。司徒

以制其入。屬之太宰者。有職內。以會其入。職歲。以

會其出。職幣。以會其餘。總之以司會。掌之以司書。

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其司徒之屬。則有

泉府。廩人。舍人。倉人。或以分財守。或以取財用。固

經國之要務也。其大要有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

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

九職以厚其生。此生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

灋。以取之。制九式之灋。以用之。則諸侯莫敢不來

享。而邦國之用可制。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世安民生裕。國用說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

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脈。皆周禮之罪人也。

漢賈誼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

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悖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

不蹙。又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爲而不成。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

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

矣。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
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
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
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
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
主上林苑。後省之。併其職於少府。

臣按。毋將隆言於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
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也。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劭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
爲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
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常
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餘利。雖
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於周。然出入之際。
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濫費矣。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
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賦蠲免優復之事。以
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
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

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
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
凶年平穀價。

歐陽脩曰。善治國者。必立爲經常簡易之法。唐之始
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
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
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
爲之大蠹。

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
斂之得財愈多也。蓋輕斂則人樂其生。居者不流。而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者日來。地有餘利。人日益富。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
請歸大盈庫。主以中官爲人君私藏。楊炎言於德宗曰。
財賦邦國大本。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
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
請出之以歸有司。帝從之。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
支具數先聞。

臣按。周禮以太宰司徒掌財用。蓋大臣以道佐君。
人君非義非禮之用。不便擅取。有因此中止者。若
中人則委曲奉承。何所不至。德宗爲君。楊炎爲相。

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差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者此也。

德宗患官中用度不足。李泌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從之。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使宰相知。泌聞之。惆悵不敢言。

司馬光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

臣按德宗宣索勿使宰相知。是猶知所畏也。泌因此而盡言。安知其不見聽。而惆悵不言。非納約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囑之意。

憲宗元和。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

臣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以歲計定國用。實賴於斯。

唐莊宗以倉儲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臣按。儲蓄之資。天下以國儲之。虛歲計之。竭天下譁然。謂不復可爲。而生其離散之心。未必不自此也。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自爲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臣按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相君以平天下者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土供物。謂左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史臣曰。宋自中世以後。內牽於繁文。外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不得不徵求於民。又多伐異黨。同輕變古法。殊不知國家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尋議廢格。使君莫適從。民無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弊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

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埃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兄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改。議臣實疑之。誠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使見在者無損。繼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之後。事有閒矣。賈誼言諸侯之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
臣按蘇轍雖爲宋朝而言。然揆之於今。事勢相類。蓋今日爲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使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爲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將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
以上經制之義。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歷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或

始末相穿。約之又彼此參錯。故論理財之道於前。又列貢賦之常於後。於此特總此三者爲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爲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爲之義。而後取之用之收之。苟或出於人欲之私。揆之於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

○市糴之令

易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卦名噬嗑也。噬合也。物有閒者。齧而合之也。此後世爲市之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周禮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治以教化。以政。政以刑。刑以量。量多。度長。禁爲勿令。使之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所居之次。爲敘。陳物於市。肆使交易。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常使之有。利者使阜。阜。盛。害者使亡。至。害財者使。靡者使微。使微少。葉時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貨也。大宰阜財之職。與農穀並任。司徒通財之事。與稼穡同頒。誠以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是以匠人營國。則前朝後市。內宰建國。則佐后立市。所以通商賈。

而阜財也。

胥師。市中羣胥之長。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平其價不得擅為高下。憲刑禁焉。

賈師。知物價者。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視其成物之而奠也。其賈然後令市。

泉府。泉布委積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厘人所斂五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征布買收之。以其賈買之。使民不喪其本。

楊而書之。逐物表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本。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主與有司即所謂抵也。然後

予之。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壬

借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民貨物不取以服國事代出息也。

馬端臨曰。泉府一官。最為便民。滯則官買之。缺則官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洞察民隱多方以濟其缺乏。非專謀利取息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勦鄭註國服為息一語。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臣按府以泉名。蓋主泉布。泉古錢字。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百物。專為便民。所謂國服為息者。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債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上無分毫取利。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惡其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也。

漢武帝元封中。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臣按。弘羊作均輸法。名雖平準。然義則公。利則私。以萬乘之尊。尚牟商賈之利。而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可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四 壬

漢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凡山澤畜牧紡織醫巫技藝民各占所為計息入官。

馬端臨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計息十分之一。中以其一為貢。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漢章帝時。張林言。縣官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尚書僕射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

利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並雇運之直官總取之。而爲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爲人傭雇之事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則武帝貽謀之不善也。

唐德宗以宦者爲官市使。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官市。其實奪之。張建封入奏。上問判度支蘇弁。弁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壬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讎斂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

宋太宗詔官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主禁中貿易。仁宗謂擾人實甚。乃申舊令。皆給實直。其市民閒物久不償錢。今宜以見錢售之。真宗時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

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和者兩無虧損。無抑配也。其後至與夏稅並輸。民家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爲害無窮。今所謂和買。非止於絹。凡官府匱乏。取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詣官庫給價名。雖曰買實非。民間所有皆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領價時。文移展轉。伺候經旬。所得不償所費。九重何由而知耶。

神宗熙寧中。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辛

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但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變易之制。將與商賈爭利也。夫商賈買物。先期與錢其賣也。後期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乃得倍稱之息。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

賈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即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徽宗時。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臣按上之賦下有常。凡於常賦之外。有所建請。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又曰上下便益。永遠無弊。及其施行。與言相左。以至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可不察哉。

孝宗時。臣僚言。熙寧初。立市。交船海舟以通貨物。抽解有

定數。而取之不苟。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漢以後皆行之。而置司以市舶爲名。則始於宋。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航海也。元因宋制。招集舶商貨物。次年迴帆。驗貨抽解。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

一。粗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

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雖沿其舊。而無

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

之進貢者。用以懷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夫中國

富有物。皆足用。無待於外夷。而外夷則不可無中

國物也。私通溢出。律禁雖嚴。利之所在。多有犯者。

又因以罪其應禁之官吏。是非徒無利。而又有其

害矣。臣考大明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本朝固許

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如前代互

市法。庶與置司之名相稱。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觀前史。海上諸蕃。從無邊寇。暹羅瓜哇諸蕃。隔越

漲海。地勢不接。惟日本國。號爲倭奴。人巧國貧。屢

爲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乞制下濱海去

處。有欲經販者。先期赴舶司告知。行所司審勘。果

無違碍。許其自造船舟。若干。陳明收販貨物。經行

某國。於何年月回還。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回帆時

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既不擾中國之民

又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

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謂賈人多

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六斛四斗爲鍾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謂輕侮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各於州縣里蓄積錢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猶知守穀急務。歲穰穀輕，官爲斂糴則輕者重；歲凶穀重，官爲散糴則重者輕。制其輕重之權，因時斂散，使米價常平，是亦王道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馬端臨曰：古今言糴糴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濟民。夫山海

天地之藏，闢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司馬光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臣按常平之法，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可以爲豐荒斂散之法。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處各立一常平司，歲遣一二部員往蒞其事，於收成之候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不必一種。賤則收之，官不定價，隨時予之，可久者儲之以實邊城，不可久者臨時以給廩食。然後計邊倉所有預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不獨可以足邊郡之食，亦可以寬內郡之民矣。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供軍國之用。歲偶不登。天子常幸東都就食。元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元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中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值。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日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遇豐年遣官開場自糴。比時價稍優。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宋太宗時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

真宗時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卽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寧中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元豐中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熙寧八年又設俵糴之法。政和中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而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均糴熙寧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元符中章惇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爲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闕乏。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致有此弊。後懲其弊。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爲民者。今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淮以北是也。所以爲兵者。今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錢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國服爲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害民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則又不然。蓋建請之初。姑以美言惑上聽。而厭厭論耳。又曰。市之說。助於周官泉府。糴之說。助於李愷平糴。然立法之初。物滯則官糴之。物缺則官糴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未嘗征利而富國也。後世爭商利而吸民膏。豈古人立法之意哉。臣就二者觀之。糴之事。猶以米粟民食所

需。雖收於官。乃是爲民。若夫市賈乘時貴賤以爲斂散。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爲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况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不至甚貴也哉。糴以上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也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之。禹以厯山之金鑄幣以救人

之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饑困。非專爲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緩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

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

圖法。均而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外圓而輕重以銖。金以斤。內孔方。輕重以銖。爲名錢。

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聚也於帛。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

太公立九府圓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司市。以商通物賣物盛也貨而布泉也。國凶荒五穀不熟札疫死喪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臣按凶荒札喪時商賈畢聚食貨阜盛亦得濟其困乏。然慮其貿易無具。故鑄金作錢使博食以濟饑也。周官此法。其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外府。主泉貨藏掌邦布泉也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

泉府。司泉布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堯

臣按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貨重而錢輕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幣輕物貴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

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錢有文內好皆有周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此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

臣按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亦不廢重。子可廢而母不可廢也。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聖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賈誼曰。法使人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他巧者。其罪黥。然非殺雜爲巧則不得贏。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

是時吳王濞卽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臣按古人山海之利不以封。良有以夫。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銘。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毋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

桓帝時上書者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閒患之。鑄大錢始此

南齊高帝時孔覲上言鑄錢之弊。重則難用。輕則盜鑄。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罕

而盜鑄之禍尤深。雖嚴法不能禁。由上鑄錢惜銅愛工。視爲無用之器。止通交易。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四百餘年不變。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今開置錢府。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臣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孔覲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萬世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雖驅之使鑄。亦不爲矣。然自太府圖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

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驚眼。或爲荇葉。又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

唐高祖武德中。廢五銖錢。鑄開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開元中。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劉秩議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惡。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啟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罕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須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

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若散入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廢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星

靡有限之財。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矣。以上

錢言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八成中此聽稱貨之責。責其以傳別。券書也。此後世契券文約之始。

漢武帝時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富商大賈財或聚萬

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

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

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後世楮幣肇端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

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臣按此楮法所繇起也。然委錢而合券以取而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卽以鈔爲錢而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商旅先投牒三司。乃輪於庫。所繇司計一摺私刻錢二十。尋制便錢務。

臣按此卽唐人飛錢之法。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出入有減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器

法一交一摺。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祖謙曰。益州置交子。乃一時補偏救弊之政。在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蓋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今則銅錢稍輕。行旅可以挾持。銅錢却便。楮券不便。

臣按自古之幣非金則銅不用他物。以楮爲幣則始於此。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錢。作俑者寇賊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也。

高宗紹興中。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也。考唐之飛錢。合參。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自真宗始有交子。高宗又有會子。是直以紙爲錢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聖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猶平準也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卽無弊矣。

戴埴曰。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蓋錢楮皆無用。可以買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機器易粟。有無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則何資於楮。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平準。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

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賈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賈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準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聖

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

臣按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稱提以錢權楮之通塞。今遇鈔法不行。準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

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代見錢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齋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臣按楮幣。唐謂之券。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嶺池。猶是別用紙爲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臣按宋人爲交會。金元承之以爲鈔。鈔所費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初受其欺。繼畏其威。勉強行之。既而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以致亂亡。如元人者可

鑒也。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圓法。亦兼以黃金布帛。雖王莽亦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爲幣。而不準以金銀。是以用之無權。久而生弊。本朝銅錢寶鈔兼行。行之既久。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蓋庶幾焉。

山澤之利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絲。

臣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此時貢上以資食用。未以爲利也。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間。潤下之性。凝結爲鹽。亦無所不在。種類甚多。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又有出於地。出於山。出於木石者。大抵鹽爲日用所不可缺。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其苦鹽。利地之鹽取熬波之鹽取其成於自然散鹽其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鹽如虎散鹽王之膳饌共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今戎鹽也后及世子亦如之。

臣按周時設官掌鹽惟以其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未嘗立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仲曰。海王。負海之利之國

謹正音鹽筴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

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菹。枯草薪煮海水爲

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禁鹽利國之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梁

馬端臨曰。周禮山澤之官雖多。止掌其政令厲禁。不

在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爲相。始有鹽鐵之征。觀其

論鹽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意不

過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

矣。

漢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予

牢。原盆煮鹽之器敢私鬻鹽者。鈇左趾。置鹽官

昭帝時。詔問賢良文學之士。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鹽鐵

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也。曰。此國家大業。所以制

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禁。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

管仲之法。鹽始禁榷。昭帝時。賢良文學請罷鹽鐵。桑

弘羊難之。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

復建。此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爲終

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俑

於管仲矣。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煩。官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李

自鬻。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百姓貧多富少。糴鹽多用雜物。鹽商無物不

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

令吏坐鋪。自糴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必不

敢糴。百姓貧者。無從得鹽。求利未得。斂怨已多。反失

鹽利常數。

臣按官不可與民爲市。非但賣鹽也。立法以便民

爲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爲。韓愈之言。主國計者所

宜戒也。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卽位。罷其

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鹽。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也。立官鄣護鹽池而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爲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至

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謂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四十萬緡。其後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闡服御軍餼官俸皆仰給焉。

宋雍熙中。兵乏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端拱中。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

優其直。給江淮鹽。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臣按我朝於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課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鹽司收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卽與支給。謂之存積鹽。自此支者日多。積者日少。商賈日久難支。其利微矣。臣惟鹽利最多者莫如兩淮。居兩京之間。地方寬廣。民物繁庶。劉晏掌國計。天下之鹽賦居其半。全資此也。書生過慮。以爲鹽利固太害。亦不小。利之所在。禁遏不止。則爲嚴刑。刑愈嚴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至

害愈甚。唐之黃巢。主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謂弭害救弊。而足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不征其入。竈戶煎凍。先告官司。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一引。或二引皆有定數。其盆官爲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給者不許用。給券時每引先取舉火錢。量蒞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商賈赴場買鹽。具數告官。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

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以爲公費。所得鹽錢貯於

運司。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

邊儲。不必追徵於竈戶。不必中納於商賈。不必官

自賣。不必官自煮。國家得自然之利。亦可以銷未

然之害矣。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

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令真州發運。是

時李沆爲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

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朝轉般之法

臣按今日運道所經。凡三運司。准鹽在南。滄鹽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聖

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

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三處鹽價各

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准鹽價高幾倍。山東之鹽

抵河頗遠。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

之法。遇糧船空。回道經滄州。每船給與官鹽量給

脚價。運至揚州河下。建倉收貯。官得倍稱之息。軍

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

股存積等鹽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

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

之策。又乞於河間沿海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

許其私煎。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

時。或加或倍。私賣及買者。抵以私鹽之罪。其錢於

內帑預借。待成效後算還。年年存積。遇有急用。出

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土糧多。或輸金帛。付

以執照。定以倉分給。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

此。則比舊法當得倍利。非惟足今日之用。亦可以

銷他日之患。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

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

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鹽鈔之名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聖

臣按今日最資國用者。惟末鹽與顆鹽。末鹽出於

海。海非一處。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竊聞近

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

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

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莫若於海鹽。或井存積多

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

一引六錢。卽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不出數年。

解鹽有餘。商賈通利矣。以土言鹽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稅

隨盡。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道悔。詔亟罷之。茶稅始此

貞元中從張滂請。初稅茶。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胡寅曰。茶者生人所日用也。王鉉劉晏之輩皆置不征。猶爲忠厚。張滂稅之。始則假托美名。及至立額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播爲相。置榷使自領之。

臣按茶稅始於趙贊。尋卽亟罷。張滂所得其利尚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遂爲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時。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價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適重困吾民乎。詔復舊制。勿增價。陳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爲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

臣按宋太初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可

爲人臣司國計者之法。非但爲茶法也。推之漢之平準。宋之市易。其是非不待辯而明矣。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歐陽脩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臣按蘇軾曰。武夷溪邊粟粒芽。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讀之令人深省。

神宗時。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後世以茶易馬。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臣按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則西北嗜茶有自來矣。宋始置茶馬司。本朝捐茶利予民。不利其入。惟於四川陝西各置茶馬司。於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每年榜示行茶地方。俾民知禁。又西蕃入貢。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備邊境耳。

侍御史劉摯言。蜀地榷茶之害。閭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實生厭也。

知彭州呂陶言。川陝西路所出茶貨。北方東南諸處十

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且如解州有鹽池。民閒煎者。適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閒煉者。適是私礬。今蜀州茶園。適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礬。事體不同。臣按江南產茶最多。皆無權法。獨嚴於川陝爲市馬也。夫以茶易馬。以爲衛民。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天下皆無而彼獨有。民愚不知易生怨譟。况其地素貧而易變。司國計者。宜調停而優待之。俾兩得其便。

元世祖至元中。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南福廣之稅。以土言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壬

周禮。井同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視其土色圖而授之。使知所取巡其禁令。防人

漢武帝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所在縣敢有私鑄鐵器者。缺右趾。沒入其器物。

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於鹽鐵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與桑孔之法異矣。以土

言鐵

漢武帝鑄黃金爲麟趾裏蹄。

臣按武帝徧置鐵官。未聞有犯金之禁。則國家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言擅鐵冶之利。未聞有藏金之事。猶有不貴難得貨之遺意。

元魏宣武帝時。有司奏驪山有銀礦。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礦。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置官採銀始此

唐太宗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所乏者非財也。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壬

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迺黜萬紀。

宋太祖詔。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每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太宗時。有司言鳳州山出銅。定州諸山出銀。礦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不許。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詔申明舊制。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繡金之類亦不須用。

富弼曰。去奢當自上始。真宗禁銷金服犯者不絕。今詔內而官中外自大臣家不得金飾衣服自此更無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黃金最爲貴重。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飾。迺或縷或嵌上而冠幘下而靴履與夫食用戲具無不用焉。甚至一佛寺之興。一佛像之設。靡費至千百兩。杜鎔謂漢時佛事未興。故金多誠非虛語。真宗禁銷金雖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謂立法自上始者歟。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臣按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聖王定賦。有米粟之征。布縷之征。無金銀銅鐵之征。豈不以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生常不繼乎。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曩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令內臣守之。憲臣督之。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

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矣。以上坑冶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繼罷之以礬山歸州縣。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繒錢。官以礬償。

陳傅良曰。宋太祖礬禁。爲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鹽酒權之。非本意也。以上言礬

○征權之課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日關。征其貨市之出入。市之所在。其貨之賦。太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卒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陳傅良曰。王之膳服僅取具於關市。古者關議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稅入至薄。不常獲也。而司市又嚴爲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婦過市之法。苟有過用於上。則大臣盡規。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司關。境上之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內出者通之門。與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稅而正之。廛禁之。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

節以驗傳以書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易也
始此市征稅

臣按我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立局設官征稅凡
商賈齋貨賄於四方先赴所司起關券即周禮節
傳之遺制

孟子古之爲市者 一節

臣按匹夫罔利尚且賤之彼讀聖賢書儒其衣冠
而爲賤丈夫之事如王安石之徒其貽譏於天下
後世宜矣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空

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又禁毋得爲吏予民田凡民一等商
賈獨倍其賤之至矣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其行抑商之政猶有古意夫
市肆所入不以爲經費商賈服用不許過侈可也
若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致困辱則過矣

武帝元光中初算商賈稅商賈車船
出算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齋裝非有貨幣當算者
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於務門毋得擅改更
增及創收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不收其
算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獨之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
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糶以起大貴之價災傷之地
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近
歲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爲
聖世病之

臣按五穀已納租賦闕市又征其稅非王政亦非
天理我朝不稅五穀及書籍紙札其事雖微所關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空

甚大以土
征商

酒誥王曰明大命于妹邦商受醢酒妹土商之都邑武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戒庶邦庶士越少

正官之御事朝夕祀茲酒祭乃惟天降命肇我民惟

元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官有事有職無彝常也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也盡執拘以歸

于周予其未定殺殺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材食麴凡爲公

酒者亦如之

酒人掌爲五齊

一日泛二日醕三日清四日醴五日沈三酒昔三日清

萍氏

刑官之屬

掌國之水禁

幾酒察非時謹酒使民飲者節酒

司戒

音暴市

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於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既設刑官以察之然飲酒人多在市肆故又立市官以禁之

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

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

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卽位賜民酺

布也王者德布天下合聚飲食以爲酺

五日後詔戒爲

酒膠以靡穀

賜之酺仁也禁其釀義也後世縱民之飲非仁因而取利非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景帝時夏旱禁酤酒

若遇凶荒米穀不繼酤酒之禁亦救荒之策

武帝天漢中初權酒酤

呂祖謙曰周公酒誥恐人傷德敗性以迪民彝閑私

欲也周官之禁大禹之惡皆是此意及其再變漢文

爲酺景帝禁酤恐耗穀米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

三變桑弘羊權酒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

其利耳

臣按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上

本無所利也漢武帝始爲權酤禁民醞釀官自開

之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焉是古之禁酒惟恐民

飲後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武帝其作俑者歟

昭帝詔問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權酤官令民

得以律自占

隱度即賣酒其實租之稅

賣酒升四錢限民不得厚利後世稅

酒始

劉歆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

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

如律

臣按前此權酒官自釀賣至是罷權酤官聽民自

賣官定其價隱度所賣多寡以定其稅即胡氏所

謂使民自爲之量取其利也我朝於酒課不設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不定額開肆者報官納課罷肆卽已未嘗藉此以

爲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

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也後世鮮克遵之不善

之政興於聚斂之臣後世多不肯改德宗盡罷酒稅

善矣已而牟利更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

民之爲善也

真宗詔權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定式自今

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以土權酤

唐揚州等入道州府置榷麴務。

宋承五代之後置諸州麴務。至道中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紹聖中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沽辦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稅。用穀爲酒又稅之。造麥爲麴以醞酒又稅之。用米與醋以爲醋又稅之。是一物而三四出稅也。此皆盛時所無也。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爲多。計其一年。毋慮百萬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費民生日用之資以爲醢醢荒亡之具。前代以國計不得已而取其利。繼之可矣。今無所利而莫之

禁。臣不知其何故也。

以上麴醋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菜蔬之類木材。可爲官室者凡畜聚之物。

唐德宗用趙贊言。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稅以爲常平本。今則用以爲官宇什器耳。我朝於關津設抽分竹木局。取其價銀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科於民。是誠良策。然必務踰前數。以邀能名。致商賈折

開輿販不至官與民兩失其利。乞量爲中制。因地

定額。多者不以爲優。不及數者不以爲劣。庶幾可

以久行。

此言竹木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

魚課

始此。蕭望之言。縣官

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

此言魚課

元史。額外不在歲額之中之課。凡三十有二。

臣按課目如此之多。元民之苦可知。我朝十存一二。不聞國用之不足。意元時亦徒有此名爲姦人之資。國家未必賴其用也。史書之以戒後世。而國脈之促有因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傳算之籍。傳著也。著名籍以給公家。錄役也。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家宰

職出九賦。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

讀舍乃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

羨。饒也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給公上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以歲時入其書。作文書人於司徒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族師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均人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一家力役之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落也。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

臣按所謂版者。卽前代黃籍。今之黃冊也。周時惟書男女姓名年齒。我朝兼著戶籍丁口田地房屋

牛隻。十年更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爲科差。版籍既定。戶口之多寡。物力之有無。一目可盡。遇有科差。按籍註之。無不均矣。然非攢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革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後世戶口之賦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亦五十六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傳。

臣按傳者。言著名籍。以給公家繇役也。漢制。民年二十二始傳。五十六乃免。至景帝更令男二十始傳。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

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為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屬。六遂有里宰。鄣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畱縣。一畱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中。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鑲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子斗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

督賦稅。即今里長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即今弓

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即今皂隸縣曹司至押

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掇等人。即今稱

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此宋初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

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

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

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一分以備水旱欠

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此宋熙寧免役

緣成於

王安石

元祐中司馬光言免役法其害有五。為今之計莫若降

敕應免役錢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章

惇駁光所更役法。其略曰。役法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後

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

以貽後悔。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

為便。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相

等利害相半。

大學衍義輯要

卷四

辛

臣按役法必兼是二者。非特利害相半實相資為

用也。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彼有力

者則俾之出力。財不足者人助之。有財者則俾之

出財。力不能者人代之。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

則集眾力。哀眾財。使運用不至於頓顛。資給不至

於困乏。農夫遂耕養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亦可

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鬻算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納粟拜

漢孝文時。鼂錯上疏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

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使天下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按錯之意在貴粟以勸農。夫農人勤生務本無俟於爵自不犯刑。其貪爵犯罪者皆民之逐末者耳。此輩得官免罪則恃有爵以凌暴倚無罪以爲姦。塞下之粟雖多。國中之姦愈肆。趨利背義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富有四海者裕用足邊豈無他道而必用此哉。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貯之。又令私賣公卿。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主

唐肅宗時。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款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以上鬻官

唐元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鬻僧道之始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爲壇泗州募人爲僧以資

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十萬。臣按民之爲僧。何預於君。而小人乃以度僧爲資上福。殊不思天以好生爲德。度民爲僧。是闕絕天地生生之仁。致一人於死地。尚足以傷天和召災異。矧絕六十萬人之生意哉。以是爲求福。臣不信也。

宋神宗時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前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此。

神宗問王安石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爲常平本。如何。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性命。所剝者三千人頭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主

熙寧中。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脩城。

高宗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千。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臣接佛法入中國。千有餘年。若有可去之幾禁而絕之上也。若度不能禁孰若取其身傭而後度之。

請今後有欲爲僧道者許與所在官司具告行勘。別無違礙量地方遠近俾出關給度牒路費錢奏聞給牒。遇祝聖之日。府州正佐親臨寺觀依其教

法當衆簪剝其給牒也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

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非闕不補國家雖不得其身

力而得其備錢以代役其錢以爲賑濟飢荒惠養

孤老脩造橋梁之用如此則僧道少而人知自重

雖非聖人中正之道然與其任彼所爲不若有所

節制猶爲彼善於此也

以土需僧

漢武帝初算緡錢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商賈末作幸

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千手力所作幸計有緡錢四千

者出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戍邊沒入緡錢有告者

以其半界之

此征權居貨之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船

輕車皆出一算船五丈以上出一算

臣按緡錢初爲商賈設其後乃算至舟車而告緡

者遍天下民有蓄積皆爲有司所隱度民何以爲

生哉

以土告緡

唐肅宗時南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

蓄十收其二謂之幸貨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

民有自經死者

以土借貨

德宗時稅閒架

兩架爲閒架計閒稅錢

算除陌錢公私買賣每錢

宋太祖令撲買坊務者收抵當

通計坊務該得稅錢商先出錢買之聽其取稅

價爲

臣按撲買之名始此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

萬兩撲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河沼橋梁渡

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罔下爲害甚大

咸奏罷之

此撲買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

之募人承買

哲宗時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

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爲承額召人承買

此承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三

元祐中傅堯俞上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

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

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堯俞帶納之說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

蘇軾言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

鈞而行免於僇仆幸矣何暇舉首奮臂營求於一飽之

外哉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

用及雖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

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

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

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損虛名而收實利也。孝宗時。朱熹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臣按宋朝催理破分之法。後世亦可遵行。以生理追理

徽宗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爲名。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經總制錢。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蓋

臣按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嘗強之使販。賣酒雖貴。未嘗強之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荐食。吞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屯兵却敵。無暇惜費寬征。但惜和好之後。相因不除。永爲生民之害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害民。其大者。則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

臣按月椿者。於常賦之外。巧生別計。然特一時權宜。後皆革罷。惟所謂罰訟錢。今世猶藉爲攫取之計。夫宋人之爲此。爲公也。今世之爲此。假公以營私也。乞著爲常憲。分文以上。皆准以枉法之贓。庶幾革官吏貪墨之風。勵士夫廉隅之節。此經總制月椿錢

○漕輓之宜

書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自北海達河兗州浮于濟。漯

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

州沿順流而下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

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美

沔入于渭。亂絕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

河會于渭。汭。

朱熹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達河之路。卽達京師也。亦後世漕運法。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國有饑色。

春秋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哀公九年。吳城荆溝通江淮。於刊溝築城開泄通糧道也。即今廣陵韓江。

臣按汎舟以輸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也。粟起於黃腫。黃腫在朔方。二縣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石。

臣按飛輓始於秦。由海道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

漢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爲國都之給。

文帝時。賈誼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輪將縣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輪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輪者。不苦其縣。縣者。不傷其費。故遠

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輪將越海上而來。錢之賦費數十錢而致。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賦一錢而費數十錢。凡遠地輪將。無不然者。豈特秦人海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擊匈奴。取河南地。築衙朔方轉漕。甚遠。山東咸被其勞。

光武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渭水道九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五

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溉。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用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至武帝官多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故鄭當時議開漕渠。

元封中。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輪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矣。雖征歛苛煩取

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歲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武帝末年。海內虛耗。歲漕六百萬石。昭帝即位。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霍光輔政。輕徭薄賦。而又免漕。可見國用贏縮。在用度之侈儉。不在漕運多少也。

宣帝時。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引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過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畱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過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漢唐宋之漕輓。皆轉相遞送。長運之法。始於本朝。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倉庫異名。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牛馬之制無考

魏正始中。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輿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用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末。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邪。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下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運丁得以番休漕船得以回轉所漕之粟亦得隨宜指注或發或留也

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全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囊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爲治本倉廩之積雖多不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爲盜賊之資耳

唐高祖太宗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元宗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等處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等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

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此時未行

裴耀卿又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等處置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漢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自漢至今漕運無貽此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全

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十萬石無升斗溺

臣按晏所造歇艫支江船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不甚相遠惟囊米之說今尚未行所以綱米耗損運卒困弊史謂晏歲運粟百十萬無升斗溺當時未聞有加兌也所行乃大江大河隨處轉運非若今長運於窄淺漕渠者何能

無溺哉。况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有損溺官軍陪償者政坐剝淺費廣挨次日多不幸而沉溺則又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米皆囊盛遇淺暫昇岸上過淺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既無散失不幸沉溺撈而出之縱有涸爛亦可他用。若恐舟淺不能受則既滿艙中宜加之艙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若謂米皆用囊如費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金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謂北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給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閒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立法防奸不可不嚴體情寬下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則鼠耗雀耗運糧者亦給斗耗也既名爲耗官又取之甚者計算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

至京師陝西之粟自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其運道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今儀楚今淮泗今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金

復留滯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豈非良法歟臣以爲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前代運夫皆民丁今則兵運前代運粟皆轉遞今則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則江河之船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京師唐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甚便而同船又有載鹽之利今漕卒一歲之閒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

牐之停雷舳舻之衝激陰雨則慮汜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同家席未及煖又催兌糧矣士卒艱苦有如此者宋人轉船載鹽之法或可推行於今日乎

眞宗雍熙中轉運使劉璿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臣按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本朝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汴淮險惡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金

泉以備乾涸至今利之

徽宗時柳庭俊言眞揚楚使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牐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復脩

臣按今日運道自儀眞抵潞河最險者二所高郵河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湖隄之險則天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於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卽今緯路宋時又有斗門水牐我朝洪武中知州趙原始營以甃永樂中加以甃之大者景

泰中議以木椿實以甃土舟楫往來皆沿隄行方其風恬浪靜如行鏡中一遇西風波濤洶湧橋樑傾沉議者欲於舊隄之外河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二十丈許下覆鐵金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甃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牐三座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利非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金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至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

虞集曰元既平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用伯顏言初通海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抵京

臣按海運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止以給邊方之用元始用以足國我朝洪武中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

七十萬石至北京。後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謂自古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費省什七八。今漕河通利固無資於海運。然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不下咽。則近死亡。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則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

底首尾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入。且暴風多在盛夏。必以正月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放洋。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竈丁。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畫圖具本。以為通運之法。是亦良便。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中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

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此道若通。閩廣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况京師所用貨物多資南方。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必須物實北貨。亦流於南矣。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河之漕。折半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至元中。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廬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

臣按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中。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悉由陸。至德州下河。永樂初。糧道由江淮入黃河。運陽武。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命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場場口。以益漕河。乃從會通河通運而罷海運。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廬一帶沙河。沿河立淺鋪。築緣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近者秋後春初。運道阻淺。九月以後

宜於清口入淮處築小壩高二三尺許截水以過舟。又於直沽河流轉下海處橫作木柵以遏水其有淺處兩際宜各去七八里橫立木柵以限舟。柵中開門浚深河漢可容兩舟許分道上下行舟。差官於此分籌授舟次第放行俟有水各罷之。如此則舳舻不至擠塞。運道四時通利矣。

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賜名通惠。

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凡二十處。所費不貲。而河流淤淺。通運頗難。嘗觀歷代建都西北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其用大。其功鉅。運河由江而入。邢溝由邢溝渡淮。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汴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諸水畢會。分流南北。通論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國家都北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允

仰給於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於此乎盡。衆流於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易泄。乃三千七百里漕路之要害也。請跨河築城爲水門。以通舟楫。設官啟閉。屯兵防守。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屯耕邊塞

昭帝始元中。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中。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人二十畝。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畱田便宜十二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牟

臣按議守邊者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倘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棄塞列障。有吏卒數千人。虜數攻之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多

高山便遠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同譙樓也校聯不絕

用木相聯貫烽火星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

也臣以爲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夫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害而又山阜可以望遠有清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抄如是則屯卒得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空

東祇請建置屯田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例置岳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從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魏正始中司馬懿督軍伐吳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音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於潁南北

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輿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爲輕請於淮南一帶沮洳之地盡爲屯田召江南無田之民先

墾地勢之便開大河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以達於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以達於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於其低窪處浚深以爲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潴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各依官田以起科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所得恐不減於魏人也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空

隨地勢以分田由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考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此地俱在遺跡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脩召信臣遺跡用澧渚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臣按羊祜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臣請於兩藩交界立一官司遴廷臣知

稼穡者循行其地。水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陸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臣按我朝於衛所閒曠之土分軍立屯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其法視古為良近。又於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司於戶部。有衛所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餘丁則比正軍又降殺焉。臣以為民田率多膏腴。頃收三石。軍所屯種多民所棄而不耕之田。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軍樂於趨赴。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米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蓋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耒耜不用兵也。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為。陳恕不顧事體可否。惟徇人情從違。何以立國哉。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齎價來糴。不獨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以何承矩為屯田使。黃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

霸等州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至是議者乃息堯蒲唇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有事則調之爲兵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兵農判而爲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神宗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不可耕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不就課之游民游民不足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一方騷然有司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取其餘者輸之官實爲兩便

元虞集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稅分受以地官定其畔

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當時未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言於是有海口萬戶之設歲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臣嘗聞瀕海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乃可成田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觀京東入海之水最大者無如直沽然直瀉入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奎

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爲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

至正時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募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命大司農卿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募農民一百名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
易失之民心此屯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
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
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
內以實京師。外以實邊儲。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
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
焉。以見國用所出。田爲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
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出此矣。或問於朱
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曰。天
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畱心於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四 七

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書。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

吉凶賓嘉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

六樂

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記。禮也者。反其所自生。

禮主於報本

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功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

爲人事之儀則

脩樂以導志。

宣其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一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

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

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和在中也

故靜。禮自外作。

貌也。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同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二

者其禮具。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天子以禮樂而昭宣天地之化育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仲尼燕居。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兆位外與羽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萬善於禮。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全節。

臣按為治之道。其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位之聖人始克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創始者耳。若夫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必須因前人故典。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一代新規。選用賢能。發揮盛製。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安陋。就簡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六經為治道本原。而禮樂又為六經要道。

宋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程子謂敬自然和，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宋儒朱熹疏曰：「道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四

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樂之為教，則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為經，以禮記諸書為傳者，其徒黃幹楊復已私輯之以為儀禮經傳通解，所謂

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雖已有刻本行世，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朱氏之言雖不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聖世矣。

○禮儀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禮也。人此六經言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震於天，禮之始。大壯不能克已復禮，非大壯不能。

臣按君子為治，莫先於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於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見於踐履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五

閒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為品級，制為節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儀而不可紊。此履所以為禮歟。

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也。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祖廟。夙夜惟寅。敬畏也。直心無曲哉。惟清也。

臣按舜命九官，惟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之職，秩宗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也。禮官所以交神明，不可輕授。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

於百揆意可見矣

皋陶曰天敘倫有典勅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品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天所秩序而正之出

之在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

統百官以諧萬民禮典以和邦國爲言成周合禮樂爲一之義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

國禮莫重於祭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六

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羈伯雨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

物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

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詳見秩祭祀

以凶禮哀救患邦國之憂以喪禮親者爲之服哀死亡

以荒禮哀凶歲札民以弔禮哀禍哉以禴補會財貨以禮

哀圍被敗績以恤禮哀寇亂內曰寇外曰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時見曰會衆也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吳澂曰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

於天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觀謂

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遇謂閉藏之時其相

見若邂逅之遇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時同謂

王不巡狩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侯遣卿非時

致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

臣按賓禮凡八條朝覲遇宗之名以別一時耳其

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

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

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日朝秋日請也

以軍禮同威其不協及僭差者邦國大師天子六軍之禮用衆也大均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七

因地定賦因家起役之禮恤衆也大田四時之田之禮簡衆也大役徒

若築作之禮任衆任用也大封正封疆之禮合衆合聚其民

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

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

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

姓之國

吳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爲之制也飲食謂族

食族宴也昏兼姻言冠兼笄言賓射謂主與賓友射

也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

而燕則無數。朕膳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同姓諸侯也。贊喜曰慶。加物曰賀。異姓之國。王之昏姻甥舅也。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亡。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此乎。臣觀周人設官。大宗伯所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首以五禮爲事。非徒有其典。凡其所以詠於詩。與夫散見於傳記者。莫不備見其事。吁。此成周所以爲有道之長。而異於後世也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禁其不得用。令其所得用。與其用等。辨廟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八

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父子孫也。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掌其政令。治昭穆明嫡庶也。

臣按禮之大者有五。其所用者各有等則。大宗伯既總其綱。小宗伯又掌其禁令與其用等。所謂等者。尊卑貴賤親疎三者而已。辨昭穆與其章服則尊卑之等。嚴禁車旗與其宮室則貴賤之等。別三族與其衰服則親疎之等明。然又於等則之間。特申明宗子之制而總結之曰。掌其政令。以見凡行禮者皆以是爲重焉。由是觀之。古人重宗之意。

可見矣。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臣按治國平天下之本在乎脩身。而脩身必以禮。禮者敬而已矣。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太上極至之稱。猶言全德。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

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九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臣按人道之立。莫先乎禮。苟無禮則強將恃力以陵弱。眾將恃勢以暴寡。富將恃財以吞貧。智將恃能以欺愚。天下之人。惟勢力財能之相尚。而不復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聖人制爲秩然之禮。以立爲當然之法。頒之學宮之中。設爲師儒之教。講明其理。推行其道。使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平康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故禮義^{禮必}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孔文}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饌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紱^{朱紱}繫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十

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以耕農爲勤力}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十二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齊^{即司馬侯}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爲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爲節。用以固結民心。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而不能用。禍難將及。不知憂恤。惟屑屑於儀文。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禮不在儀文之末可見矣。

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

臣按此章平仲與齊景公言惟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涓_也。大夫不收公利蓋是時陳氏厚施於國將有篡國之漸故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也。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又曰。禮者人道之極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未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爲聖人之僞豈不繆哉。

臣按荀况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亦有可取。但既以禮爲僞。則莊周謂所言之辯而亦不免於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世主或有取於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以之進說。故掇其可取者以獻。使知所謂僞者乃人之僞非禮之僞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僞爲哉。

宋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且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臣按成周以禮持世。凡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凡所以治。皆謂之政。特其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

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治效所以有汗隆也。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陽氣奮發陰陽相薄成聲。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出於人心。發於人聲。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八音。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五

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盪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有虞盛時。既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養之於心。志之初陶之於節奏之際。和之於聲音之閒。誠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者也。用樂之具。而胄子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之人也。

禹曰。九功。水火金木土穀及惟敘。九敘。九者各順其理。正德利用厚生也。惟敘。九敘。不汨陳以亂其常。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知政之得。律呂不調。知政之失。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於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官。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是言也。有作於外者焉。有作於內者焉。作於外者。則采而納之於上。作於內者。則颺而出之於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於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於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治。君於聲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於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君欲聞於上。而俾臣聽於下。臣聽而得焉。又以聞於君。君以臣爲耳。臣以君爲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也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祝以合。樂。敔以

鐘大以閒。鳥獸踟躕。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周禮大司樂之長。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

中和祇敬。庸也。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直言。諷

微。誦。以聲。言。發端。語。答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二者皆。大咸。堯。大韶。舜。大夏。禹。大濩。湯。大武。武王。以六

律。黃鍾。太簇。姑洗。六同。大呂。夾鍾。中呂。五聲。宮商角八

音。匏土革木。六舞。六代。大合樂。以致鬼神祇。郊廟。以和

邦國。清。侯。以諧萬民。用。以安賓客。燕享。以說遠人。夷

之以作動物。而享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太師。樂工之。掌六律六同。以合陰。六陽。律之聲。皆文之

以五聲。皆播之以八音。教六詩。曰風。諸侯。曰賦。直陳。曰

比。即物。曰興。託物。曰雅。大小。曰頌。祭。以六德。爲之本

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

器。令奏鼓。小鼓。大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大射。帥瞽而

歌。射節。大射。大師。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典同。即六同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

之聲。陽聲屬天。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二

爲數分寸。陰聲屬地。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三。四

丈尺爲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大小之劑。凡和樂。亦

如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此推言作樂之本。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

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

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爲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

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

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矣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進旅。進退。一和正以廣。弦匏笙

簧。會守拊鼓。衆樂待。始奏以文。謂復亂。卒。以武。鏡

以相。治。疾。也。以雅。樂。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

亂。姦聲以濫。正。溺而不止。及優。俳。侏。僂。短。小。獼。猴。雜。子

亂。姦聲以濫。正。溺而不止。及優。俳。侏。僂。短。小。獼。猴。雜。子

臣按子夏既別古樂新樂之異而下又告之以其所問者乃樂而所好者則音。音有德音溺音之不同而總結之曰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文侯好所當惡惡所當好聽古樂則思睡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不謹故也。謹之一言人君爲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乎。

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武

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大

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而止武也。

春秋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六十人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

以下。

臣按舞佾。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范祖

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可以毫髮

僭差也。

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故居第一。一體。舞有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

之物以五聲六律七音官商角徵羽八風入方之風條風明庶風清

明風景風涼風聞闔九功之事以相成也
風不周風廣莫風皆九功之事以相成也
爲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密
樂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臣按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官。州鳩名對曰。律所

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其

長均也 鍾百官軌也 儀紀之以三 平之以六 律

成於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

鍾聚也陽所以宣養六氣陰陽九德也由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十九

第之二曰太族陽氣太族達於上所以金奏太族正聲爲商故爲金奏贊陽

贊佐出滯發出也。三曰姑洗姑潔所以脩潔百物考神

納賓合致神人也四曰蕤賓陰氣委蕤於上陽氣所

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夷則法所以詠歌九則

九功疑也。六曰無射陽氣收斂所以宣布即六呂在

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陽律之閒以揚沉伏

發揚滯而黜散越也揚也元閒陰翳於國以貴金大呂氣

成於黃鍾助宣物也二閒夾鍾鍾聚出四隙之細閒隙

之氣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風也

事俾莫不任任職肅也肅速也純也純大也恪也恪敬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

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
謂角徵羽鈞調也有鍾大爲無鑄小爲昭其大也謂宮商鈞有
鑄無鍾甚大無鑄鳴其細絲竹也細則用大以小平細
至則甚大則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乎則久久固則純
獨鳴其細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于心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也
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惟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主公大人
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主
公大人舉以爲誡

此因仲田鼓瑟而發

公大人舉以爲誡。此因仲田鼓瑟而發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樂居六經之一。孔子刪述六經。五者皆有成書。而所以爲樂者。其書不復可見。幸有此數言載於魯論之中。然不徒曰樂而且謂樂正者。蓋以樂

在當時其錯雜無倫淫邪不正實有賴於聖人之
正定也。

正定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崑侖之陰。取

竹之解谷一作蠟溪之谷生也治其竅也孔厚一有薄字均孔與肉等者斷兩

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

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也合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

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

十二律定。

臣按律呂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主

分。於是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一千二百黍之

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此黃鍾爲律呂之本而萬事萬物皆由是而出也。

後漢書志曰。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本。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未有能成者。朱熹曰。律歷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者以此。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宋周敦頤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

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

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成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周氏以復古理爲先。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以人之德性爲本。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矣。當有宋時。天子銳意古樂。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卓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在講求之列。其所次敘必有可觀。

古樂或可復也。惜哉。

朱熹曰。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又

有官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是則官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官配仁五峯胡氏說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制作之意。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官。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卽以其長權爲九寸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二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柷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桑黍而金石亦不復考矣。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柷黍則歲有

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受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柷黍中者。實其脩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柷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蠛。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臣按禮樂之制甚微。而樂爲甚。非情義之難明。所謂制度者。失其傳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存於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則知之者已鮮。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蓋非一日矣。孔子自衛反魯。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是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

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其意以爲自是之後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併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哉。漢初古樂猶存。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樂非先王之制。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鍾律然非無所得焉。蓋用心於渺茫而無從入之端故耳。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既不敢作文無可因以爲述之之

地不得已就其近而易者以求之。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爲黃鍾之宮者有由然也。六經論樂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爲律身爲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爲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爲新辭。舊曲遂廢。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卽開元遺聲也。朱子旣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

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閒舊曲失傳其辭雖有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旣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爲是謙退之詞。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則此樂永無可復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或至於

用鄭。或至於用夷。今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豈不愈於用鄭用夷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詩音調不復可知。今之歌曲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闕離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猶有此名目也。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可乎。其後卒無所成。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祝。鼗。木也。貫之以板。凡此者。八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耳。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

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怙慝。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庶之此言。雖非窮本之論。亦可謂知變矣。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也。推其異而合之。同。舉其粗而歸之精。則其體凝一矣。臣請明詔天下。凡知音律者。自朝著州郡及草澤之士。技藝之流。許其自陳。及臣僚薦舉。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各罄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之節。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應之美。不徒協奏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卽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鍾律而講究其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鍾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此則蔡

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爲三等。先以一等實於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欬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濃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一器之中。聲律均調。無有參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合器而協之。使眾器翕合。無相奪倫。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矣。

○王朝之禮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日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在路門外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止其非法。有爲敘羣吏之治。

序所以待賓客之令。賓客未至先爲之具。諸侯之復。謂奏事者。萬民之

逆。謂上言者。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所謂治朝也。

大僕。侍御之官。大掌正王之服位。出宣之於外。入納之於內。王之

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王與族其位掌摯相摯以助賓相以助主。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

孤卿。告於大臣。

臣按。大僕在周所掌者。眡朝之事。後世則專典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馬之政。失古意矣。眡朝之政。後世付之鴻臚。而屬禮部。今屬司馬。何耶。昔秦章邯使長史欣請事成。陽畱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戊申。上奏申寅。璽書報下。往還纔七日。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蓋司馬掌兵政。而以其屬司傳奏。則無壅遏。周人之意。或出此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聚萬民之詢。謀也。焉。一曰

詢國危。有兵寇之難。二曰詢國遷。徙郡也。三曰詢立君。無適子謀所以安也。二曰詢國遷。改邑。三曰詢立君。無

所以嗣其位。君臣與民所立之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

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摯揖之使前。以敘進而問焉。以敘進而問焉。

序而以眾輔志而弊謀。弊斷也以眾之謀輔王進之志又斷之於王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在庫門外之法。左九棘。其左樹棘取其赤心外刺孤卿。

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

在其後。面三槐。前有槐三槐取其黃中。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左嘉石。平罷急疲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

呼趨且辟。用鞭呼朝者使趨又為之辟。禁慢朝。敬不齊族談聚者。錯立。不齊族談聚者。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按。周有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亦謂之燕

朝。即路寢也。外朝不常御。每日出視治朝見羣臣

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以聽政治。漢唐以來。或

五日一視朝。或三日。或旬日。始朝。吾祖宗以勤為

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閒。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

故太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

義。臣請參酌祖宗之制。每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

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者。許先期入奏。

請御便殿。具本末源委。會集大臣而究利害。然後

施行。事畢之後。或顧問天下之事。災異水旱之由。

田里休戚之故。如此。則上下之情通而為泰矣。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

宜有後殿。大會殿為外朝。官中有後殿為治朝。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治朝也。以紫宸殿

為便殿。謂之入閣。即古燕朝也。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

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

參。

唐制。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

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

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

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霑失容

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官皆

聽不趨。

臣按此唐朝參儀制也。漢朝參儀。史不載。惟宣帝

中興中。五日二視事。觀此則唐之朝比漢為勤。然

勤之中。又有節焉。若雨霑泥潦停朝。周喪未練大

功未葬。皆聽不趨是也。臣乞准此制。雨潦之免。臨

時取旨。常朝之臣。有期功以下。喪許其告假。定為

限期。若事未訖。亦許展限。庶使羣臣註門籍者。不

致虛飾。本遭喪者。不託以疾。上以見人君體臣之

仁。下以表臣下事君之誠。

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

亂離之後。祇遇月旦入閣。日賜食。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

臣按一月之間。朔望爲重。故孔子吉月朝服而朝。唐制常日則降朔望。反殺失所輕重矣。雖曰是日薦食陵寢。有思慕之心。蓋於鷄鳴先行薦食禮味。爽乃御殿受朝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吉

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士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惟我朝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卿唱入班。百官行禮。分班侍立。五府六部以次奏事。次通政司引入於御前面。

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

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旣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見畢。羣臣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御武英殿或文華閣。章疏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日常朝之制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分班侍。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竊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吉

文獻通考諸書者可攷也。乞將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以來事例詳加講究。彙括節潤畫爲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知遵守。永爲定制云。以上朝儀

漢書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歲首朝賀之始

臣按漢承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故也。武帝行夏正。歲首正月而朝賀則仍用十月。後漢始行朝賀禮。於正月。此禮三代以前未有其制。然歲序更端萬物維新。凡爲臣子畢來朝會以致履端之慶亦義之當然也。

晉書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日。冬至朝賀之始

唐書元宗以帝生日爲千秋節。人君生日爲節表賀之始

臣按前代每一君爲一節。如宋太祖爲長春節。太宗爲乾明節之類。我朝一以萬壽聖節爲名。今日

承前代故事。爲三大節。元旦冬至聖誕是也。以土朝賀

虞書羣后四朝。四方諸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臣按本朝三朝親三考黜陟。蓋得有虞之意。

周禮大行人。主賓客之官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吳

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圖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之功。

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謨是非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慮有

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殷見

日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結其恩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

殷類曰視除其惡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問歲歸服以交諸侯之

福分祭祀之胙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

之裁。有裁則補助之

臣按古者天子制爲是禮。以親諸侯。其禮雖不能

行之於今。然卽所以親諸侯之心。爲今日所以親

監司守令之禮。千古如一日也。大行人所掌者朝

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敬於王也。問問歸服。賀

慶致禮。四者天子致愛於諸侯也。諸侯以禮致其

敬。天子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上下之情達矣。

禮記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綉爲斧文。亦曰斧展。寧門屏之閒

臣按太祖封親藩。以大國斟酌。漢唐之制。制爲禮

儀。凡親王來朝。在外廷則行君臣禮。於便殿則行

家人禮。既有以尚親親之恩。又有以存君臣之義

也。以土諸侯來朝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毛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致其愛也以燕以示慈惠

饗以訓恭儉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致其敬也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

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

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

獻。食禮五舉。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棠棣燕兄弟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答其歌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也。

臣按古者人君以嘉禮賓之。有四。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其燕也。有因祭而餽。有因勞而勞。有因閑暇而會。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於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其樂無筭。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三代時上下之情。相親相愛。有如此者。
蓼蕭。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禋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禮畢。置法酒。猶言不飲。諸侍坐殿上。皆伏抑屈。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後世朝賀宴會之禮。始此。

臣按漢行歲首慶賀。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朝每歲三大朝賀。及郊祀禮成。行慶成禮。凡

四舉焉。

宋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藉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上元觀燈及苑囿池籞。觀稼較獵。遊幸所至。亦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其或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真宗咸平中。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以上燕饗

虞書五載一巡守。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禋

臣按呂氏謂舜五載巡守。周十二年巡守。為成王知權變。識會通。臣竊以謂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屢世可也。誠能擇任大臣。每五年一次分遣巡行天下。如漢唐故事。雖非古典。亦古意也。

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臣按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為遊樂。未有頻年遊蕩。如始皇者也。漢武隋煬。亦效尤焉。漢武幸而不敗。然海內虛耗。所損已多。煬帝南遊。竟死江都。說

者謂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文中子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廢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臣按上古之時風氣淳樸人用未滋人君奉身用度未至華靡故其巡行兵衛可以不備而徵求不至過多後世則不然雖時君有仁愛之心恭儉之德然兵衛少則不足以防奸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帥其屬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早

而天下治矣以上巡守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或先燕禮或先鄉飲射以禮也騶虞為節射首為節飾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

事則掌其戒令告以齊期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有所治受而達之此賓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為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執旌

獲三容三人容設之樂以騶虞為節九節為數五正以

正鵠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一容樂以狸首今詩

節三正朱白蒼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康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絲士以三耦射猗猗一獲

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與孤卿同

臣按天子無事則用射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也天子有事則用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早

射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以上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貉與禘同之

祝號舍奠於祖廟告祖廟而禘亦如之師甸以田致

禽於虞中所表乃屬禽種類及郊饁饋也舍奠於祖廟

乃斂也禽禘禘牲祠馬皆掌其祝號

田僕掌馭田路即中車以田獵田獵以鄙巡行掌佐車田車

之政設驅驅禽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次其

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諸侯晉使人扣而大夫

馳放而不扣不扣

臣按古者田獵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恣其殺戮

以爲馳騁之娛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司馬相如借楚爲諭作賦，諷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仁者不爲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枯木朽株，盡爲難矣。言尤切直。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聖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非其地而必書謹微也。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可不謹乎？

左傳：魯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也。夏苗，爲苗除害也。秋獮，順秋也。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以奉神。二爲賓客。以奉人。三爲充君之庖。以奉己。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掩，襲也。羣，衆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獮祭魚。孟春然後虞人入澤梁，獮祭魚也。

豺祭獸。季秋然後田獵。鳩化爲鷹，仲秋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獸子不卵，不殺胎，不斃天，不覆巢。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聖

漢賈誼新書曰：蒐苗獮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蒐者，搜索之。苗者，毛取之。狩者，守畱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鷙鳥不搏，鰥鰌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養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習兵事以捕禽獸，示不忘武備。又因以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嘗焉。後世乃有因田獵而踐民稼穡者，豈知古人作名號事義哉？以上

田獵

春秋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也平。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以上進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四

賀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脩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日月會次之名弗集于房。所次之。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臣按日月之盈虧有常度。何關人事。而先王必爲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爲救護乎。謹天戒而已。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太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則正月建子之月也吉各屬。合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建寅之月則讀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星

法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謂祭水旱之類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臣按成周盛時教治政令之法既行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州黨族閭。是以當時之民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出入息皆在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欲爲善而知所勸。欲爲惡而有所懲也。聖祖作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篇頒布天下學校。

蓋卽周官教治政令之法也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

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以土讀法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

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

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

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

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

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吳

祭。後世所行。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其三者俱

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雖謂爲鹿鳴而亦

不以鄉飲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間行

之。然無定制。我太祖詔天下府州縣每歲再行。永

爲定制。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

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

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

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

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與良善之席。主者若

不分別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

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共衆寡。以禮之禮。鄉飲禮

賓之。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二也。本朝三年大比。

撤棘之日。有司設席以待考試官及中式舉子。謂

之鹿鳴宴。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

齒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吳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今制一歲凡再

行鄉飲酒禮。既行之於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

行焉。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上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也。事詢衆庶。一曰和

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於和五曰

興舞。節比於樂

臣按此鄉大夫賓興賢能既退而行鄉射之禮以

詢衆庶也。本朝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曰射。

卽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臣按三代以後射禮不行。惟晉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朝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於學後設以射圃教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有司官閑暇與學官一體習射。朔望有司躬謁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卽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遺意。以上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主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其安否三歲徧眺。視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吳

國語周之秩官。周常官曰敵國賓至關尹。官名以告行李。

吏以節。以節逆迎也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掃除門也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役者司空視塗。司寇詰姦。

奸盜。禁詰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濯膳宰致餐。熟廩人獻饌。生食。司馬陳芻。養馬工人展車。百官各以

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也。長蒞事上卿監

之。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鄒旁磔。披磔牲體。攘除陰氣。出土牛

以送寒氣。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頒土牛經。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音色。爲蹄。元至元所頒經式。牛色則以立春日爲法。日幹爲頭角耳色。支爲身色。納音爲蹄尾肚色。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製土牛色。復用歲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吳

之支幹納音如宋法。今制。每歲立春日內而京兆

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

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衆官各執綵鞭

環牛者三。衆共擊碎之。以上迎春禮

元馬端臨曰。秦漢之後。禮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

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

聖節土壽。土尊號拜表之類是也。

臣按所謂聖節土壽及漢以來賀歲首。魏晉以來賀冬至。此雖三代以前所未有者。然古者列國之於王朝。朝覲會同。殷頑之類。歲無虛月。今世所行

惟此三者。今日朝儀以爲大禮。非獨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嚮者。益以恭萬方之尊戴者。益以固。雖古無而今有。禮所謂以義起者。政此類也。以土達質之禮

宋朱熹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臣民禮略。鈐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爲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鈐之板。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辛

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又曰。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於今。請令禮官將洪武年間頒降孝慈錄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載儒臣簡節刪潤者。爲一書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又於學校村社。選人

習學演行。命州縣正官學校教職專一。管領提督學臣。彰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爲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也。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病疾爲札。喪札而死。則令賻。以禮傳之。賻謂之賻。補。助其不足。若國凶。穀不熟爲凶。甚荒則令賻。則令賻。以利委與之。若國師。軍旅役工則令稿。稿會衆財也。若國有禍。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臣按前此皆郡國奉行於上之禮。此則朝廷所以施行於下之禮也。成周盛王。所以周卹保愛其臣民者。不以勢而以理。不以分而以禮如此。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習之素熟。則臨事亦無以合宜。應節是不可一日而不講。且

習焉者也。

又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其用。好禮之士。猶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少加損益。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聖

臣按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太宗命儒臣脩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臣嘗將家禮彙括以爲儀節。頗簡易可行。今士大夫亦有依而行者。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

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也。跪奠之而後取之。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臣按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正身脩德。以閑其有家。又必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管妓士大夫。亦蓄歌妓。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元代。五倫數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朝視我有愧多矣。昔漢承秦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爲。然路溫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今元之弊政。汙習猶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夫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此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耻。所自出也。而閭閻貧下之家。內外尚無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詳如此類。尚或有之。乞敕有司。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聖

加禁約以昭盛代之文明。以上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也。尊之禮載衣之裳。服之盛也

載弄之璋。尚其德也其泣嗶嗶。大聲也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

地。卑之載衣之褐。祿也即其用而無加載弄之瓦。紡磚也習其所有無非無

儀。以順為正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內則曰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

冢子則皆降一等。接子雖三日之內尊卑必選其吉庶人生庶子亦用特豚無可降也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

之意。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五

敢與世子同名。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祖宗

廟諱尤當謹避為臣子者不可以二名不偏諱而

故犯之也。

春秋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

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

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邱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饋之魚名曰鯉

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

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臣按禮所禁名字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

於國隱疾之外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

不以器幣而終之日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蓋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

主祀為之廢犯於畜牲器幣則行禮讀祝時難於

避諱也。以上人家生子之禮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交午剪髮為飾

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宋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

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

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

至死只依舊為人子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

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

下之賢甚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

所居所接而長。

臣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

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

臣故輯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

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初有國者

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

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

是乎萌蘖矣。以土教童子之禮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是偽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加緇布冠冠畢一徹之。亦常時不用之服豈偽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美

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此男子加冠之禮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采以爲問名。問女生之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采擇之禮。納吉。又謂納幣以爲昏期。昏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納之。納徵。又謂納幣以爲昏期。昏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納之。

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

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

妻入幣。純帛。昏姻欲致一也。無過五兩。十端也。富者無還貧。亦可以及禮之中制。

臣按近世民情浮薄。昏娶之際。往往論財。羔酒之外。索取銀錢。謂之財禮。乃至民間聘定。動踰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致昏姻失時者。宜令有司申明定制。使男女昏嫁。各得其時。是亦蕃民生厚風俗之一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垂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大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早。聘定亦不可太早。是宜定爲中制。以爲禁令。亦可以厚風俗息爭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臣按宋令男子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未免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年齒亦必相當。男可長於女。女不可過長於男。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有三四十歲而無妻。甚有終身不識女色者。遇有贅居聚徒。爭奪告訐成風。川蜀男僅數齡。卽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不雅。悉宜禁革。非獨止爭訟。亦所以美風化也。以上昏娶之禮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五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歸而問父也。母之寧。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爲夫所出。曰來歸。以上歸寧之禮。

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埽。廢床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欲始終之不衰。又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衾二衾。

臣按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

此禮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此愚下之見也。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與旋葬。與旋葬。縣棺而封。作。人豈有非之者哉。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臣按禮廢之後。人家用佛道二教。鄉里中求其知禮者蓋鮮。必欲古禮之行。必須朝廷行下有司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五

每鄉選子弟之謹敏者一人。遣赴學校依禮演習。散歸鄉社俾其自擇社學子弟以爲禮生。凡遇人家有喪祭事。使掌其禮。如此則禮教行於天下。而異端自息矣。

禮記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春秋左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臣按王制通以三月。左傳謂士踰月。蓋士踰月卽可葬。不得已而至三月。亦不爲過。庶人事具卽葬。然有故亦許至三月。踰三月則不可也。所謂不得已有故者。蓋其間有貧窘或遠行未回及適有疾。

病耳。近世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親喪多有畱至三五年。甚至前喪未已後喪又繼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雷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家豈無昏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明爲禁。限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逾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殯葬之具。皆爲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帛設席之類。分不得爲。如幢幡綵亭之類。者一切禁之。違者以違制治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卒

宋司馬光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水。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亦以勸善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

臣按追薦之說。惟浮屠有之。而近世黃冠亦有所

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而效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爲此。蓋以禮教不明。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耳。若夫士大夫及仕宦之家。亦有知其非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以及親族鄉隣之家。無不如此。而我一旦不爲。既恐人議己之不孝。又恐譏己之吝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又無稽古知禮者可資。苟直情徑行。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是以不得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卒

已而用之也。彼佛止言天堂地獄。可以免苦。而即樂無所謂。科儀也。科儀之作。蓋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土苴。乘其隙而用之。以攫民財。吾儒不之覺。方且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昔朱熹所著家禮。會萃諸家禮。以成書。而於喪禮尤備。太祖命儒臣載入性理大全。書頒行天下。臣嘗節其要。以爲儀注。在臣家鄉多有行者。遂以成俗。蓋行古禮比浮屠省費數倍。伏望聖明爲禮教主。復行古禮。非獨可以正民俗。闢異端。而亦可以省民財。厚民生也。

又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臣按古者舉大事。必決卜筮。後世卜筮無傳。其於時月。瑩兆有選擇之法。以代卜筮。但所謂希福祿。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奎

富貴者不足信。爾宜行有司。明爲之禁。非有故不

許踰三月之限。爲各房利病之說。以惑俗者。禁不

許行。以土死葬之禮

禮記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程頤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微

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以一概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

臣按孔門於喪祭吉凶之禮。極加詳考。獨喪師之服。不一言及。意者恐豫凶事之嫌歟。孔子沒後。子貢乃舉夫子喪淵路者。以起義曰。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孔門之徒。當夢奠之初。固必人人奔赴。三年後。入別子貢相嚮而哭者。蓋必有數焉。獨子貢築室又居三年。受恩尤深故也。然則弔奠之時。從葬之際。服何服歟。儀禮曰。朋友麻。註云。弔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奎

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禮記曰。孔子之喪。二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張載解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宋儒黃幹喪其師朱熹。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王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如總服而小。帶用細苧。三子皆朱門之嫡傳。其所製之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報其師者。宜準以爲法。云五服之制。載於禮圖。於律世所通知。茲不載。而特舉師友之服者。補所略也。以上服制之義

或問俗節之祭如何。朱熹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

殺於正祭。

俗節獻以時食如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之類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

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將節

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

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

臣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自漢明帝有上陵禮。厥後

遂以成俗。柳宗元謂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田

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上父母邱墓。馬盤

夏畦之鬼皆受子孫追養。唐人亦有詩。墳上無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畜

土此中白骨應無主之句。是寒食墓祭。吾祖宗父

母生時固已行之於其祖。宗父母而爲之後者乃

舍其邱隴而歲不一展省。棄其畱骨而時不一奠

薦。而曰墓祭非古也可乎。文公家禮附墓祭於時

祭忌日之後。可謂順人情得禮意矣。

朱熹曰。邊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

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

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月令。春月其祀戶。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祀

行。行謂道路往來之處

季夏之月其祀中霤。

室中土神也

臣按古者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或

立霤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霤之

祭節土神也。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

朱子文集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

士庶征行遠方出入之際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

門或戶。

以土人家祭祀之禮

宋張載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崛起貧

賤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

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蓋公卿各保其家忠

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奎

貴者止能爲三四十一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

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

安能保國家。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寔多。姓氏

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

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冑始。今世勳戚及武

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固然可行。至於見任文臣

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者。朝

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此者。

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疎遠者雖不能合然聚會於一處綴列於譜牒者則甚明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卽將其名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羊

存之意。

陳淳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鄭子取芻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昔人滅鄩。非芻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玉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

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猶仍古。惟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耳。

臣按黃潤玉謂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爲今制。然觀宋儒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而不及小宗。是我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然則今庶民無子者。往往援律令以爭承繼。非歟。謹按國初著大明令與天下約法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

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竊詳律令之文。所謂立嗣之後却生親

子并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及若有親生子等辭皆謂其人生前立嗣也無有死後追立之又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絕其嗣使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前既立繼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若其人既死之後有來告爭承繼者非是欲承其宗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其人係軍匠籍官府雖脅之使繼彼肯從哉請自今以後其人若係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朝會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爲主先求繼嗣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又次繼高祖之宗此四宗者俱無人然後及疎房遠族及同姓之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雖其世系比近派稍遠然昭穆若不失序亦不必更求之他以其於所養之人有鞠育之恩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凡爲人後者除大宗外其餘必有父在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然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爲人之子則視其人行第稱其所生或爲伯或爲叔不承父命而輒稱

己父母爲伯叔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

以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記也奠繫世辨昭穆

臣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程頤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俗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人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

臣按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家自爲之當時有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倣而爲之然朝廷無一定之制人家興廢不常或有作者於前而無繼者於後請爲之制除貧下之家外凡仕宦及世稱爲士大夫者不分同居異籍但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屬最尊者一人爲宗子明立譜牒付之掌管不許攀援名宗遺落貧賤違者治罪

以土宗譜

爾雅曰父爲考母爲妣

生日父母死曰考妣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

妣爲王母。今稱祖父母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

曾祖王母。曾祖重也。今稱曾祖父母之考爲高祖王父。

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今稱高祖父母之考爲高祖王父。

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母。與祖同行。

輩者。今稱祖父母之舅。與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與父同輩行者。

黃幹曰。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

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舍春字而但言孟仲

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

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王

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

臣按世俗稱伯父與叔父爲伯叔。非是。蓋伯叔同

輩行之稱也。合如爾雅加以父稱。然爾雅謂伯父

爲世父。蓋以爲嫡者嗣世統也。宗子居長者稱世

若非嫡通以伯稱。

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

爲妹。四者皆與己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與父同輩行者

稱祖姑與曾祖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兄弟。今

輩行者稱曾祖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兄弟。今

堂弟。蓋從父而別也。從祖父。爲從祖父。之子。相謂爲

從祖兄弟。今稱再從兄再從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

從祖兄弟。今稱再從兄再從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

從祖兄弟。今稱再從兄再從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父之從祖兄弟。

謂爲族兄弟。今稱爲三從兄弟。從祖而別者。族兄弟之子。相謂爲親

同姓。謂從高祖而別者。五世之

曾孫。今稱曾孫之子爲立孫。親屬微

有往來。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後

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

臣按以上人家宗族之親屬相稱呼者。

母之考爲外王父。今稱外

之舅弟爲舅。其妻爲舅母。俗稱於姑

姨母。從母之男子女子。爲從母兄弟姊妹。

臣按以上母黨之相稱呼者。然止有從母之子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王

稱呼。而無舅子之稱呼何也。又世俗謂母之姊妹

爲姨。殊不知姨者妻之姊妹同出也。降尊以就卑。

非禮也。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今稱外

爲姨。今稱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今稱

子爲出。俗謂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女子子之子爲外

孫。今人通謂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

稚婦爲婦。婦謂長婦爲姒婦。世謂之

臣按以上妻黨之相稱呼者。又有所謂姑之子。舅

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

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

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

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皆謂之甥者。註謂四人

皆敵體故更相爲甥。在當時習俗已成則可。後世所謂甥者止以稱姊妹之子。而臨文者或以呼人之壻。而謂姑舅之子爲中表兄弟。朱子語類云。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爾雅雖古書。然且當從俗。不然。駭人之見聞也。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俗謂之夫之弟爲叔。俗加夫之姊爲女公。俗謂之夫之弟爲女妹。自唐以來稱爲小姑。故詩有先遣小姑嘗之句。子之妻爲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母相謂爲婚姻。俗謂之親家。唐以來則然。又以婚姻之婚姻爲四門親家。宋人戲作賓于四門賦亦有此語。兩壻相謂爲亞。前代謂之僚壻。俗謂之連襟。

臣按以上婚姻之相稱呼者。

子夏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黃幹曰。按此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女子子名也。古人謂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

臣按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

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爲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爲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爲從母。則富稱從子爲是。蓋嘗因是而通論之。考爾雅有釋親一篇。專敘親族稱呼之別。然古之稱呼與後世亦有不同者。故錄於此。以爲人家相稱呼之則。臣於是竊有疑焉。夫自黃帝正名百物以來。有一物必有一名。凡物皆然。而况人爲萬物之靈者乎。竊怪古之人造字立名之始。何獨詳於物而略於人哉。如舅之一名。或以呼夫之父。或以呼妻之父。甥之一名。或以呼姑舅之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三

妻之舅弟。姊妹之夫。女子之壻。乃至舅弟之子。惟女子稱姪而無男子之稱。其中類多假借混同者。顧乃於草木蟲魚之品。條分而類別之。釋名者於一馬之賤。因其毛色而有數十種之稱。造字者於一玉之微。隨其形色而有數百品之別。人家親屬稱呼。乃人倫之大綱。名正然後言順。言順然後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肅雝之化。非細故也。臣謹因時俗之稱。而質以古人之制。略爲之分別。庶幾通古今之宜。合禮俗之變。其於風化亦或有補。以上親屬稱呼

禮之

祭義曰。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異席而居其上。已非敢

居其上也。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老老之仁不可廢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

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鄉里之會有官秩者。一

命猶與鄉里論齒。再命惟與宗族論齒。三命雖宗

族亦不論齒。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

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

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席而居於其上也。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吉

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

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猶言舊。

六安萬民。一曰嫩官室。二曰

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

衣服。

吳澂曰。嫩官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

不忍棄。族墳墓者祖先考妣相聚以葬使之依慕而

不忍舍。聯兄弟則受田同井手足相助其情意有所

不能忘。聯師儒則黨庠遂序同其模範其道藝有所

不可閒。聯朋友則同門合志交相琢磨其信義有所

不可去。又同衣服以一其習而使其德之歸一焉。

臣按本俗者人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

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

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張統曰。周禮本俗之道

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然經言百世而沒

其其繫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為之制爾。何

則。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所謂

入口數口之家是也。民年六十以所受田傳其長

子。其次子是為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百畝之外又受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五

吉

廬之地五畝。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由是觀之。

三代以前已無累世同居共爨之制。而漢唐以來

往往於累世同居者旌其門復其役何歟。蓋以世

道日降民俗日偷。有一家焉於道隱民散之餘而

為合族立宗之舉。操長民之柄者安得不為之率

德勵行使民知所勸而強於為善哉。此特人君之

微權非生民久處之常道也。考史自唐以來民之

同居者久不過十世。雖勢之不得不然而亦理之

窮而變也。張統論欲倣古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

有祠而總為牆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

其所臣竊以爲一姓之家一族之產十世之後非併諸其隣安得地以容之然則爲之計也奈何曰其已然者朝廷當爲之維持輔其所不及助其所以不足獨其所不能子孫之茂異者擢用之其不幸教者懲治之如此則其家範久行而族居不散矣若夫人家之所以自爲計者非不思合族以居其爨而食之爲美事然恒產有數而子姓無窮創立之初三四世間固若易爲至於六七世之後食指日多費用日廣何所居以安其身何所出以給其用哉且三代聖王經世之典所以貽厥孫謀者數

世之後尚不能無變更况人家乎蓋人人須有所居止日日須有所食用勢至不能容力至不能給必思所以變通之道宜一準周官本俗而不失其意是故居固欲儉宮室若地不能容不得已而別遷必合衆力爲之營構而不失舊嫩之規葬固欲族墳墓若地有所礙不得已而別厝必隨支派爲之布列而不失族葬之舊兄弟之聯稱呼必合其輩行命名則同其偏旁師友之聯肄業則一其道德交游則同其臭味以至衣服必爲寬博之製不尚詭異之飾使人望而知爲一家之羣從子姓也

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之身計衰者爲之老計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爲之後計而又時脩譜牒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而幸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

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臣輯爲家鄉之禮凡人家所當行者既已類敘如前而又引周官本俗安民之法以總結之者期天下之人家行古禮鄉復本俗必如周禮大司徒以致萬民之安者以立治平之基也

同居之禮

以上累世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王者萃合人心總攝衆志至大者莫過於宗廟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炳文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臣按郊祀以奉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物之生二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以收一家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

一祖也一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

理以明恩義以篤由中而達外莫不與其水木本

源之念江漢朝宗之心天下之太億兆之衆其心

畢萃於此矣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

編周也于羣神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商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傳說進於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

難

祖己曰嗚呼王司主也敬民罔非天脩也典祀無豐于昵也近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事神于祭祀蓋因其失而正之也古大臣事君以道其君祀神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昵嬖倖奉邪術一時大臣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從而開導慝惠之爲之營規制作讚頌其傳說祖己之罪人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二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盛也禮祀于新邑咸秩序也無文祀也

蔡沈曰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脩身恤祀敬

呂刑王曰乃命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

后之逮在下明明顯明也棗常常也裸寡無蓋無有蔽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

制爲祭祀之禮秩乎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
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
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在地之民所謂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
保邦國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

臣按五禮以吉爲首謂之吉者祭祀有受福之禮
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

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
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

火相生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

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

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

氣類爲之位也山川邱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

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也一

日順祝天人和同二曰年祝五氣時若三曰吉祝吉無
四曰化祝化被五曰瑞祝天不愛寶六曰筴祝筴不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日禴四曰禋五
日攻六曰說

辨六號易其常名一曰神號上帝二曰鬼號皇祖三曰

示號地曰四曰牲號牛曰一元五曰齎號黍曰嘉六曰

幣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非境內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士祭其先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四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

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

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有大小業有廣狹

故所祭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已毀之宗廟莫敢舉也有其舉之已廢

之昭穆已正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

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

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

楚昭王不祀河甯武子不祀相皆變舊俗而趨之

正於禮爲得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朱熹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下者這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五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可以兼下。在下不可以僭上。荀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天子繼天出治所治之人民土地皆爲所有。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邱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爲流通貫徹。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久遠莫不翕聚於盼盪之間。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

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彼昏狂之君。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爲。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盡財勞民。以從事乎鬼教。二者均失焉。惟禮所得爲者。爲之斯爲中道矣。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絰。輜車未葬。屬絰於輜祭天地社稷須越絰而往祭所故云越絰不以卑廢尊也。而行事。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六

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爲後世人君於柩前卽位。喪服以月。易日。事事皆從吉矣。何獨於祭祀必拘古制乎。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位。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儉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風雨節。寒暑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地不受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天下皆知服。孝慈之道。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貴賤之禮。各有制度。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七

齊則於物無防也。者。同。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卽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卽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

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古人致齋其

嚴如此。後世齊戒唯禁飲酒茹葷御內。而於聲樂

則未有禁焉。當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爲奏樂。而

人臣受誓戒者。有鼓琴博奕。以爲毋犯於齋。殊非

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

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

何福之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八

官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歸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

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言杞鄆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

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穀梁傳曰：官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禮制，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九

社稷山川等壇，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

洪武間，凡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

與祭。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不使

與祭，况兵又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

事神之道，達幽明之交也。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人之禍福，皆是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詔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况帝王實受天命，爲郊廟社稷神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禱？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

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性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禮所不載，卽神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禮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易也。其或恍惚之閒，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覡奸人乘閒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十

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誅不聽。其慮深矣。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所上封事，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祀上帝而謂之類，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祀與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上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內，猶中庸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

郊祀

幣王郊祀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猶用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

牛惟具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飾謂設巾

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大

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

下一體滓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四曰緹齊成而

汁相將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三

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日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

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

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醴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也我盛于豆木器以薦豆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

始升上帝居歆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

臣按謝枋得謂天地閒惟理與氣鬼神無形與聲

惟有理與氣在冥漠之閒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

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穀必芬芳用椒用桂

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器物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以象天地之性也

筥簠之安而蒲越藁鞮之尚皆藉明之神席明之神也祀天

器之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文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安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食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莫非其德之至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

既有樂歌正祭者豈獨無之臣不揆愚陋取詩序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古

舊說載昊天有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

之樂歌以上祀天樂章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

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

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

上帝昊天上帝旻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

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

實則一天也鄭元分為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

緯書繆妄不經莫此為甚王肅引經傳以排元失併

圖邱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亦非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馬端臨曰。舜初攝位。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伐夏。用元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伐殷。告于皇天后土。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禘。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五

無祀五帝之樂章。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者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

臣按先儒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漢儒不明此義。乃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文。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天皇太一五天帝

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非大道之所寓也。以此爲上帝尊稱。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元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所譴耶。明聖之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六

尚其正之。不可諉爲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其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以父祀天之禮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歲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

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尊之也。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祀共爲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蓋泰壇明堂爲一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於孝經之義。並用同行。脗合無間。是蓋以義起者歟。以上論明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七

漢武帝元光中。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邱。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

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雖已親祠。未有定時。武帝始定三年一郊。名雖本於周。而所行之禮。所祀之神。乃用方士之說。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一代創制之高帝。曾不得配享於天。可慨也。夫成帝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大

光武建武中。初制郊兆於雒陽。永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官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郊祀天地。乃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三君者親郊頗多。其他則領之祠官。脩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邱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復古制。雖其采

元始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此禮一

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

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

以上漢朝郊祀

唐元宗天寶中敕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

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宮十九

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謂之三大禮

楊復曰禮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告

后稷也蓋郊事尊祖以配天故先告后稷以將配天

之故

臣按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元元皇帝於太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九

官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先郊三日奉諡

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

廟既享赴青城夫郊祀之禮見於虞書詳於周禮

禮記此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先告祖廟致

齋行事此正禮也唐宋乃用青祠設素饌享太清

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行事此何謂哉以瀆亂

不經之邪說雜於聖人報本反始之禮而欲上帝

居歆靈貺饗答難矣

宋皆合祭天地惟元豐六年一郊不合祭元祐詔議北

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

十一

蘇軾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

而獨不告地示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

示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上帝終篇言天而不及地

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示在焉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

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為難

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用財有節惟以齋

祭禮樂為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為常秦漢以來儀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辛

滋多非復古之簡易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

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文武

官廕補親屬非周禮也百官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我朝郊祀無歲不行凡肆赦廕補賜賚一切

革去惟務牲幣潔虔齋戒嚴肅實萬世不易之典

以上唐宋郊祀

○宗廟饗食之禮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文祖堯始祖廟堯終帝位而舜受之也

臣按此萬世人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

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親盡則遷有德則不祧毀故可以觀德

盤庚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詩雖頌有來雖離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助維辟公天子穆

穆於薦廣牡大牲也相陳也子肆祀也假大也哉皇考文王綏予孝子

武王自稱

臣按此諸侯助祭之詩今天下藩憲都邑卽古五

等諸侯請凡遇朝覲歲皆與助祭亦古者以職助

祭之遺意

周禮太宗伯以肆獻裸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主

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

先王

吳澂曰肆獻裸五年之禘也饋食三年之祫也祠禴

烝嘗四時祭名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爲主故曰

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

爲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衆故曰烝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有七廟之

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有穆考昭考

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夫宗廟有迭毀

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王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皆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歷代

相承率循是典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

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

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

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主

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配享太祖以河間忠武王

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

姚廣孝四人配享太宗中山王以下十二人皆武

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

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所以七廟

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章元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

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

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_{當作獻}。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餼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四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時各有新物。必先獻而後食者。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器。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忘。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_{天道三月一變。故準此爲時祭。舉春見夏見冬。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

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_{五其指親言}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稱諱如見親。_{聞名心懼}。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臣按本朝每遇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至日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餽。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

臣按昔朱熹嘗欲以二禮及註疏所言折衷爲天子祭禮。其書未成。屬其門人黃幹楊復次序分類。今其成書具在也。臣謂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不可使其泯滅不存。况禮

爲六經之一。乞詔儒臣。假以秘閣之書。俾其參考編類。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焉。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陳道祥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忽。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五

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漢明帝始爲同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五

異室之制行之既久。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臣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禴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齊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釋。歷十有四日。偏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禴秋嘗冬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禴之意。至日各迎其主。合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至於大禴大禘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禴。非古制。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禴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義而合。推而土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禴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

依功業有所積系。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以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失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稱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意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庶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可行之今乎。

漢明帝永平中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此始

臣按明帝此舉亦不爲過但感時追慕率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然聖人事死如事生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耶。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乾德四年始令官人詣陵土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三幸長安皆有事於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朝歲凡三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

日則惟遣駙馬百官不與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臣以爲但爲之制不可盡備。宜視歲享而殺一事之以神道而兼用吉凶之禮庶得古人起禮之義云。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言社則稷在中六經言社始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

社戎醜大攸行動大氣必出後

臣按國家大事在祀與戎故人君建國必先立社。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三

欲有兵戎之舉必有事乎社而後啟行爾雅所謂

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者也。

詩序載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社稷並言

此始

陳道祥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

社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

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

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

謂壇與壝埒也

而樹之田主

山神后土田正之所依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臣按或問朱熹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熹曰以

木爲社主使神依焉是三代以前之社皆以木爲

主後世乃易之以石焉。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春祭祈雨秋祭報功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

此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右者地道所尊故右社稷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此一里之祭後世命民土里社始此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三

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方慤曰大社卽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

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

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

之喪國之社卽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

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

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

陳澧曰薄作毫於周爲亡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

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

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卿大夫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祭土神於社。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廟。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在藉。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祭天下地祇。王社祭京師地祇。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上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王者立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臣按先儒胡宏謂古者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周禮別無祭地示及祭社之說。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楊復謂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王社所祭者一里之地。曰州社所祭者一州之地。諸侯有一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一國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

可以言之。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大抵社所以祭五帝之祇。天子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國社。則受其方之土於天子。而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壇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始用石主。其祭。天子用太牢。諸侯用少牢。其日。古用甲。今用上戊。以土社稷之祭。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實牛。稷之祭。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謂祭日月星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禘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禘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大祀殿之前。以土祭日。月星辰。大宗伯以禋積燎。積柴。實牲體。祀司中司命。覲師雨師。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司民制民之生死
司祿制穀之凶豐

臣按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
觀師雨師亦以爲星。蓋以洪範星有好風好雨好
風箕宿好雨畢宿也。臣謂人閒有此物。則必有司
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
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必指爲某
星。則泥矣。風爲箕。雨爲畢。可矣。後世所祀之雲雷。
又指何星以主之。本朝郊祀設星辰二壇。又有風
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陳澧曰。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祭寒暑者。寒暑
一來一往。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送寒。

臣按本朝春秋祭太歲及四時月將。蓋以四時之
首合於太歲。四時之令分於月將。亦祭時與寒暑
之遺意。

唐天寶中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成物效
靈。氣實本於陰陽。功未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
常祠。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

同壇。後世祀
雷始此

臣按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戊
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

祀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後申
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祀以立秋後亥日。以
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
皆各壇爲祭。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
一壇。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
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
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
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雲皆前代所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嘗祀者也。夫雲興雨霑。既祀雨而獨遺雲。可乎。時
形於兩閒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
作耕作之候者。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
萬里之外者。皆入於望祀。而宸居所蒞之地。六宮
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以上祭
雨之神
風雲雷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邱陵
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五章。乃王祀
四望山川之服

臣按四望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若夫山川則各隨其地而祭焉。本朝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躬獻於其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蒞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元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四海惟東北濱中國南海北海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

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今日建都於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間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旣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美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於千里

漢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

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詔曰。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祀海
如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元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止

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隋始祀以冀州霍山爲中

鎮。是爲五鎮。

唐武后時。封華嶽爲金天王。元宗開元中。封東嶽爲天齊王。天寶中。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又封四瀆俱爲公。又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

張栻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

蒸能出雲雨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祀。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加五嶽帝號。東嶽曰齊天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一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耶。泰山魯封內。惟魯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不相干涉。而在在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本朝洪武中。太祖詔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豈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以土山川之祀

太祖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則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則在唐已有矣。顧名思義。是神乃城隍之主者。聚一方之民。而爲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主之者。此城隍所以神歟。國初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後又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又設爲廟宇。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取此。城隍以生經傳言祠兵始此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經傳言祠兵始此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皆習戰也。

臣按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爲兵祭禡於所征之地。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六纛之名與祀始此

臣按我朝於山川壇側。設爲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手衛官致祭。又命天下軍衛皆爲立祠。遇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四

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以歸藏焉。夫行軍以旗幟爲主。而六纛者。旗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旗纛祭之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月令。春。其祀戶。在內祭先脾。夏。其祀竈。火用祭先肺。中

央土。季夏其祀中雷。土用祭先心。秋。其祀門。在外祭先肝。

冬。其祀行。祭先腎。孟冬。臘五祀。周官天子亦五祀。五祀無禮士亦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者也

臣按周禮儀禮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謂門

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魏晉皆祭井不祭行。自鄭元有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夏季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親王來朝之國。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即古人轅行之祀也。是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聖

鄭元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洪武中。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立壇於北郊。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

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種之神以報嗇也。報其教民稼穡之功饗農之田畯有功。及郵表畷。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於民者。及郵舍。表畷爲郵舍田畯居以督耕。禽獸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爲貓虎尸也。而迎之。

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障水。水庸溝也。受水亦以洩水。事爲農事也。曰祀。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汎濫。昆虫毋作。昆虫之屬毋作也。草木歸其澤。草木之土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聖

臣按八蜡之名。鄭元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張載謂昆虫不啗。當祀而以百種足之。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觀下文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饗。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于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昆蟲特祝辭中語。祝其毋

作。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陳澧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之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星

周曰大蜡。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啖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本朝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藉田相爲始終。當夫春作方興之始。既舉藉田之禮。祀先農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報先膏於冬。而又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以上蜡祭

○內外羣祀之禮

書。舜典。徧周于羣神。邱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吳澂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騶辜者。披牲胸中。騶磔之曰辜。

禮記。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下文復歷敘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後世廟祀前代帝王。以其功臣從享。蓋出於此。本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星

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純德鉅功。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漢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中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星

皐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祀三皇及三皇以前帝王始此

代宗時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

從刺史元結之請也

宋太祖詔太昊女嫫蚩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

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

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

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

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肅憲

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睦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祖於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但其品第有未盡善第一等十六帝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第二等之曹操以篡得國未卽帝位而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無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異

人理而預於景武元憲之列則無別矣至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獨遺南朝者是時吳蜀未平也此舉雖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品第之間寓抑揚之意後之人主可以鑒矣我朝於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嫫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

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民者也。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元宗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

高者。所在宜置祀宇。量事致祭。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此

臣按所謂忠臣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

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

子產燕樂毅趙蘭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

吉諸葛亮也。義士八人。殷伯夷齊周泰伯吳季

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

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聖

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

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

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好

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

宋太祖詔曰。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

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

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

飛諸葛亮唐房元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

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

齊孟嘗君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

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
置守塚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
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功臣烈士。皆據其有家墓存

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其所品第。亦非萬

世公論。

真宗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

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致祭。

臣按唐以前並祀周公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

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聖

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詔曰。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太常寺

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

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

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

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以上忠臣烈士之祭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諡。本朝始詔革之。其

詔略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

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

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

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請罷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天子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庶人之家尚不欲絕種祠繼祠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胡寅曰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豈當據以爲實也谷永有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異

類以永詔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宋哲宗時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祀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有天下通祀

者專祀者俾有司考其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跡命祠部輯爲一書以備稽攷

徽宗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顧乃加毀神祠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畱泰伯伍子胥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辛

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神不神由人心之向背也

○祭告祈禱之禮

書舜典正月上日朔受終堯終帝位之事于文祖堯文德之祖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三昭三穆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月正元日朔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焉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於高廟

光武卽位爲壇營於鄩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於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臣按國家之事莫大於受終繼天命以出治承祖

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堯舜禹湯周武皆然秦

漢以來乃有行不行者崛起之君出於草創繼世

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爲則攝

位之初旣告文祖徧祀羣神矣堯喪旣畢復於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至

祖之廟而告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

禮官告於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天下羣

神迨夫喪畢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擇日躬

詣郊廟庶合舜典之義

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

性帛祝號次第

川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

祖用特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

出宜乎社造乎禰

類宜造皆祭名也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

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

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成王從鎬京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臣按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

祭意是時宗廟猶在於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

以上營都邑儀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

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至

命北面史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

而舍奠於其廟

示歸美也以上廟封之儀

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

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

先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禘

行師於之祭

所征之地受命於祖

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

所遷昭穆以上之廟一主也

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

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

則何主孔子

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

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

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主也以上師行之儀

春秋左傳曰龍見建巳而零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此禮記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雩所以報祭法雩宗雩而曰祭水旱也雩以祭旱兼言水者雨宗尊也祭水旱也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堯

臣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迭奏歌呼不

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

裁傷之情上達天聽庶其有聞垂憫念而降雨澤

耳後世此禮不傳遇有旱暵假異端之術令方士

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

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

術刼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爲雩壇命

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

水旱舉行之革異端之邪術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土大雩之祭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先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衣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之候

臣按聖王制郊禩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

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

或有所聞而有感格之祥後世信方士之惑設素

饌投青詞固不知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古者祀

高禩於郊壇使后妃嬪御涉於祭天之所亦覺褻

瀆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禩壇中設帝位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堯

高禩配庶於禮爲宜以上高禩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合衆神上帝及四望

小宗伯大裁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凡

天地之大裁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裁謂震裂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大祝掌六祈三曰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四曰禳春秋祭

春秋左傳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

取誣焉天道不誑一作信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

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

宋朱熹言於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

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
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
僣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滋養潤澤於義既
無所當。又其牲牢服器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
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歲時祈禱遂不復
祭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習俗相承
莫知其繆。以上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公爲三壇同墠。除爲壇於南

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珪璧所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史太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遇厲虐疾若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爾三王是有丕元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錄其文

藏於金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

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

熹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

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

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不然則流於王

莽之僞矣。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報之事。掌以

時招招取梗禦捍惡除去見禳推却之事。掌以

殃。

男巫。春招招吉禳去禍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

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

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

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禳。是巫之設凡國

之祭望喪事禳祭祈禳無不與焉。其要在通鬼神

而已。故孔子論人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孟子論

術不可不慎以巫匠並言。蓋以禱于上下神示其

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禳祭禱祀則未嘗廢。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六

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而學老氏者遂陰竊巫

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

而爲之。世儒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五代之

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

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以上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而時難。難也以索搜室。毆疫。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裂。以畢春氣。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

旁磔。漢志。先臘一日大難以逐惡鬼於禁中。

臣按儼法始於周禮。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官中邃密陰氣偏盛。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遣西番僧入官持咒。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請酌漢唐之制。俾內臣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官禁之一事也。以上大儒

隋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語。以爲古封禪七十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堯

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問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

羣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以上封禪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學者文德之地。故以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之長。習舞釋菜。仲丁。又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堯

樂正入學。習樂。釋菜。用丁文明之象。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尊崇孔子始此。

臣按平帝時。政出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豈一言一行之善。可以節惠立謚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萬世之

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祀孔子弟子始此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祀孔子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

晉武帝詔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釋奠始此

南宋文帝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

六佾宜設軒懸之樂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追明成化中加八佾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有司薦享始此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堯

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朔日行禮

唐高祖武德中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

致祭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至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始詔國子立廟

太宗貞觀中房元齡議武德中詔釋奠太學以周公爲

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

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

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孔子爲先聖顏子爲

先師始此

又詔皇太子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

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又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

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

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

先儒配享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辛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後又贈顏回太子少

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追贈孔門弟子始此以曾參配享亦始此

元宗時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

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

十二賢猶霜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配享請

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

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爲坐像

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

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者親炙莫如十哲七十二賢傳授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舍是不錄而皆取於說經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日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宗古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其素履當見擯於洙泗今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外反不得與。李元瓘懇懇言之僅得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因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在唐前已有矣。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之。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國初首建太學。聖祖灼見千古之非

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夫國學廟貌非但爲師生瞻仰之所。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從祀諸儒皆前代縉紳或當代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或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爲聖賢。一旦毀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面貌苟有毫髮之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三

開元中追諡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始此

臣按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文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諡。然文之爲言諡法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宣諡法之美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吾聖人哉。况唐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何足爲聖人輕重哉

宋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元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鄭作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邱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祖諱改元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詔有司討漢唐褒崇先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元聖。蓋以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莊子曰恬澹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謚之有無不足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矣又以犯其祖諱而改之哉

仁宗時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按太祖國子祭酒詒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大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曰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性牢精邊豆

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

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尚竭乃恭而臨

祭靜乃神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臣請如舊制

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

業或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合太祖詒詞盛意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

並從祀孟子配享始此自唐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從祀至是始以荀况三人從之

徽宗崇寧中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

章宣聖用天子冕旒始此

大觀中詔躋子思從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理宗淳祐中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

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周程張朱

從祀始此

度宗咸淳中以顏回曾參孔汲孟軻並配孔子升顓孫

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顏曾思孟配享始此

元成宗大德中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中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中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鄒國宗聖

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

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必避讓於冥冥之中不自安於堂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而抑父夫學官將以明人倫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會哲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如之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以曾子配否則立一廟於

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洪武中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爲則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臣按國家以先儒從祀孔廟非但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宋時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日亦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而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况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請革其祀而至今猶列祀典豈不以弼等雖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加以董仲舒許衡本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

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皆有功於聖門者也
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
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楊時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
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宋金分裂時程學行
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
時載二程之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道大明於世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
之荀况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並祀
孔廟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
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
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太
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
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
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
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
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
陳範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

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周立四代之學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
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此天子立學之法
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王不汨於鑒師太公不辱
於武夫矣。

臣按本朝京師歷代帝王廟以當時功臣配享與
禾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
侑舞一如文廟春秋遣官致祭如祀孔子而太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奎

則祀宜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之文以一
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
軌範薄俗者固鄉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辛幼安
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
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嫌。又如
蜀之文翁閬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千載猶思慕之
凡若此類宜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列之羣祀
咸秩無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

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元宗開元中。置太公廟。令南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孫吳以降。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六

完

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臣按保民以何爲先。曰教之教之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一

浸是之謂教思焉。舉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於悠遠。由動變而至於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閒。豈有窮盡也哉。如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促。則寔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无疆哉。

觀之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暖而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為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設為政教故下民觀感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者如此。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為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假托神明以為幻化之術遂啟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為由。應周覽之象。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二

臣按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各有偏尚因其偏而歸之於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此聖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政不復因民一聽民俗之所為而已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臣按天有日月星辰四時六氣其形象之昭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

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強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

授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以豫備之方此察於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六紀禮節法度其彝倫之秩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化導之因其自然加之品節順其當然為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經大本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順汝作司徒之官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

臣按敬以持乎己則整齊嚴肅不失於怠荒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不失於迫切敬寬二字乃萬世掌教者所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其於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况能敬乎。

武成曰重民五教。五典惟食喪祭五教三事所以立之教人紀而厚風俗也

臣按舜命契曰敬敷五教武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五教可見帝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所以為教不

外五倫也

洛誥曰。聽朕教。汝於棗民彝。汝乃是不夔。乃時惟不永。
哉篤篤厚不忘敘先後不素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也。武王以是自勉。使彝倫攸敘。而益厚所以爲子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四

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素。亦如公之所以篤敘武王者。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教道之興廢。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至於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故創業之君。拳拳以教化爲先。繼體者。誠能篤敘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厚民彝。將以永天命也。大哉敬乎。帝舜以勉契。君勉臣也。周公以

勉成王。臣勉君也。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而習之。拊而人之畜而養之也。君牙曰。弘敷大布之五典。式和敬而民則。
和之民則。民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正以言無邪行也。中以言無邪思也。

周禮。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
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職十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五教綱也。十二教詳其目。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不但敷五典而已。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閒。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何者。非軌民之法。則罔民之教條哉。後世有教之名。無教之實。况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
平教象之灋於

象魏。雉門兩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句而斂之。乃施教灋

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

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不肖以紕惡。此言司徒之命

契者

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

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臣按五教在書則謂之敷七教在禮則謂之明而

皆司徒所掌敷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木

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卽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政

卽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大川

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

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

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

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政然亦不改易

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

子曰庶矣哉。全章

胡寅曰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

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

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

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

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

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七

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

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

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

百歲尚未敗也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頤。義主之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

吉則

臣按頤養之義以貞正爲道苟不以正如戰國之

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太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直而溫

寬而栗莊敬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胥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其教

之專在於學

詩大雅棫樸詩曰倬大彼雲漢河為章文于天周王壽

考遐與何不不作人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有德小子有造為成人古之人無斁

譽名也髦俊斯士文王德純而不已故令此上皆有聞譽而成其俊又之美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八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

生生之大德也文王之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

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蓋倫理之在人

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

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

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臨事

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為平時則犯顏敢諫臨難

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在世道之

責未有不本乎學者也然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

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凱以強教之而

張之當其機第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

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進之

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

不餒矣詩稱文王之世濟濟多士而國家以寧者

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大射行禮之處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皇王君也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

臣按辟廱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始專以為天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九

之學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

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

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

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謀此則學之本也

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於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

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

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

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此詩可以考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亦見三代盛時學校關係有如項氏所云者。後世設學專為教讀學生之所，於讀書作文外一無所事，則名存而實亡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臣按詩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然則脩學宮育賢才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挑達之失，豈非王政之大務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十

周禮太宰以九兩耦也。民有耦則不致繫也。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入曰友以任相任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葉時曰：太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官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

師儒之功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守不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十

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也。周人立此學之官。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黃帝樂。堯樂。舜樂。禹樂。湯樂。武王樂。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陳澧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頤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則無水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習此亦互言也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貴賤皆以齒也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助之籥師

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

學字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明堂位曰米廩藏此米於學宮亦教孝之意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主

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

者建國君長也民教立學也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當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有序國有

學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

家爲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

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

敏任恤則問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

以教又皆因性牖民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

成其德達其材今世里民無學士嘗去土著而事

遠遊行之脩竄無所於考至其設教以琢辭鍊句

爲巧詭聖僻說爲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且重斲

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以來教學之弊矣竊

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往往緩於文事

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

真宗至仁宗州郡始有學我聖祖立國子學於未

登極之前立郡縣學於登極之後又立社學與古

人家塾黨庠術序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主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

三年視敬業所習無怠樂羣朋徒無睽五年視博習不以程度爲限制親

師如嗜好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

通達義理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

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肅藻之菜示敬道也胥

雅小肆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官其始也三詩取居官受任之美誘其初志

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以孫順之心復楚

二物收其威也收斂未卜禘五年不視學游其志也不

年不暇學優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弗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無有問難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教四時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絃。不學博依廣求物理之所依附不能安詩。不學雜服覲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也。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吟詠其佔視畢簡也多其訊問言及于數。所言不進而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
止一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一四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爲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也淺

深莫辨故曰佛

臣按祖宗設學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正統中以學政廢弛乃各道添風憲官一員專督學政。蓋欲振作其頹惰耳。非使其人各爲一法以教一方之學者夫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以中人以上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己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可成者亦分其志墮其業矣。臣以爲兩京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祖宗之舊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議定格式及憲綱等書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頒行天下俾師儒之教生徒之學守令之提調悉依此式憲臣所至以此考驗其所以教學提調者不合此式則有罰。大抵學校之教德行爲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先考其藝業藝業者讀書作文寫字也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課藝不許奇怪尖新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余或失則寡才不足或失則易快或失則止滯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六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漢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才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

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中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漢以後太學始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開國學太學四門學名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七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策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

法者爲令

臣按聖祖初設學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繼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故存仁爲教一宗朱氏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乃全體大用之學所謂治事已在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凡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也神宗熙寧中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元豐中詔諸路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臣按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太

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以道自重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故莫不謹身飭行以教諸生善人多而風俗美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禮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士爲之徒取充位所謂教法蕩然矣臣以爲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宜如宋人慎重其選一郡所選教官苟足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不肯輕授人得之以

爲難自然貴重官旣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彼亦不厭其祿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則教官得人國家有得人之效矣

元豐中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入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九

臣按本朝洪武中定生員三等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方許積分積分之法五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詞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

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應事三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挨次選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爲激勸。而於出身無所關預。又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爲政事。半年回學。晝則趨事各司。夕則歸宿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俾其習經史。應事各司。俾其習政法。遇大比。許其就試。其爲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高宗紹興中。葉林上言。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吞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臣按太學教養生徒。爲國家用所關至重。張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所以培養之者。可不加意哉。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宣課司所收商稅。盡以供給士子。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廩養多士者。如此其周密也。程顥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

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程頤看詳學制。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

臣按試課兩不相妨。逐日作課。以爲常程。每季合試。以爲激勸。恐不爲過。但須如頤所謂召學生當面點抹教其未至。有違背經旨立意索隱爲鉤棘之語者。則面諭之。使其改正。如此非但正其習尚。

亦可端其志趣矣。

程頤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其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心。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謬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又曰。古者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其中而受學焉。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真之列位。是以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

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舉。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呂祖謙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旨。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明道學以成教

易。乾九三。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臣按學記云。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於童蒙之時。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於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於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於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至大而在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畜。畜人之畜。畜由學而大。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不務。專無時不敏。如厥脩乃來。又曰。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學也終。厥德脩罔覺。千古言學之教人亦學也。厥德脩罔覺。字始此。

臣按自傳說以學告高宗而萬世之下學者所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學者云。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之得失。未有如此言之切要者。大抵學者視天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贏馬亦為人耳。

學古箴曰。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

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仁。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睚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臣按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閒。以度歲月。所成何事。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為異端小術。有一人焉。學正學矣。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一簣者。亦有之。學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周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乎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宋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

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日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卽道明。知道者少。卽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美

真德秀曰。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閒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旣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太經二千年閒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楊時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立的立於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

以何爲準

朱熹白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毛

張栻曰。天下之物紛紜膠轕。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爲物役可乎。是以貴於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物而不固。應變而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然所謂講學者。致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木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下。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於是繼天立極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俟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天

於堯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白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

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於大學之義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天

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

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於孔子。至孟子沒中絕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復開其端。闡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弟子親得其傳者勉齋黃氏一人。亦猶孔門之曾子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為親切。故其敘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篇末又撮其要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

○本經衍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天生神物。謂著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天之主宰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宋周敦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如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形。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臣按朱熹又謂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眾。處凶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又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

因象以明理。由象而得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臣按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啟蒙始兼二家說。先儒謂程學言理。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犁然卽與心合。邵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學言數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窮理而精。則可脩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易雖告以卜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田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不以易爲說。而易實無之。今邵學無傳。不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矣。

又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關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關。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熹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朱氏之論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說雖不同然辭與象皆未有遺豈不以易有理數變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爲切要乎程氏之說卽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臣竊謂程氏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論

孔子說易之本指著動靜觀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學易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

易論

漢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唐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宋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其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皋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綱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湯文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論

傳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說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說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家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

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義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條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等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宰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美

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易者義理之宗。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爲太焉。易者其體。書者其用也。以上論書

書曰。詩言志。萬世言詩之始

臣按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簣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天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毛

朱熹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一節。

臣按孔子既刪詩爲經。又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可見詩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也。今觀三百五篇律。

以諸儒章旨訓解其閒言及政事之施專對之用政不多有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所引詩言觀之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曾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爲誦詩三百之法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則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焉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早麓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爲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

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

宋程頤曰古之人勿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古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嶮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嶮則愈淺近矣謝良佐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爲泥章句故也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廢講蓼莪詩之興發善心

於此可見。

朱熹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鑒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古人教胄子以樂。今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聖

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亦可以彷彿萬一。其於

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爲無助。

以上論詩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聖人志在尊王。然有德無位。故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其志。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

微而顯。志而晦。事敘而婉。而文微。

成章。盡而不汙。

盡其事實。無所汙曲。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漢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譏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

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

獲麟。

宋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制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

此書。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聖

傳之真偽。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

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

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

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

進或退。或微或顯。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

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

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

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作。惟孟子能知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邱明雖及見孔子不能盡知孔子作經之大義。惟孟子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知其大旨。觀其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一言。皆非諸儒所及。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聖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安國曰。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

魯史兩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自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聖

朱熹曰。周衰王者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會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

處理會往往不會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張栻曰。春秋卽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心術志意皆聚一書之中。學者於此經尤當加意。是故天不可測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心不可求因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器

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循是以求聖人而聖人全體大用俱在矣。以上春秋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

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宋朱熹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聖

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可得而推矣。

楊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欲復古禮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

禮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世有復古禮者尚有考於斯書。以上儀禮

隋主通曰。先師子孔以王道在是也。如有用我者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自有此書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吳

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擇其切要者以爲持循之則則可矣。必執其書而按其制其流弊安知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八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

太宗人君也。當開國創業之初。正可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亦發爲空言。所謂說而不釋者歟。

宋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書。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孫處亦言周禮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行。故僅述大略。俟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一言非但周公作書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吳

以周官制度爲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就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棋盤相似。梓布定後。棋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贊天地

熹又言於其君曰。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閭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闕。交結近習。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官中府中。宜爲一體。人君之供奉用度。一關自外朝大臣。則人君有所憚而不爲非禮。左右嬖倖之臣。亦不敢以非禮導其

上。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莫切於此。謂此爲三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巽

人君正心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本末精粗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敦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機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巽

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夫自三皇五帝以來。一代有一代之制。至周公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其制度多與他書不盡合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

有闕文

軍司馬之類

有省文

達人匠人之類

有互見

九等品舉之類

兼官

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

有豫設

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入伯十一之類

不常置

夏采方相氏之類

有舉其大綱者

四兩爲卒之類

有副相

才高下同治此事

副貳者

自卿至下士各隨才高下同治此事

有常行者

垂法象魏之類

有不

常行者

合民詢國遷之類

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

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

者無不備也

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

絲枲凡所以任賤役者無不及也

使之維持一世

則一世之人安

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

貽謀燕

翼後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辛

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於是

是書作於周公

與他經不類

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

文襄時事

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閒事

未若周禮

之純乎周典也

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則不

善用者之過也

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其末也周

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最然擁虛氣而立於

強諸侯之上

莫敢萌非分之心皆周公之制有以

維持之也

此用周禮之明效也

彼新莽荆舒假此

以濟其私

烏可因噎而廢食

元吳澂曰

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祭

然大備卽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卽其制作言之則曰

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

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

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

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

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惟歆獨

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今本尚書

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

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至

均四海之事可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

兆民之事可知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

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

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

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

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土

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地

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他官

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類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屬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參諸經籍。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之。未有異議者。宋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聖

之譌誤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亦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至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

迹可也。以上周禮

宋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聖

仲舒。董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爲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周行己曰。聖人制禮。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眾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

臣按。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爲異端。治而非禮。則爲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爲有紀。否則散物。有禮。則物爲成器。否則廢人。而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也。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蓋

仁由禮爲禮由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元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三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存什一於千百。雖不能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爲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

類相從以爲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不一。而以吾純一之心。精擇夫不一之言。權衡於聖道而得所謂大中至正者焉。由是以之正心脩身。以之循常應變。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蓋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故學一經。必得一經之用。視後世徒習章句詞義。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教胥子之意也。曰。詩之失書。之失者。蓋學經者之失。非經之有失也。

周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莊周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學老莊者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故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禮而已矣

朱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乎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嘗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元妙之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美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秋四者孔子所刪定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皆出於漢儀禮周禮有成書禮記雜出於漢儒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博一官所用者非所學固非聖賢教學之

道亦豈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

以上六經

唐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者而師之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美

宋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爲

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門人所至有不同。故答之亦異。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問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問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思自家不去用心。又曰。夫子教人。零星星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個大事物。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卽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高山。泛大海。雖是高大。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讀書者以論語爲主。以權衡天下之書。折衷諸儒之說。隨其資質之近。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全

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爲家傳之心法。以上論語

朱朱熹曰。大學在禮記中。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始尊信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復明於世。熹不敏。亦幸私淑而與聞焉。顧其書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又曰。大學是爲學綱領。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五

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閒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又曰。大學是箇腔子。要填教他實。又曰。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又曰。大學之書。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

臣按朱子有功聖門。其最大者在去學一語。自程子始表章之。然猶未大明於世也。朱子

或問一出天下傳誦皆知聖門有全體大用之學
治而外此則爲伯道學而外此則爲異端朱子謂
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
詳其在或問乎。以上大學

宋朱熹曰中庸一篇某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
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
者

黃幹曰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
須是滾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
且以中庸滾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卒

真德秀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
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
力之方蓋必戒慎謹獨而後能全夫性之善必篤恭而
後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竊冥而不踐其實
也

臣按中字始於虞書庸字昉於周易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集聖之大
成刪述六經既載其授受之言於書門人又記其
所嘗言者於魯論之終篇中之道至是大著又於
易之乾卦文言著一庸字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又嘗語其門人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子思
孔子之孫受業於曾子乃作此書而以中庸爲名
載其聖祖所嘗言者於第二三章所以立萬世聖
學之標準也其意若曰聖門之學必中而中又必
庸乃人倫日用之常非詭異難行之事也。以上中庸
漢司馬遷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朱熹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
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

唐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卒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
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
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
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亦

下者爲此也

宋程頤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臣按先儒論儒道之書。必以論孟並言。蓋此一書

六經之骨髓。儒道之根本也。爲學之要。出治之法。皆不外乎此。六經譬則海也。山也。論語譬則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也。孟子其入海之演。登山之徑乎。

以上孟子

宋程頤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至

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臣按孔孟時已有六經之說。而四書之名始於宋。讀四書者。又必自大學始。程子謂其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謂其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真氏謂其爲聖學之淵源。爲治之根柢。君天下之律令格例。

聖人之道。帝王之治。皆不出乎是焉。是則易也。書

也。詩也。春秋與禮也。論孟與中庸也。皆所以填實

乎大學一書也。以上兼言四書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水。其性同也。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臣按天下之事理。有同有異。同則一。異則二。惟有一以其二。然後有以合其異。而同焉是故。理出於

天。而具於人者。爲道爲德。爲事事在天下者。有族有物。族以類而聚。物以羣而分。其聚也。各以其類而合。其分也。各以其形而殊。苟非在上者。一之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至

道德安能使其合者。不苟於同而殊者。不終於異哉。合者不苟於同。殊者不終於異。則成爲道德之歸。此人所以無異心。家所以無殊俗。國所以無異政也。天無不覆。而火上於天。故明之所及者。廣於凡天之所覆者。無不照燭。蕩蕩乎四海九州同一文明之化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杜其正刑防

淫一德同其趨向以尊于天子。

司徒。道德以同俗。

臣按風俗所以同卽所謂脩六禮

冠昏喪祭鄉相見

以節

民性明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以興民德齊八政

飲食衣服事爲

異別度量數制以防民淫也脩禮則自幼至老死

皆有所據依彼禱禳追薦髡首絕類者自不爲矣

明教則親疎內外皆有所聯比彼假合私昵反倫

悖道者自不行矣禮脩教明則道德一矣然道德

不能保其久而不變故又有入政以齊之是故異

服異言者有禁奇技淫巧者有誅百工技藝皆有

常業日用器械皆有定制尺度權量長短大小必

同物數布幅多寡廣狹必定如是則皆不敢立異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奎

改常咸惟道德之歸天下風俗所以同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戰國時異端之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

之大者在佛老然孟子闢楊墨韓歐程朱闢佛老

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也亦非謂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也蓋彼之所以盛行窺吾之所有

者而盜之故羣居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誦經

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祈禱者竊吾祭祀之禮

追薦者竊吾殯虞之禮吾用其真者則彼廣者自

不售矣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

臣於異端亦云蓋道德其理也禮則其理之有節

文而見於事可行者也故吾有學校以養士非

學校不得以聚徒吾有經術以教人非經術不得

以駕說有禮以祭神非其鬼則不許祭有具以送

終非得爲則不許用則彼之教人自不敢爲且不

暇爲亦不屑爲矣道德其有不一風俗其有不同

也哉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奎

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丞

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

請皆罷

臣按爲治之道不外政教政有紀綱教有樞要治

道張矣是以聖人有一道德之說然道德之體本

一而申韓楊墨蘇張佛老之徒紛紛籍籍各以其

道德爲道德與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非上之人

示之以真是而明其爲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哉

武帝卽位首舉賢良方正得真儒董仲舒仲舒首以是爲言丞相衛綰又以爲奏於是罷黜百家而學者知尊孔氏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行而經術明皆武帝振作之功仲舒衛綰發揚之力也

宣帝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無所可否秦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中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百家爲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矣

呂祖謙曰傳註之學漢儒專門名家以至魏晉梁隋全經固失然鄭元王肅之徒其說猶存各有可見之美自孔穎達集眾說爲正義後之觀經者但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矣

臣按宣帝會諸儒講論五經同異然止於講議未有成書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亦一道德之一端也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出乎後世人君之表矣我太祖開國首建學校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兼治四書太宗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滯集說四書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各開戶牖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譏緯至宋濂洛關閩諸儒出然後經旨大明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爲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

東晉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矣

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眾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疾世俗之學利祿故肆爲論說欲矯而正之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人祖其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爲慘刻王何用之以爲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爾向使明君在位輔政有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

一 於亂。嗚呼。人主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唐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人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宋歐陽脩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交

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自然之勢也。

臣按佛去中國數萬里。其所以導之入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千餘年。其言入人心已深。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熟。一旦欲去之。勢誠不易。歐陽氏脩謂欲補政教闕廢。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臣以爲莫若定爲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易。而覺彼法之勞擾。有損於財。

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矣。

脩又言於其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所惑。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究

臣按秦漢以來六經。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福州府學。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如歐陽氏所言。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苟不先涉其流。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也。第欲中心有主。知所擇耳。朱子又謂今之學子。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五經四書。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可取者。不過數家。餘皆炫奇鬬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又益卑矣。

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次及於宋儒之傳。一
以是爲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制度名物。
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是乃一道德
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其教已明。其習
已成。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
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異
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
之後。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能出於其間。
及周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主

臣按我朝建學立師。一以五經四書爲教。今布列
中外者。自多明道之士。盡加推訪。有德行文學爲
內外所推重者。僉舉以聞。命以師儒。首秩俸之。自
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
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俾
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

準則。根據參諸古典。酌以時制。節目次第。門分條
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
則施教者有成法。受教者有成德。就其所教多士
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深於道
義者。畱以爲太學之師。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
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之教。卒業於
太學。分任於有司。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先後授
受。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
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
此德也。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主

計功爲學者。不駕虛而翼僞。脩辭者。不厭常而喜
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
不是過也。
朱熹曰。異端害正。故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
見大本達道之全。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
以察吾心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內外之道。一以貫
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
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
原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

明吾道德之是自見彼道德之非不必與之較勝負也。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禮記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圭

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以恩夏后氏以饗禮勝恩殷人以食禮超恩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周則文備故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

孫爲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

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有爵有德之老於上庠養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陳澧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尊故於太學庶老卑故於小學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齒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圭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獮狩用教脩於內平軍旅用教於外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此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五事者於太學天子袒袒衣而割牲割牲體爲俎實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

酌食畢冕而總干總持干盾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

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庶老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鵲而始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漢明帝永平中。師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袍單衣。早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中元元年又行此禮。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齒

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醕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臣按養老始自有虞至周而禮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以孝弟爲治老

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設爲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禮記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謂尊經嚴父之義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

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以神言之故爲尸則弗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圭

以道言之故爲師則弗臣

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因其字以爲諡也。此後世追諡孔子之始。

臣按自哀公誄孔子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得天下之初。獨祀孔子以太牢之禮。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具有天理者。自然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祚四百年。治幾三代。或由此歟。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封子孫奉其祀

此始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

成侯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中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

章帝元和中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

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

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美

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拜僖郎中賜褒成侯

及孔氏男女錢帛

臣按古人建立學校皆以祀禮為先高帝雖在位

德猶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獨未聞釋

奠之禮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似

未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中幸孔子宅祀仲尼

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

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日儒臣能以古人釋奠之

禮而推廣之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中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

祀令魯郡脩廟置百戶吏卒守衛之又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元宗開元中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

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

之即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如以位則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

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

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

可者是故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宅

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

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

哉

宋真宗咸平中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特再拜又至墓

奠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

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

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元聖後又以避聖祖諱改至

聖

元武宗大德中詔加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以上褒崇先王

魏齊王正始中以顏回配享孔子顏回配享孔子始此

唐太宗貞觀中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從祀諸儒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邱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有功於諸經。何休杜元凱范甯則有功於三傳。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與從祀。至開元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夫

中從李元瓘之請七十二子始得從祀。

元宗開元中追謚孔子爲王。乃贈顏子爲公。閔子等九人爲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伯。追贈孔門弟子公侯伯始此

宋真宗咸平中追封兗公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等

九人爲公。鄒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爲侯。又詔封左邱明

等三十一人俱爲伯。從祀諸儒封爵始此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

從祀。孟子配享孔子始此

徽宗大觀中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中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豈容私意於其間。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崇其惡。黨徽宗燭理不明爲姦黨所蔽。雖曰褒崇安石不知適所以彰其惡而增其罪也。

理宗淳祐中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罪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夫

豈宜從祀。

景定中皇太子言。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有功聖門。三臣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於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中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鄒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有功聖經從祀聖廟。宋

神宗進荀况楊雄韓愈於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羣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於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於世也夫唐人列祀諸儒如荀况之性惡楊雄之詭身王弼之虛無賈逵之識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純正如董仲舒顧不得侑食至元天歷中始秩祀焉我朝國初首去楊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吳激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以此數儒皆於經有發明之功也以褒祀先儒

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日初也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師先聖焉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宮時常臨視雖以舉賢斂才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制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祖武德中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博士李覺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中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爵命之賞則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難爲繼政恐惜費而止耳此言

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重道敬師育才何沾沾於利祿也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書君陳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詞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五倫之在德得其常道

常道著之於身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進於大

君子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思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所以素也絲五

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自公。從公門委蛇。委蛇自得。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

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君臣而朝廷治。使天下皆被文王化。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全

又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易事。上好信也。易知。民用情也。若上以機

心待民。民亦以機心待上。姦生詐起。欲刑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明吾好惡。

之所貞。教以正。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卽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意。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爲人上者宜書座右。以爲朝夕之儆。以比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傳。穆子曰。吾聞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全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所謂欲者。凡吾所嗜。

好用度。苟理不可爲。義不當爲。分不得爲。而惟恃。

吾之勢。以強取之。恣吾之材。以妄爲之。皆盜也。吾。

爲大盜。而禁民之不爲小盜。豈理也哉。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

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與髻同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臣按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議致治之體風化之原者成王命君陳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

第五倫言於章帝曰諸王公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金

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即大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苟徒責人而不責己限疎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乃詳爲之制嚴爲之法則亦虛費文移徒掛牆壁而已安能杜其嘖嘖之議革其靡靡之俗哉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和周公不訓無依成王命君陳代周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公此其策命之詞

臣按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民習之頑穢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行刻削尚存寬典以布和厚庶幾從吾之化以變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此有無求備于一夫此有忍于頑意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即無忿疾簡厥脩謂淺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謂善行以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臣按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率教者亦當獎拔然不可以求備雖爲治殷民而言實萬世命官化民之要道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金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得之之難也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十二年世日紀父子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言化之之難也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庶土言化之之難也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言化之之難也閑之維艱又曰資資財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言化之之難也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言殷士不可不訓也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化民之道莫先古訓古人訓戒之辭具載經籍故善爲治者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誦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普天之下皆知德義可尊禮教可尚習俗美治道隆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全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孺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

一定世世常案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制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土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瞻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其慕欲也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食賜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之侈靡多見於車馬衣裳宮室飲食司者誠能立爲制度皆有階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全

上則有餘者不敢恣爲不及者不敢慕欲衆心安定教化行矣

文翁爲蜀郡守見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欲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者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間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臣按民之流於邪淫者由昏嫁喪祭之無制富者傾貲以爲觀美貧者質貨以相企效遂至破產荒淫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有之幸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敕有司凡民間冠昏喪祭一依此禮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食

古禮爲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不在陞舉之例如此則禮教行而風俗美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凡治道去其太甚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臣按漢宣數下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然後爲條教班行民知太守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從漢去三代未遠其君臣求治有古遺意後世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

教化者矣

卓茂爲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之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秉威力強請求乎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食

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舉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

臣按許荆上書言狀非平昔設爲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爲此舉動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

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尚以教化爲事。况受千百里之寄者乎。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造立學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卒

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感泣。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清河王勳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勳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誡。妄起風謠。彥光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并聖哲之業不得教授。季月召

儒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行賓貢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一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趙德秀才沈雅專靜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全

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給學生廚饌。自此潮人日趨文學。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臣按自古無焚屍之俗。至佛氏入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忍將親體魄付之烈焰罪莫大焉。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禁之不能止。請著爲令有犯禁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舉火之人是亦崇

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爲仙居令民不知教正歲耆老來賀襄作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佚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感德嗟歎翕然從之學者興起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奎

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癯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順昌時閩俗生子女多者往往溺之寬作戒

殺子文召鄉父老爲人信服者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活者以千計後再任復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浙東爲甚請自今爲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民無溺子者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舉子必多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同書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如旌表門閭之類彰善癉病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使不得與善者雜處俾克畏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奎

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也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欲其畏慕而同歸於善者以保爲釐也仁之至也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綈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漢明帝時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子又夭歿桓氏慮不免割耳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孀旌表節婦見於史傳

者始此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并賜緡二百疋

米百石詔表其門閭前代表孝子門閭不一特紀德懋者以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

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

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順

古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

為家法教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信宗嘗

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

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

教

○舉贈諡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諡則諱其名也節以壹專也

惠善也善行雖多節取其一大善以為諡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諡是三代已有諡生

有名死有諡諡乃死者之辨節其一德以為稱而諱其名也

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父無爵不當諡以己爵加其父非敬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

國之饑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貞惠文足兼之也

臣按自古諡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屬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有司我朝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諡皆

奎

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一節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

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

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

曰文此子貢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

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孟子曰名之曰幽指位亂常之諡厲殺戮無辜之諡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臣按二君周之天子繼其世者臣子也乃以惡諡加於君父豈春秋爲尊親者諱之謂哉蓋君之諱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諡則請君以賜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子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諡法最公秦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諡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皆失古意

宋程頤曰古之致天下於大治者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七 矣

於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歷代君相莫不持此勵世焉

史記諡法解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臣按諡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諡法有春秋諡法有廣諡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輿之書有沈約之

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諡法釋以己說而各爲之法也

晉賈充病自憂諡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秦秀議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鄒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帝更諡曰武

臣按充姦回弑逆諡之以荒固爲幸矣武帝曲加以美諡然後世不因諡武遂以充爲善人賈謨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貊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右與許氏有怨請改諡王福時議以爲諡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諡之以繆猶爲幸矣戴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

是何以諡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不負許氏矣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執法持論如此

楊綰卒太常諡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諡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諡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貴安可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則士文伯孔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文

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諡敬是知議名之道收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爲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杜呂誼卒獨孤及議諡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

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諡法春秋

之嚴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一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忠文成景桓宣成之諡漬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善正稱貞則遺其悛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又請諡太常諡曰忠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文

員外郎崔履駁以知運卒時賄贈已如今已踰時不宜
諡。獨孤及重議曰。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
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決於天下而獨隔於一
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平
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
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况諡法者考
其言行事業之邪正以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
慕暗惡諡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
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沒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
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言

宋仁宗時夏竦卒。特賜諡文正。因會爲東宮舊臣司馬光言。謹
按令文諸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
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概以
公議定諡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諡使
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今乃諡以至
美無以復加之諡。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諡
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光又言竦得此諡不知復
以何諡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
邪諡諡之以正不足以掩竦之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
公耳。口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

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諡者後
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無諡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貞。宋避
諱易貞爲正蓋諡之最美者也。光以爲竦不足當
此。因改諡文莊。詩云。好是正直。光蓋有之。仁宗可
謂從諫弗咈矣。

又陳執中卒。韓維議諡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
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
儀典以承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
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言

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
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杜門深居。謝絕
賓客。日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寵祿
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
可謂寵祿光大矣。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
成名矣。請諡榮靈。

神宗時歐陽脩卒。李清臣議諡曰。公惟聖宋賢臣學者
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
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爲章句聲律之
時聞公之風。一變爲古文咸知趨向根本。太師之功於

教化治道爲多。謹按諡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諡文。太師宜以文諡。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請諡文忠。

寧宗時京鏗卒。賜諡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爲楊億巨儒。既諡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諡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諡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七

三

臣按三代以前。君之諡請命於天。臣之諡請命於君。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於應得諡者考其行狀。撰定諡文。移文吏部考功郎覆定之。本朝博士不掌諡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諡。永樂中文臣始得諡。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臣謂九重之上。於臣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先下有可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不當得者。不徇親故囑託。當得者。不爲朋黨掩蔽。此國家激勵之大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都邑之建

書禹貢曰冀州。

臣按朱熹語錄冀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東流入於海。前則黃河環繞。右則華山自華山至中爲嵩山。是前案。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是則古今建都。莫過於冀州矣。虞夏時天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一

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皆冀境也。冀州三面距河。是謂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勢如鸞鳳峙而蛟龍走。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建都。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天道在北而面南。今京師居艮位。介乎震坎之間。體北極。離明萬方。億兆無不在照臨之中。其人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耐。辛苦復產健馬。其地瀕大海。秦始皇時已通海。運唐又通東。

吳之粟於此。元清東南粟至燕歲幾四百萬石。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饒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者。雖然。居安者思危。金人之禍如土崩。元人之禍如瓦解。鑒金人之失。則必選將固邊。強兵豐食。使國勢壯而外敵不敢窺。鑒元人之失。則必謹度用。賢省刑。薄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畔。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矣。

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京我卜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

內之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食其星也。我又卜澗水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二

亦惟洛食。伴也。使來以圖地。圖及獻卜。卜之兆辭也。此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

陳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定鼎洛邑。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中以蒞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建都於鎬京。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臣按此古人。都洛之始。並建兩京。亦始於是。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跨江南。北各爲一大都會。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

詩。文王有聲。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

作邑。都從于豐。即崇國地。在今鄠縣。文王烝哉。其七章曰。考卜維

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此言文王遷豐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武王遷鎬之事

臣按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營鎬作豐。武王又於豐旁近地制爲鎬京。蓋其所以遷者。以勢大人眾。不足以容。非若後世衰微而遷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豐。而鎬。而又宅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平王東遷。則淪於衰微矣。竊嘗論遷都之舉。惟可於方盛之時。至衰微而遷。未有能興者也。觀東周東晉南宋可見矣。惟光武遷洛。則是中興非衰微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

極。

葉時曰。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所以立也。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後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臣按三代以前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表而東西盛。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四

子以閩浙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

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南北之道。爲經。九緯。東西之道。爲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元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積七十二尺。

王昭禹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

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於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

先水地。以懸使所直之梟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

景也。水莫動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

墜。可引之而正。曲直之形。以繩取其直。又以水取其

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梟也。爾雅曰。在地者謂之梟。

所謂槷則梟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

正之。以眡日景。將以正四方也。於晝漏半。又參諸日

中之景。夜又攷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中。故也。

又曰。左人道之所向。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言社則稷可知。朝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臣按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蓋作而立之。謂建

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其小大。謂之營。言

其終也。所謂置槷者。疏家謂以水平地。於四角立

四柱。於四柱畔懸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卽知

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而地乃平。殆今世所謂

水平也歟。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

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有三川河東漢分三川爲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爲三河是三郡者皆濱河之地故帝堯都平陽商都亳成王營洛邑皆以河爲運道達於河卽達於京師也後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長安者雖不濱河然亦由河入渭是古今建都無有不資於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所以通食貨足國用者莫便於海蓋天造地設爲萬世無窮之利者也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於咸陽後世起富民填實京師之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六

漢初齊人婁敬見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夫與人關不搃其吭拊其背未能制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成臯西有轍澠背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固地小土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

卽日西都關中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謂今世都燕真用武之地其所阻者亦有三面以一面制天下之大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搃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則又將恐其反搃我之吭而拊吾之背焉所以防敵之者尤當深加之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七

光武元年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後世建都洛陽始此

臣按周人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非建都也至平王避犬戎始遷焉漢高祖始亦欲都洛後以婁敬張良之言都於長安光武中興始於此定都焉諸葛亮至京口因睹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天有九閭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臣請脩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

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

臣按秦漢以來都邑之地有四。而偏安一隅及立國未百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曰洛陽。漢中興已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然皆偏安不久。鄴臺金陵錢唐諸處。古亦有都之者。然皆非此四都比也。夫華夏自唐虞之世爲九州。或爲十二州。長安在雍州域中。洛汴皆在豫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八

域中。惟今日之神京。在虞世則幽州域。在禹貢則冀州域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平陽蒲坂。涿鹿去此僅餘百里。而平陽蒲坂去此僅千里。蓋近境也。是秦漢以來得國之正綿祚之遠。皆莫有如我朝。而其建都之地自南而北卒復堯舜之故都於七八千年之後。猗歟盛哉。

○城池之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有形之險爲無形之險。以守其國是謂人險。險之時用大矣哉。臣按天險者本天之理。地險者因地之勢。人險者

用人之力。王公因天道順地勢。有險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無險則於平地脩爲險固之備。內焉爲之垣墉外焉爲之城池。遠焉爲之藩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謂人險。皆所以守其國也。

周禮掌固。在國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司險。在野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禮記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子傳及弟傳以爲禮。城郭溝池壘也以爲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九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邱。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

莊公九年。冬。浚洙。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二十八年。冬。築郕。書築者創作邑也。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所不必爲。非人君之心矣。

成公九年。城中城。城非春秋所貴。書城中城其爲微守益深矣。

襄公二年。城虎牢。虎牢鄭地。巖險聞於天下。不可棄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

臣按分疆畫境。必有天然界限。其不足者。人力因

而城之。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藩於交界處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則設潼關衛以守。然衛城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其意深矣。

七年城費。

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弱公之萌

臣按城大事也。非奉天子命而私營之。王法所不宥也。

漢高祖令天下縣邑城。

始皇并諸侯廢壞城郭至是令縣邑城也

臣按始皇以天下吏民爲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得以拒我。高祖以天下吏民爲一家惟恐其無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十

捍蔽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版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開一歲乃興役。三調發而始成。休民力也。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臣按凡有大役皆如此法。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非但築城一事也。

五代周世宗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版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爲之以漸使民不疲於用力立之可以此爲法

宋仁宗慶曆中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十一

呂夷簡謂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脩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脩京城恐虜之長驅也。夷簡城大名爲虜之鎮遏也。二議皆是。當虜勢方張而脩京城。似若示怯。然脩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當於無事時以漸爲之。隨時增補。譬則人家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亦以爲障蔽。則既得以爲固。

亦不示人以怯矣。

○宮闕之居

易。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人生有宮室始此。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

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其首章

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楚邱。楚之宮。揆度也。之以日。作于楚室。其

二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旁景測山。城故矣。以望楚邱矣。

與京。高邱。降觀于桑。木名。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臣按宮室之建。勞民傷財。不得已而爲之。必升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以望其面勢。降下以察其土宜。考日景而驗其方

向。稽卜筮而考其龜兆。無一不善而後可興工也。

或曰。後世測景占卜。鮮有精者。選日相地之法。亦

可用歟。曰。擇其可者用之。而不泥於拘忌可也。周

公指南之法。彷彿猶存。用之以代測景。何不可之

有。惟定之爲星。乃上天示人以營室之時。非其方

中。農事未隙。不可爲居室而廢農也。

大雅。綿之篇曰。迺立臯門。郭門也。臯門有伉。高門也。迺立應門。

正應門將將。嚴正也。

臣按周制。天子有五門。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

臯者遠也。門最遠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

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居此以應治也。路門

者。取其大也。雉庫路三門。乃周既爲天子所立。後

世因之。不改故諸侯亦得立。惟臯應二門。大王時

已有之。乃始祖肇基之迹。非周之正嫡嗣天子位

者。則不得立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言新者有故也。作者創始也。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

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閭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徙刑者七

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

臣按始皇勞七十餘萬人之力。費千百萬億之財。

作阿房宮。越二年東巡。崩於沙邱。一身之歲月幾

何。而勞人費財。徒作無益。不知己之愚而欲愚黔

首。噫。果孰愚哉。

漢高祖治長樂宮於長安。卽咸陽別名。營宮室於此。謀遷都也。漢建長樂宮始此。

高祖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帝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瓊宮。創業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鄒侯啟之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十四

臣按蕭何此對。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說者乃謂何欲以此堅帝都長安。未必然也。當以司馬氏之言爲正。

文帝在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臣按中人之產。僅直十金。則下者不及十金。甚至無一錢之儲。隔宿之食。立錫之地者矣。九重之上。左右之人。有一飯而費十金。一宴而費百金。一器用服飾之微。而費千金。尚不滿意。而他求及營造。

游玩侯佛媚神。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略不顧惜。胡不思之甚耶。觀於此。可見文帝爲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令主矣。

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長生。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臣按武帝富貴已極。而求長生。左右因進方士言。不死之藥爲樓居之說。大興工役。勞民傷財。海內虛耗盜賊。蠭起。一人之長生不可得。而使千萬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十五

速死。悲夫。

太初中。柏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臣按帝爲此臺。以求神仙。神仙不爲訶禁。而蕩然於烈焰之中。其仙不神。亦可見矣。帝尚不覺悟。而大爲宮室。以厭勝之。非獨不燭理。蓋亦不畏天也。太始中。趙婕妤居鉤弋宮。任姪同姪身十四月而生。子弗陵。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光曰。是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其門曰堯母。是以姦臣逆知奇愛少子。欲以爲嗣。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明帝時夏旱。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疏請罷止。以應天心。帝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臣按鍾離意諫君以天心爲言。真知本者。明帝一聞其言。不徒謝意。並因謝公卿百僚。不徒生前納其言。遂其死也。又思其言。而對衆稱揚之。明帝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太

賢之誠思賢之切。後世所宜法也。

靈帝時。宦者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疏諫。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林木文石。又令西園驛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脩官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諸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直三百萬。直恨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爲暫絕脩官錢。

臣按靈帝歛脩官錢。既取之於田畝。復取之於選

調。取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直。二太守者。皆上書以聞。靈帝既知之矣。不知痛革。僅暫免焉。司馬直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嗚呼。太守爲民父母。而不忍割剝其子。以稱時求。靈帝非民之大父母乎。而忍割剝其孫。會以稱已欲。何其忍哉。且稱時求。繇乎人。稱已欲。繇乎我。繇乎我者。進止一反掌閒耳。

魏明帝營脩官室。王朗疏諫曰。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七

臣按國家脩營官室。若無預於戎備也。而王朗乃謂脩營必須豐年。而兼以勤耕農。習戎備爲言。何哉。夫邇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當無事之時。而殫其力於無益之營造。勞其筋骨。耗其財力。廢其家計。而起其怨懟之心。迫有事用之。而又欲其效死力。禦強暴。豈不難哉。

明帝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廷尉高柔。少府楊阜。

各上疏諫止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宋高祖興於晉代宮室無所增改武帝大脩宮室土木被綿繡哀顯盛稱高祖儉素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蔡沈曰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歎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此正無逸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北朝魏大武性儉率爲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六

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北朝文成帝還平城起大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晏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陛下所宜畱心帝納之

隋榮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皇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仍賜錢絹

臣按文帝之怒是也德彝逆獨孤后之意豈后預以告德彝哉蓋德彝事文帝日久知其心非誠於愛民也

唐太宗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諫曰洛陽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卽爲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綵二百匹

太宗又作飛仙宮魏徵疏言煬帝恃其富強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徹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此

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寶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曰。元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穆宗時。波斯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帝雖怒。亦優容之。

宋太祖詔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等罷任其治所解舍有無墮壞及所增脩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簿。損壞不全者殿一選。脩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蘇軾曰。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欲側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

○園游之設

周禮。囿人掌囿游。苑囿游觀之處。即今海子也。之獸。祭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牧養百獸以爲祭祀。喪紀賓客之用而已。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譴曰。澤門之哲。國父白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子罕黑色。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譴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昭公九年冬。桀耶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勞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臣按。無囿無民二語。尤爲緊切。有民者將欲舉事。以其所作與民相比。並則知所輕重緩急。而不輕用民力矣。

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丹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華也。庶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府。財用不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守備之材。

常是以除亂克敵而無忘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
罷疲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也。治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

漢武帝建元中使吾邱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
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
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秦之所以虜西
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
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
薑芋水多蠃即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
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
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
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
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圃之騎馳東
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
之興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
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
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爲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臣按帝不受朔言徒與之爵與金是買之使不言

也。朔受之不辭亦不復言。譬則狗馬嗥於主人之
側投以一鬻俯首帖耳逝矣。

靈帝作畢圭靈琨苑。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
脩三驅之禮。薪采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
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非若保赤子
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
爲小。齊宣王四十里人以爲大。今與百里共之無害於
政。帝說遂爲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經語孟可謂正矣。而寡言橫
議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照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誣罔堯舜爲天下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爲名。湯武順
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藉口。侑侯征義和而討不附
己者資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奪其主者託焉。五就湯
五就桀。非爲利也。而求富貴利達者以爲大人欲速
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爲己也。而手刃同氣
者以爲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培克聚斂
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省
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興滯
用。則置官畜貨而自爲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饗
富貴。而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

道以專寵利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曰五經語孟亦姦宄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謂也然則何以正之曰姦人之假托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直欺人主耳人主能格物致知不惑於疑邪正心誠意不昏於利欲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果日中天萬象畢照辯言安能亂政利口安能覆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爲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隋煬帝築西苑周一百里內十六院皆以四品夫人主之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煬帝初年卽爲西苑七年兵起十四年弑於江都一時游樂之地今則蕩爲荒煙野草莫知所在人生幾何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苦勞民傷財貽後世之笑哉

○冕服之章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始於黃帝備於堯舜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臣按舜觀古人之象是舜之前已有章服矣古者自天子至於士皆有服章多少以次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今世冕服惟天子親王有之公侯以下皆無有也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與其

用事祭視朝甸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享賓客射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一本作希冕祭

羣小祀則元冕凡兵事韋革之弁也冕服眠朝則皮弁服

凡甸冠弁服甸獵冠服凡凶事服弁喪服凡弔事弁經服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札大荒大裘素服

司裘掌爲大裘黑羊裘服以共王祀天之服以示中秋獻良

裘王之善服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人功治之以待頒賜

臣按用裘以爲祭天之服反古始也天地生人之

初未有織紵惟衣鳥獸之皮而已其後乃有絲枲

之事

屨人掌王之服屨單履爲赤舄履黑舄履赤纁纁中黃

纁青句當作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禮記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深冕上龍卷同以

祭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冠。

隋志平冕俗所謂平天冠也。

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

天子服黃始此烏紗帽折上

巾六合幘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環至唐高

祖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

齊志太宗嘗以幘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

兵採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

南齊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畱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

織成齊建武中乃綵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爲天

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宋志天子之服一日大裘冕二日袞冕三日通天冠絳

紗袍四日履袍五日衫袍六日窄袍天子祀享朝會親

耕及視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閱服天子之戎服也中

興之後則有之。

此宋一代冕服之制

英宗時李育上言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閒以采玉

加以紘纆并璜之飾袞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首以辰

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述前制

皆無珠翠犀寶之飾蓋明水太羹不可以厭味和雲門

咸池不可以新聲閒袞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詔禮

官參定奏曰國朝冕服雖倣古制然增以珍異巧繡前

世所未嘗有國家大事莫大於祀而祭服違經非所以肅祀容尊神明也宜如有言參酌通禮一切改造之。

臣按冕服之制雖曰華不及靡費不及奢然必有

中制焉若魏之用珊瑚六朝之用翡翠宋之繡龍

錦七星紫雲白鶴皆非禮之禮不可以見師長况

祀天地祖宗哉。

○璽節之制

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掌節掌邦節貨賄用璽節。

璽之名始此然專以出入貨賄上下通用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用璽於文書謂之璽書○璽書之名始此

臣按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是時上下印章

皆名璽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制詔謂

之璽書。

漢高祖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

臣按傳國璽圖說謂其方四寸秦始皇并六國命

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卽

位服之世因謂之傳國璽平帝崩孺子未立藏於

長樂宮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

剝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獻帝時董卓亂掌璽

者投於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以禪魏。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歸東晉。是後宋齊梁陳。以至於隋。隋滅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中。蕭后自突厥奉璽歸於唐。朱溫篡唐。璽入於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臣嘗考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爲受命璽。得璽則以爲有受命之符。無璽乃目之爲白板天子。不亦惑哉。且天命有德。受命者不於其德。而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享國皆至數百年。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邱。內祖負於軹。焉在其爲壽且昌哉。

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行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此漢朝六璽之制。後世遵用之。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

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此唐朝璽制。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入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臣按此唐人設官掌寶及符節之制。今制爲尚寶司。專司寶璽及金脾之屬。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日皇帝

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填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日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敕。用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爲寶。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十有一。一日鎮國神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二曰受命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

五日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日皇帝之寶答隣國書用之。七日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用之。八日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所謂八寶也。九日大宋受命之寶。太祖作日定命寶。徽宗作十一日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高宗又作金寶。三。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日天下合同之寶。三日書詔之寶。此宋寶之制哲宗時咸陽縣民段義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元至元中御史中丞崔或得拾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臣按秦璽者始皇所作也。秦漢魏皆用之。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六朝至隋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應晉暨陳復爲隋有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爲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乃石晉所刻者也。非秦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不知秦璽之亡已久矣。若夫元人所得之璽楊桓考証以爲秦璽考

璽爲漢元后所擲螭角有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明甚。豈元人所得於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臣故詳具其始末如此。萬一有以秦璽在虜爲言者請以臣斯言折之。

以上寶璽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諸侯王黃金璽橐駝紐文曰璽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三

石以上皆銅印鼻紐文曰印。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臣按此漢唐宋羣臣印章之制。今制惟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上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

得用銀。以上印章

周禮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

俟屢在外不俟車。君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令三節隨時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故趨

漢書南粵王傳漢十一年立尉佗為南越王剖符通使

臣按唐人給蕃國符十二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

其國朝貢使各齎至不合者劾奏其制蓋始於漢

也今世蕃國朝貢者皆給以勘合本此

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應劭曰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令

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

武帝征和中更節加黃旄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臣按人臣出使必杖節自守不可失若袁盎解節

而懷其旄蘇武杖節而旄盡落皆所謂不失節也

昭帝元始中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臣按自後宣帝遣使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

民而風德化是不但發兵出使雖巡行郡國亦持

節矣

唐高祖入長安罷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為銅魚符

以起軍旅易守長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

廟給開門符閉門符此唐朝符節之制○以上符節

漢高祖始剖符封功臣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唐代宗廣德中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

臣按自古封功臣必有鐵券以紀其功我聖祖得

國之初依前代作券用金填其字功臣初封者錫

之以上鐵券

○輿衛之儀

周禮巾車車官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敘之治其出入王之五輅一日玉路玉飾馬面當盧其末錫刻金為之

樊馬大纓馬鞅也左十有再就以五采屬飾建太常旗

畫日十有二旂旗上綴以祀金飾金鉤當馬胸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纓九就建大旆畫交龍以賓同姓以封象輅象齒朱樊纓

七就建大赤通帛以朝視朝異姓以封革路輓之以龍革而漆

勒以龍文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讀為剪樊為纓建大塵以田以封蕃國就者路馬之飾有一就再就九

就七就五就之別左傳

朱熹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運用

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

費也廣賤物而貴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

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歟

臣按周人尚輿既於冬官設輿人等官掌作車之

事又設巾車之官屬於春官者蓋春官掌邦禮禮

必乘輅輅必有飾巾者設飾之物也

王之喪車

有喪所乘之車五乘木車不漆者始素車聖以白土

漢車

聖以蒼土駟車邊側有漆漆車黑漆車既

司常掌九旗

期也言與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

為常交龍為旂

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期也言與

於鳥隼為旟

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旟九旗之帛

禮記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鈎車有曲與者夏后氏

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

日路衰故

車為路車大為號門日路門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秦金根車

用金為飾謂為帝軫又以輦為人君之乘人君乘輦始此

漢制三輔黃圖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

法駕有小駕

大駕則公侯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

車八十一乘

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

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祀天於甘泉

備之

鹵簿之名始此

唐制天子居日衙行日駕

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

罕畢車馬之眾

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

出入則撞鐘

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

備物而後動

蓋所以為慎重也

臣按漢制朝會必陳乘輿法物於庭謂之充庭車

唐凡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類皆備不止以

車充庭也

宋志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

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

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

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賀則設細仗其鹵簿之

等有四一日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日法駕方澤明堂

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

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此宋朝儀仗之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五

臣按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

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

慎出入遠危疑也所以表一人之尊大聳萬姓之

瞻仰端在此矣

○歷象之法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

歐陽脩曰天下之事可革者多而聖人必以歷言者

蓋最易差者莫如歷而不可不脩者亦莫如歷也

書乃命羲和羲氏順和氏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

臣按爲治之道。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紀立。所以帝世命官。先義和以掌歷象。有歷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運行。星辰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矣。

帝曰。咨汝義暨和。期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美

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臣按期者。一歲之足日也。歲有省日。閏以補之。而三歲之日足。蓋無閏則時不定。而歲不成。三年不閏。則差一月。而以正月爲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爲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歷以定閏爲先也。

在也。察璿璣也。玉衡橫也。謂以齊遲速順逆也。七政日月星也。朱熹曰。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以玉爲管。

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五者天之經紀。協所以合天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堯典之歷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璿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毛

五紀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晦朔而日月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對同度同道。則日九月而月爲之食。然王者脩

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雖日月當食而月常避日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合正對所以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臣按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歷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詔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三處宋測景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表

於凌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古今用之元郭守敬所謂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至之處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密矣

馮

乘也相視也登高臺以觀天文次序也

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吳澂曰歲謂歲星自寅至丑歷十二舍爲一紀月謂斗建自正月至十二月歷十二朔爲一歲辰謂地支日謂天干二十八星卽角亢等二十八宿也敘事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辨此則歲月星辰星之位皆得其會合之故矣致日夏至冬至也致月春分秋分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

分至爲天度之中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保

字也世守

天文之變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

變動

辨其吉凶

則日月星辰之變動順則吉逆則凶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表

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也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也毋失經紀天文進退度數以初爲常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杜預曰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故曰非禮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期三百六十有六日而必

分爲十二月者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理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漢揚子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於妄人度之俱武

人耿中丞象之宣帝時人幾幾近其乎莫之能違也談

者無能違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理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罕

臣按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抑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厯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神降嘉生穀民以物享災禍不

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廢職

閏餘乖次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

民無天疫伊耆禪舜戒云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是固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

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罕

罕

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

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世世相傳爲疇人子弟分

散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

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其後

戰國並爭不遑念及獨鄒衍明於五德之傳散消息之

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

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然厯度閏餘未能睹其真

也漢興高祖亦以爲獲水德之瑞張蒼等咸以爲然孝

文時魯人公孫臣言宜更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黃

龍見張蒼以爲非是罷之今上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

人分其天部而巴地名洛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以七年為太初元年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歷作為律歷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世為太史故於歷法非徒能言之蓋有所授受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歷書即太初歷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先儒謂洛下閎算法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歷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唐志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聖

曰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其法亦本於律蓋謂以律之數起歷司馬氏分律歷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班固因之以為志豈無意哉今觀班固述司馬氏之言以為志其間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則知星歷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御史大夫倪寬明經銜上詔寬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歷明時必須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漢時大典星官姓射名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歷之官必須通算術者又明矣此三

事者可為後世治歷者之節度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學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聖

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戲或謂作於帝嚳或又云羲和舊器非舜創為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事者惟有璣衡即今渾天儀也王蕃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

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爲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實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在宋史其論精密有志於衍古儀象者可考也。

唐志曰。歷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於書。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歷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歷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器

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而其法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歷述又本於易矣。蓋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於律於易皆可以合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動而不息。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也。故爲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疏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歷未嘗同也。唐

自太初至麟德。歷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歷。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歷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下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之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必得布算積分。申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會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器

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自是以來。歷家之術世多不同。未始不本於此。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歷。其說曰。歷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惟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歷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先正歷象。所以前民用授人時也。

夫聖人於天地之理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不可測常在於秒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有時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嘗因其差而正之先儒程氏有言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可推洛下閎之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遂立歲差法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吳

等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國家承用勝國之歷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踰年二百不能不差請於歷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必有能明歷理之揚雄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爲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至元中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歷名曰授時歷

臣按歷法至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古稱善治歷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歷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

較率多舛戾而以新歷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則推之千載以下其必不惑可知矣雖然天時不齊則不能皆同必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驗以合於天杜預曰治歷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籌算爲本以天文爲驗算之既積驗之既合則在人天之天審而在天之天定矣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契合約也言書識之事不能信以契約之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字書之祖也

臣按聖人作書契原爲百官萬民後世乃用以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吳

虛誕浮夸之辭載怪僻淫蕩之事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此後世地志圖經之始

臣按國朝洪武中命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永樂中文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英宗命儒臣因其舊脩成大明一統志載古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比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已倍之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請依周禮

別爲一籍南畿十三藩及府州縣各爲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爲天下圖掌於戶部凡疆域道里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敘散按圖而考案如指掌矣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

記莫定繫世辨昭父謂穆子謂也

王昭禹曰父子相代曰世世之所出曰繫莫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此皆有書小史定而辨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哭

臣按古者封建分土列爵在其邦國者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也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錄於簿狀家之婚姻必錄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秘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秘閣左戶之藏士大夫亦鮮能通譜牒之學今制惟勳臣武胄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具家狀

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

王令下掌四方之志以知風俗所尚如

秋掌三皇五帝之書以考古掌達書名於四方使天下皆知有書此

臣按今郡縣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於內閣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教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哭

史公言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管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盜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反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入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孔安國謂此卽上

世帝王遺書則是書其來久矣。周禮外史所掌掌於朝廷職官者也。左史倚相所讀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傳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偽妄顯然。斷非古昔舊典。孔子刪書始於堯舜。其所以爲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帝王大經大法無出此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辛

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贊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

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事也。若夫詩書百家語自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壬

古帝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乃以一時之私意付之烈焰。蕩爲寒灰。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於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穀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

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諸書

總有六藝略六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要

此有漢藏書始末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肅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聖

依七略而爲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此後漢藏書始末

臣按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自經秦火書籍

散亡漢興多方求之哀帝時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而古書漸漸出矣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迨夫光武好文雅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魏氏代漢採掇遺亡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子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而已歷宋齊梁隋以漸而積至三萬七千餘卷

隨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開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聖

臣按牛弘上表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大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剡州周師入鄴焚之外城五厄也臣竊謂自隋以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宋有女真蒙古之禍而至於至正之末其爲厄又不止五矣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
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元宗
命馬懷素爲脩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脩書院其
後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
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
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
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
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勘此唐一代

藏書始末

歐陽脩曰六經焚於秦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書

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本真於是章句之學興焉
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聖道粗明然其
說已不勝繁矣至於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
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之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
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方脩明聖
經以紉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
談放蕩之士田駢憤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
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
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騷興作而
文詞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其變態百出

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
故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輒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
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
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彫零磨滅亦
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
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

五代後唐莊宗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衡其選調
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中初定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雕印書籍始此

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書

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
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宋淳化中
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自是書籍刊鑄益多
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
因之減裂矣

臣按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鈔
錄誠莫大之利然刻本多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
命儒臣將九經十九史及諸儒所著述有補於正
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畫行欵必須正當歸一命
工鉅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

缺文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秘閣真宗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置龍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官火延及崇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美

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秘書總目詔求士民藏書其有秘而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苴至是爲盛矣迨夫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館閣編輯日益富矣此宋一代藏書始末

史臣曰宋朝前後三百餘年其治化風氣雖不足擬倫三代然其君汲汲於道藝其臣以學術爲先務學士精神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非知道之論也自南渡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猶務文學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權量之謹

書。舜典同律。候氣度量衡。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

臣按律以作樂帝世巡守所至同律必及度量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美

誠以三者分寸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度量衡各有常制不同則操執者有增減交易者有欺詐監守出納者有侵尅陪備所關蓋亦不小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尚不之遺况後世民僞日滋之時乎乞申明舊制校正官之尺量斗斛權衡又於市場交易處懸掛以爲民式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關也。石和平。鈞。王府則有。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五權之最重者也

臣按聖王本律作器以一天下非止鈞石而五子舉大禹典則止言鈞石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

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夫萬

物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爲祖宗所遺

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忽也

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數器

美

臣按聖王制度量以取信於天下天子時巡則自

用以一侯國之制非時巡之歲則設官以一市井

道路之制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

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

以一統也歟

桌栗氏爲量改煎煉金錫則不耗不復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平水之準之然後量量以之量之以爲補六

升斗四深尺內方尺而圖其外其實一補其臂一寸其實

一豆爲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合爲升重一鈞三十斤

其聲中黃鍾之宮槩所以而不稅不征其銘曰時是文

文德思索思所以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

厥後茲器維則

臣按栗有堅栗難渝之義所以名工謂之桌氏夫

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圓而內方以象天地後

世改用木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先王於器物之

制各有成法又恐其歲久易壞也必鎔煉金錫而

鑄之權其輕重準其高下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

爲銘文以爲世則使其遵用不敢渝焉以此爲防

末代乃有公量收私量貸以收人心移國祚如齊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美

陳氏者然後知先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

行政之初必審權量者其爲慮深矣

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即詩言南百四十六畝三十

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

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投界

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廣狹以計頃

畝之數耳然大江以北平原廣野步算固亦無難

惟江南之地山林險隘溪澗阻隔欲一一經畫之

豈非難事。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王制此文亦止言古今尺步畝田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所用步弓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已久未必無所自也。但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爲難。小民亦不盡曉。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爲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然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也。平稱上。百二斤。衡日衡石。十斤。

角也。校也。斗甬。正權。銓。概。執以平。銓。量者。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臣按古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平等各五十刻。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長或短或多或少或重或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

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者。况一歲再舉乎。此民僞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黑色中不大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付也。尺者獲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

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其中所容多少。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善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鈞也。石者大也。

秦始皇時。衡石丈尺。石指斗筲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始此。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詔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奎

者皆懸鈞於架。植鑲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繇秦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由是觀之。可見人君愛民。凡害民者。無不預爲禁革。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立爲一法。如宋之權衡。齊其斤石。不得增損。又俾操執者不得按抑耶。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寶玉之器

書舜典。輯斂五瑞。信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朱熹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

禹貢。揚州厥貢璆琨。梁州厥貢璆。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奎

臣按玉之爲物。自古有之。堯舜之世。已爲圭璧。禹之時。貢有玉石。戰國時。卞和所獻出於荊山。漢時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中國也。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所用之玉。皆自于閩國來。于闐之玉。有元白綠三種。皆出於河與古所謂石韞玉。而山輝者有異。是則中國之玉。出於石。而必用斷外夷之玉。生於水。而必用撈也。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其身。用爲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今閭閻小民。有不識者。何古多而今少耶。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爲言。唐以

兩計已少於漢宋又少於唐今又少於宋無乃數千年之後中國之金殆將與玉同耶是不可不爲之限節也

詩大雅之棫樸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戢戢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猶齊邦國王執鎮安鎮四方

圭公執桓柱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奇

臣按此卽舜典所謂輯五瑞者蓋自帝世已有之矣六瑞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王者純陽之精氣所結故實之

禮記曲禮玉曰嘉玉無取之

玉藻天子搢插也珽亦笏也珽無所謂之義方正於天下也諸侯棊

舒遲之義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不言商者西方肅殺也

臣按古者玉人造玉必有其度然後能使其聲協於角徵宮羽之音其大小厚薄必有等差惜後世無傳也

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緻也密以栗堅知也廉而不劌傷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猶揚也以長其終詘絕止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中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奎

美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王大弓九年得寶王大弓

胡安國曰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書失書得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唐肅宗寶應中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范祖禹曰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騷亂天地無所

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工作之用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莫大乎聖人。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書。帝曰。疇若順其理而治之子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脩治化變轉爲用。入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奎

材。

鄭元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剝。羽曰析。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燦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臣按禮記六工與考工記稱名雖異。所治之事則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奎

同。

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緻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信也功有不當精美而不堅固。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臣按虞廷九官。共工居其一。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係者。君心之收斂放蕩存焉。嗚呼。國家之患。孰有大於君心之蕩者哉。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靈休戚。皆由乎此。耿耿方寸。閒耳使其常囿於禮法之中。則必不肯輕費民財。輕勞民力。財不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勞。則役於

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焉出於禮法之外。官室之奉必欲其壯麗。服飾之奉必欲其華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緻。則必費財而勞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未嘗不起於細微。其終乃至於滔天而不可救止。此箕子於紂之用象箸。知其必為玉杯。玉杯尚可其後。乃至於瓊宮瑤臺而無已焉。由是以觀。古人防未然之欲而謹於其微。其意深矣。其慮遠矣。

漢宣帝時。王褒上言。宜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瑤。雕琢同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文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

臣按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蓋先王尚象制器。無非有益於人生日用者也。專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後世乃立尚方之官。聚奇巧製珍異。一器而費百器之材。一工而費百工之力。何苦奪生民衣食。勞生民筋力。為此無益之事哉。張蘊古云。瓊其官而瑤其臺。所居不過容膝。糟其邱而酒其池。所食不過適口。臣謂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

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唐置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此唐掌工作之官

臣按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翫器后妃服飾。雕文錯綵之制。母乃近於褻乎。

宋太祖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棄七寶。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乘輿服用皆尚質素。

太宗淳化中。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文

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畱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

臣按太宗於金銀器之精巧者。且毀之。况肯聚工以爲寶石奇玩也哉。所謂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大哉。王言可為百世師法。

又有司言。油衣轡幕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

臣按太宗於油衣轡幕之損者。尚不忍棄。遺則其於物之成用者。其肯棄遺之乎。仁明之君。其愛惜微物如此。

○章服之辨

書舜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民功曰庸

皇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尊卑采章之各異天所以命有德者也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同猶齊也民雖富者衣服

不得獨異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胡寅曰章服所以辨上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燕

私可也與庶人同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法

唐太宗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

綠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中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七

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

品青銀石帶庶人黃銅鐵帶永徽中五品以上隨身魚

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咸

亨中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

金裝刀子礪石一具武后時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

袋又改佩魚皆為龜尋復舊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

兼魚袋謂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謂金紫者金謂魚

袋之飾紫謂衣也與漢所謂金紫名同而實異

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頒賜或

半歲不用當時以緋紫為榮

臣按唐自中葉以後品服大濫每朝會朱紫滿庭

視如韋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為榮朝廷章服

名器所寓人人可得則不足貴矣

宋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

衣朱裳又因唐制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

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

此宋初朝服公服之制

馬端臨曰用紫綠青為命服昉於隋而制定於唐然

漢夏侯勝謂士明經取青紫如拾芥揚子雲亦言紆

青拖紫西漢服章無所考史言祭服用衾

紺元東漢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七

則百官之服皆衾元意青紫乃貴臣燕居之服非微

賤所可服歟

臣按孔子曰紅紫不以為褻服朱子謂紅紫閒色

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

自隋以來以紫為大臣之服我朝始復古制朝服

一以赤而所謂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復用一洗唐

宋以來之陋習

太宗雍熙中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

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

黃履翁曰嘗觀唐初之所辭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

猶古也。溫璋為大理丞，賜以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為睦州刺史，力辭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陽城以處士而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賜金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者不以為褻，辭之者不以為矯。正唐人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國，以五品服賜趙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陽脩、蔡襄、龍諫臣也。曾致堯之浮躁，不可賜以章綬，則奪之。王文度之伎術，不可加以佩魚，則抑之。夫子之者不以為徇情，奪之者不以為少恩，勸懲之微權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圭

臣按魚袋之制始於唐，蓋用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銜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魚袋名。宋以金銀飾為魚形，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蓋無復如唐之符契者。我朝魚袋不復設，凡朝參官則製牙為牌，刻其官銜於上，懸於帶上，以出入禁門，無者不得闌入。雖與唐之魚符不同，其為出入之防則一。豈若宋人用為美飾，榮觀者歟？
宋初因五代舊制，每歲諸臣皆賜時服，然止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建隆中，太祖謂百官不賜甚無謂也，乃徧

賜之。歲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此宋時賜服之制。

臣按宋賜錦袍錦凡數樣，皆為鳥獸形。我朝定制，公侯駙馬伯繡麒麟，白澤不在文武之數。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應服花樣。文官用飛鳥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獸象其猛鷙也。定制頒行，隨品自造，非若宋朝官為製之。歲時因其大小以給也。上不兼下，下不得僭上，非特賜不敢僭差。惟武臣多不遵舊制，請更申明違者治如律。蓋本朝無金紫之賜，所以辨章服者實在於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八

圭

○胥隸之役

周禮宰夫掌百官之徵。上所令，下所辨。其入職五日府，即今掌庫。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即今吏典。藏之吏，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即今吏典。贊治，若今文書起草。七日胥，即今都吏。所謂一胥則治敘八曰徒，即今隸。掌官令以徵令，四者皆庶人在官。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分或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臣按先儒謂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八，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

下吏止若此。吏省則其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在官。凡有秩祿。無非賢德之人。漢倣此意。佐史有斗石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知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間。有得於先王遺意。後世不然。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夫官之不勝吏姦也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則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欲夫祿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祿者。欲人人知自愛也。然亦足以省事。蓋為治當委任責成。而歲終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校。文不煩悉。然後易以考校。苟一事而數人主之。則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難難防。是豈御簡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則事體歸一。上之人得所據而不煩矣。以上吏胥

周禮司隸掌五隸。曰罪隸。有罪而役之曰罪隸。閭之隸。衣服兵器之屬。而掌其政令。正之有政帥其民。五隸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盜賊之未獲者司隸帥而役之。國中汚辱之事司隸帥而役之。

臣按今制各衙門設立直廳。卑隸職官皆給卑隸

以供使令。多寡各隨品級。即帥其民而用之也。若民有犯該徒者。法司又計其歲月。給役諸司。即周人罪隸之餘意。

條除道上也之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即今隸人引道以傳呼者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辛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臣按人有十等。自王公而下。數而至於臺極矣。諺所謂一階服事一階。即此意也。以上徒隸

○郵傳之置

周禮鄉大夫之職。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有旌節以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也。給符驗以傳文書。始此遣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積者。陳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供之。多曰積。

臣按委積以待賓客。即後世驛傳給廩之意。候館

樓可以即所謂驛傳之郵亭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遠郊以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

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以稍聚。五百里稍待賓客。以旬聚。二百里

聚待羈旅。遺人所掌者。餼廩之資。委人所斂者。薪芻果菜之屬。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於四畿比校國郊及野之道路宿

賓客所息之舍井樹。井以供飲食。樹以爲蕃蔽。

臣按周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

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

國。蓋是時周禮盡廢。而野廬氏之職不脩矣。

行夫掌邦國傳遞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後世乘傳馳驛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環人。周國保護之義。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舍則授館令聚橐。折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逆

送及疆。

春秋左傳。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官室卑庳。無

觀臺。土高。有木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

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墁塗。館官室。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巾車

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視其事。百官之屬各展陳其

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

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不畏寇盜。而亦不

患燥濕。古人設館待賓之禮。備預完具如此。

漢高祖時。田橫乘傳詣洛陽。漢人所謂傳。即今符駁文引之類。

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面隸五字。曰敕走

馬銀牌。

宋仁宗嘉祐中。三司使張方平編驛券。則例凡七十四

條。賜名嘉祐驛令。此宋朝驛券之制。

臣按今制。設沿途馬驢船車人夫其衝要所需甚

多。先儘驛所近民。如不及數。取於隣郡民戶。糧不

及數。取戶轉數當之。常役之外。文加此役。民力罷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八

獎乞如宋制。當給驛者。定其等第。編爲一書。頒行

天下。非此不許起發。亦不許應付。

○道涂之備

易。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周禮。合方氏。合同四方之事。掌達天下之道路。

野廬。客行道所舍。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

路。凡道路之舟車。轡音互者。謂迫敘而行之。使次敘

匠人營國。經涂國九軌。軌廣八尺。環涂繞七軌。野涂郊外五軌。

禮記。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

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母有障塞。

備水患也。

爾雅天子造舟。

比船。

諸侯維舟。

維連。

大夫方舟。

併兩船也。以土。

三者皆今浮橋。

士特舟。

單舟即。

庶人乘泚。

併木以渡。

即今薄筏。

國語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

火心朝覲。

謂晨見也。

矣道。

路也。

弗。

塞。

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

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亢氏之開。

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故夏令。

夏后氏之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漢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至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

知惠不能。

大

夫

臣按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不知為政。陳

國道弗不可行。而川不梁。單襄公知其必亡。蓋王

道至大。一事不當其理。一物不得其濟。亦足為全

體之虧也。薛宣見其子橋梁不脩。而知其無所能。

由是推之。視國者。因涂不治。川不梁。則知其國之

不振也。豈不然哉。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識者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

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武帝從百寮臨會。

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唐開元中。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

初係連船千艘。脩竿維之。至此以鐵代竹。

臣按凡於水必用鐵。非徒取其堅。亦以能厭水物也。

大

夫

夫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易噬嗑也。亨。利用獄。口有物而不得合猶事有彊梗譏問也當用刑法以除之
象曰。雷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法定於平昔罰用於臨時明罰所以救法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械加无咎於足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一

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械加於首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不輕用明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必照其情致刑必威

姤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
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敕法。豐威在上
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

感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程子之意。其說極好。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盡其忠也緩死。寬其

楊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二

臣按卦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賁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濫。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於巽兌。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互體有震艮。蓋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無拒意。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而恣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旬而職聽。

三旬而職聽。三月而土之。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在我有誠心。則在人無遺憾矣。聖人作經垂世立教。惓惓於刑獄之事如此。

書。舜典。象以典刑。垂象以示人。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貨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臣按此萬世論刑之祖。象以典刑。七旬聖人制刑之常典。欽哉。欽哉。二句聖人恤刑之常心。

帝曰。皐陶。蠻夷猾也。亂。夏寇也。日寇。賊也。殺人。姦也。在外。先也。在內。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汝作士。理官。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就。大罪於原野。大罪於朝。土於市。

流五等象刑之當有者。有宅。五宅三居。大罪居四。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

大禹謨。帝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輔也。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朱熹曰。法家者流。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

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制人亦不會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會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於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

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立政曰。和我庶獄。獄。國之禁。成。國之禁。成。備。備。時則無有聞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王。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正。人是又。

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四

之牧夫。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到此又說獄者。蓋獄者天下之命。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夫獄慎之事。擇人以用。不聞以小人。委心以用。不誤以己私。在內之獄。專任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牧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救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兼

之也。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與禮。皋陶掌刑。舍皋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吳徵曰。自上教下曰降。伯夷教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路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制百姓以刑。辟所以檢其心。而教以意德也。

吳棫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然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如此。是可輕哉。

臣按。呂刑。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

夫伯夷禮官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皋陶刑官所

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為治。禮教刑辟交

相為用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逮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明三者不可不盡心也。

臣按。刑乃不祥之器。而古人謂之祥刑者。蓋除去

不善以安夫善。其器若不祥而意則大祥也。但用

人而不擇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乃成不

祥之器耳。蘇軾謂罪非己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

閒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

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

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

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手。定國輩為廷尉。無

此也。穆王設為三問而三答之。其要尤在於擇人。

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則不妄逮矣。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輕重諸罰有權者。進退推移。權在一人。刑罰世輕世重者。隨世通變。權在一世。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經法之

經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六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

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

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

重典。

林之奇曰。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

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典者。以

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治被服。莫不平治。則教化

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

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彊梗。宜以剛

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乎。

以五刑糾察萬民。一日野刑，上功勳，糾力。勤。二曰軍刑。

上命將糾守。不失。三曰鄉刑，上德六，糾孝。善事。四曰官

刑，上能事。糾職。脩其。五曰國刑，上愿也。糾暴。不恭者當

劉彝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故力不

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不

除，則民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

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

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七

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強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地

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

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

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

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刑為

策，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蓄刑人，大夫不養士。遇

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

之故也。

禮記：凡制斷五刑，必即天論。倫同。郵責也。罰麗於事。刑與

附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

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雖輕刑者，例也。猶人之有例，一辭不

不備不足，以爲成人。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臣按：先儒謂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

至於濫刑。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

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八

漢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

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

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

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不少。相覆

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者，

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軌得獄

行，不平之所致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

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

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

之獄，東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

諺曰。壽棺者欲歲之疫非欲殺人利在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臣按今者求所以殺之。古者求所以生之。請合而言之。曰。聽獄者當於殺之中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有可生之路則請讞焉。罪疑從輕。則無冤死之鬼矣。

光武時。羣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圓。新雕爲樸。蠲除苛政。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九
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誣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類。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歲時交饑。皆以爲賊。尋常舉動皆坐以罪。禮義何自而興哉。杜林之議。所謂微物成賊。小事大戮。自漢以後。皆有此弊。

○定律令之制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官府之刑。儆于有位。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闕也。使萬民觀刑象。知所避也。挾日凡十而斂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刑罰。一曰官禁。官禁。二曰官禁。官禁。三曰國禁。城禁。四曰野禁。野禁。五曰軍禁。軍禁。

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巷門。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謂禁者。制於未然。已具律之意矣。然非徇以木鐸。書於門閭。則蚩蚩之民。何以知其爲禁而不犯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十

以五戒先後猶左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以言用之於軍旅。二曰誥。以言告之。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田役。四曰糾。禁其有犯。用諸國中。五曰憲。表而懸之。用諸都鄙。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卽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職制敕令格式之意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吳澄曰。汙讀如斟酌之酌。謂刺探邦之機密而泄於外者。賊謂潛謀陰結將爲逆亂者。謀謂敵國行間覘伺虛實者。令謂故恃傲狠以干號令者。橋讀如矯詐。

之矯謂詐爲符璽以行號令者。盜謂竊取國之寶藏者。朋謂私黨相阿以亂政者。誣謂誣罔造妖以惑衆者。○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臣按先儒謂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附也萬民之罪。墨刻額而罪五百。

劓割鼻罪五百。官丈夫割勢罪五百。剕截足罪五百。殺罪五

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於虞書。而著其目則始於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二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券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

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

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

吳澂曰。約約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神約

謂命祀郊社羣望及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及仇

讎既和之類。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爵賞所及也。器

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王帛禽鳥相

與往來也。

臣按約以結其信。劑以固其約。司約掌之。使人知所守。不如約者。考券書以治之。猶後世之格式也。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刑足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刑死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於刑書者也。刑如律。

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故法不可獨任也。有正律則

有定辭。然又有例在於昔而今不可行者。則勿強爲

比例。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

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

闕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春秋左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使詒遺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

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

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辟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孔穎達曰。范宣子作刑書於晉。使朝廷承用。未嘗宣示下民。今荀寅謂宣子之書。可為國法。鑄鼎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書。孔子譏之意。與叔向譏子產同。又曰。子產鑄刑書。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愔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不可一日無也。蓋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奕世相承。大夫亦子。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孫不絕。皆知國為吾土。眾實吾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不須預以告民。此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懦弱則為殿負。強猛則為稱職。且疆域濶遠。戶口滋多。大郡境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至有積骸滿室。流血丹野。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度。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眾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能萬民以察。天下以治。

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也。

臣按先儒謂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鄭晉二國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於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於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之宜。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不可鑄耳。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刑法著為書。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四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摭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廩庫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律之言助於唐虞。而刑以律名。始此。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子也。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臣按虞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

罪并坐其室家仁暴既殊國祚所以分長短也文帝即位之初卽除秦苛法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於此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是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爲庶人具爲令以答筆爲刑始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遂以髡鉗代黥答三百代劓答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官刑至景帝詔言文皇帝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官刑除之景帝時死罪欲腐者許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是因景帝後官刑復用而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三代以前肉刑者墨劓剕官大辟也漢初僅

有黥劓斬趾三者文帝感綈縶之言始除肉刑以髡鉗答代之自是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

筆令

孝武卽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爲故縱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六

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爲九篇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自高帝至武帝時而所增大辟決事比例乃至如此之多禁網抑何密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鄭昌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不若刪定律令則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臣按有虞之刑。必以皋陶爲士。有周之刑。必以蘇公敬獄。蓋爲政在人。人與法必兼用也。鄭昌乃一偏之見耳。

元帝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後世律文深晦。故比擬之際。彼此可通。無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七

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詔所謂者。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避而不犯可也。

成帝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務約省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庶將盡心寬焉。

臣按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說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破律生端。意爲輕

重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此民所以手足無措。刑繁而犯愈多也。我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積累日多。未暇折衷去取。乞將洪武至成化年間事例。取其可通行者。節繁文。載要語。分類條列。與律並行。其成化以後有建請者。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爲姦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六

律者。校定科比。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臣按成帝詔。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桓譚亦請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博士明經者也。後世謂儒生通經術。不知法令。刑獄之事。彼無與焉。嗚呼。不知經而言律。其所謂律。亦非先王之意矣。惟漢世猶爲近古焉。

和帝時。廷尉陳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即呂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

二百而耐罪髮膚之罪贖罪一千八百并爲三千餘悉刪除與禮相應未及施行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主經義而言刑必與禮並蓋原於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也陳寵論刑必欲大辟耐罪以下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所奏請尤有補於世教可謂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九

肖其父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掘登聞鼓乞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讐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元康中朝臣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裴頠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先因風落廟闕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恐

姦吏因緣得爲深淺劉頌疏言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大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釋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頠劉頌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日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十

及故殺人欲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十惡之名起於齊著於隋唐因之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於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輟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式者其所常守

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爲惡而入於罪者。斷以律。律書因隋之舊爲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耻也。過之小者箠。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於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五百。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元齡等復定舊令。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爲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爲宗。劉劭衍漢律爲魏。賈充參魏律爲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洪武中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可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書成篇目。

一準於唐。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惟今事久弊生。律文中有不盡用者。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敕法司自後斷獄一遵成憲。若有窒礙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則法令盡。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唐自房元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詔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時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詔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元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脩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爲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爲姦。此刑書之弊也。

高宗時趙冬曦言。立法貴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何必飾其文義。備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而暗

陷機弄。文義深則法吏得便而比附行私。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皆知則相率而遠之。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臣按不簡科條不飾文義惟直書其事用世俗淺近之言顯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明著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何罪所減幾何使天下共見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則民知趨避不陷於機弄矣。

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律所不載一斷以敕更其
大學衍義補遺 卷九

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朝洪武初卽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旣難知是啟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今所

定律令爰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不難。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十二條同一意也。

徽宗崇寧中。臣條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百世之典。例者一時之宜。有時異勢殊不得盡如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於上可也。宋臣

大學衍義補遺 卷九

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制刑獄之具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同桎梏。刑經言具以往吝。此始

書。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益稷曰。撻也以記之。後世笞刑始此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實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圜土獄城也。牢獄見於經與始此

臣按古之置獄所以聚罷慙之人而教之夜則禁之以困苦其心晝則役之以困苦其身使之思往咎而生善念也豈若後世置獄恐人之逸而禁錮之哉園土掌於大司寇則亦今世刑部自置獄耳漢高后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詔獄之名始此

臣按此獄猶屬廷尉典其獄者刑官也其後有上林詔獄是置獄於苑囿中鴻臚少府詔獄名是置獄於少府不復典於刑官矣人君奉天討以誅有罪有罪者與眾棄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焉何至別爲詔獄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孟

景帝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臂毋得更人行杖者不得更易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竹用爲刑具始此

臣按景帝卽位雖減答法其數猶多或答未畢而人已死至是又下詔減數定箠令更答背爲答臂所全多矣

獻帝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彼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

臆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雕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耳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其言

臣按自漢文帝廢肉刑後有欲復者仁人君子必痛止之夫於有罪者尚不忍戕其生絕其世乃有一種悖天無親之徒自宮其身以求進絕祖宗之脈爲富寵之固亦敦倫敗化感傷和氣之一端有國者所當嚴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孟

宋之詔獄本以糾大姦慝故其事不常見初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乃罷熙寧中命沈衡鞠祖無擇於秀州內侍乘驛追逮自是詔獄屢興南渡後秦檜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臣按宋於常獄外又有詔獄以糾大姦慝其後權臣遂假以中傷異己者嗚呼國家常制自有掌刑之官原設之獄何用別開旁門使權歸一人禍及百姓哉

元制五刑之目。答杖徒流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

臣按自隋唐除去前代慘刻之刑。死罪惟斬絞二者。元人又加以凌遲處死。所謂凌遲處死。即前代所謂髡也。前代雖於法外偶用之。然著於刑書。則自元始。

○明流贖之意

書舜典曰。流宥五刑。流而宥之者。五刑皆有也。

帝曰。皋陶。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後世流罪有遠近。原出於此。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之。成也。成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在木在木。在木在木。在木在木。

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九日坐。九月役。其七日坐。七月役。其五日坐。五月役。其三日坐。三月役。

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保也。後世罪人備工里正相保。

任原出於此。

司圖官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

三年不齒。凡圖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臣按弗使冠飾。後世犯罪者去冠衣其原始。此先

王於惡人。不徒威之以刑。而又愧之以禮。去衣冠以耻之。加明刑以警之。任事役以勞之。欲其省已。愆以興善念也。

掌戮官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臣按先儒謂先王於刑人。其輕者則流之。流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使也。故掌戮所掌者如此。蓋聖人耻一物之不遂其生。故雖刑餘之人。亦使之有所養。刑之者為義。全之者為仁。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

也。春。婦人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取薪以白粲。擇米使正。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臣按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漢世除肉刑完

為城旦春。鬼薪白粲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所謂

隸臣妾者。後世罰囚徒為卑隸。膳夫亦此意。

光武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輸作有差。後世有罪罰工

此始

明帝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

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後世因徙戍邊

此始

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自顧反善無期。而蓄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臣按後世之亂。多出自盜賊。盜賊多起。自囚徒劉頌之言。先事防患。請自今凡罪囚坐徒。使各散處。其為患亦不甚矣。

唐高祖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壬

臣按舜典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是兼徒矣。

宋流刑四。加役流並脊杖。

臣按宋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是五刑中兼用徒流杖三者矣。本朝流罪。惟杖而不配役。比宋為輕。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為最姦重典。宋因其法。

臣按自漢除肉刑。而晉復刺面。是肉刑皆廢。而黥刑復用。衰世庸君。固無足責。宋太祖以仁厚立國。

遇囚之而不革。其後至以刺無罪之士卒。其為仁政果大矣。

太宗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後世發囚徒煎鹽本此

神宗時。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古者鄉田同井。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眾。是欲輕反重也。

孝宗時。羅點言。本朝刺配。視前代用刑為重。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辛

法。望詔有司。將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

臣按宋承五代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刺其面。是一犯而兼三刑也。宋以忠厚立國。其後子孫受禍最慘。意者由刑法太過。杖脊刺面。皆漢唐所無歟。

又臣僚言。刺配之法。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無刺刺面。目一壞。誰復顧藉。通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

洪邁曰。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宋制減死一

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沮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管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克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

臣按自廢肉刑惟官刑尚存。然多取反叛餘孽爲之。亦或有生而隱官及自官以求進者。官府不以爲刑也。唐初斷右趾太宗以爲肉刑久除不忍復而房元齡亦謂今肉刑既廢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又別人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宋人於五刑之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又爲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構怨已憤憤不平。况心中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爲盜挺起爲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皆刺配之徒爲之耳目也。以上徒流

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或問朱熹曰贖刑非古法歟。曰古所謂贖刑者贖鞭扑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居鄉里則孝子順孫欲報其親豈肯安

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一錢也。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二百錢也。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而差五百錢也。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

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董鼎曰。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金贖所以開其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刑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可以殺人。所刑者特無金者耳。中正安在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出貨以當金。入於司兵。給治兵及

臣按後世以罰金歸之內藏或爲營造之費非古制也。

漢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臣授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今令民有罪買爵免死則是富者有罪非徒免死又得爵焉。是何等賞罰耶。

孝文時。納黽錯之說募民納粟塞下得以除罪。臣按錯之說使人重穀也。穀則重矣。刑毋迺輕乎。

此偏見曲說。議治體者所不取。

武帝時。令死罪人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臣按辟以止辟。此帝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殺人者而可以利贖。則犯法死者皆貧民。而富者不復死矣。且死者何辜。而寡妻孤子。又何以洩其憤哉。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齒不平之氣。傷天地之和。致災異之變。或馴致禍亂者有之。為天下生民主者。不可不以武帝為戒。

宣帝時。西羌反。張敞以兵食不足。請令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數以贖罪。蕭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望

望之等言。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刑不一也。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蔡沈曰。敝之議。初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望之等猶以為恐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

宋制。凡用官蔭得減贖。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言。恐久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者。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級等。乃得減贖。如仕於前代。須有功德及民。為時所推。乃得請。從之。

仁宗詔前代帝王後。嘗任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

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

太宗詔諸州犯罪。或入金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用之。自今不得以贖論。

臣按贖刑。載在聖經。用之學校。以寬鞭扑。養士大夫之廉耻也。後世以為常法。邊防有警。則納粟於邊。帑藏匱乏。則納金於官。此猶不得已而為之。倣職金納金。貨於司兵之意也。若無事之時。定以為制。是幸民之犯。以利國可乎。然此猶為國也。今之藩臬州邑。或假繕造公宇。脩理學校。為名。隨意取之名。雖為公。實則為己。乞敕法司申明舊制。再有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言

犯者。坐以枉法。庶幾姦弊少息。

以上贖罪

○詳聽斷之法

易。訟卦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楊萬里曰。虞芮爭田。必見文王。而訟之理決。鼠牙雀角。必見召伯。而訟之理明。為聽訟之大人。不尚中正可乎。

呂刑曰。簡也。孚有衆。簡核情實。惟貌有稽。稽其貌而知其情。周禮所謂也。無簡不聽。具也。嚴天威。

夏僕曰。簡孚有衆。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

此簡字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
不正則眊有媿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
核則疑獄明矣此所以不必聽竟捨之可也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

地之比鄰

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臣按民之訟爭是非也地之訟爭疆界也嚴証佐
按圖本則訟平矣竊惟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
不足以給人食故地訟最多有累數十年不決者
所費數倍於所爭廢業破產甚至聚徒劫奪拒捕
搆亂此非小故也此由疆界不明質約不真之故
請遇大造之年敕戶部定爲版籍式樣縣冊須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府次之布政司又次之其進呈者略舉大綱可也
縣冊必開具地名畝段四界價值租稅畫爲圖本
備細填註又請如國初戶部給散民間戶由之制
每戶給與戶由一紙將戶口人丁田產開具無遺
縣爲校勘申府府申布政司用印鈐蓋發下民間
執照事雖煩瑣然十年一度各縣使民自爲亦不
爲擾官府稽其圖冊民庶執其憑由地訟庶其息
乎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

取其直也

於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各齎券書禁民獄入鈞金

三十斤

三日乃致於朝然後

聽之

或問朱熹曰如此則不問曲直例出金矢則實有冤
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此須是大切要事如平常
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臣按爭訟之初彼此有辯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
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及其成獄彼此
各具券書而質於公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
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束矢明其直也入
鈞金明其不變也既受鈞金又延三日先王不輕
受民訟致民於刑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
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鄭元曰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支色聽謂觀其顏
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
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謂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獄訟以生

書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斷要囚

蔡沈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
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

臣按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

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要囚至于旬時之意。

呂刑。王曰。兩造具備。師也。聽五辭。麗於五刑。五辭簡核。其

孚。無可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也。于五罰。贖也。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誤也。五過之疵。病惟官。威惟反。報德也。惟內。女惟

貨。賂惟來。請其罪惟均。有此五病。出入人罪。則各以其

審察之。克治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

克之。

臣按先儒謂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

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因情求法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必備兩造之辭。合衆人之聽。核其實。審其疑。刑有

疑。則正於罰。罰有疑。則正於過。必其有疑者。無疑

乃赦之。其審克之者如此。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臣按先儒謂哀矜勿喜。卽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

則不忽。人君存哀敬以折獄。則典獄之官不敢不

盡其心。人臣存哀敬以典獄。則受刑之人不敢不

服其罪。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聖人斷獄欽慎之意。卽

也。念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限。國中一句。鄉士。郊二句。遂野三

句。都三月。士方邦國期。之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臣按治獄有定期。以地之遠近爲差。期內則聽。期

外不聽。者民有急遽之患。速達則受惠不深。證佐

易見。連逮不多。苟遷延歲月。則必有爲之委曲掩

蔽。累及多人矣。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財主出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九

還主。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

其地傳而聽其辭。或相抵牾。必以地比證之。否則不聽

其辭。

臣按借債取息。三代前已有之。但必有券書。不多

取息耳。雖有死亡。苟有證佐。亦必追償。先王體悉

民情。使通有無。以相資助也。近世禁民私債。以抑

富強。不知貧民無所假貸。坐致死亡矣。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

臣按後世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寺平允。亦此

意。

禮記王制。成獄辭。

史掌文書者

以獄成告于正。士師之屬正聽之。

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成告于王。王三又。當作然後制刑。

臣按本朝刑獄皆掌於法司。而平允於理寺。理寺

具成獄上諸朝。及將處決。集文武大臣會審外廷。

卽此制也。

唐德宗時。李異以私怨奏實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

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无

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悖叛臣

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屬

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

陸贄言於德宗曰。夫聽訟辨讞。貴於明恕。明者在辨之

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

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有。聖王懼逆詐之

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

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繆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臣按人君聞讞。訪人臣斷獄。訟皆常以是書於座

右。

宋仁宗時。判刑部李紱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三千餘。

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

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所

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

從之。

孝宗時。臣僚上言。比年中外之獄。聞於狀外求罪。推尋

愆咎。鞠勸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乞申明法令。自今

獄事。無得于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於法。以土斷獄

○議當原之辟

周禮。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凡命夫命婦。不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早

坐。使其屬若獄訟之貴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親親

以八辟。法附也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

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

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

之辟。

臣按先儒謂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

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爲大。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訛。毀者男八歲女七歲皆不爲

奴。

掌囚。凡囚者。王之同族。孝。木其有爵者。極。木其以待弊

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告以今日奉而適朝。爲王欲明結。書其姓名及罪於梏後世刑人以適市而刑殺之。書其罪狀揭之於其首本此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掌郊野之官不於市朝隱之也以待刑殺。

禮記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陳澧曰。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胡寅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賈誼引投鼠忌器之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聖

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王安石反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者乎。

大戴禮。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姪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是故大夫罪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

冠纓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

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此段與賈疏同。蓋古有此制。賈誼疏之以告文帝也。戴德集禮記以爲此篇其弟聖又刪去之止存其首句耳

春秋左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歟。卽周禮八辟之議能也

漢孝惠卽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謂仕宦而皇帝知其名有罪當盜。逃械者皆頌音繫民年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聖

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免之。

馬廷鸞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之待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見不知改。而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差立條式。然特以爲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終不能變也。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刺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夫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輪。之司寇編之。

徒官司寇小吏曹罵而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臣按是時丞相周勃免就獄人有告謀反者逮繫恐不知置詞吏稍辱侵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肯示勃曰以公主爲證蓋勃子尚公主也卒無事故誼以此諫文帝自是養臣下有節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亂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上以請廷尉以聞律文親屬得相容隱始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星

又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罹於文法執於囹圄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臣按周禮八議皆國之勳戚貴任而老者不與焉夫年之貴於天下久矣虞夏商周未有遺年齒者禮以貴尊賢敬老二者並言周官有議貴議賢之辟而無議老所謂老耄之赦僅見於三刺而與幼弱蠢愚並稱蓋憐之耳非尊之也宣帝此詔可以補周官之闕

武帝時二千石有罪先請宣帝時又詔六百石位大夫

有罪先請後世人臣有罪先請然後逮治始此

成帝時梁王立相禹奏立怨望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病狂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以內亂之惡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昭聖德之風化也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東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汗亂之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星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不治

臣按三代盛時其於公族教之有法養之有道不幸而有敗倫悖德之事於其萌芽豫遏絕之俾不至於彰布非真得罪於宗廟社稷不輕致於理也哀帝時丞相王嘉下獄少府猛等十人上言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爲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等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咎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臣按王嘉之罪徒以薦廷尉梁祖及封還益董賢

戶事拂哀帝意。故召詣尚書責問。而猛等上此言。所謂嘉罪名。應法蓋異與之言。欲救之而姑爲是辭耳。非謂嘉實有罪也。其言聖王重大臣之禮。可見古者之於大臣其敬重之如此。後世有愧於古多矣。非獨上之人不之重。而下之人亦不知所以自重也。

唐制。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蒞之。或賜死於家。疾病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入侍。

太宗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時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聖

與諸囚爲伍。詔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胡寅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然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諸囚同引。別引可也。

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時。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陸州刺史。

盧懷慎表言。環明時重器所坐者。小堂垂矜。錄上深納之。

○順天時之令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牢。圄。止。去。桎。在。桎。在。毋肆。陳。治。止。獄。訟。周。曰。圖。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圖。圄。秦。獄。名。

孟夏之月。斷薄刑。結。斷。不。決。小。罪。決。遣。不。出。輕。繫。縱。出。使。久。繫。使。收。繫。不。使。復。繫。

仲夏之月。挺拔重囚。益其食。恐。炎。蒸。致。殞。故。拔。於。清。涼。之。地。加。以。飲。食。待。秋。後。處。決。

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吳

邪。務搏戮。拘。也。治。獄。之。官。瞻。傷。損。皮。瘡。創。同。視。折。損。筋。骨。肉。皆。絕。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吳澈曰。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故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不可寬緩也。贏則有寬緩之意。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

撓不當反受其殃

在上不直曰枉在下不伸曰撓

臣按月令雖作於呂不韋然皆述先王舊典也不韋當秦世慘刻述先王仁義之典雖不見用幸載呂覽而漢戴氏始編於禮記中與五經並行後世人主按時布之以爲常憲是亦施仁政之一助其無以人而廢書也

季秋之月乃趣

促

獄刑毋畱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

是正而省察之

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隋文帝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旱

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臣按文帝以陰謀得天下性尤猜忌欲殺人以立威殺御史以元日不効武官衣劍之不齊者諫臣諫并殺之至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察而知之並親臨斬決嗚呼天子不能奉天道以養民反假天之威以害之天道有知其肯容耶

唐制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歲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及夜未明假日斷屠月皆停死刑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

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家一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桎校糧餉治不如法者

宋太祖以五月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下詔令長史督掌獄牒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歲以爲常

太宗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察

臣按宋太宗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旱

者乃下詔申嚴淹獄之戒令今後囚畱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準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鞠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奏駁之噫太宗以萬乘之君處崇高富貴之位於凡諸州所奏囚簿亦問及之不惟寓諸目且動於心既動於心卽形於言而有申嚴淹獄之戒且命所司件析其事目以聞人主盡心獄事均能如此當世之民豈有無罪而就死地者哉

○謹詳獻之議

書舜典眚災肆赦

小則恕之怙終怙恃姦詐大則宥之怙終以此自終賊刑小者

大者殺之

大禹謨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臣按舜典二言禹謨六言千古獄疑獄者之權度皋陶蓋探大舜之心而代爲之辭也夫子刪書存之萬世之下人賴以全其生者多矣誰謂皋陶無後哉

君陳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蔡沈曰狃于姦宄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三者雖小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兇

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

臣按聖人之制爲刑辟非故用此以張其威罔其民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則無犯刑辟者矣此辟以止辟也詳讞之際人之真有所犯者則必決然而不宥其罪雖小不可不懲不懲則必有倣而爲者於其後矣吁懲之於細則大者不作戒之於先則後者不繼懲一人以懼千萬人戒一事以遏千萬事聖人之慮遠矣聖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爲仁者真不仁者也

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

臣按穆王訓刑此二句遠宗虞廷之典近法武王之誥非無徵之言也先儒以爲罪莫大乎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莫輕於詬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適重乎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問也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旄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平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臣按三刺之訊羣臣羣吏萬民卽孟子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之意而猶原之以三宥三者皆無猶審之以三赦以此三法參酌民情而求其實斷制罪獄而折其中情重者服上刑情輕者服下刑則刑與不刑殺與不殺皆合乎中道矣

梁人有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昔文姜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

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殺母而論爲逆也。梁相從其言。臣按此與漢武帝爲太子時所論訪年殺繼母之獄同。季彥謂非司寇而擅殺。極是。後世有獄如此。宜以爲準。

漢景帝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服者。輒讞之。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識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今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至

武帝時。兒寬爲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章帝時。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也。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繆。爲誤於文。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魏夷母邱儉族。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秘書奏報。

貞觀中。大理卿胡演進月四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以一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命也。太宗嘗因錄囚。見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謂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至

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畧。而均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耶。

臣按後世斷反逆獄者。宜以爲準。

太宗欲止姦。遣人以財物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疋。上怒。將殺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於死。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之。

臣按太宗餌人以物而坐以賊罪。非人君以誠待人之道。然裴矩諫之。而卽納其言。其亦異諸偏執不回者歟。

太宗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議死囚與此同。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入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爲守令者不爲之伸理則非所以爲父母矣。宗元上狀帥府請輕莫誠之罪亦刺史職分之所當爲也。

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角觝張泣所拉。氣將絕。持木錘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敕旨買得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減死罪一等處分。

論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實古今斷獄之要道

敬宗時。有姑孽婦至死者。奏請償死。柳公綽議。尊毆卑非闕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臣按刑以弼教。論罪者必當以教爲主。

宋仁宗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更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讞者多得減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番

臣按法官明知其人不應死而所犯者死刑遂加以死何也。拘於文而恐爲有司舉駁故也。此詔可爲後世法。

神宗時。登州有婦阿云。母服中嫁韋氏。惡其夫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請再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錢公

輔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詔曰。可。法官齊恢等皆以公著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恢等益堅其說。明年。詔今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裁。判刑部劉述奏。詔書未盡封還中書。王安石時爲參知政事。又奏。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皆請如述。秦下之二府。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卽奏裁。

司馬光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獄者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得志。豈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耶。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獄。既經大理審判刑部。又經翰林中書樞密法官議論紛紜。迄無定說。推原所自。皆是推律敕之文。謀與殺爲一事爲二事。有所因無所因而已。國家刑書。當有一定。

之制。立文之初。確不可移。然後著於簡牘。使用者如持衡量。不可因人上下。斯爲得矣。然則阿云之獄。何以處之。曰。司馬氏固云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臣請決之以禮。夫夫婦三綱之一。天倫之大者。阿云既嫁於韋。則韋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韋有惡逆之罪。尚當容隱。今以其貌之醜陋。而欲謀殺之。其得罪於天。而悖於禮也甚矣。諸人之論。未有及此者。司馬氏始是刑部。其後有棄常典。悖三綱之說。然隱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義。以斷斯獄。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審刑院奏貸其死。上曰。罪人已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定罪。且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害人倫。宜以毆兄致死律論。哲宗時。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是一歲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卽抵重譴。夫失出臣子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職議之閒。務令忠恕。從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五

臣按宋朝重失入之罪而不罪失出者。卽書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後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問以爲贓。是以刑官寧失入而不敢失出。蓋一犯贓罪則終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前除而無後患也。

高宗時。右正言凌哲上言。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居首。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爲可憫。奏裁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爲吏者有放意鬻獄之事。貸死愈衆。殺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請今後大辟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若將別無疑慮。情非可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毛

憫。奏案減貸。以破正條。許臺官彈劾嚴實。憲典上覽。奏曰。但恐諸路減裂。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仁者之言

孝宗時。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銀鍊時。何可盡察。獨至聚錄之際。官吏集於一堂。死生分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讀離。絕其文。嘈囂其語。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請於聚錄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占黃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依例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庶幾冤枉者獲伸。

○伸冤抑之情

周禮。大司寇以肺石赤達窮民。窮而無告。凡遠近憚無兄弟。獨

孫無子。老幼之欲有復也。猶報也。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而使人人得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平罷民焉。平罷急之民。使自強於善。右

肺石達窮民焉。達窮困之民。使之伸其情。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違傳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冤抑者擊鼓使人人得而聞也。

臣按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掌之。而聽之者朝士也。朝士見有立肺石者。則以達司寇。司寇以復諸王。路鼓在寢門之外。太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毛

御僕聞有擊鼓聲者。則以達太僕。太僕以聞諸王。漢明帝時。窮治楚王英謀逆獄。繫獄者數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嘗相見者。侍御史寒朗上書曰。其人自知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又曰。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皆知其冤。無敢爲陛下言者。帝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唐高宗時。唐臨爲大理卿。帝常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

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帝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嘆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武后時。告密者誘人奴告主以求功賞。實德妃父孝謹妻麗有奴妄為妖異。恐之。請夜祠禱解。奴因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誣奏。以為德妃同祝詛。麗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付法司處有功罪當絞。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耶。太后召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由是麗氏得減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美

臣按有功謂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可為人主斷刑之鑑。又曰。豈我獨死。諸人皆不死。可為人臣陷人之戒。

○慎省災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雷者天之威。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有也。

書舜典曰。眚災肆赦。此法外意也。後世言赦始此。

臣按舜所謂赦者。蓋罪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雖流宥全贖。不可也。故直赦之。蓋就一人一事而言。非若後世一切罪人。不問其過誤。故犯悉除。

之也。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周禮司刺。一宥曰不識。再有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憊愚。

臣按程子謂赦則釋之。宥惟寬之而已。蓋就所犯之人。而原其情以赦之。宥之也。其與後世所頒之赦異矣。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議失刑也。後世大赦天下始此。

胡安國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幸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馬端臨曰。觀管仲所言及史記所載陶朱公救子之事。則知春秋戰國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卽位。大赦天下。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利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昏姻之黨。隆苟合。徵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空

臣按漢初承秦苛法。赦之以與民更始也。嗣後未

有過三年而不赦者。數赦如此。何其爲良民計也。

恒不足而爲姦民地也。恒有餘哉。

光武時。

吳漢將

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章帝時。以祀明堂。大赦天下。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

郭躬奏曰。聖恩所以減死。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

亡命。毋慮萬人。赦後捕之。詔令不及。伏惟死罪以下。並

蒙更生而亡命者。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罪繫在赦

後者。可皆勿咎。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帝善之。卽

下詔赦焉。

臣按自古起亂多犯罪亡命之徒。朝廷一持以法。彼固無辭。苟施恩而彼獨不與。能無缺望。郭躬可謂遠慮矣。

王符曰。賊良民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臈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失主覩物而不能追。痛莫甚焉。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民性之惡。如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空

夕還囹圄矣。

荀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承暴秦之後。比屋可刑。故設三章少法。大赦之。蕩滌穢流。與民更始。後世承業襲而不革。生時宜矣。惠文之世。無赦。若孝景時。七國皆亂。姦詐朋誼。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巫蠱之禍。天下紛然。及於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臣按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

漢丞相諸葛亮爲相十四年。纔兩赦。時有言公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而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治。

胡寅曰。赦無益於治道。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吉慶克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頒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郊祀天地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二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赦希而實。昏亂之世。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盡去也。數者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小仁者大

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五代晉天福中。張允進駁赦論曰。以水旱而有過。放四冀感天心以救災。非也。假有二人訟。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弭災也。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惡而免災。是天助惡人也。

宋代三歲遇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圉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而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而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臣按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爲常制。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時。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減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御史呂誨亦以爲言。乃下詔。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

元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先俾善良者暗啞而飲恨。

○明復讎之義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相為仇讎而諧和之。凡過無本而殺傷人者以民成。平也。猶老人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同父。師長之讎視同兄弟。主友之讎視同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吳澈曰。為親復讎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_行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如不從教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屬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公法不可行於世。與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從人之私情。則父讎不與其戴天。辟諸海外亦未為得。又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是殆使天

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典決不若此之繆。

臣按調人和難。蓋謂過而殺傷人者也。而孝子弟弟忠臣義士。於其父兄師主之死。心有不忘。故立官以和之。

禮記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告於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然復讎之文。見於經傳。考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

馬晞孟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為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

游桂曰。自秦以來。私讎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父讎。有司常不知所處。至

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議報父讎者誅之而旌其閭。柳闢其說而究無定論。韓之言曰。子報仇以其獄土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爲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復讎之義。蓋三代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爲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顧元常曰。治平盛世綱紀井然。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或父母出於道忽被寇盜刦殺其子在旁必鬪而與之俱死。卽不在旁而深痛追思亦必欲尋殺之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雪恨故不與其戴天也。但讎亦有輕重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倘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讎其身而已不得疑其子將害己而并殺之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報讎而言。蓋謂爭殺報復

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誅其臣民無報復之理。若有司服法以致人於死則當赴愬於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昂上疏曰。枕戈讎敵入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無義不可訓。入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而旌其閭墓。請編之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柳宗元曰。禮以防亂。刑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韜之誅獨以其私怨。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以枕戈爲得禮。是守禮而行義也。又何誅焉。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元宗時。揚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罪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告者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元禮謀反。元禮以

兵圍汪脇使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元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審素子瑋瑋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陳不可。帝亦喟然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胡寅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張審素未嘗反。爲人妄言。楊汪往按遂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瑋與瑋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失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辛

不訟於司寇耳。其志亦可矜矣。九齡欲宥非爲此乎。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再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臣按復讎之義所以使人知殺人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非但畏公法亦畏私義。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也。然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而無愬告者則其冤不能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有父母

兄弟之讎則必赴愬於官官不爲之報。或其勢遠力弱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已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仇狹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讎之義世不復講。至於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因適有報復父讎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凡報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辛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讎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親手刺刃於所仇之人凡具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讎也。既書其情以告於官其所仇者或隱蔽或遁逃或負固而報仇之人能殺之以抒其忿乃無罪焉。蓋無罪者固不許枉殺有罪者亦不容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轉相報復焉用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明不爲士師則不可殺人。也。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誤殺戲殺過失殺外。若故殺及非理致死者親

屬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隣里交遊皆許之。府縣有礙赴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庭。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而後奮氣殺之。所在上聞。敕官鞠審。若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為拘逮。卽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仇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或有他故。以致遷延。卽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亦不致死。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鞠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卽坐親屬隣保以知情故縱之罪。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讎。果係可殺。則讎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屢懇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大臣鞠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為伸理。則免報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瑄琇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致於死。則又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知法之有禁。而不敢專殺矣。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讎詣縣請罪。

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主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韓愈曰。子復父讎。見於春秋。禮記周官及諸子史。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臣以爲復讎之名。雖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也。

宋高宗紹興末。盜發王公哀母塚。有司釋之。公哀手殺盜。事聞。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哀之罪。不許。詔公哀降一官。依舊供職。當職官皆抵罪。

臣按所殺者發塚應死之盜所報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豈所以爲訓乎

○簡典獄之官

書舜典帝曰皋陶蠻夷猾亂夏寇賊姦在內先汝作士官理

臣按此萬世命臣掌刑之始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名國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周公以蘇公敬獄之事告太史使并書以爲後世司

獄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臣按蘇公一獄官也敬其獄而無冤可矣周公乃

謂能長我王國令太史書之使後世司獄者能敬

愼以治獄則所行無非仁能重民命則足以延國

命矣

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不曰刑而曰禁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謂之士師在周謂之

司寇在漢謂之廷尉唐宋以來刑部尚書侍郎是

也

君陳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有爾惟勿

宥惟厥中不徇君以生殺惟審其輕重之中也此成王告君陳卽周公告成王罔兼庶獄及不誤于

庶獄之意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盡于威不爲惟訖于富不爲敬不

忽肆忌不敢罔有擇言在身無不可對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大公至正天德在我配享在下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林之奇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

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

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卽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典獄之官伯諸侯族同姓異姓朕言多懼且

多懼况朕敬于畏之刑有德惟刑厚之今天相民作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三

在下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人君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命是官也必不

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於居是官也必能

自重穆王作此書雖曰耄荒然帝王欽恤心傳千

載猶可想見此呂刑所以見取於孔子也歟

周禮小司寇刑官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羣士

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中者計弊訟所得之中上於天府藏之以爲法也

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各掌其鄉之民數遂士掌其

縣之民數而糾戒之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

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二旬司

寇讎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處。附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可用刑肆。陳殺之日肆尸。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臣按刑官以士名。自虞廷已然。在朝者曰士師。在外者六鄉曰鄉士。六遂曰遂士。各縣曰縣士。各掌民數以糾戒令聽獄訟。而爲其要辭以聽於朝。而司寇聽之。三士皆同也。夫士者理官也。列官分職。不皆曰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繫。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非通經學明義理備道德者不可居之。自虞廷以皋陶爲士。周人內外掌刑之官皆名爲士。示刑官之重。不可雜以他流也。本朝風憲官不以吏員爲之。深得虞周之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奏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也。今重之是不信於民也。且當時上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則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欲致之族。釋之曰。法如是足也。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

平。帝乃白太后許之。

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當時上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與天下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宣帝詔曰。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心。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決事。獄刑稱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美

臣按漢既有廷尉。又立廷平。後世以大理寺平法。司刑獄其原蓋出於此。魏明帝時。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胡寅曰。懷天下者當以仁。理天下者當以義。律令者聊記刑名之數耳。非所恃以爲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習法律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也。夫業儒之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衛覬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唐太宗初即位。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一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欲殺之。既而不可而置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初。崔仁師覆按青州謀反獄。仁師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者釋之。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衆。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爲伸耶。萬一闇短誤有所中。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七

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

臣按崔仁師請治獄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而不爲伸。後世治獄者往往自規免己之罪。不復顧人之死生。皆仁師之罪人也。

太宗時。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四帳。上覽問曰。其閒罪亦有情可矜容者。對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法司理獄。必求深勅。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斷獄。允當者賞之。姦僞自息。上善之。

太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

悉令斬之。凡二十餘人。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武后時。刺史李行哀爲酷吏所陷。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縣庖廚。勢使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八

臣按有功當告密羅織之秘。獨能以平恕爲心。可謂特立不倚者矣。武后女主亦知雅重其人。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特人臣立志不堅。見理不明。過於徇人而切於爲己耳。

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設官理刑。亦猶周官鄉士縣士之比。謂之士者。以刑獄人命所繫。不可專委之吏胥也。太宗始用士人爲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歟。

淳化中。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闕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獄。臨遣必諭曰。無滋蔓。無畱滯。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定令。

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命常參官主之。

臣按藩方設官司刑本此。在宋爲提點刑獄司。在元爲肅政廉訪司。本朝爲提刑按察司。

又始制審刑院於禁中。兼置詳議官六員。

臣按宋制有刑部大理寺。又立審刑院於禁中。事雖詳審。不無重複。本朝獄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芑

問。送大理寺。有不允駁回再問。既允然後奏聞。事體歸一。可爲萬世彝典。

真宗景德中。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以使臣副之。引對於長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提點刑獄。既而罷之。至是復置。本朝置按察司。其職雖糾察一道官吏。不專於刑。然以提刑入銜。則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寧中。置律學。設教授。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司馬光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士果知道。自與法律

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厚風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爲義例。遂致文深義晦。失古人使人易曉難犯之意。今後律文宜詳備其事。淺易其文。使粗知文義者無不曉然。何用設官教訓立法考試以取用哉。惟用士之通經術知道誼者爲之可也。

○存欽恤之心

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今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寬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漢孝文帝禁網疏闊。選擇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_措同之風焉。

宣帝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臣按漢君惟宣帝最苛急。當是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於帝之苛急。及觀是詔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國不能擴充其善心引之當道豈不惜哉。章帝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請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臣按宋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內仕之禁。其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全

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槨。瘞於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太宗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脩曰。縱其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之。則殺人皆不死。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豈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太宗覽明堂鉞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背。詔罪人毋得鞭

背。

臣按後世稱宋人以仁厚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聞唐太宗此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者歟。我朝定令。凡笞杖人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爲酷刑。可爲後世法。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全

日尚食勿進酒肉。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蘊古奏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况蘊古曾上大寶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爲斯言。猶將十世宥之。乃以輕罪而坐重刑。太宗雖悔之無益也。

太宗時。失入者不加罪。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倘一斷以律。此風立止。太宗悅。從之。自是

斷獄平允。

開元時。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用事。崇獎姦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仙客杖死殿廡。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無罪被譴。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爲濫刑也大矣。而乃以理院鵲巢爲刑措之祥何耶。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金

曰。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國。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宋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憲網之密。猶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得之於心。而見於施行。則唐虞德化可以卒復矣。可爲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嘗親錄繫囚至日。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倘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尙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畱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之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

高宗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斷庶獄。無自處死之理。王言

一出。臣下明知其非多不敢言。高宗此詔可爲世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金

法。

○戒濫縱之失

周書呂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以威奪貨。以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貨也。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

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

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注刑以逞，誰則無罪。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牆成市，天下潰叛。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武帝卽位，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湯奏頗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又有腹誹之法，而公卿大夫多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金

詔諛取容矣。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用酷吏，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范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與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數歲乃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沉匿不發覺之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官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盜賊寢多。臣按武帝以盜賊滋起，作爲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且致官吏相爲掩蔽，盜賊益多，是一舉而二失也。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日。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臣按溫舒之疏，真氏已載於前書，其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諫沮者爲誹謗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之言。于定國爲廷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金

乃奏以爲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爲言耳。噫！人君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革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桓帝時，中常侍侯覽等令牢脩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

獄辭連杜密陳翔范滂等二百餘人。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之。實武霍謂復以爲言。帝意稍解。詔黨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卽位。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爲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帝之間。曹節曰。黨人何用爲惡而誅之。善哉。問也。惜帝方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七

幼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窮詰其所以謀危之狀。而還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主。但誅諫諍於朝。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加罪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卽偶語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爲。蓋襲斯湯之故智也。雖曰主昏政亂。凶瑄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爲輕典。而獄吏則以深刻爲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通亡乃制一人通亡。闔門充。

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梁武帝疎簡刑法。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爲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己之福也。灑淚雖同。處心則異。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文

隋文帝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過。失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卽令斬之。高瑒等諫。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尋悔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文帝以盜賊繁多。定盜一錢以上棄市。法聞見不告者並坐。自是四人共盜一橡。桮二人共竊一瓜。卽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臣按盜一錢者死盜萬錢者何以加之以此立法是教天下爲盜者爲其大不爲其小豈所謂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多蓄無賴專以告密爲事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后得告密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驪駒拔擢僊人獻果等名或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允

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先示以械具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仁傑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卽承反是實俊乃少寬之仁傑令其子土寃狀武后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未嘗視其巾帶寢處安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繡往視之俊臣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繡視之俊臣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繡奏之有樂思晦亦被殺其男沒入司農土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亦破

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后曰何謂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武后謂侍臣曰自周興來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之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武后悅曰嚮時宰相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卒

皆順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擗脅籤爪懸髮熏目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間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抹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

元宗時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爲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煨煉成獄無能自

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土疏曰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誅死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止舍去榮而誅其餘者是法令不一誘人觸罪也。其傷實多。詔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擅之是權過人主也。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陝郡雖要不急於法也。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舍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空

臣按賈至韋見素言之諄切而肅宗不悟。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由此也。

懿宗時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邵等二十餘人收捕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脩短人之定分公主有疾宗邵等惟求疾愈備施方術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今械繫老幼多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同聖慮寬釋繫者上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

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戮收捕至三百餘人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乎。况生死定數何罪於醫。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陷於刀鋸因而天死者多矣。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祖宗時宦官幾何今已過制矣。夫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官童幼寘以重法。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空

臣按五刑之中官刑罪重。今世無官刑亦無宦官家取他人子。官以爲嗣之例。凡侍掖庭者多取軍中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有軍民自官以求進近旬尤多。請嚴爲禁制有自官其子弟者罪其父母。隣保知情加罰。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官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絕矣。是亦聖朝體天心惜民命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禁太重。夫峻刑章

而不恤民害。此姦臣之所爲也。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元氣。今天下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爲君也。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禁且不可況又爲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耳。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監司郡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棹柴斷薪夾幫反縛跪地短堅堅木腦箍超棍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也之刑。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九

奎

臣按宋至理宗地蹙民窮殘喘待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而復爲嚴刑苛法以恣傷殘宜其促國家之脈而有裔夷之禍也。夫理宗方以崇尚道學爲事。其時監司守令豈無講道學之流。要之皆務虛名蔑實政非真有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爲心者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

明瓊山邱 潛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保愛畜眾聚處

朱熹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

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衆心親輔於君

雜卦曰。比樂師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一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而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爲卦。萬世行師之道。皆不出此。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制師以立武衛國以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隣。五爲衆所歸不富而能有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豫利建侯行師。此王者和悅然後從而順之。

夫之彖曰。夫。揚於王庭乎。言信之在號。命衆有厲。危告也。

自邑。私邑也。不利即戎。從戎也。利有攸往。

朱熹曰。未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

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

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

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內懷兢惕。外嚴戒號。雖有倉卒。莫夜之戒。亦可勿憂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戒相應。莫夜有

戒。言小人常伺隙與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

自有道也。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脩而聚之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

矣。故觀萃象而戒也。

邱富國曰。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戒器。非右武也。特

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

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

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臣按武而曰神。神武而曰不殺。函陰陽生殺之機。

妙仁義生成之化。卽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

勇也。

書。益曰。帝德廣無運息。不乃聖。乃神。乃武。有威可畏。乃文。英華發外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以湯之寬代

桀之虐。故民信而懷之。

詩。殷武之首章曰。捷疾貌彼殷武。奮發荆楚。架冒入其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哀聚也。荆之族。有截其所。盡平其地。湯孫高宗之緒。

臣按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詩人

頌之曰。殷武。又曰。湯緒。以見遠伐暴亂者。承先世

之餘烈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盛辭。鑠盛王師。遵循養時晦。先

時而動。時純熙光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我龍寵受之躋

躋武王之造。不後時載則用有嗣實維爾公允信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

退自循養晦。以待時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

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猷猷善問也如皐陶在泮獻

司馬光曰受成獻猷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禮記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四

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襲左右之曰以。皆誌其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

乎。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般弑其君楚子若以大義致討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虔本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許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後世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示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與師仗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徼倖取勝也胡氏之言可爲鑑戒。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同陣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木

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報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爲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七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是猶瞞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廼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愾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迂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

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域耶

臣按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敗耳

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自負其邀會弭兵之功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八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國有六典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不可無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而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蕃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

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脩所爲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之要孰有先於脩爲者哉治兵者次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德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九

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觀見文不可匿也觀武無烈匿文不昭

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一節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豈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而曰未學。蓋以戰國時尚武而不尚文。君臣知有軍旅不知有俎豆。其所謂武不過權謀詐計。輕敵敗謀。耗財毒民。故因問陳而答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孟子。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全章。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臣按孟子言無敵之策。不過深耕易耨。孝弟忠信。而以秦楚之強。乃欲制挺以撻之。似太迂濶。然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十

戰國時六國皆亡於秦。固以秦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起於折竿斬木之匹夫。是時天下一家。萬國一軍。豈無堅甲利兵。而卒無救於亡。是堅甲利兵可以張國威於一時。孝弟忠信可以結民心於久遠。孟子之言。非迂濶也。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五節。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大勇者義理之怒。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此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與喜對。聖人發皆中節。其

喜也。則爲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爲刑。懲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商辛橫行天下。當時之民。惟恐武之不怒也。若漢武之出師塞北。隋煬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民又不幸而遭君之怒也。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可以鑒矣。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全節。

呂大臨曰。奉天行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臣按燕之君臣。以先世遺封。私相授受。周不能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士

齊爲隣國。定亂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爲亂者子噲子之也。齊既勝燕。卽當如孟子所言。謀於燕。舉立君而去人民土地。無所利之。如此則齊王雖非天吏。而存興滅繼絕之心。誅亂安人之意。亦庶乎湯武之師矣。孟子爲齊畫取燕之策。可爲後世用兵定亂之法。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農不得耕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故善者果果決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
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臨武君。蓋楚將不
知其姓名與荀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問

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

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

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士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

御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也。仁人之兵。不可

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桀。譬之以卵

投石。以指撓攪沸湯也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主

之於君下之於上。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足臂之捍頭

目而覆胸腹也。

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

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

說喜。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

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

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

之要。又曰。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

天道也。

臣按三略之書。或謂爲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

識及所謂英雄。侵盜縣官等語。皆非三代以前之

言。然漢光武嘗引其言。以爲詔。則此書之傳。亦已

遠矣。其中可取者。鮮惟此數言。庶幾不悖於聖賢

之旨。故錄之。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

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兄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

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

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主

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太

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

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

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

左右也。

臣按宋人輯兵法。擇其切要者爲七書。而司馬法

比諸家爲優。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數言其尤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

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

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兵不血刃而天下親。臣按先儒謂尉繚子未能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紀矣。此數言庶幾古人仁義之師。至他篇以殺垂教。不用可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十

紂手搏豺狼。足追駟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僭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策。以謀諸呂。然

自古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也。

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私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太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者。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韓琦言於仁宗曰。安邊捍寇之務。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爲此特外憂而已。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聲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於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

葉不盛者也。

臣按武以止戈爲義是以國家武備與文教並行所以遏禍亂於將萌衛治安於長久不然則無及矣。臣故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而舉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以比追寇逐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以貢賦之事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六

臣按此卽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七婦爲家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惟田與追胥竭也盡作也行也

吳澈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

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旣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應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無事爲農則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事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卽鄉大夫之卿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七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有事驅之行陳事已歸之田里父死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邱甲。

胡安國曰。作邱甲。益兵也。爲齊難作邱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爲田租。賦謂發賦。欽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太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

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穆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嚮。匹也。家與家相嚮。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尤

漢志。天下既定。應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則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入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古制前朝後市主官在南故漢衛官之兵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卽漢南軍衛官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卽漢北軍衛京之意。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賤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二月一更爲更卒也。以上漢一代軍制

如淳曰。卒更正身供正役也。賤更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唐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彍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

曰禁軍。此唐一代軍制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後復以道爲軍。統於車騎府。太宗貞觀中。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彭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

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頤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最良者。其置府立衛乎。

臣按史謂府兵之置。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歷敘府兵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主領之。以農隙教習。

戰陳。有事下符契於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故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用劉仁軌爲洮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河鎮守使。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爲人所賤。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綸帛。寄府庫。盡則苦役夜斂。地半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也。自井田法廢。兵農遂分。惟唐府兵之制。稍近古。然不久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時。欲復之而不能。可慨也夫。

穆宗初立。段文昌以銷兵爲請。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訓練。以爲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之勢。其分隊伍給旗幟籍管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於是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閒。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閒。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此宋一代軍制

臣按漢唐宋軍制。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

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萃兵京師。然多因其舊。本朝繼元而未嘗因元之舊。以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也。國初在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官禁。爲指揮使司。無所隸屬。設留守等四十八

衛。以衛京城。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其所設軍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鈴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曰。漢制有踐更之卒。無管田之兵。故郡縣無常屯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軍。期門羽林。邊境有事。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各復其故。是以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入百餘所。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積穀。以自贍養。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仰給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

之財聚於京師。三司之用猶恐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聚郡縣者皆出自禁兵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三歲一遷雖不過數百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

臣按蘇軾此策於漢唐宋軍制得失瞭然明白。就三者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請於京畿中別爲寓兵之法。順天保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輦轂之下。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丁戶不足移少就多使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科派如歲辦和買等皆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五郡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每府又一大教場農隙時遣該府都督一員集兵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遇有征行按籍起調。見京輔或曰五之屯條

郡切近京師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

何措注請查勘順天五府每歲夫役物料通計該

費若干令戶部計算天下糧稅雜項之數歲入幾

何舊積幾何經費之外苟有羨餘別爲收貯以爲

五郡雇役買物之用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

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

光力言不便後果以運糧戍邊大爲民害既籍民

爲兵而科差如故民愈不堪也臣爲此議惟仍州

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月惟一行非若

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則朝委將帥兵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番上糧不調運惟於農隙開溝築堤以備旱澇或脩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此法倘行非但足兵亦可省費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官

準人。守法綴衣。掌服虎賁。執射周公曰嗚呼休茲。美哉

也知恤辭哉。言五等官職之美而

臣按綴衣虎賁侍御僕從之臣也周公以之與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並稱而憂其得人爲鮮何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

周禮。天官。官正。官中長也。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也。校官

中之官府。次。以待直宿舍以待之報寡。爲之版。也籍以待夕擊

柝而比之。國有故。戎之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

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

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聯使之而教之道藝。春

秋以木鐸脩火禁。警衆使脩火政。凡邦之事。祭祀躡入而官中

廟中則執燭。

吳澂曰。宮庭內事固非執政大臣所當與。而屬之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官。何耶。自古國家危亡之患。多生於房闈。否則生於

閹寺。夏商之亡。漢唐之衰。其禍以此。夫婦人女子。與

夫刑餘之人。敢肆其姦以敗人之國者。以其無所制

而逞其不軌之心。如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

元載之徒是也。果麗於冢宰使小大受制於執政大

臣。常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其惡。誠可消患於未萌也。

臣按。激又言。周自文王以來。主政先內治。當時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惟吉

士之求。惟太宰以大臣臨之。官壺朝廷均爲一體。

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官正則屬於

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

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此。王業豈有不

盛也哉。

官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凡在版籍者。掌

其政令。行其秩。稟敘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坎八舍之

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官報則令之。

呂祖謙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

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

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

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俚鄙悍之徒。有志於復古

者。當深釋也。

臣按。周制。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籍者。則是

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

來用功臣子弟。以爲勲衛。蓋亦此意。

閹人。主晨昏政閉者。掌守王宮之中門。雉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

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王內公

器。公家賓客諸侯之臣無帥導出則幾察其出入以時

啟閉。

臣按。周以宦者掌門禁。其嚴如此。我朝禁僧道非

朝見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寸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則守王閑也。王在國則守王官。爲周衛也。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臣按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專以扈從宿衛爲職卽此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甲冑而趨。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臣按旅賁者主膂力而言亦猶今制錦衣之卒旣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臣按先儒謂虎賁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非天子不得用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受者固非賜者尤非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祓曰。郎衛兵衛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皆官門內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爲光祿勳。光祿勳掌官門戶衛尉掌官殿門又殿外門舍屬衛尉。

殿內門舍屬光祿勳其職實有相關者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官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郎衛兵是卽周官官正官伯之職而官伯則領貴游子弟官正則領官徒役事者也。

漢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賁之遺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官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林駟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則凡爲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日中官統領禁禁

省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爲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用士人其後皆用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誠能如周人以内宰小臣閹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屬太宰受其節制雖欲逞其不軌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爲矣。矧後世宿直執戟者實有兵權苟無以制之豈不貽國家之禍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置百騎。武后改爲千騎。睿宗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官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

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已寓其閒。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益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肅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爲患至是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官。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時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

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太。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也。太祖鑒前代之失。萃精銳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其規模宏遠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太祖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林駟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各循其舊。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太祖懲唐末藩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其謀雖深。勢則不順。史臣謂

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為然。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舉遠。居重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繞。以為吾屏蔽。既為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時。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憚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官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今宮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非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者。必親降手敕。加以御寶受敕之人。仍寫出入人帳。送驗真的。然後覆奏。請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令出入。即時下鎖進納門鑰。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墜。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嚴謹門禁。一切外人。不許闕人以敦聖朝之家教。以立禮義之大防。非但以備

姦宄杜禍亂而已也。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言風聞內苑作工匠盜所粘真珠事敗有旨更不得治監官醫官院人懷刃爲盜捕獲有旨不復推經由門戶切以監官之設本爲監臨主守司門之設本爲譏察出入今珠璣至貴之物失之數萬匹夫挾刃入數重門如涉無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後來更有犯者不赦之則罪同罰累人人皆怨又赦之則事事廢法紀綱遂壞雖有監官司關將何用也胡安國言於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勲舊之曹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被曰南軍以衛官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何輕重遠近之不倫與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官城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

杜漸之意深矣。

臣按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是若夫衛官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一有事焉安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遠矣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臣按此云都尉乃京輔之都尉與主南軍都督者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歲餘十二軍復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之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

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兵制惟唐府兵最爲近古。京畿之屯莫良於此。

宋徽宗熙寧中。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臣按自古建都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爲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兵

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入正大統建都於此。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以永平爲東輔。以易州爲西輔。以臨清爲南輔。每處屯重兵一二萬。以爲京師屏蔽。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繁。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都城鞏固。宗社

莫安矣。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卽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

水田濕鹵也。

城池邑居園

園街塾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

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

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毛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三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小相維。階級相承也。本朝制兵。府州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處立都指揮使司以統之。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祓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

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給其使令。不許其調遣。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同符漢世。

唐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兵

臣按節度使之兵。始於邊將之屯防。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有功。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豈有是哉。

宋開寶中。發渭州平源藩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爲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

陳傅良曰。此所謂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中。始置營升爲禁軍。其後寔有點差之令。韓琦爲相。

制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要之皆以刺配爲軍。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復也。

仁宗時。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惟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親愛隔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於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

真宗時。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願募爲弓箭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微參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兵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產除生前立契明賣之外。盡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卽令以近就近。又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墊。盡數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

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旣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

哲宗時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乞朝廷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卷十

罕

臣按麗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約束也

胡安國言於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燕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欲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緊急京城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

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書舜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詳於政而略於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二。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二。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

臣按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爲言。以兵乃刑罰之大者。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志兵。乃雜兵於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望

卷十

望

刑罰之中言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唐虞至治。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卿。因井田而制軍賦。固有見於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言刑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復書倩征曰懷仲康

之之康之肇位四海。脩侯之命掌六

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臣按有虞之世。兵政兼於刑官。至是仲康始命脩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

周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臣按此條已載正百官下。然此復載之者。威武之道。必本於兵。兵政之大者。實掌於此官。竊惟唐虞之世。設爲九官。而獨無所謂兵官者。蓋是時風氣初開。人心純樸。雖有蠻夷猾夏。盜賊竄先。特小小

大學衍義補輯卷十

聖

爲害而已。然猶未至如後世之昌熾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討。隨時命官。故三苗逆命。則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嘗特設官以掌兵政。專征伐也。及得三苗。不過分北之。而其首惡亦止於竄逐之而已。非若後世羣庭掃穴而誅絕之也。夏之時。始有掌六師舉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馬居其一。爲治之事。無非政者。而獨以統六師。平邦國爲政典。則時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爲政。莫急於兵。可見矣。噫。於此可以觀世變矣。然在周之世。兵猶出於農。秦漢以來。兵農遂分。不可復合。世變愈趨

而愈下。爲治者當隨時以制宜。則今日日本兵柄之

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資文武。通達古今

有思慮豫防之心。有隨機應變之智。不足以當司

馬之任。毋徒循資取以充位。以貽誤國之禍也。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

佐王平邦國。

呂祖謙曰。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念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乘陵弱犯寡。則省削其

大學衍義補輯卷十

聖

之賊。賢害民。則伐其罪之暴。內其國暴陵外諸侯則壇置之之野。荒民散。則削其地之負。固險阻不服。則侵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弑其君。則殘之。犯令上命陵政王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小司馬之職掌。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

王次點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

軍實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司馬。號司馬法。軍

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

兵蓋如此。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惟小司馬一官關其職掌夫軍旅一事也。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蓋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習。所以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

詩小雅。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教也共供武之服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五章曰。文武吉甫尹吉甫也萬邦爲大將也憲。先儒謂嚴教二字乃用師之要爲將必嚴不意也。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聖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叙。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矣。

春秋。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三軍作舍皆自二家公室益卑兵權歸季氏矣。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承之天子。傳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爲其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防微杜漸。毋使兵權爲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尚書掌兵此始

唐制。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稟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僉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我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職專。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聖

仁宗時。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神宗時。蔡承禧言。近命趙鼎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況於邊庭。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臣按兵器之作當屬於兵工而此屬於刑官者蓋明犯法之人所當罰之金貨以爲製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辨其物。皆有數量。買而揭之。入於司兵。

臣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於盜賊之任器贓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足兵用之一助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哭

考工記曰。函包人爲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兕甲兕爲之六屬。合甲五屬。犀皮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其表合之甲壽三百年。

臣按古人於一甲之製詳悉周全其慎重於戰陳可知。後世之甲多用銅鐵少用革札蓋日趨簡便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矢人爲矢。相擇也筈欲生謂無而搏謂圓也同搏欲重。同欲其材。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節之疏同疏欲舉。同疏欲其舉而堅桃氏爲劍。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圖長倍之。

臣按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蓋防身之器也。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以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爲廬器。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窺行地遠。食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吳激曰。兵莫短於戈。戈故攻國者用之。莫長於矛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哭

故守國者用之。大要欲便於人也。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與背同帶劍。贏擔三日之糧。此長短兼用之兵也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黄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

臣按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

黃節六韜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臣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

兵農爲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臣按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

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爲

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

壬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

諸葛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

臣按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

弩射城中。唐李元詔節度隴西樂連弩臺。盧耽節

度四川爲大槍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

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

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

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卽孔明所謂元戎也。

虞詡爲武都守。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并兵

急攻。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自漢以來。弩之取勝

者。比弓爲多。虞詡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彊弩

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弩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

焉。此卽俗所謂攢射也。宜申論軍中習爲攢射法。

臨戰之際。寇中有驍勇出掠。陳者攢矢射之。蔑不

中矣。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

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爲守

城寨之具。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

壬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戍。己校尉。以毒

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

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

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

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

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

獍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纒。卽死。比唐鄧者

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爲毒箭。是亦禦虜之一

技也。

唐元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馬蹏爲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於進趨。

臣按馬蹏所造之甲。可以爲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中。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真宗咸平中。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箬爲翎長尺餘。入鎧甲則箬去而箭留牢不可拔。又石普言能發火球火箭。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無今世所謂火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聖

者。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有火球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近有神機火鎗。用鐵爲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用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鐵刀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

臣按脩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高宗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後楊存中。以爲克敵弓雖勁。而士病驟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克敵雖以弓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聖

其實弩也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燧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

○牧馬之政

軍政莫急於馬
故以司馬名官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

卷上

三

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駉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倌。

三千。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張貌腹幹肥。

腹幹肥壯馬在垆外林

赤微以車彭彭星思無疆深廣思馬斯臧善

卷十

備

牝三千亦此意也。

價
一曰戎馬。供武

二曰田馬。供田獵馬。
三曰駑馬。下材而供

皆有物價。材有美惡
價有高下綱惡

馬。駕不馴者以索維之禁其奔蹏。凡受馬於

有司者謂牧人之屬受馬
謂國事當用馬者

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死者償之更償也

見其實。十田之外。則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重道里之遠近別識之以齊

其勞逸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年不許兩

鄭元曰。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歟。

臣按後世兵民既分。馬養於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馬之政。馬死者一切責軍之償。軍民俱受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未必良。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賠償如故。西北之邊尤苦之。臣以爲待其死而責償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美

若先爲之備。凡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馬實壯肥漸致瘦損死者則責其償。或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醫治之法。馬實病死醫證明白亦不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以除陳草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時合馬之牝牡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

萊

臣按古人養馬皆有牧田。卽今草場也可耕者授

之於農。不可耕者畱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畜其地以蓄草養馬。而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

庚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九者馬之政教鄭元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駮。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駢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毛

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充之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宣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

秦之先有非子。居大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

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厥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是知爲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於漢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中罷苑馬以賜貧民。

宣帝五鳳中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橈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椒廐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

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駟之言西漢馬政始末盛衰備於此矣。

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五

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歲課功進排馬。監牧之制始此。

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

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遊擊將軍。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元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其後突厥款塞

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

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

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

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壯一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置其政。肇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宋之馬政。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

本

爲天廐坊。又改爲駟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又置羣牧使。景德中。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駟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著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中。通利軍士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

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本以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有矣。其疆界。誠不可不爲畫定。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戎人畜牧。轉徙逐水草。國子博士李覺言於太宗曰。戎人畜牧。轉徙逐水草。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

五

騰駒遊牧。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於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葉。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開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開其息。無算。况以

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犍之事。尤爲切於事情。蓋牧馬之政。以畜牝爲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宋祁言於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闕然聚忽。然散雲奔。馳鈔後掠。前此馬之良也。強弩巨槩。長鎗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繾。大呼薄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關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會孝寬言。慶厯中。嘗詔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員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草息。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所斂租賦。豐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畜

皆可得乎。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後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時賦牧地於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羣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繫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况求其皆良乎。

中書省樞密院議保馬於上前。文彥博與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並非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願牧馬者。聽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賦役。今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民以一身當二役。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畜

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民何以爲計乎。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閒。牧田以閒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

臣按古今牧馬之政。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後改爲戶馬保甲馬是牧之於民。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不得馬之用焉。王安石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畜

新法爲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聽。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言。神宗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然神宗悔之而不能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云。

神宗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我朝於四川置茶馬司。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牧於民而用於官。唐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於官。後則蓄於民。又其後則市於戎狄。我朝兼用前代之制。內地則散於民。卽宋之戶馬也。邊地則牧於官。卽唐之監牧也。而川陝有茶馬之設。則又宋人之市於夷也。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

○簡閱之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畜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威其不服邦國大田之禮簡簡其不也。

臣按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爲終臣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終然無大田之禮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強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大田之禮尤爲切要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整其衆中夏教芟舍草止中秋教治兵大閱兵而習戰中冬教大閱

臣按周禮四時教閱名各不同春日振旅振之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奎

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興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燥萬物告成故以芟止爲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爲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美宣王田也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狩所以講大事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不傷乎農不害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奎

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卽古原圃具圃之類每歲仲春以後車駕親臨校獵卽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比年簡徒曰蒐二年簡車曰大閱五年大簡車徒曰大蒐

臣按大閱天子之禮也而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然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索擇取夏苗爲苗。除害秋獵也。冬狩。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臣按蒐苗獮狩雖曰田獵實以習戰也。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爲樂無復古人講武之制矣。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易資財者不求豐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矣

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之官。釋宋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申叔去穀。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於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於是示義示信示禮

然後用之故一戰而威伯功與孔子所謂好禮好義好信略同。然聖人所謂好者出於中心自然有效。文公則欲用民而故爲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地且撫名。

其民分貧。貧乏者振窮。窮困者長孤幼。孤而幼者養老疾。老而貧者收介特。單身者救恤災患。人宿孤寡。赦罪重民。輕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禮新。羈旅方。勲祿勲。有功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官量能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丹。好結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所自出也。爲民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卽此意也。

禮記。王制。有發。有軍師以發卒。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矣

孔穎達曰。軍旅司馬之事。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者。以司徒主教。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謂五兵弓矢也。

漢制。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東漢制。立秋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劉。也。斬牲以爲禮。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卽八陣衍名曰爲六十四。乘之。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卧卽跪。旗舉卽起。聲鼓卽進。鳴金卽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輅至塢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塢北和門。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國家禮制皆循古典。獨軍禮所謂簡敎講武者缺焉。請下禮官講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以備一代之制。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敎閱。自是師旅皆精銳。太宗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南觀馬。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後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

爲上等。難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遞隸之。至道元年。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數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褐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主

臣按秦人以講武爲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爲無所本也。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閒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習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武之法。苟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爲假。而以假爲真也。今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之

一計。

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畢令解鎧以弩弓射管置弓三等以次閱習。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五兵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爲大用。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必兼以弓矢焉。是則長短之兵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皆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爲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及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旦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蹶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也。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於城西給。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

見諸軍帥從卒服飾鮮華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皂及蔥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羣飲可也。

神宗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名物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臣按八陣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桓溫見之曰。此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

三

山蛇勢也。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爲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六陣也。宋蔡元定爲八陣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圖陣法不相混雜亦有取焉。

哲宗時。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無遺力以治生專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

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爲法也謂得中矣。

蘇軾教戰守之策曰。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閒。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及至後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人民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說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閒。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夫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耳。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軍以衛民。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又使執干戈以從事。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之祿。禍變不測。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

非但爲國亦以爲民也。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卽休可也。

胡寅言於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會。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

爲治軍之虛文也。

孝宗時。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軍旅之事。難於遙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真有爲國之心。不敢建議。惟上之人見理之的。臨事之斷。庶不爲羣議所移。趙雄所言。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下

○將帥之任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貞正也。師之道以正為本。與師動眾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其動雖正矣。而帥之者必丈人。乃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一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然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成其功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郊之師。

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安得不敗。

詩。大明之入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鮮明貌。

騶騶彭彭。騶騶。強盛貌。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助貌。彼

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也清明。經言將帥之勇始此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

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其

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二

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受命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不寧。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擾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南仲。此時大
祖始大師兼官。皇父兼官。整我為宜王六師。以脩我戎兵。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古。命程伯休
父。周大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
不處。三事三農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
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
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
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
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

大學衍義補遺要

卷十一

三

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
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閭閻。允
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
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
輕易誤國矣。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睢。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楚終
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皆賀子文。子
文飲之酒。為買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
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事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
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
而賀。何後之有。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剛得其
中矣。剛而無禮。是強復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
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為。買知之。而子文不之知。
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
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
禮。而治兵又能以禮。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警則
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大學衍義補遺要

卷十一

四

城濮之戰。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
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慢。以明好惡。順彼
遠方。

臣按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
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勳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
必專焉。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

不從於中制也。

荀子孝成王。

趙君臨武君將請問為將。

孫卿曰。知莫

大乎棄疑。

疑不用。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

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

罰欲必以信。

二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三徒舉進退欲安。

以重欲疾以速。

四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五術遇敵決戰必道。

言也。又。

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是之謂六術。

無欲將而惡廢。

此一無怠勝而亡敗。

威內而輕外。

三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四凡慮事欲熟。

而用財欲泰。

賞五權。

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五

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

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

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

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

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

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言無覆。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

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

戰。有功如幸。

敬謀無壙。

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

無壙。敬敵無壙。

夫是之謂五無壙。

無壙言無須。慎行此

六術五權。三至而震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

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將所謂可殺不可欺敬謀敬事敬吏

敬眾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與孫

吳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同。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

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而六韜論選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六

將亦以八徵為太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言以

觀其詳。窮之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

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財以觀其廉。試之色以觀

其貞。告之難以觀其勇。醉之酒以觀其態。其言與

周蓋相出入。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其賢不肖

可得而知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

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又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袍而戴。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漢高祖爲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爲大將。呼信拜之。蕭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七

何曰。王素嫻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量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按。欲得良將而用之。必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合。韓信

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闊閎。計其間哉。

錯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君擇將尤要中之要

光武救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八

吏士。念自脩敕。無爲郡縣所苦。

諸葛亮曰。有制紀律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臣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旣無能。又焉用彼哉。故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爲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

當問。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畫謀之事何由濟。

臣按古語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事既多言有徵驗。故趙充國既罷。每有四夷大議。嘗與籌策。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卽此意也。

元魏明帝時。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近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九

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寇。敵數戰之虞。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臣按思令此疏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入果可以將否。僥倖無事。徒以備員。彼騃魯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之。

哉。

唐太宗時。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李靖曰。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十

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揮。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虜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六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服。感則不

令而事成。智者勝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創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賈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此可以爲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此可以爲人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要在於通時變。此數語者。非但用以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士

制軍。凡處天下事。皆所當然。

賈又言曰。自昔建奇功。拯危厄。未必皆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捷騁。惟在所取。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前通以析理獲全。雍首以積恨先賞。四者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齊桓用管仲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晉文用寺人披此桓文所以弭霸功也。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助善。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輩。有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臣按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過。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秋。尤不當責全而求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

臣按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環衛而竊盜自清。處朝廷而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士

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其功豈

下於相哉。

蘇軾曰。天下之實才。不可求之於言語。較之於武力也。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韓七人。賈三人耳。爲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閭閻。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以新兵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庶乎可

得而用也

蘇轍曰太祖用將備邊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是以死力之士食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閒則曰官給茶綠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緡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閒者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三

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探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聞不過於熟戶敵情既不可得故嘗多屯兵以備不虞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於不足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閒謀之士以爲耳目雖有強敵不敢輒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爲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於戎行躬自爲將知爲將之道故用將兵者以將將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歟以上絕論將帥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臣按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馭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賈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十四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關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明於授任而又能威之以恩假之以

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爲之致禮極歡。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有上章言其威權太重者。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可爲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志恨。屯兵不出戰。帝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五

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乃移屯陸贄上狀言。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

臣按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費之料敵。可謂明矣。所言制軍御將。離合疾徐。得其要契。其時百世之下。皆所當知也。

贊又言於德宗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以供給無關爲解。朝廷每爲含糊未嘗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六

躬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竭其才。卒不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萬人之中。而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不明。是非

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則萬里之遠如在几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蘊。誣罔者不能行其私。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無不盡其力矣。

宋太祖命有司為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間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七

君以家屬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內臣有違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爭戰。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太祖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眾。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憂恤其家屬。厚其爵。

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推宋祖。觀此語。真知所緩急輕重。可以為百世帝王用將之法。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七

有膽氣。今舍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於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主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有訴其用法過度者。却又責之。則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中。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瓊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偏及。全斌拜賜。

感泣。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而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九

乾德中。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軍節度使。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帛錢數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爲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蘇洵作論衡。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

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

蘇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

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

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

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

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以爲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

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

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

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十

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給選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

人謂關西出將。卽此地。

北魏孝明時。袁翻議。自今以後。南北諸藩及所統郡縣。

府佐統軍至於成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

臣按有功并賞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魏無知此可爲薦賢者勸若夫勝敗無常事出意外者宜加核實不宜一概連坐不然則過爲身謀不復爲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車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三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概言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士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令盡讀書貴知爲治之

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耶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竊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三

范仲淹言於仁宗曰邊上將帥嘗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坐致衰老乞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揀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可爲平世選將之法然遇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於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用之乃爲名將耳

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鍾離楚庸庸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皆爲朝廷危之。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三

又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圍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所謂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於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盡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與瑣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驟張馳射。倚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成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礪。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遺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負相遠也。

太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四

又曰。宜於太公廟建立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且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蘇洵言於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屬沾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

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為之新制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狹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美

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機梗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於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溢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圍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中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

為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適年再試生員百人為額。立武學始此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始立學也。朱熹言於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願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美

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選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其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

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鈇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毛

臣按六韜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非武王與太公之言。但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唐太宗雖欲參定。李靖猶以爲告廟任將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參定。况其他乎。請命禮官斟酌古制。參之時宜定爲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乎。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者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養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創其爵罰。道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令唐持節赦魏尚。復爲雲中守。拜唐車騎都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毛

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關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鉄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縱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威。驛書上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无

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敢出師。逗遛之關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其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爲一。其摺獲則張百成千。將帥既幸於總統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憲宗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

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羊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而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觀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完權之利悉與之。許召募曉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資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閒洵見夷情。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

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太宗時。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或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爲難。爾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覺。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三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爲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爲人所蔽。况微勞乎。

張方平言於仁宗曰。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閒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長。薄效不敷。

年徃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可爲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神宗時。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執政王珪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三

臣按李舜舉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然實天下名言也。內臣能爲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王巖叟言於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摘其所不及。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爲陛下盡心者。既以人言易元帥。元帥將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侵侮元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寔長。

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爲河東守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而罷去此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罷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應絕嚴陛之間如在萬里况邊將真在萬里者哉人君進退將臣當以嚴吏此言爲鑒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三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舉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臣按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然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如用毒藥以

攻病非真沈痼之疾癰疽之毒不可輕用毒之一言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征也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濟和整衆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

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人君征蠻誓衆之始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三

甘誓誓師于甘故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侮輕忽五行正刑不

三正子丑寅天用勳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不

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猶說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殺也于社

子則孥戮汝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開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啟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講明來也

侑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侑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侑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俟也。始擾亂也。天紀遐遠。棄厥司之事。今予以爾有眾。奉將也。行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崙。山圖。山名。玉石俱焚。天吏逸也。過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臣按仲康之命。侑侯得天子討罪之權。侑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臣竊謂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堯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也。于六步。進七步。乃止齊焉。戒其君子。勗哉。不愆于四伐。利。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戒其君子。勗哉。夫。戰法見於。臣按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止齊所以戒其輕進貪殺也。王者之師。理直氣壯。不慮不勇。惟慮過勇。武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

止其所以止者。必要於整肅齊一焉。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則多殺。敗則潰散者異矣。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周襄王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黑。弓矢千。秬。黑。鬯。香。一。卣。中。虎賁三百人。日。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也。王愬晉侯三辭。從命。日。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堯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懼。同。凱。以入于晉。獻俘。獻所。授也。飲。耳。飲。至。飲。酒。告。大。賞。大。行。徵。會。召。諸。侯。討。貳。討。有。貳。殺。舟。之。僑。濟。河。先。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雖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蓋安肆者昧於禍敗。故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議。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十萬人而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

臣按先儒謂爲將者。咸欲多兵。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翳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若趙括

王尋苻堅之類。其敗愈多。其敗愈毒。然猶可諉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戰艦相接。爲敵所燒死者幾半。豈非兵多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將十萬。衆則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况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有事則約束之。戒敕之。使事事皆合法。既不虛吾之糧賞。又不闕吾之號令。所御乃所議。所戰皆所教。情

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戰陳之法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軍之十乘。以先啟開行也。

戎車既安。如輕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

春秋。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也。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

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逐之。哀戎師。前後擊之。盡殪也。死戎師大奔。

宣公十二年。郊之戰。樂武子晉大曰。楚軍之戎。分爲二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乘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則車之爲利大也。

漢夏侯嬰被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報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陬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前。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海北地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改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罕

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

宋真宗時。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况當戰陣。可無蔽護哉。人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衝。駕以牛。布爲方

陳此但可用之平地施於險阻恐未易行。其後至
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
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
智造霆電擊車。然卒不見用。用亦未聞戰勝之效。
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
野為邊。尚未聞以車戰取勝。况今日之邊皆崇山
峻嶺。浮沙積石。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毋輕信
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於
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

大學衍義補編要

卷十一

聖

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
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
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
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兩傍。諸將皆以為
可用。

臣按李綱此議。蓋在金人侵汴時也。止可用於平
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臣按八陣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善用兵如諸
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或建為圖。或筆於書。可攻

也。

春秋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
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
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
陳法。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
邱。宋鄭。華氏。鄭。華氏。願為鵠。鵠。鵠。皆

大學衍義補編要

卷十一

聖

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通典。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
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
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縱橫入行。奇正皆生。此於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閒縱。使
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
歎曰。天下奇才。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陳。非偶然。

也。至今魚腹平沙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範晉桓元見之。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元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靖曰。本諸葛亮八陳法。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帝曰。內圖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以矩其步。圓以繩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纔應於天。步定纔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聖

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說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平旗號。風雲者。本平旛名。龍虎鳥蛇者。本平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說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能臨敵乎。朱熹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概論也。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尊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或謂靖與太宗問對。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卽此九軍陳法。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聖

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陳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臣按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三時教以行陳之法也夏時教以止營之法也

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軍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更代第三替亦如之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不至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概亦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烈日中少頃問甲熟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就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

者皆飲之故能大破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虞趁此擊之是以勝也

以土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主舟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古人用舟師之始

臣按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焚舟皆暫解非

若吳楚之人專用為戰也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吳越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吳

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又攻歷代史冊師可進戰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則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船進者也若夫舟師可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

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濠。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以擊南粵。救東甌。滅朝鮮。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造舟以爲戰具。凡邊江海之處。皆爲樓船。其質必大。所費不貲。有事而造。緩不及事。無事則貯之無用。歲久自敝。敝而又造。勞費更多。臣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吳

凡爲運舟。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兩得哉。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鸛首猛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逕造三山。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實盤針以定方向也。宋池州人樊若水漁釣采石江。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輒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江面遂不可守。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吳

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否則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

高宗時。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纜。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纒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爲世忠所扼。或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大船板以權槳。俟風息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簷。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簷。

蓬世忠軍亂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木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中岳飛破楊太一名於洞庭太方浮舟湖中以輪

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兇

臣按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不帆亦可行也

舟師以上

○察軍之情

詩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謂夫也于役不知其期不知其期

反還反還易至哉不知其期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弗思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期使我如何不

也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

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軍幾

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

曰我行永久此先王本推己及物之恕爲序情憫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唐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尚其鑒哉

漢高祖下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

勿事除其賦役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縣給衣衾

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

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杆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猶

日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

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辛

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又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

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

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

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

勢結其恩情廉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

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

人情而已矣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

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蹙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於征行之勞。擾邊塞之苦。楚如身親履其地。其所以爲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後世聖君賢輔。當寫一通置之座隅。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於心。

宋張方平言於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至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餓飢。離破產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好兵。觀此可以惕然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兵。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拊也。而勉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歡綿也。言此意也。少不得。

○過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追盜也。盜。胥胥。胥盜也。盜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臣按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使搏盜賊。盡則追逐之。夜則偕伺之。廢事者。士師施以刑罰。有功者。士師施以慶賞。後世於里巷。設爲火舖。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於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至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校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聚。聚擊也。之。有相翔猶昌翔。姦人窺伺者也。者。誅之。

臣按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安行旅之往來。實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道第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公行。劫掠行旅。當道者。以爲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主行夜禁。禦晨微侯者。

行者使須明禁宵行者夜遊者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樓者與其國粥養也謂而比其

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

於國中者三者皆爲其戒衆也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惟執節者

不幾察也

臣按成周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城內

則有脩閭氏是以閭里以肅門巷以寧雖有不逞

之姦無由而起猝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不至

於猖肆也互以斷行即今鹿角之類樣以傳更即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五

今木柵之類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

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

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閒

在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爲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

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寇而於閭里門巷之

中雖胥僮穴墻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天下之事

何者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之於微小所以不使

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殺二千石掠幽鄉里道路不通上使御史中丞丞相長

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滂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

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山川

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匿

以文辭避法焉

宣帝時渤海歲饑盜賊並起拜冀遂渤海太守召見問

何以治盜遂曰海濱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

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語

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將安之也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

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郡屬縣罷逐捕吏諸持

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

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也鉤於

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

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

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求循行郡中皆

有蓄積。獄訟止息。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太平道。凡符水以療病。遺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徒眾數十萬。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_內封諸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大學衍義補註卷十一

蓋

長史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曰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官禁。及封諸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從之者幾徧天下。雖

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爲不軌。而禁錮之。若非其黨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爲亂者哉。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請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大學衍義補註卷十一

美

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

交趾多珍寶。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賈琮爲交州刺史。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琮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百姓以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侵。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斥

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明珠大貝。執事布帛皆極精好。水數出。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室風奔潰。近者僥智高麗。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畜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更不肖也。

臣按天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嚴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

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二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鉉者。何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魏本崇為兗州刺史。竟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

旗。盜發之處。亂羣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大二。大。三。便頃之間。聲布百里。人守險要。盜發無不禽獲。

臣按李崇之法。可於盜發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唐僖宗時。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官互相矛盾。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濮州人王仙芝聚眾數千。起於長垣。宛朐人黃巢亦聚眾。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范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巢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

賦歛剝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周世宗時。實錄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集其一村。一戶被盜。集其一將。每有盜發。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

臣按實錄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為一。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昔崔

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伺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散。逃出境。此法固善。然用官錢可暫而不可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

宋太祖時。李順爲亂。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宋史

卷十一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玘興。劉玘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玘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冤。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以待盜賊之法。重繩之民。

始忍以其身而棄於盜賊。故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歐陽脩言禦盜四事。一曰州縣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得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應舉。及所學不成。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往往匿名。詭姓。潛迹遁形。乃與大興行義。稍異。

宋史

卷十一

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乞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於仁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李瑋言於神宗曰。楊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

祖詐威作敵。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惜其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是知人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願陛下精選各路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法。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使以告捕自效。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錄用。但能殺擄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奸

大學衍義補

卷十一

李

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賊之興。間有豪俊。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越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盜賊之閒有豪俊。豈不深可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千百為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閒矣。

臣按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

用之列。臣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故有司凡有才能藝術。皆許薦聞。隨能試之。量授一職。其有知邊情諸武事及膂力過人者。亦許以聞。用為都司衛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才能出眾者。果有顯效。不次擢用。以為將帥。以為方面。異日為國立功。未必不賴其用。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用而無出位之思。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群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大學衍義補

卷十一

空

徽宗宣和中。青溪民方臘左道惑眾。朱勔領應奉局於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帝以童貫為宣撫使。貫至吳見花石擾民。賊不急平。坐此耳。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元順帝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十二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刑賞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

之人知所勸懲則治本立矣。方國珍於天下無事時敢爲亂首宜痛勦之以懲不逞。乃聽招安之策不加罪反授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其來遠矣。國家萬不得已但宜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宥其罪。量加以賞。使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源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叛至十萬。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查

臣按宋秦觀之言曰盜賊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聚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有必死之心耳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而其算莫大於招降其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姦惡之民見其負罪不死則曰與其僇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擄

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乃誘民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知必不免則曰與其嬰劍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殺渠魁以奪姦雄之氣寬脅從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孰肯捨生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矣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查

○賞功之略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封爲承家以爲卿。小人勿用。優以金帛不使有爵土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朱熹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用之在左右者則節取食貨復數人他不與焉。臣按小人難養。彼見同功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獨

無安能使其無快快之心哉。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蒞職。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亦無亂邦之禍矣。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貌。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大飲。賓日之。

呂氏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空

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各。賞忠臣解體至有印刑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禮。司勲。掌功賞。掌六卿賞地。田之濫以等差。其功王

功曰勲。王業。輸成。國。保。全。民。功。曰。庸。也。事。功。曰。勞。勤。

治功曰力。強。有。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

常。日月。祭。於。太。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其。貳。副。本。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祇。視。功。凡。頒。

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其。二。唯。加。田。無。國。正。以。田。

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王昭禹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也。祭於太烝。使與先王同其榮也。

臣按。司勲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蓋軍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

國語。晉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公問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空

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文公不徒賞功利之人。而必先賞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司馬遷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司馬遷作於戰國。然多成周遺制。

臣按。功小者賞之以財。功大者賞之以官。財可隨事而給。官則非人臣所得專。古有承制封拜之比。

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給以官券始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適有功者隨其大小填注以授之待奏聞命下而後實授焉則立功者有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此

臣按均是人也而殺人以為功豈人道當然哉後

世忍心者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為功太皆秦作俑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李

之遺禍也

漢高帝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鄴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武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野戰略地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

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

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應於葉街既

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宋

加爵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倖生事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不決劉向疏辨其功乃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錄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議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才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爲晚也。

張耒曰。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數十年。未有繼也。何遠有邀功生事之憂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爲生事之辭。胡氏以爲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處化外。古帝王固禽獸畜之。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亡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陳湯郅支之事。說者不一。接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

鄧侯。

體有損民生有害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使。不啟後來邊釁。亦得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焉。張耒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處事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論。烏用避嫌爲哉。

成帝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杜鄴曰。唐虞三代。封建諸侯。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近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餘年間。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爲侯。

光武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有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

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
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
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

建安中曹操西征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
將曹不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
一爲十國淵土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
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
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臣按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
書以一爲十蓋自漢已然矣但今日之弊下所爲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三

而上不知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耳

晉武帝時刺史石鑒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
我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
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古今通弊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
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不
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初不
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
文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

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不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
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朕
如白日

司馬光曰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
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輕重視情寬猛隨
時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
恃及魏不然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以不死彼驕而觸
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
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三

唱名示之諸將爭功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
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
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
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
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
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
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
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太宗時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
王者至公無私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

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土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七

所宜處之。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敘崇貴。以甄功勞。此所

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我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爲公侯伯而無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七

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流官則因其材能。擢以任事。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贄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祖宗蓋得此意矣。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繇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請天寶季年變倖傾國爵以情投賞以寵加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銀青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格。其得失可見矣。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曰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賞之法。

臣按功賞之司。但能考其功狀未必得其虛的也。臣以為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俾其專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太即於軍中覈實詳定焉。

高宗論諸軍使臣很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

勸有功兼亦奮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經武之要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兼弱者攻昧。取亂

侮也。亡。推亡指兼攻取亂指併吞。固存指存亡。邦乃其昌。

泰誓。同力虔德。同德虔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穀梁傳。知者處。義者行。仁者守。

左傳。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師克在和。不在衆。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無謂知小。議雖有毒。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師直爲壯。曲爲老。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之七德。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

以爲外懼乎。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

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主

字。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也。以罷疲也。多方以誤之。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以上左傳。

臣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多引其所聞及古志。往

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

觀左傳有餘然也。臣故剽其要語載之。以爲經武

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非若後

世專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戰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廢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

自其基必復亂。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

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

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

下徂詐咸作敵。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夫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

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

若拳手之一怪。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以上左傳。

司馬遷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此以明禮。

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爭義不爭利。

此以明義。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終知始。此以明智。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賞不喻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睹

爲不善之害也。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物既資自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舍護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
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教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關以信專以利勸以
功勝以上司馬法

臣按七書中惟此得古遺意以其不專尚權謀也
今其全書不可見而三篇之中其要語僅此故摘
而著之

三略曰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羌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
剛純強其國必亡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
可越境

將能靜能靜能平能聽能受讓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
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
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讓則眾離心貪財則
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將謀欲密士眾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閑士眾

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怨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羣吏朋黨各舉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以上略公立私同
位相誹是謂亂源

使智使勇使食使愚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
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無使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士財為其多施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今

而附於下以上中略

臣按此所謂仁乃慈順而無執守非孔孟之所謂
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
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有德
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
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
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能有其有者安觀人之有者
殘

臣按此等言語皆非戰國以後人所能道。漢光武嘗引此語為詔以報賊官。

廢一善則報善衰。賞一惡則報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報善至。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後漢書註謂此即張良於下邳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然光武時已引其言以為詔。即以黃石公記為言。其非魏晉以後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不用陰謀秘計。上略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全

所引古語皆曰軍識。中略皆曰軍勢。下略獨無所引。蓋上中二略惟演古人語意。下略則已自為言也。其言三略為衰世作。意謂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

六韜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驚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穰最大。二軍之災。莫過狐疑。

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臣按六韜者。設為武王太公問答。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戰國後事。決非太公語。見說之謂為兵家權謀之書。陳垣謂為後世依托。得之矣。惟葉適謂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禦。皆為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深不可測。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為孫子義疏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全

計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曲。隊。全。鼓。旌。官。偏。裨。校。道。經。由。主。管。用。合。佐。曲。折。制。旗。節。制。官。列。官。司。道。路。主。之。人。用。合。事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戴溪曰。孫子十三篇。其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為長久之計。可為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為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苟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

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久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全

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禦者勝。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蘇轍曰。古之善戰。必以兩擊一。旣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二。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

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

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戰法。遺散而不講。今

世用兵之將。置陳而不知奇正。夫置陳而不知奇正。

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官竭而商不

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全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

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

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

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

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往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金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

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

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以孫子爲首蓋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西漢藝文志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剝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其文辭完全貫穿非筆削者其爲孫武全書無疑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一

金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臣按論兵法者曰孫吳高氏謂二子之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雖然據其書言。若有可取。及以史考其行。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何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三

人與言相戾如此哉。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有執守不制可受制也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厲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勸勵。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轡。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

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刑賞不足信也。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全

臣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擇其言之善者錄出於此。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謝元之破符堅。非謝元之善也。蓋符堅之不善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

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

臣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說者謂宋人阮逸假託蘇軾朱熹皆以爲然馬氏通考則謂宋神宗熙寧中詔樞密院與王震等校正分類解釋然神宗詔止云李靖兵法難見通典不言其爲問對或又別有一書歟考宋元豐中司馬子與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續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用焉武臣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臣因是而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完

之職主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入曰師孔子曰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定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璞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容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兵書在古已多今所傳者僅七書耳說者謂其類多假托之書其質相半然以今觀之

其得失亦相半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卒救闕者不搏敵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趙奢曰道遠險狹管之兩鼠踞於穴中將勇者勝

費敬曰夫與人鬪不搯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遙度

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

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一

卒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

農者勝之本也

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皆能立功當時無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爲之法耳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

大學衍義補遺要卷十一

三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

將欲安邊先宜積穀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

王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綏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聳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程頤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大學衍義補遺要卷十一

三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

朱熹曰廝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廝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臣按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貫文武無二道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明瓊山邱濬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甸侯綏要荒。內而甸侯爲華夏。外而要荒爲夷狄。綏服居乎其中。則介華夷之

閒也。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外二百里以奮武衛。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也。聖人

嚴華夷之辨者以此。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一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蔡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甸。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日藩服。

臣按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制嚴矣。其慮遠矣。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最外者爲藩籬故以蕃稱。後世通謂夷爲蕃。蓋本諸此。

禮記王制。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二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地亦不甚遠考成周故疆及後世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畢魯氏陸渾戎密邇其境。其東之萊牟介音皆夷地。淮南爲羣舒秦爲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皆在荒服之外。是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惟西北尚未底海。然大荒絕漠地勢既惡。人性復獷。有無不足重輕焉。

漢班固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

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樂內附。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二

三

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一帝沉沒虜廷。差之毫釐。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威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祿山奏請以蕃將二十二入代漢將。羣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

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奏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請。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卿勿憂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故林甫得行其計。人君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爲治之道當循其常。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此輩當無事之秋聚居托處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一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二

四

旦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氣勢方強。根本方固。彼猶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必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爲去留。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詵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

○慎德懷遠之道

書。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日王

臣按自古鎮服遠人不在邊鄙而在朝廷。內政脩則外患息。大舜之聖伯益猶戒以怠荒。人主無帝舜之德。乃欲生事四夷。其臣不能諫阻。或反因而懲惡之。臣固非忠。君亦不智。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違弗居。至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

言。盛德之言曰。命班也。師振也。旅帝乃誕也。敷文德。文命舞

干也。羽于兩階。賓主也。七旬有苗格也。至

陳標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

而誠可感苗亦人耳。德之盛誠之至。當不煩兵而自

服也。

旅。樊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

詩。魯頌曰。翩彼飛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黶。桑懷我

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也。大龜象齒。大賂也。南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黶甘。甜鵲鵲。革響是知鵲食桑黶

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鸛鳴來食之。歸我好音。則

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史記。交趾之南有越裳氏。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

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

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

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

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

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

漢光武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

以朝者。則日久矣。天無烈風雷雨。可見周德之格

天。由是觀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

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居穆清之上。夷

狄處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能驗之

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

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有刑不

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責不貢。告曉以文辭。不王布令。陳辭而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終也。犬戎氏以職來

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岳。無乃廢先王之

命。而王幾頌也。乎。吾聞犬戎樹悍能帥舊德。而守終純

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

僅四狼四鹿。又使荒服之君。由是以輕中國。不復

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矣。

漢光武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

子 5-903

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七

戴溪曰。光武中興。拯民塗炭。初遣馬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陳。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順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乎。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朝貢。達之以節。則無

關津道路之阻。即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無饑寒困乏之憂。即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此皆所以懷遠人也。官名懷方氏。意深哉。

象胥。

通夷狄之言。即今通事官。

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

蕃國之使。

掌傳

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損相之。

朱申曰。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說之。如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八

此則遠人之心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相與。接賓曰摯。贊禮曰相。

禮記。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官自古有之。惟以譯其言語。唐宋以來有閩文。譯經使之銜。亦惟以譯佛書。非以通華夷。

之情也。我文皇帝始設爲八館以蕃言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給冠帶又三年授以官重其選也。此外夷土書來言其情者得盡知而應之豈至相矛盾而失虜情且啟邊釁哉。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此秦漢以來設官掌蠻夷之始

臣按大行令卽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卽王制寄譯之類漢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之大鴻臚卽今鴻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九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贊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襄荒

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入貢者始至之州給譯置其人數謂之邊譯蕃州都督刺史給以衣冠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唐志但謂之會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且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不專命大臣後世或用武將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十

揚如裴度者中雖有智彼惡知之武將且不可况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遠以爲宋無人而敢輕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酋長朝見者給廩食病給醫藥喪給所須還蕃賜物則教以受領拜謝之節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趾次海外蕃客次蠻夷。

臣按朝廷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各異其禮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啟其忿心請今有來朝者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

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
能無爭。況外夷哉。

漢武帝時。匈奴渾邪休屠王帥眾來降。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散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臣按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擾害生民亦多類此。不為節制。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

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

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

臣按人君行事。不可徒徇虛名。蠻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為名者。所以待之。要在輕重得宜。既不為所欺。約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時。蘇軾言。高麗人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而脩飭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所得貢獻。不過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民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冊府元龜。應代史及敕式。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謂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况海外裔夷乎。臣聞河北權場。舉出文書。其法甚嚴。從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綏和之義

易。既濟。九三。高宗商王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

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奮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征討蠻夷之始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冬夏不興師。六月出師。以獵狁。

采芑。宣王南征也。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漢宣帝時。先零羌揚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

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老臣。上問當度用幾人。

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也。遙度也。臣願馳至金城圖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三

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以屬老臣勿

以為憂。充國至金城。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

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陬

中無虜。乃引兵進。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陬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

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

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以七月分兵並出擊罕。口堅。反。

其音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

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宅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元開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敕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至冬虜

匿山中。倚險阻。軍士寒苦。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

月擊罕。將軍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臣聞兵法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

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待其至。而以逸擊勞。取勝之道

也。且先零欲畔。故與罕元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元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四

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

零得施德於罕元。堅其約。合其黨。迫脇諸小種。虜兵漸

盛。誅之愈難。恐為國家憂累。若先誅先零。則罕元之屬

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乃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

其子印。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

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西夷卒有動搖。相因而

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

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今度民所未墾田。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虜亡其美地。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期月自當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五

張栻曰。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充國更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馳至金城。圖土方略。其不敢忽如此。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充國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充國任閭外之寄。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所可班也。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焉。使其爲相。必能制度周詳。安養百姓。以爲邦本計。

如魏相輩當在下風耳。

臣按孫吳兵法。貴神速而罪逗留。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爭戰不同。充國以深遠之識。用常勝之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也。以土征討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逐水草而居也。貴貨易也。輕土。土可買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也。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六

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敝。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弑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陛下以長公主妻之。彼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而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昏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

以德。畔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昏姻也。

文帝遣陸賈賜南越王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奉北藩於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佗頓首謝罪。願大率衍義補弊。卷十二

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七

胡寅曰。實哉文帝。實言不欺。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服矣。或者夸大其辭。假於符讖。托於怪神。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與文帝略同。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區區夷落。固在化育中矣。

武帝時。匈奴請和親。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

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是待之不以誠。尤不可。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久長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

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遣使和親。海內晏安。四夷感慕。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閒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

決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類衰
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
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
義。所以爲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單于王伊邪莫演奉獻罷。自言欲降。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違。使者以聞。議者或言宜如故。
事受其降。谷承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
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乃更受
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
臣。而絕慕義之君也。或單于初立。未知中國利害。使詐
降。以卜吉凶。不受則沮其善。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中其謀。反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
原。師旅動靜之首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誘
之譏。懷親附之心。爲便。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請。以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
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加驕倨。逮至孝文。又與通關市。妻
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苦
之。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躬著戎衣。親御鞍馬。聚天
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

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唐文宗時。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
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罷兵。以
守信爲上。彼若責吾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此
時雖得百維州。何用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
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爲戎虜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
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號爲無憂城。賴以併力西
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
卒不可克。臣到西蜀。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滅八處鎮
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
州。豈願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悉怛謀等。
送令自縊。絕忠款之路。快克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
褒贈。詔贈悉怛謀爲右衛將軍。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
裕。臣謂德裕初聞通款時。若密奏朝廷。致書宰執。
俟報可。則行不可。則姑止之。以待機會。既不失歸
附之心。亦不啓邊圉之釁矣。若其人既歸其地。已
據不得。所請則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

則虜威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而言。急功名者猶爲彼善於此。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私計則得矣。如公義何。

宋范仲淹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陛下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大學衍義補輯卷十二

三

臣按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戎。當以此言爲權度。以上校和

○脩撫制御之策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土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羣下之樂苦。遣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

夫夷狄之患。雖聖王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爲能勝耳。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無。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卽位。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焉。是知內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自相攻擊勢不一也。

哀帝時。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帝問公卿。咸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諫曰。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漢高祖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孝文時。匈奴侵暴。騎至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賓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大學衍義補輯卷十二

三

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寶。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連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太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發十五萬

騎以擊之。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

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伏匈奴稱臣。然羈縻而不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負力

大率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三

估氣難得其和。故未服則傾費。勞師伏尸流血。如彼之難。既服則撫循慰恤。交接賂遺。如此之備。北狄爲患。前

世重之。未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服款誠。雖費資財。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而疎之。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

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臣按楊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上世征之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獵狄內侵。命將征討。盡境而還。視猶蜂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

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負海轉輪。疆境雖完。中國怨叛。以致喪亡。是爲無策。

劉昺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

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爲寇不能。爲臣不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

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

大率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三

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

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

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遠。故曰秦得中

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嘗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

國久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臣按嚴尤謂周漢秦皆無上策。意者必如虞之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然後
爲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征
之之策如獵狁來侵驅之出境不復窮追。周得上
策矣。秦築長城疲敝中國固爲無策。然使其因近
邊之人當農隙之時脩築邊牆以禦衝突是劉凱
所謂中策也。漢武窮兵黷武固爲下策。然猶因其
犯邊而征之也。後世有虜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
掩襲之者其無策實甚。是又出漢人下矣。

唐太宗時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同紇等叛之。頡利不能
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王
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
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貞觀中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
使貯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
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
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
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
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
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不但外夷得其安而中國亦永賴

矣。

同紇諸部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以其酋長爲都
督刺史各賜金綬遣之。諸酋長奏請同紇以南突厥以
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於是北
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舜曰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柔遠能迺治內
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用利誘威服而自至
矣。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徠
之二者皆非也。彼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閒無所不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王

養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
殘其民乎。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
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
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既以爲功失必以爲耻。不在
於己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
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
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衆庶脩紀律以訓
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

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壅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闢。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微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贊又曰。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在於反掌。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壬
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又曰。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備邊。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聲運滅。聲運滅。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田業時而蠶織廣。務農積穀。

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

田錫言於太宗曰。北鄙釋駭。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實結怨仇。召戎起釁。請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則河北之民。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敗乎。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壬

臣按。錫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無。蓋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多爲少。少爲多。邊上奏報。幸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爲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爲所蔽矣。况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於太宗曰。漢文當單于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仁宗時。范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有七一。密爲

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曰密爲經畧者。請選有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更令中書樞密院細詢熟訪議經久之計。○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所轄軍馬不甚整齊。及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其六曰脩京師外城者。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堯

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地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戒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遷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千餘里。仲淹猶以脩京城

爲言。當時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如仲淹所議。矧今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已已之變。虜騎直犯京師。雖我金湯本固。而城外居民百萬戶已受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警。人心有所倚賴。不至驚潰。

仲淹又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子

臣按戎夷所以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請立爲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材一藝者。皆許自陳。苟有可用。隨授以官。則此輩心有所繫。遂有所拘。而不爲彼用矣。

田况言於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

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

臣按今日邊城爲將者別無儲備又無征租。請今後於常儲之外稍以贏餘付之邊將燕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守邊固圉之畧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王命南仲。大往城于方。方出

車彭彭。衆盛貌。旂交龍爲旂。旂央央也。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獵于襄。除也言。

臣按朔方。自三代時已爲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頤謂禦戎狄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三

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圉補其闕。薄其城郭。戒門閭。脩鍵

須閉。簡鎖。慎管籥也。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險

徑。

春秋。左傳。楚沈尹戌曰。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邊境。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爲侯望。信其隣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

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

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墜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

計也勞矣。然此非獨始皇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獨秦也。趙自代至

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秦之後

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雖曰勞民。亦以爲民

使繼秦之後者。因已成之勢。遞加脩葺。天下後世

必將賴之。奈何懲秦人起閭左之朱虛。蒙恬絕地

脈之禍而廢已成之功哉。守邊者於邊塞之地。因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三

阨陋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亦不可少。但不

宜速成以擾民耳。若用守禦之人。限以三十年之

久。徐徐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

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臣按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

峻。若城闕焉。故設險以守之。而嚴其出入。今日邊

關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

隘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

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

內外之限。臣嘗觀元人之表曰。勁卒痛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盤其吭。此皆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夫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即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至。是尤不可不加意也。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埃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睡。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舉烽。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昂。遂至彭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三

陽。上欲勒兵親征。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臣按帝聞邊報。即欲自征。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邊不在臨時。而在平日。不在自用。而在用人。故於無事時。凡臨邊若干處。某處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人可爲將帥某人可爲偏裨。以及人力勇怯儲峙多寡。具爲圖冊。實於座右。邊城將卒常懸心目之間。一有警報。接圖運謀。隨能命將。奚必駕六飛屈萬乘爲大羊之敵哉。然則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於其常

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尚在。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卽此障也。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桀暴寇邊。漢興尤甚。臣聞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語

帝出征。斥奪此地。建塞微起亭障。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然後邊境少安。古者安不忘危。中國有禮義之執。刑罰之誅。愚民猶且犯禁。况單于哉。且中國建關設塞。置屯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本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因而怨恨。背畔。以至於此。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益生慢易。往者漢軍。征虜不還。子孫貧困。必亡出相從。又邊人奴婢多愁苦。欲亡候望。一疎焉能禁止。至於盜賊犯法。窘而出亡。尤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卒徒築治。功費久遠。議者不深慮其終。欲省一切。繇戍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臣按班史武帝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塞微亭隧。乃古人候望之所。即今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量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乃古人候望之具。即今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請遣大臣會同邊將躬行邊地。相其形勢。於聲聞可接。自力可及。處立爲一墩。於眾墩要害處立爲一堡。墩統於堡。堡統於城。每二三十里又各爲砲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若夫烽燧之制。古人豈

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雨。則煙不能示遠。火不能大明。宜於墩臺立長竿。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眾寡之候。則數百里之閒。舉目可見矣。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在蔚州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北魏中書監高闡表以爲北狄歷代能爲邊患。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闢。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

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設險扞蔽。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厯居庸而東。極於醫巫閭。是爲第一層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趨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外藩籬也。內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閒多有閒斷處。因而補其缺

塞其罅。以防外寇。則又賴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誠於大邊墩臺空缺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爲期。遇夫邊方無警。米穀豐登。量撥騎兵。以爲防護。借十萬人之力。費十數萬之糧。三年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高間所謂五利者。今日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

大匠于筠請於五原靈武遣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斬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又於牛頭朝那山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城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有兵三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壬

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於河之外。是卽守江之意。蓋擇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脇也。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無寇省費減兵此其明驗也。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涿今涿州檀今密雲順今順義新今保定安今安州薊今薊縣懷今懷柔武今武清雲今雲州大今大同應今應縣寰今寰縣朔今朔州蔚今蔚縣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屬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後天福中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卽雲應諸州而盧龍卽幽州軍號也。天福初割與契丹契丹卽以此攻中國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壬

臣按石晉以險隘與人無以自守其國。宋承其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我太祖逐出元人復爲中國於此建都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以鎮壓之。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於醫巫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以西應雲代之境重關列戍爲外藩籬。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立都司以

爲重鎮仍於山後量其地勢形便築爲墩臺就其
空餘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又於其間擇一要地設
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俟吾力
有餘乘機復洪武中山後帥聞之舊俾與宣府大
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則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西
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以攻之軍行入
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二

五

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
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
踞其地俟城寨堅牢蓄土兵以守之使使臣以安撫之
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
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勇夫敢死者居
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
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
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
寨平定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

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
食每舉眾犯邊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
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
月給庫需春冬衣鞋饋輸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
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
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臣觀趙充國與屯田大
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征伐令甲士隨宜墾闢故不勞
而成大功數年之中倉廩皆滿唐置屯田河西隴西收
七十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
毛實役其人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二

四

臣按仲淹攻守二議終之曰用攻則取其近而兵
勢不危用守則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
之宜矣

仲淹土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
各諸山川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
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
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蓋土兵遠戍苦
星霜傷骨肉征夫孀婦不免怨嗟如得并遷其家於緣
邊住營既免出軍又樂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

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集大邊軍馬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以求疾速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而人馬困斃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堡

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坐食糗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則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集併攻動號十餘萬且彼客而我主反彼逆而我勞何以取勝請於鄜延環慶涇原各路各選將佐使臣分統步騎各兵以爲三軍用新定陳法訓練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險要不與大戰彼困弊將潰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貳而

我兵益振三五年閒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世之西夏然通論後世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皆可用也

張亢言曰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脩言於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堡

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守之故吾兵雖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多擊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兵而攻則後空無備欲各畱分守則數少不支出不能攻退不能守所以用兵累年不能一勝者此也

臣按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六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

正統以後軍數不減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脩所謂者。乞敕邊臣臨邊審視。凡要害而兵力少者。革其稍緩之處。歸併以守。則城堡不虛設。將卒皆有用矣。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令。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役。杕杜以勸歸也。

秦始皇既併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墨

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臣按三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既憫私情。復陳公義。蓋仁義之師也。秦人以威劫之。安能得其心力哉。鼂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死視死如歸。蓋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不得不然。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大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

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輪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晉

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竊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原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徭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臣按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往來勞苦。衛所輪差。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

戌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戌者。官爲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答。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此秦漢以來謫有罪戍邊之始。

臣按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如農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工商賈習勞苦事役作。可以戍邊。若士流宦籍不

經勞役。忽使執銳被堅。以禦強虜。雖云警衆。其如

誤國何。况邊塞之地。餽餉爲難。運米一斛。費過三

倍。乃以轉輸之苦。養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今欲

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閒。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邊圉之寇。必

用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情。識路

徑。若京畿之兵。驕奢脆懦。耳目未經。况總兵者。乃

天子之勲。貴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爲給薪水。供

草料。虜退論功。則虛張攘奪。以爲己功。是以邊城

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專責

邊將守禦。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

方請京軍。如虜寇大同。則京軍於應州駐劄。虜寇

宣府。則京軍於懷來駐劄。第用爲邊城聲援。不得

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擾害。且奪其

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大學衍義補遺

卷十一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

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

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

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或以爲捍蔽。

或以爲爪牙。或以爲嚮道。或以爲閒謀。顧用之何

如耳。揚雄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徧徇

專任耳。

○四方夷落之情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鄰四夷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十閩東南曰閩九貉西北曰貉五戎西方曰戎六狄北方曰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書禹貢三危即鼠三苗之地既宅三苗丕敘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舜命皋陶爲士首舉蠻夷猾夏爲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極惡者竄徙之而所畱者又分背其善惡善者獎之惡者懲之使知所慕而興於爲善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二

三

知所惡而不敢爲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洞山箐中有曰狇曰狌曰獠曰獠曰獠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然今之猫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時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

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而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敘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

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尺是謂

賓布

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

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

勾踐之後姓騶氏秦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

大學衍義補遺卷十二

吳

中郡

臣按秦漢以來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居中國邊塞之外不能越界而入內地惟越種類實多故曰百越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雋之境山深地險不盡歸化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閒與蠻夷雜居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

髮文身不可以法度理。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
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
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蠚音螫也
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
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逃入山林。去之
則復相聚。聚守之則兵罷糧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一
方有急。四面皆聳。變故之生。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
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
顏行。猶言馬行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忠

元帝時。珠厓僭耳郡數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
連年不定。上欲大發軍。待詔買捐之以爲非冠帶之國。
且無以爲厭棄。珠厓專恤關東。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
國以爲前擊珠厓。與兵連年。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
土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
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
臣按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可用捐之之策。若版圖
之中。膏腴要害之地。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不
可輕棄也。

順帝時。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

賦虞詡曰。先帝舊典。貢稅多少。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
有怨。計其所得。不償所費。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
百官問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
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
擾動。必更生患。且兗豫之人。來經瘴氣。遠涉萬里。士卒
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又軍行三百餘日。用米六十
萬斛。乃到。日南死亡可憫。此割心腹以補四支也。夫九
真日南相去千里。所發兵卒尚且不堪。何乃苦四州之
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
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虜寇。此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略仁惠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
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殺。有能反閒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
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
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領
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切中事情。所謂發將無益。益州郡可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幸

任者皆已然之明效。後世藩服郡守遷調不常。夷獠疑慮。故每服而輒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裡。所轄狼兵十數萬。分設府州官。皆用土人世襲。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百餘年間。未聞屯聚侵掠。所以爲州縣害者。皆不屬土官。管束之人。其間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而又不久。故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制。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若用左右兩江例。設府州土官。而又多建以分其權。勢俾其子孫世享之。更集其酋豪。諭以恩信。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知州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職。俾推其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感慕。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以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其中有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界上立

石爲識。其中民地有錯雜夷境者。卽以夷之外地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及陷欽橫貴等州。屢服屢叛。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素無城郭。依山傍險。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其人。德旣不能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攻却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昇。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緣見賊未屯聚。將謂單約立可摧破。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不下十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勢依舊。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客貨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害。

宋史古者耀兵四裔。原欲安內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

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高若訥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青卒用騎兵破賊。

張栻知靜江府。奏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西北有牂牁羅甸。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蓋

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三百里。遠者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峒綱領。職任匪輕。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

制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由州。思恩鎮安四府。潯州等七州。正統初。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其屬州仍其舊俗。首領世襲。人自爲戰。遇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馴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言。及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遂選守將。謹護其土。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并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爲交趾地。後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蓋

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使。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劉隱并其地。以爲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爲交趾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中。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脩貢。安撫使邵晁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閩人陳日煚爲其婿。遂有其國。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

劉隱所并。宋初封爲郡王。然猶受中國官爵。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爲中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煬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蒼詐稱陳氏絕嗣。蒼爲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遁至京。懇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遣使送歸。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聲罪。致討。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爲季犛殺盡。無可繼承。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是皇祖意。遂聽之。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曰南交阯與焉。唐時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不能討。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三百餘年不復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共爲

聲明文物之鄉何不幸哉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獫狁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之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土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同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材力。雄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同紇姓。藥羅葛氏有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同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斥地愈廣。易同紇曰同鶻。言捷鷲猶鶻然也。契丹之制。居有官衛。謂之幹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漁
畋為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北狄

漢武帝元朔中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
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去長安
五十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
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與匈奴同俗大夏
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大夏東南為身毒其俗與大
夏同大夏去漢萬二千里誠能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
重譯來朝威德徧於四海帝以為然乃令騫發問使四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圭

道並出求身毒國終莫能通騫又曰臣居匈奴聞烏孫
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最彊又貪漢物誠
厚賂烏孫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是斷匈奴右臂也既
連烏孫則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為外臣而西域始通
於漢矣

此秦漢以來
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中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
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
出擊破都善都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
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
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
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列區
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
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遼遠得之不為益
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
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美

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
矣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
州等江岷今陝西岷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閒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
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
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宰
野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會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
授職遂置五衛問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自是蕃僧有

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詔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境洪武中立都指揮使司者二又置宣慰司者三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皆在化外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洮四川之龍黎人雜氏羌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約束矣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隘饋餉爲難生蕃頑獷屢爲邊害過絕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五

區處未得其宜然俗頗尚僧請依岷州創建一大剎擇蕃僧之有道行爲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命將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西羌

漢武帝元封中始通滇國元封中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元宗開元中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強大

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中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中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本朝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五

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宜慰司者七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

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不爲人所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土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耶始來朝。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皆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李

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上京。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迨入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都司衛所官其酋長。俾仍舊俗各以時朝貢。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蕃。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元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璵居平壤城。卽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

建代高氏關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太祖卽位。主顯表賀。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後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并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李

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己。自入國朝。恭順朝貢不廢禮節。使幣往來。會無虛月。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

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閒哉。

○叔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本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

程頤曰。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夷未侵吾地。害吾民猶禽獸之飛翔奔走於山林耳。乃恣吾之貪恃吾之勢以獵取之。豈所利哉。

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巡歛甲而退。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註曰。日本雖奉朝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其人粗知文字。而狡詐不常。往往為海邊州郡害。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西北之虜。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犯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

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數十年來。彼知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非自相戾也。前日詐而今日。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不終於蔽矣。若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

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在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

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稟天地之正氣。以爲中國之人。况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行之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苻堅楊廣之亡。亦主驕民疲之故也。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蟠也。動。觀望。宜及此時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讓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

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每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壕。結和通。使休寧北。睡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仁人之言也。故民得休息。力於田畝。天下殷富。史記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尚德化。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中。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

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矧自譏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况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漓。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不憂此。乃欲報繼介之忿。於遠表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真經國之遠猷也。其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尤以爲難。

靈帝時。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瘡疥。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乎。天設河山以別內外。苟無虜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蠱蜋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奎

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人。

隋煬帝用裴矩言。征高麗。發河南北民。未以供軍須。舳舻千里。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值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爲盜。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

士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稍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若是勇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滅亡。又况煬帝乎。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關係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若高麗則東海一隅。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一天下。突厥已稽首承順。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二

奎

匈奴。而楊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戒。爲臣宜以裴矩爲戒。

唐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

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元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故其言懇款精切。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元宗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奎

不如勵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天寶中。李宓擊南詔。聞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疫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竊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奎

盡宜。當其附順。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橫暴。則又從而姑息之。不能深討。是以戎狄益輕中國。厭於柔服。而樂爲背畔。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猶以二人所爲爲是。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生事。或開展棄地十數里。或殺略老弱三五人。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求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戎狄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奉天行討是爲王者之師若彼處域中而我出其不意以襲之欺其衰弱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襲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希賞之徒咸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今朝廷之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三

有水患卽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煩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前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

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然後服靈夏取瓜沙平幽冀收蔚朔無不可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奪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

元豐中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圭

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事之興多出於贊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恬不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獸獵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歟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視時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微富貴誘王

江會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
五千九百九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
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
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
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
地錢布鹽粟無復劑限而瘴癘死亡什有五六蔡京既
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與圖之半祖
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
無敢闖吾圉蔡京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七

舉中國重賞棄諸不毛而文飾奸慝鋪張表賀徽
宗亦僂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
謀作矣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時
睦寇也方臘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彊中原故地將不
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
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以童貫爲宣撫使
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朝散郎宋昭上
書極言遂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中國患安堯

臣上書曰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必乘隙
而入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
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請以誤國之大
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
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
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
嗣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國家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
稅均耀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苟能速革其弊
庶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
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爲
盜遂至失國

大學衍義補輯要卷十一

七

元世祖至元中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
人

臣按世祖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
歲其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秦漢長
城之築出塞之師不過爲中國生靈計世祖擊此
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諸夷占城隔乎交趾爪
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而必征之蓋爲諸國
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
有用之人殺人以逞所欲至再至三豈復有君人

之道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爲春夏秋冬。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爲元運會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以上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圭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上說人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而

奉天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

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

人有心得。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得而无爲。天地

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至。勳也。欽。恭也。通。文。文。思。安安。無所信。能。讓。光。顯。被。四。表。格。也。于。上。下。克。明。之。峻。德。親。九。族。九。族。既。睦。平。均。章。明。也。百。姓。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和。和。萬。邦。黎。民。於。辭。變。變。惡。時。是。雍。也。

臣按堯之爲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爲書萬世經

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

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圭

準敷。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大而無外。運行之不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也命奄也。有四海。為天下君。

臣按古稱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蓋堯者五帝之盛帝也。其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為天下君者。以其有廣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

商書。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太甲也。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統於一王。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舉。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異政。家不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為大一統之治也。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同寡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陳澧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於其良與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

大學衍義補輯要

卷十二

棄捐於地。不以時收貯。則廢壞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不必用其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迹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

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

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一節。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曰無爲而治何耶。朱熹曰。卽書而考之。舜所以爲治之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三

述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位則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情肆放宴安耽毒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語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真德秀已備載前編。臣復節

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二節。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大學章句又設爲或問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於其君。且曰大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熟習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夫

大學衍義補卷十一

中

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臣今錄其言於此以期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平天下乃爲聖神功化之極。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爲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爲學爲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心之體爲性有自然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

用爲情。有當然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
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
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
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一節。

臣按四書言天下平者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
乃孔子之言也。大學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庸惟篤恭則天下平。是
何難易懸絕哉。蓋大學教人爲學之道。中庸教人
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誠能存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
之詳。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卽所謂意誠心正
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宋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
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
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
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
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
之本在心。心之本在義。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

臣按天地有形無心。所以爲天地立心者。聖人也。
聖人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行斯道以立生民之
命。自伏羲堯舜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絕。
孔子繼之作爲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
爲十傳。雖有德無位。不能致一時之太平。而實開
萬世之太平焉。不幸又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
至於有宋二程兄弟。始表章於禮記之中。朱熹又
爲章句或問。真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
爲衍義。所以推而廣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
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爲萬世開太平
之具也。

<p>大學衍義輯要六卷大學衍義補輯要十二卷 <small>江蘇巡撫採進本</small></p>	<p>國朝陳宏謀撰宏謀字汝咨號榕門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忠是編乃宏謀官雲南布政使時所刊取真德秀大學衍義四十三卷纂為六卷邱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纂為十二卷蓋為邊方之士艱購全書者設也</p>
--	--